日本散文百家

陈德文 选译

清少纳言——春天黎明最美好
鸭 长明——俗世之烦恼
吉田兼好——四时变化多奇趣
小泉八云——萤火虫
夏目漱石——白发人生
正冈子规——小园记
北村透谷——一夕观
德富芦花——山百合
田山花袋——新茶香
岛崎藤村——落叶
泉 镜花——森林里的紫阳花
高滨虚子——冬日
薄田泣堇——雨日熏香
寺田寅彦——病房的花
镝木清方——雨声
野上弥生子——我的茶三昧
川端康成——我的伊豆
东山魁夷——放眼风景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曼叶平

封面设计：林胜利





ISBN 7-80002-936-0/I·195　定价：33.50元

陈德文 选译

日本散文百家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散文百家/陈德文选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12
ISBN 7—80002—936—0
Ⅰ.日…
Ⅱ.陈…
Ⅲ.散文—作品集—日本
Ⅳ.I3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4846号

书　　名：日本散文百家

选 译 者：陈德文
责任编辑：曼叶平
封面设计：林胜利

出 版 者：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丽源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第一版
印　　次：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张：19.25
字　　数：426千字
印　　数：5000册

书　　号：ISBN 7-80002—936—0/I·195
定　　价：33.50

序

近几年，随着散文的“走俏”，外国散文的译介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各地竞相出版了一批名目繁多的“选集”或“丛书”，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些中外散文的销量虽然不好同“星们”的传记相比肩，但也堂皇地站立于书店的货架之上，以其惠丽的资质赢得广大散文爱好者的青睐。

散文文学的兴旺是值得高兴的大好事。但欣喜之余又生出几分忧虑。我认为，目前国内出版的外国散文既滥且乱。选题虽然五花八门，但内容多所雷同。就日本散文而论，选家们只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打转转，随手掇拾，浮光掠影，不肯放开眼界开掘和搜求新的作家作品。许多名家名作屡有遗珠之憾。给人的印象是，仿佛日本散文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几篇作品。这实在是一个误解。

其实，日本散文是一个群芳竞艳、美不胜收的园地。日本历代的文人学士未有不擅此道者。日本散文随笔文学的高度发达，代表着该国文化上的一大特色。本书力图从这块百花园地里广取秀枝，博采群芳，择其精要，辑录成册，意在向读者比较全面地介绍日本散文文学创作的源流和成果。以现当代为主，兼顾古代。入选作品为名家名作，或虽非名家而作品确具有一定特色者。包括各种流派和风格的作家计百人，文章一百五十

二篇，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以作者生年为序，次第排列。其中一部分是陆续发表的旧译，大部分属于新译。

人们常说中日关系“一衣带水”。这是指地理位置而言，就文化心理来说，依然是“十里雾障”。

松尾芭蕉有句云：“秋深矣，不知邻人做何事？”——邻人做什，干卿底事？可这正是日本人可贵的文化好奇心理。正是靠着这种心理，把作为“邻人”的中国看个透。我们也应有这样的好奇心理，好好认识一下我们这个“邻人”。

散文是赤裸的文学，是作者灵魂毫无遮拦的展示。

驾起双桨，荡起轻舟吧。本书将引导您走进日本人的心灵世界。

坦言之，要编译一册反映日本古今散文随笔发展概貌的选本是不容易的事，为本人的经验和学力所不逮。本书不足之处，企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教。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陈德文

1997年仲夏于南京苦居斋

目　录

清少纳言 [生卒年不详]

大致活动于公元1000年前后，她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都是日本平安时代杰出的女文学家。清少纳言出身于社会地位低微的贵族家庭，父亲清原元辅是著名歌人。她年轻时结婚，生一子，后离婚。公元991年左右，她入宫做了皇后定子的女官。清少纳言聪颖而富有才智，精通和汉文学，为定子所钟爱。长保二年（1000），定子卒，她亦随之结束了宫中生活。后再婚，晚年的生活未必如意。除《枕草子》外，另有《清少纳言集》传世。

《枕草子》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凡三卷，约三百段，成书于平安时代十世纪至十一世纪摄关政治的全盛时期。在这部书中，作者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运用“列举务尽”的笔法，细腻而生动地描摹了身边的所见所感、自然界的千变万化、宫中的社交往来、人世的悲喜烦愁，创造了贵族社会里那种所谓高雅、娴静的美的境界。作者在援情体物、独抒性灵方面，发挥了非凡的创造性，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春天黎明最美好

（《枕草子》第一段）

春天黎明最美好。山头渐渐现出淡白色，待到微微明亮时，

细细地拖曳着一带紫云。

夏天夜晚最迷人。有月的时候固然美，漆黑的暗夜里，萤火虫交织飞舞。那怕只有一点，两点，那小小的光亮闪烁着，实在美丽。碰到下雨，也很有趣。

秋天夕暮最难忘。夕阳接近山顶之时，乌鸦归巢，或三只四只，或二只三只，那急急飞行的样子令人怜爱。更有那联翩的雁阵，望上去越变越小，好不叫人心醉。落日西沉，风声，虫声，不绝于耳。那情趣妙不可言。

冬天早晨最有趣。降雪的时候自不必说，白霜遍地，或严寒难耐之时，急忙生起炭火，手捧火盆走来走去，那情景和冬天的早晨最相宜。到了晌午，寒气渐消，火盆的炭火变成了白灰，也着实叫人有些扫兴呢。

花　木

（《枕草子》第三十五段）

树木的花儿，或浓或淡数红梅。樱树花瓣硕大，叶色浓绿，枝条细细，花开如锦。藤花呢，一串串长垂摇曳，颜色浓艳，娇美无比。

四月末或五月初，橘树枝叶青碧，花朵莹白，于雨霁的清晨，呈现出楚楚动人的姿影。花丛之中可以窥见去年残存的金黄的果实，耀目争辉，那风情不亚于黎明时分浥满朝露的樱花。

联想起橘树和杜鹃鸟的深厚缘分，那就更用不着细说了。[①]

梨花使人觉得毫无情趣，近来不被珍贵，也没有随书信往来。[②] 见到梨花如见表情冷淡之人，连叶色都那么可厌。唐土却广为多见，被写入诗词吟咏。然而细看起来，花瓣尖儿凝聚着朦胧的色泽。杨贵妃见玄宗皇帝使从，惨然泪下。“梨花一枝春带雨”[③] 一语，写其寂寞之状，凄惋动人，无与类比。

桐树花开紫艳，叶片广大，不可与其他花木等而视之。唐土有名鸟[④] 择其枝而栖之，其趣不凡。用以作琴，百音俱出，风雅之情，世间可谓常有乎？此木之贵，非同一般。

楝树之姿虽不美，而楝花十分可爱，花朵干爽清丽，若盛开于五月五日，则更合时宜。[⑤]

---

① 《万叶集》：“五月山花开烂熳，见君橘林闻杜鹃。”（读人不知）《古今集·夏》：“杜鹃借宿橘林中，今朝闻啼又起程。”（读人不知）

② 当时风习，寄信时附以树木花草。

③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句子。

④ 此处指凤凰。

⑤ 《新古今集》：“楝树花初放，户外木荫里，熏风晞残露，五月雨晴时。”（藤原忠良）

鸭　　长明［仁平三年（1153）—建保四年（1216）］

镰仓前期歌人，散文家。早年长于写作和歌和弹奏琵琶，应后鸟羽天皇之召，成为一名和歌所里的官员。后来他想继承父祖旧业，到贺茂神社当神官，未遂，随于五十岁隐遁不出。起先居大原山，后迁至日野山，法名莲胤。《新古今和歌集》收入他的和歌十首。著作有散文集《方丈记》、歌集《鸭长明集》、歌论《无名抄》、故事《发心集》等。

《方丈记》成书于建历二年（1212），是作者隐匿山中之日，回忆人生世相、叙述天地变异、记录自己苦闷境遇的作品。全书由十三节组成，开头从人生的虚幻写起，接着叙述了悲惨的天灾，进而论及了社会的苦难，最后以自己所住的方丈的情景为中心，提倡闲居的生活。通篇浑然天成，格调高逸，是和汉文体交混的代表作品。

俗世之烦恼

（《方丈记》第七节）

世间难居，吾自身及住家之苦一如上述。而于不同境遇之下，各种烦恼之事不可胜数。

若以微贱之躯寄于权门，虽深有所喜亦不能尽乐。悲叹之

时亦不可放声哭泣。进退两难，起居不安，惶恐之状如雀近鹰巢矣！

若贫而居于富家之邻，朝夕顾影自怜，出人谄媚，妻子童仆皆羡慕之。富家人讥诮之声色时有闻见，则心念念而动，不得一时之安然。

若居狭地，近有火事，无法避其灾。若居边鄙，往返烦劳且有盗难之虞。有势者，贪欲无尽；独身者，为人所轻。有财者则多惧；无财者则恨深。求人者，则身亦为他人所有；育人者，则心为恩爱所使。顺乎世则身苦，不顺乎世，则被视为狂人。不论居何处，从何业，无片刻可修其身养其性也。

闲居之趣味

（《方丈记》第十二节）

自徙居于此地，本以为无多少时日，不觉已经五载。草庵亦成故里。居顶枯叶深积，土台绿苔丛聚。偶闻都中情景，自余居山中，高贵之人多有殁者，至于一般百姓更是一一不可计数。屡屡遭火焚之家又焉知几何？

唯吾草庵，无忧无虑。室虽狭，夜可铺床，昼可设座。宿一己之身无不足之憾。寄居虫借居于小贝之中，故可知重其身命。鹗鸟[1] 居荒矶，畏人之故也。吾亦如斯。知身，知世，无

---

① 俗称鱼鹰。

欲，无躁，但求宁静而无忧烦，以此为乐。

世人造居室之习，未必仅为自己，或为妻子眷属而造，或为亲昵友朋而造，或为主君、先师，财宝、牛马而造之。吾今为自身而结庐，非为他人而结之。何也？当今之世习，吾身之状况，既无同伴家族，亦无应召之奴。纵结广庐，有谁居之？有谁据之？

纵观世间人之友者乃以富贵为尊，以乐施为先，未必珍爱情深及正直之人。莫若仅以丝竹花月为友也。

为人奴者以赏罚严、恩顾厚为先，而不重柔情怜之，软语安之。故而不如以己身为奴婢。

若谓如何以己为奴，则一旦有事即役其自身，虽时有倦怠，但较之对他人气指颐使更为便当。若须出行则自己迈步，虽不轻松，但远胜马、鞍、牛、车之烦累。

今分一身为二用。手为奴，足为乘物，使之随心所欲。因知身心之苦，劳累时可休息，健康时可役使。每次皆勿过度。即使怠惰，亦不心恼。况且常步行，常劳动，可以养性。当然亦不可一味休闲。劳累别人乃为罪孽，岂可借他人之力乎？

衣食之类亦然。藤衣、麻衾，随其所得，用以蔽肌体。野原之菊菜，山间之树果，用以延性命。不与人交，故对自身之姿不羞不悔。乏粮时，粗糇劣糗，食之有味。

此等乐事皆非对富人言之，只为一己之身作今昔对比而言也。

三界[①]之世，唯有一心，心如不安，象、马，七珍[②]不为所用，宫殿楼阁不为所欲。而今有静寂之住居，一间之草庵，吾心爱之。时而出都城，耻其形如乞丐，一旦归而居此，则怜某世人驰驱于俗尘矣。若疑吾之言，可察鱼鸟之情。鱼不厌于水，非鱼则不得知其心。鸟愿投于林，非鸟则不得详其意。闲居之趣亦然，非居此地者谁能悟矣！

---

① 佛家称世界有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

② 象马皆为贵重的家畜，七珍指七种财宝，即金、银、琉璃、水晶、珊瑚、玛瑙和贝壳。

吉田兼好 [弘安六年（1283）—正平七年（1352）左右]

镰仓末期著名歌人、散文家，俗名卜部兼好，曾做过后宇多天皇的“北面武士”（院政时期为天皇担任警卫的侍官），后来出家为僧，改名吉田兼好。他博学多识，对和汉文学具有深湛的素养，同顿阿、净弁、庆运并称为“和歌四圣”。著作有散文《徒然草》和歌集《兼好法师集》等。

《徒然草》是十四世纪出现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凡两卷，除序言一段外，另有二百四十三段，成书于元弘元年（1331），和《枕草子》一起被誉为日本散文文学的双璧。内容驳杂，包括自然观、人生观、艺术观、无常观、处世训、典故传说、轶闻逸事等方面，有感怀，有议论，有考据，有记录。作者在此书的开头曾表明写作的动机，说是为了排遣长日的无聊才以写作自娱的。因此，《徒然草》这部著作的题名，就是“排郁遣闷录”的意思。这本书在作者死后才为人们所发现。吉田兼好作为一名没落的下层贵族，对于当时日趋灭亡的贵族阶级的命运投以批判的目光，认为这是顺乎“变化之理”的，保持了一定的清醒的旁观者的姿态。他在这部散文集里，涉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抒发了个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对日本中世民族意识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文体生动优美，语言刚劲雄健，是日本古典文的典范。

徒野的露水

（《徒然草》第七段）

假如徒野① 的露水没有消歇的时候，鸟部山② 的烟雾没有升起又飘散的时候，这个世界能永远居住下去，那么还有什么意思呢？人世无常，方觉得奇妙无穷。

遍观有生命的东西，唯有人活得最长久。蜉蝣到了傍晚就死去，夏蝉不知春秋③。只要有一年时光，就能充分而尽情地享受生活。如果永无厌足，一味求生，纵然度过千年，也会感到如春宵一梦般短暂。在这个无法久居的人世上，等待自己活到老丑，又有何用？寿则多辱④，最好的活法是不到四十就死去。

一过这段时间，即使容颜老衰也不以为耻，一心只想混迹于人群之中。自己虽然命如夕阳，还希望亲见子孙的荣华富贵。⑤贪婪尘世，欲壑难填，不懂人生的真正趣味。实在可悲可叹。

---

① 徒野又称他野或阿太志野，是位于京都嵯峨野内的墓地。

② 京都东山鸟部山麓的火葬场。

③ 《淮南子·说林训》："蜉蝣朝生而暮死。"《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

④ 《庄子·天地篇》："富则多事，寿则多辱。"

⑤ 《白氏文集·卷二》："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另《观心略要集》："朝露之底贪名利，夕阳之前爱子孙。"

四时变化多奇趣

（《徒然草》第十九段）

四时变化多奇趣。

人人都说："秋日佳气多。"[①] 这话固然不差，然而如今人心振奋之时，更在于春天的景色。闻鸟声而尤觉春至，于温暖的日影里，墙根长出青草。春色渐浓，烟霞遍地，樱花渐渐开放。这时，风雨阵阵扑来，匆匆落红无数。及至绿叶蔽枝，其间该有多少恼人之事。花橘是促人忆起往昔的名花，[②] 但梅花的香艳，更是古韵萦回，发人怀思。棠棣花清雅，藤花迷离。皆趣味良多，不可忽视。

人曰："灌佛会[③] 之顷，贺茂祭[④] 之时，绿荫渐浓，枝头凉意切切。恋世之情，怀人之意，愈益热烈。"诚哉斯言！五月，当菖蒲长满屋顶、起秧插稻之时，闻水鸡[⑤] 声声如叩门，心中自感不得安住。六月，茅屋柴庭，牵牛花白，蚊香袅袅，惹人

---

① 《拾遗集·杂下》："春花开一重，秋日佳气多。"（读人不知）

② 《古今集·夏》："待到五月闻花橘，想起古人衣袖香。"（读人不知）

③ 4月8日庆祝释迦牟尼寿诞，向佛像上洒香水。

④ 4月中酉日举行的葵祭。

⑤ 生活在水边的水鸟，体形似鸡，鸣声如叩门。

生情。六月末尾的祓厄[1] 亦颇多趣味。

七夕乃风雅之日。夜凉如水，雁鸣阵阵。胡枝子叶色暗黄，早稻田收割完毕，秋季百事辏集。秋风浩浩的早晨，令人兴起。

倘若再说下去，皆为《源氏物语》、《枕草子》早已言及。然而，同一种事，如今亦不无再说之必要。所思之事，郁闷心中，无由陈述，遂托之于笔墨，情见乎辞，聊以自慰。皆信手书写，随即毁弃，不值得为人所阅读。

冬枯之景亦不亚于秋日。池畔青草上，散落着片片红叶。白霜满地的早晨，庭中细流烟雾迷闬，观之可喜。年关临近，人人忙着迎来送往，更是兴味无尽。可怜只有那天边的月亮，独自清光朗照，无人理会。二十以后，天空寒气渐剧，更显得寂寥空阔。宫中举办的佛名法会，以及将供品运往十陵八墓的特使出发时的盛况，隆重而又庄严。朝廷公事繁忙，各种为迎接新春的活动热闹非凡。从大年夜宫中驱除恶鬼，到元旦天皇祭拜四方天地，也都很有趣味。除夕之夜，于黑暗之中点起火把，夜半有人打门，有人奔跑，有人不知为何事大喊大叫，只听得一团繁乱的脚步声。随后，拂晓来临，阒无人息。一年逝去，余情依依，令人追怀。据说这是一个亡灵回归人世的夜晚，近年京都已不再举行迎魂的仪式了，而关东一带至今依然时兴，倒也叫人感慨万端。

渐次明亮的天空，虽然和昨天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清新的情绪溢满心间。都中大道直如砥，家家门松环翠绿，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欢欣鼓舞。

---

① 六月末，为祓除半年的罪厄污秽举行的法事。

松尾芭蕉 [正保元年（1644）—元禄七年（1694）]

俳人，名宗房，别号桃青、风罗坊等。出身于伊贺上野（三重县上野市）的武士家庭。自幼作为藩主的嫡子藤堂良忠的伴读，并向北村季吟学习，从而进入俳谐之门。芭蕉二十三岁时，主人去世，不久下江户，初学贞门俳谐，后又接近谈林派。三十五岁时，成为俳谐大师，逐渐开辟独特的诗境，终于创立了闲寂、高雅的蕉风俳谐，推动了日本古典韵文的发展。他的代表作有《春日》、《旷野》、《猿蓑》、《炭包》等《俳谐七部集》。芭蕉于元禄二年（1689）三月，在门人河合曾良的陪伴下，进行了长途旅行。他们由江户出发，经关东、东北、北陆等地，于同年九月行至大垣（岐阜县），历时七个月，行程约二千四百公里。此后，他又多次出游，浪迹天涯，途中写下许多优秀的游记，计有《野曝纪行》（1685）、《笈之小文》（1688）、《更科纪行》（1688）、《奥州小道》（1694）等。

野曝纪行

旅行千里，不包路粮。[1] 或曰："三更月下入无何。"[2] 假昔人之杖，于贞享甲子秋八月，出江上之破屋。风声呼号身犹寒。

决心死荒野，敢向风里行。
寄寓整十秋，却指江户是故乡。

过箱根关之日，秋雨潇潇，群山皆为云层所隐。

雾雨藏富士，妙在不见中。

某氏千里，为此次旅行中的助手，为我尽心尽力，平素已成莫逆之交。朋友信有哉，此人也。

深川芭蕉树，且寄富士行。　　千里

行至富士川畔，闻三岁弃儿哭声哀。想来无力养育，随托付于急流，弃置于河滩，只待小小生命像露水一般消亡。寒冷的秋风扑打着这棵小草，是魂消于今夜，还是命断于明朝？从袖中取出食物，投之而去。

闻猿声啼而断肠的诗人呵，听到弃儿的哭声将如何？

---

① 《庄子·逍遥游》："适千里者聚三月粮。"

② 宋代诗集《江湖风月集》广闻和尚偈："路不齑粮笑复歌，三更月下入无何。"

这究竟是为什么？你遭到父亲的憎恶吗？你受到母亲的怨恨吗？不，父亲不会憎恶你，母亲也不会讨厌你，这都是天命所定，你就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痛哭吧。

渡过大井川那天，整日下雨。

秋雨江户掐指算，今日当渡大井川。　千　里

马上吟

道旁木槿花，马儿吃掉它。

二十日后的月亮，微微可见。山谷一片黑暗。马上挥鞭，驰之数里未闻鸡鸣。杜牧《早行》诗中的残梦，至小夜中山忽儿惊悟。[①]

马上惊残梦，月远茶烟升。[②]

松叶屋风瀑[③] 此人正在伊势，我去寻访，在那里住了十天左右。腰带不带寸铁，领上只悬一囊，手携十八串珠。似僧犹有尘，似俗已无发。我虽非僧，已是剃发之人，类似浮屠[④] 之属，不许人事于神前。日暮参拜外宫，见一牌坊旁微微昏暗，佛灯处处可见。"无上尊贵的山顶松风"[⑤] 砭人肌肤。深有所感，随得下句：

---

① 杜牧《早行》："垂鞭信马行，数里未鸡鸣。林下带残梦，叶飞时忽惊……"。

② 犹言人家升起煮早茶的炊烟。

③ 伊势度会人，于江户同芭蕉有俳句交往。

④ 浮屠即梵语佛屠、僧侣。

⑤ 西行《千载集》："深入神路里，又是无上尊贵的山顶松风。"

晦日无月明，风暴狂卷千岁杉。

西行谷[1] 之麓有流水，见女人们在此洗芋。

窈窕洗芋的女子呵，我若是西行，[2]
一定为你们献上一曲歌。

当日归途中，过某家茶店时，一位名叫“蝶”的女子说：“请照我的名字写首俳句吧。”说着伸出白色衣袖来。故为之写上一句：

兰香熏蝶翅。

访闲居人茅舍

茑萝青竹四五棵，寂寞唯有风吹过。

晚秋九月之初，回到故乡[3]。北堂萱草经霜而枯，至今已了无痕迹。一切皆面目全非。兄弟姐妹两鬓斑白，眉梢多皱。只道一声“多多珍重”，自无言语。长兄打开护身符袋说：“拜一拜母亲的白发吧。对于久别归来的你，就像浦岛之子打开百宝箱，[4] 你也须眉皆白了呀！”言毕，相对唏嘘。遂咏以下句：

手捧慈母遗发白，儿泪热浸秋霜消。

---

① 位于伊势神宫附近，相传为西行隐栖之地。
② 西行（1118—1190），即佐藤义清，古代著名歌僧。
③ 作者故乡为伊贺国的上野。
④ 古代传说，渔夫浦岛之子随海龟进入龙宫，享受了三年荣华富贵。临别时龙女赠以百宝箱，戒勿打开。渔夫返乡后，破戒开箱，见一缕白烟升起。渔夫自己亦化为老翁。

行至大和之国，来到葛下郡的竹之内。这里是门人千里的故乡。滞留多时，歇歇脚儿。

弯弓铮铮赛琵琶，慰我竹里弹棉花。

谒二上山当麻寺，见庭中古松已千载，可谓“其大蔽牛”。①彼虽非情，亦获佛缘，故能幸免于斧斤之罪，至为难得。

寺僧牵牛几度死，唯有法松寿千年。

独自进入吉野，山深之处，白云绕峰，烟雨埋谷。伐木烧炭之家房舍点点，观之甚小。西边锯木，东边传响。远近寺院的钟声，沁人心底。自古以来，入山忘世之人，大都潜心于诗或歌的世界。这样看来，此山不正可以和唐土的庐山相比吗？

借某寺僧房一宿

敲打衣砧给我听吧，和尚的妻子呵！

访西行上人的草庵遗迹，由内庭向右转，披草而行二町左右，顺砍柴人小道向前少许，则可见此处隔着险峻的溪谷，令人肃然起敬。那“滴滴清水”一如往昔，如今仍然零落而下。

清露点点滴不断，莫非想洗俗世尘？

若是扶桑有伯夷，定会用此水漱口吧？若是告诉许由这里有清水，他也一定会用来洗耳吧？

登山下坡之间，秋阳既斜，看不完这里众多的胜迹，还是先拜谒一下后醍醐天皇的陵墓吧。

皇陵经年野草茂，相思草作何相思？

---

① 《庄子·人间世》：“见栎社树，其大蔽牛。”

由大和经山城，入近江路至美浓。过今须、山中，有古代常磐[①] 之家。伊势的守武[②] 咏道："秋风好似义朝。"[③] 究竟秋风哪一点似义朝呢？我作句云：

义朝寂寞心，好似秋风凉。

不　破

秋风呵，野草荒原不破关。

宿于大垣之夜，到木因[④] 家做客。出武藏野时原是吟咏着"决心死荒野"踏上旅途的。

长途安然身未死，旅夜梦醒秋已暮。

奥州小道

出　行

日月乃百代之过客，去而复来的旧岁新年也是旅人。浮舟江

---

① 传说源义朝爱妾常磐娘子于战乱中逃往东国，至此为贼人所杀。一说嫁于藤原长成。

② 荒木守武，伊势内宫的神官。

③ 源义朝，平安末期武将，战乱败亡中为家臣杀于尾张。

④ 谷木因，大垣船具商人，后为芭蕉弟子。

海送走一生和执辔牵马迎来老迈的人，日日都在旅行，长久羁旅异乡。古人多有死于行旅之中者。予不知从何年起，风吹片云，激起漂泊之思。去年秋，浪迹海滨归来，[①] 拂去江上破屋陈旧的蛛网，住到年关。而今又想趁着云霞叆叇的芳春，越过白河关口。[②] 仿佛邪魔附身，心烦意乱，好像神佛招引，欲罢不能。缝好裤子上的破绽，换上斗笠的带子，针过了"足三里"，心中早已记挂着松岛的明月。将住居转让他人，迁往杉风[③] 之别墅。

寂寞草庵易新主，桃花三月列偶人。[④]

将此句书于纸，挂在草庵的门柱上。

三月下旬之七日，黎明的天空烟霞迷离，残月淡影，富士山微微可见。附近上野、谷中的樱花何时再得一见？想来惆怅不已。亲朋故旧星夜齐集送行，乘舟同抵千住后，舍舟登岸。征途三千里，渺渺在一心。人生如梦，感慨万端，前程未卜，洒泪作别。

春去鸟空啼，鱼眼浮泪滴。

权以此句作为出行的首句，然而依旧去意徘徊，且行且止。

人们排列途中相送，看来要直到望不见我的背影才会回去吧。

今年是元禄二年，忽然想到奥羽做一次长途旅行。虽说明

---

① 此指贞享五年（元禄元年）八月的更科旅行。

② 位于今福岛县白河市。

③ 杉山杉风，芭蕉门人。

④ 三月桃花节，女孩们列偶人庆祝自己的节日。

知会有“吴天落雪化白发”[1] 之憾，但得以亲历耳有所闻而目未能见之诸方胜景，倘能生还，实乃一大幸事。寄望于茫然之未来，当日终于行至草加驿馆。瘦骨嶙峋，肩扛行李，不堪其苦。本想只身独行，但仍需纸衣一袭以防夜寒，单衣、雨具、笔墨以及亲友馈赠之物亦难以割舍，只好任其成为途中烦累，徒叹奈何耳。

日　光

三十日，宿于日光山麓。主人曰：“我名叫佛五左卫门，因万事以正直为首，故人以此称我。虽一夜之宿，也请放心安睡。”真不知是何方神圣幻化于浊世尘土，救助我等桑门[2] 云游乞食之人。留心观察主人举止，毫无急功近利之想，全然是个刚直质朴之人。“刚毅木讷近乎仁。”[3] 天性清凛，至为尊贵。

四月一日，参拜日光山大社。往昔将此山写作“二荒山”，空海[4] 大师于此开基建寺之时改为“日光”。莫非大师预见千年未来之情景？而今东照宫威光普照天下，恩泽达及八荒，四民[5] 安居乐业。再复妄言，徒增惶恐，就此搁笔。

绿叶满山翠，日光遍地明。

---

① 《诗人玉屑》：“笠重吴天雪，鞋香楚地花。”谣曲《竹雪》：“彼非吴天雪，雪积竹笠化白发。”芭蕉兼其意而用之。

② 桑门即僧人。

③ 《论语·子路第十三》。

④ 空海(774—835)，平安初期高僧。日光山开基者实为胜道上人。

⑤ 四民指士、农、工、商。

黑发山烟雾濛濛，白雪皑皑。

剃发行至黑发山，正是伴师更衣时。　　曾　良

曾良本为河合氏，叫惣五郎，居于深川芭蕉庵附近，常助我薪水之劳。此次欣然愿同览松岛、象泻之景，且慰我羁旅之劳苦，于出行之日，落发更衣，改俗名惣五郎为法名宗悟，固而有上述“黑发山”句。“更衣”二字颇具深意。

由大社沿山路上登二十町余，有瀑布。从岩洞之顶飞流直下百尺，落入千岩之碧潭。躬身入岩窟，由背后望之。故世人称此瀑为“反观瀑”也。

暂隐瀑布里，初感修行[①]时。

松　岛[②]

虽属老生常谈，但松岛毕竟为扶桑第一好风景，可以同洞庭、西湖媲美。海水自东南涌入，江湾三里，潮涨似浙江。岛屿无数，耸峙者高指云天，低平者伏卧波中，或重重叠叠，或左分右连。负者，抱者，如爱儿孙。松林翠碧，潮风吹拂，枝叶摆动，时而屈曲，时而自行挺直。松岛气色窅然，如艳妆美人之面。抑或神明往昔，大山祇神一手所创。造化天工，谁人能挥笔尽言矣！

雄岛之矶毗连陆地，乃凸出海面之岛也。上有云居禅师别室之遗迹、坐禅石等物。松林荫下，偶见厌世人来。闲居于松

---

① 原文为“夏笼”，佛徒夏季修行九十日。

② 《松岛》和《平泉》两段译文，最初发表时曾署名“乐水”。

叶飘落、枝条掩映之草庵内，不与任何人相知，过往此处，实乃令人怀想。明月映海，白昼之景复又改观。归于江上求宿，有楼二层，面海开窗。旅途之夜，寝于风云之中，奇妙之情，不可言喻。

松岛赛鹤翔，声声子规啼。　　曾　良

平　泉[①]

三代荣耀[②]于一睡之中。大门遗迹，位于此侧一里[③]之遥。秀衡[④]之旧居，已成田野，唯金鸡山[⑤]尚存昔日之残形。登高馆[⑥]望之，北上川乃自南向北流去大河也。衣川[⑦]环绕和泉城，向下奔入此大河。泰衡[⑧]等旧迹，隔衣关紧锁南部口，以防夷狄也。聚忠义之臣，坚守此城，千秋功名，化为一时碧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青。脱笠而坐，不觉潸然泪下，久久不忍离去。

夏草扶疏，将兵残梦难寻觅。
水晶花白，忽忆兼房[⑨]发如雪。　　曾　良

---

① 岩手县西磐井郡平泉町。
② 指藤原清衡、基衡、秀衡三代。
③ 此处“里”指日里，一日里约合八华里。
④ 秀衡〔?—文治三年（1187）〕，任镇守府将领，守陆奥。
⑤ 秀衡仿富士筑山埋黄金鸡，用以守护平泉之山。
⑥ 季衡第三子和泉三郎忠衡之居馆。
⑦ 北上川支流。
⑧ 泰衡〔久寿二年（1155）—文治五年（1189）〕，秀稀次子，后为源赖朝所杀。
⑨ 兼房为义经之妻身边一老臣、即十郎权头兼房，义经居高馆而死时，他亦奋战身亡。

二堂开帐，久有所闻。经堂存三将之像[①]光堂纳三代之棺，安置三尊之佛[②]。七宝散失，珠扉为风所破，金柱朽如霜雪。本应早已颓废空虚、为荒草掩埋之地，而今四面新筑围圩，覆之瓦甍以避风雨，暂为千秋之纪念矣。

五月雨骤，光堂依稀留旧影。

---

① 指藤原清衡、基衡、秀衡像，实际保留的是文殊菩萨、优闻大王、善财童子三尊像。

② 阿弥陀如来、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

福泽谕吉［1834—1901］

明治时代思想家、教育家、评论家。丰前国（今大分县）人。青少年时学习汉文和兰学。三度游历欧美，著有《西洋事情》（1866—1870）等著作，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影响巨大。1868年创办庆应义塾大学，致力于讲授西学。1872—1876年发表《劝学》十七篇。1873年参与创立“明六社”。1875年发表评论《文明论之概略》，论述东西方文明及日本应走之路。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主要著作还有《民情一新》（1879）、《日本妇女论》（1885）、《男女交际论》（1886）、《福翁自传》（1898）等。

劝　　学

〔天赋人权〕有言曰：“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① 即天生万人，万人皆处同一地位，生来无贵贱上下之差别，以万

①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All men are created egual, etc.”（意即所有的人都被神平等造出来。云云）。这就是“天赋人权”的思想。

物灵长之身心，享用天地间之万物，以达其衣食住之用，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各自安乐度过此世之趣意也。

〔学问之必要〕然而如今纵览广大之人间世界，有贤人，有愚人，有贫穷，有富裕，有贵人，有下人，其状态似云泥之相违，何也？这次第十分明瞭。《实语教》[①] 有云："人不学而无智，无智者乃愚人也。"即贤人与愚人之别来自学与不学。世上有难事，亦有易事，作难事者名为身分尊贵之人，作易事者谓之身分轻贱之人。一切用心费神之事则难，而劳用手足之役则易。故而，医生、学者、政府官员，或巨商大贾，使唤众多佣人之富豪等，皆为身分高贵之人。而身分愈益尊贵，其家室自然优渥，下层之人望之愈感不可企及。然而寻其根本，其差别只是来自各人有无学问之力也，并不在于上天所约定。谚曰："天不将富贵给人，而只将富贵给予人之劳动。"[②] 如上所述，人无生来贵贱贫富之别。只是勤于学问、通晓事理者成为贵人、富人，无学者成为贫人、下人。

〔实学的效用〕学问并非指仅知难认之字、读难解之古文、吟咏和歌、写作诗词等世上无实之文学[③]。这些文学自然也能娱悦人心，随分方便。但正如古来世间儒者和国学家所言，不是崇高尊贵之物。古来汉学家很少善于理家者，会写和歌又巧于商卖的町人也很少见。故而有心计之町人、百姓，见其子精于学问，父母便担心不久即散尽家财。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此等离学问之实甚远，不合日常所用。

---

① 日本古代用简单汉文写成的小学教科书。

② 18世纪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的话："天不给人以万物，而给劳动以万物。"

③ 以文章为主的学问，较之今天"文学"的含义更广。

如今此种无实之学问尚在其次，首先应当勉力掌握的是接近人们普通日用之实学。例如习学伊吕波四十七文字[1]掌握书信用语、记帐方法，会使用算盘和天平，进而应当学习之诸项甚多。所谓地理学不仅是日本全国，更有世界各国的风土道路指南。究理学[2]是观天地万物的性质、知其功用的学问。历史是详细的年代记录，诠索万国古今之情状的书物。经济学由一身一家之穿用，说到天下万人之生活。修身学讲述修养、品行、与人交际及度世之天然的道理。为研习这些学问，均需查阅西洋翻译书籍，大体文章皆可使用日本假名，对于年少有文才者使其阅读横写文字，一科一学均由实事出发，因事就物，追求物事之道理，以达今日之用。上述皆人世普通之实学。人者本无贵贱上下之区别。众皆各有所好，有其所好而得之于心之后，士农工商则各尽其责，各自经营其家业，自身独立，家庭独立，天下国家亦独立也。

〔自由之真义〕欲治于学关键是知人之本分。人生天然，无拘无束，生男则为男，生女则为女，遂为自由自在之人。然而只倡导自由自在而不知其本分，则多陷于纵情放荡之中。即此种本分基于天之道理，顺乎人情，不妨碍他人，以达自我一身之自由。自由和放任的界限在于是否妨碍他人。例如，花费自己之金银，耽于酒色，极尽放荡之能事，似乎自由自在。但决非如此。一人放荡成为诸人之榜样，随之扰乱社会风俗，妨碍人之教育。故花费虽为个人之金银，其罪过亦不可宽许。

---

① 此处指日文假名字母。

② 一般作“穷理学”，即物理学的旧称，有时也泛指整个自然科学。

小泉八云 [1850—1904]

英国文学研究家、散文家、小说家。生于希腊，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希腊人。原名为 Latcadio Hearn，早年长期辗转于欧美各地，作过美国的新闻记者，研究和介绍法国和俄罗斯文学。1890 年旅日，同松江藩士女小泉节子结婚。1896 年归化日本，改现名。致力于传统的日本文化的研究，其成果有随笔集《日本瞥见记》(1894)、《来自东方之国》(1895)、《心》(1896) 等，热心向西方介绍日本。他还创作了取材日本民间故事传说的短篇小说集《怪谈》，笔墨富于浪漫情调，是西方人士中研究日本文化最富成就的一个。

萤火虫

一

谈谈日本的萤火虫。但讲的不是昆虫学。如果诸君对萤火虫的科学方面有兴趣（当然应该有一些），现在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听日本生物学教授的讲课，可以从那里获得知识。那位先

生自称是 MR. S. Watase (S代表名字小三郎)[①]，他长年在美国学习，做教授，有一些讲课的内容在当地做为专著出版。——动物的燐光、动物的电气、昆虫以及鱼类的发光器官，还有其他有关就生物学各种各样的题目所做的讲课，都收入这本书中。萤的形态，萤的生理，萤的光度测定法，其发光物质的化学成分，运用光谱仪对萤光的分析，由艾特儿振动的观点看萤光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中任何一项，先生都可以作一番说明。处于一般温度、环境状态中时，有一种日本萤火虫发出的光的脉动平均每分钟二十六次；当被捕捉产生畏惧时，其脉动率急剧上升，每分钟达六十三次。先生可以把这一实验结果告诉大家。先生证实，还有一种更小的萤火虫，用手捕捉时，光的脉动数上升为每分钟二百以上。据先生所说，这种光和一些可厌的毛虫与蝴蝶的“警戒色”相同，对于萤火虫也许起着保护色的作用。萤火虫是极其令人生厌的连鸟都不吃的一种虫。(这也是先生的观点。蛙对于劣味的东西一向不介意，它那冰冷的腹腔内填塞萤火虫，萤光透过肚皮闪闪灼灼，有点像蜡烛透过陶瓷瓶放出的光亮。)先不说有无保护色的意义，那小小的发电机似乎具有各种各样的效用，诸如电动传真之类。其他昆虫运用鸣叫和接触进行会话，而萤火虫通过光的脉动表现感情。萤火虫交换的语言就是光的语言。……和专门一边倒的讲课不一样，教授的讲课通过以上诸多例子加以证明。这也颇为难得。即使我这篇和科学无缘的文章，其最有趣的部分——关于日本捕萤和

---

① 渡濑教授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本文完稿后，他颇受欢迎的关于萤火虫的讲课，收入一本可爱的书中得以再版。其中有一段描写夜间柳枝上停着几只萤火虫的情景，彩色封面。仅此一点就同此书的价格相当。(原注)

售萤部分——也有许多地方是从这位教授去年在东京面对日本听众所做一系列愉快的演讲中转述来的。

二

今天使用的“萤”这个汉字，“虫”字上面并列着两个“火”字，但是“HOTARU”这个词的真正起源还是个疑问。自古对这一语源有着种种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太古时这个称呼意味着“火的初生儿”，也有人坚信是“星”（HOSHI）的语根加上“垂”（TARU）字合并而成。后者是更富诗趣的说明，但尚欠妥贴，颇令人有些遗憾。不论“HOTARU”的意思如何，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民间现在对这种虫的称呼不失浪漫趣味。

广泛分布于日本的萤火虫有两种，一般称作“源氏萤”和“平家萤。”根据传说，这些萤火虫本是源氏和平家武士的亡灵幻化而成，但他们仍然不忘十二世纪那场可怕的氏族战争，因此每年四月二十日[①] 在宇治川举行一年一度的萤火大会战。在这天晚上，笼中的萤火虫必须全部放出来，让它们参加这场大会战。

源氏萤是日本最大的萤火虫。——琉球诸岛不说，至少在本州最大的萤火虫当数此种。而且，从九州到奥州，几乎日本全国皆可见到这种萤火虫。平家萤的分布更偏于北方，尤其是虾夷一带到处都有。中部和南部地方也有，其形比源氏萤小，发光亦弱。东京、大阪、京都等城市，普通所售者皆为体大的源氏萤。据日本观察家所述，两种萤所发的光皆为“茶色”。煎制

① 这里指旧历，阳历要晚一些。去年（1901年）是六月十日。（原注）

绿茶，其叶为良质时，则显现出稍带绿色的澄黄来，就是这样的颜色。只是，优良的源氏萤的光，非常光亮耀眼，眼睛不很好的人，根本分辨不出那种淡绿色来。用眼一瞥，那闪亮看起来就像木材燃烧时发出的黄色。下面这首俳句描写了这样的光亮，想起那种鲜丽的光辉，就决不会认为这首俳句有什么过分褒扬之处。

篝火萤火闪闪亮，莫非源氏又发光。①

源氏萤和平家萤这一称谓如今虽然仍被延用，但两种萤都各有各的别名。源氏萤在不同的地方，分别称为大萤、牛萤、熊萤、宇治萤等，另外，还有虚无僧萤、棠棣萤等美如绘画般的名字。这些名称的深味普通西方人是很难弄明白的。平家萤则称作美女萤、娃娃萤、幽灵萤。然而，这里只不过从有数的称呼中选几个例子而已，在日本各地到处都能发现对萤火虫的俗称来。

三

日本有许多赏萤的胜地。夏季，人们都到那里去观赏萤火。古代最有名的赏萤胜地是近江湖畔石山附近的小溪谷，至今那里还保留“萤谷”的名称。元禄时代（1688—1703）以前，暑热蒸腾的梅雨季节，这座山谷萤火群集，成为日本自然的一大奇观。现在，萤谷的萤火虫以个儿大闻名，但古书上所记述的难得一见的庞大的萤群再也看不到了。如今，最为有名的赏萤胜地是山城的宇治附近。宇治是有名的生产茶叶的地方，城中

---

① 这首俳句借篝火萤火之光比喻源氏的精魂复现，构思巧妙。

有一条可爱的小街，面临宇治川，这里也以萤火知名，并不逊于茶叶。每年一到夏天，都要从京都、大阪加开临时列车到宇治，运送数千名观赏萤火的旅客。然而，萤火大会战的壮观场面只有到距离城镇数英里的河上游才能看到。这一带宇治川河水顺着草木茂盛的小山谷蜿蜒而下，无数流萤从两岸飞旋而来，在水面上进行一场炽烈的战斗。转瞬间，萤群看上去像闪光的云朵，又像一团团火花。渐渐地，云朵散了，火花飞散于水面之上，落下的萤火虫拖曳着光芒向远方流去。不一会儿，又在同一场所集结起新的萤群。人们彻夜泛舟河上，眺望这一奇观。据说萤火大战结束后，宇治川河面上漂满了萤火虫闪光的尸体，远远望去如天上的银河，不，照日本人的说法，这里呈现出极富诗趣的类似天河的胜景。

伟大的闺秀诗人加贺千代①，写了下面这首俳句记述这种赏萤的美景：

河水暗中流，萤火天上飞。

四

夏天在日本，靠捕萤售萤维持生计的人很多。实际上这种生意遍及广大地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别的职业。交易的中心地是江州琵琶湖的石山一带。这一带人家向日本各地尤其京、阪等大城市供应萤火虫。在主要的卖主家里，每逢萤火虫最盛时期，都要雇用六七十人的捕萤队伍。干这一行必须多少有点熟

---

① 加贺千代（1703—1775），江户时代中期女俳人，著有《千代尼句集》。

练的技术。新手一个晚上捉上一百只就不容易了，要是老手三千只也不在话下。捕萤的方法很简单，但看起来颇有意思。

未等到日落，捕萤人就出发了。肩上扛着长竹竿，腰上缠着用茶色的蚊帐改做的长长的袋子。来到萤火虫聚集的树林周围——大都是河湖堤坝种植柳树的地方——站定了，盯着树上瞧。等到树木充分闪亮的当儿，准备好网，朝着最亮的一棵树走去，用长竹竿抽打树枝。因受冲击而飞舞的萤火虫和那些动作迅捷的虫儿不同，它们不会马上逃脱，而是像甲虫一样无力地掉落在地上。而且在那痛苦和恐惧的一瞬间，光度更加增强，萤火虫的存在越发明显了，如果再耽搁一下，萤火虫就会飞走。捕萤人说时迟那时快，同时伸出两手，抓住流萤，灵巧地抛进嘴里——要是一只一只地装入袋子，那样太费时间。直到嘴里再也盛不下了，这才小心翼翼将萤火虫吐到网子里。

就这样，捕萤人一直干到拂晓两点，这正是日本古代亡灵们出行的时刻。到了这时候，萤火虫便从树上转移到露水地里，将屁股埋入土中，藏起身来，使人不易发现。于是捕萤的方法就得改变战略。捕萤人拿着竹扫帚在草地上迅速地轻轻一扫，一碰到扫帚，萤火虫一惊，必定闪一下光亮，这时立即抓住，就成了囊中之物。天空泛白之前，捕萤人返回城里。

售萤店很快把捕捉的萤火虫按光的强弱加以分类——光强的价格也高。然后装进蒙着纱布的笼子里。每只笼子里都放些濡湿的青草，按等级，每只笼子可盛一百至二百只。笼子上拴着小木牌，标明买主的姓名地址——有旅馆经理、饭店老板、批发或零售的虫商，还有为特定的宴会一次订购大量萤火虫的个人。箱子通过手脚麻利的配送人，分送到各个买主手里。此种货物不能委托搬运公司，因为那样做使人不放心。

订购大量萤火虫，往往是供夏夜宴会的客人观赏的。轩敞的日式客厅，一般要使人能看到明丽的庭院。炎热的季节，在举行宴会或别的活动的时候，太阳落山后，在院子里放飞一些萤火虫成为一种时尚，其意趣在于使来客观赏那种闪闪发光的美景。大量购入萤火虫的是饭店老板。大阪的道顿堀也是赏萤的胜地，那里有户人家用蚊帐隔成广大的空间，放养了数百万只萤火虫，客人进入其中，捉几只带回家也没关系。

活萤的批发价因季节和品质而不同，每百只约在三分到一角三分之间浮动。零售商装在笼子里卖。在东京，一只萤笼可卖三分到数元不等，最便宜的是装有三四只萤火虫的笼子，大小二英寸见方。那种用细竹篾精心编制并带有美丽饰物的高价萤笼，其大小足足可和鸟笼相匹敌。萤笼的形状千奇百怪——有的像小房子，有的像帆船，有的像寺中的灯笼，花三角到一元就能买上一只。

不管死萤活萤都很金贵。萤生性娇弱，放进笼内也只能活少许时间。店里死萤甚多。有家著名的萤店据说每年夏天都要收拾不下五升的死萤。死去的萤卖给大阪制药公司。从前，直到不久前，温敷药、丸药的制造还有中药中特殊药品的调配，都要用到萤火虫。直到今日，还从萤体中提取精华，其中有一种叫“萤膏”，编制竹器时为了使竹篾弯成固定的形状，现在的工匠仍然使用这种“萤膏”。

如果有通晓古文献的人，写写关于用萤火虫制造药品的事，那一定是很有趣味的文章。这个问题可说是怪奇中的怪奇，那一部分故事发生在中国，那里已经超越医术而进入妖怪学的领域了。这一类萤火虫软膏，被看作具有防盗入室、消解百毒、驱赶百鬼的效力。还有一种据说是刀枪不入的丸药也是萤体提取的物

质制作的。这种丸药其中之一叫“监将丸”，又称“武威丸”。

五

职业捕萤是近年来才有的，而以娱乐为目的的捕萤是自古以来的风习。往昔，这是件古雅的活动，宫廷中人时常举办捕萤晚会。在繁忙的明治时代，捕萤不仅限于大人，更成了小孩子的乐趣。当然大人们有暇，也会欣然投入其中的。每年一到夏天，日本全国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儿童们兴高采烈捕萤的姿影。——这种远游往往选在无月的夜晚。女孩儿拿着团扇，男孩儿扛着轻巧的竹竿，竹竿的一端扎着一束细竹叶。用团扇和竹叶一扑打，萤就很容易捕捉到手了。一旦飞行途中遭到袭击，这种虫就很难再飞起来了。捕萤时，孩子们唱着歌儿，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发光的小虫引诱过来。这些歌儿出奇得多，因地方不同而不同。然而，适合在这里加以引用的有趣味的歌儿却非常之少，仅举两个例子就够了。

（长州之国）

萤火虫，来啦，来啦！
燃起恋之火！
全日本最美丽的姑娘，
挑着灯笼
走来啦！

（下关方言）

萤火虫来啦！

萤火虫来啦！
关外的哥儿，
挑着灯笼
来啦，来啦！

不用说，为了有效地捕萤，必须熟悉几分萤的习性。在这一点，日本儿童比大多数读者诸君具有更多的知识。下面所记述的，也许能使大家更感到新奇。

萤火虫大多群生于水边，好在水上飞旋。因种类不同，有的厌弃不洁的河水或水洼，喜欢干净的河流或湖畔。源氏萤不喜欢沼泽壕沟等肮脏的渠塘，而平家萤对什么样的水都没有怨言。不论哪种萤，总喜欢树荫里水草丰茂的土堤，挑选适合自己生存的树种。例如，不爱寄身于松树之上，也不愿停在茂密的茅草之上。相反，柳树——尤其是垂柳——常有萤群聚集其上。夏夜，偶尔可见垂柳上萤火满布，闪闪发光，每根树枝仿佛绽放出“火芽儿”来。月明之夜，萤火虫尽量停在暗影里，一被追打，就立即向月光之中飞升而去。于是微弱的萤光渐渐变得难以辨认出来。它逃避人工的强光如灯光，但却接近小小的光亮。如星星炭火和烟管的烟火一在暗处闪亮，就能引来萤火虫。但是引诱这种虫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用一只干净的玻璃瓶或玻璃杯，装进一只富有活力的萤火虫，使其发光。

孩子们捕萤，总是结成一伙。这道理很明白。古代一个人独自捕萤被看成是鲁莽的事。因为有许多 关于萤的可怕的信仰，乡间至今仍保留着这些信仰。看似萤火，说不定是迷惑夜行者的恶鬼之火、妖魔之火和鬼魂之火。即使是真的萤火，也

不一定就能使人放心——萤火虫家族之可怕，从它们好聚集于柳树之上便可察知。其他树木分别有着各自的灵魂，其灵魂有善有恶，各色各样，有树魂，有恶鬼，唯独柳树是死人之木，是人的亡灵喜欢栖息的树木。谁也没有说过萤火虫不是亡灵。——不仅如此，即使生人的灵魂有时也会化作萤火，这是自古以来的信仰。下边这个故事，就是我在出云这地方听到的。

一个寒冷的冬夜，松江的青年士族应邀参加婚礼归来，看到自家门前沟塘上飞着一只萤火虫，他大吃一惊。奇怪，下雪季节怎么会有这种虫飞来呢？他站着眺望，那光点骤然向自己方向飞来。青年士族挥杖扑打，那萤火虫又欻然飞向邻家的庭院。

翌日早晨，青年来到邻居家里，打算把这一奇遇讲给邻家亲朋好友听听，谁知话还没有说出去，邻家姑娘不知青年来访，偶然走进客厅，惊奇地叫道："真吓我一跳啊，谁也没有告诉我你会来，刚一进屋时，我就想到是你。昨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我正在飞着——是在你家门前沟塘上飞呢，能在水上飞实在叫人高兴。飞着飞着，你沿土堤归来了，我便向你飞来，想告诉你我会飞翔了。哪知道你打了我，现在想想，真叫人害怕啊！"……

青年听罢，想想还是不把昨晚的事儿说出来为好。他担心说出来后，这种偶然的巧合会吓坏眼下这位已经许配给他的姑娘。

六

萤火虫自古以来为日本诗歌所吟咏，也常见于早期古典散文之中。例如——十世纪末或十一世纪初写成的——那部著名

小说《源氏物语》五十四帖之一就有“萤”这个题目。作者在这一卷中，记述一个贵族捕来许多萤火虫又忽然放飞，施用这条妙计得以瞥见一位美丽姑娘的容貌。[①] 虽说不能断定可以唤起对于萤的最初的文学意趣，但至少能给人一些启发的当数汉诗文的研究。直到今天，日本全国的孩子们还会唱那首赞颂那位著名的中国文人的歌。他赤贫如洗，将萤火虫装进纸袋里，借着萤光苦读诗书。不知首先写出咏萤诗的是何许人也。不过，日本的歌人已经持续吟咏了一千多年。以萤为题材的歌见于所有类型的日本诗歌。然而有一大半存在于由十七音组成的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之中。近代咏萤的恋歌无数，大多属于称为“都都逸”的由二十六个文字组成的歌谣形式。大都是“不鸣叫的萤火虫烤焦了身子”之类，不出古代诗歌构想的窠臼。

下边抄录一些咏萤诗，也许能引起读者的兴味。其中有数百年前的作品。

捕　萤

迷路孩子哭，伸手捕流萤。
萤火虫，比黑暗还黑暗的人。
听到我的话声吗？高飞的萤。
萤虫遭追击，飞升月光里。
你争我又夺，踏灭几多萤。

---

① 《源氏物语》第二十五章，记述源氏用放飞萤火虫的计策，让兵部卿亲王得以从黑暗中观看玉鬘的容颜，以激起他的求爱之情。

萤之光

日暮天未黑，萤火闪桥头。
水草近黄昏，流萤飞来去。①
放飞厅堂内，萤光映庭园。②
夜阑萤火观愈大。
割草田亩间，流萤出袖中。
青青夜间草，萤火随处飞。
灯笼火渐消，尊客已临门，
屋黑窗又暗，流萤映障子。
明灭复明灭，点点见萤火。
夜露浥庭院，流萤又飞来。
飞萤掌上爬，腿足皆可见。
可怕手中萤，光透指肉红。③
寂寞实难耐，萤消一尺外。
流萤远逝无觅处。
萤停扫帚草，历历犹可见。
流萤飞入袖，夜半堪惆怅。④

---

① 此句使人联想起爱尔兰诗人叶芝题为《空中的人们》(近代一首著名的妖精民谣)中的句子："见面夜来访，水草近黄昏，新娘梦境里，朦胧香发长。"(原注)

② 日本家庭中最好的房间设在里头，并可望见前庭。这首俳句的作者想必应邀赴宴。席间，主人放萤于庭，供客人取乐。(原注)

③ 犹如将手指映着烛光观看，皆呈鲜红的透明色。作者或许是女性。(原注)

④ 此句中的"惆怅"亦即"可怕"之意。不由使人想起民间那种不论生者死者，人的灵魂皆可化为飞萤的信仰。(原注)

暗夜飞萤来，柳叶花盛开。

流萤映水底，顾影自胆寒。

倏忽眼前过，萤光已远逝。

草丛萤火尽，黎明复又来。

萤之诗

群萤啊，

好似有话要说的样子。①

无声无息，而情怀似火的飞萤，比起鸣虫更可怜。②

夕暮流萤飞，闪闪又灼灼，

但见此光景，方觉欢情薄。③

杂　咏

清凉河水边，飞萤歘然过。

水上流萤低低飞。

雨打葛叶卷，流萤自往来。

雨夜萤火穿底来。

小雨疏疏夜，流萤款款飞。

天色黎明时，飞萤聚草叶。

---

① 作者可能是女性。有人悄悄传来情话，而作者不相信对方的表白。(原注)

② 选自《风月集》。作者为女性(系小泉之误，作者本是男性。——原日文译者加注)，以无言有光的萤火虫作比喻，暗示个人内心的秘密。(原注)

③ 选自《古今和歌集·远镜》。作者可能是女性(此亦系小泉之误——原日文译者加注)。(原注)

白天观萤虫，头颈皆红色。

买萤本是风流事，芝草上头四五只。

售萤之俳句

放飞二三只，观后再出售。

放起三四当灯点，剩余萤虫卖大钱。

家中流萤已售尽，自身复归黑暗中。

七

然而，萤火虫真正的浪漫情趣既不在日本民间传说中的荒郊野岭，也不在日本诗歌中的古雅庭园，而在于科学的大海洋里。对于科学，我几乎是一个门外汉。但正因为如此，我毫无畏惧地踏进了天使们不敢涉足的场所。如果我有着渡濑教授那些关于萤火虫的知识，那么对于进入相对经验的世界——科学的境界反而会犹豫不前。可以说，我是以门外汉的坦率表述这一观点的。

有关物质和精神进化的种种令人震惊的假说，在我看来已经不是假说，我连做梦都没有表示过怀疑。历来的无生命之物产生有生命之物——亦即从无机物发展而成为有机物——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毫不足怪。有机物进化的一个惊人事实——对此，我的想象力尚未习惯过来——即在有生命的物质中，存在一种向着包含组织结构的不可分解的复合体自我转化的潜力乃至倾向。有生命的物质放出光和电的能力，实际上和产生色彩的能力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夜光虫、发光虫和萤火虫放射光芒的现象，也和植物开出蓝色或紫色的花朵一样，没有

什么奇怪之处。然而，即使听了生物学关于发光现象的说明，我依然对于发光这一奇迹本身感到惊奇。尽管我已知道虫体内秘藏着一种统称为“发电装置”的显微镜式的模型，但这一发现并不能像亲眼看到的这一现象那样使我惊叹不已。眼前就在这里，有一只装着无限小型电动机、制造出“相当于烛火四百分之一能量”的真正冷光的萤火虫——这事情本身多么令人惊异！……可是，不论多么伟大的生理学家和化学家，尚无法理解这一功能。不论多么有才能的电气技师都无法仿造的这一精致高效的发光装置，是因何缘故生长进化在这种小小生物的屁股上的呢？蜉蝣的视觉器官、鳗鱼的发电器官和萤火虫的发光器官，像这一类复杂美丽和使人哑然惊叹的构造，不管是最终的，还是过渡的，有生命的组织是怎样获取这些的呢？……事情有些不可思议，很难想象这就是神鬼之力。想想蜉蝣的眼睛和萤火虫的屁股这一奇迹，就不单是神鬼所能做到的了。

生物学会做出如下的回答：“这种构造不能设想是来自机能构造的效果累积，也许只能假定为，优良的形态经过一次次淘汰才能最终产生出来。”一个哈伯特·斯班塞[①]学说的信奉者，再也不会由此向前迈步了。然而，我却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那就是——物质只能一味准确无误地记忆，有生命的物质不论哪一部分都潜眠着无限的力量。其理由是，不可再分割的任何一颗原子，在已经消灭过几亿万次的宇宙的无限之中，一直永恒不灭。

---

①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以进化、发展作为哲学的中心概念，力图统一解释生物、心理、社会、道德诸现象。有著作《综合哲学体系》10卷。

市岛春城 [1860—1944]

散文家。早年和高田早苗、坪内逍遥、小野梓等一起创办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并担任图书馆馆长，主要散文随笔集有《春城随笔》、《春城慢笔》、《随笔春城六种》等二十余部。

读书八境

古语中有“居移气”① 的说法，因居所不同而心情不同，这是事实。读书也因环境不同而各异其味。这主要还是因为心情不一样。白昼多忙时读书和深夜人定后读书不同，于黄尘万丈之间读书和于林泉幽邃之地读书自然有不同的趣味。有时，忙中读书而毫无感兴，闲中读书而有所感兴。得意时读书愉快，失意时读书不快。人的心情并非仅仅因其境遇而各异，如果四季朝夕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心情。因此，读书的趣味也必然不同，

① 语出《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居所和环境可以改变人的心情。

依今之环境考察其读书的异趣，选其八目，谓之读书八境。

一、羁旅。二、醉后。三、居丧。四、幽囚。五、阵中。六、病蓐。七、僧院。八、林泉。

（一）羁旅。包罗舟车客馆等所有一切。旅伴众多和极近距离的旅行自当别论。大体上说，旅行是连续沉默的时刻，是百无聊赖的时刻。此时也正是潜心亲近书籍的时候。不用说，旅中是不能携带众多书籍的。行李收纳的东西仅仅不过两三件。在书斋里坐拥书城，心情不能专注于某一本书，然而旅中作为伴侣的书仅有一二册，因而可以精读，亦可以玩味。在数十小时的火车中，在数十日的舟船中，在滞留数周的旅舍里，茕茕孤独，唯有书卷为友。平时草草过目一无兴趣的书物，此时则大有所得。每每在这种时候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二）醉后精神兴奋，沉着的人也会变得粗豪。当然不是细心熟读书物的时候。但是读会心之书而获取感兴，正在此时。据说中国的醉人读《离骚》而兴起。不仅是《离骚》，诗篇概为醉后的好侣伴。读史而知古今治乱亦是一兴。闺房之书也许最适于醉卧时读之。醉后是精神活跃、百思奔涌的时候，读书可获得援救自己思想的启示。诗人酒后有妙句亦此之故。比平时更加对作者抱有同感或反感也是在这个时候。

（三）居丧乃忧愁悲哀之时，精神沉迷，多为排闷提神而择书阅读之。而有时亦好读处于同一境地的人而写的书。宗教之书，一概适于此种场合。因为身处谨慎，也很愿意捧读难解之书物。当然，更能激起同情的是悲哀之书。通常一览而过者，此时不会再一览而过。平生读过而无感受者，此时会有痛切的感受。此时正是取出故人遗稿仔细玩味的机会，亦是追思故人的最好的时机。

（四）幽囚即指囹圄或流放地的生活，当然，犯普通罪身系狱中者例外。狱中生活、谪居生活在某一点上和羁旅其趣相同，这就在于脱离眷属而孤独度日。而羁旅中所没有而幽囚中所独有的便是激越的忧愤之情。缓和此种激越之情者是读书，更加促其昂奋者亦是读书。无论如何，除了书之外，再没有别的朋友。这是抚慰无聊的最好办法。读古人书得益者亦在于此时。愤慨之余，借书籍以作恶者，虽不无例证，但若能善用，则成为修身积德、培养人格的食粮。古来于谪居中成长为优秀学者的不在少数，修身积德以提高人格的也不在少数。还有，忧郁之余写作的文章和诗篇成为不朽名著者也不乏其人。总之，幽囚中读书最能资养自身。

（五）阵中读书是立于生死未卜之境的读书。当然，立于枪林弹雨之间没有读书的余地。长期守城边寨卫戍皆属此范围，尽管面临危险，也不是没有读书的可能。许多时候，要研习兵书，阅读军机军略之书。身临实境而读此种书籍，且加以研究最能痛切感觉其得失。但是，不一定仅限于兵书军籍。鼓舞振奋报国忠君之思想者有历史书，有名人传，有《靖献遗言》[①] 里的诸篇文章。此等图书于阵中读之最有感兴。我敢说，武人修养多于阵中读书得来，此话并非妄言。

（六）病蓐亦读书之一境。有痛苦的疾患或为发热所困的病患除外。不属此种情况的病人长期卧于病榻，其慰安解闷之良策唯有读书。平素繁忙之人，非此种场合则无机会亲近书物。故此种人将病中视为快乐天地而欣喜之。病中无有接客之烦，无

---

① 《靖献遗言》，书名，凡八卷，江户中期学者浅见纲斋著。记述屈原以下等八位忠臣等事迹，鼓吹尊王倒幕的思想。

有任何妨碍清闲之事，较之羁旅更有时间耽于读书。多数场合，精神沉静，轻松自然，可以静思熟虑，读书受益亦多。因而读书人甚至希望偶感微恙。

（七）僧院是一种清寂之境。于拜佛、闻香、听梵钟之处自然有超脱之趣。堂宇高广，树木郁翠，市廛远避，俗音断绝，此境尤适于读书。古来众多贤哲辈出于僧院并非偶然。如是之处最宜读圣典，修禅学，讲哲理，亦不必比及哲学研究之擅场。此种境地亦适合博览飞离世俗之书。

（八）林泉亦读书之一境。于远离人里的山间林下避开市廛，结静寂之草庵，或极尽华奢的风景地的别墅皆属此种境地。为放松心情而读书，必须要有这样的地方。忙于日夕接客，为交际而嫌时光不足的繁忙之人，要想静静读书，选此境最为合适。或者选浴泉场作为读书之处，或假山海之旅馆为住居，夏时一边避暑一边进入读书三昧，亦可同日而语。需要连续读书时，或者为著述而读书时，一些人爱选林泉之境，清闲之外，还具备怡养精神的自然美的环境，虽似僧院生活，其类乃异。

以上八境之外还有各种境地。月明之下读书，囊萤映雪读书，凿壁借光读书。有人有在厕所读书的习惯。有人因罹病上厕时特别做一个读书台子。西方出版一种浴室用书，有躺在浴槽读书的习惯。还有人边垂钓边读书。古代有人边碾茶臼边读书。有人为仆随侍主人，利用应召间隙读书。有的骑在骆驼和牛马背上读书。五花八门，举不胜举。而且，其境各异，读书的趣味自然不同。尤其为爱惜寸阴而读书，本是学问家所为，此种苦学可用“萤雪”二字形容。极其穷苦之读书，能获得饱暖之士所无法知晓的众多收获。因此，此种境地之读书决不可等闲视之。然而，这些各种各样的异例姑且归于八境之外。

临近搁笔，抄中国人赞颂读书的诗一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取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下略）

如此诗所说，读书无所不得。妻子珍宝，富贵利达，皆在其中。即读书万能。以此诗意况其心情，可以说没有比读书更快乐的事了。

森　　鸥外 [1862—1922]

明治时代文豪。原名森林太郎，号鸥外、观潮楼主人等。岛根县人。1881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成为陆军军医。1884—1888 年赴德国留学。回国后任陆军医学校校长。1907 年升为陆军军医总监，陆军医务局长。1889 年 与落合直文出版译诗集《面影》，促进了日本近代诗 的发展。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舞姬》、《泡沫记》(1890)、《信使》(1891)，长篇小说《青年》、《雁》(1913)，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1912)、《阿部家族》(1913)、《山椒大夫》(1915)、《高濑舟》，人物传记《涩江抽斋》(1916)、《伊泽兰轩》(1916) 等。

梦

康德曾把亲历过的可怕的梦称之为“发狂的阶梯。”重步他的后尘的是纽约的奈尔松 (Julius Nelson)，他记录下了四千个梦，短者一句，长者百语。奈尔松将梦分为晚梦、夜梦和朝梦三种。晚梦继疲劳之日而生，大抵由日业之继续而表示悲壮之结束——昼间有冰靴之戏，夕间遂梦中见之而僵卧——醒时筋

肉剧动或喊叫。夜梦为日间神经刺激兴奋之继续——火灾后梦见烟火飞升，点窜后梦见难解符号，听乐后梦见音响——饮酒而促其成。朝梦为安眠之间发生贫血后充血之结果，其充血少时仅觉有梦境，充血多时则可将其记忆。凡梦见有趣之事皆为朝梦。平生遗忘的琐末细事于无意之中浮现，变化，敷衍，如走马灯，如舞台剧，时间空间皆放纵自如，顷刻之间，瞥见数十年之事，皆由邯郸之枕而独自生出。

接着，奈尔松凭借梦记的单与复测验梦的剧与易。将此作一弧线观之，每隔二十八日，弧线则上跳，二十八日即为太阳历之一月。然而，此与月轮之满亏并无关系。奈尔松以此作为海曼德（Hammond）所说的“男子月经”（Katamenia maseulina）的明证。

此种消长于一年之中观之，三、四月弧线尤低，十一、十二月尤高。（Amerie，Journal of psychol.，I，3.）

与此不同意趣的是尼查人玛加利奥（Macario）对病人的梦进行的探究。尚未越国而进入意识的痛楚与麻木不仁等，睡眠时由于休息与调节作用，出现于梦中，即所谓病兆梦。Pramonitorische Traume——梦见两足变成石头，则由脊髓性两下肢麻痹引起。梦被犬咬之处则呈痈疽。屡屡梦见右下腹如刀刺，可知有肝脓肿之类。腹上有鹫鸟停落，则来自伤寒病。沉溺缢首之梦，每每先有呼吸困难。还有，发狂前亦有种种梦境——此外，既发之病，梦随症状而异。忧郁之梦可悲，躁狂之梦夸张，痴妄之梦稀疏而飘忽，多疑之梦和歇斯底里之梦多困扰自身，心脏病之梦短促，醒时有濒死之苦，小儿腹中有虫涌多于睡眠之中惊厥而醒。阴部刺痒和老年风湿性睾丸炎之梦，易有猥亵之举而射精。患萎黄病之处女，因心脏之噪音，所做之梦则为海

涛、风吼、莺鸣之声。

（GAZ，med　de Paris　1888 & 1889.）

冈仓天心 [1862—1913]

明治时代美术评论家、诗人。原名觉三。生于横滨。1890年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主讲日本美术史。1898年创立日本美术院。1901年赴印度，结识泰戈尔，受其民族主义影响。发表三部用英语写作的论著《东洋的理想》(1903)、《日本的觉醒》(1904)、《茶之书》(1906)，论述日本的美术和文明，批判西洋文明。有英语诗剧《白狐》(1913)。

茶　室

对于砖石建筑这一传统上成长起来的欧洲建筑家来说，以竹木为主的我们日本的建筑方式，几乎没有进入建筑部类的价值。西洋建筑一位颇有才能的研究家，对日本大寺院的完美无缺大加赞扬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我国古典建筑都是如此，那么至于茶室微妙的美，及其构造和装饰上的完全不同于西洋，更不可指望在外国人那里能得到认同。

茶室（数寄屋）是单纯的小屋，此外再不希望会有别的什

么，不过是所谓的茅舍。“数寄屋”汉字本来的意思是“趣味之家”。后来，各种各样的茶道宗师使用各种各样的汉字表述自己对茶室的理解，因此，数奇屋这个词儿有时也有“空家”或“数奇家”的意思。因为是蕴蓄着诗的冲动的素朴的建筑，故称为“趣味之家”。除临场为满足一时审美需要的用具之外，便一无所有，故是“空家”。一味崇拜不完全，故意使某物保持未完之状态，任凭想象力的作用使其变得完全，故为“数奇家”。茶道的理想自十六世纪以来对我国的建筑带来很深的影响。今日普通日本房屋的内部，装饰得极为简素而清洁，这在外国人眼里，等于是大煞风景的事情。

最初创造独立茶室的是千宗易，以后是利休，他们都是广为人知的最伟大的茶道宗师，十六世纪受到太阖秀吉的爱顾，制定了茶汤[①] 的形式，将其提高到完美的境地。茶室的大小是在这之前十五世纪有名的宗师绍鸥定下来的。初期的茶室是为举办茶会用屏风隔开的起居室的一部分。被隔开的这一部分称做“围”，这一名称如今依然使用，用来称呼设置于房间内的并非独立建筑的茶室。数奇屋的数目暗示着“缪斯神[②] 少，戈雷斯神多”的谚语，由茶室、控间、玄关和庭中小路组成。茶室在设计上只可容纳五人，控间是将茶器搬进茶室前进行洗涤的房间（“水屋”），玄关是客人进入茶室前等待召请之处（“待合”），庭中小路连接着茶室和“待合”（露地）。茶室的外观是非印象的。它比头等小的日本房屋还小，建筑使用的材料暗含着“高品位的清贫”的意图。而且，所有这些都出于艺术的深

---

① “茶汤”即茶道之意。

② 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和美术的女神。

思熟虑。其细部制作上的构想，比起富丽堂皇的宫殿寺院都来得精心周到。这些都令人难忘。好的茶室比普通的宅邸花费还要大。工匠的手艺自不待言，材料选取必须特别认真仔细，不可稍有疏漏。事实上，茶人雇用的木匠均为工匠中出类拔萃、具有很高声望的人，他必须强似漆匠和家具匠，活儿做得无可挑剔。

茶室不但有异于任何西洋建筑，也同日本的古典建筑本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国古代堂堂的大建筑物，不管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单就其规模来说是不容轻侮的。少数建筑历经数个世纪，免于不幸的大火，其壮大华丽的装饰，至今仍然使得我们抱有敬畏之念。直径二尺至三尺，高三十尺至四十尺的巨大木柱，组成网状的斗拱支撑着负载倾斜的瓦屋顶重量的巨大横梁。建筑的材料和样式虽然防火性弱，但却证明具有极强的抗震效能，十分适合我国的风土条件。法隆寺的金堂和药师寺的塔便是显示我国木造建筑耐久性引人注目的实例。这些建筑在近十二世纪之间实际上是原样不变地挺立着，古老的寺院和宫殿内部在装饰上毫不吝惜。建于十世纪的宇治的凤凰堂，往昔的壁画和壁面雕刻的遗物自不用说，嵌镶着五颜六色的镜子和螺钿以及施有金箔天盖的精巧的宝座，如今仍可一睹。后来的日光和京都的二条城，其色彩和细部装饰的精巧与丰富可以同阿拉伯式和摩尔[①] 式的豪华绚丽相匹敌，但却牺牲了建筑构造之美。

茶室的豪华和纯粹主义起自禅林的竞争。禅林是专门作为僧人的住居而建筑的，故而不同于其他佛教宗派的僧院。其会

① Moor，疑指斯里兰卡的摩尔族。

堂不是礼拜和进香的场所，而是学生聚会、讨论和进行默想的学寮的一室。其房间，在佛坛后面中央墙壁的凹处，只有禅宗的开山祖菩提达摩的像或征服了初期禅宗的二大祖师迦叶和阿难陀的释迦牟尼像，此外不置任何一物。佛坛上供着香花，以纪念这些圣者对禅的伟大贡献。如上所述，作为茶汤的基础，在菩提达摩像前，最初的仪式是禅僧一个接一个地饮碗中的茶。这里补充一句，禅的会堂的佛坛就是“床之间”——为客人的教化而放置画与花的日本房内的上席——的原型。

我国伟大的茶人皆为禅的修行者。他们企图将禅的精神导入生活的现场。基于此种原由，茶室和茶汤的其他设备一样，大多反映着禅的教义。正统茶室的大小为四叠半，十尺见方，根据《维摩经》的一节而决定。在这部有趣的著作中，维摩将文殊师利菩萨和八万四千个佛陀弟子迎入四叠半的房间。这种喻意来自一种理论——对于真正得悟者来说，空间已不复存在。另外，由“待合”通往茶室的庭中小路即露地是默想的最初阶级——意味着通向自我启示的道路。露地断绝了同外界的联系，以便唤醒在茶室中充分品味美之趣味的新鲜的感兴。踏过庭中小路的人，于常绿树的薄暗中，踩着铺满干枯的松叶和形状各异但排列有序的庭石，经过生长青苔的大理石的灯笼旁边时，精神是如何脱离俗念而更加昂扬起来啊！这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即使身处都会中央，仿佛感觉是在远离文明的尘埃和喧骚的森林之中。产生这样的清朗和纯洁的效果，茶人们所显示的创意是伟大的。通过露地时唤醒的感兴的性质，因茶人的不同而各色各样。像利休这样的茶人，志在寂寥之极，他认为创造露地的秘诀尽在下面这首古典诗歌之中：

我看不到一朵鲜花，
也看不到一片红叶。
在海滨悄然站立着一间小屋，
于秋日黄昏的薄明之中。

另外如小堀远州这样的茶人，追求的是别一种效果。远州关于露地的着想可以从以下的俳句中找到：

夏日的一群树林，
微微可见的海洋，
淡淡的夕月。

推测远州所说的意思是不难的。他那祈愿创造的态度就是：虽然刚刚觉醒的灵魂依然没有从过去黑暗的梦境中摆脱出来，但已经沉浸在软柔灵光的甘甜的无意识之中，对彼方天空里的自由充满憧憬。

客人以这样的心态默默走近神圣的场所。要是武士则把剑置于廊下的刀架上。因为茶室是独一无二的和平之家。然后客人低眉弯腰由高三尺的狭窄入口一点一点挪进室内。不论哪个客人，也不论身分的高低都要经过这样的程序。这样做是为了将谦让根植于人们的心底。因为席次已在“待合”休息时互相商定好了，客人逐一地静静入席，首先对“床之间”的绘画和鲜花表达敬意。客人全部入席以后，变得鸦雀无声，除了茶釜中沸水的声音外，再没有其他响动打破这纯粹的寂静，这时主人才进入房间。茶釜鸣唱着动人的歌，这是排列于釜底铁片发出的特有的旋律。这歌声听起来，是云层包裹的瀑布的流泻，还

是撞击岩石的大海的涛声？是席卷竹林的暴风雨，还是遥远山峦的松籁？

即使是中午，茶室的光线也是柔和的，因为倾斜屋顶的低俯的廊檐只容许些微的日光进入。从天棚到地面，色调都很朴素。客人也都注意选用颜色暗淡的和服。古老的物件酿造的芳醇融汇于万端事项之中。禁绝使用一切一看便知是新品的东西。例外的是茶筅和麻布巾，都是洁白崭新的，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茶室和茶器不管显得多么破旧，都一律是十分清洁的。房内最黑暗的一角也是净无纤尘。如果有，则这位主人就不是茶人。茶人首要的必须条件是“扫”、“擦”、“洗”的知识和“拭”、“拍”的技术。金属的古董品不可像荷兰的主妇那样一味拍打。花瓶上的水滴不必拭去，因为这可以使人想到清凉的露珠。

与此相关，利休有过这样的故事，这件事非常具体地说明了茶人们怀抱的清洁的观念。利休看看儿子绍安扫除露地，泼洒清水。“还不干净。”利休说。绍安扫除完毕，利休又嘱咐他再扫一遍。儿子很不情愿地干了一个小时后对利休说：“父亲，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庭石洗了三遍，石灯笼和庭树都浇足了水，苔藓泛着鲜亮的绿色，没有一根枯枝和一片落叶。”“傻瓜！”茶人喝斥道，“这不是扫除露地的方法。”利休说罢走进院子，摇晃着一棵树，于是庭院里撒满了金黄和深红的树叶，像一块秋的彩锦。利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清洁，也是美和自然。“趣味之家”这一名称，包含着为适应某一个人的艺术要求而创造的建造物的意思。茶室为茶人所建造，而茶人不是为茶室所建造。因为它不是为了留给后代的，所以是“一束之间”。谁都想有个自己的家，这一思想来源于日本民间古老的习惯。神道迷信所遵命的是不管哪一家只要家长死了，房子就必须拆除，这种固习

恐怕基于一种卫生上的理由，抑或出于某种不自觉的行为。还有一种习惯，新筑之家据说是提供给新婚夫妇的。古代的迁都极为频繁，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习惯。供奉太阳女神的最高神社伊势神宫，每二十年重建一次，就是古代典仪持续到今天的一个例子。要遵从这样的习惯，只有我国这种易于拆除又易于组合的木造建筑方式和某种建筑样式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使用砖石等具有耐久力的样式，就不可能实行移动。事实上，奈良时代以后，从中国引进了更加坚固厚实的木造建筑，也就不可能移动了。

但是到了十五世纪，禅的个人主义占了支配地位，和茶室相关连而产生的某种深邃意义，浸透着古老的思想。禅道基于对佛教无常的理论和物质的精神支配的要求，认为家只是容纳身体的暂时的旅馆。身子站立于荒野的简易小屋只不过是周围用草茎编成的遮挡雨露的脆弱的居所。编结的草茎一旦解散，又恢复成为原来的荒野。茶室的虚浮来自草葺屋顶的暗示，脆弱来自细小的木柱，轻巧来自竹子的支柱，那些乍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地方，分别为使用的各种材料所暗示。永恒在如此素朴的环境中具体化了，只有在运用独特优雅微妙的光环美化这种环境的精神之中才能找到它。

茶室的建造必须和某一个人的趣味相适应，这一主张是对艺术中生命力原理的强调。艺术为了耐得起充分的鉴赏，对于同时代的生活来说，必须是真实的。就是说，我们不可无视后世的要求而应求得今日生活的更加快乐；我们不能无视过去的创造而应努力使之和我们的意识加以同化。屈从传统和形式，在建筑上是束缚个性表现的。现代日本常见的对于欧州建筑愚蠢的模仿只能是可悲的。令人不解的是，西洋先进国家的建筑为

何缺少独创？为何只是古旧样式的反复？今天我们经历了民主化的时代，同时期望树立新王国的巨匠的出现。但愿更多地爱护古人，更少一些模仿。希腊人的伟大可以说决非只在依赖古代的样式。

“空家”这个词儿不仅传达出包有万物的道教之说，也意味着考虑装饰上的主题不断变化的需要。茶室为了满足一些审美的心情，除了临时的饰物之外，是完全空虚的。有时也放置一些特殊的美术品，此外所有东西都以昂扬中心主题之美而选配排列。人不能同时倾听不同的音乐。为了真正抓住美的存在，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中心主题之上。由此可以明白，我国茶室的装饰方法，和西洋的将室内装饰成博物馆的装饰法完全相反。日本人习惯于装饰的简素和装饰法的频繁变化，对于他们来说，西洋人室内充斥着满满登登的绘画、雕像和古董品，只不过留下了摆阔和庸俗的印象。一件杰作可以久久眺注，自得其乐，这就需要有丰富的鉴赏力。看来欧美人家中常见的那种色彩和形状的交织混杂，人们每天产生的艺术感觉的容许量肯定是无限的。

“数奇家”暗示着我国装饰体系的另一个侧面。西洋评论家经常指出，日本美术品缺少左右对称，这也是道教的诸理想通过禅道实现的结果。具有根深蒂固的二元论的思想的儒教和崇拜三位一体的北传佛教，决非在左右对称的表现方面产生对立。事实上如果研究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或唐朝奈良时代的佛教美术，就会知道古人是不断努力追求左右对称的。我国古典的室内装饰，其配合是完全保持均衡的，但是，道教和禅的完整的概念与此不同。这些哲学的弹性在于比起完全的本身来更加重视追求完全的过程。真正的美只有那些在心中将不完全变成完

全的人才能够发现。人生和艺术的强劲存在于发展的可能性之中。在茶室，整体的效果在同自己相关的过程中得以完善，要靠每位客人的想象力。自从禅道在世上成为广泛的思考样式以后，远东的艺术，不仅在完全上，即使是反复也当作左右对称的表现故意加以回避。工匠千篇一律的制作被认为有害于新鲜想象力的发扬。因此，比起人物来，风景、花鸟成为喜爱描写的主题。人物是观察者自身品质的显现。我们经常过于表现原来的自我。由于出于一种虚荣心，即使认为对自己颇有意义的事也变得普普通通了。

在茶室，必须时时想到避免雷同。即使选配房间的各种饰物，也不要使色彩和意趣变得重复。摆设鲜花时，禁止出现花的绘画。使用圆形的茶釜，茶壶儿就该是方角形的。黑釉的茶碗不应配以黑漆的茶筒（即枣形茶盒）。花瓶和香炉置于“床之间”时，必须位于正中央，使两旁的空间相等。“床之间”的柱子要使用不同于其他房柱的木材，应该打破那种使房间产生单调感的氛围。

即便在这里，日本的室内装饰也和西洋马儿特庇斯[①] 或其他场所左右对称的装饰法迥然各异。我们在西洋的人家里，经常看见许多重复无用的东西，当他背后的全身像对你凝视的时候，你和他本人的谈话便是件痛苦的事。你会怀疑肖像画中的人和眼前正在同你谈话的人究竟哪一个是真的。你会抱着一种奇怪的确信：这其中总有一个是赝物。在宴会的座席上，我有好几回一边眼睁睁望着餐厅墙上装饰着的众多肖像画和雕刻，一边暗暗地产生了消化不良症。为什么要装饰着这些猎物的绘

① 不详。

画以及鱼、水果等精巧的雕刻呢？为什么陈列这些刻有家徽的金银餐具，令人想起曾在这里吃饭、如今已经亡故的人们呢？

茶室的简素和脱离卑俗的自由，使得茶室摆脱外界的纷扰，成为真正的圣域。在这里饮茶的人，可以心无挂碍地献身于美的崇拜。十六世纪时候的茶室，给予从事日本国内统一和改造的勇猛的武士和政治家们以工作中难得的休息。德川统治严酷的形式主义发达以后，到了十七世纪，茶室是允许艺术家进行精神自由交流的唯一场所。在伟大的艺术作品面前，大名、武士和平民没有了差别。今天，产业主义达到世界的规模，享受真正的风雅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那么，今天不是最需要茶室的时候吗？

夏目漱石 [1867—1916]

小说家。原名金之助。生于江户（今东京）。从小喜爱汉学。1888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结识正冈子规，学习俳句和写生文。189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1900—1903年间留学英国。1905—1906年在《杜鹃》杂志连载批判现实主义的幽默小说《我是猫》，一举成名。主要作品还有《哥儿》(1906)、《草枕》(1906)、《虞美人草》(1907)，三部曲中篇小说《三四郎》(1908)、《从此以后》(1909)、《门》(1910)，具有广阔的社会性和深刻的批判精神。晚期作品有《过了春分时节》(1912)、《行人》(1912)、《心》(1914)、《路边草》(1915)和《明暗》(1916，未完)等。漱石文学总的主题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财富如何毁灭人的道德的罪恶。他认为金钱关系和个人利己主义是这个社会的痼疾，对黑暗的现实展开了多角度的批判。

白发人生

青年时代失去两位兄长。他们两人都长期卧床，临终时肌肉刻印着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影子。但是那长了很长时间的头

发和胡子，直到死后依然浓黑如漆。头发尚不太显眼，至于那不能随时剃去的胡须，一味疯长，脏兮兮的，看上去怪可怜的。其中一位兄长那又粗又硬的胡子的颜色，我现在还记得。死时他的脸显得很凄凉，憔悴而瘦小。可唯独那副胡须长势旺盛，胜过健康的汉子。两相对照，使人感到既可怕又可惨。

身罹大患，生生死死被弄得满城风雨的我，有那么奇怪的几天却是在非生非死的空间里度过的。当我稍稍明白了存亡的领域之后，出于确认一下自我存在的愿望，赶紧揽镜自照一番。这时，几年前去世的兄长的面影，猝然从冰冷的镜面一掠而过。形销骨立的双颊，失去体温的清黄的皮肤，深深凹陷毫无动感的眼睛，还有任其蔓延的头发和胡须，——不管怎么看，这些都是属于兄长的。

只是哥哥的头发和胡子临死时依然漆黑，而我的却不知何时夹杂了缕缕银丝。想来哥哥是在生出白发前死去的。死，也许这样更为好些。鬓角和两颊渐渐为白发所冒犯，仍然一心一意想活下去的我，和那些青春年少就舍世而去的壮士比起来，总有些羞羞答答，割舍不得。映入镜中的我的表情里，不用说流露了人生无常的困惑，也多少带有老而不死的愧惭。《为了青年人》①一书中写道，人不论活到多大年纪都不会失掉少年时代的性情。我赞成这个说法。想起阅读这本书的情景，我真想回到那个时代里去。

《为了青年人》的作者，虽然长期为病苦所折磨，但直到临死始终保持快活的性情，是个不说谎话的人。然而可惜的是头发乌黑就死了。倘若他能活到六七十岁的高龄，也许不会说得

---

① 英国作家史蒂文生的小说。

这样绝对。想到这里，我还是有些可回忆的事。

自己二十岁时，见到三十岁的人就觉得有很大隔膜，等自己也到了三十，才明白其心情是和二十岁的往昔一样的。我在三十岁时，一接触四十的人，感到差异很大，可到了四十，回忆起过去三十岁来，才弄明白自己依然是以同样的性情生活着。所以对史蒂文生的话深信不疑，因而经世到今天。但是，从几茎白发可以看出外部萌生的老颓的征候，病里揽镜也和健康时的意趣迥然各异，在那一刹那的感情里，再也找不到年轻时的影子了。

为一头白发所迫、狠狠心老老实实跨进老迈的门槛呢，还是掩盖这头发白依然在春青的街巷徘徊呢？揽镜的瞬间没有想得这么多。在还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病中的我便疏远了年轻的人们。生病前和一位朋友一起吃饭，那朋友看了看我剃得很短的额角，问我是不是苦于此处为白发所侵才越修越高的。看我当时那样神气，人家有充分理由这样问。但是罹病后的我，变得十分达观而宁静，我已经顾不得考虑什么白发不白发的事了。

今天病愈后的我，是活在病中自己的生命延长线上呢，还是回到了和朋友共餐时那种病前的青春年代呢？是打算阔步于史蒂文生所说的道路上呢，还是否定这位英年早逝者的话，决心进入老境呢？迷惘于白发和人生之间的人，在青年们眼中肯定是奇怪的，然而，对于他们青年人来说，立身于坟墓和浮世之间而难以决定去就的时期，不久也会来临的。

桃花马上少年时，笑据银鞍拂柳枝。
绿水至今迢递去，月明来照鬓如丝。

病愈回归

起初只是漠然望着空中躺着。过了一阵，就想起什么时候能回去。有时恨不得马上就走才好。但是，一个在床上连起坐的力气都没有的人，怎经得住火车的颠簸和半日的远行？想到这，觉得归心似箭的自己是多么傻气。因此，我从来不向身旁的人打听何时回去。这当儿，秋已卷着几多昼夜在我心头走过去了。天空逐渐高渺，湛蓝，遮盖在我的头上。

到了动一动也无妨的时候，从东京另请两位医生来，征求他们的意见，约定两周以后出院。打说这话的第二天起，我就对自己的住地，睡的房子，立即感到难舍难分起来。我希冀这约定的两周时间慢慢悠悠地过去。从前在英国时，曾十分怨恨英国，就像海涅怨恨英国那样，打心眼里憎恶它。然而到了起程的一天，当看到伦敦街头涌动着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们汇集成的海洋时，我立即感到，包围他们的灰色空气的深处，蕴含着适合于我呼吸的气体。我仰望天空，伫立于大街的中央。

如今，我两周后就要离开此地。我横卧着病躯，不得不独自伫立于床铺之上。我伫立于为我特制的高一尺五寸的大的稻草垫上，伫立于划破庭院静寂的鲤鱼跳水的声音里，伫立于在朝露润浥的屋瓦上摇头摆尾、远近散步的鹡鸰上，伫立于枕畔的花瓶旁，伫立于廊下潺潺流动的水声里。我继续低徊于围绕

在我身边的许多人中，等待着这两周时间的过去。

这两周使人既非长久难耐、无可期盼；也非瞬间即逝、意犹不足。它和普通的两周一样到来，又像寻常的两周一样离去。而且赏我一个细雨闭闭的拂晓作为最后的纪念。窥伺着阴暗的天空，我问下雨了吗？人们回答我，下雨了。

人们为了搬运我，造了一个奇怪的装置，抬进了客厅。它长约六尺，宽不足二尺，颇为窄小。设计很精巧，一头可以向上掀起离开榻榻米一尺多高，而且全部裹上了白布。我被人抱起将背靠在高起的前头，把脚伸平在另外的一头。当时我想，这就是送葬呀。对着活人说送葬，这话有些不妥，但我总是想，这白布包裹的玩意儿说床不是床，说棺不是棺，横卧在上面的人不是活活当做死人被埋葬吗？我口中不住念叨第二次葬礼这句话。因为我想，别人一生一度的葬礼，唯独我必须举行两次才能罢休。

抬出屋子是平衡的，下楼时台子倾斜，险些从肩舆上滑落下来。走到大门，同住的浴客一起簇拥过来，从左右两边目送着这白色的肩舆。大家都像送葬一般静候着。我的寝台穿过人群，抬出了防雨的庇檐。外面也围着好些看热闹的。不多时，肩舆竖着放上马车，前后架在两张座位上。因为事先量好了尺寸，所以正好卡在车厢之中。马在雨里走动了。我躺着倾听雨点打在车篷上的声音。所幸，驭者席和车篷之间露出狭窄的空档儿，从这里可以望到巨大的岩石、松树和片断的流水。我看到竹园的颜色，柿树的红叶，山芋叶和木槿花墙，嗅到了黄熟的稻香。当我看见这一切情景时，感到欢欣鼓舞，仿佛又获得了新生。本来嘛，如今正是我也应该拥有的季节呀！再向前行，就是我回归的处所，那里展现一片崭新的天地，它正等待着使古老的记

忆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吧？我独自陶醉于想象之中。同时，直到昨日我所留恋的稻草垫、鹡鸰、秋草、鲤鱼和小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万事休时一息回，余生岂忍比残灰。
风过古涧秋声起，日落幽篁暝色来。
漫道山中三月滞，讵知门外一天开。
归期自后黄花节，恐有羁魂梦旧苔。

正冈子规

正冈是个贪食的人，我在松山的那个时节，子规从中国归来就住到我这里了。原说他会回自己的家的，可他既没有回自己的家，也没有去亲戚家，而是到我这里来了。不管我答应不答应，他总是一个人为所欲为。大家都知道那时我租住上野的一座客房里，楼上楼下一共四间。上野的人频频劝我不要留客，说正冈生了肺病，会传染的，还是避开些好。我也有些害怕，可不好拒绝。于是我住楼上，大将住在下面。有时候，全松山市学习俳句的门生一起在这里聚会，我从学校回来一看，他们每天都来好些人，闹得我连书都读不下去。当然，我那时也不是个爱读书的人。总之，我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只得做起俳句来。大将每到中午，都要些烤鱼糕来喊我一道吃，一边吃一边

发出"吧嚓吧嚓"的声音。他也不和我商量，自己想叫就叫，想吃就吃。我记得还吃过一些别的东西，唯独烤鱼糕记得最清楚。临回东京的时候，他说了声"请代付一下"就一走了事。我对此也感到十分惊讶。他还向我借过钱，我记得给他带走了十几元。他路过奈良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借的钱在当地用完了。也许他一个晚上就抛散光了吧。

但是，在这之前，我一直受着他的款待。不妨说一说还记得的一两件事吧。正冈这家伙从来不到学校去。他也不愿借别人的笔记来抄一下。因此，一到考试，他总是叫我去。我去了，把笔记的内容大体上给他讲一遍，可他呢，只是马马虎虎地听着，明明没有弄懂就连忙说："明白了，不要再讲了。"最后还是一知半解。那时，大家都住在常磐会的宿舍里，开饭时就到食堂用餐。有一次，他又叫我去。当时我回复他说，去是可以的，只是讨厌再吃鲑鱼饭。那一回真让他破费了，没有吃鲑鱼，他把我带到附近一家西餐厅去了。

一天，他突然写信来，说他此时正在大宫公园的万松庵里，叫我赶紧去一趟。我去了，那是一座极为漂亮的房子，大将端坐在里面的客厅里，神气十足。在那里，他请我吃烧鹌鹑蛋。看那副架势，我想，正冈是个有钱的人，其实不然，他把身上的钱全吃光了。后来我住在熊本，有一次到东京来，曾和子规、飘亭三人游过神田川。当时正值正冈在社会上立脚的时候。

正冈贪食的故事，我只记得这么些了。住在追分的奥本家那阵子，他租了一间屋子住着，叫人从旅馆送饭过来吃，那时他写了一部小说名叫《月都》，十分得意地拿给我看。时值寒冬，大将入厕时，总是端着火盆进去。我说把火盆端进厕所能用得上吗？他说火盆放在面前，有便池挡住，烤不着，如果面朝后

蹲着，就能用得上了。他还用这火盆煮牛肉吃，真叫人哭笑不得。他把《月都》拿给露伴看，据他说，露伴看了认为这部小说决非眉山和涟等人可比。他自己也颇为得意。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就以为这部作品真的了不起了。打那时候起，我总是受正冈的骗。他说做诗近来已悟出了门道，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我当时一无所知，所以满以为他的诗和小说一样了不起。其后，他硬逼我做诗。有时，他家门口对面有一片竹林，他说，就以那为题材好了。我不置可否，他却一个劲儿撺掇，简直像对自己的门徒一般。

正冈在这之前就做起汉诗来，而且学了一手似乎称作“一六风”的书体。那阵子，我也做起汉诗汉文来，时常博他一笑。从那时起，我被他所理解了。有一次，我用汉文写了一篇到房州旅行的游记，其间夹了几首蹩脚的诗，送给他看。谁知这位大将没有受到我的托咐就写了跋文寄来。他在文章里说道，“能读英书不能读汉诗；能读汉籍者不能读英书。当如我兄者千万人只其一也。”然而，这位大将的汉文实在太差，仿佛一篇社论除去假名字母一般。不过，论到诗他比我多产，而且深谙平仄。我的不够完整，而他的却很完整。写起汉文，我有自信，做起汉诗，他比我高明。用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诗也许写得不算好，但就当时来讲，能达到那般程度也就不错了。听说，他和内藤一起坚持到最后。

他比我早熟，一旦谈论起哲学来，会令我这样的人诚惶诚恐。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发达，或者说简直一窍不通；而他却拿了哈特曼的哲学书来，对着我大吹一通。这本厚厚的德文书，是呆在外国的加藤恒忠先生寄给他的，他频频翻着那些尚未认真研究的章节。我每听到幼稚的正冈炫耀这些，我就感到有些

惶恐。看来，我当时更加显得幼稚了。

他是个性情孤傲的人，我们都是性情孤傲的伙伴。然而现在看来，双方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当然，这也不是一口否定。他本人是说实话的，他只尊重事实。他认为教员们一团糟，同班同学也是一团糟。

他是个懂得好恶的人，所以很少和人交际。不知为何，他单和我有交往。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和他相见时一切都很随便，他要是计较，也就会中止往来。不过，他并不以为苦，所以才能保持着友谊。我要是一味地标榜自己，他和我是无法处得融洽的。比如，他叫我写诗，我不能一开始就说怪话。我可以一边做，一边发牢骚。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自然而然这样做了。总之，我是个好人。要是正冈今天还健在，我俩的关系可能是另一副样子。至于其他方面，我俩一半是性格相似，一半是志趣相投。还有，他心目中的“自我”同我心目中的“自我”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冲突。我忘记了，我和他开始交往的一个因由是：我俩谈论起曲艺来，这位先生总是以自己是个“曲艺通”而自居。我呢，也知道些曲艺的知识，谈起来就有话题了。打那以后，我俩很快亲近起来。

他的事大体都对我讲过。总之，正冈和我同岁，而我不像正冈那般成熟。有时候他对我简直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因此，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干一些我所不敢干的坏事。他是个处世的老油子。(我这话并非恶意)

他有政治家的抱负。他频频发表演说。他没有足以使人洗耳恭听的辩才，但却乐于滔滔不绝发表议论。对于这种蹩脚的讲演，我是不愿听的，而这位先生却自鸣得意。

不管干什么，你都得听从他的指挥。我俩走在路上，他总

是按自己的主意拉着我到处转悠。也许我是个吊儿郎当的懒人，处处听他摆布惯了吧。

有一回，正冈说要给我算命，没等我求他就为我卜了一卦。他在一张和铺席一样长的纸上写起来。他说我会成为一个教育家，将来会如何如何，此外还写了有关女人的事。他是在嘲弄我。正冈一个劲儿地寄信来，我也给他写了同样的回信。这些信现在都没有保存起来。无疑，我俩都是一样的愚人。

雾

昨夜里，在枕上听到了毕毕剥剥的响声。原来附近有一座大车站，名叫库拉巴姆，这座车站每天集中着一千多辆火车，细心观察一下，平均每分钟都有一列火车通过。遇上大雾天，似乎有个规定，列车在接近车站时响起爆竹般的声音，以此打着招呼。因为在这阴暗的天气里，红绿信号灯完全失去了效用。

爬下床，卷起北窗的遮阳伞向外俯视，外头一片白茫茫。从下边的草地到两米多高的三面包围着的砖墙，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觉天地间一团空闲，一切都堵塞了，四边寂悄无声。隔壁的庭院也是一样。庭院里有个草坪，一到和暖的早春时节，总有一位白髯的老爷爷出来晒太阳。这位老爷爷的右手时时擎着一只鹦鹉。他的脸紧紧贴着鹦鹉，仿佛那鸟嘴一下子就能叨到他的眼珠。鹦鹉扑楞着羽翅，不住地鸣叫着。逢到老爷爷不出现

的时候，就有一个姑娘，曳着长裙，驾着割草机，不停地在草坪上打转转。这座极富记忆的庭院，如今全都埋在雾里，同我宿舍下面荒废了的草坪连成一片，分不出界线来了。

隔着大街，对面高耸着哥特式教堂的尖塔，青灰色直刺天空的塔顶，总是响着钟声。星期天尤甚。今天，不用说那尖尖的塔顶了，就连那用不规律的石板敷成的塔身，也全然不知所在。只能凭着推断，想象那里有座黑色的建筑。钟声不响了，看不见形体的大钟，深深地锁在浓重的黑影里。

走出家门，四米之外就看不见路径了。走完这四米，前头又出现四米的空间。仿佛这世界都缩小在这四米见方的空间里，一边走，一边不断出现新的这样大小的空间。与此同时，过去的世界都一起抛在身后，消失了。

在这方形的空间里等着公共汽车。突然，青灰的空气划开来，眼前蓦地出现一个马头。可是坐在马车上的人，依然没有钻出浓雾。我冒着雾气跳上马车，向下一看，马头又模糊地看不清晰了。马车在交会的时候、也只有在交会的时候，才能发现它的漂亮。此后，一切有颜色的东西，都消失在混浊的空中，包裹在漠漠的无色的世界里了。走过艾斯特米斯托桥的时候，有一两次，白色的东西翻动着打眼前掠过。凝眸一看，不远的前方，浓雾封锁的大气里，海鸥像梦一般隐隐飞翔。这时，大尖塔的顶端，庄严地响了十下，抬头仰望，空中只回荡着钟声。

在维多利亚街办完事，经过泰特画馆，沿河岸来到波特希，灰色的世界突然黯淡下来。又黑又浓的雾气，像溶化的泥炭，浓浓地向身边流来，扑向眼睛、嘴巴和鼻子。外套湿漉漉的，沉重地压在身上。呼吸着淡薄的葛粉汤，感到喘不过气来。脚下如同踩在地窖里。

我在这种沉闷的灰褐色里，茫然伫立了好一会儿。从我身边走过的人大都是同一番心情。然而，只要不是交肩而过，就很可怀疑是否旁边有人在走动。此时，闹闹大海中，一个豆大的黄点模糊地流动着。我以此为目标，向前走了四步。于是，一座商店的玻璃窗就在眼前。店中点着气灯，显得较为明亮。人们照常活动。我这才放下心来。

过了波特希，摸索着一路向岗上走去，岗上尽是商家。几条相同的横街并行着，即使在蓝天之下也不易辨认。我觉得仿佛正向左边第二条拐过去。从那里又径直向前走了约莫二百多米。前边再也看不清楚了。我独自站在黑暗之中沉思。脚步声从右边渐渐传来，突然在前边十多米处停住了。然后又渐渐远去，最后一点也听不到了。一切都归于寂静。我一个人站在黑暗之中思索起来。我将如何回到宿舍去呢？

正冈子规 [1867—1902]

明治时代俳人、歌人。生于伊予国（今爱媛县松山市）。早年习汉诗，1884年入东京大学，师从坪内逍遥学习英文。1889年因患肺病咯血，故自号子规。1891年从事俳句研究，并萌生俳句革新之意。1894年在俳句创作中提倡写生论，推崇与谢芜村的俳风。1897年任《杜鹃》编辑，开始写作短歌。主要作品有俳论《俳谐大要》（1895），歌论《致歌人书》（1898），评传《俳人芜村》（1899），随笔集《墨汁一滴》（1901）、《病床六尺》（1902），日记《仰卧漫录》。死后出版俳句集《寒山落木》（1925）及歌集《竹里歌》（1956）等。

小园记

我有二十坪的[①]小园。园在房南，墙外面对上野的杉林。宅子既建于市效稀疏的人家之中，故庭外蓝天广大，尽可纵览云行鸟翔。刚移居此处时庭院仅有一片开拓的竹园，空地上既无

① 一坪约合3.3平方米。

花草，亦无树林。不久，房主种植小松三棵，遂初具规模。又添植邻家老妪赠送的玫瑰苗，四五花朵亦足可鼓舞我之吟兴。从军一年，渡金州，归途得病，于须磨度过了故乡难以想象的日子。经半年还家时，秋季已渐尽。庭园较之去年更加荒寂，白菊一二株，扭曲着身子开放。面对此景静静想起昨日，胸中万感交集。命运多艰，得救归返，虽病衰亦不胜欣喜。遂口中吟出“三径就荒”① 的诗句，怆然而泪下。

这种寻常的花儿开在逼仄的小院，居然使人如此感动，实出意料。此后病势日渐危重，以至于腿脚不能站立，不能出门。如今的小园已是我的天地，花草也成为我唯一的诗料。只因有了这十步土地，数种芳葩，才使我觉得自已到底是个强过呻吟于狱窗的人。翌年某日，春暖渐催，鸟声浏亮。我打开病房之窗，瞥行至河端，让读书疲劳的眼睛得以目游。草木蓬勃的生气如在掌中浮动，薄寒的轻风阵阵侵入病衣的缝隙，顿觉心情爽适。当风儿带着强劲的气势，吹绿了邻居老妪送给我的一段胡枝子花的时候，又会使我联想起秋的色彩。白昼过后，夕照落于栎树之前，我大抵什么也不看，醉沉沉，倦慵慵，昏昏沉沉度日月。

苦于疾病和寒冷而身体羸弱的我，像获得生命的新生儿一样，今后要同胡枝子幼芽一起茁壮成长。有时候，黄蝶飞来采花于垣墙下，我也灵魂出窍，一起寻花探香停于幼芽之上，歇歇翅膀，一会儿，又猝然越过低矮的松墙，到邻家院里绕上一圈儿，旋即回来，或款款飞于松树的梢头，或款款飞于水盆之上。一阵风来，高高飘起，消隐于对面的屋顶，此时我亦非我，

① 陶渊明《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怅然自失。蓦地醒悟，遂感浑身热气，心地烦乱，进屋拉上格子门，盖上棉被，非梦非幻，身子来到广阔无边的原野上，与刚刚飞逝的蝴蝶一起狂舞。随即，不知打何处飞来数百只蝴蝶，群集游戏，仔细视之，群蝶皆化作了小小精灵。空中响起乐音，彼等随之跳跃起舞、上下翻飞。我亦不甘落后，随之手舞足蹈，不觉跌落于野外荒川。一梦醒来，寝汗淫淫，襦袢尽湿，体温高达三十九度。

紫云英花开罢、杜鹃鸣唱于天空的时候，红白玫瑰满园竞放，色香夺人，亦不无可看之趣。然而，我的小园最可观处当在胡枝子和芒草的旺时。今年比起去年，胡枝子长势强劲，到了夏初，枝条一味蔓延，前程可望。叶色亦不似去年的暗黄，而是一派浓绿。天气晴明的日子，于小园旁放一把椅子，由人搀扶，努力攀援坐其上，兴致勃勃为胡枝子花芽捉小虫，这种事儿非一次两次。桔梗、瞿麦结籽了，牵牛也开了几分，从八月末就盼呀盼的，胡枝子这才绽放一两朵花来。我欢喜异常，掐指计算，明日四朵，后日八朵，待到第十天，也许会开出上千朵花。想着想着，一天夜里，暴风猛吹，好梦难成，翌日恹恹醒来，忽听院中有恚怨之声。急忙爬出询问何事，原来繁茂的胡枝子大半枝条被狂风吹折，胸中伤悲，计无所出。早知这样，每个枝条立起支杖，可保无虞。真是追悔莫及。去年暴风掀走屋上的瓦片，情况尚未如此，今年莫非因为胡枝子使大风改变了方向？这天晴空万里，初感秋气渐加，我将椅子置于庭中，在水桶、手盂中注满水，为折断的残枝清洗泥渍。强忍着剧烈的腿痛空忙一阵，沾泥的枝头蓓蕾腐烂，终未能开出花朵。园中平安无事的唯有松树和芝草。

记得去年春分刚过，鸥外渔史赠我花草种子数袋，立即播

下，但除了百日草外什么也未长出，其中最为可惜的是雁来红。不知何故，今年夏天，忽然有的长出了奇怪的芽儿。去年雁来红下种时，心想，要是出苗，必定栽上竹竿加意保护。现在果然从两片叶上泛出了红色。欣喜之余，随即拔除周围的松叶牡丹，留出尺余空地。这时狂风肆虐，心中为之惴惴，不想胡枝子被吹断，而雁来红只是稍稍倾斜。扶起缚以竹杖，遂无恙。今已长至二尺许。虽清瘦柔弱摇摆不定，但花红似火，枝叶垂盼，美艳无双。过二三日，又向对面人家要来四棵肥壮的鸡冠花植于园中。或许就是第二天一早传来了敲门声，打开后门，不折子拎着一棵雁来红走来。他沐濡着朝雾，亲手种下才离去。鸡冠花、雁来红，在明丽的秋光里争奇斗艳，而胡枝子却较早地散谢，叫人深深惋惜。

送给我玫瑰、胡枝子、芒草和桔梗，为我小乐园的创设贡献力量的邻人老妪，其后也迁徙他方，听说今年秋风未至之前已经辞世。

时谢又时发，小园种草花。

（明治三十一年十月）

蝴　　蝶

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今日是上天举行神仙舞会的日子。正

午过后，白蝴蝶和黄蝴蝶两个正在野外，一心一意玩捉迷藏的游戏。这回轮到白蝴蝶躲藏了，白蝴蝶悄然停在百姓家里开着兔子花墙根的白布上，黄蝴蝶找遍了每个角落，瞅了瞅吊桶和水井，哪里都没有，显得有些失望的样子。忽然又想起什么似地飞往墙角的葵花，上下窥伺一番，依然没发现什么，没法子正打算返回原来的井畔，蓦地看到了白布上的白蝴蝶。“哎呀，不行啊，怎能呆在这种地方呢?”它用奇怪的语调说。白蝴蝶不由地笑起来。“真好笑，我呆在太阳照耀的地方，阿黄看不见。好，快藏起来吧，我马上就会找到你。”白蝴蝶说罢，黄蝴蝶边笑边飞向那边的树林。不一会儿，白蝴蝶尾随着来到土神菩萨的牌坊前，向四周打量了一阵子，发现对面树林里有个影子一闪。“肯定藏在那棵朴树洞里了。”它一面自言自语，一面飞到树荫里，歇下翅膀，想吓唬黄蝴蝶一下。它一钻进树洞就大声喊道:“喂!”这时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吼声:“谁在这里大喊大叫?”定睛一看，原来是怒气冲冲的山女郎蝶。白蝴蝶吓破了胆，立即逃离，连头也不敢回。它害怕飞在半空里会被追上来，就专拣长满刺的草丛钻过去。黄蝴蝶躲在蓟草的叶背上，它看到白蝴蝶慌慌张张地飞去，就跟在后头追上来。“喂，”它尽管喊，而白蝴蝶还在一个劲儿逃。“是我!”“是我!”它不断喊叫着。这时白蝴蝶终于听到了，这才回头看了看，松了口气。“我还以为是山女郎蝶追上来了呢。”它把经过一五一十讲给同伴听。“你是说那棵朴树老妖，我怎么会藏在那儿呢。一听它的名字，我就汗毛直竖。”黄蝴蝶抖了抖翅膀。“所以嘛，我以为你也许会躲在那儿吓唬我哩。”白蝴蝶说罢，稍稍放下心来的样子。它俩又商量了一会儿，便结伴飞向野外一所别墅的院墙里，院内的牡丹园到处种植着迟开的牡丹花。对面摆放着几只盆景似乎是

舶来的花草，开放着耀眼的颜色。今年这家小姐生病，牡丹盛开时也没有来过，庭园荒芜，只有一名留守人员和一对看门的老夫妇。院墙内寂悄无声，仿佛是座空宅。两只蝴蝶飞来后好像熟门熟路似的，看看这边的花，又看看那边的花，显得十分高兴。不久，它们一道钻进一朵大牡丹的花芯里，翅膀相交停下歇息。“真想睡上一觉啊！”说罢，白蝴蝶稍稍动了动翅膀，声音里带着困倦。“我睡了。”黄蝴蝶早已进入了梦乡。夕阳的影子斜斜掠过杈现森林，暮钟像打哈欠似地一声声传来。牡丹花瓣儿一点一点合起来，最后将两只蝴蝶包裹在里面了。远近一派暝暝的暮色，月儿朦胧地升到天上时，可以听到遥遥的太空传来动听的音乐。这时正是第六个舞蹈，美神开始跳蝴蝶舞了。

装满哲学书的书箱上，有一只写上“女王”字样的小盒子。这就是我贮藏蝴蝶的宫殿。盒盖内壁上列举着女王的名字：“花刺”“黄斑”“日影蝶”“蛇目”“豹文”“绯威”“黄边立羽”“杨羽”“一文字”“山黄蝶”“日光白蝶”“大紫”“山女郎”等等。其中以“大紫”价钱最贵，以“山黄蝶”最为可爱。

独卧病床之上，忍受着四十度① 以下的寒冷，这时听到邻家旅行归来的孩子正在谈论蝴蝶，随之，一道春光来到我的胸中。这大约是二月九日的事。

---

① 此处指华氏温度。

幸田露伴 [1867—1947]

小说家、随笔家、剧作家。原名成行，别号云老人、蜗牛庵等。生于江户（今东京）。自幼学习汉学，读过佛学和其他古籍。1889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露团团》，主要作品有小说《风流佛》（1889）、《五重塔》（1892）、《风流微尘藏》等，其主题赞美为艺术勇于献身的精神，具有理想主义倾向。191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还有历史小说《命运》（1919）、《平将门》（1925）、《为朝》（1926）和随笔集《蜗牛庵夜话》（1907）、《洗心录》（1914）等。

花儿种种

梅

梅生于野，生于山，生于小川之畔，生于荒矶之限，不独一己之花香艳清美，亦使周遭诸物焕然生色。崩颓之土垣，歪

斜之衡门，掌大之瘠田，粗陋之小社……此等常令人黯然忧戚之地，因有一二梅花绽放，遂成佳景。犹如德高心清之人，不论居于何处，则不为其居所之俗所移，而易其居所之俗也。读《出师表》而不堕泪之人犹可为友，不好此花之男不堪为奴矣。

岩　桂

又名木犀，花虽不甚悦目，则至时而开。其香潜入垂幔读书之窗内，傲然挺立于园中一隅，当风吟啸。甘芳馥郁，花呈金黄色，零落于地，其后见之亦不无雅趣。只是唯有香气浓烈，如遁世操高之士多所歌咏者，反觉有些遗憾。

海　棠

牡丹之盛，不憎蜂蝶之戏；海棠竞开，而妬色禽近之。花之美实未有过此者。为雨所恼，为露所浥，皆不失香艳之趣。红木瓜只堪为此花之侍婢耳。嗟乎美姬，所幸未诱人入迷阵矣。

栀　子

栀子乃花中之拗者。居于藩篱而无恨色，于日光疏散之处静心开放。善知物性之人，纵然潜身隐世亦愈见其情深。花香不浓而优雅远布，如云横晨空，风定黄昏。尤有不做尘世俗物之趣。

志 忧

萱草于百草之中独树一枝。花开娴静，其趣不谄世，不媚人，亦不疏世，不背人。花虽无百合之美，但有可人之处。万般温顺之至，具君子之体态而小巧玲珑。虽非特别可赞，但颇招人怜爱。心中若有二三不如意之事，怨之忧之，乃人之常情。但愿面对温厚之此花，能忘其忧愈其愁也。

芙 蕖

芙蕖可谓花中之王也。品高德秀，浑然天成。芬陀利亦好，波头摩亦好。芗泽清远，无岩桂、瑞香、蔷薇等迫人之气。其色雅丽，不似海棠、牡丹、芍药等娇媚。只许人观之，不许人狎之，风情尊贵，无与类比。于晓星薄明之顷，于霭雾迷闭之中，花开有声。风姿骤现，凌波俏然，惹人憧憬。待到风云突变，高树萧骚，天空沉黑，暴雨初降，此花则早已花瓣合闭。聪慧贤明，临变悠悠，明哲保身，胜于智者。花散时亦好，含苞时亦好。散后有一二花瓣浮于水面，寄身涟漪，似动非动，良多趣味。不独花好，其叶或浮，或卷，或开，或张，或破裂，或枯朽，皆好。茄绿时，赭黑时，皆无不好。纵成蜂巢时，见之亦不无雅趣。此花冷然盛开时，长久对之，我观花之心，花观我之心，两相对照，方感自身许多污浊，不胜愧怍。堪爱此花者，今世有几人欤！

李　花

李花寂寞青白。夜疑关山月，晓似沙场雪。古人之吟咏不谬。开于贫家残屋之畔，荒效野篱之旁，虽为春天之物，亦多悲戚。歌曰："冬雪未消溶，山间芳李开。"道尽其趣。此花开于山中人家之墙下，最为相宜。花繁而不远则不雅。杨万里诗云："李花宜远更宜繁。"可谓深得其妙。

梨　花

李花悲，梨花冷。海棠花美于朝之露，梨花雅于夕月之光。樱花丰腴，梨花清癯。花中之怪当推梨花。自始至终，寂而不俗。闻异邦有色红而千叶者，异邦之花即非珍品，亦比我邦之花更为美艳矣！抑或我邦只愿得其果而挠其枝矮其干之故乎？得无我人对梨树花果之趣所知甚少，昏昏度日，未能发现其花天然美妙之故耶？较之诗，歌中褒扬梨花者甚少。

木芙蓉

木芙蓉叶明花媚。秋花中除菊外未有及此花之美者。晴雯女子死后为司此花之神，多情男子悲恋之余，于此花盛开前，不顾黄昏露深，谨捧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此四者，念呕心之文以祭之。此等故事，十分有味。又据所载，桥场某人之庭空阔，此花盛开，当年秋之夕暮，见某人于斯处痛哭。楸榆飒飒，蓬艾肃肃。夕月光薄，西风凄凄。眼见此花

美艳非常，徘徊左右，软语温存。书上故事皆非实事。细思之，而又自嘲之。我之情痴亦不亚于彼等男子矣！如今再三思之，本愿变得殊更贤明，孰料愈益愚痴也。

北村透谷 [1868—1894]

明治时代诗人、评论家。原名门太郎。生于神奈川县。1889年发表日本最早的自由体长诗《楚囚之诗》，1891年发表日本最早的浪漫主义诗剧《蓬莱曲》。1893年同岛崎藤村等创办《文学界》，提倡浪漫主义，主张艺术的独立性。评论文《厌世诗人与女性》(1892)，强调爱情至上，向封建伦理提出挑战。1894年因思想烦闷而自缢身亡。

一夕观

某夜，我当窗而卧。此地为海乡，秋高天朗。宇宙万物凛然相迫。似笑我不真率，似嘲我太局促，似骂我无能力，无辩才，无气度。彼如此熟知我，而我却是地上一芥微物，对彼很难达到彻悟。奈何？

明月姗姗，未及中天。仰望苍穹，众星纷然，位于头上。回顾五尺之身，进而体察我之内心，方为彼此距离之遥远而惊叹。不死不朽，与彼同在；衰老病殁，与我共存。彼鲜美透凉，而

我却易挠易折，实感赧然。因而，我有一种为悲叹而冲击之感。神圣而炽热的感慨，萦聚于我的心头。骂者之声不绝于耳，责我无为，无言，无行。我奋起出茅舍，且仰且俯，欲答骂者。胸中苦闷未解，幽幽秋草已深，忽闻虫声不绝如缕。初听，于心一震，再听烦闷顿释。曩者所感之苦闷正不复为苦闷也。看吧，唧唧者悲秋之音，在彼是何等悲切，看来是悲彼；实则是悲我。以为是吟哦于彼；实则是吟哦于我。心境一转，无彼亦无我。太空邈邈，只有万千灯笼高挂其间。

我步行至水滨，浪滔滔传万古之响；水苍苍宿永恒之色。拱手察苍穹，随之忘“我”，飘然一身，似脱褴褛之“时”矣。

茫茫乎空际，乃历史之醇酒一杯。想荷马在世，柏拉图生前，那时的北斗也同今日一般明亮，照着彼亦照着我。人间之历史虽出现过众多的梦想家，然天涯之历史自太初至当今，则大多以现实而留存。人类虽然畏其幽奥，然而巨大的现实却始终以现实而存在。人类或倡导现实，或称颂梦想，以此做为不可调和的因素，争执不休。然天地之幽奥依然以巨大的现实而存在。

我自问自答，安心回归蓬窗。我所看到的群星尚未离开脑际，当我剪去灯花打算静读之时，我的心依然在彼处，我的书亦然在彼处。漠漠天空，好似思想界的一页广大的历史书，中有荷马、莎士比亚、拜伦、伏尔泰之徒如彗星经天。——啊，念天地之悠悠，无穷无尽，我面对此广大历史之一页，茫然良久。

德富芦花 [1868—1927]

小说家。原名健次郎，生于熊本县。少年时代曾受自由民权思想影响。1884年接受基督教洗礼。1889年人民友社，并开始创作和翻译。长篇小说《不如归》（1900）描写青年们的爱情悲剧。《回忆》（1901）塑造了一位不满现实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的形象。随笔《自然与人生》（1901）在描写大自然美景的同时，隐含着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讥诮。代表作长篇小说《黑潮》（1903）揭露贵族的奢侈与专横。其他作品还有随笔《巡礼纪行》(1906)、《蚯蚓的呓语》（1913）、《新春》（1918），小说《寄生木》（1909）、《黑眼睛与黄眼睛》（1914）等。

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午前六时过后，就站在逗子的海滨眺望吧。眼前是水雾浩荡的相模滩。滩的尽头，沿水平线可以看到微暗的蓝色。若在北端望不见相同蓝色的富士，那你也许不知道它正潜隐于足柄、箱根、伊豆等群山的一抹蓝色之中呢。

海，山，仍在沉睡。

唯有一抹蔷薇色的光，低低浮在富士峰颠，左右横斜着。忍着寒冷，再站着看一会吧。你会看到这蔷薇色的光，一秒一秒，沿着富士之颠向下爬动。一丈，五尺，三尺，一尺，而至于一寸。

富士这才从熟睡中醒来。

它现在醒了。看吧，山峰东面的一角，变成蔷薇色了。

看吧，请不要眨一下眼睛。富士山颠的红霞，眼看将富士黎明前的暗影驱赶下来了。一分，——二分，——肩头，——胸前。看吧，那伫立于天边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红溢香的雪肤，整座山变得玲珑透剔了。

富士于薄红中醒来。请将眼睛下移。红霞早已罩在最北面的大山顶上了。接着，很快 波及到足柄山，又转移到箱根山。看吧，黎明正脚步匆匆追赶着黑夜。红追而蓝奔，伊豆的连山早已一派桃红。

当黎明红色的脚步越过伊豆山脉南端的天城山的时候，请把你的眼睛转回富士山下吧。你会看到紫色的江之岛一带，忽儿有两三点金帆，闪闪烁烁。

海已经醒了。

你若伫立良久仍然毫无倦意，那就再看看江之岛对面的腰越岬赫然苏醒的情景吧。接着再看看小平岬。还可以再站一会儿，当面前映着你颀长的身影的时候，你会看到相模滩水气渐收，海光一碧，波明如镜。此时，抬眼仰望，群山退了红妆，天由鹅黄变成淡蓝。白雪富士，高倚晴空。

啊，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记）

相模滩落日

秋冬之风完全停息，傍晚的天空万里无云。伫立遥望伊豆山上的落日，使人难以想到，世上竟有这么多平和的景象。

落日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需要三分钟。

太阳刚刚西斜时，富士、相豆的一带连山，轻烟迷蒙。太阳即所谓白日，银光灿灿，令人目眩。群山也眯细了眼睛。

太阳越发西斜了。富士和相豆的群山次第变成紫色。

太阳更加西斜了。富士和相豆的群山紫色的肌肤上染了一层金烟。

此时，站在海滨远望，落日流过海面，直达我的足下。海上的船只尽皆放射出金光。逗子滨海一带的山峦、沙滩、人家、松林、行人，还有翻转的竹篓，散落的草屑，无不现出火红的颜色。

在风平浪静的黄昏观看落日，大有守侍圣哲临终之感。庄严之极，平和之至。纵然一个凡夫俗子，也会感到已将身子包裹于灵光之中，肉体消融，只留下灵魂端然伫立于永恒的海滨之上。

有物。幽然浸乎心中，言“喜”则过之，言“哀”则未及。

落日渐沉，接近伊豆山巅。相豆山忽而变成孔雀蓝，唯有富士山头于绛紫中依然闪着金光。

伊豆山已经衔住落日。太阳落一分，浮在海面上的霞光就后退八里。夕阳从容不迫地一寸又一寸，一分又一分，顾盼着行将离别的世界，悠悠然沉落下去。

终于剩下最后一分了。它猛然一沉，变成一弯秀眉，眉又变成线，线又变成点——倏忽化作乌有。

举目仰视，世界没有了太阳。光明消逝，海山苍茫，万物忧戚。

太阳沉没了。忽然，余光上射，万箭齐发。遥望西天，一片金黄。伟人故去皆如是矣。

日落之后，富士蒙上一层青色。不一会儿，西天的金色化作朱红，继而转为灰白，最后变得青碧一色。相模滩上空，明星荧荧。它们是太阳的遗孽，看起来仿佛在昭示着明天的日出。

山百合

后山山腹长满了葱茏茂密的萱草。中间点缀着一两棵山百合。白花初放，犹如暗夜的明星。转眼之间，很快开满山麓，含笑迎风。而今，这花比午夜的星星还多。

登山访花，花儿藏在深深的茅草丛里，不易发现。

归来站在自家庭院里眺望，百花含笑，要比茅草秀美得多。

朝露满山，花也沉沉欲睡了。

黄昏的风轻轻吹拂，满山茅草漾起了青波。花在波里漂浮，

宛若摇曳在水里的藻花。

太阳落了，山间昏暗起来，只剩下点点白花，显得有些惨淡。

又

住在东京的时候，曾经就百合做过如下的记载：

“早晨听到门外传来卖花翁的声音，出去一看，只见他担着夏菊、吾妻菊等黄紫相间的花儿，中间杂着两三枝百合。随即全部买下，插入瓷瓶，置于我的书桌之右。清香满室。有时于蟹行鸟迹之中倦怠了，移目对此君，神思转而飞向青山深处。”

夏季的花中，我最爱牵牛和百合。百合之中尤其爱白百合和山百合。编制百花谱的许六[①]翁，一口咬定百合为俗物。然而，浓妆艳抹的红百合，又怎能包括清幽绝伦的白百合呢？不要把我当做似是而非的风流人物吧。身处于人如云事如雨的帝都的中央，处于忙里更忙、急中更急的境遇的中央，心境时常记挂着春芜秋野之外的事物。对于一个不事农桑的人来说，买花钱就是我的活命钱。

我自从买下这瓶百合花，白天作为案旁密友，夜里拿到中庭，任凭星月照耀，夜露洗涤。早晨起来打开挡雨窗，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此君。一夜之间，减少了几个蓓蕾，增添了几朵鲜花。我从井里打来新水浇灌。水喷洒着花叶，带着粒粒露珠，随后放置于回廊之上。绿叶淋水，青翠欲流，新花初放，不含

---

① 森川许六（1656—1715），江户中期俳句诗人。“蕉门十哲”之一。他还长于画技，著有《韵塞》、《篇突》、《风俗文选》等书。

纤尘。日复一日，今天蓓蕾，明朝鲜花。今日残花，为昨天所开。热热闹闹开上一阵随即衰落，花座渐次向梢头转移。看吧，六千年世界的变迁，从这枝百合花的盛衰上也可表现出来。

对花沉思，想起了游房州的那个时候。夏还是浅浅的。我没有人相伴，时常一个人孤独地登上海边的山岭。镜之浦平滑如明镜，浮着一两点小船。矶山的绿色同海色相映照 。四处阒无人声，只有阳光充溢天地。矶山渐次没入海面的部分，略显秃兀，露出了岩石的肌肤。坐在这座山岩之上，白日亦可入梦。这时，一阵香风悄然而过，回头一看，一枝百合正立于我的背后。

对花沉思，想起了游相州山的那个时候。这地方即使一込黄土也包含着历史。在倚山茅屋旁边，陡峭的石壁之上，幽深的古老洞穴里，古代英雄长眠的地方，细谷川流经之地，杉树荫下，小竹园中……随处都能看到白色的花朵。有时遇到背草的儿童，草篮上也插着两三枝。有时走在蛙声如鼓的田间小路上，猛然抬头，看见前面有饭粒般的青山。遍山萱草丛生，犹如山岳女神的头发，其间到处点缀着无数山百合，简直像自己亲手簪上去的。无风时，天鹅绒般的绿毯上织满了白色的花纹。一阵风吹来，满山茅草绿波摇荡，那无数白花宛若水面上漂动着的浮萍。

对花沉思，想起那次夏山早行的时候，山间早晨雾气冷，单衣更感肌肤寒。路越走越窄。山上松椎繁茂，山下细竹丛生。披草而行，满山露水尽沾裳。微风过后，送来一阵幽香。定睛细看，一枝山百合杂在细竹丛中开放。蹚着齐膝的露水将它攀折。花朵如一只白玉杯，杯中夜露顿时倾注下来，打湿了我的衣裳。亲手折花，清香盈袖。

对花沉思，想起那高洁的仙女的面影。清香熏德，永葆洁白之色。生在荒草离离的浮世，而不杂于浮世。她虽然悲天悯人，泪滴凝露，面对忧愁，但时常仰望天日，双目充满希望的微笑。它生在无人知晓的山中，独自荣枯，无以为憾。在山则花开于山，移园则香熏于园。盛开时不矜夸，衰谢时不悔恨。清雅过世，归于永恒的春天。这天使的清秀的面影，不正是白百合的精神所在吗？

案头一瓶百合。我每对之，则感到神游于清绝幽胜之境。每有邪思杂念，看到此花则面红耳赤。啊，百合呵，两千年前，你开在犹太人的土地上。你在人的眼里，是永远传递真理讯息的象征。百合呵，你开在一个陌生国家的园圃里。百合呵，愿你将清香一半分赠于我吧。

（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日记）

香山三日云

（一）五月十日

打开格子门，太阳已经升到赤城山上。天空晴碧。山谷中灰云蓬蓬，回旋翻卷。地面被近日来的雨打湿了，树影柔和地卧在上面。清凉的山气，孕育着旭日的光。树上的露珠像钻石

一般耀目争辉。喜欢晴暖的燕子频频翻飞。鸟鸣嘤嘤，令人欣喜。

片刻过后再一看，光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晴空浅碧，天边浮现着一片片紫色的云，像蛴螬一般。白云从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向赤城山飘卷——中间显出蓝色的分界线——缠绕着一长列银带似的山腹。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峰顶——青绿的肌肤上罩着蓝色的阴影——宛若空中的浮岛。

再过片刻，赤城山麓的云，如大军开拔，徐徐向东南方向移动。绵绵蓬蓬，回转着，簇拥着，沿利根的流水次第而下。先头部队虽然已经起程，屯聚在小野子山和子持山下吾妻川河谷里的云，依然没有动静。

云沿着河水向下飘去，先头部队已过，中军紧紧跟随，殿军也开始前进。白云长长的队伍，像白龙，像横溢的瀑布，沿河流，掠山巅，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步步相随，次第移动。骤然间，抹去了小野子山。子持山也只留下片片山影。接着又把赤城一劈两断，使之变成空中的幻景。受到阳光照射的部分，比白金光亮，比白银洁白。而山却高出云表，衬着碧空，苍碧欲滴。赤城山完全变成了蓝色。小野子、子持两山青肤蓝影，鲜润如画。云渐渐淡薄，白极山及越后境的山峰微微漏出了青色。

过了一些时候，如大江潮水般的云流，断了。云层向上飞升，赤城山全部脱掉云的衣服。山肌经雨的洗涤，云的拂拭，青碧如玉。

香山天气无常。今日的晴明也不会保持长久。美丽的白云消失了，有的化作轻烟留在山那面了。看着看着，不知何时何地，又涌来混浊的云朵。这里那里，山容山色，分分秒秒，变化无穷。午前十一时过后，山谷里又充满了云 ，雨淅淅沥沥下

起来了。

尔后就是下下停停，时晴时阴，千变万化。夜里也是在雨声中度过的。

（二）五月十三日

朝来春雨潇潇，近午，已绵绵下了几个小时。满目云雾银光透亮。除却伊香保一座山之外，虽然一片迷蒙的云雾，但看来离晴天不远了。山谷的雾全都向上腾飞，宛若轻烟一般，飘扬着掠过人家的屋顶，抚摩着杉树和松树，蓬蓬然而去。

看看庭院里的泉水，雨点依然频频在上面画着花纹。转眼望望天空，白雨如缕缕细丝，而天色已经渐渐明亮了。小鸟啁啾，燕子欢舞，牛在远方吼叫。楼上楼下一齐打开了窗子。“天晴了!”人人都很高兴。

午后二时许，弥漫山谷的雾果然败阵了。小野子、子持两山从山腰到山脚都显露出来了。雨后，群山拥绿叠翠，鲜润浓丽。突然，头顶露出块块青天。云眼看着断了，支离破碎，辞别了群山，升上高空。或屯聚成团，或直奔东方飘飞。

赤城左边的山腰，蓦地腾起一段彩虹，视之如梦幻一般，七色交映，艳丽欲滴。子持山腰间片片白云，徐徐向赤城山浮动，当经过彩虹上空时，七色彩桥断裂了。不一会儿，子持山的右侧也出现了淡淡的虹影，薄薄的，构不成一条儿，只有断断续续的彩色的光片。

登楼远望，云的变化实在不可名状。接近山峦的仿佛被染成蓝色，有的则是通体的银白。有的扑朔迷离，有的纹丝不动，似乎含着深深的哀愁。有的在别的云的头上自在地飞翔。有的

如巨人怒吼，有的如女人巧笑。有的畸形，有的横斜。有的积如绵，有的白如银，有的亮如铜。有的紫，有的绿，有的灰，杂然相错，极尽放纵恣肆之能事。看画到底是不可信的。这自然之手描绘的景象，真使人应接不暇。一重重深深积聚着，云中有云，云上有云。从那蓬勃攒聚的间隙，仅可以窥见一线蓝天。大有立于岩石之上俯察深渊之趣。

眼见子持山上空，飘动着点点白絮；再一看，横斜的云犹如白旗在山腰间翻飞。眼见小野子山巅云层屯积如岩石；转瞬之间，片云不存。云势变化，皆在分秒之间，实难预测。已而，夕阳遍照，聚在西边天空的云层，变成了绛紫色，镶上了金边。月光鲜洁，如阵雨下泻。远山罩在金色的烟霭里。小野子山顶的三朵云，巍然突立，像扬起紫色的烽火。受到日光正面照射的云，宛如白金闪灼。子持山出现了黄绿的皱褶。栏前群山，树树夕阳；雨后新绿，灿然如火。经夕阳一番照射，西天连绵的云层一一消失，可以看到云间的天空。遍染金色的蓝天，飘舞着金龙、金蛴螬、金螟蛉般的云，腹为金色，背为紫色，尽皆在太空的金波里畅游。与此相对，赤城山那边，云层重重，或焦如古铜，或蒸如蓝烟。赤城山被浓云包裹着，压抑着，仿佛岌岌可危了。

不久，太阳沉没，夜色降临。群山昏暗，天空犹显微明。明星闪灼，如春花开遍夜空。赤城、小野子、子持诸山上方，看上去依然厚积着如墨的云层。伊香保山峰一片昏黑。汤泽的水浩荡有声。

（三）五月十八日

早晨晴明。午后，如绵的云自东向西频频而飞。四时光景，格子门内骤然昏暗起来。开门一看，一带黑云横在小野子和子持山顶，满目山川，湿气充盈，默然无声，神情忧戚。一叶不动，一树不鸣，宛若一幅雨前山水图。此时，云如泼墨，二岳浸没于其中，唯屏风岩屹然耸立，突现在可怕的黑云的上空。鼠灰色的云层满天飞卷，使人怀疑整个天空都在飘动。

已而，屋上一点两点，丁咚有声。刹那之间，大粒的雨点夹着冰雹，巴答巴答骤然而降，令人震惊。小野子和子持两山早已渺无踪影。山风飒飒吹拂着树木，狼狈的燕雀频频聒噪，纷纷藏进绿叶深处。

雷声隐隐约约地响着。雨势时缓时急，纵横飞洒，未及躲藏的燕子，为了不被风雨击落仓皇奔逃。满眼新绿频频颤动，万物尽在飘摇之中。

已而，雨稍止。天上白蒙蒙一片，忽而变成紫色，既而变成鼠灰色。渺渺太空，白云拖曳，犹如神妙的丹青手一笔横扫而成，在灰色的天空里浮动着，向西飘飞。片刻，雨势又复转大，等到渐渐停歇后，小野子山头涌现出茫茫一团，西边天空竟然看到白铜般的亮云。然而，终于未能响晴，时阴时雨，不知不觉日光昏昏，暮色四合。

初春的雨

午前春阴，午后春雨，和暖，闲适，且宁静。

逗子的梅花多为老树。八幡的梅林里，一位背着孩子的老婆婆，正在捡松叶、松籽和松枝。雨从松、杉、榉的间隙里漏下来，沙沙沙，敲打着枯叶杂陈的砂土。

从村庄来到野外，麦苗郁郁青青，路边的枯草也泛起片片绿意。春雨潇潇，神武寺的山青烟迷离。樱花山头只有斑斑白雪，然而，这山，这树，这房舍，这田园，无不在春雨里尽情洗浴。河边干枯的芦苇被草草割去了，剩下的，这里一丛，那里一簇。河床开阔了，被辟为宽广的田圃。春雨淋在一只鱼网上。

梅花渍香，山茶流红，麦苗绿润，山色空蒙 。这是一场催春的雨啊！

归途经过富士见桥畔，见两只小船飘浮河面之上，盖着草席。是刚刚淘过米吧，牛乳般的泔水，从倾倒的木桶里淌出，点点滴滴，融汇在春潮里消失了。春潮带雨，清流急湍，如膏似玉。海洋上水天蒙蒙，春帆一点，穿雨而来。

（二月廿三日）

谋反论（草稿）

我居住于武藏野的一隅，每次去东京，要是往青山方向走，必然经过世田谷。离我家约四公里光景。公路南侧有一处遍生着稀稀落落红松的地方，这就是豪德寺——因有扫部守井伊直弼的墓而闻名的寺院。走出豪德寺不远，可以看到溪谷对面有一座松杉繁茂的小丘，吉田松阴的墓以及松阴神社就在这座小丘之上。井伊和吉田五十年前互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安政大狱”中，井伊砍下吉田的头颅，鲜血染红樱田门的白雪，后井伊又被浪士所杀。斩人者和被斩者的死，消弭了一切恩怨，隔着一座山谷相安而眠。用今日我等的人情之眼来看，松阴本是醇乎又醇的志士的典型。井伊也是背负着幕末的重荷刚强挺立的好男儿。他们或在朝，或在野，互相厮杀骚乱，五十年后的今天，对照历史背景来看，毕竟为营造今日之日本，而从各自相反的方面互相呼应罢了。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充满自信，尽力而为，之后而入土。今日，明治的百姓们若无其事地享受其余泽，悠然地在陵墓旁的麦地里打田埂。

诸君，我们生于明治，不了解五六十年前穷困不堪的社会。那时候，这个狭小的日本划分为六十几块棋盘，一到邻国就要通过关口，就要纳税，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阶级，有了格式，有了分界，被法度所束缚，被习惯所固定，苟有新生事物，尽皆禁止，有

新的作为的人，皆成了图谋造反的人，请想象一下那样的时代吧。实际上，这正是不堪忍受的时代。幸好，世界大潮流的余波，冲决了一时闭锁的日本的闸门，波浪滔滔地流入我国日本。维新革命一举扫荡了六十藩，整个日本，变成了统一的国家。当时，人们快活的情景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诸君，解脱是痛苦的，又是最大的愉快。当人们在忏悔，赤裸裸站立的时候，当社会摆脱旧习，赤裸裸立于天地之间的时候，其雄大光明的心地实际上是难以言谕的。明治初年的日本，其实是开始此种解脱的时代，剥掉一层穿着臃肿的衣服，再剥掉第二层，直到光裸着身子。明治初年，日本的意志着实惊人，五条誓文从天而降，藩主放弃了封地，武士扔下了两刀，“秽多”变成了平民，自由平等等革新的空气磅礴高涨。日本简直就像雨后春笋节节向上，达到了灵性的高潮，可以说是发狂——“发狂”这个词儿很贴切——发狂的快感是不发狂时所难以知晓的。是谁创造了这样的气运，是流贯着世界的人情的大潮。是谁领导这个潮流？是我们先觉的志士。所谓志士苦心多，不论是倡导新思想的兰学家，还是以打破局面为能事的勤王攘夷的处士们，从当时的权力来说，都是谋反者。他们披荆斩棘所经历的千辛万苦——这是一朝一夕难以尽言的。生存在今日明治时代的我们应当十分理解和感念他们的辛苦。

我每经过世田谷都做如是想。吉田和井伊化成白骨已五十年了，他们以及无数人的牺牲所换得的动力，把日本推放于今天的位置上。日本改元明治也已四十余年，维新的创立者多已成墓中鬼。当年的书生和小青年如今也变成了一脸福相的元老或谙于世故的中年人了。他们老了，日本也成长了，再不是孩子了，而是大人了。明治初年疯狂奔跑的日本，不知何时变得瞻前顾后，一步三回头了。内治初见规模，又于两次战争中扩展了领土，新

日本的统一于此告一段落。应该说，维新前后志士的苦心总算获得了酬答。然而，新日本史就此告以完结乎？今后就转为守成之历史乎？不要回转局面了吗？已经不需要志士了吗？当然不是。五十余年前，将德川三百年的封建社会加以颠覆、瞄准日本打了一炮的世界大潮，正在不倦不息地澎湃奔流。这是人类一统的倾向。今日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五六十年前的德川时代的日本。任何国家都可以派出陆军海军，推倒海关的墙壁，口称兄弟，实是敌我，右手握在一起，左手暗暗捏住怀中的手枪。这是一个困顿蠢钝、不可片刻忍受的时代。而人类的伟大理想，必须推倒一切障壁而成一统。必须统一，必定统一，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人种与人种之间也是一样。阶级与阶级之间也不例外，性与性之间亦同此理。宗教与宗教——计算起来是无限的。部分统一于部分，全体统一于全体。不论是大小漩涡，在冲过闸门的波涛中都有自我存在的位置。这种大回旋大动荡是那样漫无边际！恰似明治初年日本人尽皆欢欣鼓舞、疯狂地陶醉于解脱之中，抛弃自我一般，我们的世界什么时候也会来个王者掷其冠、富豪倾其金库、战士放下刀剑、智愚强弱忘掉一切差别，在青天白日下拥抱握手翩翩起舞呢？或者这是梦吧？是梦也可以，没有人不做梦而活着的。——这个时候一定会到来。当然，这不是终局，只要有人类，新局面就会不断打开。然而，如果人类的历史一刹那能达到诗一般的高潮，迎来这令人陶醉的一刹那，不就可以报偿漫长旅途之辛苦了吗？这时节一定会来到，一定会一步一步地走来的。我们衷心默念着。不过这种愉快需要我们用汗，用血，用眼泪去换取。收获是短暂的，准备是长久的。左拉的小说曾经描写了这样的故事：无政府主义者偷偷锯掉矿山的排水管，流水滔滔灌进了矿井，不知不觉淹没了立矿、横矿和废矿，骤然之间，矿山

塌陷了，建筑物和人很快就被埋葬了。旧组织的崩溃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地火蔓延的时日是漫长的，人们不了解需要多少牺牲，实际上这牺牲是众多的。多少万人的生命才换来日俄两国的握手言欢啊！他们牺牲了。然而牺牲不单单是这一种。有的牺牲是主动将自己提供给进步的祭坛。——一定还会出现新式的吉田松阴们。我每当经过世田谷时就时常这样想。想啊想啊，可我未曾预料，在明治四十四年开头的今天，我们早已在此地杀死了十二名谋反者。这仅仅是一周前的事。

诸君，我和幸德秋水等人的立场多少有些不同。我是胆小鬼，害怕流血，幸德君等人是否尽心尽力坚决实行大逆，我不知道。正如他们之中的一人大石诚之助说的那样，此次举事，弄假成真，不由自主，未来得及顾盼脚下就坠入了陷阱。我不知道是否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也不知道口舌被封闭、笔杆被折断，手足不能动弹、痛苦不堪、决心赴死的人，是否想同天皇陛下同归于尽。我不知道从冷酷的法律角度来看，被判处死刑的十二人是否皆有死刑的价值。“杀一无辜而取天下，不为也。”不论事情的原因如何，如果像大法院判决的那样，真有大逆的企图，我将甚感遗憾。暴力不能使人感动。自我牺牲而不想使他人一起牺牲。然而，即令一万个不同意大逆罪的企图，在欢迎这一企图失败的同时，我也不愿处死他们十二人。我希望放了他们。他们虽然背负着乱臣贼子之名，但不是一般的贼人，而是志士！即使是一般的贼人，也不该判处死刑。何况他们是有为的志士。他们是为实现自由平等的新天地而为人类献身的志士。其行为纵令狂痴，其志向不是值得怜惜吗？他们本来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于财富的分配不平等之中看到了社会的缺陷，主张生产力的公有制，这样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可怕？世界各地都有。然而，气量狭小、神经过

敏的政府却大打出手，对日俄战争中提倡非战论的社会主义者实行强烈的压迫，从“足尾暴动”[①] 到“赤旗事件”[②]，官方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水火不相容。诸君，最高的帽子是令人忘记戴在头上的帽子，最高的政府是令人容易忘记其存在的政府。帽子戴上头顶，不应当使人感到压迫。我等的政府不知道是重是轻，反正在幸德君等人的头上是感到重的，结果他们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 主义又有什么可怕？如果无政府主义那样可怕，趁着事情未闹大的时候，不要由下级官僚，而是由总理大臣或内务大臣亲自会见幸德，进行促膝恳谈不是很好吗？可是当局竟然学着不识庵[③] 的样子，使出了武田式和家康式的手段，而且那般傲慢。犹如得意的章鱼一样用长的手足妄想紧紧缠住他们。他们实在难以容忍，才忽然老鼠变成了老虎。他们中有人也许早已觉悟到只能采取最后一招了，于是，幽灵般的企图渐渐浮现于脑际。着急是不行的，自暴自弃也不行，现在还需要再忍耐一下。但是，是谁使他们自暴自弃呢？从法律上看，从上天来看，他们不是乱臣，也不是贼子，而是志士。皇天怜其志，他们的企图未能成熟就失败了。他们企图的成功，将意味着素志的蹉跌。皇天怜皇室，也怜他们，才使他们的企图归于失败。企图失败了，他们被擒，被审，十二人享受着上天的恩宠，光荣地化作绞刑台上的露珠而消失了。十二人——诸君，不要忘了，还有一人，那就是幸德君的母

---

① 1890 年前后由于足尾铜矿的矿毒流入渡良濑川，引起住民的不满而产生的暴动。

② 1908 年 6 月，为欢迎社会主义者山口义三出狱，大杉荣等人打着红旗游行示威，因而受到逮捕。

③ 不识庵是战国时代武将上杉谦信的诨号，下文的武田指武田信玄，德川指德川家康。

亲，在土佐也死了，多半是自杀身亡的。

就这样，他们都死了。死是他们的成功。根据“逆反”的理论，人事的法则，负就是胜，死就是生。他们的确是自信的。当宣判死刑，走出法庭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人高呼“万岁！万岁！”就是明证。他们就这样含笑而赴死。被称作“恶僧”的内山愚童的遗容是平和的。十二名无政府主义者死了，播下了难以数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种子。他们完成了光荣的牺牲，然而制造牺牲的人实际上就是祸害啊！

诸君，我们的脉管里自然流动着勤王的血。我很喜欢天皇陛下。……天皇陛下刚健质朴，的确是男儿的标本。“永远保佑我代臣民平安的伊势大神”，其诚应该高及上天。“手握长棹用力划，哪管船头障碍多。”作为国家元首，其坚实的向上心从这一行字里可以看出。我等之心可同“广阔而无垠的青天相比”，一片十分美好的用意。诸君，我等一面顶戴着如此的天皇陛下，纵令他们是企图杀死双亲的鬼子，却为何可以宽宥这十二名，而要杀掉其余的十二名呢？陛下没有仁慈之心吗？没有爱憎吗？断然不是这样。——这的确是辅弼的责任。假如陛下身边有忠义刚勇之臣，则无异于陛下的赤子。二十四人的罪行虽然有深有浅，也会一起宽宥，给予反省改悟的机会。如果有挺身恳请之人，陛下也会颔首应允，我等也不必为十二名革命家建造坟茔了吧？假如在这时候，有山冈铁舟——铁舟为忠勇无双的男儿，陛下年轻时，仗着英武之气，将臣下任意抛掷不用，铁舟为之忧虑，曾激烈进言将陛下废掉。——如果有木户松菊——明治初年，木户为陛下左右，三条岩仓以下卿相列坐，木户面向陛下凛然进言曰：今后之日本和过去之日本不同，外国有的已经废除君王，实行共和政治，应该特别注意。陛下闻之竦然，龙颜大变，列坐卿相尽皆

失色。——哪怕元田宫中顾问官活着也好。元田真心敬爱陛下，致君尧舜，以为毕生之精神。伊藤君活着也好。——不，假如皇太子殿下是皇后陛下的嫡子；陛下也许会有所考虑。皇后陛下是个聪明过人的人。“河水虽浅，塞之则溢，民心亦如此。”陛下的这首歌是为政者的金色戒律。“河水虽浅，塞之则溢”，阻塞了就会泛滥，确实是这样。若当局者不是一味阻塞，数年前就不会发生日比谷焚毁事件①。若政府不是神经质顽固地阻塞社会主义者，也不会有这次的事件。然而，不幸的是皇后陛下去了沼津，能够起作用的衮衮诸公皆成为故人，身居庙堂之上的人中没有一个堪称帝王之师的人，没有一个敢于犯颜进谏的忠臣，眼看着辅佐君德、以致陛下于尧舜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极好时机白白失掉。从国家百年大计着眼，眼下杀戮十二名无政府主义者，等于为将来播下滋生无数无政府主义者的种子。打着忠义的幌子而杀谋反的阁臣才是真正的不忠不义之臣。以不臣之罪被杀戮的十二人却成了以死向吾皇室的前途奉献警告的真正忠臣。忠君忠义——表面上忠义者居多，有的引咎辞职，诚惶诚恐，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有的自作聪明，干涉“御歌所”，向朝鲜人买好。哪里有敬爱陛下人格、尽心尽德的真正的忠臣呢？哪里还有敢冒不忠之嫌疑、进谏陛下以使陛下爱仇敌、宥不孝而为仁君的忠臣呢？诸君，忠君出自孝子之门，忠孝本一途。孔子关于孝是如何说的？“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以此为孝乎？”行仪好并非孝，他又说：“今之孝者谓唯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爱惜身体并不是孝，“孝”字可看作“忠”，只是爱惜

①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媾和条约，部分政治家在日比谷公园发动抗议集会，焚毁了建筑物。

玉体能是真正的忠臣吗？假若爱惜玉体是第一忠臣，侍医、皇厨和宫廷警卫都应是大大的忠臣了。如今之事，正是真正的忠臣转祸为福的千金难买的好时机。许多国家都一样，日本也出现了无政府党。在西方，犯下可怕罪行就一概杀戮，如果日本能有一个宽仁大度的皇帝陛下，尽赦其罪给予反省的机会，——这不是颇为得体的事吗？为使皇室进入民心，这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然而，彼等阁臣之辈，事前既没有预见到萌生此种企图的缘由，缺乏一种忧国之诚；事后又没有使局面获得转机的智慧，缺乏一种亲切之情，可以说是他们一手造成了二十四名“不孝之子”，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来个二一添作五，一半对一半。——假如是二十五个人，也可能硬是分割成两份十二个半吧？——二等分以后，将不会特别成器的“腿子”减罪免死，打入牢狱，而将“头脑”加以绞杀，赶入地下，真可谓恩威并施。以陛下为后盾，面对五千万观众充分做了表演，真是丑态百出啊！不光是政府，就连议会也都害怕“大逆”之名，没有一个敢为圣上革除弊政的人。出家僧侣和宗教人士，哪怕有一个为逆徒们乞求活命也好，然而一旦自己管辖的寺院出了叛逆，就诚惶诚恐上书皇上，坚决和他们断绝来往，革除其僧籍，连一句慈悲的话都没有。这是多么冷酷无情！关于幸德等人的死，我们五千万人一起都应负责，可是应当受遣责的是当局。总之，政府对于幸德等人一开始就采取了以蛇吞蛙的手段，阴险至极，冷酷至极！张网捕鸟，最终收拢；设陷阱以待，赶鹿入穴，然后急忙加上盖子。他们也许是为国家设想，然而在上天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谋杀——谋杀！根本不进行什么公开的审判，以有碍风纪为理由，一切都在暗中进行。——诸君，请记住议会上花井律师的话吧：大逆事件审判时，当事的大臣没有一个列席旁听过一次。——用死的判决恫吓国民，对其

余的十二人实行恩赦，以稍稍讨好于民众，其中十二人被突然宣判死刑，——不，这不是死刑，是暗杀——暗杀！人死尸寒，总应赢得一滴眼泪吧？可依然穷追不舍，连收尸合葬的人数都加以干涉。秘密，秘密，一切都在秘密情况下进行，连解剖尸体都不在大学里做。看来，如有可能，连十二人的灵魂也要彻底绞杀尽净。不，他们以为杀害幸德等人的肉体，等于扼杀了无政府主义。那些当局者是无神无灵魂的信徒，但是只有标榜无神无灵魂的幸德等人，才是真正永生的信徒。当局者也不会彻底相信无灵魂的，看来他们害怕幽灵。看了对死者后事的干涉就会明白。他们当然害怕。幸德等人不但没有死，而且活得很好。如今把睡在武藏野的我硬拉到这里，以证明他们在此地是永生不死的。害怕死者，也害怕生者。在押送死刑减一等的罪犯去监狱的路上，警护们大都用短枪顶住囚徒的头颅。——其恐怖之状何至于此也。幸德等人也许会笑吧，拥有数十万陆军、数万吨战舰的海军和几万名警察的堂堂明治政府，竟然对少数几个被捆住手脚的人如此惊慌失措，实在太过分了。人无亏心之处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幸德等人该瞑目了。政府将他们绞杀前前后后所表现的惊恐之状，正清清楚楚暴露了他们所说的政府这一权力阶级大鼎的轻重。

此种事态的形成，是由于当其国政要津的人缺少博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不懂人情，不知道尊重人格，没有倾听忠言的度量，没有随日月共进的上进心，傲慢无理，落后时势所致。诸君，我们决不可不公平，当局者的苦心本是可以察知的。地位缚人手脚，岁月催人老朽，庙堂的诸君过去年轻，是书生，如今都成了老人，很遗憾，都老了。既使砍掉，思想依然嗷嗷。白日之下驰驹，政治就像就着恍惚的马灯之光，骑着一匹瘦马轻松地走路，

这是古来的通则。庙堂诸君都 是秃头的政治家,都是所谓立于责任之地、以慎重的态度掌管国政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处士的横议确实是一件头疼的事,当然要排除工作上的麻烦了。一味想着统一统一的人的鼻子尖上,是能嗅出禁物的。在老人的心里,一根香火能爆起一声炸弹的声响。天下太平当然很好,共同一致也是美德 ,整齐统一是美观,小学生运动会上,只要手足动作一致,看起来就舒服。"一边倒伏的花芒草,强风下边不乱摇。"出事时,国民保持步调一致,确实是很好的事。然而当局者应该记住,强制的一致就是扼杀自由。扼杀自由亦即扼杀生命。这次事件他们始终以为是为皇室、为国家着想,可是其结果却祸及皇室,不但没有把无政府主义者杀绝,反而播下了众多骚动的种子。诸君应该有容纳谋反者的度量和倾听年轻书生意见的谦逊态度。他们之中多少应有几个了解维新志士的意志、熟知先辈当年之苦的人。虽然不很清楚,但从明治初年的时事评论上可以约略知道,有许多受到政府虐待的有经验的阁僚。受虐待的媳妇熬成婆以后,又去虐待自己的媳妇。古今皆同此理。当局者检点当初的用心,应当做个书生才对。他们也许会进行辩解 :有关幸德等人的案子,他们自信是克尽职守的。以冷静的历史眼光看,他们绞杀无政府主义者,却为开展一种局面创造了天地,他们说不定被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恩人。他们也想仿效井伊对吉田的做法。然而,时代已不是德川末年了,而是歌舞升平的明治四十四年,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忠于陛下的十二名赤子捆缚沙场,加上谋反的罪名,公然绞死了之。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应当为死者披麻执绋,向陛下敬谢不敏,向国民陈述罪责,向十二名死者乞求谅解。虽死犹生。被杀的同时已变不可杀的牺牲,这本是为人之道。——应当尊重人格,背负的名称无足轻

重，事业的成就亦不必过问。最后的审判将由思想深邃的我们加以断定。向陛下应负其责任的是不忠不臣的那些人。

诸君，幸德君被眼下的政府当成谋反者杀害了。然而，谋反并不可怕，谋反的人也不可怕，自己当了谋反者也不用怕。新的人物常常是爱造反的。“不要惧怕那种杀身而不能灭其魂的人”。肉体的死算得了什么？可怕的是灵魂的死。固守着旧有的信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行尸走肉，苟安偷生，对一切事都缺乏自立自信、自发自强的精神，这就是灵魂的死亡。我等必须生存，为了活着必须造反。古人说：任何真理都不能停滞，停滞就等于坟墓。人生是解脱的连续。不管多么执著爱恋的东西，总有摆脱抛弃的时候，这就是留下形式、生命消亡的时候。“死者为死者所埋葬”。坟墓总是身后之事，幸德等人政治上造反而死，死就是复活。坟墓是空虚的，不能永远守候着墓穴。“若你的右眼妨碍了你，就将它摘除掉。”要战胜生死别离之苦。我们应当忍着苦痛寻求解脱。我再说一遍：诸君，我们应当活着，为了生存应该造反。对自己，对周围，都是如此。

诸君，幸德君等人作为乱臣贼子已化作绞台的露水消亡了。尽管有人对他们的行为抱有不满，可有谁会怀疑志士的动机呢？诸君，西乡也是逆贼，然而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是逆贼 。像西乡这样的人还有没有？幸德等人误为乱臣贼子，然而百年之后自有公论，到时候必有人惜其事而悲其志者！总之，这是个人格的问题。诸君，我们要磨练人格，切不可稍有松怠。

（明治四十四年二月　讲演）

田山花袋 [1871—1930]

小说家。原名录弥。生于枥木县藩士家庭。1891 年发表处女作《瓜田》。1904 年发表论文《露骨的描写》，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1907 年发表中篇小说《棉被》，以赤裸的情欲描写成为早期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他著作还有《乡村教师》(1909)、《生》(1908)、《妻》(1909)、《缘》（1910）等私小说作品，以及回忆录《东京三十年》（1917）等。

新茶香

我特别喜欢树木美艳的嫩叶。最早吐芽的要算梅、樱、杏等。但常绿树抽芽时的样子，也会使我产生兴趣。

老叶凋落了，随后，新叶马上长了出来，这情景令人有些凄凉。茶花、珊瑚树、柚子和八角金盘都是如此。桧柏、枞树，只是在老叶上添了一点儿新色。

竹子抽笋的当儿，叶色格外难看。等到竹子生出美丽的新

叶，笋子已经长成幼竹了。我曾经亲眼看到生物在繁殖时期，那副衰微的样子。

樱花开放期的薄阴天气过去以后，风儿刮来，吹散了花瓣。然后，下起晚春的雨。这雨多是伴着南风一起来。昨日的花被雨水打得零落殆尽了，我为此怅恨不已。我收集着无端的思绪，我的感慨多么深沉。玻璃窗外，风狂雨猛，棠棣花全被淋湿了。我真想将这风景写入诗里。

杜鹃花虽说是晚春的花，但更是初夏的花。红的好，白的也好。我想起有座寺院的后庭中，长着一棵白色的大杜鹃，有了这棵杜鹃花，幽暗的僧房也仿佛明亮起来。

我们的大士族街距离古代的城址很近。那里有个地方叫不明门。往昔，那里有座城门常闭不开，因此而得名。那时，不明门早已没有了，蜥蜴从墙缝里跑出来，身子在太阳下闪着光亮。濠沟的土堤上，有片小竹林，长出了许多幼笋。我们叫母亲缝个布袋子，常常到那里采些竹笋来。那时候，天空晴碧，水塘里的风吹拂着芦荻的新芽。对岸小丘上，开着艳红的杜鹃花。

初夏，碧空万里。榉树的嫩芽近于黄色，仿佛是印染上去的，看了令人快意。于是，我心里的思绪涌动了，不由低诵起诗句来。世上万物，都在太阳下闪耀着明朗的光辉。

向岛的长堤上，樱花开放时节，尘埃和风伴随着杂沓的游人，我没有心思去赏樱。等到花儿谢了，嫩叶浓绿了，茶店的地毯格外鲜红的时候，我便偷得一日之闲，尽情地走去看看。

这是个散步的好时节。初夏的武藏野，栎树和枹树林的新叶，在阳光里闪烁。林间的草地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木瓜的红花。林子旁边的田地上，高高的麦子荡起了麦浪，到处都是白色的波涛。麦田之外的田野里，生长着蚕豆，豌豆。牛蒡树

的果实上，生着圆圆的棘刺。我悄悄采摘了一颗，朝前边的朋友投过去，朋友回过头来，当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也毫不示弱地同我对打了一阵。这倒也可以助一时之兴啊！不久，道路伸入小树林，曲曲折折。突然，林子外头，传来了卖药人的吆喝声，阳光照着他那金闪闪的衣服，看来很疲倦了，正坐在草地上休息。这不由使我想起莫泊桑以诺曼底为舞台的短篇小说来。

从府中到百草园也很有意思。乘玉川线的火车到二子去吃鲇鱼，倒是一件雅事。经国府台，渡利根川，逛一逛东郊也很好。

端午节，沿着鲜花初绽的细长的街巷走着，鲤鱼旗在五月的春风中哗啦哗啦飘动。听到这声音，才开始深深感触到初夏的情味。在频频降落的春雨之中，在绿树的上头，五颜六色的鲤鱼旗高高飘扬在镶金嵌玉的长竹竿上，引人向往。

新茶飘香，这也使初夏的感触更加深了一层。春雨洒在院子里的嫩叶上，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曾经采一撮新茶，和朋友一道品尝初夏的韵味。我也曾经偕年轻的妻子，从后庭里掐下新茶来，搪起火炉，在长火盆旁，成天价用手团制新茶泡着喝。我想起乡下的菜园里，头戴斗笠的村姑白净的脸庞，还有那将濡湿的芽茶摊在竹席上的男人的面颜；想起煎茶师傅整日倚着火炉，唱着动人的歌。这时，母亲也去采茶了，她每次回家，总带些嫩竹笋来。

我以为，鲜亮嫩绿的树叶，要比变红时好看得多。

眉山之死

眉山君一定是为那种生来具有的多疑症所苦恼，当然也有生活上的烦闷，但单是生活的艰难决不会自杀。

在新文学运动中，眉山君的位置是艰辛而痛苦的。他的全盛期当在红叶的晚年，写过《暗潮》的“眉山超过红叶”的时代。他较早接触新思想，在砚友社同人中最先怀有最新的想法，从那时候起，他就深深陷入文学的烦闷和懊恼之中。眉山君当时已经结交《文学界》的人们，认识二叶亭四迷氏，同高濑文渊也有往来。

眉山君经常阅读新发表的外国小说，巴尔扎克、都德、左拉，直到邓南遮等人的作品。《暗潮》中途搁笔后他自称要另起炉灶，从逗子流浪到三浦半岛，此时，文学上的苦闷达于极点。他苦心惨淡，从体裁，从文章，一切都想寻找出一条新路来。

他对同自己一起多年走过来的红叶、水荫、涟、柳浪、思案这些人，抱有强烈的不满。他那力图摆脱那种陈旧的逢场作戏、插科打诨、粗鄙低俗的文风的倾向，其结果自然同砚友社同人势不两立。在砚友社同人中，柳浪是继子，眉山君又是在他之后的被当作继子看待的人。

然而，眉山君当时已是一代大家，闻名于世。他不屑与下边新进作家为伍，不过他也没有达到立于新进作家之上指导他

们的位置。他彷徨于由旧文艺到新文艺的中途。

他常常苦心创造新的文体。从三浦半岛旅行归来，住在牛込筑土附近的“下宿”，其后又搬到南山伏町的寓所。但是，他怎么也写不出称心如意的作品来了。这使他倍加烦闷。当时，他写的东西多半未能完成，也证明了这方面情况。此外，生活上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他很少再到红叶家里去了。

那时，我同他有两年多的深交。当然，那时眉山君是我们的先辈，作为大家，名噪于世。我当时住在喜久井町森林前面的小房子里。我的妻子还没有来。当时，他因家中有事，要稍稍躲避些时日，便到我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光景。我经常谈及自己读过的书。我在小报上读过莱蒙托夫的《现代英雄》，我提到主人公帕其林到波斯去的那一段故事。眉山君俨然一副贵族公子的姿态，谈吐温文尔雅，而在亲切的外表下又藏着别人所不知道的激烈的内心！

“啊，是吗？”

他说话总是这番口气，至今，我的妻子等人还时常提起，当作追念故人的一个材料。

妻常说：“如此随和的人，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呢？”

眉山君从南山伏町迁到北山伏町，一副“独掌不浪鸣”的条幅始终悬挂在床头。我一去，他就红着眼睛走出来。

“昨夜一直没有睡着……”

他始终在熬夜，但却不见作品在世上公开发表。“眉山君怎么了？”

在人们的评论中包含着一个疑问：“他什么也不写，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

不知不觉之间，红叶山人也死了。文坛逐渐出现新的机运。

一次一次“沉滞沉滞”的呼声中，在出版许多外国的翻案作品的形势中，新的文化运动像细草复萌一般渐渐抬起了头。小栗风叶君等人对这种新的机运似乎感到相当烦闷，此外，又增加了眉山君的一层烦闷，他总想开辟一个新的境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最后，他和风叶君也有了交往。

他对于茶汤和盆景等也很感兴趣。对茶汤的造诣颇深。

“我也有一个人啊！一直这样独身下去，总不是办法呀。”

我有了妻子，过了三四年之后，眉山君笑着对我说。不过，他还是未能娶妻。关于男女的事，他似乎曾经受过女人深深的伤害。

不久，迎娶了现在的这位夫人。那阵子，我和妻子经常到南山伏町他们的家里去。未亡人是个皮肤白皙、亲切和蔼的美人，我的妻子尤其羡慕他们那个温暖的家庭。

后来，眉山君也经常出席龙土会。他舍弃了大家风度，很想和我们这些新进作家一起投入新文学运动之中。但是难以割舍的仍然是往昔的位置，还有往昔的文体。

我搬到代代木之后，交通变得远了，过去每月必定见两三次面，后来两三个月也见不上一次面。

他一定很寂寞，在他的门生“春星社”成员的集会上，也没有一个人肯帮助他或和他一块儿交谈。不久，《破戒》公开发行了，《独步集》获得了好评，白鸟、青果等人也都出现了。

他自杀的天神町寓所，我只去过一次。那是为了《二十八人集》的稿子的事。我想请他给国木田君分出一篇旧作来，他愉快地答应了。那时正逢“春星社”门生的聚会，我也夹在中间一起拍了照。

在那之后不久，他就死了——

我想弄清楚他在那个黎明时候的心理。他终于逐渐逐渐感到活在这个世上是件麻烦的事。他一直具有的多疑症，那种任何事都闷在心里、不爱表露的优柔的性格，他那重视名位的心情，所有这些都成为将他推向悲惨死亡的原因。

六月十五日，是我工作的那个公司[1]的纪念日，一到班上，石桥思案君告诉我："眉山走了绝路，用的是刮胡子刀……。"

"什么？"

我吃了一惊。

"我刚才去看了，干得很彻底，就从这儿……"他指指脖子，"今天一早他摸黑起来，不知要干什么，只听一声呼叫，夫人过去一看，用刮胡子刀很顺利地了结了生命。我是接到电话后赶来的。"

我感到沉重的一击，惊愕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深感艺术家的寂寞。艺术家往往不就是注定有着这种品味悲剧的命运吗？越是认真，越是……。然而，我为何不多去看望他几次呢？我没有充当一名医治他的寂寞心灵的伴侣！这样一想，我越发感到再也没有心思参加纪念日的宴会了。

集会一结束，我马上离开那里，到新片町去看岛崎君，告诉了他这件事。

"哦，真的吗？"

岛崎君吃惊地连声音都擅抖了。

我们这些从事艺术的人，具有随时面临这种悲剧的素质和命运。恋爱、死亡和艺术，总是纠缠在一起。正由于有了恋爱和死亡，我们才会走出普遍平凡人的生活，而深深闯入神秘的

---

① 指博文馆。

境界。

“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

“可不是吗！”

我们神情黯然地说着话儿。

守灵时，高濑文渊君醉醺醺地走来，不顾砚友社同人谈兴正浓，向着棺木声泪俱下：“我不是早就说了吗？作为艺术家，应当有老婆和孩子啊！……你倒好啦，你死了好过啦，剩下的人怎么办？”他的话似乎也说给了活着的人。他的态度和声音，至今仍然印在我的眼睛和耳朵里。

岛崎藤村 [1872—1943]

诗人，小说家。原名春树，别号古藤庵，葡萄园主人等。生于长野县。1887年入东京明治学院，接受基督教洗礼。1893年参与创刊《文学界》。后出版《嫩菜集》(1897)、《一叶舟》(1898)、《夏草》(1898)和《落梅集》(1901)，1904年汇编成《藤村诗集》。1899年开始创作小说和散文，有《老房东》(1902)、《草鞋》(1902)、《水彩画家》(1904)等。1905年赴东京，自费出版长篇代表作《破戒》，深刻揭露日本社会野蛮的身分制度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成为日本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里程碑作品。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春》(1908)、《家》(1911)、《新生》(1919)，记传性小说《黎明前》(1929)，散文随笔集《千曲川风情》(1912)、《静静的草屋》(1938)等。

沿着千曲川

我以前曾对你说过，浅间山脉和蓼科山脉之间，有一条宽大的深谷，那里的情景，你大概能想象得出吧。我曾经将你的心带到浅间山麓，向你讲述了从那里眺望到的千曲川。我也曾经将你的心一直带到它的上游，向你讲述了那里的山峦和村寨。

只要一有空暇，我就去探寻千曲川沿岸各个地方，那是我的乐趣。我曾经从岩村田穿行到香坂，越过内山山顶下行到上州；又沿着千曲川的支流依田川，从和田山顶走到诹访；也曾经从灵泉寺的温泉经梅木山头再回到别所温泉。关于田泽温泉，也曾跟你提起过。这样，你就和我一同领略了千曲川上游主要地区的风光。现在，我再把你的心引向千曲川下游的越后附近去吧。

一月十三日，我乘火车从轻井泽越过冰雪高原渐渐下行到了小诸。你想象一下火车通过碓冰隧道（似乎应当说是山头上的隘口）时，那里巨大的冰柱群立的情景吧。你再想象一下那和寒带气候相同的轻井泽附近的落叶松林里，有一种俗称"Na-GO"的冰花，附着在松枝上的情景吧。

火车离开小诸的时候，我看到月台上服务员呼出的气也变成了白色。隔窗远眺，水田、菜地、桑园，都被大雪覆盖着，暗蓝色的千曲川河水打谷底流过。有村落的地方，人家的屋顶也是白的，土墙灰暗。农民担着粪桶到麦田去，看起来也是寒颤颤的。火车通过田中站的时候，我眺望浅间、黑斑、乌帽子一带的山脉，天空一片灰闬闬的，只有连接着绵绵群山的部分，朦胧地显现出一点白色来。Unseen Whiteness① ——用这句话形容那深邃的天空是再好不过的了。窗外远远近近是一望无垠的麦田、麦垅里堆满了雪。这积雪描画出一道道曲折起伏的银白的平行线，其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干枯的杂木孤零零地伫立着。

这就是雪国阴惨的景色啊！火车驶过犀川，千曲川汇合了犀川的流水之后，更增添了大河的风采。那天，犀川附近宽广的稻田，岸上低矮的杨柳，白色土质的断崖，还有那种着许多

① 英文，意思是"眼睛看不见的白色"。

柿树的村落，全都埋在雪里。那沉滞的远景不单是白色，还带着紫灰色。远处的山峦隐没在阴暗的天空里，只露出模糊的姿影。在这一片雪景之中，能够冲破这单调的色彩的只有随处可见的幽暗的森林和低低飞舞的鸦群。前方，低垂着灰色的雪云。渐渐地，我觉得进入了微暗的雪国的底层。当离开一处车站的时候，又下起了雪。

这次旅行，不光我一个人。有两位从小诸来的伙伴，都是住在我家附近的姑娘，一个是I，一个是K。听说她俩刚从小诸小学毕业，为了到师范学校听课才赶往饭山的。她们年纪轻轻，隔着火车车窗，望着父母居住的故乡哭肿了眼睛。两个人只身外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是下了大决心哩！她们到底还是个姑娘家，一会儿用胳膊肘儿互相捅捅，一会儿露出黄牙快活地笑着。有时又从背后搂着同伴的身子，借此消遣车中的寂寞。真是一对Naive①、可爱、令人见了不由发笑的伙伴。受她们的影响我也变得快活起来。

在丰野下了火车。这一带是连绵的耕地，附近有一片闻名的叫做小布施的栗树林。那天，四阿、白根一带的山峰也隐隐约约，看不清楚。踏着雪的道路走去，可以看见路旁的梨树和柿树的枯枝。我登上一个村子的斜坡，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水内平原。有一年秋天，我曾站在这个斜坡上，丰饶的稻田，看上去像金黄的海洋。我还看到对面千曲川的河水闪着光亮向前流淌。我从远方眺望过美丽的榉树林，从那黄绿色头发般的树梢，直到魃魃的树干，那一棵棵树木的完整的形象，使我难以忘怀。我们在雪地里一直走到蟹泽，到了那里才看见千曲川里

---

① 英文，“天真素朴”的意思。

的行船。

落　叶

一

每年十月二十日，可以看到初霜。在城里，只有冬天来到杂木丛生的布满平坦耕地的武藏野的时候，才能看到薄薄的、令人喜悦的微霜。你对这些是司空见惯了的，我很想让你也瞧一瞧这高山的霜景呢。这儿的桑园，要是来上三四场霜，那就看吧，桑叶会骤然缩成卷儿，像烧焦了似的，田里的土块也会迅速松散开来……看了这种景象，着实有点怕人哩。显示着冬天浩大威力的，正是这霜啊！到时候，你会感到雪反而是柔美的，那厚厚的积雪给人的是一种平和的感觉。

十月末的一个早晨，我走出自家的后门，望着被深秋的雨水染红的柿子树叶，欣欣然向地上飘落。柿树的叶片，肉质肥厚，即使经秋霜打过，也不凋残，不蜷曲。当朝暾初升、霜花渐溶的时候，叶片耐不住重量，才变脆脱落下来。我伫立良久，茫然眺望着眼前的景色。心想，这天早晨定是下了一场罕见的严霜吧。

二

进入十一月，寒气骤然加剧。天长节清晨，起来一看，上下一白，桑园、菜地、家家户户的屋顶都布满了霜，望不到边际。后门口的柿子树叶，一下子落了，连路都埋了起来。没有一丝风，那叶子是一片、两片，静静地飘零下来的。屋顶上鸟雀欢叫，听起来比平常嘹亮，悦耳。

这是个阴霾的天气，空中弥漫着灰蒙蒙的雨雾。我真想到厨房里暖一暖冻僵的双手。穿着布袜子的脚趾也感到冷冰冰的。看样子，可怕的冬天就要临近了。住在这座山上的人们，从十一月到明年三月，几乎要度过五个月漫长的冬季，他们要为过冬做好准备。

三

寒冷的北风刮了起来。

这是十一月中旬，一天早晨，我被奔腾的潮水般的响声惊醒，原来是风在高空呼啸。时而渐渐趋于平息，时而又狂吹起来，震得门窗咯咯有声。尤其是朝南的窗子，树叶纷纷敲打着窗纸，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千曲川河水，听起来更觉得近在咫尺了。

打开窗户，树叶就飞到屋内来。天气晴朗，白云悠悠。屋后小溪岸边的杨柳，在猛烈的北风中披头散发地挺立着。干枯的桑园里，经霜染黄的残叶，左右飘飞。

这天，我到学校去，来回都经过车站前的道路，遇见了不

少行人。男的戴着丝绵帽，或用绒布裹着头；女人家则扎着毛巾，将两手缩在衣袖里。人们你来我往，流着鼻水，红着眼圈，有的还淌着眼泪。大家面色苍白，唯有两颊、耳朵和鼻尖红通通的，屈身俯首，瑟瑟缩缩地赶路。顺风的人，疾步如飞，逆风的人，一步一息，仿佛负着重载一般。

土地，岩石，人的肤色，在我的眼里都变得一片灰暗，就连阳光也成灰黄的了。寒风在山野间奔突，呼号，暴烈而又雄壮！所有的树木都被吹得枝叶纷披，根干动摇。那柳树、竹林，更是如野草一般随风俯仰。残留在树梢的柿子刮掉了。梅、李、樱、榉、银杏等，一日之间，霜叶尽脱，满地的落叶顺着风势飞舞。群山的景色顿时变得苍凉而明净了。

暖　　雨

进入二月，下起暖雨来了。

这是一个阴霾的日子。空中低浮着灰色的云。打下午起，就下了雨，使人骤然感到一股复苏的暖意。这样的雨，不接连下上几场，是难以治愈我们对春天无比饥渴的强烈感情的。

天上烟雨空闬，我看到行人们打着伞，湿漉漉的马儿从眼前走过。连房檐上那单调的滴水声，听起来也令人心情高兴。

我的一直蜷缩着的身子开始舒展了。我感到说不出的快慰。走到庭院里一看，雨点洒在污秽的积雪上，簌簌有声。再来到

屋外一望，残雪都被雨水融化了，露出了暗灰色的土地。田野渐渐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呈现一副布满砂石和泥土的面容。蔫黄的竹林，干枯的柿树、李树，以及那些在我视野之内的所有林木，无论是干和枝，全被雨水濡湿了，一棵棵无不露出刚刚苏醒过来的黝黑而脏污的面颜。

流水潺湲，鸟雀聒噪，这声音听起来多么舒心！这是一场连桑园的桑树根都能滋润到的透雨哩！冰消雪解，道路泥泞，在冬天悄悄逝去的日子里，最叫人高兴的是那稍许伸长的柳枝。穿过那柳枝，我遥望着黄昏时南国灰色的天空。

入夜，我听着寂寥而温暖的雨声，感到春天不知不觉来临了。

短　　夜

每天都下雨。梅雨放晴的季节已经到了。街上走过叫卖竹竿的声音，和这节令颇相宜。卖蚕豆的时节已经过去，卖青梅也迟了，那叫卖牵牛花的声音，令人觉得清凉，可现在有几分嫌早。如令，正是挑着青椒担子的汉子到来的时节呵！俗语说，要住居，选城市。可对于出生在山乡的我来说，却不是这样。我倒以为，要久居，还是挑乡下的好。实际上，我选的这块地方，是城市中的乡村，不过到底是城里，早晚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对了，该拿出蚊帐来了。眼下，虽然是梅雨未晴时分，可

我给友人的回信上却说，我从五月就开始吊上蚊帐了，这是我故意同他开的玩笑。在这座城市，这话至少要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后才谈得上。吊起蚊帐来确是一种风雅的乐事。往昔的俳句诗人，懂得如何在蚊帐内放了萤火虫赏玩，他们确实是深得使用蚊帐妙趣的人了。当你还不具有善于玩物的雅兴的时候，你就不配有这样的一番心境：不必担心寒气侵肤，伸长双腿，尽情放松地睡去。整个身心都陶醉在那低扫着枕畔、轻拂着鬓发的蚊帐的触摸之中。不光从里面，从外部也可以看到蚊帐的妙处。越过青色的绢纱，从外头窥伺那随处闪动的烛火，追杀潜入帐内的蚊子。这情趣只有夏夜才会有的。

竹帘旧的好。保存完好的古帘，具有新帘所没有的情味。两张帘子重叠着挂，看起来煞是有趣。穿过一道竹帘，透视映在另一道帘子上的物像，那感兴尤为深厚。

只有团扇是新的好。这阵子，东京流行的团扇，多属粗制，经不住一个夏天的使用。浑圆的竹柄，扇骨全从一根竹子上分出去，这样的团扇最结实，可现在不太看得着了。团扇是胜过折扇的，或许只有它，才会在一个短时间里，显现出一个过路人的嗜好和处世心态。你在选到一把形状可意、见了眉眼生凉、能招来好风的团扇时，该有多么高兴！当有客来访，说是作为中元节[①]的礼物脱手相赠的时候，那也是一件叫人快活的事儿。

这时节赤脚最舒心。夹袄换了单衣，衬衫为漂白的棉背心所取代，渐渐地，脱去一层又一层衣服，我们终于到了该打赤脚的时候了。我听有一位布袜店的老板说过，人身上最惹眼的莫过于双足了。即便不这样从职业观点来看，双足所具有的多

---

① 中元节：七月中旬的祭祖节。

种多样的性能，确实令人惊奇。再没有比裸足的表情更能发挥夏夜的生气的了。

我毫无顺序地写了蚊帐、竹帘、团扇，还有裸足。下面，再谈谈自己喜好的饮料和食物吧。

茶也有季节。最能感知季节变化的是新茶上市的时候。新茶的香味固然好，但也有不少茶过不多久就很快失掉了这种香味。爱茶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斟过三遍开水，壶中的嫩叶全然失去了固有的味道。每逢买来新茶，我总喜欢和老茶搀着喝。迎来六月，接着又迎来七月，这时节，新茶老茶已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这又是一桩有趣的事儿。

提起新茶，我想起一件事：家住静冈的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每年总要寄赠新茶给我。关于他的消息，一年就这么一回，连同新茶一起到达。这种不忘故情的人实在不多了。每到新茶季节，我便静待着他的音讯，心中念叨着，又该收到他从静冈的来信了。

我家日常满足于粗茶淡饭。偶尔也有自制的“柳川火锅”① 上桌，算是美食一顿。泥鳅夏天的好，我爱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喜欢这样的火锅了。

莼菜，青刀豆，瓜类，茄子，所有的蔬菜，没有我所厌食的。眼下是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看那样子，就感到凉爽，讨人欢心。从冬天起，我家就把别人赠送的酒糟，装进瓷壶里，小心照看着，这时拿出来腌制新鲜的茄子，倒是今年夏天的一件乐事儿。

这短夜，最引我心动的是漫长的黄昏。且不管那一年中半

---

① 柳川火锅：泥鳅、牛蒡菜和鸡蛋火锅。

是白昼半是黑夜的北国极地的情形吧。黄昏和黎明靠在一起，下午不到七点半夜就黑不下来。早晨三点一过接近四点的时候，天就亮了。想想这些倒也挺有趣的。我们从睡眠中尚未清醒，在半分梦境里想到周围已经大亮。看，多有意思。

短夜细竹枝叶浓，顿觉天色已黎明。

短夜的深邃，空寂，这里是难以尽述的。在这短夜，我静待着我所喜爱的淡淡的夏月。夏月的好处在于它不那么过于辉煌。

又到了朝霞濡湿的芭蕉叶滴下清凉水珠的时候了。那水珠将眼下的季节感推向了极致，看到它，顿觉心明眼亮了。

漫长的梅雨季节持续不断的时候，我常常来到可以看见院内芭蕉的地方。那贮满轻梦的微带莲灰色的青绿的叶卷张开了。有时候，我为了眺望那渐次舒展开的绿叶，消磨过不少时辰。

秋　草

前些天，我想着手写一点关于今年夏天的事。我一下子写了很多很多，比如，我谈到用亲戚送的桃叶治好了痱子；谈到有好几个晚上一直敞着门也难以入睡；还谈到这个时候总想多学点东西，等等。为了不忘今年稀有的大暑，我把不断流淌的

热汗寄望于廊前的秋草。这个时节我产生了一种情绪，促使我写了一些梦呓般的文字。今年的情景太少见了。山坡出口干裂的石阶旁的草地也是一样。平日里热心的花匠送我一些浅根的盆栽花草，也都早已死去。不过，还是有一两种秋草耐过了干旱，生机盎然地映入我的眼帘。同许多在山间长大的人一样，我也是个没有花草就无法生活的人。我曾经种过各种各样的花草，然而因为光照不好，又不通风，再加上这条街低洼像山谷，不管什么草都长不起来。唯有一种我喜欢的蕙草保留着。我家的庭院有巴掌般大，可观赏的仅有一点草木，不过这种中国兰花开花时节还是值得一看的。对于春季开的兰来说，蕙草可以称作秋兰。如果说春兰是北地植物，具有忍耐着漫长的冬季，在霜雪中孕育蓓蕾的力量；那么秋兰就是南国植物，它能闯过严夏，迎着酷暑开花。当绿叶扶疏、白花绽放的时候，令人感触到秋草的清幽。这蕙草如今花事正盛。这样说来，它是长期住在都市的人们的观赏物。它给人带来城里夏季的亲切之感 。我也喜欢夏季，因为这个季节里的种种景物和情趣使我身心欢悦。不管有多热，夏天都是我一年中工作最卖力的时期。过去，我几乎没有到外地避过暑，今年也正高高兴兴等待夏的到来。奇怪的是，唯独今年我似乎丝毫感觉不到夏夜的短暂。既少有好风入帷的晚夕，又少有凉露侵席的清晨。蝉从黎明时分聒噪不止，一大早广播体操的呼叫震动着耳鼓。城市的气温每日高达三十度以上，有夜等于无夜。我并非想学古人的隐逸，只是为度过今夏的酷暑而费尽心思。我在房前狭窄的地面上树起十四五根竹竿，扎了五六米长的篱笆，种上了牵牛花，因为邻家高高的铁板墙反射过来的阳光完全照耀着我家的格子门和庭前的窗户。我知道，日出前给牵牛花浇水，这样就会促使它的发育。

我坚持着我的日课，居然在这块地面上看到了可爱的秋草的成长。我瞧着它那五颜六色的花，奇形怪状的叶，盘旋屈曲的蔓儿。我想，牵牛大概是一种相当古远的草吧？送走了溽暑难眠的夏夜，我于天不泛白时就起床，享受着黎明前的静谧。打开楼上的窗户一看，篱笆仍是一片黑暗。不久，在红和蓝相间的底色上面，花朵儿渐渐发生了变化。先是暗蓝，进而薄红，再为淡紫，最后那银白的花朵依稀可见了。爱热闹的人家都围拢来，争相给花儿起名字。这个叫“大音羽屋”，那个叫“橘屋”，[①]有的干脆叫“白面书生”。有的人看着看着，便想讨要一株水灵而鲜活的秋草玩。有时，大森方面来卖鱼的汉子，在这块狭小的地面上歇歇担儿，踏坏了刚刚孕蕾的草根。即使没有一丝风的盛暑的中午，在这篱笆墙下，也能感受到石坂方向吹来的轻风。我在附近走动，想起了那位终日对花凝睇，被称为牵牛狂的鲛岛植物学家。他给我讲解关于长臂猿、狮子和牡丹的知识。他的声音至今依然在我耳畔回响。如今，我也栽种了一些他所喜爱的花草，我懂得了不论哪种草都有自己开花的盛时。有个叫做罗丹的人，他说过，只怕任何艺术家都不可能说出花的纯粹。我悟出了这句话中包含的真实。我不知打何时起是什么人把牵牛称作秋草。我只觉得这花从梅雨初晴到秋风送爽都一直供我品味，是多么值得珍视。我写这篇小文是九月十二日，新凉的秋气已经弥满了二楼的房间。这个夏天，我连常年三分一的工作都没有做完。有人劝我说，减少烦心最为难得。因此，我只是自感欣慰地过日子。可牵牛在这段时间里仅仅休息了两天，

---

① 分别为歌舞伎著名演员市村羽左卫门和尾上梅章的屋号（即艺名）。

这时又在篱笆墙上展开了笑靥。真是无朝不开花啊！今天早晨，在我的家里，十八九轮艳丽的花朵争奇斗妍。然而过不多久，这些小生命又将一个个变小，在深秋的空气中保留着不忍离弃的风情呢。

三位来客

“冬”来访问。

我等待着的，老实说，是个没有光泽、昏昏欲睡、贫乏丑陋、干瘪多皱的老太婆。我目不转睛看着来到自己身旁的这位客人的脸，和本来一厢情愿所预料的完全相反。我吃惊了。我问：

“你就是‘冬’吗？”

“那么你以为我是谁呢？你一点也认不出来吗？”

“冬”回答。

“冬”指给我各种树木看。“你看那满天星，”经她一说，我看到老衰的霜叶猝然落光了，一条条带着茶褐色的细细的嫩枝上，已经出现了新芽。这翠生生闪亮的嫩枝，这蓬勃生长的新芽，流溢着冬的火焰。不仅满天星，梅树也在浓绿中伸延，早已长到一尺高了。缩作一团，蹲踞在地上的杜鹃花，也丝毫不见哆哆嗦嗦的样子。“看那茶树。”“冬”对我说。太阳下闪烁的冬日的绿叶里有无法形容的光彩。密集的叶与叶之间，硕大的

花蕾探出头来。那笑意沉沉的盛开的茶花丛中，有的是特意赶在霜降前速开速谢的。

"冬"指给我八角金盘看。那上面新生了近乎白色的淡绿的色彩，那有力的花形，打破了固有的单调。

三年之间，我在异国的客舍里度过了灰暗的冬日。当寒雨袭来、纸窗昏暗的日子，我常想起巴黎的冬天。在一年中最短的日子"冬至"到来前后，早上九点天才渐渐发亮，午后三点半太阳就落了。波德莱尔的诗中所描写的燃烧得火红而冻得僵硬的太阳，不必到北极圈内寻觅，走在巴黎的大街上就能常常看到。冬天来到干枯的栗树林荫道之间，那青青不凋的草地的景观，却也是冬日特别的景色。那灰色而沉静的夏宾努[①]的冬日的色调，正好适合于那里的自然。

阔别已久，再来东京的郊外过冬，冬天的太阳辉煌地照射到屋内。三年的旅行生活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景。在这样的季节里，能够望彻蔚蓝辽阔的天空也是很难得的。走到我身边轻轻絮语的确实是武藏野的"冬"啊！

"冬"此后每年来访。在麻布这地方过冬的时候，我更加重视起这位来访者了。我回忆着"冬"。在信浓遇到的"冬"对我来说是最亲切的了。每年有五个月漫长的时期，我和"冬"一起生活。然而在那山里，一切景物都潜藏着，我始终没有看见过"冬"的笑脸。一到十一月上旬，初雪早早来到了群山。黑暗而沉寂的雪空里很少能仰望到太阳。逢到这种时候，浅间山

① Pierre Puris de Chavanne (1824—1898)，法国画家，在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盛行时，他画了许多温和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壁画。

的烟雾也隐隐约约看不清了。千曲川的流水锁在冰里。我的周围只有越下越深、难以消融的一片积雪。这雪埋没了我的古旧住宅的庭院，院内的雪甚至比朝北的廊缘还要高。屋檐下垂挂着剑一般的冰凌，足有二三尺长。漫长的寒夜里耳听着房柱冻裂的声音，人就像躲避在深穴中的小虫一般紧缩着身子。

这样的“冬”最先给了我深深的记忆。我在那座山上迎来了七个冬日，映入我眼里的“冬”只是灰暗的影子。我在巴黎度过的“冬”虽说没有下过那样的深雪，但那灰暗的色调是和信浓山上不相上下的。我从遥远的旅途归来，相隔日久再次看到这位来访者的面颜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就是“冬”。

从远方之旅归来的第三个冬日，我也久久盯着常盘树的嫩叶仔细瞧，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我不曾留心于黄落的霜叶，对冬天初来时常盘树的新叶也从不注意。那初冬的嫩叶是一年里树木世界所能见到的最美好的东西。“冬”这一年也指给我看槙树的绿叶，看垂挂着朱红果实的万两树。万两的果实中也有白的。那秾丽的珍珠般的光泽只有在冬季才能看到。“看那槲树”，“冬”又指给我看。只见黑黝黝坚实的树干，细长而不失强健之态的枝条，简直像哥特式的建筑一般。槲树的新叶承受着冬天的太阳，闪烁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深澈的光亮。

“冬”对我说：

“你过去是那样地看错了我吗？今年我给你的小女儿带来了礼物。看，她那绯红的脸颊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呢。”

“贫”来访问。

带着一副孩子时代就很熟悉的面孔，这位来客忸忸怩怩来到我的身边。老实说，每见到这位脚步很勤的客人的容颜，我

感到比“冬”还要丑陋。

“我和你可是老相识啦。”

刚一看到这位来客，我就低下了头。我不能长久地望着这位客人。在我仔细打量来到身边的这位客人的面孔时，我发现了以前从未料想过的亲切的微笑。我也像以前对待“冬”一样用相同的语调问这位客人：

“你是‘贫’吗？”

“你以为我是谁？这么长时间你不认识我啦？”

“贫”回答。

“真少见，从前我没有见过你的笑脸，我真不敢想象你也会有这样的笑脸。我只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笑。难得看到你的笑容只能使我倍感生厌。只是我和你很熟，有你在跟前我最放心了。”

听到我的话，“贫”笑着说：

“不要对我随随便便，我希望你更尊敬我。有人常常给我加个‘清’字，叫我‘清贫’，真正的我并非那么冰冷。在我走过的足迹上可以使花儿开放。我能使自己的住居变成宫殿。我是个魔术师，比起世界上所有的‘富’来，具有更加遥远的梦想。”

“老”来访问。

这位来客我以为比“贫”还要丑陋。奇怪的是“老”也对我笑着。我依然用对“贫”的那副口吻问：

“你是‘老’吗？”

我不得不这样问他。

细审来到我面前的这位的脸孔，我才明白，过去在我心中想象的并不是真实的“老”，而是“萎缩”。自己面前的这位来客，更加光艳，更加难得。然而，这位客人来到我这里时日尚

浅。我只有同他好好交谈才能真正了解这位客人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只看到了“老”的微笑。我要更加熟知这位来客。而且我自己也想尽快地老起来。

我似乎看到还有一位来访者，我觉得他仿佛就伫立在我家的门口。我知道那是“死”。也许是“死”会教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就像这三位来客那样，一一为我指点出由于先入为见而造成的认识上的错误。……

樋口一叶 [1872—1896]

明治时代女作家。原名奈津、夏子。东京人。早年学习和歌。二十岁开始文学创作，二十四岁因身心交瘁而逝世。她如彗星经天，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被誉为“现代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代表作《浊流》(1895) 通过一个妓女的一生反映下层社会妇女的悲剧命运。《青梅竹马》(1895—1896)，描写贫民窟中一群少男少女的交友与恋爱，表现了他们天真纯洁的心灵以及在黑暗现实中受到压抑的精神世界。主要作品还有小说《大年夜》(1894)、《行云》(1895)、《十三夜》(1895) 等。另有和歌四千余首和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一叶日记》。

新叶绿荫

（《一叶日记》节选）

明治二十四年

四月十五日。微雨。今日初访野野宫菊子女士为我介绍过的半井[①] 先生。过午时分离开家。听说先生住在近海的绿地南

① 半井桃水 (1860—1926)，小说家。1888 年入东京朝日新闻社。作品有《聋哑人》、《不即不离》等。

佐久间町。那里有一位鹤田君，我因有事到他家里去过，所以道路很熟悉。沿着爱宕下坡的大道，经过一家名叫什么的书场，左边尽头就是。走进大门，出来迎接我的是他的妹妹。她陪我从廊下走到客厅，说哥哥还没有回来，叫我稍等一下。我想，先生是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经常忙于写作小说和新闻稿件，很少有空闲。想着想着，听到门外停车的声音，他回来了。不一会儿，他换了衣服，走出来。初次见面，他就非常客气。我不习惯这种场合，面红耳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本来想好的词儿也忘了，只是一个劲儿行礼。这叫人看了，该有多傻气！想到这里，我感到有些羞愧。先生的年纪看起来有三十光景。谈论人家相貌真是太失礼了，不过我还是想说说我的印象。他肤色很好，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面如三才童子，叫人一见就难以忘记。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丰满，气度非凡。他悠然地谈起时下的小说写作，他说自己满意的别人不喜欢，人家不喜欢，社会也就不欢迎。日本读者目光幼稚，新闻小说如果不写奸臣贼子或奸妇淫女之事，社会上就没有人买。有什么办法？“我写的许多小说并不是出自本愿。大凡世上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很难面对社会的责难和攻击。我并非为了自己的名誉而写作，我是为着弟妹父母的衣食而写作。现在，我为了父母弟妹，也就不怕任何批评责难了。等到有一天我能凭着良心写小说，我也就不会甘愿承受这种批评和责难了。”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想，确实如此。他还说：“我从野野宫那里常听说你想写小说，这是件苦差事，要坚持忍耐下去。我虽然不配做你的老师，但可以做一名交谈的朋友。什么时候需要都成，请不客气地来找我。”他十分热情地叮嘱道。我非常高兴，感动地流了眼泪。又谈了一阵子，他说请我吃晚饭，拿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考虑相

交未深，再三推辞。他说："到了我家就按照乡间习惯，不分旧友新朋，尽管没有美味佳肴，也要一同举箸才是。你若能欣然用餐，我会感到高兴。"而且他再三说明要好好陪我。于是我很快吃完了晚饭。这时忽然下雨了，天也黑了下来。我说要告辞了，先生早已为我备好了车子。"请上车吧。"他说。临回来时，我把写好的小说第一章留下，先生又借给我他写的四五部小说。他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倍受感激。八时左右我回到家中。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去野野宫君和吉田君处。野野宫君正筹办游园会节目，约我商谈所需道具等事宜。夜十一时回家。今天将前几日写的小说继续写完，明日要送到桃水师那里，故连夜誊抄之。誊完第五章，母亲对我说，太晚了，明天再写吧。遂作罢。

四月二十二日。照例于午后往访半井师。他谈到了各种事情。他说，上次送来的小说第一章打算刊登在报上，嫌长了些，而且和文调太重了些，叫我写得再通俗一点。我想请他再介绍几位学者，考虑有些不便，遂未能开口。这时他说，我友小宫山即真居士是个堪称良师的人，给你引见一下吧。我把昨夜写的小说留下请他修改，很快就回来了。有的人头一回相见还可以，可第二次就索然无味了。而半井师比起前次相见，今日又添了一层亲切。他是个世上难得的人啊！

泉　镜花［1873—1939］

小说家。原名镜太郎。生于石川县。1891年，师事尾崎红叶，翌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冠弥左卫门》。1895年发表短篇小说《夜行警察》和《外科医》，批判世俗道德和通行观念，有"观念小说"之称。1900年发表短篇小说《高野圣》，具有唯美主义的神秘色彩。其他作品还有中篇小说《照叶狂言》（1896）、《和歌灯》（1908），长篇小说《妇系图》（1907）和戏剧《天宇物语》（1917）等。

森林里的紫阳花

千驮木森林，夏天里白昼也很暗。这里的森林虽然不敢说深邃，但周围全被树木围绕，通向不动板、团子板、巢鸭等地的道路像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恰如黄昏时攀登在林木幽深的山路上。尤其是小石川的白山上和追分一带地方，虽然形成一个圆形的高台，但因为下射的日光淡薄，小雨过后路也不干。住在这里的人家，婢女到市场上买青菜，总是穿着高齿木屐。污

泥沾满了脚趾，尤其是水洼里游着水蛭，叫人害怕。越过一道重林，阵阵风沙扑面。穿着“雪驮”[1] 草鞋的人来来往往。我挽起衣裾，脚上沾满泥水，大白天在这山间的路上走着，木屐也留不下印痕。真叫人有些难为情。

曾于落雨的夜晚辞别人家回自己家去。本来双亲已不在，两手空空，孑然一身，踽踽独行于竹园之前、祠堂之后、左右田野之间。肩上扛着蛇目油纸伞，走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还要提防泥水溅上身来。就这样心惊胆颤走到追分，一进入森林，面前一团漆黑，一无所见。过去，春雨霏霏倒还好些，一到夏天，暴雨沛然而至，我只得习惯得扬起衣袖挡着雨点。打着绰绰有余的油纸伞，缩着肩膀，带着游泳的姿式，摸索着右边，手指触到湿漉漉的竹篱笆。再用伞柄探一探左边，露出脸来一试，这时候风息了，空中依然大雨滂沱。蛛网挂在脸上，使人顿生寂寥之感。没想到雨下得如此之大。走出树林，街上暴雨如注。

驱蚊香在古井旁边袅袅升起。来到朋友家廊下，吸着烈性香烟的花匠说，他在森林里住了很长时间了。据说一到初冬，火车的轰鸣声一过，西北风一停，每次骤雨来时，就能听到狐狸的叫声。这是当然的。只是狐狸的叫声，宛如老夫耳畔蚯蚓的鸣叫。

这口古井，从前住着一户人家，妻子发狂死于井中。腐朽的井盖不很严实，上头压着一块巨石。朋友胆大，夜间萤火照着梅树桩上又湿又滑的青苔，明灭闪烁，于后门竹园内走上一圈儿，也不害怕。而我，在那恼人的雨夜，只要看不到朽木的燃烧和板户中泄出的远处的火光，还有那田间小路上行走的灯

---

① 用竹箨做帮儿，里面衬以皮革的软鞋。

影，便感到庆幸。想想自己是个胆小鬼，只好闭着眼睛走路。细雨在小道两旁的树林梢头沙沙作响，时而听到猫头鹰的叫声。

以上所述皆为森林中的可怖之处，然而树林的风情远不止于此，尤其是朝夕之趣妙不可言。

早晨不知怎样，黄昏时曾由这片森林中走过。三四缕夕阳的光辉照着树干和树叶，树梢上笼罩着淡淡的烟霭。茄子园的茄根暗了，花朵也变成了小果实。

既未搭棚，也未支架，牵牛花的蔓子爬过西家屋檐，乌瓜花在东家的院墙上微微吐着轻雾。并非硬要写作俳句，这正是莺声阵阵入竹园的时节啊！

树丛里的日光逐渐昏暗，薄暝之中，蚊群聚集在没有房屋的地方。走在衣袖清凉的绿荫里，浑身上下有许多可爱的东西群集而来，互相交谈，倒也别有风情。使人看不够的是那美如梦幻的紫阳花。浅葱色的、浅绿色的、浅紫或浓紫的，其中也有开着大红或浅红的花儿的。夏天当然不用说了，这一带尤其多。由明处到暗处或由暗处到明处，石旁，竹畔，篱边，门侧，马兰丛中，古井附近，无处不见紫色的面影。静寂的森林深处，牛声哞哞，沼泽般的乌泥中，栅栏破旧的牛圈里也盛开着紫阳花。

此时，有个人儿穿着整洁的白领上织着条纹的蓝灰色单层和服，藏青色的腰带将胸脯束得高高，挽结着雅致的高岛田式发髻，黑发里插着银钗钏。她坐在一辆人力车上，由一个扎着棕色护膝的强壮车夫拉着。车轮缓缓转动，顺着森林纵横交错的道路行驶，仿佛在为寻找要访的人家而苦恼。这里那里，到处是灿烂的紫阳花。一个小时内要走访六七家。实际上，那天我也在到处探寻初访的那位朋友的家址。

玉帘后边闪现出女子如花的面颜，玉容娇媚，衣饰鲜丽，映照着紫阳花的色彩。人力车踏板上火红的毛毡，在夕风里耀目争辉。究竟要在哪一座开满牵牛花的旅馆里停车呢？

听不见笛声。啊，此处住着年轻的诗人还是貌美的学士？那时所看到的优雅的森林的星光至今不忘。故而怀念之余，敢以毫无嫉妒之心作此文以记之。

高滨虚子 [1874—1959]

俳人，小说家。原名池内清，爱媛县松山人。1898年任《杜鹃》杂志编辑，在俳句写作上赞同正冈子规写生文的主张。作品有小说《风流忏法》(1907)、《鸡头》(1908)、《俳谐师》(1908)、《虹》(1948)，俳句集《五百句》(1937)，自传《俳句五十年》(1943)，俳论《俳句应走的道路》等。

冬　日

今日天气很好，枯柳低垂，没有一丝风。这种小阳春气候持续了好些日子。出外散步，一点不觉寒冷。今天是“七宝会”的忘年俳句集会，因为要到不忍池畔写生，我很早就到池边转悠，走过池水中的小道，偶尔拾得一二佳句记在本子上。刚才来到弁才天菩萨旁的茶馆里，同聚集在店里的会员们闲聊一阵，又独自来到池畔，坐在那儿的长椅上。

坐在这只长椅上，此刻的我，总有一种满心的安堵感。要说那种坐下来的瞬间的心情，仿佛气入丹田，再不为周围的一切而烦恼了。眼前只有云彩、枯树，无拘束亦无恩爱，无家人亦无亲友。这是一种怎样的恬然自适的心境啊！这使我想起一个贫穷的书生刚来东京时的情景，囊中没有几个小钱，一个人在上野公园里踽踽独行，坐到长椅上，以相同的心境面对白云和枯树。

不过由于生理的关系，这阵子腿脚浮肿，容易疲劳，一屁股坐下来，确实有一种得救的轻松之感。

从二等车厢到三等车厢，由剧场的包厢到三等座席，这些也许有着同样的感受吧？

日比谷公园和上野公园这些长椅的好处，被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了。我看到有人将帽子、行李当枕头睡在长椅上，这些人比我的心情更加舒畅，他们把椅子变成个人独享的天地，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一味沉迷于自由的睡眠之中。

我朦胧地思考着这些，觉得自己和万物毫无区别地化为一体了。我又想起自己正在写作的俳句，视线转向了眼前枝条低垂的枯柳和天空飘动的白云。不知不觉，我发现本乡台上方那轮无力的冬天的夕阳已经西斜。

站起身又走了一会儿，我注视着那轮烟霞浓丽的夕阳，一块紫色的美玉正从夕阳近旁蓬勃升起，向太空无限扩展开去，一瞬间又猝然消失了；再定睛一看，又无限度地漫延而来，西面的天空完全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紫玉。

一次，我在科伦坡上陆时曾经遇见过浩瀚的晚霞。热带的晚霞气势磅礴，云层翻滚，金碧辉煌。我不由注目凝视，心想，这其中是否有佛陀圣灵呢？相比起来，这无力的冬日的晚霞之

中，既无佛陀也无耶稣，只有紫色的美玉，波谲云诡，浩荡无边。

回首远望，刚才坐过的长椅静静地躺在道路一旁。

洼田空穗 [1877—1967]

歌人，日本文学研究者。生于长野县。1895 年入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1900 年经与谢野铁干介绍加入新诗社。1912 年出版《空穗歌集》。其歌作受自然主义影响，多吐露自己倦怠、焦躁、怯懦的心情。作品还有歌集《浊川》(1915)、《镜叶》(1926)、《冬树林》(1951)、《去年的雪》(1967)等。

五月雨情

我感到自己对季节已经渐渐失去了兴趣。以前，我能敏锐地感觉到季节静静转换的韵味，而今却没有了这样的体验。随着年岁的增大，年轻时柔软的神经次第变得坚硬起来，对于微妙的风物的推移再也不能产生共鸣了。想到这里实在可悲。此外，家居东京的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决定着我们无法以一番宁静的心情细细品味季节变化的妙趣。

对于五月雨季，再也没有孩童时代在田野里所体验的那种

深刻的感受了。我以为只有在田间野地静静观察、细细体味，才能获得其中的真趣。也许我如今的生活状态使我更加体会到这一点，由于各人情况不同，即便依然生活在东京等大城市，说不准也能深深体味到当时的情趣来。

一进入五月雨季，心情总也安定不下来。静谧和沉郁的心境里，总是潜隐着几分焦灼和不安。阴郁中也充满了即将迎来夏天的阳刚之气——这样形容也许有点欠妥——这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而且，比起夏天更能深切地感到生物繁衍的勃勃生机。

这个季节，虽然没有特别的华美之处，但是，总能使人感到一种沉重的欲望的压迫，虽然不那么明显，但于沉郁悲哀之中，不能不体味出一种潜在的力量。到了这时候，女人的轮廓更鲜明了，她们的肌肤更光艳了。比起夏季那种明朗的色彩，此时略含几分哀愁的色彩更能惹人心动。

灯光也变得美丽了。到街上走走，无声的细雨润湿了道路，女人们打着蛇目伞，光脚穿着高齿木屐——那背影，有着无限风情。那特具的柔媚的线条和周围静谧的空气十分调和，使人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深深的情趣。

下町的五月雨——即使在城市，这里也别有风情。不过，我还没有亲身体验过。眼下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心情一直烦闷不堪，即使到了这个季节，偶然眺望外面，也感觉不到什么慰藉和风情。有时一时兴起，又随即心灰意冷起来。不知那是什么时候，我躺在客厅里，眼望着簌簌而降的五月雨，突然生出下边一番联想。按理说，水几乎占有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三，水真是够多的了。那么自己不也是栖息于海底的鱼吗？每逢一到五月雨季，我总感到自己是鱼，而很难想到自己是人。

提起五月雨，我就不能忘记故乡的情景。到处是满眼绿色。

这绿色一到五月雨季，就变得更加鲜润。我生长在信州高原，即使到了这个季节，柔和而湿润的景象里，仍然残留着几分萧条。除了山野和绿色，再看不到别的东西。在这山野的映衬之下，细白的雨丝霏霏而降。碰到空中有风，那白雨在天空被风揉搓着，恰似粼粼细浪，看得十分清楚。呆在脏污、粗劣然而颇为宽敞的客厅里，静静地看着这光景，实在是一种享受。

青梅带着沉重的声音掉落下来，诱发着奇妙的哀愁。这哀愁不同于秋叶的飘零——那种凋落、寂寞凄冷的哀愁，而会含蕴着几分柔情和温馨。

薄田泣堇 [1877—1945]

诗人、随笔家。原名淳介。生于冈山县。1899 年出版浪漫主义诗集《暮笛集》。1900 年在《明星》杂志发表诗作《黄昏之歌》。1906 年出版具有象征主义倾向的诗集《白羊宫》，颇负盛名。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晚春》(1901)、《二十五弦》(1905)，诗文集《白玉姬》(1905)，随笔集《茶话》(1916)、《后茶话》(1918)、《新茶话》(1919)、《草木虫鱼》等。

樱　鲷

一

春天来自何处？

春天来自嫩草初萌的田原小径，也来自都城大路上女人们穿的和服的颜色。然而，在隔着津轻海峡的北海道平原，听在当地长久生活的农人们说，那里的春天不是来自原野，也不是

来自山峦，而是确确实实来自天上。春天不是裸足的美丽的女神，她走过的道路没有百花含笑相迎，它是跃马扬鞭、踏着雄壮的进行曲而来的男性的神。从那充满光明的太空，闪耀着黄金的铠甲，高奏着嘹亮的号角降临了。这就是雪国的春天。

与此相异，我所熟悉的春天，既从广阔的原野上来，它也不失时机地从沙丘对面的蓝色海洋上来。在我出生的故乡，在可以听到濑户内海涛声的小村子，每到春天，樱鲷就上网了。一听到鱼贩子走村串户的响亮的吆喝声，乡亲们全乐了，仿佛这海上的春天就要光临他们清贫的饭桌了。

尽管青麦在拔节，尽管云雀在空中欢叫，但要是听不到海里樱鲷丰产的消息，那么春天也会变得寂寥起来。

二

樱鲷呵。

当你被鱼网捕捞送到竹篓里，你就像在丹尼斯所发现的那座闻名的尼罗河河神的石雕一般，永远横躺着，只露出一只圆圆的眼睛。古时候，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名将安契戈纳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善作侧面像的人。因为他是个独眼龙，为了不使人窥见他的丑态而煞费苦心。鲷鱼不是安契戈纳斯，它有着完好的两只眼睛。不过作为鱼的生活习性，一侧只有一只眼睛。所以躺在竹篓里，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

英国有位小说家，因做过下院的议员而著名，他叫A. W. Mason，始终戴着一副单侧眼镜。他热爱游泳，即便在这时候，也很少摘掉眼镜。有一次，他在火车上打碎了眼镜，于是这只眼立刻伤风了。鲷鱼离开咸的海水，直接接触空气，它

患了感冒，眼睛因充血而变得鲜红。

鲷鱼呵。你的眼睛看待外界的自然只能和自己的行动平行着看。当你划着羽鳍前进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外界也一起前进；在你后退的时候，那外界的自然也跟着后退。你的嘴唇所碰到的从正面而来的不是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外界。你永远看不到站立在你前头的东西，不仅如此，你的左眼所见也完全不同于你的右眼所见。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你一只眼看到神仙，同它嬉戏的当儿，另一只眼看到的却是恶魔，正为它的丑陋所惊骇。

鲷鱼呵。当你从海里捞上来投进竹篓的一刹那，你第一次看到高空里那又大又圆像熟透的南瓜一样的东西，一定很惊奇吧？那叫太阳，是万物光明和生命的本源。然而当你清清楚楚看到它的时候，要不多久你就会死去。

鲷鱼呵。当你用一只眼看着那奇怪的太阳的时候，另一只眼一定看到了滑稽的东西，正在窃笑吧。这是可悲的事，对于鲷鱼来说，这是难以逃避的命运。

三

过去，中国有位老画家叫张风，皈依佛门，二三十年间，不茹荤腥。有一次外出访友，正遇主人烹煮松江鲈鱼。张风一眼望见碟子里的鱼说：

“我没有忘记，这是我家先祖张翰钟爱之物。”说罢立即举箸，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自此以后，他便泰然地吃肉了。

我不像张风那样拒食荤腥。一到春天，看到海面上水汽迷闬，就想起故乡濑户内海，想起那里捕捉的鲷鱼身上金粉般的

细鳞，心中自然升起依依的乡情。

鱼的忧郁

我来到池边。苍黑的水面上，明油般的春光闪闪浮现。忽然，一条大鲤鱼分开水底的藻丛，慢慢悠悠游了过来。它似乎有气无力地环视着四周，不一会儿，又慢悠悠游回水藻丛中不见了。

看到这种情景，我想起从前自己喜欢的中国画里一条奇怪的鱼来。

少年时代，我经常钓鱼。一次，为了去钓鲫鱼，我曾经乘着小船，在村头的小池塘里划行。那天不知为什么，运气很不好。我有些自暴自弃，立即瞄准在那里游动的三寸长的鱼垂下了钓钩。我硬是将食饵蹭着鱼的鼻尖儿。突然被什么一惊，一直俯视着水的深处。

刚才藏在云层里的春阳，蓦然明亮地照射下来，微微混浊的水中，青青的水藻长长地浮曳着。水藻荫里不是有一条硕大的鲤鱼，正慢慢腾腾露出黝黑的半个身子吗？仿佛穿着钢铁的盔甲，那目光似乎也不怕人。我看着看着，不由有些发怵。

“它也许就是水池的主宰吧？”

想到这里，觉得这鱼在水草荫里住了好几年，它无法来到

岸上，无法在广阔的天地中跳跃。它只能不断地闷损着身子，在水池里游动，只能不断地诅咒这有限的池塘。老鱼生活中这种倦怠和忧郁，仿佛威胁着我小小的心灵，于是我再也不想钓鱼了，悄悄把小船划回了岸边。

说起河鱼，无不是活蹦活跳的新鲜生命。它们的身姿是那般柔韧，那样俊美，我带着朋友般的亲切之情来和它们一起玩乐。然而，这古池里的鲤鱼却向我充分显示了它们的冷漠、可怖和忧郁。

其后，不知为何，我喜欢起有关鱼的绘画来了。我尽可能贪婪地阅读了众多画家的作品，从画院的待诏、以游鱼图册闻名于世、被人称作范獭子的范安仁，到应举、芦雪、华山等人的名作，我都浏览过。他们描绘的多是鱼的欢愉的动作、姿态，以及毫无凝滞的水中生活的自由。至于古池中所见到的老鲤鱼，栖息于淡水中的倦怠、忧郁和阴森可怖的样子，在这些作品中一概看不到。我觉得有些不满足。只是有一次，在吴灵壁一幅不太出色的作品中，发现画家不同凡响地将鲤鱼似乎当作水中妖怪加以丑化，这倒很有意思。我不知作者何许人也，当众多作家只看到鱼类家族生命的昂奋并加以描写时，而他却根据自己的观察，充分表现出鱼的骇怪的一面来。我对这幅画颇为中意，所以至今不忘。

森林之声

如今，我站在春日山[1]的山路上。路两侧耸立着无数的大树，枝条纵横，有阔叶，有针叶，葱茏茂密。不时有守山的汉子打树荫下走过，他们要想望一望午后的天空，寻找一片云影，也不是容易的事。这是一座神山，自承和天皇[2]颁布《禁山御旨》以来直至今日，未曾遭过一次砍伐。夏来绿叶参差，冬来枯叶飘零。落下的树叶，怀揣着岁月的美梦，再次回归大地，化为腐泥。千百年来，这座山的风情就和那成片的杂木林各异其趣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大气清冷。山肌永远是湿漉漉的。满山遍岭，只有到了秋天，才无处不飘荡着泥土的芳馨。

好大呵，春日的森林！大自然的双手造就了大海，造就了火焰山，造就了摩西，造就了鲸的脊骨，又在此处造就了春日的森林。杉树参天而立，高入云表，显现着最先迎接黎明的骄傲。栎树仿佛诞生在月曜日的午前，那正是灵魂弘扬的一瞬。竹柏是夕暮的歌唱。马醉木抑或是季节的独语吧。它们都显现着与生俱来的天资，全神贯注，茁壮成长。太空贮满了微笑，在头顶上扩展开来。每一棵树都伸长手臂，争先摘取第一道光明。

---

① 春日山位于奈良城郊。

② 公元834年至848年在位。

生于地表，仰望蓝天，着实有些可怜。然而，可怜固然可怜，往昔从催芽之日起，就决定了各自的宿命。这些树木都能乐天知命，直至自己生命完结之前，从不停止一日的努力。其时是阴历五月半，古沼的水藻正要开花。微阴而燠热的午后，树叶正在温湿的气候中发育，树根正忙着向地下伸展，树干正努力扩大空间。一派多么热烈的生活景象啊！

大杉树说：

“长得太高了，真是寂寞难耐。那云彩让人心烦。有闪电落下该多好。”

年轻的马醉木说：

“长矮了也可厌，泥土的腥味直冲鼻子，有什么办法能忘记昨天呢？”

老栎树也嘀咕：

“对生命有些倦了，不知鹫鹰飞向了哪里。丢下良弁① 就再没有回来。等着等着，一个个夏天过去了，这是个不短的岁月啊！”

竹柏也说：

“真想说句话呀。”

空中有一层薄云。天气渐渐恢复过来。一道银白的光线，洋溢着初夏的气力，猝然透过黑黝黝的竹柏枝条漏泄下来，停落于树木的干上，绚丽悦目。于是，茶褐色的枞树，灰白的栎树，干裂的竹柏的肌理，都清晰地浮现于森林阴郁的空气里。古寺

---

① 良弁（689—773），奈良高僧，建东大寺，讲华严经。传说二岁时同母于桑园，为鹫鹰所攫，置于杉树下，后为义渊和尚所收养。

的神殿上，手烛[1]的火影里，从名匠镌刻的十二神将的脊背上，也可以看到它们正带着紧凑而劲健的神情眺望着眼前的一切。

忽然，仿佛是女人的呼吸吹落在我的后颈上。用手一摸，是枯萎的藤花。在奈良，在五月过半的今日，依然开放着这紫色的花朵吗？抬头一看，高大的杉树荫里，一根长长的古藤，宛若一位心神迷乱的女子，低垂着茎，低垂着叶，用修长的臂膀紧紧缠络着旁边的树木。在各种树木的絮语里，唯独没有听到这藤树的声音。这是不奇怪的，古藤在暗暗啜泣哩！

雨日熏香

一

梅雨前，都说今年一定是个“干梅雨”季节，可入梅后，到今天为止已经下了两场雨，这两次都下得很大。

我喜欢雨天。因为雨天能使人品味到快活的晴日所没有的宁静。每天每日下个没完没了的梅雨季节的雨，对于我这个多病的人来说，真有点过于郁闷了。然而令我高兴的是，我可以

---

① 装有把手的烛台。

因此逃脱一些外界的纷扰，慢慢品味那番恬静的心情。

梅雨时节的雨潇潇而降的日子，我的心境十分安宜，即使用来读我喜欢的书，也似乎是一种浪费。在这样的日子，我觉得可以写出优秀之作。然而用来写作也很可惜。只要可能，我什么也不做，只想静静走进自己内心的深处，游览孤独，品尝孤独。

焚香适合于任何场合，尤其是梅雨季节雨中焚香，闻之更使人心性安然。根据本人的爱好，这时候我总是使用白檀香木。听着绿叶上的雨声，双目紧闭，闻着弥散全屋的沁人心脾的幽香，仿佛魂魄已经离开肉体，徘徊于陌生的法苑林的小路上。那雨声浇灌着心灵，自然界浸透着温润和柔情。这种温润和柔情，是将“自然”和“我”融为一体的最佳媒介。我的灵魂和宇宙的大灵魂，实现了神交和感应，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草木鸟虫等小精灵切切私语，也是在这个时候。唤醒如今再也无法见面的墓中的你这位故人，娓娓谈论着往昔的交谊，还是在这个时候。

香烟渐渐变弱而尚未消散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轻微的疲劳。我站起身推开窗子。那一直认为打落在我心头上的雨依然在外面潇潇而降。薄暗的院角里，紫阳花红湿绿濡，悄然挺立。这花仿佛沉浸在清幽的梦境中，眼角含着青白的微笑。它是梅雨季节不可缺少的一景。栀子、合欢——这些都是白日里做着光明的梦的花，而唯独紫阳花做的却是孤寂阴郁的梦。

紧靠紫阳花身旁，蜀葵红白两色的花被雨水打湿了。这种花草为了轮番品味梅雨季节的雨水和晴日的阳光，其茎像柱子一般笔直挺立，而花全都横向地簇拥在一处。

我曾经看过光琳和乾山描绘蜀葵的画作。两幅画十分相像，

好像是兄弟俩商量好画的。茎和花都极富于图案的韵味。但乾山的这幅画其花茎直刺天宇，更显现出强劲和厚重的生命力。这也许反映了作者的人格吧。

过一阵子，雨势小了。不一会儿，夕阳渐渐漏泄下来。带着湿气的新鲜的风飒然吹来，这一带浸透了雨水、俯伏着身子的树林，就像狗抖落身子上的水一般，脱去了水气又猛然直立起来。周围洋溢着一种静谧的快活的空气，宛如大哭一场之后那种欢快的心情。日暮前的这一刻，清晰可见的只有合欢花。

二

雨晴时到田间一看，小河里涨满黄浊的雨水，一直浸到田畔。看到这个，就想起小时候，每到涨水的晚上，时常去砍鲇鱼的往事来。一手拿着一端绑着割草镰刀的竹竿，一手擎着火把，沿着昏黑的河岸一路走去，一边不停挥动着火把。大鲇鱼见到火光，哗啦一声拨动河水，将硕大的头颅浮出水面。这时，立即挥动长柄割草镰刀，瞄准鱼头用力砍去。这种捕鱼法确实有些残酷。每逢梅雨季节，小雨疏疏的夜晚，不约而同地说："真想去砍鲇鱼呢。"于是三三两两，穿上小蓑衣，跟在大人身后出发了。

那是哪一年？幸田露伴先生担任京都大学讲师的时候，我见到了他，谈话中提到砍鲇鱼的事儿。幸田先生是著名的钓鱼高手，他听到我的话，不解地思索着说："是吗？鲇鱼生性胆小，看到火把就躲藏起来，不可能浮上水面的呀。"

因为是幸田先生的话，他说鲇鱼是胆小鬼，当然是可以相信的。然而，认为鲇鱼胆小就怀疑它不会冒然将头浮出水面，这

种说法却很难叫人信服。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不但多次亲眼看见过，而且自己也曾照鲇鱼的巨大头颅挥得过镰刀。

三

这个时节开的花，有柿子花和马铃薯花。这是极其简素而质朴的花。仿佛只要结籽就已足够，其他皆属华奢。这种花常被这里的农夫刻在木头上或折叠成纸花，富有所谓农民艺术的韵味。柿子花那种类似廉价香水的甘甜香味，只不过是自然界为实际需要所迫，而作出的一次小小的骄傲的表示而已。

四

如今这个世界，草木以绿色为自豪，但独有一种草，茎叶皆为紫色，整个体躯散发出紫色的香气。这就是紫苏，是最具特色的一种草。古代，在京都圆山的茶寮里，各界人士的夫人们举办过服饰评比。大家都以为穿金着银最能显出豪华之气，唯独中村内藏助的妻子，承袭尾形光琳的趣好，外面套着素色的上衣礼服和黑白夹袄，里边再穿几件洁白一色的紧身衣服，令众人刮目相看，获得好评。紫苏的紫色，虽然没有这样的趣好和素质，但它也许是在天地造化的颜料盘中只剩下紫色时被创作出来的。尽管如此，它的色与香都浸满浓紫的情调。这种大胆的创意，在这样的季节里，更能充分发挥特有的效果。

有岛武郎 [1878—1923]

小说家、评论家。生于东京一官僚家庭。有岛生马、里见弴之兄。1896年入札幌农业学校，并成为基督教徒。1903年留学美国，接受欧美文学的熏陶。1906年赴欧，翌年回国在母校任教。1910年参与创刊《白桦》，发表短篇小说《除锈工》和剧本《老船长的幻觉》(1910)。主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宣言》(1915)、《该隐的末裔》(1917)、《生的烦恼》(1918)，长篇小说《一个女人》(1919)、《星座》(1922) 等多种。在白桦派中以描写下层人民生活和争取个性解放的妇女形象著称，被鲁迅称为“一个觉醒的人”。后与波多野秋子共同自杀。

被描画的花

一

来了一位对于色彩有着极为纤细感觉的青年。他看了普通的照片，凝视着黑白的浓淡，很快就分辨出被摄物体是什么色

彩。凭着天赋的敏感，他进行了一大发明，但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在他所说的话中，有句话对我来说是个深刻的暗示。我现在就来说说这个。

这句话照他说来：在一般的意义上，自然之色远不如画家之色美丽。

这句话也许使人觉得说反了，又好像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古至今，所有的画家几乎都为自然之美惊叹不已。而且极力认为要想准确表现自然是多么困难的事。因此，我们对于色彩专门家的一致看法照样接受下来，认为自然远比一切人工美的总和要美得多。而且不这样看就行不通。不论多么精美的颜料，不论是使用如何精心配制的颜料的构图，最终都不能和自然专有的色彩美相提并论。有人使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自己也主动相信这一点。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样看了。

二

然而，我想暂时摆脱我们所具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依靠我们所具有的些微的实感，对于这位青年的直觉加以思考。

人们看到精心画的花，大都会赞叹像自然的花朵一样美。同时，看到新鲜的自然的花朵，不也由衷赞叹这花就像画上的花一样美吗？

前一种情况是，人们靠着从画家那里接受下来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看待事物。这是确实的。而后一种情况是，他很明确地背叛了自己所信守的东西。他发表了和平时所信守的东西完全相反的意见，而且看来丝毫也不感到怪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单单一时思索的错误吗？

这句话的背后是否隐含着尚未被人们觉察的意思呢？

三

所谓人就是夸大的动物。比起人是使用器具的动物、会发笑的动物、具有自觉机能的动物这些说法来，我的这个论述更接近揭穿其真相，如果有必要用什么什么动物的提法来给人下定义的话。

他所做的都是对自然生活的夸大。他作为人所获得的一切力量及其作用不都是在自然界巧妙的均衡之下所保有的吗？人作为人的唯一的力量表现在打破自然所保持的均衡，将其某一点无限夸大这个方面。所谓人类的历史就是发现这种夸大的倾向的历史。在某一个时代，自然生活的某一个特殊的点被夸大了。在另外的时代，其他的点被夸大了。在某一地方是这一点，而在另外的地方则是另外的点被夸大。就这样文化形成了，个人的生活形成了，而这些不觉之间结果成为对其它动物的优越之处。所谓智慧，除了夸大的力量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四

暂时原谅我的断言吧。

画家在作为画家的道路上也是夸大的。

使画家原封不动接受自然的生活吧。他只不过是一个无法描绘的蛮人罢了。对他来说，哪里都没有可以描绘的自然。因为自然本身是独特的，而独特的东西当然不允许有两个同时存在。

因此，一个蛮人要成为画家，必须从夸大自然而起始。他擅自切断自然，摘抄自然——摘抄亦是成就夸大的一个手段——强调自然。假定蛮人成为画家后要用色彩表现一种风景，他首先切断自然之中色彩无限的阶段配列，只剪取强烈的色彩加以组合。而且为了强烈表现色彩，又摘抄相邻的近似的色彩，再把自然中的各种颜色，通过类似的更加强烈的色彩加以强调。就这样，一幅风景画才得以完成。很明显这不是自然的再现。自然不可能再现。这是自然的夸大。蛮人看了自己的伙伴制作的绘画，恐怕会认为他发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和他们所看到的素朴的自然相距太远。

但是，人本然具有的夸大性很容易同夸大的表现相亲和。而且这种表现使人感到如同自然的再现一样，以至于把精巧的画面里的花和自然的花看作一样美丽并加以鉴赏。

每当这时，画家就说："自然之 美是无限的。将这种美尽皆表现出来，对于人来说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他的想法并不像我们普通人所考虑的那样。我们听了画家的话，也许会这样想：自然具有的色彩，无论怎样精心制造的颜料中都无法找到。这种颜料不论怎样加以调配，都无法获得。而且，不论何种天才的慧眼，都不能略见其端倪。因此，自然所具有的色彩总是比绘画所具有的色彩美丽无限。

我在考虑。说这话的画家的自身尽管没有此种想法，但我却这样认为。画家的这句话并非像普通人所想的那样，不在于前一种意思。画家在谈及自然之美是无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谈论他已经夸大而看到的自然。画家在说这句话之前，已经把自己夸大的色感投入自然。他那用夸大的颜料的色彩装饰成的假眼，不知不觉将这种色彩涂抹于自然之上。而且在自然之

中——尽管不像颜料的色彩那般美丽——有过色彩的无限的阶段配列。要想将这些配列通过夸大的颜料加以表现，这就如同硬要完成一桩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所谓更高层次地再现自然。这对于只能通过夸大才能确保自己存在自由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连天才都无能为力的境地。为此，画家只有发出喟叹。

五

然而，这位青年虽然对色彩敏感但不是画家。他不具有对色彩的夸大性。可以说他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为此，他没有被所有画家陷入的色彩上的自我暗示所侵袭，而能对自然的色彩和颜料的色彩加以比较，并坦然地报告了结果。

我所说的并不单指这位青年。我是说那些未曾受到画家无意识的欺瞒而能素朴地感悟色彩的俗人，他们看到鲜艳的自然之花，会感叹地说："啊，这原野的花就像画面上的花一样美。"

六

"啊，这原野的花就像画面上的花一样美。"

画家将把他看成不可济度的俗物。他们忘了这句话是对画家最高的 Compliment[①]。

只能将自然的一部分加以夸大再把结果投入自然的全部，对于面对自然痛感自己无力的画家来说，看到有人把神仙般的

① 英语：赞赏。

野花同一片画面上的花加以比较，也许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冒渎吧。敢于进行这种比较而自鸣得意的家伙，在他们眼里简直缺少做人的资格。

但是，画家啊，请等一等。他不正是你的最好的批评家吗？他有一颗公平的心，将公平的最后的赞赏毫不犹豫地奉献于你。

说出这种理由是容易的。因为他只不过证明你所发现的色彩之美比起自然具有的色彩之美更加美丽罢了。而且他不是出于阿谀奉承。哪里还会有对于画家工作如此程度的承认呢？

七

我觉得我已经把应该说的全都说出来了。青年的话给我以暗示使我想起了这么多。而且带着这些，我又回到我自己的领域。

艺术家被说成是在创造。但是真正的创造在艺术家那里也得不到允许。艺术家只不过是夸大自然的某一断面。冒牌的艺术家有意识地进行着这项工作，真正的艺术家不自觉地完成这项工作，而且他是以个人的力量和方式去完成它。他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自然，而且，他用这种观点为别人装上了假眼。就这样，自然改变了以往的面貌。创造就是指的这个。自然不是创造出来的，可以说自然的幻觉才是创造出来的。

然而，这种幻觉的创造却大大丰富了人的生活的内容。这是因为人只有依靠幻觉才能真正地生存下去。

八

将自然原封不动加以客观化的是科学家。至少打算这样做的是科学家。他对自然的某一方面必须是敏感的，而且同时必须将自然从夸大的习癖中解救出来。

他经常从艺术的夸大中解放自然。使自然暴露于所谓不美的姿态里。由于人性的约束，他也会在某些方面夸大自然。但是在他的这些学问中，不能不抑制住作为人的本性的夸大倾向。

严冷的彻视毫不留情地踏碎了追求幻觉的狂热。只有科学家才称得上真正的创造自然。背叛人类敢于向自然投降的就是他们。

于水中创造死水，于大气中创造赤道带，于大地上创造无菌土壤，而且于人生中创造无激情的生活。

古人命名恶魔者，亦即近代称为科学家者。人类自觉的初期，将夸大的自己投影于自然的是神明。此外，使人类从夸大性中还原于自然，并将此种精神具体化的是恶魔。为此，人类崇拜神明而远避恶魔。但是随着自觉的成熟，神明融入人类之中化为艺术的冲动，恶魔亦融入人类之中化为批判的精神。

九

这么说，科学家毕竟只不过是敌方潜入人类进军中的间谍吗？是的。而且又不是。

人类认为经过夸大了的东西就是自然本身，就不会再继续将其夸大下去了吗？

不，而是越来越厉害。人类屡次滥用自己的特权，并因此为特权所滥用。在大地上扎根，将树梢举向天空的东西是荣耀的。将大地嫁接于树梢之上，并由此想制造个世界是危险的。而且，这种奇怪的轻举是如何为我们的艺术家所热衷而再三表演出来啊！

科学的严酷的三十大板加于倚大地而立的树木之上，然而这树木将三十大板当作膏雨而受取之。但是这三十大板降临于嫁接在树梢的大地时，便会化作撼天动地的晦暗的狂风暴雨。

人不正需要这种狂风暴雨吗？

人不正在翘首以待，巴望着洗净那些沾满泥土的树梢吗？

风暴啊，你用力刮吧！

十

这是对科学家的警告。

你来自对人类存在理由的无视。这种企图是勇敢的。

然而你不能完全斩断人类的梦。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斩断人类的梦，人类就不复存在。

为了成为一根强劲的绳索，至少需要有两根小绳索的合力。

人类和自然接触，产生了特有的夸大性。人类同经过特有的夸大性夸大了的产物相接触，就产生了冷严无比的科学精神。

这正是人类应该保有的独一无二的道德。

寺田寅彦 [1878—1935]

物理学家、随笔家。别号吉村冬彦、薮柑子等。生于东京。1903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科，随后专攻实验物理学。1908 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09—1911 年留学德国。1916 年起任帝大教授。其随笔作品立意具有科学性，文字简洁，富于幽默感和人情味。1923 年出版随笔集《冬彦集》和《薮柑子集》，此外还有随笔作品《万花镜》（1929）、《续冬彦集》（1932）、《催化》（1934）和《萤光板》（1935）等。

病房的花

发病前四五天，我去三越，顺便买回一小盆秋海棠。我想把它和书架并排放在书斋中的桌子上，每夜在电灯光下欣赏，有空时再为它写一篇文章，谁知这一想法还未实现就住进了医院。

入院那天，妻将各种用具连同盆花一起拿来了，放置在床头边镶着大理石面板的药柜上。周围是灰色的墙壁和纯白的窗帘，从色彩上说，病房只有暗红色的壁橱和床头闪光的黄铜把

手，有了这盆鲜花，阴郁冰冷的病房一下子变得和暖热闹起来。宝石般大红的花蕾和天鹅绒般鲜亮的绿叶，投映在灰暗的墙上，躺在病床上看去很美，令人赏心悦目。

我时常想，不管多么精巧的人造花，和天然花比较起来，总感到粗杂而不可比拟。一次，我在美国的一家博物馆看到一位有名的匠人制造的玻璃花，比起天然花来，同样粗鄙难看，而且使人生厌。这种差别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如果以有关色彩和形态的所有抽象概念和语言为标准加以比较，假花和真花从外形上很难区别。也许有人说："一个死的，一个活的。"但这只不过是把一个问题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要真正加以区别，只有将两者放在显微镜下检查才会弄明白。一方只是不规则的干燥而简单的纤维组合，或者说是有着不规则凹凸的无晶体板块；而另一方则是复杂的有规则的细胞有机体的组合。美与近似而不美的差别其微妙之处，不正是永远这样存在于人们普通感觉的范围之外吗？人也是一样，意识的底部所隐藏的自我不是决定其人人格之美的要素吗？我一边想一边凝视着秋海棠花，我发现仅凭自己肉眼微弱的力量，就能感知花朵的每个细胞发出的生命的光辉。

入院的翌日，A 君拿来一束油菜花，因为没有合适的花瓶，就暂时放进洗脸盆里。也许因为开在居室的缘故，那浓烈的芳香使人想到云雀的欢叫。不久从家中拿来花瓶，将此花插入，放在屋角的洗面台上。同日，侄儿 N 拿来一盆西洋兰花，赭色的小盆里隆起一层水苔，几片青竹篦般宽厚的叶子左右对称展开，其中一轮花朵微微垂首而立。大部分只有绿色，花冠上分布着浓紫的刷毛纹路，从普通意义上说，不算美丽，但却有着高品位的静穆沉稳之美。将此花同华美若神话中的公主一般的秋海

棠放在一起观看，仿佛就是那庄重沉郁的年轻英俊的公子。花冠下半部垂挂着袋状的花朵，好像随时都要转头向上打开袋口儿。可它始终没有绽放。

其间，T君夫妇又送来一大盆秋海棠。这花比起从家里拿来的那盆大上好几倍，而且更加娇美。自从这盆花一来，原来的那盆秋海棠一下子暗然失色，毫无观赏价值了。也许原来的那盆花确实有些单薄，而现在的这盆花却令人眉眼一新。原有的花放在屋角的洗面台上，新来的这盆秋海棠置于枕畔，看也看不够。然而，奇怪的是比起此花来，清孤的兰花不但丝毫不显得黯淡，反而更加表现了独有的特征。原来的那小盆秋海棠也舍不得丢弃。我自己经常扭头注目于洗面台上，看见花叶日渐衰谢下去，令我触目神伤。那瓶中寂寞的菜花，也每每诱发着我的淡淡的怜爱之情。

这次，I君送来了仙客来和一品红。一品红过去曾在花店看见过，还不知花名，看了送来的花盆上插着的木牌才明白。放置在药柜上仔细端详，火红的颜色就像鸡冠花一样鲜明耀眼，使人想到这确实是热带的颜色。我以为这种花的颜色很像鸟类装饰的羽毛。顶端簇生着黄色的小花朵，看上去显得极为谦逊，似有若无。自然界为何违背常规，使得这种植物的生殖器官如此衰微，而使呼吸器官的叶子如此旺盛呢？问一问植物学家和进化论者，也许会引出某一种学说，但依然使我不能不感到奇怪。我想像着植物繁茂的热带森林，想起了漫游新加坡的日子。那种驾着马车奔驰在椰林中红色大道上的无可言状的心情，至今仍时时清晰地浮现于心中。然而，细微的记忆都薄如梦幻，仿佛红红绿绿的底色上染出的花纹一片混杂缭乱。但是，躺在这寒冷的病床上回忆着充满灿烂阳光和强劲生命力的南国天地，

感到无上的慰藉。

仙客来似乎有点先天不足，花儿缺少生气，叶片有些萎缩，尖端上已开始枯朽，出现了焦褐色。我对这花泛起了奇妙的联想。那是在柏林的时候，住在阿克琴大街的语言学老师过生日那天，我打算送上一束鲜花，便到阿波斯蒂·帕斯基尔街前面的花店，挑来捡去，买的就是这种花。我请店主用从日本进口的桃色皱纹纸包上花盆，立即送到附近老师的家里。当时老师告诉我，这花名叫山地堇。因此，我觉得这名称比起仙客来似乎更恰当。那位女教师后来怎样了？她本来以专教日本留学生为职业，大战爆发后，留学生全部回国，市民对于日本人的反感也在增强，她有着那样一段可厌的经历，其后的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这件事时时令我记起。老师结婚后不久，丈夫达克托尔就死了，她和退役军人的父亲以及丈夫留下的十四岁女儿赫尔登卡洛蒂三人，一起过着寂寞的日子。不知何故，她和父亲的关系不太好。一天，我们两三个学生领着赫尔登卡洛蒂到雷兹剧场看童话剧，剧目是《白雪公主》，大部分观众都是孩子，我们这些异国的大小伙子显得有点难为情。扮演王妃的女演员是个胖得吓人的女子，她用动听的声音唱着“镜子呵镜子呵”。其后过两三天一打听，才知道那天晚上老师得了剧烈的肠痉挛，大闹了一场。老师的眼圈儿还清晰地残留着一道青黑的轮廓。我无端地感到老师生病似乎是我们的责任。不管怎样，看童话剧仅仅就那么一次。

五岁的雪子跟着姐姐到医院探视。起初只是老老实实默默看着护士的脸，不久逐渐习惯了，最后竟然爬到床上来了。她望着枕畔的花盆，发现了叶荫里的木牌儿，便大声念着用字母书写的花名。听到她那奇特的声音，大伙儿都笑了。她近来刚

学了正楷字母，所以只要一看到这种字母就读上一遍。以后每次一来，总是坐在床上读一遍这花的名字。我今天更加感到“文字”这两个字所包含的奇妙的意味，对于人类未来的知识做了种种联想。

我很想知道一品红是哪几个字母组成的。我偶然看到丸善书店寄来的《近世美术》一书，其中有一幅一个名叫罗杰弗雷的人以此花为主题画的水彩画，这时才弄明白。这幅画附带的解说词中写道："此画实在应该叫做富有特征的study。实地观察后毫无偏见地加以表现，这是近代美术试作的范例。云云。"墙壁上帖着布条和皱巴巴的纸片，以此为背景，画面上只有两枝一品红，插在普通牛奶瓶里。虽说整体感觉不坏，但同枕畔这盆真花相比，显得叶子的排列有些奇怪。以植物学家的眼光看，这确实是画错了。然而，写下前言解说词的美术评论家却给予了上面那样的赞辞。这位批评家说话似乎太随便，但转念一想，也许确乎如此。

护士每天早晨把这些花端到室外换水。每次都能听到廊下传来人们的赞叹："这花真漂亮!"比起秋海棠和兰花的长势，一品红渐次衰微了，生在笔直的长茎周围，保持一定间距的轮生的绿叶，渐渐变成黄绿色。我提醒护士和妻子注意，是否因为浇水过分的缘故。然而我又缺乏积极指导的知识，只好听之任之。其间，叶子次第变得无光，发黄，下面的叶子开始凋落。剩下的叶子用手指一碰也脆弱地飘零下来，这实在不可思议。这样下去，连根部附近的叶子也会自上而下逐渐脱落的。

S君又送来了秋海棠，其大小和前次T君送来的大致相同，但花色和叶色却比前一盆显得单薄和平淡，然而都具有野花的清雅之趣。同属一种花，其培育的方法和周围的状况竟然会如

此不同吗？由于土质、肥料和供水还有光线和温度的关系，在同一品种中产生了贵族和平民。花中的贵族和平民因为不会说话，所以没有争斗。我做出了这样的联想。

接着，O君又用一只浅浅的大盆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草花送来了。中央依然是秋海棠，周围是片片若绿纱般的天门冬，叶子伸向四方，下边可以看到火红的天竺葵，最底层是棒棒糖般的蟹形仙人掌，几朵花儿垂到了盆缘下面。每一种花儿都十分漂亮，但人为地把它们集合一处，总觉得有些不够自然，不过倒显得热闹华美。不眠之夜的几个小时，因为有了这花变得短暂了，睁着眼睛想起了各种往事。其中有一次，接到N先生[①]病重的通知以后前去探望。当时到江户川大曲花店买的也是秋海棠。用纸将花盆包好，也不乘车，一路上提着走到早稻田。本来日渐严重的胃病，那一天特别难受。后来一想，当时自己的胃已经有点出血了。但我不懂这些，为了节省一点车费，强忍着步行而去。病危中的先生不允许见面，带去的花由夫人送到了病床边。不久，夫人从病房出来说："先生说，花很漂亮。"仔细一想，这是我间接听到的先生最后的话语。如今，我也生了夺去先生生命的那种病而住进医院，幸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于同样的季节生同样的病，枕畔同样有着一盆秋海棠，说偶然倒也偶然，不过认真想想，这其间不是有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有很多时候，平时看起来偶然暗合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说先生和弟子之间有共通点的话，即使单是精神上的，肉体也多少会受到些影响。或者在肉体上有共通点，反过来影响精神，使得两个不同的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师弟的关系。这是

① 指夏目漱石。

一种因缘。照这样说来，先生和弟子患同一种病的比例，也许比起完全没有此种关系的人要大。如果生同样的病，也许会在同一个时候变得同样严重起来。我在想，在这个时候，可以得出这种非常确实的理论。

出院时，兰花也全部枯萎，只剩下叶子了。一品红只残存着顶端的红叶，如鸟毛一般。仙客来也大部衰谢了。唯有三盆秋海棠，虽然颜色有些减退，但仍然开着花儿。我本想一股脑儿装进货车拉回家，可不巧那天下起了雨。货车上没有雨布，只好使用人力车搬运东西。因此决定把花盆全部留下，我想麻烦护士请她们帮助收拾一下，护士微笑着答应下来，我就放心了。只是O君送的那盆花，花色正艳，有些舍不得，妻把它放在膝盖上拿了回来。有一个时期，这盆花放在客厅里，后来又置于盆栽台上，每夜风吹霜打。秋海棠全部干枯，花茎像杉木筷子一般。蟹形仙人掌的花和叶发白而绵软，紧紧粘在花盆上。只有天门冬轻纱般的叶片依然保持着一部分浓绿。

住了三个多星期的院，自己的身边和内心里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读了不少书，也考虑过不少的事。来过许多人，在自己的心中投下了各种不同的光与影。可是对于这些，我一概不想写下来，如今，只记下几盆为病房带来欢乐的鲜花，我认为这足以反映我的病房生活的全部内容。别人看了，也许不以为然，但对我自己来说，这篇乏味的文章却成了我一切难忘的宝贵经历的总目录。

镝木清方 [1878—1972]

画家、散文家。父亲为江户末期言情小说作家。幼时亲近江户文学艺术。为泉镜花、岛崎藤村等作品绘制封面而闻名于世。他的人物肖像画继承浮世绘（古代世俗风情版画）画风，极富特色。

雨　　声

讨厌风的人，在我熟悉的人当中相当多。虽然不敢说他们一概喜欢雨，但多数人对于雨不太介意，至少抱有不怎么讨厌的心情。

旱天求雨，易患感冒及电力不足大伤脑筋时的雨，碰到这种实利性问题，就谈不上什么喜欢和讨厌了。真正喜欢雨，是指那些在众人都觉得厌恶、即便是黄梅季节从早到晚下个不停的时候依然能为听到雨声而感到高兴的人。当然，这里也有浅薄的凡夫对久雨不停的天气不堪忍受、爱发发牢骚，或碰到不顺心的事情而闷闷不乐；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能始终一贯认

为下雨天总是好的。

昔日的明治时代，西园寺先生任首相时，有一次在一家叫做“花园常磐屋”的一流酒馆里，举办宴会招待文士。熙熙攘攘的人世间，这样的集会肯定引起不少责难。这些都不去管它，首次聚会的晚上下起了雨。

席上有人命名为“雨声会”，这个名称和风流宰相的招待宴会十分相合。今日想起，仍然觉得这个会名起得好。更要紧的是，从名称中可以感到这是个无所作为、令人怀想、温馨高雅的团圞之会。

当时出席宴会的人数有十多名，席上也许不算平静。当然因为频频饮酒，气氛还是相当热烈的。这一切也许都是真的。但“雨声会”这个会名使人丝毫没有半点儿浮华纷乱之感。

这一时期号为“陶庵”的西园寺先生的襟怀也会使人做此联想的吧。要是向亡友镜花小史打听一下宴席上的情景该多好，可现在后悔也晚了，出席雨声会的人大都已经亡故。

今日，不是宰相谈文的时代，但是若有这样的机会，文士不谈文，可以畅谈政治，即使偶尔下起雨来，钢筋混凝土的墙壁很厚，也是听不到雨声的。

纵然知道下雨，谈话的主题恐怕也不外乎回去时能不能叫到出租车之类的内容吧。

现在这时节遇不上下雨，常有卷裹着胡沙的剧烈的蒙古风吹来，因而叫做“朔风会”这个名称更好。

夜半的雨声在枕畔响起，那细微的音韵在茅草屋檐下，于夜阑人静之时侧耳细听，渐渐地沁入心底。雨点落在庇檐的木板上，悄悄地从半朽的木笕里流淌出来。春雨的情趣莫过于此了。倾注于瓦屋顶上的，说什么也当数急雨最好，夏天的暴雨

要是落在草屋顶上，那股力量被抵消了，就没有什么意趣了。

初冬的雨打在铜板庇檐上也很好听。要是换了洋铁皮，就不怎么悦耳，那响声也不能发人怀思。

夜雨被收入八景之中。这大概因为自古以来就被当作极为风雅的物事吧。在没有要紧的事情和没有来客的闲暇的午后，望着白昼的细雨固然很好，但我还是更加喜欢夜间的雨声。

不用说春天，秋天，尤其是冬夜，蓦然梦醒，听到雨声，这时就会怀想起过去用过的夜间纸灯笼。灯油等物眼下已很稀罕了。灯笼的前面雕成圆月，侧面是新月或半月，灯光由此朦胧漏泄出来。我从前用过的灯笼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总想拿出来重新使用，但世事纷扰，身心忙乱，平时总是容易忘掉。然而，如今的世界处处一味讲求现实，人人都没有了梦想和憧憬，仿佛呆在一个门窗紧闭、生着炭火的房子里，一旦没有空气进入，就会窒息而死。

没有了火柴，便想起了火绳。阿斯匹林不足，葛根汤再次出世的时候，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许重新泛起了深深的乡恋。点起纸灯笼，在微暗的灯影里倾听夜雨，这种现世的生活方式，至少在精神上为这窒息的房间打开了一扇窗户。

此后，每下一场雨，院中的土地就变得越发黝黑，树芽和草芽萌出了嫩绿。梅花开了，木瓜花开了，春雨霏霏而降的时节临近了。不知哪里工厂的汽笛时时搅乱着夜空的闲寂。山手的夜是宁静的，我多半是从江户时代戏作文学家的作品中听到了小梅和向岛的雨声。

蓦然想起三十四年以前的半纸[①]，抚弄着木莓颜料的香味

① 一种大小25×35厘米、用于练习书法的和纸（日本纸）。

尚未消泯的棉布手帕。现在旧话重提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我并非巴望何时还能再使用这些东西，而是在想，每当看到新制的成品那样粗俗，制作人的良心逐渐淡薄，我就不由想到，不足就要承认不足，对这种现象难道就没有办法从心理方面加以遏制吗？

永井荷风 [1879—1959]

小说家、随笔家。原名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生于东京。曾就学于东京英语学校。1898年起师事广津柳浪。早期发表过短篇小说《野心》(1902)和中篇小说《地狱之花》(1902)。1903—1908年间赴美国和法国，回国后写作短篇小说集《美利坚故事》(1908)和《法兰西故事》(1909)，其他作品还有中篇小说《隅田川》(1909)，长篇小说《冷笑》(1909)、《争风吃醋》(1916)、《梅雨前后》(1931)、《濹東绮谭》(1937)等。作品多以下层妇女的生活为题材，留连于行将溃灭的江户文化之美，对市井平民的游兴生活抱着深深的爱恋。散文随笔作品有《断肠亭日记》(1917—1959)、《偏奇馆漫录》(1920)、《荷风随笔》(1933)等。

虫　　声

我生在东京，而且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漫长的岁月……。

过去，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东西的颜色和声音，都未曾使我感到珍惜和怀念。随着时光的流逝，逐一地消失了，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然而现在，却使我一一清晰地回想起来。我的

心头第一次感触到绵绵无尽的奔涌着的思绪。犹如分别的恋人，回味着往昔的情爱。

岑寂的夏夜，木屐踏过板桥的声音。门外的雨滴哗哗地淋在油纸伞上。掠过夕月的雁叫。短夜梦醒，蓦然传来的杜鹃的鸣声。雨里黄昏，呼唤着渡船的过河人。夜间，投网入水的声响。货船的舵音。……岁月过去了几十年，所有这些音响以及当时的情景，都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每逢季节变更的时候，总有一些叫卖节令必需品的小贩，他们的吆喝，给东京都市的生活带来了固有的情趣。只有这个，如今还留在老人们的谈话之中。

今天，时代过去了，思想变了，风俗变了。出生在这座城市，老朽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今后直到死去之前，他们要想寻求往昔永恒不变的情趣，又能得到些什么呢？

林木茂密的郊外庭园里，黄莺很少飞来鸣唱。屋檐下鸟雀欢噪的日子也一天天少起来。我为什么突然要说这些呢？两三年前，已听不到梵钟的声响，一想到这件事，我一年比一年更加焦灼地等待院子中蝉和蟋蟀的鸣叫。——这里，我想说说焦灼等待的缘由：如今早已是昭和十八年了，我所能听到的令人怀恋往昔东京生活的声音，只剩下蝉、蟋蟀的叫声了。不久的将来，也许蝉和蟋蟀也同大雁和杜鹃一样，成为前一世界的象征吧。

有一年，我在浅草公园一家剧场里排练节目直到天明才回家。走过寺内的街道，两旁的小店依然静静地酣睡着，而四周的蟋蟀却叫个不停，那声音盖过了石板路上的足音。我一阵欣喜，仿佛半路上捡到一块宝石一般。算起来，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每年，秋天降临东京当在八月七八日光景。今年一入秋，我照例日日盼望夜里能听到蟋蟀的初音。然而，根据我这般年龄的人的体验，蟋蟀的叫声传到人的耳朵，要等夕阳下的树梢传来蝉鸣之后，弄不好，要等上十天半个月哩。蝉声起初是极细微的，不是一个劲儿叫个不停。往往是那边树上一阵短唱之后，便是沉默，接着，这边树上的蝉儿仿佛窥测一下动静，然后答礼一般，悠然地鸣叫起来。

这时节，虽说已入了秋季，夕阳的暴烈并不亚于已经过去的夏季，白昼也没有明显地变短。凌霄花越发开得红艳了。夹竹桃的蓓蕾一朵朵地绽放开来，散落了。百日红依然旺盛。夕风骤然停止的晚上，比起盛夏要酷热得多。夜阑人静，抬头仰望一下银河清晰的影子，往往也会感到暑气蒸逼，难以成眠。

时光一天天过去。有时，骤雨袭来，白天晴上一阵子，夜里又继续下起来。这时傲然挺立的向日葵叶子，忽然发黄，花盘沉重地低垂着，再也挺不起腰来。丝瓜和南瓜自由舒展的蔓子尖上开放的小花，一个个萎缩了，花的数目也明显地减少了。与此同时，一场雨过后，晴明的天空也和昨日不同，变得湛蓝，高远。有时，一团云彩遮蔽着大半个天空，即使是无风的日子，也可以看到浓云的飘动。玉米浓密的叶子，以及包裹着果实的缨子，不住地颤动。眼看着大蜻蜓飞来飞去，就要落在玉米的上头，忽儿又飞走了。盛夏季节一时不见踪影的蝴蝶，又款款地飞翔起来。螳螂长得像拇指般大小，听到人的足音，不但不逃，反而举刀相向。

我有个习惯，夏天每晚都要出外纳凉。眼下这时节，吃罢晚饭，照例外出。有时到熟人家里，会一会久未见面的朋友，不觉间夜已深了。回家的路上，夜风不知何时变得清凉起来，戴

着帽子的额际也不见汗，自感脚步的轻松。想到今年，秋季已渐深，多么想听一听那似有若无的风的低吟。

回到家里，点起桌上的灯，我感到那火影也和昨夜不同，骤然清亮了。感官也和夏夜迥异，我惊诧它的清静，不由地注视着灯光和周围的物体的黑影。也许就在这想不到的瞬间，我听到这年秋天蟋蟀最初的鸣声。

但是，蟋蟀的初次鸣叫，和蝉儿一样，很快停止了，直到第二天的夜间也没能再次听到。为了等待虫声，有三四个夜晚就这般白白地度过。夕暮变得惊人的短暂。蝉声日益喧骚和急迫，一阵接一阵，直叫到周围一片漆黑为止。

月儿出来了。夕阳的余晖尚未从西边的天空消退，月亮就及早地放出和深夜里一样的光芒。不知打哪里飘来木犀的香味，像柔软清凉的绢纱，抚弄着人的肌肤。这宁静的难以名状的灵与肉的感触，都明显地带着秋天的色调而来，叫你目不可见，耳不可闻。小试初音而沉默的蟋蟀，在这样的晚上又鸣叫起来，仿佛觉得已到了自己的季节，那声音也一夜比一夜更强烈，更高昂。

到了九月初，雨水渐多，每下一场雨，虫声也就增多起来，像瓦格纳的交响乐一般，丝竹管弦，一齐鸣响。

不久，到了秋分时节，十五赏月，有时正赶上秋分前后。昼夜相平的时节，蟋蟀的合奏愈演愈烈，达到了高潮。

山手地区，从那人群熙来攘往的道旁；下町地区，从那路边的垃圾箱里，天还未黑，就彻夜放送出微妙的秋曲。不光是路旁的垃圾箱，不多久，格子门内、浴室和厨房的每个角落，也传来了蟋蟀的鸣声。在朝夕的寒气里，蟋蟀仍像惯于夜游的浪子一般，但在风霜冷雨的侵凌下，家里就更值得留恋了。

这是个各种往事从心底泛起的时节。接近冬日的秋天，空中阴云密布，既无雨，也无风，沉静的白昼像无尽的黄昏，再没有比这时节更适于追忆和瞑想的了。我想起平日忘却的波德莱尔和凡尔纳的诗篇，那诗情强烈地震撼着我。白天，从枯草的叶荫下传来的虫鸣，多像一首《秋的咏叹调》。

就枕之后的不眠之夜，倾听蟋蟀的鸣声，胜过恋人的私语，令人怀想不已。对于不眠之人，无论它怎么啼鸣，都无法消除充溢着全身的生命的凄苦和悲伤。蟋蟀为了啼鸣而生存，它为自己悲苦的生涯无端地叹息。它以无人知晓的语言诉说着生命的苦恼和悲哀。

九月十三的月亮渐渐缺亏，暗夜在继续。人们已经穿起了夹衣。雨夜，有人在火盆里生着火，已经是冬天了。

生存到今天的蟋蟀，唱出了一年里最后的歌。这时，西风吹落了树叶，石款冬比菊花开得早，茶花流溢着芳香……。

秋　　巷

来到法国，我才发现法国的风土气候是多么富有可感性啊！

与夏天的明朗华美相对照，秋天又是多么悲凉寂寥！而且这种悲凉和寂寥与其说感应于心底，毋宁说是浸透了人的血肉，仿佛伸手可以触及。法国的诗、音乐和德国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道理就在这里。产生廖塞的法国没有出现歌德，产生柏辽

兹的法国没有出现瓦格纳。北欧森林的幽暗诉说着神秘，然而南方优美的法国自然所带来的悲哀包含着难以形容的美。人们与其说由这种悲哀而想起什么或觉悟到什么，毋宁说是沉醉于这种悲哀的美境中而神思恍惚。

在星月交辉的夏日夜晚散步，在露清草香的夏天早晨徜徉，这当儿，不知什么时候，朝夕的风儿渐渐浸入肌肤，那午后本来要把人烤焦的明亮而干热的阳光，不知不觉自然地变得薄弱了，有时看起来甚至像昏黄的灯光。我想起拉马丁的一首诗：

> 万象渐渐消失的秋日，
> 朦胧的光芒多么美丽。
> 这正像和朋友挥手告别，
> 又好似永远紧闭的唇边，
> 露出临终的笑意。

盛夏时节，到了八九点钟才会出现蔷薇色的黄昏，天地沉醉于一派混沌之中。如今，我倾听着每个寺院晚祷的钟声，此时，秋天那无精打采、老朽乏力的夕阳已经沉没，只把一些余光留在天空，比起夏季更增添了鲜明的紫色。四周笼罩着一层似雾非雾的淡薄的夕烟。

这时候，伫立于城里各地建有喷水池、铜像和树林的广阔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急急回家的匆忙的人影在黑魆魆的林间闪动。天空一刻一刻地变暗，尚未消泯的悲哀的黄昏之光里看不见星星，但是地上的灯火早已放射出夜晚特有的光亮，将树影投到黄澄澄的草地上。树叶一片，两片，无声地飘散。在这鲜丽的灯影里，形成了最幽雅的景观。

这时候，伫立于莱茵河上几条长长的石桥边，可以看到河下河上两岸一望无际的房屋和翻滚的广阔的水面。漠然无际的夕霭，宛若退了色的水彩画一般扑朔迷离。透过这层浓浓的绛紫色的烟霭，可以看到人家的灯火和堤上的街灯点点闪烁，发出朦胧的红光。桥上两侧的电灯光里有一些匆匆赶路的男女，他们的帽子忽闪忽闪地抖动着，就像风儿扑打着田野里农作物的叶片。结束一天工作和事务、急着回家的这些人的跫音，以及急驰而过的电车和马车的轰鸣，混合着奔腾的急流奏出了都市晚间"生活"的苦涩的音乐。放眼望去，石堤下边，以洗濯为业的几艘篷船上点着灯，许多妇女卷着袖管正在河里浣纱。

这时候，走在繁华的商业大街上，这里人流如潮，两旁的玻璃窗灯火闪耀，天空中一片明净，显现着夜的热闹。街角路口的饮食店，从有盆景的门口到马路近旁，摆着成排的桌子，明亮的电灯光下，身穿黑衣的侍者手捧杯碟来往如飞。各处的咖啡馆里传出了小提琴曲和女人的歌声。杂沓的人影中，有打扮得焕然一新、胁肩谄笑的女人往来不绝。这急切等待着秋凉的长夜早些降临的法兰西都市的黄昏，正是在别的国家所无法一见的。

这时候，到市郊的公园去，寂然无声的树林间点着煤气灯，人们仍在池畔或花间小径散步。然而，却听不到夏日傍晚那爽朗的谈笑。水边生长着的芦叶在秋风里震颤，黄昏的天光火影酿造着既非黑夜又非白昼的幽暗的世界。我眺望着这世界中悄然走动的女人们白色的衣裙和河面上栖息的天鹅的羽毛，再看看远方夕霭弥漫的幽黑的森林，心中感到难以言状的凄凉。临水的柳树落叶缤纷。星星映在水中。潮湿的泥土泛着浓郁的气息。……夜幕开始遮蔽了大地。

白昼一天一天变短，早已到了十月末尾……天空灰暗，细雨微茫。或早或晚都是雨天。有时候，云层飘动露出蓝天，偶尔漏射下薄薄的阳光；不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又下起雨来。清碧的莱茵河水变成一股浊流，眼看就要冲破高高的石堤涨溢出来。夜间，那咆哮的流水声摇撼着整个城市。正是这个时节，莱茵河下游法国南部一带和喀隆河流域经常闹水灾。

已经感觉不到天是什么时候黑下来的，因为午前午后都和傍晚一样灰暗。窗少的房屋从三四点钟就得点起灯火。即使雨停了，整个家中屋内屋外都是一样湿漉漉的，寒气侵肤。不管如何当心，也会突然打起喷嚏，流出鼻水，浑身哆哆嗦嗦，似乎已经患上流行性感冒了。

没有家，没有朋友，一个人羁旅在外，最怕这种坏天气。去散步吧，这样的天气公园和郊外当然不能去，只好撑一把伞，在晴日里司空见惯的街道上漫步。

雨水濡湿了枫树，河岸大街上落叶狼藉。石像和纪念碑四周的花园里，花草枯萎的广场上，看上去使人深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荒凉和寂寥，仿佛这座城市刚刚发生过一场骚乱。离开这条中心大道一进入横街短巷，四围凄清的景象更叫人难以忍耐。

雨水打湿了银灰色古老的墙壁，房屋蹲踞在灰色的天空下，一扇扇窗户像盲人的眼睛，没有一丝朝气，也窥见不到一个人影。这横街上有一家似乎从来没有顾客光顾的杂货铺或旧钟表店，在这个没有灯光、漆黑一片的店里，有个当班的老婆子，一定是因患风湿病双手不能动弹。虽说是横街，总不时有些穿戴龌龊的女人，一手拎着装满衣物的小筐，急急穿行于大街小巷

之中。在这些见不到阳光的家家户户的门前，成群的瘦犬随处游荡，互相咬架，时时传来狺狺的狗吠……然而，这叫声随着败阵之犬的逃遁而消失，一切归于原来的寂静。此时，一时停歇的寒雨又沛然而降。这些横街短巷，因为没有被车马撞伤的危险，盲人音乐家一齐涌来这里，四处彷徨。他们弹拨着音色蹩脚的小提琴曲，给这暮色渐浓的街巷更增添一层哀愁……。

我总是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投给他们，然后急急忙忙向繁华大街跑去。我巴望黄昏早点儿过去，灯火明丽的夜晚快快到来。我一边想一边踏上回家的路。到了夜晚，比起灰暗的黄昏，心情或许有几分改变，晚餐时喝上一杯葡萄酒，心情总会快活起来吧。

可是，被连日的秋雨彻底败坏了的情绪，即使夜晚降临，即使陶然而醉，也还是无力快活起来。桌上的油灯将芯子拧到最大，窄小的屋子还是显得黯然无光。迷醉的心反而堕入往事的回忆之中。

在这样的夜晚，——洒落在阳台的雨音使人听了会无端地哭泣起来。

魏尔伦的诗唱出了这样的主题：

雨洒落在街巷，
也洒落在我的心上，
这样的雨
怎能进入我悲哀的心中？
这震动大地敲击屋顶的萧条的
　　雨音雨调啊，
你不知我的心为何忧愁，

只是茫然无目地润泽着它。
这是一种无名的悲哀，
达到极点的悲哀。
既非憎恶，也非爱恋，
我的心充满无限的悲愁……

我曾经从玻璃窗内俯视着雨中的大街，嘴里不住用法语吟诵着这样的词语：秋——雨——夜——灯——旅——肌寒。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深切体味这些词语所蕴含的隽永的诗意。

刮了一夜大风。林荫大街、十字街头、河岸大道，城里的树木全都落叶了。这天早晨，街道上显得十分明朗。天气响晴，阳光普照，行人的呼吸化成白色的水雾。冬天来到了。

于是，悒郁的心情依旧悒郁，已经沉着冷静下来了。因为我也和别人一样，有时候笑着坐在暖炉旁边的油灯旁，畅谈冬天的游兴。我决没有忘掉春天的欢乐和夏天的明丽。我并非喜欢冬天的寒冷，那么，已逝去的冬雨之夜的悲哀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这样想——同恋人分别的人会一时悲痛欲绝，但不久就习惯于这种绝望，一边思恋一边让感情冷却，并逐渐淡忘下去。而且，上了年岁以后，也还会是这样一番心境的……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于里昂）

来青花

棠棣花早已散谢，新树的青荫骤然黯淡了。久开不败的杜鹃花也稍稍消褪了颜色。这时，松的绿渐次弥漫开来，金色的花粉，随风似烟雾般飘飞。时令进入五月，才过了旬日，要是爱花的人们偶尔造访我的废宅，当会感知这座蝶影片片的闲庭里飘动着异样的脉脉花香。这香气既非梅花、梨花的高洁雅淡，也不是丁香、蔷薇的清凉爽净，更不似百合的馥熏恼人。有人说，这是邻家厨下烧苹果、煮蜂蜜之味漏泄而来。其实，这是先考来青山人往年由沪上携归的江南一奇花，乘着我们这里初夏的清风，带着满溢的甘甜，放出诱人的香气。起初为钵栽，继而植地下，俄而繁茂。二十年后的今日，已高及来青阁的檐边，以至遮蔽了秋暮之夕阳攒射的窗牖。此常绿树其叶似冬青，园丁称它为小贺玉木，我不知小贺玉为何物。一日，查常置于座右“萩之家”先生所撰辞典，见注着：“古今集三木之一之古称，实物不详。”故园丁之话亦不可遽信。我时常反复吟诵先考诗稿，未见有一首涉及此花。询问母亲亦无法知其名。因此，我擅自以“来青花”三字命之。五月熏风动帘栊，门外不时传来叫卖青苗的声音，悠长而渺远。满庭树影布于青苔之上，顿觉清夏之逸兴骤至。我每年这时总坐于来青花畔，将先考所藏唐本古籍取出曝晒，诵读，竟忘斜日西坠。来青花大小如桃花，分六

瓣，其色非黄非白，恰如琢磨的象牙。而花肉甚厚，微带胭脂色，犹如佳人施以爪红。花心大而呈莓花形，胭脂色浓而近紫。一花落罢一花开，过了五月进入六月霖雨之时，花事始尽。我面对此花坐于阵阵香风之中，不觉秦淮秣陵之艳歌丽曲自然浮现于胸中。今试观菩提树之花，遥想北欧牧野田园之情景；由橄榄树之花，思忆南欧海岸之风光；因紫丁花香，眼前仿佛看到巴黎庭园之美。月夜见胡枝子、芒草映于地面，花影扶疏，迷离如画，有谁不想到我国诗歌俗曲之洒脱与风致。我由茉莉素馨之花进而面对此来青花，必然会促使我联想先考日夜耽读的中国诗歌、乐府、艳史之类典籍。先考深深景慕中华文物，南船北马足迹遍历十八省，意犹未足。遂携异乡花木归来，将此移植园中，悠悠余生，以此为乐。大凡一旦深爱一物，就会锲而不舍，欲罢不能。所谓入三昧之境即此之谓也。我省察自身，愧其疏懒之性终不可至矣。

钟　声

在久居的麻布家的二楼上，时不时可以听到钟声。钟声不太远，也不太近，即使在思考着什么的时候，这钟声也不会打乱我的心绪。就这样，一边沉思，一边静听钟的音色。有时候什么也不想，身子疲倦，神情恍惚，听到钟声心中更觉得一派茫然，像做梦一般。仿佛西洋诗歌中摇篮曲轻柔的音响，使人

心情舒畅。

从那响声传来的方向推测，我断定那是芝山内的钟声。

过去芝地的大钟听说设在新开辟的山道上，如今那里看不到了，现在的钟声是从增上寺境内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我不知道。

我在现今这个家里，已经居住将近二十年了。刚搬来时，近处的崖下还残存着茅草房屋，正午可以听到鸡鸣，照理说，更可以比现在频繁地听到钟声了。可是不管我怎么回忆，都不记得那时候曾经一边倾听钟声，一边沉醉于思考之中。也许因为十年前不似今天这般老迈、这样专注于倾听钟声的吧。

然而，大地震以后，这钟声不知打何时起，渐次传来了我过去未曾感知的音响。同时，我心里也产生了一种期盼，希望今天也能像昨天一样，天天都能听到钟声。

钟声不分昼夜，不用说，一到时候就有人去撞击。可是，由于受到车声、风声、人声、收音机、飞机、留声机等各种声响的阻隔，这钟声很少能传到我的耳里。

我的家位于崖上，从后窗可以望见西北方的“山王”[①] 和“冰川”[②] 的森林。整个冬季，西北风呼啸不止，崖上的竹丛和院中的树木骚然一片。不仅窗户，有时房屋也被摇动了。风向因季节而改变，从春到夏，邻近各家的门窗洞开，随着从东南方向吹来的风，四方涌起的收音机的音响，从早到晚一直包围着我的家。为此，有一阵子钟声也一时全然忘记了。正当这时，突然一声巨响，使我震惊不已。

---

① 东京千代田区日枝神社的别称。

② 指埼玉县大宫市的冰川神社。

根据这几年的经验，钟声最使我欣喜的时候是：刮了两三日的北风，随着短暂的冬日黄昏的迅速降临而突然停止下来。寒夜更加寒冷，更加静寂，坐在刚刚点燃的灯下，独自举箸用晚膳的那一瞬间，“咚——”最先撞击出来的一声巨响传到了我的耳畔。我大吃一惊，手中握着筷子不由回首遥望着远方。在那幽邃神秘的夜空，看见长庚星孤零零漂浮于天际。有时还可以看到干枯的树梢上挂着一弯新月。

不久天变长了，傍晚时分尤使人感到明显。白昼已尽，黑夜尚未来临，这时读读写写倦了，夜里虽然点着灯也不知做什么好，心情始终高兴不起来。这时，蓦然听到钟声，这钟声会使你双手支颐于桌上、臂膀麻木、心中浑然不觉地堕入对于无边的往昔的回忆之中。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会慌忙拿出朋友们的遗著，埋头读到深夜。

新叶簇簇遮掩着庭院，房屋的窗户也笼罩在一团暗绿之中。尤其是在午后，细微的雨滴从叶梢无声地坠落下来。这时，总有低柔的钟声从远方传来，仿佛欣赏铃木春信古老版画的色彩和线条，使人感到疲劳和倦怠。与此相反，到了秋末，在一夜比一夜更加强劲的西风中倾听那断断续续的钟声，我以为就像阅读屈原的《楚辞》。

自昭和七年夏天以来，随着世风的改变，钟声也使我觉得有一种明治时代我所未曾感知的音响。这是一种静静的絮语，是在解说忍辱和谛悟的道理。

西行、芭蕉、皮埃尔·洛蒂、小泉八云，他们各自生活在某一个时代，这巨响，这声音，这絮语，他们都沉下心来静静地倾听了。但是，不论在什么人的传记里，历史都没有载明这殷殷钟声曾激励他们昂扬奋斗的气势。时势变迁是一种不可晓

喻的力量，它强于天地异变之力。佛教的形式和佛僧的生活已经改变，再不像芭蕉和小泉八云等人倾听佛寺钟声的那个时代了。只有僧人夜半起来撞钟的习惯将会一如既往，永远持续下去吧？

钟声阵阵传入耳朵，每当这时我不由地忧心忡忡，我想，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带着和往昔的人们一样的心情倾听这钟声的人了。……

川田　顺 [1882—1966]

歌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1907年进入住友公司，后师事佐佐木信纲，写作短歌。作品有歌集《伎艺天》（1918）、《老鹰》（1940）、《东归》（1952），论著《吉野朝的悲歌》（1938）、《西行》（1939）等。

五月美

晚春初夏，即阳历五月前后，自然之美达于顶点。四季的变化，最先是从草木显现出来的。仔细观察一下，太阳、月亮和其他星星也有了变化。春夏秋冬的转换，固然也可以由鸟兽鸣虫之类得知，但这些是动态的，没有固定的场所，不便作为观察对象。而草木是静态的，固定于地面之上，谁都能观察到。草木的美艳，在新芽初放、嫩叶渐长的季节达到极致。拿人作比，好似女子到了二十芳龄。

每到五月，我总想起中国的古都北京。那是一座森林城市。

初夏的北京掩映在数百株榆、杨、柳、槐等树荫里，美极了。这是“每人平均树三棵”的北京。在绿树的海洋里，浮现着黄瓦和琉璃瓦的宫殿楼阁，简直就像神话里的仙城。

在日本国内，我想起北海道初夏独有的情调。有人说，那地方春和夏一同来。确乎如此。在北海道，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阿寒湖畔。这是天皇陛下御览过的潜伏着球藻的神秘的湖水。最近来我国访问的英国优秀诗人布兰丁氏对这里的古代的遗物很感兴趣，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湖底下，在那深深的地方，有为球藻统治着的殖民地。”在湖畔，我看到一棵大桂树，绽开鹅黄的嫩叶，旁边有一棵同它一样高的樱树，枝条缀满了花朵。

五月一来，我就想起我游历过的各国的山山水水。而今我又想到远方旅行了。我一边思考，一边走到廊缘上，凝望着小小的庭园。这五月里的庭园也同样沉浸于自然界的惠爱之中。栀子树、紫丁香、接骨木、杜鹃等灌木类植物，溧流着嫩绿的馨香，仿佛对我说：“不必远行了，在你的眼前，不是充溢着五月美吗？”

高村光太郎 [1883—1956]

诗人、雕刻家。生于东京。十六岁入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1900年入新诗社，在《明星》上发表短歌。1907年赴英法等国留学。1912年倾心于白桦派文学，并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14年自费出版诗集《路程》。其他作品还有诗集《智惠子抄》（1941），歌集《白斧》（1947），诗集《典型》（1950）、诗文集《智惠子抄及其后》（1950），随笔《独居自炊》（1952）等。

九十九里滨初夏

昭和九年，从五月到十二月，我每星期都要从东京去一趟九十九里滨。那里有个名叫真龟纳屋的小村庄，妻子因患头疼症，寄寓在亲戚家，我是去探望有病的妻子的。真龟是海滨一所寂静的渔村，位于千叶县山武郡片贝村南不足八里远的地方。片贝村是闻名的海水浴场，又是沙丁鱼产地。九十九里滨从千叶县铫子处的外川尖端一直伸到南方的大东岬，绵延数十里，状

似近乎平直的大弓形曲线。坦荡的沙滩上，一眼望去，空阔无物。太平洋一侧的海滨，呈现出极为豪宕的气象。真龟附近的海岸，正好位于九十九里滨的正中间。

我乘火车从两国到大网站，然后再换乘公共汽车穿过十几里长的平整的水田，来到海滨村落——今泉。五月时节，稻田里春水漫漫，随处都有白鹭时起时落。这些白鹭总爱结成小群，给水田增添了日本特有的画一般的情趣。我在今泉村十字路口的菜馆小坐以后，再乘上驶往片贝的汽车。走上四五里路，渡过真龟川就到达了真龟村。村中有小路通向海边，沿小路可以走进黑松防风林里。妻所寄寓的亲戚家，位于防风林中的小山丘上，门前便是一片沙滩，点缀着两三座渔家的小屋。远处，可以看到九十九里滨雪白的浪花拍击着海岸，深蓝的太平洋上耸立着一道无垠的水平线，像高高的堤坝一般，把景色裁为两半。

午前离开两国站，午后两三点钟光景即可踏上这座沙丘。我拿出足够用一星期的药品、点心和妻子爱吃的水果等物。妻子热情地欢迎我，我偕妻子沿沙丘先到防风林中漫步，然后两人一道登上长着稀疏小松的高地，坐在沙堆上休息。五月的太阳稍稍倾斜地照射着白沙，微风从海上来，卷着潮水的馨香，吹动着油绿的松枝隐隐作响。我饱吮着甜润的空气，心胸陶然。五月，正是松花繁盛时节，黑松的新芽尖上，缀着袋状的小黄团儿，这是单性的花球，轻轻摇荡着，随时都要零落下来。

我在初夏的九十九里滨，第一次看到松树花粉飘飞的壮观景象。防风林的黑松花成熟的时候，黄色的花粉乘着海风飞旋，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在中国大陆，风卷黄土扬起的尘土，混浊灰暗，弥天盖日，这飘流的松花粉令人想起那万丈黄尘，但它给人一种鲜朗、透明之感，漾溢着不可名状的芳香，随着风势

充满了空间。碰到极盛时，花粉有时还会飞到屋内来。我轻轻拍打着聚集在妻子浴衣上的花粉，站起身；妻子不停地掘动着脚下的沙土，搜集松露的玉滴。太阳西斜了，海浪的鸣声越发强烈。千鸟在海滨上飞也似地迈动着脚步。

前田夕暮 [1883—1951]

歌人。生于神奈川县。1904年赴东京师事尾上柴舟学习作短歌。1907年创办短歌杂志《向日葵》，与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明星》杂志相对抗。1910年出版第一部歌集《收获》，具有自然主义风格，表现手法受印象派影响。主要作品还有歌集《阴影》(1912)、《深林》(1916)、《虹》(1928)、《水源地带》(1932)，散文诗、小品《绿草心理》(1925)、《烟雾弥漫的田园》等。

踏麦·野火之夜·春

踏　麦

春来雪溶。乡村的田野开始踏麦了。你知道踏麦时双脚踩在麦苗上那种舒服的心情吗？那是踏在柔软的植物叶子上的愉快感觉啊！村村的雪都化了，暖洋洋的阳光沁入地里，泥土腾

起温润的雾霭。焚烧山草的青烟在空中飘散。云雀用那稍稍急促的音色开始在蓝天织锦绣花。一边听着云雀在天空欢叫；一边用白布巾包好双颊……。天气还有些寒冷，穿好草鞋，再套上大人们常用的厚布袜子。两手缩进怀中，黑色的袖筒在身子两边晃动。然后抬眼望望函根一带山肌上尚未消融的残雪，套着黑色长裤的双腿用力一踏，浮起来的麦叶发出“沙——沙”、“丝——丝”的声响。身后踏过的麦苗又轻轻直起腰杆来。带着这种感觉，我在一片绿锦般田野里踏麦，一直踏到远方高高的田埂，然后再一转身，这回将屁股对着函根方向，“沙——沙”，“丝——丝”，我不停运动着双脚。

野火之夜

相模有很多草山。早春时节雪一溶化，就放火烧山。一到夜晚，野火熊熊，红红的火焰映着稻田的水面，凄凄然令人怀想。我记得从姥娘家归来的路上，太阳西沉了，走在田间小路上，看到黑暗的天空一片通红，就不由地想流泪。

我的家乡不叫山火，而叫野火。正如把茅草山叫做茅草野一样。而且，这野火都在夜间点燃。从黄昏时起，五六个人轮番带着饭团去看守野火。这是为了防止大火进入别处种植松树的山林，避免扩大燃烧范围。

我也曾经在家中伙计的带领下，去看守过野火。

那座草山是村里的公有地，生长着许多茅草。割掉茅草，放火焚烧草根。烧过的草灰成为茅草自身的肥料，培育春天的草芽。

我在相距四公里远的草山上一直守到天黑。

我在草山的一端搭了一座席棚小屋，用四根青竹作柱，顶棚上排列着细竹，上面再苫上草席。为了防寒，只把北面堵起来，其余三面敞开，以便观察火情。

“阿福，可以点火了吗？”

我想抢先在草地上点火，催促着伙计。

只有小屋这块地方，因为昨夜经过野火的焚烧，如今黑糊糊寂静无声。

“靠近点火很危险，要先辨清风向再点。”

伙计嘱咐我说。

“今夜没问题。稍稍又刮起南风了，在下风头点火，自然就向上风头烧去。”

不知是谁说道。

“哥儿，请到这边点火吧。”

伙计阿福指着一片长满红荆棘果的地方，那里距小屋约六十米远。

我心中咚咚直跳，急忙划着火柴。火柴杆上红橙橙的火焰，立即转移到枯黄的草地上了。不一会儿，忽然升起一股白烟，火熄了。

我又擦着了第二根火柴。这次轰地一声着起来了。火焰开始如巴掌般大小，在山麓方面吹来的微风的鼓动下，熊熊燃烧，不断扩大范围，不一会儿，就发出可怕的声响。

我向小屋方向奔去，和伙计两人盯着火焰的走势。村里人围成黑压压一团，向村边的空地跑去。

小屋内不知何时点起了提灯。

我站在提灯下向对面眺望，烧草的气息微微飘散到了这里。

“马上就有野鸡和兔子跑出来。”

阿福对我说。

这当儿，山地西边也一片火红，火势眼看向山上蔓延。有两三个小小的黑影正在用长竹竿扑打烈火。

“那边一刮风，就越燃越旺了。”

阿福袖着手站着观看。

“那地方是和邻村的分界地，有防火线……”

“防火线是什么？”

“防火线就是防止这边的火势进入旁边的山野，只限定在界内燃烧。”

“为何不可再向前燃烧呢？”

“每年的防火线到了年末才设置，今年该轮到邻村，可他们偷懒了。”

阿福带着愤愤不平的口吻说。

“大伙归来之前，我们要烧好茶水等着。”

阿福在小屋里叉起树枝，做了个简易的钩子，捡来些松叶和枯枝，点着火，把水壶架上。

往对面一瞧，野火正在扩大，似乎烤得面孔发热，天空映得通红。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燃烧的山峦显现出清晰的轮廓。颊白鸟不知在哪棵树上“叽叽”鸣叫，也许被这野火惊呆了。烧焦的款冬散发出香味。

不久，身后的茶壶响起丝丝的沸腾声。两三个乡人扛着竹竿回来了。

然后，大家在小屋里一边烤火——不时跑出去观察火情——一边喝茶吃点心。有人满嘴含着饭团子，还在不停地唠着。谈话的内容包括村中的姑娘，乡间的节日，还有游览、种地、猎兔，用小网捕鸫鸟、抓鹌鹑等等，话题一个接一个，从夜晚一

直聊到天明。

春

光线晦暝的草墙荫里，生长着长长的款冬，两三只矮白鸡在觅食。

春分时的日光稍带薄红，庭院一角的芋薯苗圃晒得像个大蒸笼。

站在门口，看着明亮的外面，阳光如雨。伫立于阳光里的树、竹、鸡、猫、狗、儿童等，都留下了影子。这些影子在黑软的地面拖曳着，颇为亲切。

隔着青绿的田埂和春水漫漶的稻田，对面明净的村头小道上，一个背着黑色包裹的老婆子拄着拐杖踽踽独行。后头还有一人，背着一样的黑色包裹，团着身子走路，满头是光亮的白发。

本以为就这两个人了，谁知后面以源助老爷子为首的十几个老头儿和老太婆，人人都背着黑色的包裹，拄着拐杖走过来，如皮影戏一样络绎不绝。他们一边走一边高高兴兴低声哼着赞美歌。这些人是为了礼赞极乐净土上山念经的。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在山间的田埂上，独自放起了一只纸鸢。

纸鸢飞得很高，手中握着风筝线，坐在高高的田埂上，心中很是畅快。这真是无心之境啊！

我的纸鸢摆动着两只尾巴，在空中光闪闪地荡起了波浪。尾巴的开口处下面耸立着阿夫利又黑又尖的山峰。我的眼睛离开纸鸢，眺望着山襞。山谷深深嵌入山间，使得前面的山脚突现

出一道圆圆的弧线。那座山上铺敷着巴掌大的红毛毡，红毛毡上簇拥着豆粒大黑色的人群，隐隐可见。老人们祈祷春的净土，那念经的锣声从山间顺着风筝线远远传来，在我耳边荡漾。

有人在对面路上曳马而行。

旅人们走在麦田中，戴着黑色的帽子。

农夫挑着担子颤巍巍走着。

一个小孩在农夫的后头奔跑。

一对卖糖夫妇头顶插着一圈小红旗的圆盘儿，边走边扭动着腰肢。

卖糖的人不知想着什么，他们在原野的菜花地里，“咚咚”地打着鼓，两个人又唱歌又跳舞。

他俩随着鼓音旋转着身子，摇摆着腰肢跳着。鼓声渐渐缓慢下来。

正午的田野，没有一个观众。

我迷迷糊糊望着玩偶般的卖糖人的舞姿。扽紧的风筝线忽然松弛了，不知何时，那纸鸢已经跌落在一二百米远的桑园中了。

“喂——，谁的风筝？砸在俺的头上了。”我听到有人粗声粗气地喊，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站起身，一看，一张黑红的大圆脸正在菜花上面笑。

“是哥儿的风筝吗？呶，快扽紧线吧。”他用双手将风筝高高擎起。

我一只手高举着线，迅速顺田埂奔跑。又低又松的风筝线又绷紧了，斜斜地升上高空。我这才放心地转过身来。

纸鸢欢快地飞过青青的草山，一下子掠过那些上山念佛的村中的老人们，不一会儿，又越过阿夫利的顶峰，一个劲儿向

天上升去。

我放心了，又在田埂上坐下来。

卖糖夫妇跳罢舞，摆动着腰肢走路。我看见他们的背影——更确切地说，是看着他们头顶上插着小红旗的圆盘儿在菜花上面浮动。

志贺直哉 [1883—1971]

小说家。生于宫城县一武士世家。早年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求学。190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后转入国文科。1910年与武者小路实笃等创办《白桦》杂志，为白桦派代表作家。其作品大都是以描写个人琐末细事为主要题材的所谓“私小说”。主要有《到网走去》(1910)、《大津顺吉》(1912)、《清兵卫与葫芦》(1913)、《和解》(1917)、《学徒的菩萨》(1920)、《灰色的月亮》(1946)，唯一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1921—1937)等。

关于美术的鉴赏

——为《少年美术馆》而作

美术鉴赏的方法有种种。就我的经验而言，一切有赖于自己的实感、老老实实加以理解、一步一步循序渐进，这才是最保险最正确的方法。一开始就依据美术史说什么这是一幅名画、秀作，但实际上没有通过自己的能力去理解和消化就放过了，接着又去鉴赏其他作品，这种方法看起来进步很快，但却留下了

空洞，以后还得走回头路，把这个空洞填补起来。这种办法不能培养自己的能力。

美术研究家们知道各种各样细微的事情，并把这些精心写在书本上。读者认为要理解美术就必须全部掌握书本上的内容，于是便急于求成，而忽略了对于作品本身的直接“感触”。这不是鉴赏的正道。有些事情对于研究家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于鉴赏家不一定必要。有时候，个个都模仿专门家，探询一些细微末节的事，反而忽略了重要的方面。

二十年前，住在奈良的时候，有个佛教美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大都是外行，只有少数几个内行混在其间。有一次，我作为临时会员去观看甲山的如意轮观音。甲山这地方近倒近，但路上有些麻烦，所以我也跟着一道去。当佛像从厨子①里取出以后，众人静静地观察五六分钟，接着就有人将观音像倒过来，用手电筒检查腹腔内部，或者用卷尺，从肩头到手臂，又从手臂到手腕计量尺寸，并记在本子上，简直就像剪裁西服，闹哄哄的。我和这伙人的一次美术之旅就此了结。但是后来，又有一次机会还是应邀去了。当时没有出现上次甲山那种事情。后来又有一次结伴去高山寺，看到了许多弘仁时代的佛像。

爱好美术是好的，但要注意不必执意深究其兴味。对于陶瓷的鉴赏，从书本上得知对陶土有严格的要求后，不是从陶瓷的整体上加以鉴赏，而是首先用显微镜仔细考察里面没有上釉的地方，然后议论一番。我不喜欢这样的鉴赏方法。

最好的办法是正确认识自己的才智，逐渐加以发扬，但这需要靠长年累月的努力。由此而培养的鉴赏力是真正属于自己

---

① 用于保存神佛像带有双重门扉的木盒。

的，而不是假借别人的，所以对其他美术的鉴赏也很适用。这里有一种循序渐进的乐趣。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对这种东西比较感兴趣，但并不是说我已经具备优秀的鉴赏才能了。尤其是对于颜色的感觉比一般人迟钝。有个时代，由于不懂得色彩而感到气馁。随着年龄的增加，我渐渐弄明白了，自己明白以后，便能感到一种蒙昧时代所无法得知的喜悦。

“只有爱好，才能成为内行。”对于鉴赏来说，也是一样。真正的喜欢就会不知不觉渐渐明白起来。总之，喜欢观看这些东西也许是首要条件。

书本上告诉我们，梵高是美的，卢奥[①] 是好的，但凭自己幼稚的鉴赏力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囫囵吞枣地吃到肚里，反而会耽误真正的理解。如果还没有通过实感而情动于心达到真正的理解，那就可以原样放置一下。少年时代从最甘美的事情出发，逐渐到达此种境地，我以为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在孩提时代接触的西洋绘画，大体上甘美者居多，我也很喜欢这类作品。我曾经把雷诺兹[②]的天使的头像和牟利罗[③]的绘画嵌进画框悬挂起来。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大拍卖，在教文馆买来了一册宗教画画集，卷末附录了许多布莱克的木版画。我看了这些丑恶的绘画十分不满。等我喜欢上这些木版画，是在那以后又过了十年的时间。事情就是如此。布莱克等人就像奥

---

① Georges Rouaule (1871—1958)，法国野兽派、宗教派画家。

②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英国肖像画家，作品有《西顿斯夫人像》等。

③ Bar Tolome Eteban Murillo (1617—1682)，西班牙画家，作品有《天使的厨房》、《圣母的诞生》等。

豆腐，一旦喜欢上就割舍不得。但是对于小孩来说，不必强求他一定要喜欢。

美术之根本是自然，美术的鉴赏不能只顾及美术本身，要不断留心于自然这个根本。这是至关重要的。自己因为不是画家，无法将这些表现于画面之上，但有时看到画家所表现的东西，我感悟到其本源来自何处，对于画面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相反，有很多场合是通过画面而学会看待自然。我如今住在可以眺望相模洋的山腰之间，朝夕海面的颜色变化多端，而且始终为其美丽而感叹不已。我之所以能理解这种复杂的色彩变化，依然得益于梅原龙三郎的绘画，我经常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

老废之身

所谓文人墨客，到了八十一岁，总喜欢在自己署名的旁边题上“九九翁”。这是九九八十一岁的风流。这样的头衔也只能用于八十一岁这一年。去年到了八十一岁的我，也想不妨用用看，但由于既没有画画，又没有写字，说着说着，到了八十二岁，“九九翁”便永远不能使用了。但我也不觉得特别的遗憾。

有个词儿叫“老丑”，近来时常有些事，叫我自己也确实不得不这样说了。然而，自己讨厌这个“丑”字，还是让我留在“老废”的位置上好了。虽说有些不大情愿，但自己也不能不承

认这一点了。

十年前，我独自住在热海的时候，有一次，院子里出现了一位细高挑儿的漂亮女子，她笑吟吟向我走来。我自当是杂志社的女记者，忙不迭地迎了上去。一看，她身后跟着个孩子，那正是我的外孙。这女子正是住在信州岩村田的我家的二姑娘。大白天，相距不到几米远，竟没有认出女儿和外孙。当时这可是头一遭啊，可最近，同样的事儿频频发生。要是过去，这等事儿我决不会有。

大雅夫妇[①] 在真葛原开办茶亭的时候，一天，大阪天王寺有个午餐会，他去出席，因为忘记带笔函，夫人玉澜急忙追到建仁寺前，将笔函交给他。大雅郑重地行礼道："不知您是哪位女士，拾到这个给我，真是太感谢啦。"玉澜没说什么就回来了。从前我听到后只当是大雅的一桩风流逸事，觉得怪有意思。可最近想想自己，有时考虑什么事情，实在是连自己都没意识到啊。

"德山托钵"一事是我过去一直很喜欢的禅宗故事。一个曾经耍弄过锋利的铁棒的名人，年迈之后，还不到开饭时间，就捧着铁钵到厨房讨饭吃，遇到弟子一声断喝，默默退了出来。事情就是这样。我自己上了年纪，每有饿肚不能容忍之时，我就想，这故事讲述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总之，我认为这是肉体生理性颓变的结果。常有这样的事：同客人一起用餐时，桌上大盘里的菜肴，不等客人去取，我总是抢先下箸。当然，这种场合的客人大都比我年少。然而在过去，即使对方是青年人，我

① 池大雅（1723—1776），江户中期南画家，亦工书法。其妻玉澜（1727—1784），同时代女画家。

也不会这样做的。

今年结婚五十年了，我打算集合儿孙们举行金婚庆祝会。一般地说，我对此种事没有兴趣，过去也从未干过。谁知近年却留意起来。举办过金婚式，如可能，再叫儿孙搞一次“米寿”生日纪念。明年是老伴儿的“喜寿”，老伴儿倘有意，那就在家里举行一次庆祝会。

我老了，极度害怕老伴儿先我而死。我常常打趣说，我死后你第二天死也行，只是不要死在我前头，那可是绝对糟糕的事啊！

老伴儿十二年前，在热海得了视网膜出血症，自那以后十分留心血压的变化。谁知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突然得了失语症，不能说话了，过了三十分钟光景，又明白了几分，依次数着孩子们的名字，但只数到老二，老三就说不上来了，一下子又叫出五女儿的名字。当时她的心情十分快活，我也没怎么担心，想到明天就会好的。我放她躺下，自己便到楼下餐厅看电视去了。过了三个小时，不知因何事要给最小的女儿挂电话，顺便将她妈的事说了，女儿大发脾气，怒斥道：“为何一直不告诉任何人？为何不赶快请医生？”女儿发怒使我大吃一惊，心想：“她说得在理啊。”

我时常为着老伴儿的这个病担惊受怕，可我丝毫没有什么不安之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一个老废之人了。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小说家。笔名无车、不倒翁。生于东京。1891年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学习。190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科。1910年与志贺直哉等创办《白桦》，为该派代表作家。早期作品有小说《天真的人》（1911）、《不谙世故》（1912），剧本《某日的一休》（1913）、《二十八岁的耶稣》（1914）、《他的妹妹》（1915）、《一个青年的梦》（1916）等，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思想。1918年在九州建立乌托邦式的“新村”，以期实现人类博爱的理想，引起很大反响。二战时曾著文支持侵略战争。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幸福者》（1919）和中篇小说《友情》（1919）、《爱与死》（1939）等。

墨绘及其他

一

最近看了杉本健吉君的个人画展，我认为他很有才能，精心观察，认真创作，在表现上有独特的清雅之美。但是只用黑

白画的素描，有一种艺术照片的感觉，而没有色彩感。如果施以淡彩也许会更有魅力。说到这里，东方自古以来的墨绘，仅只这些就足够了，一点儿也不需要色彩。正因为没有色彩，似乎更有韵味。为何东方的墨绘不要色彩？杉本君的画没有色彩是否有些缺憾呢？

不用说，杉本君的画是写生，画的仅是肉眼所见，精神上没有充分活跃起来，东方的墨绘和书法是相通的，只要精神能活跃于笔端，其他便不再苛求了。

我在看杉本君的画时，露骨地感到了这一点。我想等见到他，向他说明我的这一想法，劝他画淡彩素描。

尽管如此，东方的墨绘，尤其是一流作品，没有色彩也能创造最为优秀的画作。这种奇怪的事很使我感佩。

如果看了牧溪画的柿子也认为有了色彩更好看，那就是混话。柿子的颜色确实美，但牧溪这幅使用单一的墨色画的画，其美妙是无与伦比的。

这种美的秘密究竟在何处呢？这也许就是牧溪内心的秘密。我以为他的一颗心就表现在这几个柿子上。如果不作这样的理解，其奥妙就无法知道。忘记色彩的世界。心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不用说这是一种没有忘记形式，虽然眼睛盯着柿子但却使你来不及想到柿子颜色的美。牧溪将笔和墨所赋予的这种美经过彻底发挥，把自己心的律动全部寄托在柿子上，再加以表现出来。这是一首小乐曲。

墨绘适合于将心灵的境界最诚实地全心地表现出来。没有必要引进其他感觉。在这点上类似书法。因此，如果字写得不好，也就画不好真正意义的墨绘。字写得好的人，也就能画好墨绘。例如，良宽等人的画之所以好，就因为他是个很会写字

的人。他善于用字用笔表达自己的心灵。他用这支熟知的笔作画，当然就能画出意味隽永的画来。

我还没有信心画墨绘。我具有这样的资质，一看到什么，就马上感受到一种色彩的美。我这个人非常喜爱色彩美丽的绘画。尽管如此，也有许多东方的墨绘深深打动着我，这是因为我体会到他们将自己的心灵全部微妙地表现出来了。墨绘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世界。

二

最露骨地表现人的精神的是东方的书艺。空海写道：见好书则喜。实际上，一见到好的书作就会直接感觉到东方有大人物在。由此可以得知，精神修养如何，是否使其自由自在地发挥出来了。然而我还不懂书艺。今后如能长寿，打算好好了解一下书艺。较之书艺，我迄今看过一些墨绘，只是出于爱好，谈不上研究。要说书艺和墨绘有何相同有何相异，我认为，书等于文章的内容，墨绘等于自然的形式。墨绘中画龙的时候，简单地说，就是随其自然之形。任何事物都可能有“中间”一说。书和画也可能有“中间”。但大致说来，墨绘尊重自然的创造，仔细观察，写其姿态，咀嚼自然姿态的妙味，并加以生发，借此表现自己的心灵。日本的画之中往往有过于主观性的东西，中国的画有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客观和主观最高水平的和谐一致。纵观苏东坡的竹和日观的葡萄，究明竹和葡萄的性质，并对此作最高度的表现，借此以激活自己。决非仅仅是自我活跃。写山水，画松竹，他们深知这就等于激活自己。自己的心灵和自然的风姿是一致的。画花鸟也是一样。切实熟知自

然之美。舍弃色彩表现真实。画人物，所画人物的内心通过姿态加以表现，这里跳动着画家自己的一颗心。两者恰到好处，相得益彰。这就是墨绘的特色。

色彩的世界对于他们，显得俗气。他们的世界是高贵的，精神性的，至少不以色彩为心灵的本体。色彩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永恒的东西。我们一进入他们的世界，也会忘掉色彩，认为一切都已万全。

当然，中国自古并非只尊重墨绘，此外还有众多色彩优美的画。但是这些画也许只为现代的人们所喜爱，那些寻求精神生活的人还 是喜欢墨绘的。人有两面性，画墨绘的人也画色彩美丽的画。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喜爱两方面。

三

墨绘的好处在于是东方式的。东方有汉字和写汉字的笔和墨。墨绘在这里得到极度的发展。西方没有发展起来类似墨绘的东西，这是当然的事。西方发明了油画材料，因此油画极度的发达，这个道理是相同的。人们总喜欢将赋予自己的东西发挥到极致，因而在这方面痴迷追求的人受到尊敬，这也是当然的事。

数万人利用这些材料写字画画，数万人中也只能出现一个才俊，当然也会出现一些痴情者。几个使用笔墨的名人，将墨绘推向极致，取得了炉火纯青的效果，这是当然的。看到这个结果，我们感到惊叹，这也是当然的。

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制笔的名人，制墨的名人，造纸的名人，造绢的名人，出现了利用这些东西制作名画的人，在东方便产

生了墨绘这种超逸想像的名品。

实际上，一看到书艺和墨绘的名品，就会为东方发明了笔墨纸张而高兴；同时也会感受到，那本来颇惹麻烦的汉字也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妙趣。

我想，如果没有汉字，毛笔也不会发达。要是没有写大字的必要，光靠小笔，墨绘的趣味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那个时候，东方绘画在当时一些不同的方面获得了发展。我并不否定西方发达的钢笔画和铜版画。但是深知使用毛笔能够得心应手画出感人肺腑的画的我，仍然想对生产东方画的笔和墨大加赞美。

我担心今后制造好笔的人会逐渐减少。同时我又想，世界上的人们知道了笔和墨的魅力，会造出越来越好的笔和墨。也许笔和墨就像事实眼见的一样变得越来越糟，我希望不要这样。我以为，书艺和墨绘有着特别的好处，今后世界的人们也应该知其妙味。而且，我盼望造笔的名人受到世界珍重的时代早些到来。

野上弥生子 [1885—1985]

小说家。原名八重，大分县人。1906年于明治女学校高等科毕业后，同夏目漱石的门生野上丰一郎结婚。受其影响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海神丸》(1922)、《真知子》(1928)、《迷路》(1936)等。长篇小说《迷路》描写主人公"转向"后重新觉醒，在侵华战争中准备投降延安时被日军杀害。作品规模宏大，人物众多。1963年发表长篇小说《秀吉与利休》。

我的茶三昧

把每天的早饭改成吃抹茶[①]，是打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长期以来这已经成了习惯，不记得了。但可以肯定是在战后，那时因为久住国外的长子回来就职，全家住到了京都。这决非因为新煮的米饭和大酱汤失去了魅力，相反，早饭能吃上白米饭毋宁说是无上的奢侈。只是成天埋头于书斋之中，从健康上讲，想

① 一种经过粉碎精制而成的茶末。

逐渐避免营养厚重的食物。面包加红茶，有时连午饭也吃这种东西，抹茶便趁势挤了进来。

长子和京大的同学一同做了官休庵师傅的入门弟子。趁着上东京的机会，为我买了乐烧[1] 的白茶碗，此外，真正供抹茶使用的茶碗只剩一只了。那是故人在北轻井泽山庄避暑时的玩物，虽然不是自己的制作，但内面画满了老翁的脸谱，外面缀着一首俳句："春寒渐弱去亦迟"。这是很难得的铭刻着深深忆念的遗物；另外一只是谷川彻三君赠送的礼品。

谷川君看到我有这种不寻常的癖好，便把珍藏的这只茶碗送给了我。这是一只边缘有着厚厚描金的漂亮的青磁制品，有了它，我才开始拥有真正的茶碗了。不过，老实说，对于抹茶的一套规矩我还是一窍不通。学了点入门的知识，还是在小学时代。按什么顺序，从哪里起始，这些学起来十分麻烦，叫人很难坚持，所以每天早晨不可缺少的以茶代饭，也不讲求什么流派和作法。即便像落语家[2] 阿熊君所说的"意不在茶"，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

顺便要说的是，起床后洗脸时，先喝一杯冷牛奶，然后进书斋读读写写，过一两个小时，头脑疲倦了，就吃抹茶早点。这意义与其说是为了肚子，不如说是为了恢复疲劳。不论为着什么，在冬天，在这个时刻，木柴火炉上的铁壶总冒着白汽。我在屋角的小桌上放着茶盘，随时就能将茶壶茶碗搬到桌上，用温热的茶碗尽情饮上两杯调制好的大服茶[3]，同时还要吃好多

---

① 用手工制作低热烧制的磁器。

② 富有幽默趣味的单口相声。

③ 为驱除邪恶，元旦早晨用"新水"和梅干烹制的茶，饮用时放入黑豆和花椒。

点心。这真有点奢华了。糯米肉馅点心也断不了。蛋糕比口味厚重的羊羹更好，这也从店里订制。最后咔嚓咔嚓嚼一点咸煎饼，品尝那种淡淡的香味。也许每天早晨摄取了充足的维生素C和糖分，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想在午前加餐了。

抹茶由宇治的林屋寄来。这也是靠着长子和该店的一个儿子的亲密交情。因为远在外地，一星半点儿也不值得寄，要买就是半打。也许有人问，每天早晨只是代替早饭饮用，这样多的茶不怕放得没香味了吗？其实决不会有这种事。因为其中一大半随手送给别人了。“这是从宇治寄来的，你要吗？”小邮包一到，我肯定会给在座的亲友们这样说。我总是把装在一只只尼龙袋里的小茶叶罐随便塞进手提包或衣袋里。可是不知道底细的人看到我不断订购茶叶，以为我是个了不起的茶人，经常举办茶事活动呢。看来这也不奇怪。忽然有一次，京都的御茶杂志社来约稿，托我写一篇关于茶道的文章，我大吃一惊，同时又暗自笑了起来。

然而，命运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自打数年前我开始写作《秀吉与利休》[①] 以来，桌面上过去不曾有过的关于茶的书籍不断增加。我自嘲这是趴在铺席上学游泳，但也许因为有了这样的变化，才使我每天早晨的茶三昧没有丝毫改变。不过，比起一只铁锅就能解决问题的“海切康”茶来，我仅有的三只茶碗也嫌太多了。有时我不用茶杓，就用银制汤匙代替。比起那黄金的茶室中的东西，这些更加清雅。最后，我便作如下联想：那

---

① 利休是安土桃山时代茶人千宗易（1522—1591）的号，千家流茶道之祖。曾师事武野绍鸥，学习侘茶，受宠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后触怒秀吉自刃而死。

位悟出“饮茶当在汤沸前”这番道理的利休，假如仍然活着，或者作为我的一个亲友，每天观察着我饮茶的情景，一定会大加赞扬一番吧。

谷崎润一郎 [1886—1965]

唯美派代表作家。东京人。1908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学生时代参与复刊《新思潮》活动。长篇小说《痴人之爱》(1921—1925)受西方恶魔主义影响，追求变态性爱，充满颓废情调。1918年和1926年两次来华，与郭沫若、田汉等人相识。他的作品多反映对日本文化美的追求以及对女性美的崇拜。主要作品还有小说《春琴抄》(1933)、《细雪》(1943)、《疯颠老人日记》(1961—1962)，随笔《阴翳礼赞》(1933)等。

近　江

恼人的雨，沙沙沙，下个不停，封锁着美浓的山野。这是一个郁闷燠热的午后。我汗流不止，将油渍渍的面孔探出窗外，让清凉的雨滴打在火燎燎的双颊上。

火车驶过关原，不久便进入近江国境。两旁的平地里，到处盛开着油菜花，一眼望不到头。宛若米泽地方的桑园一般，这油菜似乎要把整个近江国都给遮蔽了。要是碰上个好天气，这

黄色的花朵也许更加耀目争辉，使人神清气爽吧。

过了米原，窥见了湖水的闪光。久雨初晴，惨白的太阳裹在薄亮的云层里。就像藏在幽暗的大殿深处的神镜，从绿叶簇簇的丘陵背后，从晶莹明丽的云雾层中，显露出湖水的面影。不一会儿，彦根城的白壁，远远地在右手一座山陵的角落里出现了。伊吹，比良，比睿……看到这些国境的群山，不由使人想起各色各样的神话和传说。而今，这些山峦都罩上一层朦朦的烟霭，望不见本来的姿影了。

近江国，是我自幼小时候起就衷心向往的地方。伊吹山的巨蛇，势多唐桥的龙神，三上山的蜈蚣精……那些流传在口头上或写进历史读本里的千奇百怪的故事，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灵里，打开了幻想的天地。

“烟霞飞升，春日迷离，所见大宫，令人心忧。”这是人麻吕咏叹的滋贺的都城。及至读了《平家物语》里平忠度失守京都的故事，更使我怀想不已。经政偶遇辨财天之灵的竹生岛在近江，《秋夜长物语》那个美丽的稚儿的故事也发生在近江。提起近江，我心中就会出现一幅幅画图：春雾如绘，漂荡在湖水周围的山山浦浦；明净、温润，带着几分悲愁的梦幻般的土地……

喜欢奈良和京都那种阴郁、古雅情趣的人，到了优美的近江国，会作何感想呢？在这波明如镜的湖畔，似乎潜隐着许多自由、丰富、不受枯燥的历史考证得来的神秘故事。

八幡、草津、石山、马场——过了一站又一站，每一站我都想下去看看，但我还是决定等抵达京都之后再作安排。我望着窗外不停移动的风景，简直有些入迷了。

啊，近江国，产生过多少像鲜花一般美丽的故事的近江啊！

我要把发生在这个国度的故事一一抒写出来。

越过势多的铁桥，顿时云开雾散。琵琶湖里涂着白漆的汽轮，在碧波粼粼的水面上溅起一道道浪花，打眼底驶过。

慕　　猫

我曾经读过寺田寅彦先生的散文，他在文章里描写过猫的尾巴，说真不知猫干吗长着那样的尾巴，看起来一点用处也没有，多亏人身上没有长着这种麻烦的玩意儿，实在幸福。我却相反，时常想，自己要是也长着那种方便的玩意儿该多好。爱猫的人谁都知道，猫被主人呼唤名字，当它懒得“喵——”的一声回答时，就默默地摇摇尾巴尖儿给你看。猫俯伏于廊缘上，很规矩地蜷起前爪，一副似睡非睡的表情，迷迷洋洋，正在美美地晒太阳。这时，你叫唤它的名字试试看。要是人，他会大声嚷嚷：“吵死啦！人家正要困觉哩！”或者很不耐烦地含含糊糊应上一句。再不然就假装睡着。而猫总是采取折中的办法，用尾巴回答。就是说，身体其他部分几乎不动——同时，耳朵灵敏地转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耳朵暂时不表——眼睛半睁半闭，保持原来的姿势，寂然不动，一边昏昏欲睡；一边“勃楞勃楞”微微摇动一两回尾巴尖儿。再唤一次，又“勃楞”一次！你一个劲儿唤个不停，最后它还是不回答，两次三番用这种办法对付你。人们看到猫尾巴在动，知道它没有睡着。按理说，也许猫

本身已经半分入睡，只是尾巴反射性地摇动罢了。不管怎样，以尾巴作为回答，这是一种微妙的表现方法。发声是很麻烦的，而深默又有点不近人情，用这种方法作为答礼，意思是说：你唤我，我很感谢，但我眼下正困着呢，请忍耐一下吧。——一种既懒散迟滞、又善解人意的复杂的心情，通过简单的动作，极其巧妙地表现出来了。而没长尾巴的人，碰到这时候，就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灵活的反应。猫是否有此纤细的心理作用还是个疑问，但看那尾巴的动作，你不能不承认它有着这方面的表现 。

我为啥要说这些呢？别人是不知道的。实际上，我很羡慕猫，经常在想，要是自己也长个尾巴就好了。比如我正坐在书桌前执笔写作，或者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突然家人闯进来，向我絮絮叨叨说这说那。我要是有尾巴，只要将尾巴尖儿轻轻摇动两三回，其他可以一概不管，照旧写我的文章，或思考我的问题。最痛切地感到尾巴之必要，莫过于有客来访的时候。厌客的我，除了情投意合的同仁或敬爱的久违的朋友之外，我很少主动和人会晤。因为大都是例行公事，除了有要紧事之外，如果是漫无边际的闲扯，不到十分或十五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有时我自己只顾听，客人只顾聊，过不多久，我的心就脱离了谈话主题，完全置客人于不顾，一味沉浸在随心所欲的幻想之中。或者飞向刚才自己的文章所创造的世界。虽然不断地“哼、哈”应付，但头脑渐渐失控，变得迷迷茫茫，白白浪费了时间。有时猛然感到这样太失礼，立刻打起精神来。可这种努力很难持久，过不多会儿，又心猿意马起来。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幻想自己仿佛长出了尾巴，于是屁股也跟着痒痒了。而且，我不再“哼”“哈”的了，只是摇摆着想象中的尾巴，随便敷衍过去。

遗憾的是，想象的尾巴和猫的尾巴不同，对方看不见。尽管如此，从自己的心情来说，摇与不摇还是不一样的。即使对方毫无觉察，我依然想靠摇动这根想象的尾巴作出应有的回答。

木下利玄 [1886—1925]

歌人。生于冈山县。1910年参与创办《白桦》杂志。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早期作品多为以感觉和印象为主的抒情作品。主要歌集有《一路》(1924),歌文集《李青集》(1925)等。

圆山川

城崎市东面,紧挨着一条大河,名叫圆山川。河水涨得满满的,甚是难得。水里倒映着岸边的山影,山头上碧草丛生。下游的河畔上盛开着午时花,河水打长满芦荻的小渚旁流过。城崎市北约八里处,有个叫做津居山的渔村,是个宽阔的海湾,圆山川就从这里注入日本海。这是一条极富情趣的河。

日本溪流很多,类似这样的河川倒很少见。我去时适值梅雨季节的涨潮期,圆山川浩浩荡荡,稍带浑浊之色。水流使岸旁的芦荻不停地颤动。我经常沿河畔的大道散步,河水贴近路面,顺着这条宽阔而雄浑的水流漫步,有一种天地悠悠之感。玄

武洞位于河对岸上游八里的地方，堪称一大奇观。

向下游再走八里有个濑户村，站在那里的日和山头远眺日本海，景色十分壮美。我去时，正是梅雨后的晌晴天气。碧青的海水闪耀着光辉。岸边日和山角的墓地里，山葵盛开着红花，香气袭人，明丽，艳绝，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里的白昼景色别有一番趣味。

茶馆的楼上，有个恰似南画里的人儿，躺卧在那里，高高兴兴地吃饭。这时，我像是获得了灵感，被一种诗情所驱遣，便写下几首自己颇感满意的诗歌来。

夏天过去了，一个八月末的午后，我又去玩了一趟。那阵子，海水变浑了，海面上荡起了浅浅的浪花。茶馆四周搁放着夏天海水浴时抛下的游船和浮袋。景象变了，不如初识时那般动人了。我想，风景本来就是随着人的情绪和环境不断变化着的。

旅馆的年轻老板喜欢钓鱼，时常驾一叶扁舟，陪伴我们夫妇到圆山川垂钓。早晨，太阳刚刚升起，软风由陆地吹拂着海面。这时，就划着小船到下游去。圆山川右岸有个地方，绿荫掩映，一棵大树的枝条直伸向水面。这时把小船挽在树下垂钓，实在是赏心乐事。但是树下没有鱼，老板又把船摇向炎热的河面，这使我有些茫然自失了。一天，正在垂钓之际，天色变了，骤雨就要来临。这时，年轻的老板慌里慌张划向靠近人家的堤岸。我笑他不能自如地将船划回上游，那样子简直就像梦中逃跑一般。他真诚接受我的并非挖苦的批评，还是一个劲儿向前划，既可怜，又好笑。我们终于比骤雨抢先一步驶抵了对岸，钻进一户人家，躲在幽暗的房门内避雨。后来，只好收起钓竿，由陆路赶回城崎了。

我深深喜爱圆山川，别看这漫漫悠悠的河水缺乏变化，也不太惹人注目，但它蕴藏着无尽的热情。我还从这条河流的身上，获取了几首诗歌的素材哩。

萩原朔太郎 [1886—1942]

诗人。生于群马县。1914年与山村暮鸟、室生犀星等组织“以研究诗歌、宗教、音乐为目的”的人鱼诗社。1916年创办诗刊《感情》，翌年出版诗集《吠月》。主要作品还有诗集《青猫》（1923）、《纯情小曲集》（1925）、《冰岛》（1934），评论集《回归日本》（1938）等。

病床生活的一个发现

疾病，对于我来说像是休息。健康的时候，心中总感到有一种冲动，不断被什么所驱策，焦躁不安，老想干点什么，而又觉得力不从心，一事无成。每天每天我都背负着无限的未偿还的债务。人生总应干点事情。我是个废人，如果不是白吃饭的话，也应该干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这个人，想来想去，没有任何才能，又缺乏生活能力。

即使文学才能，在我也谈不上。

我不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便陷入无比的忧郁之中。结

果，自己不过是个废人的这种可厌的必然感觉，将我的心拖进了墓穴的底层，而且有时每天都是这样。为了排除这种痛苦，我无论如何不能不喝酒。而喝酒又更增加一层悲痛，变得绝望起来。最近，在一位女诗人的诗集发布会上，我为一位被侮辱的女性生气，悲伤地潸然泪下。不管是谁，侮辱了别人也就等于侮辱了我。

可是，一旦生病，这种生活的焦躁就没有了，心情变得从未体验过的清静与澄明。为什么呢？因为疾病把一切都摒弃了。自今年二月以来，约有两个月时间，我一直病卧在床。起初，为各种胡思乱想所苦恼，最后，完全习惯了病床生活，什么事也不去想了。人在生病的时候只考虑身体，希望尽早恢复健康，能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能够自由散步。生病的时候，人是最寡欲的，给我水、面包和新鲜的空气吧。埃庇库罗斯①说，幸福就是满足。疾病就是以这种寡欲把人变成埃庇库罗斯的快乐主义者。没有任何奢望，只图有个普通的健康和自由，哪怕躺在路旁晒太阳的乞丐也是令人羡慕的。

最好不过的是，疾病使你放弃了一切。生病时，一切责任都消失了。“你病了，肉体上面临非常的危险期，最要紧的是治疗，其他都没有考虑的必要。”你获得了特赦的假日。这种意识，将你从一切义务感和焦躁感中公开解放出来。人如果生病，最好停止工作，终日无所事事，清闲自在，吃饱睡足，自己并不内疚，反而是当然的事。无能也罢，废人也罢，在病中都是自

---

① Epikuros（公元前341—前270），希腊唯物论哲学家。于雅典开辟学园，讲述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实践哲学，主张哲学的目的在于创造幸福，在于摆脱迷信和死亡的恐怖，获得平静的心态。

然的，丝毫不感到悲哀和耻辱。

健康的时候，我一直感到无聊，因为有着许多该做的事，而且无法着手，所以烦闷。烦闷的人，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清闲自在，相反，他总是易于动怒，焦灼不安，悒郁不振。有人说法国革命起因于烦闷，这对于社会安宁最为危险。因此为政者，为了消解人民的烦闷，便不住兴办新事业，更换内阁，弘扬文化，或奖励各种体育活动，开办娱乐场、妓院和共公浴池。

然而，生病之后，这种无尽的烦闷便自行消失。有人问我，在病床上呆了两个月，不感到苦闷无聊吗？可是我却相反，病中，我一点也不觉得无聊，观看天花板上的一只苍蝇，想象着午饭会吃什么样的菜，这样过上一日感到兴味无穷。健康的时候，一直折磨自己的百无聊赖之感，一旦病卧不起，就奇怪地不知消失到了何方。这两个月之间，我每天无事可做，从早到晚无为地躺着，尽管如此，我一点不感到无聊。即使偶尔有此种感觉，也不会使自己在午间痛痛快快睡上一觉。如果说这也是无聊的话，哪么这种无聊倒是我心甘情愿的，这种体验是健康的时候不曾有过的。

由病中的这种体验，我懂得了“无为自然”哲学的意义。我知道埃庇库罗斯，知道老子，而且还知道禁欲主义本来的意思。所以这些宗教（？）教给人生以安身立命之道。而且，达到这种安身立命的手段，主要在于舍弃欲望，去除义务感，丢掉对生活的一切责任感。既然已丢掉一切，故没有焦躁，没有烦闷，没有义务感，真正实现了无为不善，而且由于无为而不再苦于无聊。即所谓达到“悠悠自适”之境，可以安身立命过日子了。

疾病教给人此种宗教的真意。我在病中，至少体验到了近乎悠悠自适的心境。我开始懂得处于无为而乐于无为，处于无

聊而满足于无聊。而且我认为，所有的病人都是一样的心境。我忽然想起了正冈子规，我饶有兴趣地认真思考着在病床上度过半生的子规，究竟写了些什么样的诗呢？我从往昔的记忆中想起了他具有代表性的和歌。这些和歌描写壁橱里的藤花垂向地板不足三寸，或枕畔的茶杯还残存一些茶水，都是极其平凡无聊的日常琐事，并使用了毫无激情的平淡无奇的语言。

子规的这种和歌——今日依然为兰派歌人所继承——长期以来对于我是个谜。写出那样平淡无味的诗究竟是为何道理，基于表达什么意思呢？对于作者来说，他要表现何种诗情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在生病期间终于弄明白了。我可以对着停在天花板的苍蝇津津有味地看上一小时，也能终日不知疲倦地眺望插在壁龛里的棠棣花。实际上，一切鸡毛蒜皮、平凡无味的东西，都可以诱发兴味和诗情。深居一室，过着长期病床生活的子规，所作的这些平淡无味的和歌，终于被我所理解。如果说世上有一种出自“无聊的喜悦”和“无聊之感的诗”的话，那么当推正冈子规的和歌。无聊如能安住此种境地，就是快乐，反而是诗兴产生的原因。子规使我作如是想。

我既然懂得了子规的歌，那么，对于日本文学中的大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自然主义文学和文学论——也就容易理解了。自然主义文学论主张尽量无激情地描写极其平凡无味的人生。

“用平凡的笔致描写平凡。”

“用无聊的实感描写无聊。”

这就是自然派文学的主张。他们的作品就是地道的最为无聊的文学，这在世界上是见不到的。这种文学就是将阴湿烦闷、倦怠无味的生活，运用真正的无聊的实感加以描写。这种文学

究竟要表现“何种目的”、“何种兴味”呢？要说他们超出子规平凡的歌之上，在我看来就成为难解之谜了。从病床生活里我才解开这个文学之谜。至少我懂得了他们那种为何要表现日常生活琐末细事的奇怪的心境。我在病中，生活里最平凡无味的事也变得有意思了。病中疲劳的脑髓终日希望休息，贪婪睡眠。对于我这种脑髓，所有刺激性的东西都令我不快。强烈的调子，有力的思想，易于激动的诗一般火热的感情，各种各样的读物和谈话，都会引起生理上的不愉快，留下异常的空虚之感。我的疲劳的身心，乐于在一间茶室之内，静静倾听铁壶中开水沸腾的声音。妻和附近的主妇们谈论一些愚不可及的日常柴米油盐之事，听起来比什么都有味，都能促起恍惚的诗情来。这些平凡无味的琐事，总能把我带到恍惚的美梦之中，使我感受到一种具有特殊俳味的艺术心境。由于有了这种体验，我懂得了子规的歌，懂得了自然派小说，也懂得了其他各种事情。

石川啄木 [1886—1912]

明治时代歌人、诗人、小说家。原名石川一，岩手县人。中学时代接触以谢野铁干和晶子夫妇为首的《新诗社》浪漫主义诗风，创作爱情至上的诗集《憧憬》(1905)，成为“天才的少年诗人”。主要著作有评论《可以吃的诗》(1909)，歌集《一握沙》(1910)，评论《时代闭塞的现状》，歌集《悲哀的玩具》(1912)，诗集《呼笛和口哨》等。

冰屋的旗

亲人的面孔，有时于凝望之间眼见着变得似是而非了。——组成脸型的线和线的距离越来越大，成了不相对称的丑陋的形象。同样，自已周围的一切，看上去有时杂乱无章，变成一群不堪入目的可厌的姿影。——每当我为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侵袭时，我便无缘无故地生气——感到一种无处发泄的愤怒。

脱光上身仰面躺着，穿过楼上敞开的窗户，可以望见对面冰屋的旗和干透的屋顶以及那白棉絮般堆积的夏云。旗在没有

一点儿风的炎天光下死一般低着头，纹丝不动，通红的边缘，仿佛用手一摸就会立即燃烧起来。

我伸开手足一动不动。那冰屋的旗也恰似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焦急地想干点什么而又无能为力。而且，我的怒气，不断为邻室家人们荷荷摇动的团扇所激扬，胸上涌出的汗水，沿着肋骨的间隙簌簌流向脊背。

忽然听到优美的虫声。这虫装在赶庙会的竹笼里，在冰屋的商店中鸣叫着。——我好像在旅途中蓦然听到自己往日创作的短歌。说实话，我很高兴。我继续倾听熟稔而浪漫的——优美的虫鸣。

这也是暂时的。夏天已经过半了吧。浑身散发着汗臭。我究竟能干些什么呢？我再次望了望那死寂的冰屋的旗。

青木正儿 [1887—1964]

字君雅，别号迷阳道人，日本著名的中国文艺研究家。1911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早年同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均有交往。一生著作颇丰，有《中国文艺论薮》、《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文学概说》等。1922年春遍游我国江南各地，写下大量记游文字，均收人散文随笔集《江南春》。

杭州花信

我逃离热闹的上海，为了歇歇脑筋，使耳目清静一下，昨天来到西湖。我独自一人从孤山信步到葛岭，刚刚回到坐落于湖滨的西式建筑——清华旅馆里来。适逢赏花季节，周围喧嚣不已。旅客的嬉笑声，小贩拖着长腔的叫卖声，骡马的铃声，轿夫的吆喝声，似乎正在上演一出热闹的村戏。我真担心这种嘈杂的声音会一直持续下去没个完。然而，当我现在提起笔来，桌上的茶杯、香烟，还有那将使我能够安眠数日的两张床(其中当然有一张是用不着的)，却为我创造了宁静的环境。听着隔壁女佣正在用动

听的嗓音唱起了摇篮曲，我感到，在这杂沓的场所里，蓦然涌现出一种安谧的家庭气氛来。

游湖的事，决定明天由领事馆雇一名中国人陪我去。我只到过西湖的一角，不过，我并不想写旅行指南之类的纪行文字，所以没关系的。我不喜欢动辄打开宝匣，取出《西湖游览志》、《西湖志》和《湖山便览》，或者立即捧出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袖珍本《西湖游览指南》来夸耀博雅。我只携带一部《儒林外史》作为我江南之行的向导。现在我想借该书中的几行文字以尽大观。这是由于我醉心于乾隆文化的缘故。我们的吴敬梓写道：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到了慈净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第十四回)

我今天之所见，实难超出上面引文一步。如果说我还可以写上几句的话，那只不过是这段文字的注脚罢了。

西湖的杨柳是名品，现在和过去一样柔美，鲜嫩。苏堤和白堤自不必说，所有的汀汀浦浦都被杨柳镶上了翠绿的边儿。我在上海登陆前几小时，船驶进长江口不久，便从晨光熹微中浮现出一线细细的江岸，随后逐渐变成了一根麻绳。当我辨认出这就是陆地的时候，就看到了片片断断缥缈的烟霞，过一会儿，我才发现那是笼罩着江堤的杨柳。瞧那娇嫩柔弱之态，宛如婀娜的少女，在向我吐露心曲，令人激动。然而，这仅仅是我初识时的感

受，当我看到西湖杨柳，这才觉得这时方可谈论柳树。铁路两旁到处都是，随便指出一棵来都是日本无可比拟的。嘉兴鸳鸯湖的柳树，可说是西湖的缩影，但比起西湖，仍然逊色得多。不到西湖不得言柳，我的这个判断大致不错吧。如果说春天确有一种瑞气在向大地传播春之信息，那么这种瑞气首先来自杨柳和桃树的细嫩的枝条。柳是烟，桃是水。到了中国，特别是看到西湖的柳树，这种感触越发深沉。西湖风景的基调毕竟是杨柳啊！

从整体上说，像西湖这般娇嫩、和谐的景物，无论在京都和奈良都寻觅不到的。这个感觉多半来自飘忽如梦的烟柳和清莹柔媚的湖水。柳树我已说了，谈到这里的湖水，也丝毫不像别处那样叫人感到凄凉、恐怖。西湖水浅岸低，绿浪白沙，犹如玉盘琼浆。在这令人留连忘返的湖水里，我今早看到一个溺死的苦力，这个发现似乎影响着我对西湖的印象。然而，当我看到他那安然沉睡的面孔，我的心便从矛盾中得救了。湖水没有给他什么恐怖，他静静地长眠在西湖的怀抱里。（后闻此地水深不过三四尺，因泥泞拥塞，不能自拔，遂死。）

我时常从游览西湖后归来的人的嘴里，听到他们为西湖逐渐世俗化而悲叹。现在我实地一看，并非如此。我是乐观的。那些前辈关于西湖世俗化的着眼点，是指近来湖畔新添了一些西式建筑，破坏了风景的协调美。如果是为这个而叹惋，那么我倒要问，先生们究竟是以怎样的姿态和怎样的思想来观察西湖的呢？抛开自己国家的情况不谈，单就西湖的西式建筑加以责难，能说是聪明之士应有的态度吗？你们这样气量狭小，要是被管领风光的神明知道了，他肯定会说："是你们带着不协调的头脑和装扮来到这里，才使西湖的风景世俗化了。"你们心里早有一种偏见，带着这个偏见来谈论西湖，那就只能喟然兴叹了。当然，今

天西湖上的西式建筑并不值得赞赏，但这是时代的要求，观览者必须退一步而论之。再说，这里的西式建筑和中国建筑的差距，并不像我国的建筑和西式建筑差距那样大。雷峰塔不是砖造的吗?那些谈论砖造的西洋建筑和景物不协调的人，是不是硬要说雷峰塔也是不协调的呢?

这西湖的一隅就是现代中国的缩影，我饶有兴味地观赏着这里展示的一切。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觉得这里的西洋建筑越来越中国化了，它同西湖景色没有丝毫不相称的地方。整个中国的文化都是如此。看看古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就会明白，不管哪个不屑一顾的野蛮之国，中国都注意吸收它的文化来促进本国新文化的繁荣。从早期来看，促使灿烂的唐代文化兴隆不衰的，不正是由于输入西域文化的缘故吗? 诗词、音乐、美术，无一不是。用夜光杯畅饮葡萄美酒的唐代大诗人，谁能够指责他的时代不和谐呢?唐代文明如果脱离了塞外风味，就会黯然失色。我以为，中国民族的伟大，正是在于她能摄取外来文化以丰富自我，所谓泰山不择细土也。一旦前进的道路被阻塞，就要改变方向，开辟新的局面。清末的中国文化，不用说是陷入了穷途。但是今天，我亲爱的中国青年诸君，正试图转换方向，探求新路。这才是拯救这个伟大国家的文化于老衰之中的灵丹妙术。

因此，并不存在是否损伤西湖景致的问题。西湖的柳树是无碍的，只要不把苏堤削成运动场，只要不搞那无益的杀生，适应必要而加以改制，也是可以的。即使废掉西湖的一两处风景也无关大局。今天早晨，我站在旅馆的二楼，看到面前的广场上，昨夜露营的青年正在有规律地行进，人人都充满了朝气。我要寄语中国青年诸君：给这老大病衰的国家寻求一剂良药吧，此外没有别

的路可走。应当知道，有的人整天盘算利弊得失，老是想打中国的主意，他们的讪笑是非常可怕的。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你们一定能够把中国灿烂的文化推向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这就是今天我来西湖所作出的预测。

西湖并非是为那些少数好奇的日本游客保存下来的古董。西湖是活生生的，西湖在前进。她是上天赐给中国国民的乐园，为了充分享有上天的恩惠，现代的中国人，在这里建起了西式的旅馆和饭店，这是自然的要求，是用人工辅佐自然美的一个方法。不能把西湖单纯看成古典名胜。我要忠告那些头脑褊狭，一味哀叹和嫌弃西湖发生巨大变化的人，还是不要到这里来为好。你们还是闭起眼睛，单从文献上去摸索，去想象她的幻影吧。

议论总归是议论，古典景物所洋溢的诗趣，仍然使我十分感佩。看到当代妇女短袖窄裤的轻快装束（也许用“轻佻”这个词儿更恰当），我还是喜欢古典式的裙袍。正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

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

那些乡下来的人穿着老蓝布衣褂，肩上挎着黄色和红色的布袋，勒着相同颜色的腰带。袋子上写着“朝山进香”和某某地某某氏的字样，成群结队到灵隐寺和天竺寺参拜。看了使人诗兴大发。大家士女则乘着轿子，迤逦前行。轿子后面，挂着提篮、银箔、纸钱、红烛、线香等物，摇摇荡荡，宛然如画。到了日暮时分，那些古色古香的轿子回到旅馆，看到女人们拄着拐杖一颠一跛地下来，我脑子里积聚的诗情，顿然消失了。对于那些行动失掉自由

的中国小脚女人来说，拐杖成了她们免遭颠仆的大恩人。这和美国等国家放荡女人手中舞弄的、没有实际作用的手杖迥然不同。这样一想，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了。——四月二日记

1922 年作

深尾须磨子 [1888—1974]

诗人。兵库县生。京都菊花女子高中毕业。师事于谢野晶子。作品有诗集《深红的叹息》(1922)、《牝鸡的视野》(1930)、《深尾须磨子诗集》(1952) 等。战后从事妇女和平运动，其作品表现了对社会文明的尖锐批判。

丹波[1]凉面

每年夏天，我总要回故乡一趟，过去，这成了我的一项爱好。不过，我出生的家乡已是名副其实的荒村，于是，从前嫁到邻村去的姐姐家，便成了我临时的娘家了。

一到夏季的七八月份，我就厌恶起都市繁乱的生活，心儿早已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去了。只要能回故乡，其他什么都不顾了。我匆匆放下手里的一切活计，坐到了摇摇晃晃的火车里。

---

① 今京都府和兵库县的一部分。

我神不知鬼不觉回到家里，故意使姐姐大吃一惊。我把这当作一件乐事。

从东京到丹波，再从乡间小站到姐姐家，一路上奔波着。我站在令人联想起古禅寺一般的旧家的门口，毕恭毕敬地打着招呼："对不起，有人在家吗？"

喊了两三声之后，不一会儿，我时时思念的姐姐打里头走出来了，她直了直弯曲的腰杆，爽朗地说："哎呀，怎么啦？用得着这般客气？我还以为是什么贵客呢，好叫我纳闷。呶，快进来呀！"

两个人一起笑了。

姐姐立即在大灶里点上火，说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凉面。面煮好了，用绳子吊进深水井里，充分冰一冰，放上青绿调料，一口，两口，刺溜刺溜，这真是面食中最上乘的美味呵！

"啊，真好吃，我就是冲着这凉面才回乡的呀。"

"嗬，瞧你说的，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要喜欢，尽管吃。"

如今，这样的谈话早已随风飘逝了。到了夏天，只有那失去姐姐的故乡的风貌和凉面的香味，剧烈地撩拨着我心中的回忆。

丹波地方的凉面，大都和播州[1]凉面一样，每年快到盂兰会[2]的时节，亲友和乡邻们就为互赠凉面而奔忙。彼此赠送同一样礼物，看来有些奇怪，然而这是自古以来的旧俗，家家都积蓄了很多数年前的凉面，这东西越陈越脱油腻，味道也越好。

有时，把出锅的凉面连同卤子和调料一起运到山溪的上游，

---

① 即播磨国，今兵库县西南部。

② 七月十五日的祭祖活动。

浸在瀑布潭里，冰透了再吃。啊，那山，那风，那水，还有那凉面的香味！

夏天一到，我便学姐姐试着做凉面，可我做出来的全然是另一副样子，一点也吃不出丹波凉面的那种风味来。

里见　　弴 [1888—1983]

本名山内英夫，有岛武郎和有岛生马的三弟。经学习院进东京大学英文科，中途退学。1910年参加创办《白桦》杂志。作品有《多情佛心》(1922)、《安城家的兄弟》(1927)、《迟来的初恋》等。其作品长于心理描写，充满自省精神。

梦　　雪

是什么声音从深沉的睡眠之中浮起?带着尚未觉醒的梦魂，倾听骚然摇动的挡雨窗和格子门的响声。——啊，这是一种特殊的响声，我想。平时，我知道这装配低劣的房门，有一点风就发出声音来，——尽管如此，今夜与其说是风，不如说是“空气的摇摆”。我感到有些特别，也正是这一点。我总想弄个明明白白，而醒后忽然觉得是做了一个无味的梦。不过，我还是想弄清楚和这个梦境相符合的一番道理。——而且，这种摇摆好比是潮水的一起一落，动物的一呼一吸，反复不停。格子

门也随之一忽儿向内，一忽儿向外，两种响声交替进行。……喀哒喀哒，被吹鼓了，咕咚咕咚又被吸瘪了。一次又一次，我终于能分辨出两种音色来了。于是，那半睡半醒的意念又进一步伸延开去。——我记得，空气的这种摇摆，大凡在温雪的阴霾的早晨起就会屡次发生。四十年前在大阪，我住在二楼四叠半的简易房里，一边推敲短篇小说《河豚》，一边望着面前的窗户纸，一会儿向外一会儿向内地膨胀着，那响声同现在一样。我打算把这声音写进作品。……哎，那时是怎样写的呢？

"窗子剥咕剥咕、啪咯啪咯，静静地响动着……"大概就是这样写的吧。

……不，或许是想表现下雪的感觉吧！因为初学写作，吃了不少辛苦。那个旧有的记忆，抑或会立即使人联想到下雪吧？是可以作此想象的。……不，不，即便是下雪，也并非这种急急落地的响声。……嗯，或许是别的东西。仿佛是蹭着屋脊的低空飞行，一阵剧烈的回旋，是被截断的气流撞在窗纸上的声音。像拍打，像吸纳……纵然没有雪日般的宁静，倒具有一些相似的性质。

……不论如何，格子门的这种响声，总有些令人怀想，不能只当作一般的声音。

顾不上吵闹，一双光脚踩响了地板：

"雪！"

听到这种雀跃和狗跳般的欢叫，我也一下子有了同样的感觉。从窗纸的响动敏捷地联想到下雪，使我颇为得意地加了一句：

"果然不错，是下雪！"

这回是真地醒过来了。告知我的这个声音是一个女子发出

的，她于十一月上旬，也就是五十天前刚刚死去。自那以后，梦中从未梦见过，今日却暗中向我进了一言……。

我无意伸手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背后的寒冷使我紧缩着身子。……依然是喀哒喀哒、咕咚咕咚的响声，黝黑的空气随着这响声摇摆，轻轻抚动着我毛发稀薄的头颅。……

“六十余年，也不是白吃饭活过来的呀。”

“为什么？”

我随心所欲模仿着她的口气。

“格子门的响动，从一开始我就听得明白。”

“开始了，开始了。”

这里没有将那种“自高自大”据为己有的声音，暂时忘却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翌日早晨起床时，我想，地面上肯定是一层薄薄的白雪。然而，顶着鼻子尖的冬枯的小院是满地的落叶，只是竹林的梢头沙拉沙拉横扫着铅灰色阴沉的天空。

内田百闲 [1889—1971]

小说家，随笔家。原名荣造，别号百鬼园。生于冈山。191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科。作品具有幻想式的风格。《冥途》(1922)是其第一部小说集。随笔集《百鬼园随笔》(1933)、《续百鬼园随笔》(1934)，以简洁幽默的笔致，开辟了日本散文写作的新境界。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寿比南山》(1940)，仿夏目漱石《我是猫》的《赝作我是猫》(1949)，游记《阿房列车》(1952—1956)等。

菊　　雨

应召参加观菊的盛会，御苑葱郁的森林在面前展开。我来到金风吹度的布满沙石的广场。对面是搭着半面顶棚的花坛，前来参观的人们穿着一样的礼服，稀疏的队列时伸时缩，缓缓向前游动。人与人之间的缝隙里，倏忽一闪，叫人目夺神摇的正是向你绽开的菊花的大轮。我也加快了脚步，紧跟在队伍的后面。白菊之银白，黄菊之金黄，都不是世上常见的颜色。花瓣

上漾着奇异的光辉，将花影投射向四周。悬崖菊宛如飞洒的水珠，盛开的大圆菊广如人面。有的花团锦簇，不见枝叶，有的一茎一轮，独立竞秀。观者无暇叹赏，只觉得五颜六色打眼前掠过。种菊没有什么门道，只求花开惊人就行。辞别御苑回到家中，眼前出现了奇妙的景物，我在回忆里无法辨别那一朵一朵的鲜花。和面对花坛从左向右参观时的路线相反，而是从右向左流淌着奇妙的色带。打傍晚起，黑暗渐渐笼罩了天空，同时下起了大雨。听到雨脚敲击厢房的声音，于是花坛的菊花又浮现在眼前，向左，再向左，不停地移动着。花坛的半个顶篷是用桧树皮葺成的，也有的地方覆以油纸障子，豆大的雨点从御苑阴暗的天空洒落下来，包围了花坛，仿佛要穿破桧树皮和油纸障子。菊花冲决黑暗，灿烂辉煌。我回忆着白天所看到的，那是单立菊，那是悬崖菊，无名的奇异的光带滔滔奔流，用自己繁盛的花朵，浸染着暗夜里沛然而降的雨脚，周围呈现出微微明艳的色调。

室生犀星［1889—1962］

诗人，小说家。原名照道，别号鱼眠洞。石川县金泽市人。1913年在北原白秋主编的诗刊《朱栾》发表作品。1914年与萩原朔太郎、山村暮鸟等组织以研究诗歌、宗教、音乐为目的的人鱼诗社。1918年发表诗集《爱之诗集》和《抒情小曲集》，具有反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1919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幼年时代》（1919）、短篇小说《情窦初开的时候》（1919）、《兄妹》（1934）、《复仇》（1935），长篇小说《杏子》（1956—1957），俳句集《鱼眠洞发句集》，随笔集《女人》等。他的创作描写了青少年时代的穷困生活，以散文诗笔调抒发丰富的感情。

蝉　思

我觉得蝉的脸酷肖人的脸。

蝉的脸和人的脸十分类似。

我喜欢蝉的脸的素朴。蝉的脸显得蠢笨，又非常悲戚。悲戚得几乎冻结而凝固，像盔甲一样，涂着铁和铜的暗红的颜色。就像乡间有老百姓，树木上有蝉，都带着善良的神情。

我在黎明时分穿上新的浴衣，想起刚出蜕的新鲜的蝉儿多么美好。我仿佛感到幼少年时代恋爱的情味来。翅膀于黎明的光影中闪着淡淡的蓝色，在微风里轻轻震颤着。我试着用指头一戳，因为蝉生性不知道会受到迫害，只不过受惊似的动了动。我发现蝉的头上有梅草般的纹路，这纹路看起来就像扑了一层金粉。

朝日东升时，蝉的闪着晨光的羽翼次第变成龟甲般的焦褐色。将蝉的腿穿上铁丝，头里溶进铁末水，腹中塞满深灰的酶粉，蝉的眼睛就会像蓝色的地球仪一般变得五彩缤纷起来。蝉饿了就想走路，它要站立起来。它不知道自己所停栖的树叫什么树，但它能感知这树上有糖一般甘甜的液体。蝉想吃东西，它饿了，而且，它奏响了胸腹间两片鱼鳞般的小笛子。

蝉知道头顶的天空很高。

蝉不知有母亲、有姐妹还是有兄弟，只是朦胧记得有父亲。父亲在乡间，在乡下的土穴中住了十年，它没有看到过树木、天空和地面。儿子在想，我的父亲是靠着什么生活的呢？此后，它还要在土穴中呆上几年呢？

蝉在树皮上写着“真讨厌呀”几个字。

蝉如果对自己的父亲说出“真讨厌呀”，从语气上看来该是个女性。为此，它稍稍鸣奏了一下腰笛。蝉想小便，就小便。

蝉在城上听见同族的叫声。

城位于绿叶扶疏、花香袭人的树林里。

蝉叽叽地鸣着，又小便了。

我赤裸着走进院子，捉到一只停在杏树上的蝉。我像小石子一样将它用力抛向空中。蝉的力量无法抵挡被抛出的弹力，但它却能凭借羽翼，在弹力消失时巧妙地向右旋了一圈儿。我放学后，光着满是汗臭的身子，先捕捉两三只蝉儿取乐。

我在蝉的头上刻上了某种记忆。

这记忆不知是诗还是歌，每当看到蝉，我就想起雕刻在那里的记忆。我满手都是蝉油的臭味，被我紧握的蝉总是淌着汗，疲惫不堪。我窥伺过蝉的内脏，我发现它没有像样的肠子，我觉得蝉好可怜。它的腹腔是干瘪的，空荡荡的。如今，我一想起饥饿的蝉，就悲从中来。

和辻哲郎 [1889—1960]

哲学家、文艺评论家、伦理学家。生于兵库县。1913年师事夏目漱石，出版哲学著作《尼采研究》。1927—1928年留学德国，1932年获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古寺巡礼》(1919)、《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1927)、《风土》(1935)、《伦理学》(1937) 等。

京都四季

在京都前后住了十年，搬来东京是在六月末，树叶茂盛的时候。我感到东京树木枝叶的绿色实在难看，简直叫人受不了。本乡区大学前的街道上，一侧的地面以及大学的墙内，长满一排排高大的樟树，可以说是一派壮丽的景色。然而，就连这些树，那绿的色调也是阴郁的，不能给人一种美感。沿着校园的池畔走上一圈儿，也许是上了岁数的缘故，自己的眼睛仿佛起了生理变化，实在令人担心。

过去时常从京都到东京来，也不是没有感觉出这种绿的色

调的相异。因为只住上三天或五天，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不太用心，所以未曾感到什么痛苦。等到一迁来这里，一天天积少成多，渐渐地强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的 acceleration[①] 现象吧？居然也发生在这样的场合，以至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连自己也没有料到。移居京都之前，在东京生活了二十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情。

有了这番感觉之后，厌恶的不单是绿的色调了。到了秋天，树木的叶子变了颜色，那黄色、褐色、红色，一点也不鲜丽悦目，实在谈不上美来。这样的色调反而显得恶浊，丝毫也不爽洁，给人留下不健康的印象，使人品味不出清澄的秋天的韵味来。其余呢，常绿树的绿色比落叶树的更多一层阴郁，仿佛不给人一点绿意。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落叶树叶落之后剩下的枝干，实在索然无味，黑糊糊的很难看，枝条也粗陋不堪。偶尔碰上下雪，雪积聚在树枝上，也是毫无意趣。最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东京的树木不行。我甚至想骂一句：什么森林之都，骗人！

这种不快的感觉一直有增无减，说起来，苦恼的正是我自己，而不是东京。当我感到困惑的时候，幸好，东京的春天拯救了我。当我对树木无心再望一眼，抱着郁闷的心情度过冬天之后，不久，就看到皇宫护城河的柳树发芽了。多么美丽！我想，新绿的东京还是美的。接着，别的树也出芽了，各自显示着不同的新绿的色调。街道上榉树的新绿，迷离如烟，颇称人意。这样想着，想着，acceleration 也就停止了。东京的新绿虽云美好，但到底比不上京都的新绿。尽管如此，美还是美的。不

---

① 英语：加速、促进作用。

久，新绿的颜色渐次加深，变成了黑糊糊的阴郁的色调。这也是因为火山灰所造就的武藏野地方的色调，没法子的。树的形象不佳，也许是生长过快的缘故。但东京的树木比起京都来，总给人低一档的感觉。低一档自有低一档的妙味。我只好自我安慰了。

因为有了这种体验，如今我越发追忆起京都的树木之美了。

据大槻正男君说，京都的风土对于植物来说非常适宜。这一点，外行的人也明白。水脉丰蕴，到处可以看到花岗岩风化后形成的沙质土壤。不过，这样的湿气、土壤种植植物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呢？这类问题颇为复杂，不是外行人所能尽解的，只不过见其一端而已。

想起京都的湿气，我就马上联想到杉苔的样子来。在京都逛过庭园的人想必记得，京都的杉苔和天鹅绒苔都长得很好，尤其是杉苔更惹眼。它成片地生长着，像绿毯一般铺散开来，着实美丽。桂离宫的大门前，大德寺真珠庵的方丈庭里，堪称代表。嵯峨的临川寺的本堂前面，二十八年前就成了苔藓之园了。这种杉苔，四季都保持着鲜润的颜色，总是那样柔和那样饱满。特别是它的表面，并非齐斩斩如草坪一般溜平，而是自然生长，各自保持着微妙的起伏，因而具有一种无可形容的美。因此，这样的庭园只要任其自然，杉苔就能长得很好。而临川寺等庭园，只要把生长杉苔的地方的土壤运来作为母土，撒上一层就行了。结果是杉苔长成一片，均匀地布满了庭园，这说明这地方具有杉苔生长的良好的条件。杉苔在太湿的地里长不好，太干的土地也不成。此外，还要有一定的风土条件。京都具有这种条件，我以为就是京都的湿度。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东京没有杉苔，因为我在东京一些著名的公园里没有看见过杉苔。然而，我从京都搬来几年之后，住在东京西北的郊外，才知道杉苔在东京也是不稀罕的。在农家的防风林里，在背阴的田畔等地方，时常可以看到。有时散步归来，采集一些种在院子里，不知不觉就消失了。我知道培育杉苔之难，就再没有试验过。然而，五六年前，在一个多雨的年份里，中庭的部分地表上，冒出一片杉苔的幼芽来。到了秋天，也和京都的杉苔庭园一样，密密丛丛地长满一片。我想，太好了，我加意爱护，等待着它铺满整个院子。谁知冬天一下霜，杉苔就消失殆尽了。翌年又出现一些，长得已不如前一年的好。碰到雨水稀少的年月，全然不见踪影。去年长出了一些，今年比较多，院中有二平方米的地方长出了短短的绿茎。然而一到冬天必然消亡，根本不能指望长得像京都的杉苔那样。看到这种现象，我更具体地明白了东京和京都风土的差异。

这里说的仅仅是杉苔，但是其他所有植物也一定会和杉苔一样，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来。树叶颜色的各异也多半起因于此吧。东山、岚山等地的树木种类十分繁多，这许多种类的树木也许正是受到这种适宜的湿度的惠予，才能充分保有如此的叶色吧。一位欧洲画家这样说过：看到新绿时期的岚山，为绿色的种类之多而惊奇。在京都获得这样的印象，正表明京都的树木种类之多。同时，也表明每一种树木的特征都比其他地方更加鲜明。都说椎树构成了武藏野的原始森林，但是当你看到五月的东山上金光闪耀、豪华美艳的椎树的嫩芽时，你才会认识到只有这里的椎树才算是真正的椎树啊！

当然，同湿气相关的土壤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应忽视。树木姿容的不同，看来与此有关。武藏野的土和岩石风化形成的

土完全不同，不管挖多深，都是松松的，不见一粒石子。没有东西可以阻碍植物根的生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武藏野的树木长得很快，其姿态也带着几分野性儿。其中的代表要数杜鹃花了。长到三四米高的杜鹃，在京都附近是看不到的。与此相同，松树的枝条完全不一样，至于樱树，则属于别的种类。枫树在生长速度上也是惊人的不同，这种差别在每种树木上都能找出一些来。京都的东山，稍许挖下去就是岩石。在这不算厚的土壤里，却能长出相当大的树木。这种树木的根，可以说是处在不同的条件之下的。要长到一定高度，也许要花费二倍三倍的年月，然而这不是白费。长得快的树木，看起来粗劣，不能给人强韧的印象。实际上这种树木多半早衰。与此相反，花上二倍三倍的年月才长到一定高度的树木，不光使人感到枝干劲健，而且生命耐久。这样的树木无数棵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景观，当然是整齐划一，给人美感的了。

由于我住在东山之麓的关系，便有幸饱览京都树木的美。

新绿时候的京都，实际上给人一种急促匆忙的感觉。疏水端的柳树一发芽，接着便是各种树木都开始发芽。随着时间的推移，色调也显示出些许的差异来。树名虽不能一一说出，但总可以说，种类繁多。枫树发芽，想是四月中旬吧，若王子池畔几十根枫树，发芽期也分成了几段，新芽的色调明显可以分出四五种来。据若王子神社的伊藤快彦介绍，这里集合着十多种枫树。这种枫的新芽，先是日日少许地变换颜色，然后发出细叶，不久就长成同一色薄绿的叶子。这大致在四月末到五月初。此时的美丽颇难用言语形容，给人以丰实、饱满的感觉。尤其这时正逢阴历十四、五日，有幸遇上晴明之夜，可以看到月

光下的新枫绿色辉映的情景。光彩和颜色微妙地交错在一处，简直是无与伦比。

枫树也就是这个样子，不过从东山的落叶树来看，枫树只是一部分。新绿时节，这些落叶树点缀在东山的常绿树之间，酿制出一种孟春的感觉。有大叶的，中等叶的，小叶的，各种各样。这些落叶树，从新芽演变为嫩叶，渐渐变换着颜色。这个过程一律都在五月上旬以前结束。然后便是常绿树的新芽开始出现。这是椎树和樫树的新芽。前面已说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椎树的新芽呈现出金黄色，胀鼓鼓的，布满了东山的山麓。不久，这新芽渐次长大，像常盘树那样颜色变暗。当光艳嫩绿的新叶停止扩展的时候，落叶树的嫩叶也变得深绿，再也看不到色彩的流动了。这时，眼看就要到五月阴雨的季节了。也正是这个时候，栗子花和椎树花金黄闪耀，赏心悦目。

松树的绿色也正是从这时起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当生长在嫩芽尖上的花儿绽出黄色花粉的时候，芽里就长出新的针叶来，和老叶层层相叠，形成了整棵松树的新绿。这样的姿态当然不能不引起士佐派① 画家的注意，将此捕捉人画面之中。在东京观看松树的新绿，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要是在东山等地那些数目众多的松树聚集在一起，就会呈现这样的姿态。此时，落叶树的绿色和常盘树的绿叶都已开始发暗，看不见它们的鲜绿了。而松树的新绿却能给人留下非常鲜美的印象。

等到松树的新绿完全出现的时候，已经是立秋前不久的七月初了。再过一两周，这种新绿就会渐次暗淡起来。自从柳树

① 系日本绘画的一个流派，起源于平安时代，受中国画影响，讲究力度和神韵。

发芽以来，三四个月之间，东山的绿色不断变动着，到这时候就暂且停止了。这时正逢祇园祭，过去，京都的市民有一周到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停止经济活动。

然而，这样的静止状态只有三周，是不会长到一个月的。入秋前，东山中腹成片的落叶树，就开始改变颜色了。虽然是一点点，但绿色变淡了，此时又处于运动之中。从八月到九月中旬，接近立秋的时候，颜色逐渐明亮起来，虽然是徐缓的。立秋一过，整个绿色呈现出秋的感觉。

进入十月以后，黄叶渐渐惹眼了。正像新绿时节因树种不同，绿得有迟有早、新芽的颜色有着显著的不同一样，这种金黄的色调也因树种的不同而各异。十月中旬，最能明显看到这种不同来。就拿楢树来说，那形状姣好的大叶子，实际上也有呈现出美丽的黄色来的。像栌树的叶子那样变为深红颜色的过程，也因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种类而各有差别。这种现象无论是大树还是小草，都是存在的。

我起初住在东山若王子神社的后面，那是九月上旬。一个月过后，当树林的颜色渐渐变暗的时候，上述的那种运动就在周围开始了。一打开书斋的窗户，美丽的黄叶跳入眼帘，令我吃惊。走出房门一看，平日一直没有留意的树木，都已披红挂彩，每天都在变幻着。到了十月下旬，四周一片绚丽。我的心情也随着激动起来，在书斋中再也坐不住了。我甚至有几分惊慌，心想，怎么搬到这样的地方来了。

这种红叶的代表当数枫树。门前的水池周围有几十棵这样的枫树。上面已经说过，这种枫树种类很多，催芽的时间和芽色也各异。到了红叶期，也同样显现出不同来。有的变得深红，有的红色很少，近乎鹅黄。芽色红的，红叶的颜色也深，这一

点十分明显。不过也有相反的情况，出芽最迟的树有时最先出现红叶。这种差异每年都强烈地表现出来。有的早的，红叶已经开始飘零，而迟的呢，依然停留在半绿的阶段。逢到这种年景，红叶的颜色就不明丽。不过，由于气候的原因，每三年总有那么一次，不分早晚，一下子全部出现红叶。这景象大体在十一月三日前后出现，其盛况可以维持四五天。尤其当夕阳西下，红光照射着树林红叶时的美景，那般豪华，那般明艳，实在难得一见。然而，这种红叶的美景很难预测，非得到时候才能知道。有时想写信邀请东京的客人观看也来不及。据老人说，如果夏天干旱，秋天的红叶就会好，然而这也不一定。我想，这多半要气候条件完全具备，而且霜情也能恰到好处，才会有红叶的美景吧。不管怎样，在高山高原地带才能看到的美丽的红叶，如今在城市也可以一睹芳颜了。

红叶大致于十一月底散尽。几十棵枫树，总要积下一两寸厚的落叶，扫起来相当费力。枫叶煮酒，是自古以来的风流韵事。我想，用这种落叶烧洗澡水会是怎样呢？浴池的锅灶很大，把枫叶塞进去，一点火，浓烟骤起，从灶口一股股往外冒，而且火力也不猛。把一大堆枫叶耐着性儿填进灶口，花了好长时间水才烧开。当然，这和用木柴烧的水没有两样，但是留下的灰烬却多得不得了，沙拉沙拉的，看起来很是洁净，这种叶灰倒是第一流的。

从红叶落尽以后的十二月，到新芽始出的三月末尾，这段时间是京都周围的群山静止的时期。从新绿到红叶，不断地见到色彩的变动之后，就会觉得这种静止来得安谧而可意。绿叶主要来自松树，然后是椎和樫等常绿树。这些沉静的绿色也是好的。落叶树的灰白，如骨骼一般的枝干，和这样的常绿十分

相宜。从色彩这点上说，这种枯淡的协调一致也许是最美好的。

使我非常惊奇的是，在东京，冬天几乎看不到树木的姿影。难得进入眼里的，也只能给人厌恶之感。我想到春天新芽出来时总会好些。要是在京都，冬天的树木沉静的姿影最为有味。它会使你想到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种种情趣。

最后唱压台戏的是雪的景色。早晨开门一看，柔软的雪积了一两寸厚，遮盖了整个山峦。众多的松树，宛若土佐派的绘画一样，一枝枝载着白雪，雪下面透着绿色。没有枫叶的枝上，甚至细细的小枝，都积着一寸左右的雪，简直就像绽放出来的雪的花朵。其他诸树，如桧、杉、樫等，其戴雪的姿态各有不同。还有，落叶树因树种不同而枝形各异，开出的雪的花朵也各异其趣。初看这种情景，我懂得了过去的画家为何喜欢雪的缘由。或许最美丽的就是这雪景吧。然而，这种雪景只能持续到午前十时左右。小枝上积的雪，最易崩落，有点小风，或微弱的日光，马上就不行了。枝上的雪一开始滑落，那雪景就算完了。因此，住在城里的人，你想让他们看到这种景色也是徒劳的。

和这样的雪相参差，二月初，从立春前几天起，池塘的鲤鱼开始游动了，小鸟频频飞到院里来。这样的季节，正值红叶和新绿两个时期的中间，是带有朴实而宁静的美的时候。过去的人，打这时起，就着手准备过年了。

树　根

我虽然住在被松树包围的家中，但松树的根在地下究竟是什么样子，却很少想过。我觉得，美丽的红褐色的树干，颜色清浅的绿叶，这就是我所熟悉已久的松树的整体形象。每逢下雨，树干就变得深沉而润泽，显现出鲜洁的颜色。绿叶也增添几分娇艳，仿佛浸透着眼泪。雨后，太阳闪耀着光辉，早晨清爽的空气，飘流在树色和光海里，使人感到随处跃动着明朗的生之喜悦。成群的小鸟用动听的歌喉交相鸣啭，在绿叶之间愉快地飞来飞去。——这，就是我所熟悉的松树呵。

然而有一次，我伫立在松树丛生的小山冈坍塌的一个角落，注视着那复杂的树根深深扎进沙土中的情景。地上地下的样子有多么不同！一根树干，简练交并的树枝，自由伸展的尖尖的针叶。——与此相比，地下的根似乎极尽全力在苦闷中战斗，挣扎。那无数的粗细不等的树根比起地上的枝干总数还要多，纵横交错，像女人的乱发，紧紧缠络着大地。我本来知道地下是有着这样的树根的，但当我亲眼目睹这番情景时，我不能不感到惊异。在我熟悉松树的一段漫长时期里，我的内心从未感受过松树会不断进行着地下的苦斗。听到它们痛苦的呐喊，是在狂风劲吹的时候；看到它们痛苦的姿容，是在干热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之后。然而，那呐喊，那憔悴的容颜，等时候一过，就

立即恢复快活的样子，很少留下苦痛的痕迹。而且松树一天也不放松那不为我们所眼见的地下的奋斗。那美丽的树干和叶子，在五月的风吹动下，飘扬起绿色的花粉，这景象只有经过一番辛苦之后才能获得呵。

近来，不光松树，我对所有的植物打心眼里感到亲近起来。它们和我们一同生息，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可对于我，这却是个新的事实。

我登上高野山。当一踏上不动坂山坡，看到那无数高耸的粗大的桧柏，一种无可名状的庄严之感涌上心头。我不由想起，这毕竟是一座富有灵气的山呵！我越发敬服选择这块宝地的弘法大师的卓见了。

这里是被外围的群山从平原上切割开来的陡峭的斜坡。山上生长着不知经过多少世纪的老树，坚如磐石，不可摧折，以巨大的力量毫不动摇地参天而立。树与树之间漾溢着生命的气息，迫人肌肤。我从心底感受到深沉的兴奋之情。

我的眼睛立即注视着老树的根基。地下激烈的苦斗已经明显达到了地表一尺高的地方。看起来，这山土层不厚，为了支撑那亭亭如盖的巨干，粗大而强韧的树根，尽力向四方扩展，紧紧抱着地下的岩石。同这巨大的树身相适应的根又是怎样的呢？它在浅浅的地表中同邻近的伙伴纵横交叉，盘根错节的情景，仅凭想象就足以使我们惊诧不已了。

确实，这座山被这激烈的生命力的苦斗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虽然，我们的肉眼不能看见，但却能感到一种灵气。一种饱含着力量的威压，带着神秘的影子，令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

在老树面前，我为自己的根柢浅薄而羞愧。我从此立下誓

言，我将埋头于“地下的奋斗”。现在觉悟也不算晚。

要想成长，首先要扎下坚实的根子。

不要只奢望向上伸长，首先要努力向下扎根。

有人年纪轻轻就停止了成长，这是因为他的根基不稳。

有人年近四十便迅速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因为他曾经埋头向下努力。

在我的朋友之中，有人头脑聪慧，感受力强，文思敏捷，可从来不愿发表作品。

他为当今生活之苦所压服，甚至认为自己缺少生存的价值。他的根顶住了地壳，正寻找力量想突破它。不久，这突破一旦得到实现，他的身上将会产生多大的飞跃啊！——我对他的前途充满信心。根柢坚实的人，不会结出贫弱的果实。

古代的伟人，都曾致力于创建雄大的根基。因此，他们的努力越品味越觉得具有深刻的意义。

现代呢，即使对扎根并不缺少注意，但也只是局限于小小花盆内的工作之中。怎样才能获得珍贵的新品种，怎样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结出理想的果实，所有这些都带有许多人工的因素。

纤弱而局促的根基不可能产生顶天立地的大志。

对于伟大人物的崇敬就等于对其伟大根基的崇敬。

为了根基，要尽可能选择优良的地质。

为了果实，要尽可能选择利于扎根的肥料。

教育的任务，在于鼓吹扎根的热情，教授选择根子所喜爱的土壤，将堆积数千年的养分提供给根子。

教养即培养。为了使其更加有效，首先要有深入生活大地的根子。

人们总是经常忘掉根的本能。不管施加如何宝贵的肥料，在没有吸收能力的地方，也是毫无用处。我并不认为我们的面前缺乏教养的机会和材料。只是忘记了与其相适应的根子太小了。

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根子上吧。

冈本可能子 [1889—1939]

女小说家，歌人。原名可能，笔名大贯野蔷薇、大贯可能子。生于东京。曾师事于谢野晶子，在《明星》上发表和歌。作品多带有佛教色彩。著有和歌集《爱情的烦恼》(1918)、《浴身》(1925)，短篇小说《病鹤》(1936)，长篇小说《诸生轮回》(1939) 等。

朦　　胧

尚未摆脱早春的寒气，又意想不到地掠过肩头和手臂。中夜小座，面对灯火，夜色已经朦胧。模糊的物音，物影。

“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之一就是朦胧。不管是受净土教的影响，还是从老庄道学那里得到启示，它既然成了我们国人刚柔相济的生活趣味的长明灯，那么就是宝贵的国产品。如果单是外来的净土教所酿造的氛围，就会坠入偏爱理想的一边；如果只是老庄思想，那就是现实分析中的最大浑沌。这里既有理

想之花，又包含着颜色，有着现实的云翳，于叆叇的形态中带着清亮的质地。这可以说是朦胧的本质吧。

历代文学多有赞美朦胧的作品。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一书说："春天的黎明，渐渐现出淡白色——"。兼好的《徒然草》上说："最是好看月无垠。"西鹤说："戴笠当数草笠妙。"阿夏和清十郎的情趣也是以朦胧为主体。至于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更达到了朦胧美的极致。

日本女性中所具有的朦胧更加润泽了性格美。"沉默胜于言说"的气质，如能确实真情地加以表现，这才是日本女性气质的最高目标。近世法国浪漫派的骁将诺瓦利斯[①]说过这样的话："光与影交错产生显著的明暗与色彩，这时又有谁不愿在这薄明之中彷徨呢？"这就是他青春的心灵里对于"朦胧"的注解。

---

① 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法国浪漫派诗人。作品有未完成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即《蓝花》）和抒情诗《夜的赞歌》。

丰岛与志雄 [1890—1955]

小说家。生于福冈。191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在校时发表处女作《湖水和他们》(1914)，以虚无缥缈的幻想和刻意求新的理智主义赢得好评。191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苏醒》，并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电车站》(1923)，《黑点》(1926)，《白色的早晨》(1938)，中篇小说《置身荒野》(1923)，长篇小说《明暗之花》(1927)、《滑稽角色》(1934)、《圣女像》等。

秋的气魄

提起秋，人们马上联想起红叶。然而，我不能不说，红叶和秋的本质其缘甚远。

从枫的红到银杏的黄，红叶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直接来自这些色彩的感触和深沉专注的秋的感触，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呢。城市里也许不是这样，只要踏进乡间一步，山裾树林的红叶，田野稔熟的金黄的农作物，红彤彤照射着的日脚……当

你一一抽出来单独静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毋宁说是属于残暑的，不是真正的秋的领域。试想，如果将我们的居室住宅，涂满上述各种色彩中的一种，我们生活的心境定会变得坐立不安吧。这种不安和秋的无所倚凭的心境，完全是两码事。

能给红叶的秋的气氛的，是红叶中缺少活力的部分。在这里，我不打算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绿叶为何变成红叶。只想说说红叶缺乏活力的事。想象一下吧，如山野的红叶用它的色彩装扮孕育了这个世界，那么谁也不能说这就是秋的世界。只有那没有活力的红叶，才是属于秋的，缀满秋的山野的红黄色彩，不是少年蓬蓬的金发，而是饱尝生活风霜的初老之人的红毛。

没有生活力的红叶，经一夜冷风，散落而去。只有这落叶才是真正的秋之物。从飘落到庭院的一枚桐叶，到林中飞舞的无数的树叶，或者经霜打枯的田野的草叶，都浓浓地涂抹着秋的气韵。踏着沙沙作响的落叶，走过林中小径时，人最深切地感受着秋。

不知从何处流来的微风中，常绿树的病叶和落叶树的红叶，是那样毫无反抗地自然地从树梢飘到了地上。大自然窃窃私语：让地上的回到地上去。而落到地上的枯叶，却依然无法在原地安住，被风随处吹散开去。循着一个方向出了林子，收获后的广袤的田地，裸露着肌肤，一望无垠地扩展着。经霜打枯的草丛，结籽的杂草茎静静地迅速成长。人的心，被自身的寒气和寂寥所驱使，向着遥远的地平线彷徨而去。在地平线的彼岸，有着淡梦般的憧憬的世界。

秋是寂寞的，因为秋真实。秋将所有的外皮，不用的或必需的全部的外皮自行剥光，使万物赤裸裸地伫立着。说秋并不寂寞的人，那一定是愚钝麻木或厚颜无耻之徒，因为他们对脱

衣裸体而立时那种奇妙的无所凭依的苦寂，丝毫没有感觉。

为这个落叶的——剥脱的——世界平添一层特殊情味的是淡薄而敏锐的阳光。渐渐南倾的日脚和北方来的冷冷的微风，使阳光变得又弱又淡，但因有了极度澄净的天空和大气，这日光非常锐利地直照下来，宛如于真空中一般。这毫无遮挡的光线，是如何将光和影鲜明地投射到地面上啊！看到这番情景，人们尤其深深感到了秋。落叶上的树影，田亩上的草影，原野上的鸟影，还有，即使是狭小的城镇里，那长满苔藓的庭院里屋宇的暗影，还有那映在格子门窗上的树枝的清荫，所有这一切都和明丽的日光区分得清清楚楚，人们见了会在心中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震颤。

这震颤正是秋所具有的本来的感觉。静谧、澄净的剥脱的世界里，清晰地显现出明暗的区划，直接迫击着人们的心扉，在那赤裸的心里，也鲜明地投射着光与影。人在不知不识间，进入了凝视自己心灵的专念之中。纯的，不纯的，清澄的，污浊的，所有这一切，都毫不含糊地现出了原形。

这赤裸的凝视的眼，从它自身性质来说，不是向着未来，只是回顾着本来的自己——肩负着过去的现在的姿影。自然，人，整个秋的世界，都在默默地专念于守护着自己赤裸的身姿。

能够忍受这专注的沉默，并能从中尝到真味的人，只有对他们来说，秋才不是寂寞的，清苦的。这里只有清净的瞑想。向着遥远的地平线彷徨而去的灵魂，满怀着原来的憧憬又回归于胸中。这劲健而清新的激情，吹拂了一切杂念，强化了自己的存在感——一种反馈于母胎的存在感。

只有基于这种意义，秋才是可赞美的。那令人想起修道院的祈祷的爽净的黎明，那令人回忆着心灵的恋爱的月明之夜，都

丝毫不为任何卑俗之情所玷污，原原本本为人的灵魂所受容。

秋，凝视的季节，专念的季节，而且是品味自己存在的季节。一旦接触秋的真正的气魄，错误的生存样式——生活——就会彻底夭折，代之而来的正确的生存样式——生活，便会扎下强健的根柢。我们的生活犹如从春到夏茂盛生长的杂草，一接触秋的气魄，就显露出各种各样的根干，辉耀于光洁的明镜里。只有在秋里凝视自己并深得其乐趣的人才是幸运儿。

到了秋天，走出逼仄的书斋吧，走出闷热的工厂吧，可以到户外的大气中畅游原野和山峦。可以尽情地仰卧于地面，将孤独的自身抛在太空之下，大地之上，永远守望着，咀嚼着。——然而，这时候能够真正赞美秋的又有几人呢？

西条八十 [1892—1970]

诗人。生于东京。1915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早年发表诗作《石阶》(1912)，并与三木露风、川路柳虹等创办象征派杂志《未来》。1915年成为《诗人》杂志同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沙金》，译诗集《白孔雀》(1920)，诗集《蜡人》(1922)、《一把玻璃》(1947)等。

初　夜

老妻是六月一日去世的，说来奇巧，这天正是我们结婚四十四周年纪念。

我一边忙着处理后事，一边想起很久以前大正初期的那一天。

那是个穷苦的年代。东京牛込神乐坂横街一家饭馆的楼上，只聚集了十来个人，用了极短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结婚仪式，也就是婚礼了。新郎二十五岁，新娘二十一岁。

那时候的详细情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天傍

晚，我登上坡顶时，看见史密斯的飞机在空中翻着个儿。史密斯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年轻的美国航空兵，他在天上不停翻着跟斗的表演，使得当时的东京市民大为惊奇。

放荡的长兄将亡父的遗产挥霍一空，我领着老母和幼小的弟妹另立门户，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正值走投无路的时候。结婚之于我，不是人生的浪漫曲，完全是生计的需要。不用说，当然没有钱去做新婚旅行。

婚礼结束，我们二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家。房子很宽阔，这是为迎娶新娘赶筑起来的。每个房间都没有家具财产，显得既空旷，又冷清。

我看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又看看我的这个家，心里一阵难过。不久，我们上床度过这新婚第一夜。

我俩不好意思地对望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爱尔兰诗人叶芝，想起了过去读过的那首诗：一个年轻的穷诗人，在迎接恋人的良宵，没有任何东西款待她。于是，在自己空想的梦境里，用金银线绣出一块美丽的地毯铺在地上，让新娘娇小的双脚踏着地毯向他走来。

我对妻子说：

“我们的结婚是寂寞的，今夜就和衣安歇吧。”

妻子温驯地点了点头。于是，我穿着黑纹礼服。妻子穿着华丽的嫁衣，度过了这难忘的夜晚。

假如我还能回到青年时代，假如我还有再次结婚的机会，我依然想这样度过我的新婚第一夜。

华烛丽服之中应该糅进这一甘美的追忆。然而，如果将这一美好的回忆藏之箧底，不为外人道，那也是毫无意义的事。

堀口大学 [1892—1981]

诗人、翻译家。生于东京。1909年加入新诗社，开始诗歌创作。翻译过法国诗人波特莱尔、阿波里耐等人的作品，对日本诗歌发展很有影响。主要诗作有《人之歌》(1947)、《夕虹》(1957) 等。

初来的秋风

东京的秋风，不来自山野，也不来自大海。

东京的秋风，来自武藏野的草原尽头。

东京的秋风，是厌腻了夏天的青草从武藏野边缘悄悄吹拂都市人肌肤的气息。绿色的呼吸。寒凉的呼吸。草的呼吸。

日历上立秋前后，夏天一点不见减弱的八月，或早或晚，人的肌肤有时会猛然感到当年最初的秋风。每年的这个时候，几乎也是院里的红蜀葵花儿初放的日子。这时节的秋风我称之为“初来的秋风”。这是或先或后间或一来的秋风。这不是初秋的风，而是初来的秋风。这种秋风有时在盛夏也会早早一吹即过。

这种秋风仿佛一只湿发般的凉手，猝然抚摸一下你的面颊，接着依然是夏天遍吹的微风。然而我从心中感受到眼前的这一息正是今年最初的秋风。这是武藏野青草呼出的气息之风。“初来的秋风”就是这种可感的有力的一息。这是夏天消退时青草呼出的可感的一息。这一息使人想到从今宵开始便可听到野外繁嚣的虫鸣，夜露也越发深浓了。

每年，这“初来的秋风”初起时，武藏野的青草使我怀念。当然，我并不打算前去探望，只是在心中眷恋不已，仿佛心中有一位朝思暮想又无由相会的恋人。我甚至想在武藏野的草原深处，结一小小草庵居住。我憧憬那位今日世界无法再有的埋身于草丛中的丽人。而且，我决心向这位初见的女子说一声(如果她是个美人)：“如今是草的季节，请一个人独自到武藏野的草原上住下吧！”

芥川龙之介 [1892—1927]

小说家。东京人。号澄江堂主人，俳号我鬼。出生后不久，因母患精神障碍，过继给舅父作养子。1916年东京大学英文科毕业，曾参加创办《新思潮》杂志，成为新思潮派（又名新技巧派）文学代表作家。师事夏目漱石。作品有《罗生门》(1915)、《鼻子》(1916)、《地狱图》(1918)、《玄鹤山房》(1927)、《齿轮》(1927) 等。前期作品以历史典故为主，揭示社会弊害和利己主义，用严冷的眼光观察人生，带有浓重的厌世情绪；后期作品日臻洗练成熟，着重揭露社会种种丑恶现象。后自杀身亡。享有盛誉的芥川文学奖即以其名命名。

春　夜

一

我在排列着混凝土建筑的“丸之内”后街漫步。忽然闻到一种气味。是什么？——不，是青菜色拉的气味。我环视周围。

柏油马路上却看不见一只垃圾箱。这是一个真正的春夜。

二

U——“你不害怕夜吗?”

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

U——“我害怕。我总感到嘴里咬着一块大橡皮擦似的。”

这话——这位U的话多么像是春夜。

三

我看着一位中国少女乘电车。尽管是在破坏季节的电灯光下，实际上那是春夜无疑。少女背对着我，她正要踏上车门的阶梯。我嘴里衔着烟卷看着，忽然发现少女耳根处残留一块污垢。我甚至想说那是一块“脏污”。电车开动后，那残留耳根的污垢，使我感到一股暖意。

四

一个春夜，我从停在路边的马车旁走过。马是瘦骨嶙峋的白马。我从那里走过，一种诱惑使我很想抚摩一下马的脖颈。

五

这也是春夜的事。我一边在马路上走，一边想起要吃鲨鱼子了。

六

春夜的幻想。——什么时候，咖啡馆的窗户开向广阔的牧场。这片牧场的正中央有一只烧鸡，垂首思考着什么。……

七

春夜的语言。——“小安屙了一泡绿苔屎。”

八

三月的某夜，我停笔的时候，忽然发现镍制怀表快了。邻屋的挂钟敲了十响。可怀表已经是十点半了。我把怀表放在地炉上，仔细将针拨回到十点，接着又动起笔来。时间过得比任何时候都快。挂钟敲了十一响。我握着笔转眼看那怀表——奇怪，已经是十二点了。莫非怀表遇热，针走得更快了？

九

谁在椅子上磨脚丫。谁在窗前绣花边。谁在自暴自弃揪花儿。谁在悄悄绞杀鹦鹉。谁在小餐厅后面烟囱下睡觉。谁在帆船上升船帆。谁在松软的白面包上楷拭木炭画的线条。谁在瓦斯的臭味中攫取一锹泥土。谁——不，这是一个肥满的绅士打开《诗韵含英》在构思春宵的诗。……

霜　夜

霜夜的一个记忆。

像平常一样坐在书案前，不觉已敲响十二点了。十二点准时睡觉。今夜也赶快合上书本，收拾桌面，以便明日一坐下来就能工作。说是收拾，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无非是归拢一下草稿和使用的书籍。最后熄灭火盆中的炭火。将铁壶中的开水灌进储水瓶，再把炭火一一放进去。火眼看着变黑了，热炭的鸣叫越来越响。水蒸汽腾腾升起。多么赏心悦目，又多么百无聊赖。床铺设在旁边的房间，这旁边的房间和书斋都在楼上。睡前一定要到楼下去，一个人悠悠地小解。今夜也要悄然下楼。为了不惊扰家人，尽量不要响动。客厅里点着电灯，想是还有人未睡。那究竟是谁呢？从屋外走过去，原来是六十八岁的伯母，一个人正在抻拉旧棉絮。是微微发光的丝棉。

“伯母，还没有睡吗？”我问。

“嗯，马上就完啦，你也该睡了吧？”她说。

后房的电灯不知为何没有点亮。不得已只好摸黑小解。后房的窗外生长着竹子，有风的晚上竹叶磨戛，窸窣作响。今晚却没有一点声音，默然封闭于寒冷的黑夜中。

薄薄旧丝棉，手拉霜夜寒。

森田　玉 [1894—1970]

女随笔家。札幌人。早年师事森田草平。在《新公论》、《新潮》等杂志上发表小说。1916年结婚后曾一度中止文学活动。1932年以散文随笔的写作东山再起。她善于凭借女性的纤细感觉表现日常生活的特有情韵。作品有小说《石狩少女》（1940），随笔集《木棉随笔》（1936）、《随笔岁时记》（1940）和《衣着随笔》（1972）等。

针　祭

日本有着本国独有的各种各样的节日，我想，针祭可以算作其中之一。也许外国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但我至今尚未听说过。

古代，据说每逢针祭这天，整日不做针线活儿，把针供在壁龛里。第二天，将断针集中起来，送交到淡岛神社。记得小时候，要是将断针随便处理，就会挨母亲的骂。我本来以为将断针随便乱扔，会使小孩子受伤，太危险了，但看到一个空盒

里装的净是断针，心中猜度，这大概是到了针祭那天献给什么地方的吧。

我在孩童时代，最喜欢一个大家唤做“针姐儿”的裁缝师到家里来。每年一到夏末，这个四十多岁、脾气有点古怪的针姐儿就赶来匆匆忙忙缝被套，然后在女佣的帮助下，把棉花絮进去。准备过冬了。

我出生的北海道，那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夏天。八月末尾，朝夕凉风砭肤。一过樱桃成熟的季节，就是“夏苹果”上市的日子。这种苹果肉质白嫩，味道松脆。蝉声也细弱了。

那年我正好五岁。看到针姐儿那双巧手正在飞针走线缝被套，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跑到她身边观看。针姐儿的膝头旁边摆着八个“夏苹果”。

针姐儿没有想到我一个小孩子会对她的工作感兴趣，她误以为我想要她膝头旁边的苹果才一直盯着她瞧的。于是，她稍稍停下针，叫了声：“小姐！”就把两三个苹果朝我这里滚了过来。

这时，母亲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狠狠打了我一下，接着又拧了我的屁股，把那苹果从廊下一脚踢到院子里了。女佣们一齐跑出来陪罪。我没有干什么错事，却挨了打，实在感到委曲。然而，我的母亲不是朝我发火，而是生针姐儿的气。不知为何，我一个小孩子家看得很清楚，这倒是件奇怪的事。针姐儿将那苹果滚过来的做法，对我这个小孩儿也是一种污辱，使人感到厌恶。母亲申斥道：“给你吃了这么多，还到人前要东西！”我并没有要什么东西，而是盯着针姐儿那双灵巧的双手啊！

打第二年起，这个脾气古怪的针姐儿就不来了，顶替她的是一个更加年轻的人。直到后来，我记得是女佣缝被套，母亲

也跟着一起絮棉花了。我的母亲一拿针肩膀就疼，不能做她所喜欢的针线活儿，经常不住地叹息。因此，我姐姐八岁起就能缝制缎子和服，十二岁上为镇上人家做男裤，就像干自家的活儿一样高兴，自豪。这位姐姐从女校毕业后不久就生病死了，如果活到现在，说不定会成为和服裁剪大师哩。我记得她病倒以后，每当心情稍好一些，就从床上下来，叫人把缝衣板拿到客厅，坐在前边，高高兴兴缝制和服袖子。我和她仅两岁之差，给大人做和服，对我是件苦差事，要是给布娃娃做起衣裳来到是满有劲头的。

我总在想，要是针姐儿能一年到头呆在我家里做做和服，缝缝补补该多好。针姐儿这个人扫地和做饭等事一概和她无缘，只是成天价坐着，不停舞动着手中的银针。那动作是多么高雅、优美、惹人喜爱啊！我把这事对母亲说了，听母亲的意思，针姐儿工钱高，想雇也雇不起。母亲考虑经济上不允许，似乎也觉得有些遗憾。

那是十七八岁以后的事吧。泉镜花有本小说叫《风流线》，说的是金泽一带的事。有个十五六岁的美少年，受父母的吩咐，背起包裹到一个住在湖中岛上的财主家帮佣。岛上大王有个年轻美貌的妻子，她是为了金钱才做了大王的夫人的。大王经常向穷人施舍房屋和食物，人们把他看成菩萨，像对待慈善家一样尊敬他。其实，他像魔鬼一般，把穷人住的房子说成猪圈，把穷人叫做猪，以此取乐。

年轻的夫人偷看了丈夫的秘密账本，知道了内情，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日子。正在这时，背着包裹的佣人来了。夫人把这个美少年留在家中，亲自打开包裹，叫美少年打扮一番。因为来得匆忙，少年没有带衣服。于是夫人拿出自己的雪青绣花缎

子夹袄，急忙跑到裁缝铺叮嘱裁缝翻改成男人穿的白里缎子夹袄。

这部小说还写了各种各样的事，不知为何，裁缝铺里那位翻做绣花夹袄的裁缝，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雪青绣花缎子夹袄给人滑爽、冰冷的感触，吊上红色里子，就有一种温暖的女性感，如今翻改成白色里子，使人觉得清凉爽适，神俊高雅。同一件雪青缎子夹袄，由于红白里子不同，其感觉迥然相异，颇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裁缝的一根针在雪青绣花缎子的夹袄里闪耀着银光，看上去多么美丽！

做裁缝的十分宝贝手中的银针。一根缝衣针成天捏在手里，缝来缝去，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倍加爱护。而我们呢？尽拣好用的针使，不知不觉，埋到针堆里了，有的折断了。……其实是用起来不爱惜 ，所以才断的，一根针用不了多长时间。尤其是战后针的质量低劣，动不动不是折断，就是打弯，很难碰上一根好针。

去年我去欧洲的时候，在伦敦见到《每日新闻》支局长藤田先生，他告诉我："这里有一种没有针眼儿的针，盲人也能穿线，对我们这些男人来说也是个宝贝哩！我劝你买些带回去。"当我第二次去伦敦时，藤田先生已经调回日本，我也因为太忙，这事完全忘掉了。

十月的欧洲已经非常寒冷。我想做一件法兰绒睡衣，就在伦敦的百货店里买了料子。然后到罗马，打算缝制，可是带来的日本绣花针太细，派不上用场。幸好，在同一家旅馆里住着田中路子女士，我向她借一根针用用，她一下子拿出装有长短十二根针的盒子来，对我说道："借一根针太小气，都拿去吧，我全送给你啦！"结果我得到了一包针。不知是不是德国制的，

针眼处镀成了金色，使人一眼就能看到。

针是有了，可是没有尺子，我便用自己的衣服做样子，将在伦敦买的法兰绒裁了，凭着眼睛的估量，缝制起来了。

行行密密针压线，双手犹感夜气寒。

这是很早以前作的俳句。我在罗马旅馆的一间房间内，用外国的针缝制外国的料子，一边回味着自己往昔的情景。外头下起了冰雨，石板道上铺着湿漉漉的落叶，像紧紧粘贴上一般。我想，外国的女人们，为了准备过冬的衣服，抑或也是这样一针一线地缝制吧。

金子光晴 [1895—1975]

诗人。原名大鹿保和。爱知县人。曾就学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庆应义塾大学英文科，均中途退学。1926年和1928年曾两度赴上海，结识鲁迅、郭沫若等。1929年经东南亚流寓欧洲。作品有诗集《赤土之家》(1919)、《金龟子》(1923)、《鲨鱼》(1937)、《人间悲剧》(1952)、《爱情69》(1968) 等。

梅　　雨

季节中最富有日本味的季节当数梅雨期。平日，日本的风景虽说同样被水蒸气所隔离，但视觉和对象的间距拉得很大。可是一到梅雨期，自然万象仿佛都浸渍在一团水雾之中了。

人们把这个季节仅仅当作磨炼品格的季节，若是从生物学观点看，或者透过对于万物生成的诗性想象加以观察，再没有比这个季节更具幻想的魅力的了。

实体和阴影，色相和虚无，现实和梦幻，反常和真理，所

有这一切都化成迷迷闰闰难以把握的一种意见在运动着。

所有的细胞都吮吸着梅雨。

土壤发霉了，房屋里长满了青苔。荷塘的周围，芦丛竹影里，循环着透明净亮的生命。

在这种朝气蓬勃的火热的循环中，人们受到本能的大自然的无情压迫。

男人也会怀孕的季节。

裸露的白色的阳台，在阴郁的天空中如触礁船一般任其歪斜着。雨滴轮番敲打着彩绘颜料盘和埋藏尚未发芽的球根的黑色花盆。

我站起身，打开对面的窗户。

窗户面对邻接广阔高台的空地边的石垣。石垣上纤细的杂草沐浴着雨水，摇曳于阴霾的天空的一隅。

突然，草丛上空的中央，蓦地跳出一只蛤蟆。

好大的身个儿！我从未在这样的高台上，在这样的近处，清清楚楚看过这种东西。我凝神看它，它却一动不动。

黑色的身姿像佛像一般，融入闰闰的金色的轮廓里。

通过这个古怪的象征，我的灵魄，我的为生活所折磨的倦怠的身体里，甚至感到涌出一种宗教般的情操。在这个梅雨期里，一切对象融进了我们的灵魂，进而融进了我们的肉体的神秘之中；一切物体都被扩大，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的房屋位于大沼泽里。

大白天打开电灯，红色的拉线在玻璃门中同时颤动起来。

梅雨期是黑色的。闷绝的黑色。

梅雨期，即使是白昼，它的背后也横卧着黑夜。即使夜晚，

它的背后也燃烧着磷火。生物们的生活，既不是生命的喜悦，也不是地上的交欢。这是一种层层加重的逐渐粗大的野心。是一种欲望。

钱茑萝的季节。羊麻草的季节。猫蓟草，大戟草，蛇床子的季节。

不能光皱眉。也不能光掩面。

梅雨期具有大宗教。

树液发出水晶般的响声，在数千棵树干和树梢中喧骚。幼虫们用坚固的下颚蚕食所有的叶子。

草地热得像女人的屁股。

——淫荡、诈术、贪食、恶行，所有这些生的行迹，生的权限所具有的恶的行迹，灿烂行为的诗章，随着时而呜咽、时而欢悦的雨的伴奏的“成生”的音乐……，对于这一切，都无心加以赞叹吗？

拒绝恶，等于拒绝神。……

我于逐渐迫近的夜阴里，倾听越来越近的此种生成的、无法排遣的、深深叹息般的、如诉如悔的无上的恋之涅槃。我的房间，我的书桌，全部被搬运到沼泽上了。

所谓东洋，常常具有欢乐和寂灭两个截然相反的境界。它虽然自古缺乏一种相当于基督教式的感情，却有着更彻底的豪奢和静念。

这两种流向表现在日本人的传统和性格之上。那是一种纤细的、多情的、有些神经质的表现方法。虽说同是豪奢，作为日本人的行为，那是优雅的平安朝或阳刚的元禄期，而不是魔

窟般的波斯宫殿，也不是流连酒色、举国灭亡的Sodom[①]，也不是中国。

即使寂灭遁世，即使斩断俗缘，日本的舍世之人也不会全然抛却义理人情等情感的世界。

即使享乐，即使寂灭，也总牵连着一条极细的人情的丝线。

他们是一群嬉戏歔欷或逞强好胜之后很快夭折的人种。

代表着东洋特质这种色彩浓烈、互相对峙的欢乐和虚无的两面，是怎样来到日本并成为感伤的人情的呢？这是值得思考的一点。

经常出现于日本人身上的这种两面性，是随着佛教，随着中国文物传入以来就有的现象，在这之前，也就是《古事记》和《万叶集》时代的日本人，毋宁说和放纵的明朗乐观的希腊民族颇为相似。他们这种快活而富于建设性的性格，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变得退婴而悲观。对于这一点，我不加议论。重要的是，他们快活而乐天的性格，由于同这块风土的长期接触（他们在这之前就为驱走蛮族、在此地扎根而由南方迁徙而来），即使没有佛教思想的传入，也一定会发生某种变化的。

这块土地的风景是神经质的，多雨的，因而也是使人易于流泪的。

这块土地的风物，整体上并非单纯得难以捉摸，而适合用纤细的线条加以表现。

我旅居欧洲时，曾经仔细欣赏过路易斯、戴尔、米勒和多维尼的风景，回国后看过日本诸画家的油画，我总觉得画得不

---

① 死海近旁的古都，据《创世纪》十九章载，因城池和住民罪孽沉重终为神祇所灭。

是日本的风景。

归国一月之后游京都，泛舟登岚山。这些都是油画无法取材的风景。然而，新鲜清纯的山水精气，比任何东西都能净化日本人的灵魂。

俳句与和歌，水墨与淡彩，河水与鲇鱼，桥桩与竹筏，一片轻轻摇动的树叶，两三点点飘落的花瓣，这些足以代表我们所住的国家。

和歌里蕴含着对往古风土的喟叹。俳句里外来的虚无思想，反而以闲寂、落寞等形式表现着日本人纤巧的情绪。土佐和住吉表现了风土的典雅，四条和圆山表现了景物的柔和。

我认为，将日本人本来的性质如此分割开来，等同于希腊人一般加以咏叹，是不可以的。虽然有长久的战乱和压迫，佛教思想的深远影响，但这些都不足以左右作为第一流民族的日本人的本来性质。

至少在他们的呼吸之中有风土。风土的纤丽、华奢，深深的人情味，怎能说没有变成他们性情的一部分呢？事实上，他们的艺术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没有异议的。请看他们留下的建筑。看他们留下的绘画。看看文章。尽管显得粗放而大胆，但他们的灵魂是洁净的，正直的，充满了许多细密而周至的构思。

和歌、俳句、墨绘——除此之外，在我们周围，现在被迫实行着各种外来的表现形式，我们决不仅仅固守过去的东西，同时，未来必须从我们风土的呼吸中出发。

对于风土的看法当然在不断变化，但是必须接触风土。像今天这样描绘西洋景色的洋画，歌颂西洋人环境的诗歌，应该尽快使其成为过去。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艺术，必须是我们过去的艺术的扩大。

季节中最富有日本味的季节当数梅雨期。天空像鸡冠花一样鲜红灿烂。我看到空中有一座座呈现船形的巨大的屋顶。店铺中像寂寞的佛灯一般的灯火照亮了电线杆和道路上的泥泞。

雨衣和雨伞，我的木屐齿发出船底一样沉重的回声，震响了长长的桥梁和木板。黑暗中沿着一列仓房旁边，排列着一拉溜儿货船和货物。有人燃起篝火。

阒无人息。仿佛到了神秘的国度。细雨闬闬，粉尘般撒落在道路口的红灯和歇斯特里的柳树上。

梅雨期里，向我走近的风景确实变样了，变得反常了。

异常膨胀了的幻觉和自然，正向盛夏的光耀暗暗逼进的百鬼夜行般幽暗的梅雨期的自然，为什么是最富日本味的季节呢？对此，我不加说明。

那也许因为，当我呆在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宿舍里，——恐怕其他季节如春、秋、冬三季和那里的季节有许多共同之处，唯独梅雨是个特别的季节——以难以排解的思乡之情观察日本的时候，只能窥见阴湿的苇州中央灯火阑珊的梅雨期的日本；而且联想起竹笛的音韵，女人头上的花梳，还有提灯、妆奁、漆画、螺钿等，创造了一个日本的客观概念的缘故吧？

还有，那金丝梅、芙蓉花、花李树、小米樱等楚楚可爱的富有日本风情的花瓣儿，也都湿漉漉地开放在梅雨期里的缘故吧？

大佛次郎 [1897—1973]

小说家。横滨人。191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科，同年发表处女作《一高罗曼斯》。1924年发表成名作长篇小说《鞍马天狗》。1940年应征入伍。1948年完成长篇小说《归乡》，通过一个军人战后归国又出国，反映当时社会的混乱。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宗方姐妹》（1949），剧本《杨贵妃》（1951），随笔集《今日之雪》等。

黄　莺

清晨，我还没有起床，黄莺就飞到窗外鸣叫。飞走后直到很远还能听到叫声。真幸福啊！

今年也许因为太冷，她的来访比往常要晚（我称“她”而不用“他”，是因为每年总带领二三只幼莺来啄食树虫）。今年冬天既寒冷又干燥，再加上各处的山地都租让出去，树木被砍伐，地面裸露，黄莺没有栖息的地方，只好销声匿迹了。想到这里，我也就断了念头。

看样子没事儿，今年又飞到窗外来了。我想，明年即使再怎么等待恐怕也没指望了。黄莺会带领全家搬到遥远的山坳里去吗？黄莺不需要工厂。她看到小区住宅各个楼层曝晒的衣服的颜色，也会害怕的。她也不需要私人轿车和公共汽车，那太麻烦。留下一部《聊斋志异》的名译、于今春去世的柴田天马老人，八十年代末曾到我家来过。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争时，他西渡满洲，落户大连，受到中国人的敬爱。终战后，他失去了房子、书籍和家财，一副老迈的身子背着一只帆布包回国来了。他看到战后有乐町一带热闹的人流，笑着对我说：

“我原来住在《朝日新闻》社的后头，到了春天，每天早晨都有黄莺飞来，是个安静的好地方。”

如今，黄莺都住在宫城的森林之中了吧？那时候，日比谷公园是练兵场，有沟壕。东京车站前是三菱原草地，夜晚很宁静。比起人来，那里更是小鸟们的天堂。银座被称作砖瓦大街就在近旁出现，但有乐町仍属于它们的活动范围，想必年轻的天马先生的早春之梦不时被鸟声惊醒吧？

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大多通过收音机倾听小鸟的鸣啭。能从遥远的山间听到奇异的小鸟的叫声倒也幸运。不过这是录音，而不是生鲜的鸟鸣。如同眼前这个时代到处都是牛肉和鱼类做成的罐头一样。

在山中散步。山谷里黄莺的叫声一时达到高潮，接着又静寂下来。

“刚才的黄莺是真的吗？”

我想，也许会泛起这样的感觉吧。听说东京有好多小学生没有见过牵牛花。

幸福究竟在哪里？

幸福伴随着黄莺，离开人世疏散到山坳里了。

昨天，我到新桥演舞场去会见花柳章太郎。

在花柳没有出场的第一个节目里，演的是一个东京的艺妓（阿部洋子）来到山间温泉，打电话给家里人，女佣出来接电话。女佣名叫阿梅。

正在说话的当儿，听到外头有黄莺大声鸣叫。这里是山间。艺妓听到了鸟鸣。

“阿梅，请等一下！”

说着，她把听筒的线放长到最大限度，对着黄莺的叫声。

“听见什么了吗？”

对方似乎没有听到。

“再来一次。”

她又试了试。

“听不见吗？真糟糕。我想告诉阿梅，这是黄莺。”

阿梅是女佣的名字。这就是往昔的艺妓一种颇为风流的娱乐方式，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戏剧中演奏黄莺叫声的是一种玩具笛子。

有没有办法将黄莺留在山野之间呢？实在不行，就用长途电话接听，怎么样？

今晨下雨了，我的黄莺没有来。

神田喜一郎 [1897—1983]

东方学者，中国文学研究家。从佛教到考古学，从汉文学到书道艺术，涉猎广泛，著述宏富。曾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主要著作有《敦煌学五十年》、《东洋学说林》、《日本书记古训考证》，还有《中国的古印》(1976)、《墨林闲话》(1977)、《画禅堂随笔讲义》(1980)、《书禅堂随笔讲义》(1980) 等。

禅僧的书

我国自古有把禅僧的书特别称为墨迹并加以珍重的风习。但是，论起禅僧，近世的隐元、木庵等黄檗僧，还有白隐、仙崖等人的书固然受到珍重，但一般不被包含于墨迹之中。可称为墨迹的，在中国只限于宋、元，在日本只限于镰仓、室町时代的禅僧的书。作为禅僧的书，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对于这些禅僧的书特别加以珍重，似乎是日本独特的风习。在中国，与其说是珍重，不如说被看成是和一般的书艺无缘的异端。

这是实情。对此，我想谈一点最近我的一些想法。

我认为，中国的书法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以法则为主；（二）以风姿为主；（三）以精神为主。此三类相互之间关系紧密，不好明显加以判别，但大体上作这样的区分，我相信是无大谬的。这正如中国的旧诗可分为格调、神韵和性灵三种流派一样。

书艺包括“永字八法”在内有各种详细的法则。观其法则，既有“永字八法”这样基本的法则，又有仅限于某一流一派必须遵守的法则。如果前者可称为普通法，后者不妨称为特别法。今日所流行的各种样式的书，在我们看来，之所以能区分出颜真卿流还是赵子昂流，主要是因为有这种特别法。这和听谣曲时能够区分出现世流还是金春流大体无异。所不同的是，书艺流派众多，且流派与流派的区别暧昧，不像谣曲那样很明显地分为五个流派。

但是论起书艺，决非只要严格遵守这些法则就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来的。过分拘泥于法则，乍看颇为工巧，但实质上索然无味。世上按捺印章之书皆属此类。这不仅限于楷书，行书和草书也是如此。因此，如何运用法则，这是大有讲究的。法则运用的如何，就会有迥然不同的书作。这里就会出现第二种以风姿为主的作品或者第三种以精神为主的作品。所谓风姿，是指书的体势，但又不单是体势，而是带有某种韵味的体势。或丰艳，或枯淡，或轻妙，或劲拔，其韵味各有不同。但是目的着重追求外形美。与此同时，又有以潜在而强健的精神为第一要义的追求。当然，这种精神，对于书艺极为重要，没有这一点，不论如何突出风姿，都会缺少活力。但是实际上，有些书品其重点会自动地产生异变。例如能乐，金刚流正如有舞金刚

的语言一样，如今已成为我们所说的以风姿为主的了。这样说决不意味着金刚流轻视精神。这和宝生流谣曲一样，其程式非常严格，听起来其重点是置于法则之上的。由于重点不同，各自发挥出不同的特色。一切艺术所追求的最后境界，必然归结于这一共同点上。

将以上这种观点运用到书艺上进一步加以具体分析，被称为初唐三大家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以及稍后出现的颜真卿等人的书，我认为属于第一类型。但其中也有区别，欧、虞、褚三人为重风姿之人，尤其是褚，也有一些可归于第二类型的书品。与此相对，颜真卿是富有精神的人，接近于第三类型。被誉为中国书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我以为是属于第二类型的。但是王羲之接近第一类型，王献之接近第二类型，在这点上是非常有意思的对照。宋代的米芾也和王献之属同一类型。赵子昂和王羲之可以说完全属同一类型。宋代的苏东坡和黄山谷属于第三类型。我国近年来特别流行的明末张瑞图、倪元璐、王铎等人，也属于这一类型。

总之，照我的看法，中国书艺是由这三方面要素紧密结合而产生的。以这三要素的某一要素为重点，由此而自然形成了这三种类型。在这三要素中，法则和风姿结合得特别紧密。因为法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风姿而制定出来的。就像诗歌中格调和神韵建立于密切的关系之上一样。然而精神则完全不同，它是为法则和风姿注入活力的原动力。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则很可能招致无视法则和风姿的危险。中国正统的书艺，不论如何以精神为重点，但总有一个界限，仍然不会忽视法则和风姿。但是禅僧的书，与其说超越了这一界限，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拒绝作这方面的考虑。这来自禅本身的精神。“心外无法，满目青

山"，我认为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诠释。因为禅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的。这就是为什么禅僧的书一方面被看作超逸书苑之外的异端；一方面又得到非常珍重的缘由。

那么，在中国为何禅僧的书被看作异端而在日本（尽管一部分人）却受到非常的珍视呢？这是因为中国的书法俨然存在着数千年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正如刚才所说，不允许忽视法则和风姿。若是忽视了，就不能进入书艺的范畴。而在日本，虽然多少也有些这样的传统，但比起中国来显得极为稀薄。因而，对于禅僧之书，作为书艺接受下来，不但不像中国人那样反感，反而感到具有一种迫人的精神方面的威慑力。甚至会流下随喜渴仰之泪。这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待禅僧之书迥然不同的一点。中国的学问和艺术，凡是在中国成为正统的东西，都肩负着中国古老传统的重荷。然而日本人，却更易于接受脱离这种传统的东西。因此，不仅禅僧的书，对于中国的学问和艺术，凡是摆脱了传统的东西，在日本都会受到欢迎。这一点，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这里，稍微改换一下话题。有一本记录宋代大儒朱子平时的谈话以及和门人问答的书，叫《朱子类语》。似乎在第四卷中有一条说，朱子看见禅僧的画像，称赞其魁伟雄杰。实际上自唐至宋出现的禅宗高僧，似乎都是仪表堂堂的伟丈夫。六祖慧能等观其流传至今的画像，先不管真实程度如何，正如朱子所说，一副魁伟雄杰的风貌。和朱子有过交往的大慧宗杲等禅僧，皆为豪胆之人，观其画像，气度非凡。这样的大慧之人，连硕儒朱子见了都肃然起敬。由此可见，禅宗的精神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我国流传着这位大慧的墨迹，也流传着其师圜悟的墨迹。圜悟是著名的《碧岩录》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流传着大

慧和出于圜悟之门的密菴的墨迹。然而关于这些墨迹，有趣的是，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只存有一些如上述所说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接受方法相悖的缩影般的东西。对于那些中国正统学问造诣颇深、对正统书艺传统烂熟于心的专家来说，这些都是不屑一顾的。与此相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可以说在一般业余书艺爱好者之间，却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对于书艺好坏，各人看法不同是当然的事，但是如此鲜明的对立却甚为罕见。这原因究竟在何处呢？我试图对这一疑问稍加解释，当否还有待于识者的判断。

宇野千代 [1897—　　]

女小说家。生于山口县。在芥川龙之介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1921年发表处女作《脂粉面》。后受谷崎润一郎影响，作品中多男女纠葛或声色官能的描写。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白屋与罚》(1925—1935)，长篇小说《色情的忏悔》、《阿范》(1947)、《刺》(1953—1966)、《风之音》(1969)，自传体小说《一个女人的故事》(1972)等。

恋爱使我精心化妆

不管在哪里，或许都有这样的事吧。我这个年轻姑娘，爱上了同一小学校的一位男老师。

女老师四人，男老师十人；在这些人当中，我选定了他做我的恋人。“这是神赐给自己的初恋的情人，谁也替代不了他。”我一直都这么想。

现在看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十位男老师中，只有三位尚未结婚。我从这三位男性中选出可意的“他”来，大家也许

认为我是个非常轻率的姑娘吧。恋爱究竟是什么？它是以什么作标准、以什么为目的的呢？即便现在，我也回答不出。我只清楚地知道，他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恋人。我也知道，他身上从哪里到哪里具有和我这个女子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姑娘，为了寻求自己的恋人，凭着那副奇异的嗅觉，不是一眼就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男性吗？

那么，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呢？谈起这个来，实在叫我泄气。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给大家讲讲吧。我所初恋的人，肤色白皙得像个女子。无论睡梦还是醒着，我都庆幸自己遇到了这位白净的男子。

热恋中的我总是想："啊，他真漂亮！"男人的面颜生得白嫩，就一定有姑娘喜欢吗？这话说来滑稽透了，不过却是事实。对于"恋人真正的价值"，我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开始弄明白。不管是谁都能体会到，爱情最初的机遇，实在是难于置信的荒唐。单是他那白净的面皮，他那抽烟时优雅的姿势，以及道别时柔顺的眼神，单从这种毫无意义的印象出发，一个年轻姑娘的心就被男人吸引住了。

皮肤黝黑的我，突然被面色白净的他将一颗心掳去了。他的名字叫三浦先生。俗话说："一白遮七丑"。他肤色白净，倒也不是其貌不扬。白白的面颜，浓浓的髭须，剃光后露着青色，像用画笔涂上一道似的。眉毛又长又密。一句话，这是一张标准的男性的脸。整个表情总是显得很有涵养，谦和而又亲切。他身上所有的一切，和我这个女子所具有的恰恰相反，一切都为我所羡慕，所憧憬。"真是个漂亮的人儿。"我昼夜以思。三浦老师白净的面色决非化妆所致。不是用白粉遮盖了本来的面目，

他是生就的白净。当然，没有必要担心有朝一日会粉脂脱落露出黑皮来。想到这里，我这个皮肤黝黑的姑娘开始爱上他后，其心境简直如同失恋一般难受。生来就是黑皮肤的我，这是当然的事，我的初恋是在悲戚和焦灼中度过的。

爱上一个人，也是这样痛苦吗？啊，假如我对自己哪怕有一点自信，不光是我的初恋，就连我的人生也会完全变个样子的，我想。现在，当我遇见一个年轻女人，我总是这样告诫她："要有自信，打起精神来，决不能露出悲观的样子，这是恋爱取得成功的关键。"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爱上了三浦老师。从此，我比以前更加仔细、更加热心地研究起化妆来。要使他像我喜欢他那样喜欢我，看来只有这一招了。

热恋中的我，必须比以往起得更早。早晨摸黑起来，大冷天在走廊上脱去双肩，就着烛光，急急忙忙化起妆来。"三浦老师的眉毛那样浓。"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刺拉"燃起火柴，用火柴的炭黑描着自己淡淡的眉毛。"三浦老师的眼睛是一对漂亮的双眼皮呢。"我念叨着，从针盒里取出一根长针来，用针尖仔细地刺着自己的单眼皮。有时偶尔也会变成娇美的双眼皮。因此，我更加用心，每天早晨都用针尖刺上一阵子。我在这里不妨说说我的单眼皮吧。还是年轻姑娘时代，我的两眼都是单眼皮。到了二十三岁，一边变成了双眼皮，二十八岁，双方都成了双眼皮了。现在想想，随着年龄的增加，眼睛周围出现皱纹，单眼皮经过变形，自然成了双眼皮了。可当时我很傻，只是一味地想，这是我长期针刺取得的效果。说不定在你们中间，也有一两个人和我一样，用针尖刺过眼皮吧。说出来供你们参考。

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师，我的工资仍然每月八日元。这八日元中，除去一元六角用来买化妆品之外，其余全部交到母亲手里。母亲每次接过钱，总是打心眼里夸奖说："我的千代真孝顺啊！"至今，我还能想起母亲当时的表情来。

但是，自从恋爱之后，我的工资袋里起了很大变化。现在我还记得，我买了两丈八尺蓝底白条的大花纹高级绸缎，做了一身和服，花掉四元八角。再加上和服里子，当月的工资一下子全光了。我对母亲的孝行实在太短暂了。

自己做梦也没有料到，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家，穿着华丽的和服，本身又是个小学教师，街头巷尾会招来怎样的议论。连自己教过的本校的男学生也冷言冷语："看，这个艺妓光着脚哩。"

当一个人执迷不悟的时候，连做梦也想象不到世上的人会怎么看她。我爱上了三浦老师，并且用大部分工资做了华丽的和服穿在身上。我只是想，这些事世上的人不会知道。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把小镜子放在讲台下面，一弯腰就能清楚地照到。当我对学生讲话时，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

我教学生们抄写汉字或学习写字，抽空儿就用铅笔在纸片上写情书，然后折叠起来，叫一个学生送到楼上教室的三浦老师手里。信上写着："刚才我看见云雀高高飞过，多美好的天空啊！"

尽管一天里送去两三封信，可他一次也不回我。三浦老师越是不回我，我越是觉得他是个优秀的男子，同我这个想到什么就迫不及待、上课时也让学生送情书的人相比，他竟和我完全相反，他的这种性格具有无可形容的魅力。

我的一厢情愿的恋爱，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苦果，下次再谈吧。

笹泽美明 [1898—1984]

诗人。生于神奈川县。1920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科。1923年起发表诗作。194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蜜蜂的道路》。诗集《海市帖》(1943)受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影响，以抽象的表现探索人生及世界的存在意义。其他作品还有代表诗集《形体诗集·管风琴调》(1954)，诗集《冬之炎》(1960)、《孤独的壶》(1963)，评论集《里尔克的爱与恐怖》(1953)、《德国现代诗概观》(1966)等。

广重[1]画燕

提到燕子，便想起凡兆[2]的名句："排排仓房后，紫燕往来飞。"那流失般的姿影，迅疾地穿越大气，给人留下多少怀思！看见燕子，就感到春天即将过去，夏天就要来临。这感觉是那样新鲜，那样清淳。孩子时候，每当看到燕子飞来，就以为迷

① 安藤广重(1797—1858)，江户末期著名风俗画家。
② 凡兆(？—1714)，江户中期诗人。

人的夏季到了。由于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现在活到四十多岁，一直固守着旧有的观念：燕子到五月以后才迁徙到日本来。

前些年流传着这样的事儿。八王子铁路沿线有个小站叫小机，附近有座寺庙，寺里有一幅广重的画。这幅画画在寺院金堂的板壁上。有人说，广重确实在这座寺里住过，这幅画正是那时候画的。我记得二十多年前，野口米次郎等三四位广重的研究家，从东京去那里作过鉴定，认为确实为广重所画无疑，并贴上了鉴定证明书。这件事儿还刊登在报纸上了。我曾邀四五个朋友到那座寺庙参观过。当时的天气尚未转暖，正如小学校歌所唱的："春天小河水潺潺，木槿、紫云夹岸开。"我们随处看到，这些花儿被水打湿了。一位朋友穿着防寒和挡雨兼用的外套，可见那时决非五月。况且，我还仿佛记得寺院前边开着樱花。当然，关于花的印象，也许我弄错了，抑或是广重画在殿堂里的樱花给我留下的幻觉。但不管怎么说，那时确是"花冷①"天气，使人感到了樱花开放时节料峭的春寒。这是决不会错的。我们一到寺院，立即观赏了那幅引人瞩目的画。金堂两侧的杉木板壁上，一边画着垂樱，上面有一只麻雀；另一边也是一株垂樱，枝头站着一只燕子。两幅画突出显示了广重注重写实的风格。至于画的好坏，以及是否出自广重的手笔等问题，我且不去管它，当时我只是一味觉得，燕子在樱花开放时节就飞来，这事儿未免太离奇了。我认定燕子只有五月才会来。现实主义的广重，却在樱花树上添加一只燕子，这不是太滑稽了吗？回来的路上，我边想边走出了寺院。来到山门前面，看到一棵垂樱，同金殿板壁的画面一模一样。我推想广重画的正是

① 指樱花开放前的寒凉日子。

这一棵。真不愧一名写实主义画家，令我十分佩服。可那只燕子是怎么回事?这位写实主义画家有时也会叫人莫名其妙的啊!我离开寺庙走到街口。这时，一只飞燕像初夏的一束阳光，猝然掠过人家的屋檐，从我肩头唿哨而过。我不由向朋友们大声喊道：“广重没有欺骗我们!”

井伏鳟二 [1898—1993]

小说家。原名满寿二。广岛人。1922年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法文科中途退学。参加同人杂志《世纪》。1937年出版长篇小说《约翰万次郎漂流记》，描写水上历险生活，翌年获直木文学奖。1966年出版了反映广岛原子弹爆炸惨状的长篇小说《黑雨》，获野间文艺奖。早期受契诃夫影响，风格洗练，幽默，内容多取材于庶民生活。主要作品还有《山椒鱼》(1923)、《深夜的梅花》(1930)、《青之岛大概记》(1934)、《遥拜队长》(1950)，童话《麻木的池塘鸭子》，长篇小说《站前旅馆》(1957)、《珍品堂主人》(1959)等。

老　　娘

我的母亲八十六岁了，身体还相当健康。虽说健康，也就是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和往年不同，她没有在床上长期躺着。本来每年一到冬天，她是蛰居不出的，可今年冬天，精神相当好。

上个月，乡下堂姐给我妻子寄来了这样的信。也许因为今

年是暖冬的缘故吧。

我总是努力争取每两三年顺便抽空路过一趟乡下的老家。这样说似乎有点不太中听，因为我不愿听母亲的唠叨，所以很少有回家的念头。我每回去一次，总是惹得母亲满心忧郁，说个没完没了。这仿佛成了一个固定的规律。

“鳟二。”十二三年前，我阔别很久回到家乡和堂姐、侄儿在一起吃晚饭时，母亲在饭桌上说。

“听说你在东京写小说，都写些什么来着？”

“要说写些什么，”我毫不迟疑的说，“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色、河山，还有从历史书上读到的故事，听别人讲起的事，自己所想到的和在世上所亲眼见到的，这些都可以写啊。”

“那么说，要照着别人的样子写喽？”

“也许越读书，越会变得聪明的。”

“应该多查字典，不能把字写错了，写错了字一切都完啦。”

母亲暂时沉默了。我想，她的说教到此应该停止了吧。

“芳子，”母亲说道，“给鳟二温酒，酒喝多了不好，就给他温一壶吧。”

堂姐到灶下点着火，把酒铫子坐在锅里，这是战前退役时乡邻们送的纪念品。酒杯也是退役纪念品，上头画着交叉的联队旗和海军旗，光闪闪的金字刻着：“第四十一联队”的字样。家里珍藏着古老的酒壶和酒杯，即使祭祀和来客也决不拿出来使用。

我喝上三壶或四壶也不会醉。母亲看到铫子里的酒只剩一半了，似乎有了意见。

“鳟二，喝这么多酒是没有好处的，别人见了也不好。喝酒的人会被酒所害的。”

于是，我只打算喝一杯就停下来。母亲这回又不满意了。

“你能喝干吗只喝一杯就算了？想喝也不要憋着劲儿。你能喝就再喝上一壶吧。芳子，给鳟二再温一壶。”

我已经不想喝了，鉴于堂姐的好意，我又喝了一壶。母亲又说，多饮酒实在有害。于是，我喝罢第二壶决心不再喝了。母亲又说，你能喝，为啥不喝了。结果，我又喝了三四壶。越喝越觉得有味儿。母亲想使会喝酒的儿子喝个痛快，但又顾虑看见酒就讨厌的堂姐，所以才说那么多闲话的吧？

后来，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我又回了趟老家。母亲明显地衰老了，腰也弯了。有人说，年轻一直穿棉布和服，到老时腰就会弯，这话是真的吗？总之，母亲的腰弯了，走在院子里，头比背还低，我想，这样血会上涌到脑子的，不，说是“下降”到脑子也许更恰当。她时时停下脚步，伸展一下腰背。

可是听堂姐说，医生捡查后说这老太太的心脏就像三十来岁的人。她拔院子里的杂草，还把通往我家斜坡小路上的草也拔光了。院子里的石头上摊着一堆堆青草。我到菜园看了看，然后站在石崖上面。下边人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子跟我打招呼。

“哎呀，哎呀，你好久不回家了呀。”这位老婆子在我孩提时代就嫁到了这户人家，她能说会道，会干庄稼活，人缘儿也挺好。老婆子不管见了哪个熟人，净拣你高兴的话说。就连这时候，她也特地来到崖下，抬头仰望着我站立的地方：

“你要经常来家让老妈妈看一眼啊！你妈妈挺健康的，真是福气。先前那阵子，有户人家办丧事，你妈妈还换上新衣服去烧香哩。回来时，看到家门前的土坡长满草，她就拔了装在袖管里。这么大年纪，还那么讨厌杂草，证明她身子骨真不错啊！”

于是我来到坡道上，一看，防止泥土崩塌的石头上，放着一捆半枯的青草。这样放着是完全可以干枯的。老婆子说母亲把拔下的草装进袖筒，也许是她临时的想象吧？

第二天，我准备回东京，母亲坐在廊缘上说：

“我不知什么时候死，也许你下次回来我早死啦。”

我想，她又唠叨开了。实际上，母亲本人或许已经失掉活下去的信心了吧？

“咱家里男的都早死，你也要当心。”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不知为啥，咱家两代当家人都早死，可咱家的风水也不坏啊。”

我的父亲在我六岁时去世了，自那以后，母亲一直守寡。我的哥哥战时得急性肺炎，过了一周就死了。我的家几乎在半山坡上。院中有三个小水池，湿气大，院里石头上易生苔藓和接骨草。树枝上垂挂着线状的苔丝，还生长一种难看的青苔。木斛和雾岛杜鹃，要是不清除苔藓，小枝子就会干枯。地表是岩石，树木长不好，五十年前一棵又细又长的松树如今依然又细又长。后山很早就遮住了西边的太阳，菜园里多半得不到光照，这里最爱种的唯一的植物就是蒟蒻，我老家附近出产蒟蒻，在结蛋时搀上灰汁水，要比别的地方出产的蒟蒻大一倍。在我们村上，五十年前就和群马县的农家订有契约，一直供应他们蒟蒻种苗。母亲为此很是自豪。

晒不到夕阳，又有水池，所以湿气大，不利于健康。我曾向母亲提议，干脆填平水池。母亲说，这是过去保留下来的防火和吃水兼用的池子，不能毁掉。

我回到东京几个月后，根据我的旧作改编的电影《集资旅行》，在福山城的电影院里上映了。村里的青年们从电影院租来

这部老片子，拿到村中小学校放映，收取门票作疏浚河道的一部分资金。这事是堂姐告诉我妻子的，信中还写了下面这样的事。

《集资旅行》在村中小学校放映那天，青年们用麦克风对全村人大声广播："根据本地出生的作家井伏鳟二氏原作改编成的彩色电影《集资旅行》，于今晚六时在村中小学放映。"这声音连老太太（我的母亲）也听见了。她说，这下子鳟二可叫人笑话死了。于是躲在储藏室里不肯出来，自然也没有去看电影。后来，附近的人来向她讲述了一遍，她才了解了大致的情节。可是老太太每逢听人提起《集资旅行》，就认定那是一部蹩脚的片子，总是沉默不语。于是，附近的人回去时再不提《集资旅行》了，这回她又问家里人："他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吗？"

堂姐的信上这样写着。

我曾经再三嘱咐老家的人，决不要阅读我写的小说或杂文。这事我早就和自家人说过，所以我的老婆和孩子不看我的东西。偶尔叫妻子誊抄一下短篇稿件又当别论。但是放电影时因为有第三者干预，我也就不介意了。

去年五月我去大阪时，顺便由冈山到福山，又顺便路过了乡下老家。也许是气候的关系，母亲的身体比先前好些了，但是视力模糊，正在请医生诊查。耳朵的听力像年轻人一样好，她正同曾孙们在隔壁玩耍，忽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

"我听到一件怪事，说东京的大米不好吃，你就背几升米去吧。"

接着又说：

"后头仓库有竹根长出来，听说把门口的地面顶得老高，到底怎么样我不想去看，你去看看吧。"

我到后头仓库去看，竹根顶翻了墙基的石头，门口地面露出两根拐杖般粗细的竹根，随即又扎进不远处的地底下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上，连个下脚的空儿都没有，摆满了纸袋、馄饨盒、药血、纺车、贴纸的筐子等杂物，都是我五十年前见惯的东西。这副情景告诉我，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上楼了。

我在堂屋内巡视了一遍。从后面山崖上滑落下来的一块椭圆型的石头，没有放平，像屏风一般站立在后面厕所的一旁。外面门口的右侧，看样子是利用修房的材料，将两块矮墙改造成了磨光的墙面，剩下的还是从前那样灰白的矮墙。其中一堵矮墙上还留有铅笔画的小房子，那是我孩子时代的恶作剧。除了我谁也不知道。

我站在廊缘上对着屋内的母亲说：

“仓库楼上不知道有没有书画，那些都是假货，要是卖给别人，就当假货出售好了。”

“就算是假货，也不会卖给人的。”

听母亲的口气，似乎对我所说的假货有所不满，或者以为我会把这些东西带走。

我整理提包，打算乘下一班公共汽车。母亲将花椒烧小鱼和薤蒜送给我。

“家里人都是未满八十岁就死了，为何我还不死呢？我已经给身边的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是在别人的照顾下才活到今天的。我已经活得够头啦。”

“活得够头”是句方言，意思是活了很长时间，已经活厌了。

今天，我因为文艺春秋社有要事，马上要到山阴走一趟，先去萩市、岩见益田、出云市和松江市，然后到鸟取市和同行的人们相会合。

川端康成 [1899—1972]

小说家。生于大阪。幼少年时代亲人相继去世，在孤独和哀伤中长大。1920年人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参与第六次《新思潮》运动，成为《文艺春秋》杂志同人。1924年同横光利一等创办《文艺时代》，成为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1926)、长篇小说《禽兽》(1933)、《雪国》(1935—1949)、(千只鹤》(1952)、《山音》(1954)《古都》(1962)，中篇小说《睡美人》(1961)，随笔集《一草一花》等。川端文学以主观感觉代替客观描写，不重视情节结构，着重于人物心理刻画和意境的创造。尤其擅长用日本传统美表现下层妇女的善良与不幸。创作思想受佛教禅宗影响颇深，常带有消极悲惋的情绪。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自杀。

我的伊豆

伊豆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

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

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

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

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乐场。就是说，伊豆半岛到处都具有大自然的惠赠，都富有美丽的变化。

如今，伊豆有三个入口：下田，三岛修善寺，热海。不管从哪里进去，首先迎迓你的，是堪称伊豆的乳汁和肌体的温泉。然而，由于选择的入口不同，你定会感到有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呢。

北面的修善寺和南面的下田这两条通道，在天城山口相会合。山北称外伊豆，属田方郡，山南称内伊豆，属贺茂郡。南北两面不仅植物种类和花期各异，而且山南的天空和海色，都洋溢着南国的气息。天城火山脉东西约四十四公里，南北约二十四公里，占据着半岛的三分之一。海面的黑潮从三面包围着半岛。这山，这海，便是给伊豆增添光彩的两大要素。倘若把茶花当作海岸边的花，那么，石楠花就是天城山上的花。山谷幽邃，原生林木森严茂密，使你很难想象这原是个小小半岛。天城山是闻名的狩鹿的场所，只有翻过这座山峦，才能尝到伊豆旅情的滋味。

开往热海的火车时髦得很，称为“罗曼车”。情死是热海的名产。热海是伊豆的都会，它是在关东温泉之乡中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倘若把修善寺称为历史上的温泉，那么，热海便是地理上的温泉。修善寺附近，清静，幽寂；热海附近，热烈，俏丽。从伊豆山到伊东一带的海岸线，令人想起南欧来，这里显示着伊豆明朗的容颜。但同是南国风韵，内伊豆的海岸线多像一曲素朴的牧歌啊！

伊豆有热海、伊东、修善寺和长冈四大温泉，共有二三十个温泉浴场，仅伊东就有数百处泉流。这些都是玄岳火山、天

城火山、猫越火山、达磨火山的遗迹。伊豆，是男性火山之国的代表。此外，热海的间歇泉，下贺茂峰的吹上温泉，拍击着半岛南端的石廊崎的巨涛，狩野川的洪水，海岸线的岩壁，茂盛的植物……所有这些，都带着男性的威力。

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税町，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麦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

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善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入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行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走在伊豆的旅途上，随时可以听到马车的笛韵和江湖艺人的歌唱。

主干道随着海滨和河畔延伸。有的由热海通向伊东，有的由下田通向东海岸，有的沿西海岸绵延开去，有的顺着狩野川畔直上天城山，再沿着河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缀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箱根到热海的山道，翻过猫越山的松崎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旅途中的乐园和画廊。

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五十九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三十六公里，面积约四百零六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五分之一。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质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

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吕是全日本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整个半岛就像一个大花园。然而在奈良时代，这里却是可怕的流放地。到源赖朝举兵时，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幕府末期，曾一度有外国黑船侵人。这里的史迹不可胜数，其中

有范赖、赖家遭受禁闭的修善寺，有堀越御所的遗址，有北条早云的韭山城等。

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伊豆在日本造船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正因为伊豆是大海和森林的故乡啊。

美的存在与发现

我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住了将近两个月。有多少个早晨，我坐在伸向海滩的阳台的餐厅里，望着角落长台上的一堆玻璃杯，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的美丽景象啊！玻璃杯居然会这般光耀动人，这是我在别的地方未曾看见过的。在法国南部海岸的尼斯或戛纳，在南意大利索兰特半岛的海滨，都未曾看见过，尽管那里的太阳一样明媚，那里的海色一样艳丽。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玻璃杯的闪光，将作为一个鲜明的象征，终生铭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永远记住被称为常夏的乐园的夏威夷或檀香山光辉的太阳，明朗的天空，艳丽的海色，碧绿的树林。

这一堆玻璃杯，虽然像出征的队伍一般整齐地排列着，但都是底朝上倒扣在那儿，有的叠放了两层，大大小小，挤挤碰碰地聚集在一起。这些杯子并非整体都能映到朝阳，只是那倒扣着的杯底的圆弧，发出闪闪的白光，像宝石一般耀目生辉。杯子的数目不知有多少，恐怕足有两三百只，这些杯子也并非都在底边圆弧的同一地方发出同样的光芒。不过，相当多的杯子

在底边的圆弧上都有一个明亮的光点，像星星一般。这一排排杯子散射着一列列光亮，看上去着实动人。

正当那玻璃杯底边的光亮令我赏心悦目的时候，杯体上映着的一片朝晖，也渐次进入了我的眼帘。它不像杯底那样强烈，是一片隐约而柔和的光。在阳光灿烂的夏威夷，使用“隐约”这个日本式的词儿，也许不尽相称。然而，这杯体上的光线毕竟和底边的那一点光亮不同，它顺着和缓的坡度向玻璃表面扩大开来。这两种光虽然各不相干，但都是那般清莹、美丽。夏威夷丰盈而明媚的太阳，也许得济于清爽而澄洁的大气吧。当我看到屋角餐桌上备用的那堆玻璃杯上朝阳的光辉，大有一番感受之后，为了歇息一下眼睛，便朝阳台餐厅望去。客桌上的玻璃杯已经盛进了水或冰，那玻璃杯体连同里边的水或冰，都映射着早晨的太阳，显得十分深沉，晃动着各种微妙的光亮。这种光亮依然是清莹、美丽的，你若不注意就发现不了它。

玻璃杯映着朝阳反射出的美景，看来并不限于夏威夷的檀香山海滨才有吧。法国南部海岸，南意大利海岸，还有日本南部的海滨，抑或都像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阳台餐厅一样，那明媚丰盈的日光也会映射在玻璃杯上的。檀香山光辉的太阳，明朗的空气，艳丽的海色，碧绿的树林，通过玻璃杯这种不屑一顾的寻常用具，使我找到了鲜明的象征。即使不是这样，能够象征夏威夷之美的明显的标记、为其他地方所无法类比的东西当然应有尽有。例如，颜色鲜洁的花朵，姿态婀娜的茂密的树木，此外还有我未曾得以一饱眼福的、仅在一处海面才能观赏到的雨中直立的彩虹，还有那月晕般团团卷裹着月亮的圆形彩虹。这些都是罕见的景色。

但是，我在阳台餐厅里却发现了朝阳映射玻璃杯的美景，确

确实实地看到了。这美景是我的初遇。以往，我不曾记得在哪里看见过。然而，不正是这样的邂逅反映着文学，反映着人生吗？这样说或许过于抽象过于夸张了吧？似乎有一点，但也不见得。我至今走过了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才在这里初次发现阳台玻璃杯上的这种闪光，并且有所感受。

饭店的人恐怕未曾想到玻璃的闪光会产生如此美的效果，才把杯子堆放在那里的吧。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竟然会由此而感觉出美来吧。我自己过分惦念着这种美，心中已成了习惯，老是思忖："今天早晨会怎么样呢？"再一看那堆玻璃杯，情况就不同了。说得详细一点，刚才我讲到了倒扣着的杯底圆弧的某一点上，散射着星星般的光亮，但其后经反复观察，因时间不同，角度不同，那星星般的光亮不止一处，而是好多处都有，也不光在杯底的边缘上，就连杯体的表面也闪着星星般的光亮了。那么，底边上仅有的一点星星般的光亮，是我的错觉或幻影吗？不，既有闪射一点星光的时候，也有群星灿烂、较之一点星光更加美丽的时候。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最初看到的一星光亮才算是最美的。在文学里，在人生里，抑或也有这样的情形吧。

我本来应当首先从《源氏物语》讲起的，然而却说出了有关餐厅玻璃杯等许多话来。不过，我嘴上说的是玻璃杯，头脑里不断想着的却是《源氏物语》。也许别人不怎么理解，不怎么相信，但确实是这样。我拉拉杂杂讲了一大堆关于玻璃杯的话，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常常发生。它说明了我的文学与人生的愚拙。要是从《源氏物语》开始谈起就好了，可以用简短的语言描写玻璃杯的闪光，或者用俳句和短歌加以吟唱。然而，我在此时此地发现朝阳映射玻璃杯的美景，并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我的感受，也能够使我心满意适。当然，在别的地方，别

的时间，也会有类似玻璃杯一般的美景；但是与此完全一致的美景，恐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再也不会发生，至少我以前未曾见过。这也许可以称为“一期一会”吧。

海面某处直立的彩虹，月晕般卷裹着月亮的圆形彩虹，这些美丽的传闻，都是我在夏威夷从一位从事俳句创作的日本人那里听到的。据说他在夏威夷也想编一本夏威夷岁时记，这罕见的两种彩虹都是夏天的季题，可以写出“海上听风雨”、“夜半望飞虹”这样的句子，也许还有更贴切的词儿。在夏威夷据说也有“冬绿”这样的季题，听到这个词儿，我便想起了自己练习写作的俳句：

遍地皆绿，时时皆绿，去岁到今年。

作为描写夏威夷“冬绿”的俳句也许可以说得过去，因为这本来是今年元旦在意大利索兰特半岛写的一首。那时我离开落叶飘零、一派枯冬景象的日本，飞过北极上空，在瑞典住了十天。这里，太阳只低低地贴着地平线爬行了一会儿便沉没了，白昼甚为短暂。此后，又经过同样寒冷的英国、法国，来到意大利南部的索兰特半岛。仲冬时节，我眼里的森林、草木几乎一片青翠，游目骋怀，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街道树木上的桔子，染上浓浓的朱红色。但是这年冬天，意大利的天气据说很不正常。

元日朝雨至，四处茫茫然，
维苏威火山，白雪不复见。

海上骤雨降，山颠白雪落，
半岛大道上，朗朗阳光多。

元旦乘车游，夕暮方得返，
远望拿波里，灯光时可见。

第二首是乘车翻越山头时写的短歌，一进山，便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索兰特半岛发生了异变。

我很惭愧，自己不会写俳句、短歌或诗，但是在这遥远的国度，乘着旅行的愉快心情，姑且学习写着玩玩。将这些游戏文字记在笔记本上，日后翻阅，也可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

吟咏冬绿俳句中的“去岁到今年”，是送走去岁，迎来新年，即忆旧思新的意思。这是新年的季题，我采用这句话，是因为头脑里想起了高滨虚子（1874—1959）的俳句：

去岁到今年，时光一贯如棍棒。

这位大俳句家，住在镰仓我的宅邸附近。战后，我撰文赞扬虚子的短篇小说《虹》，老先生亲自来到舍下表示感谢，使我很过意不去。他自然穿的是礼服大褂，趿着高齿木屐。更引人注目的是脖子后面斜插着写有短歌的稿本①，这稿本是专为送我的，上面写着他自己作的俳句。我这才知道，原来俳人都有着这样的习惯。

镰仓车站，每逢岁末到新年，总是把城中的文人自创的短

---

① 原文作“短册”，载有诗歌、书、画的抄本。

歌、俳句，悬挂在车站的院子里。有一年岁暮，我在车站看到了虚子的“去岁到今年”这首俳句，不由一震。我对“时光一贯如棍棒”这句十分惊奇，甚为感佩。这是大家之言，我仿佛遭到了禅宗的当头棒喝。据虚子年谱所载，这首俳句写于一九五〇年。

作为《杜鹃》杂志主持人的虚子，看起来写了无数自由自在、无所造作的平淡的俳句，就像寻常闲话一般。但其中也有视野博大无比，令人震惊，意境幽邃的佳句。

虽言白牡丹，微微透红意。

秋菊渗淡枯，何物停上边？

秋季多晴日，天高散异香。

一年复一年，默然去不返。

“一年复一年”与“去岁到今年”两句有共通的地方。有一年新年，我在随笔中引用了阑更的句子：

元日，但愿此心长存于世。

有一位朋友嘱我将这首徘句写在新年挂联上。细审此诗，或高或低，或俗或纯，总有些寻常说教的口吻。因有此种顾虑，只写了这一句便犯起踌躇，随即增写了他人的几首。

美哉兮美哉，岁慕夜空高。　　一茶

去岁到今年，时光一贯如棍棒。　虚子

元日，但愿此心长存于世。　　阑更

新天舞千鹤，渺渺如梦幻。　　康成

我的这首俳句当然是跟朋友逗趣的，聊作笑谈。

小林一茶（1763—1827）的这首俳句，是我在镰仓一位古字画商那里发现的，记得上面还写有“一茶自笔”的字样。我没有考证这首俳句是在何时何地写成的。

何处寻故里？大雪五尺深。

一茶的故乡位于信浓的柏原和多雪的越后县境上的野尻湖畔，这首俳句或许是他的回乡之作。因为那里正是户隐、饭纲、妙高诸山的山麓，冬季夜空高寒爽洁，繁星如雨，荧荧生辉，况且又值岁末除夕的夜半。因此，他便在“美哉兮美哉”这种平常的词语里发现了美，并加以创造。

虚子的“时光一贯如棍棒”一句，是大胆无敌的语言，为凡人所不及。其中不正蕴蓄着深邃、博大、坚实的内容吗？“一年复一年”、“默默”这些词语，写入俳句是很难处理的。然而，清少纳言（生卒年未详，或推定为公元966年生，最后存世的资料为1017年）的《枕草子》却有着这样一段话：

万物徒然逝不返……悬帆之舟，人之年华。春、夏、秋、冬。

虚子的“默默去不返”使我想起《枕草子》的“徒然逝不返”。清少纳言和高滨虚子都能活用“徒然”这个词儿。相隔九百五十余年的两位文人，在语感语意上也许多少有些不同，但我以为这不同毕竟很小。虚子当然是读过《枕草子》的，然而虚子在吟哦这首俳句时，他脑子里是否有“万物徒然逝不返”这句话，或者据此搞过所谓“掉书袋”的事，我不得而知。即便是仿作，也无损于这句俳句的意义。这里应当说明，“徒然”这个词儿，虚子比清少纳言用得似乎更为恰切。《枕草子》若照我的话来说，它当然也具有《源氏物语》的韵味，两部作品并驾齐驱，这是历史的必然。《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生卒年未详，一般推定为978—1014）和清少纳言，两人都是光耀古今的天才，命运使她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培育了这两个天才，并使之发扬光大。她们能够生活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也是命运所至。假如她俩早生五十年或迟生五十年，也许写不出来《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两人的文才也不会那样高，所取得的成就也不会那样大。这是肯定的，又是可怕的。不管是《源氏物语》或《枕草子》。我首先痛切感到的就是这一点。

日本的物语文学，到了《源氏物语》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军记文学到了《平家物语》（1201—1202年左右成书）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浮世草子[①]到了井原西鹤（1642—

---

① 江户时期小说的一个类型，反映都市中下层社会生活的庶民文学。

1693）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俳谐[1]到了松尾芭蕉（1644—1694）出现了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还有，水墨画到了雪舟（1420—1506）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宗达、光琳派绘画到了俵屋宗达（桃山时代，十六世纪后半—十七世纪初叶）和尾形光琳（元禄时代，十七世纪后半），或者说到了宗达时期已经出现高峰，因而也到了极限。他们的追随者、仿效者尽管不属亚流，但这些继承者和后辈出生不出生，存在不存在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事，不是吗？也许我这种看法过于严格，过于苛酷了，不过我作为一名文学家，却被这样的想法折磨着，自己生在当今这个时代，寄诸时世之命运，不妨考虑一下自己的命运。

我主要是写小说的，在今天，小说果真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吗？倘若如此，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小说的时代不正在离去吗？或者说文学的时代不正在离去吗？纵观今日西洋小说，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而且，日本移入西洋文学约有百年，这时期的文学就其日本风格来讲，尚未达到王朝时期的紫式部或元禄时期芭蕉那样高的水平，就开始衰退削弱下去了。或者说，日本文学将来还会有上升期，今后还会产生新的紫式部和新的芭蕉，倘若如此，这倒是值得庆幸的。我总认为，明治以后，随着国家的开化和勃兴，虽然出现了一些大文学家，但许多人在西洋文学的学习和移植上花费了青春和力量，为启蒙事业消耗了半生，而在以东方和日本为基础、进行自我创造方面，却未能达到成熟的境地。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他们似乎和芭蕉不同——“不知不易则难于立根基，不知流行则不可树新风”。

---

① 通称具有滑稽意味的诗体文学。

芭蕉遭际时代的恩惠，是那个时代发扬和培育了他的才能。他为众多的贤良弟子所敬慕，被世人所承认和尊崇。尽管如此，他在《奥州小道》这部旅行记中一角写着“死于道路，此乃天命”的话。

道上无行人，秋日已黄昏，
当此秋深时，邻人作何事？

芭蕉在最后的旅行中写下了这样的俳句：

旅途抱病日，枯野梦中游。

他就是这样在行旅之中写下这首辞世歌的。

我住在夏威夷饭店的时候，主要阅读了《源氏物语》，顺便阅读了《枕草子》。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弄明白《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差异。连我自己都很惊奇，我怀疑这是因为自己上了年岁的缘故。但是在深邃、丰富、广阔、博大、严谨等方面，清少纳言远远不及紫式部，我的这种新感受至今不动摇。关于这些，过去也十分明了，从前也有人说过，但是对于我却是新发现，或者说变得更加确定无疑了。那么，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差异，用一句话如何说呢？紫式部有一颗流贯到芭蕉的日本的心；清少纳言所具有的只是别一种日本的心。一言带过，旁人也许会对我这话产生疑问和误解，或提出反驳，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了。

根据我的经验，对待自己的作品也罢，对待今人古人的作品也罢，其鉴赏、评价常随时世而转变。有大转变，也有小转

变。始终一贯坚持相同论点的文艺批评家，要么是伟人，要么是傻瓜。也许过了些时候，我又把清少纳言同紫式部相提并论，这种可能不是绝对没有。我在少年时代不明事理，只是顺手拿起《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读着。当我放下《源氏物语》转向《枕草子》的时候，顿时觉得赏心悦目起来。《枕草子》优美，鲜明，光彩焕发，明快有力而富有情致。作家的美感和感觉通过新鲜而锐敏的叙述流贯全篇，联想的翅膀载我飞向九天之外。也许因为这个，有的评论家认为我的文风与其说是从《源氏物语》毋宁说是从《枕草子》受到了影响。后世的连歌和俳谐，在语言表现上，和《枕草子》也许有比《源氏物语》更多共通的地方。不过，后世文学所仰慕学习的当然不是《枕草子》，而是《源氏物语》。

诸多物语中的这一部物语，殊为优秀难得，真乃古今无与类比。先前的旧式物语，论物行文不见作者深心。大凡动人之情节，总是写得既不细又不深。后来的物语……着意效法此物语之样式而甚劣于此物语。惟有此物语殊有深意，通篇皆用心写成，且不说所有文辞精粹可喜，就连那春夏秋冬四时天候之景象，草木之状态，也都显得文采斐然。男男女女，人们的心理情绪都写得迥然不同，各得其所。……如睹现世之人，皆可推而想之。纵有朦胧之笔，而无不及意也。

本居宣长（1730—1801）在《源氏物语中的玉小栉》一文里这样写道。他是《源氏物语》的美的最伟大的发现者。

抒写人情之妙笔，为国内国外，古今后世所不可比拟也。

宣长所说的“古今后世”，不仅指过去，还预言到未来。这“后世”的说法看来是由于宣长过分激动所至，但不幸的是，正为宣长所言中了。从那时直到今天，日本未曾出现过一部比得上《源氏物语》的小说。我说“不幸”并非为了玩弄词藻，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紫式部作为民族的一分子，在九百五十年或一千年之前写了《源氏物语》，我期望着可以同紫式部相媲美的文学家早些出现。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1881—1941），在访问日本的讲演中指出：“一切民族都具有在世界上表现本民族自身的义务。假如没有任何表现，那可以说是民族的罪恶，比死还要坏，人类历史是不会原谅的。一个民族，必须展示存在于自身的最高尚的东西。一个民族应该是宽容大度的，它的丰富而高洁的灵魂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跨越眼前的利害，向另一个世界输送本国文化精神的宴飨。”他还说：“日本产生了形式完美的文化，它具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的敏锐的洞察力。”远古的《源氏物语》至今依然比我们更为有效地履行着泰戈尔所说的“民族的义务”，将来或许继续履行着这样的义务。这是可喜的，但又是可悲的。

泰戈尔说，日本“具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的敏锐的洞察力。我认为，使日本重新觉悟到这一点，正是像我这样的外国来访者的责任。日本树立着一种纯正、明确和完善的东西，一个外国人比你们本身更容易理解到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对全人类来说，无疑是很宝贵的。在众多的民族里，唯有日本产生了这样的东西，这并非决定于日本民族具有的单

纯的适应性，而是从它内部的灵魂深处产生出来的。”（高良富子译）

泰戈尔的这段话，是他在首次访问日本时的讲演中说的。那是大正五年（1916），在应庆义塾大学，讲演的题目是《日本之精神》。那年，我还是旧制学校的一名中学生，至今仍然记得我在报上看到的他的那幅特大照片上的样子。这位诗人有着蓬松的长发，长胡须，穿着宽大的印度服，身材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是一位圣哲的风貌。白发柔软地纷披在前额上，鬓角的毛发像下巴的胡须一样长，一直长遍两腮，同下巴的胡须连成一片。那副脸庞就像东方古代的仙人，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鲜明的印象。泰戈尔的诗文有一部分是用浅易的英文写成的，中学生也看得懂。因此，我也多少读了一些。

泰戈尔一行由神户港登陆，乘火车到东京去。据说后来他告诉朋友：“当抵达静冈车站时，一个僧侣团体焚香合十迎接我。这时我才想起是到了日本，高兴地流出了眼泪。”这里指的是静冈市佛教团体“四誓会”的二十名教徒的出迎队伍（据高良富子的译注）。泰戈尔其后又来过两次，他一共是三访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翌年（1924），他到日本来，曾经讲过：“灵魂永恒的自由来自于爱；伟大藏于渺小之中；从形态的羁绊中可以找到无限。”这正是泰戈尔思想的根本。

提起静冈，我现在夏威夷旅馆正品味着静冈县的“新茶”，八十八夜采摘的新茶。在日本，立春后第八十八天，今年（1969）正值五月二日。这“八十八夜”采摘的新茶，传说是延年益寿、消灾灭病的妙药，自古被看作贵重的吉祥茶。

春来八十八，

漫山遍野绿叶发，
君不见正采茶。
草笠儿，头上罩；
红袢儿，腰间扎。

这样的采茶谣随处都能听到。这是十分亲切的歌，使人有季节变化之感。茶园的村寨里，到了“八十八夜”这时候，村里的姑娘们一大早同时出动，采摘新茶，她们袢着红底蓝条儿的腰带子，戴着草笠儿。

静冈县家乡的一位朋友，嘱托静冈的茶店，通过航空给我寄来了新茶。五月二日新采的，五月九日就邮到了檀香山的旅馆。我小心地沏了一些，立即品尝起这日本五月初的香茶来。这不是茶道所用的“抹茶”或“茶末”，而是煎茶的叶茶。从茶汤而论，有“薄茶”“浓茶”之分，这在今天，仍按各人爱好和时尚不同而加以选择。从礼节上讲，宾客应向主人询问茶的名称。制茶店分别给茶叶标上各种雅号。这同咖啡和红茶大致一样，点出的茶的香气和味道反映着点茶人的品格和心地。江户、明治时代为文人所津津乐道的煎茶道，今日虽然日见衰微，煎茶的作法姑且不论，但在品味和冲泡煎茶等方面，依旧讲求风骨、雅驯和情感。

我是以喜悦的心情泡制新茶的，因此我沉浸在一种圆润而甜软的香味里。檀香山水也好。我在夏威夷品尝着新茶，心中想起了静冈县乡间的茶园。那些茶园布满了山冈，连绵无际。我曾经乘东海道火车经过那一带，我心中浮现的是从车窗里望到的茶园。那也是早晨和黄昏的茶园，朝暾或夕阳倾斜的光线，照射着茶园里一排排茶树，浓荫沉沉地印在地上。茶树低矮而齐

整，叶片繁密，肥厚。除了嫩芽之外，叶的颜色裹着一层深绿，碧森森的。行与行之间印着一道黑沉沉的阴影。早晨，那绿色似乎刚刚静静地睁开眼来；傍晚，那绿色仿佛将要静静地睡去。一天黄昏，我向车窗外面一瞧，山冈上的茶园像碧青的羊群沉沉欲睡了。那时新干线尚未建成，乘东海道火车从东京到京都要疾驶三个小时。

东海道新干线也许是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乘坐这种快速火车，车窗外的景致完全失掉了情趣。要是乘坐原来的东海道线，凭借原来的速度向车窗外眺望，像静冈县茶园那种诱人眼目的景物还是有一些的。其中，印象最鲜明、最使我感动的是，当从东京始发的列车进入滋贺县时的近江路的风光。

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

就是芭蕉这首俳句里的近江。我每当一踏上春天的近江路，必然想起这首俳句。我惊叹芭蕉对美的发现，仿佛我自身的情感也包含在这首俳句里了。

尽管这样说，我对这首俳句却有着我自身的感受。人们常常会把自己所喜爱的诗歌，甚至小说变为自己的东西，置于自己的情感之中，随心所欲加以鉴赏。这倒是最普通的鉴赏方法，全然不顾作者的意图，作品的本质，还有学者和评论家的研究和评论，游离开去，一无所知。对于古典文学也是如此。作者一搁笔，作品便带着自身的生命走到读者中间去了，它们如何被利用，如何被砍杀，一任它们所遇到的读者，作者是无法追寻的。“一旦离开机案即成故纸。”这是芭蕉的话。然而芭蕉说这句话时的意思，和我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大不相同了。

“近江春归”这首俳句，我竟然忘记是收在《猿蓑》（元禄四年——1691年刊行的俳句集）里的了。在这首俳句里，我只感受到“春之近江”或“近江之春”成为这种心情的依据。我心目中的“春之近江”或“近江之春”里，分布着明亮的金黄的油菜地，绵延着绮丽的淡红淡紫的紫云英田，还有春霞叆叇的琵琶湖。近江有着许多油菜地和紫云英田，然而，更使我感叹的是，列车进入近江时列车外面的风光和我的故乡一模一样。柔和的山峦，繁密的树木，风光纤细而优雅。来到京都的门户，京都已出现在眼前，这里是近畿地方，已经进入畿内了。这里是平安王朝和藤原时代（794—1192）的文学、艺术、《古今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的故乡。我的故乡是《伊势物语》（十世纪成书）里描写的芥川流域，是风物贫乏的农村，因此，我把坐车花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可到达的京都当作是我的故乡了。

我在檀香山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第一次认真研读了山本健吉（1907—　）在《芭蕉》一书中对“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这首俳句的评释。据说芭蕉写这首俳句不是在沿东海道上行的时候，而是从伊贺来到近江的大津的时候。《猿蓑》里标着“惜春望湖水”的题词，也载有“志贺唐崎泛扁舟，人人相谈春之暮”题词的真迹。再者，“近江人”的“人”似乎也有着某种人事上的关系。可是当我从山本健吉的评释里抽出这段颇合我的话之后，又发现他还写道：

“关于这首俳句，《去来抄》（向井去来，1651—1704）上有下面的传说：“先师曰，尚白（江左尚白，1650—1722）难之：近江应为丹波，晚春亦当岁暮。汝以为如何？去来曰：尚白所难非当。湖水朦胧而生惜春之情。今日奉侍尤佳。先师曰：然

也，此国古人之爱春决不亚于京都。去来曰：此一语贯我心中。若岁暮于近江，安能有此感？若晚春在丹波，亦难有此种情感。风光感人，诚哉斯言。先师曰：汝去来堪同我共论风雅。殊更悦之。”《枭日记》（各务支考，1665—1731）元禄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牡丹亭夜话’条中有同样的记载，最后记着去来的话：“‘风流自在其中。’支考也说：‘当知其中之事。’”

风流在于发现存在的美，在于感受发现的美，在于创造感受的美。“风流自在其中”中的“其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场景，是上天的惠予，若能知“其中”，则可以说是美之神的馈赠。“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只不过是一首平明的俳句，但因为场景是“近江”，时候是“晚春”，这里就有着芭蕉对美的发现与感受。其他场景，比如“丹波”，其他时节，比如“岁暮”，就不会像这首俳句富于生命力。如改成“我与近江人，共惜岁已暮”，便没有“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的意趣。长年以来，我抛开芭蕉写作此句的本意，仅凭自己的感受解释这首俳句，但总觉得“春逝”和“近江”在芭蕉的心中是相通的。诸位可以认为我这是强辩或者诡辩。

说到“场景”，就像前面提到的静冈的茶园一样，我心中立即想到《源氏物语》的《宇治十贴》。宇治和静冈都是日本茶的两大著名产地。提起静冈的茶园就想起宇治，这是自然而又无任何意义的联想。然而，我在檀香山饭店阅读《源氏物语》，宇治一词就不单单是个地名了。这是《宇治十贴》的宇治，也就是《源氏物语》五十四贴最后的十贴。《源氏物语》第三部的“场景”就只能是宇治。这种联想也是我的望乡之思，多少有些微妙。而且，紫式部将宇治作为这一场景加以描写，使后世的

读书人一想起这种场景就只能是宇治，这是作家紫式部的笔力所致。

投身泪河流水湍，
谁设栅栏将我拦。

决心赴死殉故人，
抛别此世不足惜。

这是《习字》一章里浮舟的歌。“那时，横川住着一位道行高深的僧都。”这位横川的高僧，率领弟子僧众到初濑这地方还愿回来，路过宇治，从宇治川里救起了浮舟。被救之后，她稍稍恢复了神志，习字时写了这首歌。

晚上，到初濑还愿的一个僧人和另一个僧人，对下藤法师说：

我等手擎灯盏走到没有一个人影的后院，但见一片树林，“四周一片阴惨惨的”，这时忽然发现一团白色的东西。

“那是什么？”

于是站定，将灯火燃亮，一看，好像是什么东西打坐于地。

“莫非是狐狸精，真可恶！叫她现出原形来！”

……再走近一些，只见那物长着光艳美丽的长发，依偎在大树根下嘤嘤啜泣。

真是稀奇又古怪，莫非就是狐狸精？于是，他们喊来横川的高僧，也把寺院值宿的人叫来了。

“你是鬼是神？是狐狸精还是树妖？天下第一位得道高僧就在这里，你能隐藏住吗？快快报上姓名来！”

说罢，伸手扯了扯衣服。那人掩住脸面痛哭起来。

是“树妖”还是“古代传说中的那个无目无鼻的鬼？”

僧人想把她的衣服剥下，她便俯地痛哭。

“雨下个不停，倘若就这么放着，她必死无疑。”众僧把她抬到墙根下。

这时，僧都说道：

“确实是个人的样子，眼看着她要绝命而放着不管，也不近情理。池中的游鱼，山上的鸣鹿，眼看被人捕捉而见死不救，该是多么悲惨的事。人命虽然不很久长，然而残生只有一两天也应该加以珍惜。不管是被鬼神所祟，或被人所胁迫和诱骗，总是濒临死于非命的境地，应该受到菩萨的救助。且给她喂些汤水，救她一命，即便最后必死也就罢了。”

就这样，僧人让得救的浮舟躺卧在“无人喧嚷的静谧之处”。僧都的妹妹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身穿一件白绫袄子，外边系着红裙，芳香四溢，气韵高雅。于是联想到这位浮舟定是自己死去的女儿转世，倍加爱护体贴。”她说“看到一位梦中的美人儿”，“亲手给浮舟梳头”，她以为这就是“从天而降的仙女”，比“伐竹老翁发现那位竹子姑娘还要神奇。”

要是这样叙述《习字》这一章，恐怕得到天亮。要讲解《宇治十贴》也得花上两三年时间，我在这里只好割爱。由紫式部的美文笔调而联想到“竹子姑娘”，因为她引起了我的注意。《源氏物语》的《赛画》一章说：“物语的鼻祖是伐竹老翁。”后边一提到《竹取物语》就引用这句话。紫式部在《赛画》一章还写道：“这表现竹子姑娘故事的画时时被当作赏玩之物”，“竹子姑娘不为浊世所染，怀抱清高之志”，“竹子姑娘升天而去，是凡人所无法企及的事，谁也不知其中奥妙”。而且《习字》一章

中说："比伐竹老翁发现竹子姑娘还要神奇。"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伐竹老翁，上山伐竹，做成各种竹器。他名叫赞岐造麻吕。他发现竹林中有一根放光的竹子，十分好奇，走近一看，那竹节中亮光闪闪。定睛一瞧，原来是个三寸高的小美人儿。老翁说道："你藏身于我朝夕相守的竹林里，就请做我的女儿吧。"于是他把小人儿捧在手心里带回家中，交给老妻抚养。这小人儿生得美丽动人，因为实在幼小，便放入竹篮里小心伺候。

我在初中时代第一次读到《竹取物语》（成书于十世纪初）的开头一段文字，感到实在优美。我看见过京都嵯峨野的竹林，看见过较之京都更近些的我家乡附近山崎和向日町一带的生产幼笋的竹林。我想象着竹林"闪光的竹节里一定住着竹子姑娘"。我这个初中生当时根本不知道《竹取物语》是根据古代的传说故事编成的，我十分信服《竹取物语》的作者对美的发现、感受与创造。自己也试图这样做。这部日本远祖小说的构想，其美妙无以言说，令我心驰神往。少年的我，感到《竹取物语》是一部对圣洁处女顶礼膜拜、赞美永恒女性的书。它令我如醉如痴。也许是这份童心未泯吧，我至今对《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写的"竹子姑娘不为浊世所染，怀抱清高之志"，以及"竹子姑娘升天而去，是凡人所无法企及的事"这些话，不仅仅当作一种修辞而引入自己的文章。我在檀香山重读了今天日本文学研究家的一些评论，他们认为，《竹取物语》恰恰表现了成书时代的人们对于无限、永恒、纯洁的思慕和憧憬。将"三寸"的小美人儿竹子姑娘"装入竹篮里抚养"，装进用竹子编成的篮子里

养育，在少年的我看来，实在美极了。我想起《万叶集》（成书于八世纪）开卷第一首雄略天皇的《御制歌》：

篮儿呀，你挎着篮儿。
铲儿呀，你拿着铲儿。
山丘上剜菜的女孩儿呀，
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
这美丽的大和之国，
都是我的领土。
皆听命于我的统治。
我的姓名和家世，
都已经告诉于你。

我想起山丘上剜菜的少女手中的小篮子。我又由飞升月宫的圣洁处女竹子姑娘想到了真间的手儿奈姑娘。众多的男儿追逐她，她谁也不应允，终于投井而死。缅怀葛饰真间的手儿奈，自然使我联想起《万叶集》中的和歌来：

…………

葛饰真间手儿奈，传闻墓冢在这厢，
古树叶茂松根远，莺声芳名永不忘。

反歌二首

来者听我言，葛饰有真间，

少女手儿奈，香消在其间。

葛饰真间湾，玉藻水中摆，
我欲割玉藻，忽忆手儿奈。

山部赤人（八世纪）

鸡鸣吾妻国，自古传百代。
葛饰真间女，芳名手儿奈。
麻衣着青衿，麻裙放光彩。
香发不用梳，素足香罗带。
锦绫裹窈窕，娇娜我心爱。
容颜赛满月，巧笑似花开。
翩翩少年郎，愿结百年好。
如蛾近灯火，如舟泊港奥。
人生叹几何，一朝付缥缈。
妹卧青冢里，日夜闻波涛。
此桩远古事，至今传未消。

反　歌

葛饰真间井，见之发幽思，
美女手儿奈，前来汲水时。

高桥虫麻吕（八世纪）

真间的手儿奈似乎是万叶人心目中一位理想的女性。还有一位菟原处女，她一人被两个男人激烈争夺，长叹道："他俩赴

汤蹈火，势不两立，妹子告诉母亲：我一卑贱女子，看见这两个男人争斗不息，怕今生今世难以相逢，就相约于黄泉吧。”说罢就自尽了。菟原处女的传说，也被虫麻吕写进了长歌：

悲叹妹已去，壮士梦血沼，
相随齐观看，情断魂已消。
菟原两壮士，仰天长号啕，
伏地咬牙齿，自悔拔佩刀。

众人跑出来，只见两个壮士也死了。

乡亲们一起商量，为少女建造一座陵墓，以便永世不忘，代代传扬；并将两个壮士陪葬于左右两旁。这故事虽然久远，但听起来仿佛就在眼前，令人泪下。

我在少年时代，从日本古典文学中，首先阅读了散文部分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书籍，后来才读了成书较早的《古事记》（712）以及成书较晚的《平家物语》（十三世纪初），还有西鹤（1642—1693）、近松（1653—1724）等。和歌方面读了平安时代的《古今集》，首先读的是奈良时代的《万叶集》，与其说是有选择地阅读，不如说是受当时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语言上，《古今集》确实比《万叶集》更好懂，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万叶集》反而比《古今集》和《新古今集》更易理解，也易于受到感动。

现在想想，这是非常粗浅的看法。散文方面，我读了女性的“妩媚娇柔”，也读了男性的“勇武刚毅”，这是颇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接触了最高水平的东西，这是件好事。从《万叶集》到《古今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出现过种种情况。这虽说是粗浅的看法，但从《万叶集》到《古今集》，使我联想到由“绳文”到“弥生”的转变。那是土器、土偶的时代。“绳文”的土器、土偶表现了勇武刚毅，“弥生”的土器、土偶表现了妩媚娇柔。当然，也可以说，“绳文”一直贯穿着五千年之久的历史。

我在这里突然提到绳文，是因为我觉得战后最新发现和感受到的日本美是绳文的美。土器土偶几乎都是从地下发掘的东西，这是存在地下的美的发现。当然绳文的美在战前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到了战后的今天，这种美才得到肯定和推广。人们重新认识了日本古代民族神奇怪诞和富于坚强生命力的美。

从《源氏物语》的《习字》一章就滑人了联想的斜道，没有返回《源氏物语》上来。横川的僧都在救助浮舟时说过这样的话：

池中的游鱼，山上的鸣鹿，眼看被人捕捉而见死不救，该是多么悲惨的事。人命虽然不很长久，然而残生只有一两天也应该加以珍惜。不管是被鬼神所祟，或被人所胁迫和诱骗，总是濒临死于非命的境地，应该受到菩萨的救助。……救她一命，即便最后必死也就罢了。

梅原猛（1925—　）对这段话加以解释：“浮舟确是为鬼神所祟，遭人遗弃和欺骗的走投无路的人，除了一死别无其他生路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佛祖才救助她。这正是大乘佛教的核心。人为鬼神所祟，烦恼无尽，失去了求生之路，只有绝路一条。只有这种走投无路的人，才是佛祖要救助的人。这是大乘

佛教的核心，同时也是紫式部的信条。”而且，梅原猛还说，假如横川僧都的原型就是那位横川的惠心僧都，即《往生要集》的作者源信（942—1017），那么，紫式部在“《宇治十贴》里就是对当时最大的知识分子源信发出的挑战”。“她敏感地抓住源信的说教和生活的矛盾，对此发出了批判的箭矢。”被佛拯救的人，“不是像源信那样的高僧，而是浮舟那样的女罪人，一个愚蠢的女人。我仿佛听到紫式部这样呼喊。”

紫式部怜惜浮舟，使她悄悄走向清净之界。她虽然写完了《源氏物语》，却留下了袅袅余韵。我在这里所谈的有关《源氏物语》的美还未摸到门径，但我不会忘记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例如爱德华·赛登斯蒂卡、多纳尔德·金、艾凡·摩利斯等人。我从他们优秀的《源氏物语》评论中受到很大启发。将《源氏物语》推向世界文学之林的翻译家阿萨威利，十年前在一次英国笔会举办的晚餐会上，我同他相邻而坐。我们彼此使用蹩脚的日语和英语交谈，有时用英文和日文笔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说希望他到日本来，阿萨威利回答说，那样就会幻灭的，不能去。

“我认为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理解《源氏物语》的意味。”读到多纳尔德·金的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见1966年8月16日《信浓每日新闻》上的《山麓清谈》）他说：“我涉足日本文学是在读了《源氏物语》英译本并受到深深感动之后。我认为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理解《源氏物语》的意味。原文很难读，不容易懂。现代语译本，包括谷崎润一郎先生所译的在内，已出版许多种。但是为了尽量传达原文的韵味，不得不使用许多现代日语中所没有的词儿。而读英译本就没有这种顾虑。因此，通过英语阅读《源氏物语》，实在感到有一股迫力。我认为，

《源氏物语》比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从心理上更接近二十世纪的美国人。因为人物描写十分鲜明生动。……要说《源氏物语》和《金色夜叉》[①]哪一个更古雅，《金色夜叉》要古雅得多。《源氏物语》的人物栩栩如生，在这一点上常读常新，价值不渝。此书和二十世纪的美国相比，在时代和生活上虽然不同，但决不是一部难以理解的作品。因此，纽约的女子大学甚至把《源氏物语》列入二十世纪文学讲座之中。”

“外国人更容易理解。”多纳尔德·金的话和泰戈尔所说的“外国人比你们自己更易于理解”的话不谋而合。我感受到了美的存在和发现的幸福。

（1969年5月16日在夏威夷大学
菲罗分校的公开讲演）

《古贺春江》诗画集跋

古贺春江氏于昭和八年八月一日住进帝大病院岛薗内科。自一年半之前，就常卧病蓐，他斥退夫人软硬兼施的恳求，不肯住院治疗。故人这种叫人无所适从的神经质里可以感受到根

① 尾崎红叶的长篇小说，描写男主人公的未婚妻被富豪抢夺后，发誓做一个高利贷者向社会复仇的故事。

植于性格中命运的作用，是今天的人痛悔和叹息都无法企及的。不久住院以后，故人就变成一个大孩子了。

故人本来希望能参加“二科会”[①]的评审的。我们也都确信无疑，可是八月末我从上总的海上归来一看，故人因高热而意识阁眬。主治医长谷博士等想尽各种办法也不见高热减退，其后近二十天一直处于病危状态，九月十日午后二时五十分逝世。注射葡萄糖也难以吸收之后，靠着朋友们的献身输血持续了五天。朋友中的后辈诸君睡在病房走廊的桌椅上，有一周时间通宵未眠。虽说原来是个孤独的人，但其死却像故人的心性一般被温暖的友情厮守着。因为某种疗法而人为地发病，总感到颇不情愿，然而即使不进行治疗也活不上几天了。这样一想，对故人的死反而感到几分安慰。

遗体立即运回驹込动坂的家里，翌日火葬，十三日举行告别式。“二科会”全体会员会友以及其亲友都参加吊唁。各种有关葬礼的事都由“二科会”、“水彩画会”、“来目洋画会”等和故人有关的美术团体成员以及亲友张罗停当，宛然有着画坛葬、友人葬之大观。交友日浅的我也厕身其间，幸好无大过，皆负故人余泽。

故人同意治疗当然相信能够恢复，在我等凡人看来，故人的灵神又能预知其命运。他狂暴地驱使自己衰弱的身体面对画布，泰然地画下《萨克斯风景》中长颈鹿的一条腿。而且，他在“二科会”上创作的三幅大作贮满了澄溢的鬼气，抑或死之天使所为吧。他回到不大亲密的故乡，一旦制作完毕，又仓皇返回，这就是对故园的告别吧。可以看到生活中那颗活跃的心

① 成立于1913年的西洋画美术团体。

在不住欢跳。故人的艺术也面对死亡腾起了烈焰。不管怎样，故人想到死似乎是年深日久了。一方面生于西方的科学论理中；一方面又生于寺院并在佛教学校毕业的故人，也培育了他幼年的歌谣。死的想法不一定是消极的，败亡的。因此故人的虚无中有着童话般的肯定，理智中有着抒情的否定。

故人住院后画了数十幅水彩画，最多时一天画十幅。绝笔的画纸上只是不过涂上几笔颜色。同时，用难以判读的文字不停写一些言语支离破碎的诗句。他所使用的彩管和几部心爱的文学书籍都放入棺材里了。如果使故人生活于西欧，他定会成为诗人兼小说家的先锋艺术运动的旗手。故人时常热爱新的文学。他购买了和珍藏了许多年少无名的诗人和作家的同人杂志，在文坛上无人可和他相比，这是故人不断的求新的生活本性。

我是绘画的门外汉，对故人的文学、为人以及生活等方面负有说一说的义务，一方面又始终未能实行。我很担心由于个人的友情的伤感而损害了故人的形象。我只希望观者能以白纸一般的心境面对故人的诗画。最后，向为生前的故人长年操劳、尽心尽力，如今又独立完成本书的未亡人深表慰问，就此搁笔。这本诗画集就是这对没有子息的夫妇的爱儿。

石川　淳［1899—1987］

小说家。号夷斋。生于东京。1920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法语科，成为《现代文学》杂志同人。曾翻译出版法朗士和纪德的小说和诗歌。主要作品有《黄金传说》、《废墟上的耶稣》、《无尽灯》、《处女怀胎》(1946—1947)，长篇小说《紫苑物语》(1956)、《荒魂》(1964)和散文随笔《夷斋随笔》(1951)、《夷斋俚语》(1952)等。

败荷落日

一个老人死了。他死的时候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也不是小说家，他斩断了被一般人错认为是艺术的氛围。老人孤身一人，身边没有留下写废了的纸张，只是手中紧握着那个被当成命根子的银行存折，深夜里在破旧的铺席上吐血而死。这件事本不足为奇。一个少有积蓄的乞食僧野死陋巷，在江户随笔中也可见到这样的例子。但是，他不是普通的乞食僧，作为一个闻名遐迩的诗文作家，有名有钱，长期包裹于十分艺术化

的错觉的云雾里。这位明治时代的荷风散人的辞世，在文学上意味着什么呢？

细想起来，这是《葛饰土产》以前的荷风散人。战后仅此一篇。倒是风雅未亡，兴味可喜。然而，自那以后，……实在无可言说。关于荷风的实际生活情况，除了一些传闻之外，我一无所知。他写的东西有时也看到了，更确切地说，他偶尔写的文章很使我感到碍眼。那些称作小说的愚劣的断片和座谈速记上无意义的饶舌，全都是一些不堪卒读、不值一见的东西。即使那些值得一看的有限的日记，从年代上说，也只是强弩之末。写的东西不行了，对于文章家来说，这是不能运用自如的明证。为什么会这样呢？像荷风这样的人，尽管已经老朽，但还不到八十岁，其力衰何至于此也。我还记得年少时很爱读荷风文学，因而我不忍心指斥他晚年的衰退。至少在诗人刚死就给以伤害，这不是我的兴趣。然而尽管如此，我的语气仍不免有趋于苛酷的倾向。晚年的荷风使我不忍看到的不是肉体的衰弱而是精神的堕落。老荷风不像旷野的哲人那样发出毫无条理的话语，他的言行是有来龙去脉的。只是这些全出自小市民的痴愚。

《葛饰土产》以后，晚年的荷风，似乎看不到随笔中的游兴之味了。本来，随笔不正是荷风文学的骨架吗？只是"Essay"作为散文样式的精神载体，从西欧一发明这个词语时已是各异其趣了。与其说荷风随笔依傍于红毛舶载之流仪，不如说依然多所承袭前代江户随笔之筋骨更为妥当。一般地说，随笔家不可欠缺的基本条件有二：一是养成读书的习性；二是具有吃饱肚子的保证。不写书上的事，根柢上缺乏书卷气的随笔，只可作为浅薄之物弃之。迫于贫苦之人所写的随笔，干瘪无味，无风雅可谈。其例奇妙的是，为荷风所珍视的为永春水写作的随笔，

明显以无学和贫穷之故，成为不堪入目的乡间俗物。就是说，即使日本传统的随笔，只有依靠上述两个基本条件的支撑，才可保持精神上地位上的一定能量。往昔，荷风有集言之癖，也是仗恃少许的家产，这正适合于一个随笔家。

而且，根据我长久的观察，战后的荷风已经废止了读书。原来的偏奇馆有哪些书目不得而知，家中藏书被焚毁后，再不见荷风搜求书籍的形迹。战后，诸家藏书外放，各种古本和影印本图书随处流出，市场上一时呈现热闹之势，但未曾听到荷风购书的传闻。后来听说，法国图书，尤其是巴黎的新书潮水般涌来时，荷风却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什么“最近因为那边没有进来新书，所以未曾阅读”。哪里是什么没有进来，而是进来得太多了。萨特、加缪、艾吕雅、梅尔西爱、麦尔罗·庞德等人的著作，至少在输入的当时，荷风恐怕都没有读过。据传荷风死后，枕畔散放着几本法朗士的书。我敢斗胆问一句，那是一些什么书？该不是随处可见的一些旧书吧？我要认真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说人不读书就不行。相反，当我遥望荷风废止读书的情形时，我满心欢喜，错误地认为他要更上一层楼了。不论古书还是新刊，读书又能怎样？要这些干什么？统统见鬼去吧！对于这种见识，我也没有不赞成之处。只不过有了这样的思想，如果精神不向另一种方向转变，还不能出现新的转机。我暗暗等待着小说家荷风晚年这种新的转变的开始。然而，我的等待白费了。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荷风晚年那些愚不可及的散篇断章黯然失色。事实上，老来的倦于读书并未能使他的精神从语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只能认为是随笔家荷风的一种怠惰。

关于书暂时说到这儿，随笔家的另一个条件，即保证不愁吃饭，荷风一生都没有失掉这样的保证，而且他为保住饭碗一

直都很费力。然而这种保证是什么呢？他有一笔存款可以随时应付生活上必要的花费。他有着这样的保证。就是说，他是个 rentier（利息生活者）。他靠吃利息过日子。战前的荷风是个幸运的 rentier。对于此人来说，古代的巴黎一定是个颇中意的世界。现在不得而知，过去的巴黎市民，只要是从事劳动的小市民，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成为一个 rentier。荷风爱读安烈·德·雷涅写的故事。这位雷涅的一些装潢精美的著作描写的都是 rentier 或者憧憬这种生活方式的小市民的闲愁逸趣。rentier 的人生态度，基本上来自对于本金不能放手的警惕。依靠一定的利息才能保证有效的生活。只要本金不减少，rentier 的身分在一定范围内就可获得安全，行动也可获得自由，对于一定范围以外的发言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批评。作为一个 rentier，或者说荷风在伦理上值得自豪的只有一点，就是金钱上不麻烦别人。这也等于告诉人家，他自己也同样害怕别人在金钱上给他带来麻烦。他认为，不要给别人的所有造成威胁。即使有这样的麻烦，也决不会给人家造成恐怖。战时的荷风坚守自己的生活准则，始终贯彻一个 rentier 的本分，所以他能很好保持着一种荷风式的抗争的姿态。rentier 在生活上的抗争，尽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少使得荷风文学忍受住了灾祸时期，并使人战后能够发现它的存在显示了充分的效果。他把精神贮存于银行的金库中，和财产一起保管着，拒绝任何人碰一碰。这是不错的行为。但是时过境迁，一进入战前的社会……

战前的巨金，战后的小钱，过去的豪士，今日的小民。今天还会想起那种游手好闲的横街的隐居生活吗？rentier 这个词儿在观念上已经消亡，这样的人物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事情很明白，靠着终生的退休金也无法保证老后的生活，这一社会事

实证明了本金已在个人生活中失去了魔力。但是在今日的小市民中，和过去一样，也许仍然有人怀恋地做着 rentier 的老梦，只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们正因为痛切感到今日生活的困顿，才会将这种无法实现的美梦寄望于明天的美好和沉醉于昨天的回忆吧。小市民这一类人都十分精明，除了那些循规蹈矩的无能之辈，不管出于何种愿望，他们都不会一直固守自己的人生观。在形形色色的人生观的标本之中，他们会根据个人的需要而任意取舍。即使有人至今仍然浸醉于 rentier 的美梦之中而不能自拔，别人也不会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战争这一历史的断层给市井生活带来的智慧。这个时候，荷风处于市井的一隅，他紧紧抓住不放的包裹里究竟藏的什么呢？

据别人所说，荷风自己说过他那只包裹里藏的是“护身佛”。这么说，那是个到死也不会让别人摸一摸的东西。如果这里装的东西是已经消亡的小市民的人生观，那么战后的荷风可以说是个真正的穷人。“护身佛”放在枕畔，他自己死在了破旧的铺席上。穷死于陋巷。银行存折的金额在今日不管有无多大实力，对于穷死这件事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宿愿实现了吗？实际上，这种死法对于荷风来说不是最可怖的吗？当然，所有这些担心还是托付给周刊杂志的贩卖商吧。我们要问的既不是数字的实力，也不是遗体的姿势。

荷风将“护身佛”置于铺席之上而死去，他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前后一贯的。战争之中，荷风以这样的态度维护了自己的身分，保护了文学因而也守卫了精神的阵地。然而，晚年的荷风却看不出他以同样的态度维护了什么或者打算维护什么。当然，仅靠眼睛观察是没有意义的。人们称他为奇人。然而，这位被称为奇人的人，晚年所写的散篇之中并没有什么出奇的事

情，而只能见到愚痴。这里据守着一个怠惰的小市民，动也不想动。尚未到达八十岁的青春中出现了早衰。有没有怠惰文学这一说法呢?可叹的是荷风文学似乎比作者自身更快地死灭了。有没有不可动摇的精神呢？可怜的是，这种精神比他本人的尸体更快地变得僵硬了。晚年的荷风太不潇洒了。如果拔了牙，本该在照相之前，先请牙医诊查一下。与其张着没牙的嘴大谈什么“郭沫若乃神田一书生”之类的话，不如先去好好读一下金石学权威郭君的文集更显得体面些。要是患了胃溃疡，该去的地方不是站前的炸肉店而是医院的病床。这不是常识吗？非也，我在讲随机应变的妙处。既然已是暮春就要穿春服，这才合乎时宜。这种随机应变，在晚年的荷风身上全然看不出来。他已失去了精神上的灵活性。抑或荷风的精神经受不住战争所造成的断层的冲击。明治以后的系谱上，江户以来的随笔家戛然中断了，这也许说明日本的传统随笔已经不太适应今日的文学运动了。

往昔，荷风散人身居妾宅的孤独本身具有一种待机而动的性质。这是艺术家的孤独。此去经年，这样的动力很快消失了。此后僦居市川的这位老人的独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艺术上的意义。因此他的死也称不上什么悲剧事件。今日映在我们眼中的只是存留于《妾宅》、《晴日木屐》、《下谷丛话》和《葛饰土产》中的荷风散人的形象。太阳早已沉没。一个和太阳的能量断了缘分的怠惰的老人，在他走上穷途末路的时刻，我亦无缘献上一盏灯光。

尾崎一雄 [1899—1983]

小说家。三重县人。1927年早稻田大学国文科毕业。翌年成为《文艺都市》同人。志贺直哉门下的俊秀。1944年重病以后的作品，表现对生死的达观态度和富于幽默的生活情趣。1937年以短篇小说集《快乐的眼镜》获芥川文学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梦幻的日子》(1940)、《虫子二三事》(1948)，长篇小说《倦怠的春天》(1949)，随笔集《我的生活，我的文学》(1955)等。

梅花节

三月，本是庆祝桃花节的时候，可今年对于梅花来说也许更合适。我家里和附近的桃树，花蕾还很坚硬。

今年二月里下了一场大雪，全国都很寒冷。我住的地方虽然位于湘南西陲，寒暑相对稳定，和东京有二度之差，但今年的雪也有二十厘米深，这是很罕见的。

一月，二月，有时三月，我知道，下雪是季节的景物，但

今年的雪有些过多。和老妻相守一处的我，自去年年末以来，拖着病弱的身体，挥动竹竿，将松树和不太耐寒的树木上的积雪打落下来。我生怕折断松枝，又很心疼好容易孕蕾的丁香花和马醉木。身体不好的老妻也夫唱妇随，不忍心看我一个人干，不住舞动手中的竹扫帚。

然而，今年的大雪，没有给梅花造成危害。因为过年以后一直寒冷，梅花开得很迟。往常，二月中旬就次第开放了，今年却很晚。对于梅花来说，最怕开花时节降雪。去年就是如此，结果很不理想。今年也许会有一个好结果。孕蕾时期的严寒，预示着梅子的丰收。据本地多年来的统计，证明了这一点。

三月一日这天相当和暖，带领老妻向梅林方向散步。别处也有梅树，而这里最近。从御殿场线下曾我车站下车，往西走二三百米远，铁路两侧就有三千多棵（我的估计）。其中的一处地方，每一根树枝上都用红白三角旗连接起来，上面写着“梅祭”。

“每年这里都有野外茶店，今年对不起啦——”

“这里吗？前些日子报上还登过呢。”

“广播和电视也报道过。东京和横滨都有人乘汽车到这里赏梅呢。”

“是这样。不过，在这里表演茶道，风流倒是风流，可够冷的。”

小田原市内，城址公园和其他各处有许多梅树。现在的小田原自行车赛场，以前称小峰公园，是观梅的胜地。现在，市内的旧下曾我地区（谷津、原、别处、岸）一带最多。乘御殿场线从国府津站发车不久，旅客就能在铁路沿线的山边望见好多梅树。除了栽培的梅林，各家各户也必然能看见梅树。家家

的梅林中点缀着不以收果为目的的红梅。

到了三月一日，从整体上看，梅花依然只有三分开。梅林之中，有一位处理倒树的五十左右的人。从他那里得知，十年前很爱结果的“青轴①”，近年来也不如人愿了。不论老树还是成树，都是这样，不知是什么缘故。那人说。

这地方有个梅研究会，致力于品种改良。如今正在大量种植命名为“十郎”的小梅苗。去年和前年的台风刮倒的老树随处可见。人们正在加紧补栽。

我家也被去年的台风吹歪了两棵大梅树。不过，很快来了两名专职人员抢救，现在梅花已经开到五分。邻家的红梅正值观赏时期，而我家的两棵树上只是红点闪烁而已。

我在孩童时代经常爬上爬下的老树，十年以前就干枯了。那时的幼树如今正值壮年期，结的果实和先前的那棵一样。

此外还有几棵因树龄老大而枯萎了。至今依然感到惋惜的是一棵十二月末开花的冬至梅。那棵树可是这一带的花魁哩！

在这个下曾我地区，梅林加上各家的梅树共计有两万棵，花事盛时，我到外地作两三日小旅行之后，在下曾我车站一下车，我平时闻惯花香的鼻子，就有香气幽然飘来。在这样的季节，来自东京一带的客人说一声“真香”，也是很自然的了。

作为小田原梅干的主要产地，这里的梅树当然从幼树起就是为着采果而加以培育的。至于风雅的古树，只有进入各家的庭院才能看到。

三月十日左右，这里的梅花也许会进入盛开时节。但愿到

---

① 梅树的一个品种，干和嫩萼呈粉绿色，花朵纯白，一瓣或八瓣。俗称绿萼梅。

那时候不再下起恼人的雪来。

凌晨写完这篇文章，第一次听到黄莺的鸣叫，声音还不熟练。

中村汀女 [1900—1988]

女俳人。生于熊本县。毕业于熊本县立高等女学校。1918 年开始写作俳句。1932 年成为《杜鹃》杂志妇女俳句会的成员。1947 年创办《风花》。作品有俳句集《春雪》(1940)、《汀女俳句集》(1944)、《花影》(1948),随笔集《故乡的点心》(1955)、《女人的四季》(1956)、《母亲的心》(1958) 等。

梅开丽日

我的院子里有一株红梅，栽的时候，我问花匠:“保准是红的吗?”,“夫人，请放心，你瞧!”花匠说罢，折了一截小绿枝给我看。这时我才知道，红梅的小枝条一直红到芯子。这是最使我感到高兴的一种知识。

年初，首次开花的红梅确是红的，不过比我想象的红要淡薄一些，这使人稍稍有些遗憾。但是其后年年都绽放几轮鲜花。开花的这几天，我总是伴着红梅一起度过，是我最幸福的日子。

花匠Q君又为我种了一棵山茶。遗憾的是，它没有开红花，是棵白山茶。等到花儿快开满枝头时又一朵朵不断飘零下来。因为不是红花而引起的不满又在心中复苏。一天，我外出时对帮工的阿本嘟囔道："一个劲儿落花，真讨厌！"晚上回来一看，阿本将树上的花儿全打落下来，又扫得干干净净 。弄得我哭笑不得。我喜欢趁着微薄的日光观看新鼓胀起来的茶花的蓓蕾。每当这时，我总有一种错觉，仿佛那树上的花朵早已被打落精光了。

Q君对这茶花只说了句："搞错了！"就很简单地收拾了。空闲时，他随便走过来，又重新给我补种了一棵。

不过这似乎来自酒的魅力，他畅饮了我从前保存的许多瓶酒。前年，听到阔别很久的Q君的消息。

"Q君死于甲醇中毒。"

Q君获得了最后的满足，他并不可怜。

我从前写过一首俳句：

红梅花开一两朵，感冒一个接一个。

给患感冒的孩子们往二楼搬东西，这时看到红梅绽开一两朵红花，心里非常高兴。虽然记挂着高热不断的孩子们，但是美丽的春天到了，眼下从楼上的窗口眺望这棵梅花，最是佳景。一朵朵绯红的蓓蕾整齐地排列着，浑然有序地膨大开来，一枝一花，都美艳无比，使人不忍心老盯着看下去。站在这里，仿佛有一种乘坐在花丛之上的感觉。前几年，连院子里也挖了防空壕，男孩子们铲过土的那块地方，红梅的花蕾零落其中，一地残红，令人难忘。究竟怎样爱护花木才算真诚的呢？

面对红梅树，我很想剪下一枝来，可是看哪一枝都舍不得，终于没有剪成。在朋友K家里，他的孩子说：

“祖父一个劲儿说不能剪不能剪，可祖母把所有的树枝都给剪光了。”

我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有意思。在我的家，正相反，一听丈夫在院子里挥动剪刀的声音，所有的花枝都给剪掉了。有一天，孩子看到我叹息，就说：“妈妈什么也别干啦！”

确实如此。

T夫人经常毫不可惜剪取大花枝插在客厅的花瓶里。缀满花朵的腊梅花粗大的枝条，显得十分调和。这枝晃动于身旁的腊梅花，仔细一看，原来如此美丽！院里的木瓜和茶花，也都慷慨成了室内之物，似乎在和夫人进行感情交流。看到这种豁达的情怀，我总感到自己的可怜。一问才知道夫人的老父亲爱花情深，据说，他把飘落的花瓣撒在水面上不忍心丢弃。

这故事很感人。是的，花儿枯萎了，就应该随时丢弃吗？

今年，红梅开花后，又下雪了，白雪皑皑的早晨，我发现红梅开出两朵花儿，仿佛感到这就是白雪催红梅啊！其后又过了几天，因为寒潮返复，很长一段日子梅花都没有开放。有几天老放心不下，花蕾的红色会不会因而减退呢？春天还是照例漫山遍野地来到了。白雪红梅，相映生辉。经常到庭院里来的麻雀，一站到红梅枝上，这麻雀就立即变得美丽可爱起来，叫人不可思议。从此对麻雀的作为也另眼看待了。两三天之前来访的是青绿色的黄莺儿。这只小莺儿稚嫩的双腿摆成八字形，站在梅花树下喝水盆里的水。

这只一声不叫的黄莺儿飞来，使我很高兴。其后，一看到鸟影，我就只想到了黄莺儿。

花儿越来越多了，今天反而对残留枝头的花蕾更加爱惜了。坐在红梅树旁暂时什么也不想，然而所有的往事又都浮现于脑际：我想起远在故乡的母亲和寄养在雪国的女儿，很久没有写信了。如今，我一边思念她们，一边迷迷糊糊晒着太阳。

夕暮变长了，黄昏的梅花尤其美丽。天空一片浅黄，像往昔染制的花纹。

明天更是个艳阳天吧。而今我又害怕起梅花的易逝了。今天我给朋友写信，刚写好“红梅盛开”，又连忙改成了“继续盛开”。我对自己也有些可怜起来了。

鸟　影

早晨，为金丝雀换了水，添满食，插上生菜。只有这只雌鸟了。不知怎的，到了初春的太阳光下就特别能吃。给减少的饵箱再加满食料是件愉快的事。

因为是雌鸟，所以一声不叫吧。等到确实明白了这一事实，便难过得不得了。我们相信她总有一天会叫出动听的声音来。

我家先前的金丝雀很会鸣叫，和我共同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鸟啭千种声，声声催人醒。
鸟鸣声宛啭，家事忙不完。

在没有注意的当儿，忽然从檐下传来了一声响亮的鸟声。这是尖细而悠扬的鸣叫。令人倍感凄清。

只有一只鸟显得怪寂寞，又买了一只。这是一只桔黄鸟，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便争斗起来。也许分开居住更好，于是又新购了笼子，将它们吊在一起。心想鸟儿总是喜欢和同类呆在一处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样才能感到愉快，所以也就放心了。谁知前年秋天，老金丝雀突然从笼中消失了，便怀疑是家猫所为，但这是冤枉。于是心想，也许那鸟儿振翅飞向秋高气爽的蓝天了吧。但愿如此。

剩下的这只孤零零的桔黄鸟，喂养下来一声不叫。我给她一点食物，她就展开翅膀，张着嘴，显得十分亲密。我的手指一接近，她又很害怕。

我认定这是一只几乎不鸣叫的鸟，可家里人谁也不说。大家都以为，先前那只鸟的嘹亮的鸣声依然留在家中。

温暖的冬季。今年梅花开得早。我窗前的红梅不知不觉间又是繁花满枝。近处一看，花儿越发美丽。绯红的花瓣儿遮盖着花蕊，花蕊伸展着，仿佛要推开遮挡着的花瓣。仔细一看，花儿都是低俯着开放的，这也许为了自我保护吧。

但是，花儿决不讨厌下雨。红梅欣然承受着雨粒，使花朵增色。不知何时，刚刚着花的枝头上，大雪袭来了。我看到白雪盖满树枝头，好不担心。但是我错了，到了第二天，每根树枝都抖落了雪片，露出了花朵，萌发了蓓蕾。雪和雨使花儿开得更美了。

虽然不像宠物那般很讨人喜欢，可家中如今只有一只猫。它有时坐在炉前，或者躺在屋里某个地方。只要能看到它，我就高兴，要是两天不见面，就放不下心来。到了第三天，我家那

只大红猫瘸着腿回家了。它先喝足了水，尽管脏污不堪，到底是我家的猫。正想宝贝它一番，一听，它又扒开后门出去了。也难怪，正是俳句里的“季语”——“猫之恋”的时候啊！

“又溜出去了，那瘸子。”

我说罢，家人都笑起来。那瘸子倒挺有意思哩。

我出生于多雨的九州，本该习惯于这种天气了，可一到要下雨，就想收拾家中的杂物。因为一切东西，一旦遭到雨打总是怪可怜的。前院里和后门口都堆放着东西。母亲也来干这种活儿，也许是习惯了的缘故吧。收拾干船桨时，不小心碰了梅树，梅花簌簌飘落。趁着繁忙的时候，花色完全褪尽了。

即使鸟儿不叫一声，檐下有个鸟笼儿——寒夜里将鸟笼儿保护起来，是我的一点心意——只要摇曳着鸟影，就打心眼里觉得热闹。

“如呵好呵！”我不由向鸟儿说些宽慰的话，可是真正获得宽慰的倒是我自己。

中野重治 [1902—1979]

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别名日下部铁。生于福井县。1925年人东京帝国大学，同林房雄、鹿地亘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26年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同年与洼川鹤次郎、西泽隆二等创办《驴马》杂志，并发表诗、评论和译作。主要作品有诗《黎明前的再见》（1926）、《雨中的品川车站》（1929），短篇小说《早春的风》（1928）、《阿铁的故事》（1929），长篇小说《不能写小说的小说家》（1935）、《甲乙丙丁》（1969）等。

戒酒记

最近，我出自个人的考虑，打算戒酒了。我琢磨，戒了酒会不会出现什么不方便和不如意的事呢？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不方便和不如意吧。于是，我便在十二月一日开始戒酒了。

我决心戒酒有几个原因。本来戒酒是我个人的私事，不好把这种事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讲给别人听。因此，我只举出其中的一点理由，那就是病。

病——我最近生病了。不久前的一天，我突然发热，一量，三十九度六。请医生看了，吃了药，头上头下，咽喉和心脏都敷上冰；躺了三十六七个小时，热还是一点没退。心情也不很好。然而，从第三天开始，热突然退了，一旦退热，什么事儿都忘记了。

此后的一周，我必须到警察署。谁知，这时又发热了。热度虽说不高，但心情总是不好。幸好请医生看了，但那位医生不是警察医，而是防疫医。这位医生只会在霍乱、伤寒病流行时到处撒些石灰，他既不叩诊和听诊，也不测试体温，只是把我的大小便取一些装在试管里带走了。次日的次日，他捎信来说不是伤寒。

十一月初，我从警察署归来。过了不久，有一天，深夜里突然痛苦不堪，心跳骤然加剧，喉咙干疼。这时，我昏昏沉沉起来，走到水池旁咕嘟咕嘟喝了一阵子水。因为仍然难受，又调制了一杯盐水喝了下去。这样子还不见效，又把毛巾湿了湿，放在胸口上睡了。马上找人去请医生，可是又怕医生来得太迟，老是放不下心。谁知过了二十分钟，心跳缓和下来了，我很高兴，我想，只要医生这时能来，万事都不要紧。我一味沉浸在一个病人特有的茫然地自我安慰中。不一会儿，心跳又加速了。我自己握着自己的手，在默数心跳次数之前，仿佛握着一把火筷子，又猝然放开了。我实在不愿意这样计数呢。

医生怎么样了呢？有一家不肯来，还有一家，医生本人也病倒了。最后一家答应来，然而车夫通知说，他正在澡堂里洗澡，已经去叫了。这家医生距离我家比到澡堂子还近，只有一百五六十米的样子。当然，我只能满怀希望地等下去。

医生来了。医生在我的膀子上打了一针就回去了。他说，这

是一种神经性心悸亢进症的简单疾病，因为来自神经，所以他叫我不必担心。

接着，我又躺了几日。我一直在想，怎么会得上这种病的呢？我虽然瘦小，脸色发青，但比一般人都顽健。我曾经走过四十五公里的山路，患了感冒跳进澡堂就治好了，常引以为自豪。由于吃了开酒馆的堂兄做的牛油米饭（?）得了一次黄疸性肝炎，此外再没发生过什么病。心脏很健康，可以划船和竞走。至于胃肠……我长期呆在本所堂兄的酒馆里，夏季霍乱来临时，鱼价大跌，于是，我每天用金枪鱼下酒，什么事儿也没有。所以我很有自信。霍乱盛行时，我就拼命吃价格便宜的金枪鱼。而现在，自己却连续生了一两个月的病，想到这里，我对自己的整个身体不能不感到担心起来。我想这是过去暴饮暴食的结果一下子爆发了，不管心情上如何逞强，生理上却是抵挡不住的。

但是仅仅过了一周，我可以步行了。

尽管这样，我感到我的神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变得像少女小说一样敏感起来。一看到出现许多疯子、脑科医院人满为患的新闻，我自己觉得脸色也变了。口干时一喝水，就想起往昔早已淡忘的故事，说尼采临发疯时也是拼命想喝水的。某一天在朋友那里听留声机，演的是《卡门》[①]。卡门正在说服约瑟，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娇媚，说着说着，音乐也断了，女人娇滴滴的声音达到了高潮。这时我想："不行！"心脏早已扑腾扑腾快速跳了起来。次日的次日我必须去参加一个集会。我来到附近的车站，心里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走到中野站乘"省线"好，

① 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叙述吉普赛女郎卡门和斗牛士约瑟的恋爱故事。

还是乘西武电车好，或者干脆乘蓝色公共汽车，再不然就乘出租汽车。我磨磨蹭蹭拿不定主意，眼见着蓝色公共汽车、西武电车和各种汽车打面前穿过。最后，我想，还是西武电车最安全，虽说速度慢些。

我乘上了西武电车。于是，我立即又感到不安起来。我带着呆然的表情又在下一站跳下了车。一切个人行动最感不安。一个人不能走路，一个人不能洗澡。不能听到响声，其次不能看见色彩，第三不能想到《某傻子一生》中写到的“口涎”这个词儿。也许说成“害怕”更合适。

“这是神经衰弱。”我的老朋友们断言。而且我也认为是这样的病。然而，我在想，找个最合理的办法将我这个不知道是神经衰弱还是什么别的病治好。为此，我在考虑，这肯定是神经衰弱，那么神经衰弱这种缺少感情的疾病是从哪里来的呢？

于是，我便傻乎乎地东猜西想起来。不过，一个患了神经衰弱的神经病患者，哪有不东猜西想的呢？东猜西想本身不就是神经衰弱吗？……然而我所猜想的每一件事，对自己又不能撒谎，最后，我想前想后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饮酒。我想起来了，这二三年我很少饮酒，可到了今年，又开始喝一些了，想想有时也喝得相当多。打十岁起，就尝到了酒味，进入高中和大学，就大喝起来，干脆住进了酒馆。但后来参加工作，就很少有喝酒的机会了。到了今年，又慢慢喝起来了。

我在想，是什么原因又促使我饮酒的呢？于是又傻乎乎东猜西想起来了。不用说，停了好久的酒重新又喝了起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是一件又傻又羞、很叫人难为情的愚不可及的行为。结果，落得了个神经衰弱的下场！

再过一个月就满二十九岁的人到了这个年龄开始患上神经

衰弱了！多么可怜的家伙。这个可怜的家伙比恶人还混蛋。这样一个家伙，我即使怎么蔑视也不解恨。想到这个家伙我就生气，气愤之下，我真想把他的名字和长相永远忘掉。一想到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我简直伤心地要哭出来。

我掏出自己的心来加以谴责。

“像你这种人怎么能饮酒呢?你不是曾对一个你所熟悉的人用一种难以容忍的傲慢态度命令他戒酒吗？你知道人家对你喝酒说些什么吗？你大概会说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吧。因为这样的话你已经讲了二十八年了。但下一次再不许这样讲了。爱喝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酒却没有写过一篇诗来，有你这样的诗人吗?”

于是我的心扬起苍白的脸来说了一句:“那就不喝了吧。”话中确实混杂着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但我不敢再深想下去。打那以后，我一滴酒也不喝了。

吉野秀雄 [1902—1967]

歌人。以写作强劲而又纤细的正统短歌而闻名。长期同疾病和不幸作斗争，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作品有歌集《寒蝉集》(1947)、《吉野秀雄歌集》(1958)、《含红集》(1968)，随笔集《温柔的心》，评论《良宽和尚其人其歌》(1957)等。

生　　死

病卧将近二年半。所患各种疾病中有风湿症，不能动弹。尽管身子不动，可心脏并不轻松。处于这种状态，常常会随时出现故障。上个月高热不退，由此引起的衰弱一直不见好转。

总之，死影很早就在我的面前晃动了。幸好，没有遇上进入死亡之门的契机，所以依然活着。但是，要想获得痊愈，重新站起身来，已是不可能的了。死影很浓，即使有时变得淡薄一些，但死已是时间问题，它在一步步逼近。

试看我此时的心境怎样呢？老实说，非常明朗，至少不发

什么牢骚，只是还有一些凡人的迷惘，这是没办法的事。干脆将这种迷惘坦白出来，聊博一笑。

尽可能生存下去，没有必要特地考虑死。人人在发育成长期都是这样想的。健康的人过了壮年也有一些是这么想的。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幸福。

但是，人又不能不考虑死。把这说成是人的一种资格也许不为错。死虽然不是一种实体，但死确是一种事实。想到死是自然的。一口咬定没有考虑必要的健康人只不过是回避死，硬是对死视而不见。自己虽然健康，但对于身旁父母兄弟妻儿的死，就无法逃避死的悲哀。古代的高僧，幼年时慈母的死往往成为皈依佛门的动因。这样的例子相当多。

死确实是可怖的。我已六十多岁了，是个经历几次大病都没有死的病号，按理说，应该是个对于死随时都有心理准备的人了。但这很难做到，死对于现在的我依然是可怖的。

不过，死就只有可怖吗？回顾过去，老实说，也不是没有一点令人怀想的地方。假如没有死会怎样呢？我们的生就会变得暮气沉沉、朦朦胧胧、毫无意义了。循着这一思路进一步联想下去，这回生反而成为荒谬可怖的了。可庆幸的是，正因为有了死，生才变得更加自觉，人们才能对于千载难逢的生抱有感谢之情。

死后会怎样呢？我在战时死了前妻，当时我先是想，没有了那个世界我一日也难生存，进而又想，没有了那个世界，我必须使自己变得更加实在。因此，我不能简单地否定那个世界。现在的心情怎样呢？对于死后的事一概不知不晓，这说法最恰当。当然，如果说死后更加自由，可感，那也是可以这么说的。

死后是无限广阔的黑暗，那时充满了不绝的寂寞，但同时

又有永远的安息。由于死，身体和大脑都消灭了，自己无法体味那种安息，但从现在活着的机能加以想象，不能不说是一种救助。可以想象那黑暗呈现一种球形，不只死后，就是生前，我也是被这样的黑暗团团包裹着。

正如地球仪一般，仅有一点是光明耀眼，其余皆为球形的黑暗。从对面看起来，像针尖一样发出光亮。正因为我的生这样光明，只要活在这个世上，我就加倍珍惜，使得每一天都活得毫无遗憾。

上林　晓 [1902—1980]

小说家。原名德广岩城。生于高知县。192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入改造社当编辑，并以现笔名发表作品。1932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偷蔷薇的人》。1939年起长期护理患精神病的妻子。1962年因病半身不遂，仍以口述方式从事创作。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在圣约翰医院》(1946)、《晚春日记》(1946)、《孀恋》(1947)、《白色的游船》(1963)、《阿奶》(1973)等。

诱蛾灯

前几天，乡下的学生到东京来，听他说，我的家乡土佐正值收割稻谷的大忙时节。

今年夏天，我回归故里，在阔别十四年的家乡度过了夏天。土佐今年大歉收。农业部早就估计到今年收成不会好。发生了稻热病，数千顷稻田遭灾，有许多田地颗粒无收。农民召开大会，研究善后对策，要求政府给予救济，闹得很凶。百姓们急

红了眼，拼命捕灭害虫。

一个落雨的早晨，我父亲担着很大的桑篮子回来，桑篮子盖着盖子。他从附近借来了鸭子，听说是为了放到稻田里吃一种名叫“沙克蚕”的虫的。我打开篮盖一看，四只鸭子蜷伏在空空的饲料盆里，伸着黄色的扁嘴，背上排列着几道不同颜色的羽毛，静静地一声不吭，样子好可爱。我有时看到这些鸭子站在田埂旁边，也许吃虫吃饱了吧，从青青的稻穗里，蓦然伸出脖颈来。

但是，对于久违的故乡的夏天，最使我感兴趣的是诱蛾灯。我第一次看到诱蛾灯，正是在乡下，感到几分新奇。终战后才兴起这种玩意儿。在小学生的课本上，有歌唱诱蛾灯的诗句。

这种青白的萤光灯，到了黄昏就一下子点亮了，从我家可以望得见。看到这种灯，自己仿佛回到少年一般，不由泛起了哀愁。

一天晚上，我向着村头散步，心想，总该到诱蛾灯近旁去看看。一走出家门，就看到山谷里，村舍边，这里那里都亮起了诱蛾灯，时隐时现。萤光灯下面，贮着粘稠的灯油，下面漂满了小虫子。

萤光灯和电线杆上都爬满了虫子，其中吉丁虫特别肥大。眼睛一直盯着诱蛾灯，一移开视线，有一阵子面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夜间的田野成了萤光灯的世界。

又有一天清晨，我很早醒来，太阳还未出，便向海滨的堤岸上走去。晨光里，夜间通明的诱蛾灯变得淡薄起来，光芒微弱。这种暗弱的诱蛾灯，又诱发起我的哀愁。看来，这不是因为早晨的阳光而变得淡薄了，而是经过一夜的燃烧，火力渐渐衰微的缘故。

八月末，我踏上了返回东京的旅途。一大早走出家门，火车奔驰在赞岐平原上的时候，黄昏来临了，只有高耸的圆圆的山影，在空中描画出轮廓。原野上一片黑暗，在黑暗的田野上，诱蛾灯点点排列着。随着奔跑的火车，成排的诱蛾灯迎面奔来，又向远方奔去。

鲤　　鱼

我因父亲病笃回到家乡。一撤掉心脏和额头上的冰袋，父亲就望着天花板，一心记挂起鲤鱼来。鲤鱼有三十条，放养在后面的灌溉塘里。院子里有座小型葫芦池，池水舀干了，用作铺底的细沙直堆到了屋檐下。疏浚水池，洗净石子，打从那天晚上起，父亲就病了。因此，可以说，父亲是为池里的鲤鱼而累病的。

父亲叫我把小石子放进池子里。一天，我又把石子洗了一遍，倒进水池。快要落雨的晚上，他又吩附我将竹笕里的水引入池内。于是我又把流入竹笕的雨水引到水池里。那根连接后山涌出的泉水的铅管，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不起作用了。下大雨的早晨，我担心水会漫出池面，鲤鱼趁势逃走，一大早就去见母亲。阔别七年的父亲，见了面很使我有些惊讶。虽然病刚好，可他操心的事儿真不少。他不住地询问：眼下池水积了多少啦，泡到没泡到石葛草啦，漏不漏啦，等等。唠叨个没完没

了。

然而，父亲活到五十五六岁，可以说寂寞的身影里寄托着唯一的人生快乐。鲤鱼到了这个鱼迷手里，曾经有几条珍爱的鱼死掉了。有了这次痛苦的教训，他养鲤鱼更加认真，甚至有点滑稽了。听到妹妹们讲述的一桩桩笑话，我也开心地笑了。

一天夜里，弟弟起来小解，打开雨窗一看，那条最大的红鲤鱼横着肚子浮在水面上，张着大口拼命喘气。这情景在电灯光里看得很清楚。那天夜晚，风狂雨猛，父亲折身而起，把珍爱的宝贝鲤鱼装进桑篮，顶着暗夜的风雨，直奔河对岸的上谷跑去。山谷里有清洌的溪水流下来，父亲造了一个小潭，把桑篮放在里面。过了四五天鲤鱼喝了山间的清泉复苏了，不久，父亲又把它们拿了回来。

父亲有时还在蚕宝宝用的消毒器里灌满水，接上喷雾器的皮管儿，插进奄奄一息的鲤鱼嘴，将清水注入鱼体，使鱼得以复活。

听妹妹她们说，有一天夜里，满池的鲤鱼一阵骚动，直喘粗气。父亲马上将池上戽干，动员全家到附近的水井汲水，用二轮车运了一夜，弄得鸡犬不宁。

这种认真的事儿听了颇令人愉快，正因为如此，我不去看一次灌溉塘中的鲤鱼总是不好，所以当我去后山砍青竹作扫墓花筒的当儿，顺便从池子旁边走过。我微微看到两三个绯红的脊背，正在长满芦苇的岸边拼命吞吃着什么。

葫芦池里贮满了水。一天午后，我扛着钓竿到后面的水塘钓鲤鱼，用晚秋时节晒干的蚕蛹作鱼饵。把鱼饵装在铁罐里拿着。坐在土堤的草地上垂钓。静谧的秋日的午后，没有一丝风。混浊的池水呈现厚厚的赭红色。水塘中央露出一截芦苇，浮标

在芦苇近旁漂浮着，一动不动。我盯着静静的水面，心中感到一片明净。我深深地感到，此时我才真正地回到故乡的秋天里了。池畔周遭的胡枝子，芒草和女郎花，五颜六色的小草和树影清晰地映入池水中。杜鹃和鹎鸟在鸣叫。多年来忘却的故乡的景色如今又重新感触到了。池面暗了下来，没有钓到一条鱼。鲤鱼也没有泛起水花。不见一条红脊背。整个下午，我只是盯着水里。

父亲说，今天肯定是个雨后晴朗的早晨。在这样的早晨，鲤鱼都到岸边寻找食物。把螃蟹肉撕碎撒在水面上，垂下钓丝，鲤鱼卷着水花游过来了。手中一有感觉，就惊慌失措，有一两回都脱钩了。最后终于钓到了一条。

卧病的父亲听到这件事，披着外套，拄着拐杖，踉跄地走过来了，他的嘴唇上长满了乱糟糟的胡须。父亲从我手里接过钓竿，很快就挂住了一条。鲤鱼挣扎着想脱身，我赶快用网子舀了上来。这是一条尺把长的黑鲤，腹鳍一带呈红色，我拿着它向庭院的水池跑去。当我把鲤鱼放进池子来到后边小路上的时候，蹲在枯草上的父亲望着这边叫道：

“快来，快来！”

他很快又钓了一条鲤鱼。我沿着雨后湿漉漉的青草小路跑去，把鲤鱼拿来放进水池。当我一出现在后边小路上，父亲又对着这边大喊，他又钓了一条。就这样，反复多次，连个喘息的空儿都没有。在东京总是乘电车的我，曳起衣服的下摆跑来跑去，弄得疲惫不堪。久病的父亲很使健康的我感到头疼。父亲把小的挂在草中，大的不等我来就脱下钓钩。到头来，因为跑来跑去太麻烦，干脆把桑篮放在田中央，把鱼暂时放养在篮子里。

转眼之间就钓了十七八条。父亲自生病以来，第一次显现出高兴的神色。他说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了。爱好钓鱼的父亲，本以为再也不会有沐着潮风钓大鱼的豪情了，但在这种游戏般的钓鲤活动中，他又感到浑身充满了不竭的活力。

第二天早晨，我又去钓了三四条，算起来小水池中一共有二十条了。看到清澄的水里游动着五颜六色的鲤鱼，仿佛是漂散着秋天的树叶。白鲤一条，黑鲤两条，其余都是红鲤。最大的鲤鱼身上有几条纵向的淡黑的纹路，头盖磨损了，看来相当老了，父亲最喜欢那条金鳞闪烁、肉质肥厚的鱼，遗憾的是它头上有一个黑色的疱块。孩子们管这叫做鲤鱼痦子。皮肤美艳的人也有许多脸上生着痦子和痣的，鲤鱼也是这样的吗？

不知何时，我一看到鲤鱼游水，心中就感到踏实和畅快。蓝天映照水面，白云悠悠飘浮，鲤鱼仿佛在云中游动。一次，一个陌生的汉子走来要看鲤鱼，我和他坐在廊下，彼此都好像是知鱼家，谈了一阵关于鲤鱼的事。那汉子的父亲已经退休，每天在池子里钓鲤鱼，钓了放，放了钓，以此为乐。

我留意报上家庭栏目的文章，阅读了其中的《鲤鱼饲养法》。这主要是针对食用鲤的，父亲也看了。鱼饵似乎人粪最好。我们也吃过用人粪饲养的鲤鱼做的酱汤和生鱼片。

我从各处捉来螃蟹，揪去蟹爪，捣碎蟹肉，用来喂鲤鱼。鲤鱼群集而来，唼喋水面，争抢食物，大鱼总是慢慢悠悠，结果食物都被聪明刁钻、行动敏捷的小鱼从旁抢走了。

新年之际，走来一个门齿脱落、行动迟钝的老婆子，她说："身为纺织工人的女儿得了肺炎，情况很不好，要弄些生鲤鱼血给她喝。听说你家有鲤鱼，请给我们一条吧。"

我问她女儿怎么不好，她说下工回来六个月了，热一点不

见退。我心想，这不是肺火，肯定是肺结核。

父亲不在家，既然有人说生鲤鱼血对治疗肺炎很有效，为了救人一命，我应该很乐意把放养的鲤鱼分一点给她。可是父亲对每一条鱼都很珍爱，他会轻意脱手吗？我应该怎样处置呢？我为此很伤脑筋，心中有些闷闷不乐。

此时，老婆子到水池边来指着鲤鱼说："我想要两条呢。"这些都是大个儿的鱼。于是，我刚才的忧郁又转化为对老婆子那种得寸进尺的利己主义的反感。如果她说只要一条小的，我会感觉出她的好意，如今她却指着两条大鱼无所顾忌地提出要求，她那不体量别人心情，只顾自己的行为很使我不快。

父亲老不回来。老婆子说她再到别处商量商量看，说罢就回去了。父亲回家后，我把经过对他讲了。父亲说，将兔耳刺破滴出的鲜血，对治疗肺炎也十分有效。他还说，自己只要还能从灌溉塘里再钓来鲤鱼，就分一些给那老婆子。他没有说家中水池的鲤鱼也可以送给她。

不悲观的病人

我因中风，已经躺了十一年了。六十岁之后，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走过一寸路。能动的只有左手，右手和两腿都失灵了。幸亏头脑没有呆滞，可以作为作家度日。好在稿费和版税可以勉强维持生活。此外，还有一笔艺术院会员的年金，生活

上没有什么不安。

一个长期卧病的人，不哭泣，不灰心，也不悲观。我是个“私小说”作家，在我写的小说里也常提到中风，但不伤感，不埋怨。我也不是特别想这样做的，只是不知不觉就这样做了。一句话，不管是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作品里，我都不像个病人。我这样说，是因为这种病平时并不觉得十分痛苦，身体大部分麻痹，痛苦当然是有的，不过总不像癌症那般不堪忍受。尽管如此，有时也会产生一种担心：余下的生命不会长久了。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住在附近的河盛好藏君，他不是活得很好吗？于是悲观的情绪就一扫而光。

起初，每当感到无聊而无端消磨光阴时，我就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请他来会会面。这位朋友死于车祸，如今，我没有像他这样亲密的朋友了。我也从不再浪费光阴了。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写作——不是每日写，而是随时都写。读书——每日少许，一日三册，同时阅读。眼下，正在读村山古乡的《石田波乡传》。吃饭——一日三餐，吃什么都香甜，尤其是番茄和生鸡蛋。大小便——本来便秘得厉害，现在正常了。看电视，读报，其间，有客来访，施行指压疗法，写信，清扫。没有闲得无聊的时间，倒觉得疲惫不堪。

不过，夜里不能安睡。从一点到五点，几乎不得合眼。不能睡也不必惊慌。也不全指望安眠药。开始是吃安眠药，现在不吃了。睡不着就任其睡不着，可以从午睡中补回来。一天之中，只睡够所定的时间就行了。

川端康成晚年写了《竹声桃花》的文章，最近又出版了同题小说集。这恐怕是取材于道元的法话集《正法眼藏随闻记》中“君不见竹声悟道桃花明心”的句子吧。我在二三十年前就读过

《正法眼藏随闻记》，看到了这句话，感到眼前大放光明。当时，我忙得心身萎顿，气息奄奄，看到这句话，仿佛又复活过来。它给了我生存的力量。我喜欢这句话，有人要我题字，我就把这句话书赠于他。

现在，我看到这句话，一点也不激动了。我似乎看到了丽辞佳句的骸骨，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精神状态。过去读宗教家、道德家的书，仿佛是一个溺水者抓到了一根稻草，可现在再不愿读这种书了。生活好转了，再没有借助一根稻草的必要了。

人生病了，生活却好转了，这真是奇怪的事。事实是好转了，比如，本来十分爱好喝酒和抽烟，现在一点也不想了。戒酒之后，不再随便浪费钱了，于是经济上也宽裕了。饮酒的时候，时常有“二日醉”的现象，很是苦恼，每当产生“二日醉”，良心就受到责备。现在没有这种痛苦了。对健康也有好处。心总是平静的。中风使身体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想想真是有点不寒而栗。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好多人说，身体不自由还能出书，真不简单。这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说身体不好，但却能以文笔为职业，我不能不说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这要是别的职业，例如公司职员或医生什么的，我就无法干下去了。

写病人净写一些光明的方面，黯淡的事一字不写。这不是逞强，也不是装门面。在七十岁这个年龄，我只是写了一些极其自然的事情。将来会有一个怎样的晚年却很难预料。

我之所以能记下一个病人开朗的心情，全是托妹妹的福。我没有妻子，都由妹妹每天照顾着过日子。

小林　勇 [1903—1981]

出版家，散文家。十七岁进入岩波书店，1927 年参加创办岩波文库。一方面为出版工作作出重大贡献，一方面又写作不辍，出版了十卷本的散文随笔文集。

晚　霞

天空红彤彤的。走在街上，无暇抬头仰望，来到海滨，广袤的晚霞一下子将我包裹起来，暮色迅速笼罩了大海。稻村崎和灵前山黑沉沉的。富士山在通红的天空描画出鲜明的轮廓。退潮的海面平静静的。对面，可以看到伊豆的群山。大岛呈现着清晰的姿影。岛上袅起了烟雾。

从东京迁到镰仓，已经过了三十四年。其间，我多少次走过这个海滩啊！日中战争爆发了，不久又是太平洋战争。我忘不了十二月八日那天早晨，在赶往车站的途中，看到了开战的传单，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战时和战后，这海滩总是人影稀疏。我独自一人，在这美丽、幽静的海滩上躺卧着，度着时光。五月中旬开始游水，直到十月底，我一个人仍在大海之中。战争结束了，渐渐地忙碌起来了。近几年，许多人涌向镰仓，海岸、山路，变得喧闹了，变得污秽了。我也进入了老境，再不能浸泡在冰冷的海水里了。但是，我怀念海，特别是在冬日的黄昏，我越发深切地爱恋着无人的海滨。

今天，我在晚霞烧红的天空下漫步，更加为它的美丽所打动。往日，我数百次地看过晚霞，我当然以为是美的。近年来，我越来越痛切地感到晚霞的美丽。这是为什么？我想，这不单是老境的感伤，能感触到这一点，我以为是幸福的。因为我相信，能够体味自然的美，就有资格发现和享受世上美好的东西。

回顾过去，长时期卖命地工作，焦躁，愤怒，痛苦。到现在，想到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也毫不惊慌失措。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发现美。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我爱寒山的这句诗。不能因为每天过着充实的日子而对自己放松起来。不能无视盘结在自己心中的污垢。在憎恨世上不平之事、并与之斗争的同时，也不能回避自我斗争。只有经过这种长期战斗的人，才能真正体味晚霞之美。老年能够发现年轻时代无法发现的美，他积蓄了洞察一切美好事物的能力。只有这样的老年人才是值得赞美的。这种能力，决不是靠富贵和权力培养起来的。

在上了年纪的农民、渔夫和工匠中，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漂亮的面孔。

前些日子，我出席一位名人的米寿庆祝宴会。来宾四五十人，都是一些亲朋好友，其中有一半年过八十了。他们在社会

上都担当一定的官职，人人意气扬扬，使我感到非常惊奇。他们互相拍拍肩膀，握握手，表示要继续干下去。宴席上谈笑风生，充满了一种异样的气氛。

我望着这些年迈而活跃的人们，心想，这就是所谓的一群“老丑”吧。

这些人慨叹世上的状况，不住谈论着天下国家大事，这些当权者们，对自己的过去既不悔恨，也不反省。我身居一隅，心儿早已远离这些人了，我想起了前天去世的志贺直哉先生的美好的容颜。

坂本繁二郎画伯逃脱喧嚣的尘世，一个人专心地埋头于制作。他说，不许外人进入画室，以免搅乱了作画的气氛。这一点尤使我感动。我想，这是一个画家的良好的习惯。

野上弥生子女士，一年之中有大半时间是独自一人在北轻井泽的山中度过的。这位八十六岁的女士，每天埋头创作，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她说，手头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不管能不能完成，她都听其自然。我仿佛看到白云悠悠飘过天空。

人的一生有多少时间是在紧张之中度过的啊！其量的多寡决定着人生的价值。当然，要是单为一己的欲望而忙碌，那决不会孕育出美来。

一切事物都有个完结的时候，我以为有完结是好事。一天天接近终点，一天天思考着新的东西。今天比昨天看得更深，体会得更美，而明天比今天更有进步。

日暮是冷清的，但又是欢乐的。一年将尽之时也是冷清的，欢乐的。只有那些忧叹人世，同时又珍惜自己生活的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欢乐。

草野心平 [1903—1988]

诗人。生于福岛县。1921 年到中国广州岭南大学艺术系就学，与中国诗人黄瀛等创办诗刊《铜锣》。1928 年发表诗集《第一百阶级》，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明天是晴天》(1931)、《母岩》(1936)、《蛙》(1938)、《富士山》(1943)、《天》(1951) 以及诗论《诗与诗人》(1954) 等。

拐　杖

天气很好，今天身体状况也不错，决定出去散步。这一带可供散步的道路倒是有，就是有些懒惰。本来是喜欢散步的，而且一出家门就有三条很适合散步的路径，随时都能悠悠然走上一圈儿。但就是提不起劲儿来。其主要原因是阴历腊月我住院的时候死了爱犬，心情甚是寂寞。

我散步的伴侣一直是Whippet[①]种的阿盘。从前，还有一只甲斐犬阿玄。两只狗伴我同行。平时也没有什么，只是一散步，就不由想起死去的阿盘，于是独自悲戚。然而，今天决心从这样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我从门口放置雨伞的黑色的坛子里拿出一根拐杖，代替阿盘作为我的伴侣，再把购物袋挂在手腕上就出发了。拄着这根拐杖外出，今天是头一遭儿。

前年在汉城参加世界笔会的时候，有一天，在旅馆里听到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瘦削的川端（康成）君，手里很珍爱地拿着一根拐杖。川端君进了屋笑嘻嘻地说：

“这个给你吧。”

说罢他把那根崭新的拐杖送给了我。川端君知道我一只眼睛，又有些耳背，他想得很周到。

今天我一个人第一次拄着这根拐杖走路。道路两旁红梅和白梅争妍斗艳。碰到熟悉的农民，对我打招呼：“到我家喝茶吧。”今天就不去了，到杂货店买些罐头回来。路上忽然想起，拄着拐杖走路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

二十四五岁时的我，曾经留着胡子，拄着拐杖打银座大街等地方走过。冬天因为穿着斗篷，所以不拿拐杖。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倒有些奇怪的怀恋之情。

回到家里，看到被红砖墙包围的L型的狭长空地上莺木树开放出两三朵红花儿，其余的都在含苞待放。木瓜、连翘、紫丁香等虽然正在孕蕾儿，但已经可以微微看出紫丁香的紫色和木瓜花的红色。院子四周的海棠和紫荆也正在打骨朵。池边的岩扇木几天前就把那桃红的花朵映进了水中。

---

① 英国杂交犬的一种。

“啊，我的眼睛又要忙碌起来了。”

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在心里想着。到野外一转悠，豌豆已长出一簇簇嫩叶。看样子，田野里也要忙起来了。我一边想着，随手把拐杖又插回门旁那只大黑坛子里。

初 春 的 花

白 梅

打毽子的声音近似金属的铿锵，是地道的冬天的音响。那阵阵钝响，从华美的和服的色光和欢笑里传来，震荡着初春的空气，裂帛一般，听起来十分快意。

还有，孩子们的木屐踩在霜地上，发出的堂堂的声响，也是颇为动听的。

在笑和声的交流中，毽子有时打飞了方向，碰上早开的梅花的枝头。于是，白梅一朵，两朵，落在地上。使人感到清纯的馨香骤然扩散开了。孩子们不但不因打落梅花而悔恨，反而越玩越快活。一会儿，落花也被木屐碾碎了。

红　梅

从那黝黑的疙疙瘩瘩的枝条绽开来的又红又圆的花朵，实在好看。不过说起来，红梅还是背衬着雪景的时候显得最为美丽。

枝头上的雪映着朝暾，散射着彩虹般耀眼的光辉。一株株红梅，围着雪白的头巾，宛若红颜妙龄女郎，时时叫人泛起怜爱之情。

宝石般的月儿升上中天的时候，雪也变得硬实了。梅花殷红如血，露出一种凄然的美。

水　仙

一样的黄色，福寿草和腊梅全然不同。福寿草像暖色的纸花，腊梅像冷色的纸花。

福寿草的花瓣很小，聚合着，呈碗口状，像孩子们拉着小手做游戏，带有圆满吉祥的风度。然而，那似纸花般擦拉擦拉的声音，令人索然无味。比起它，水仙却像燃烧的火焰。可那火焰般的花朵，不会使你感到暑热，可以说，它是非常平和的花。冬阳攒射的时候，花瓣玲珑透剔，在夜的沉默中呈现出高雅的艳色。

南天竹

虽说不是花，南天竹和初春也相配。而且，南天竹红色或

白色的果实，衬上东方的云和鹎鸟，颇为协调。

壁龛里摆上南天竹多少有些俗气，但在冬季的庭院里，这些随意生长的南天竹都显得生趣盎然。一串串鲜红的果实，戴着雪静静地垂挂着。鹎鸟叫了，尖厉的鸣声震撼了空气，它早已打了个旋儿，停在南天竹的枝条上了，鹎鸟一面警戒着四周，一面啄食红果。它荡开枝头飞上天空，只留下一小团雪雾。

森　茉莉［1903—1987］

小说家，散文家。明治时代著名文学家兼学者森鸥外的长女。她生在东京，年轻时爱情生活不甚如意，曾两度结婚。她既写小说，又写散文，同妹妹小堀杏奴都是颇有名望的女作家。森茉莉的小说，以华丽的笔墨，独特的文体，描写官能性的不正常的性爱，带有唯美主义倾向。她的散文爱以父亲的生活和家事为题材，观察敏锐，感受深刻，文字生动流丽。主要作品有小说《恋人们的森林》、《枯叶的寝床》、《恶魔的孩子们》，散文随笔集《父亲的帽子》等。

我和项链

自打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初缠绕在脖子上的，是父亲送给我的镶嵌式项链。

这项链是从柏林的商店里买的，上面标着森林太郎的名字，经过西伯利亚的旷野，寄到了位于千驮木町的家中。黄金的锁子，坠着五颗马赛克，白的，玫瑰的，绿的，还有大红的，色

彩绚丽。我在穿和服的时候，也佩戴着这副项链。看了我的打扮，有人说我像外国的姨太太。——我后来看到一幅女人的画，穿着开胸的和服，佩着项链，额前的留海剪去了，扎着西式的辫子。后来想想，那是莫泊桑时代的外国发型。——不过，这是我父亲特别的喜好，他选定了和服的颜色和花纹，以便带有女式西服的风格。这样的和服和项链，同我的发型十分调和。当时，我学着德国女孩子的装扮，垂着长发，额上束着一根丝带。

不久，又从柏林打海路经美国寄来了一副，也是黄金镂的，薄薄的圆型，上面镶着宝石，连着长长的黄金锁子，宛若圣·保罗派的勋章。这副项链，大大满足了我幼年时代的虚荣心。

那个时候，我经常和朋友到家乡附近的原野上游玩。我用苜蓿花编织项链（说是项链，也许叫花环更合适）。将这缀满鲜花的项链戴在脖颈上，可以闻到原野上青草的芳香。这种粉白的野花，花芯附近蒙着薄薄的绿色，含着幽微的药香，清雅诱人。苜蓿编织的项链上，蒙着薄绿的白花和柔软的浅绿的草茎缠络在一起，那颜色，那形状，都是极好的。即使现在，我依然幻想着让那些穿着白色和玫瑰红的少女们，脖颈上也能戴上这样的项链。

十八岁那年夏天，丈夫在巴黎买了一副镶有七八颗海贝、系着银锁子的项链，仿佛是将巨大的海贝，剔去贝肉加工而成。这种贝壳，形状奇特，微微泛着绯红的光亮，缠在我的脖子上，又滑，又冷。这些玫瑰红的贝壳，也许不大情愿落在我的手中，而希望缠在维纳斯的脖子上吧。在我学习法语之后，我将这位叫作 Venus 的女神的名字，连同玫瑰红的贝壳项链，早已丢到茨阿车站的火车座席上了。镶嵌的，丢了。金制圆型的，也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身上所有的一切，都

消失了。这些漂亮的东西如今在何处？我也不知道……

那贝壳雕成的项链，也许回归出产它的海底了吧。若是如此，我一点也不可惜，因为这样，要比缠在柏林肥胖的女人脖颈上更好些。

佐多稻子 [1904—　　]

小说家。原名佐田稻，长崎县人。1905年迁居东京。当过童工、女招待等。早年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驴马》杂志发表诗作。1932年加入日共，1935年被捕。战后从事妇女民主运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自牛奶糖工厂》(1928)，长篇小说《红》(1938)、《我的东京地图》(1949)，自传性三部曲《齿轮》(1959)、《灰色的下午》(1960)、《溪流》(1963)等。长篇小说《树影》(1972)，描写一对原子弹受害者的悲恋故事，获野间文学奖。

闹市中的庭园

我家位于大久保车站附近横街的里面。可以说一打开二楼的窗户，新宿闹市的风就吹了进来。由于在市中心，名为庭园，也只是屋檐下的一小片空地。所幸，后边的邻居是村山知义先生的家，他家里种植着白梅和桃树，这使我大沾其光。然而，前边和近旁挤满了一排排公寓。看到这些公寓，想起我家这块空

地，还是颇为金贵的。这里有两棵松树、木犀和梅，还有柿子、枫、椎、八角金盘、丁香、满天星等，杂然交错。我这样一写，给人一种院子好大的错觉。十多年前，刚来这里时，因为是强制疏散（战时有过这种事儿）后的空地，没有一棵树。因为暂居此处，既没有造园的见识，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村山夫人清洲澄子女士还记得我喜欢红梅，送来一株红梅树，就是现在我家院子里这棵梅树。后来，有一户人家毁掉了庭院，附近的花匠用低价买来三棵松树和一棵木犀种在院内。一棵松树枯了，有两棵好容易存活下来，都长到二楼的窗口了。

家里有自己喜爱的松树和红梅就满足了。我非常宝贝它们。在周围都是高楼大厦的横街的小院里，生长着松树和红梅，这是多么难得！红梅生在狭窄的地方，似乎不能尽情伸展枝条，但冬天里长出了可爱的蓓蕾，不久就开了。虽然花朵屈指可数，但这有限的红梅花每年都使我宝爱非常。“今年的花色好美！”“今年的颜色有些浅了！”我总是不停念叨着。东京偶尔来上一场晚雪，红梅积雪时，既有几分惹人怜爱，又显出令人叹惋的美艳。有一年，我发现一棵松树失去了生气，那是一个彻夜未眠的早晨，好久没有注意松树了，从楼上向下一看，才发现了这种情况。赶紧找花匠商量，他说可以给它喝酒。于是，花匠向松树根咕嘟咕嘟灌进去一升酒，从此，松树又恢复了元气。那时，一升酒是很便宜的，松树喝了酒变得生机盎然，使我想到松树也有着男人的气概。还有一次，一棵松树变得光秃秃的，使我吓了一跳。我成天忙忙碌碌地生活着，一直没有留意。都怪我疏忽了，虫子几乎把松叶全吃光了。这虫子很猖狂，整整捉了满满两只纸袋儿。然后向树根灌了一升酒，光秃秃的松树不久又长出了新叶。这酒的效力真是奇特！

木犀是棵枝叶茂盛的大树，因为处在闹市，一直没有开花。想到这不是我的过错，也就死心了。二十多年前，这一带是木犀飘香的地方，如今市区的空气不行了。可是不知为何，去年初秋，我家的金木犀开花了！那年夏天，前面一户人家要改建公寓，那里成了空地。也许就因为通风良好吧。如果说木犀只有通风才会开花，倒很使我过意不去。整个秋天金风送爽，木犀花的香气溢满我家的庭院。说不准儿木犀一心一意想开花呢。今年公寓已经盖起来了，木犀也不会开花了吧？

也许是土质的缘故，我家庭院里的杜鹃花怎么也种不活。满天星倒能开出小小的白花。有一年，红叶也很美，可杜鹃就是不行。大久保过去是杜鹃花的胜地。看来是家中的土壤不好，种了好多次，有一次栽下一棵缀满花朵的大杜鹃，连着根儿，带着花儿，很使我欢喜了一阵子，可过不多久，这棵杜鹃就枯萎了。它不是枯萎，简直是消失了。每天在庭园中看着它，真是不可思议。那样一棵美丽的杜鹃，眼见着逐渐缩小，不久就消失了。如今，只剩下巴掌大的残枝，这是那棵大杜鹃花的孑遗，虽然还长着叶儿，有着一线生命，但却显得有气无力，不着一星花朵，既可怜，又可怕。倒是丁香挺泼辣，还要给它剪枝。一次，在大阪车站地下街买来一棵紫丁香，相隔数年后，去年和今年各开放了两串花朵。紫丁香花儿很美，我也挺喜欢。大门前面有棵枸骨树，到了秋天，花香满院，以前我没有留意过它的香味，今天忽然看到它开满了小白花，心中非常兴奋。

夏天，呆在信州追分的山里，这里树木生长得十分旺盛。今年比平时还要繁茂，枝叶纷披，郁郁葱葱，每年我从这里回到东京的时候，眼见着我家松树的绿色如此浅淡，不由就对着松树诉说开了。我在家里总感到自己和这些树木相依为命度过了

每一天。这些树木长在这座狭小的庭院里，和我一起忍受着城市的繁嚣，着实令我不安。因此，红梅、枸骨树、满天星开花的时候，松树遭到虫害又起死回生的时候，我总是倍加珍惜，真想道一声：“你们辛苦啦！”

金木犀，今年还不开花吗？

堀　辰雄 [1904—1953]

小说家。生于东京。1923年师事芥川龙之介。1925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翌年与中野重治创办《驴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风逝》(1938)，中篇小说《菜穗子》(1941)等。

初秋的浅间山

这座山麓，九月里云很多。和初夏时节不太活泼的云不一样，银白、干燥而迅速流动的云块断断续续地飘过。每当这时，连同这云一起，仿佛被揭去一层似的，剩下的天空更加接近真正的蓝天。——这时的云影很好看。躺在林子的空地上仰望，这样的流云不断由西向东流去，不时地遮蔽了太阳。

云影中的浅间山，不断地时隐时现，有时候将全貌显露出来，清朗爽秀。山肌渐渐变黄，多在夏季涌出的烟雾这时也薄薄地萦聚着一些，似有若无。——然而，这时候的浅间山看上去最富魅力。阳光普照，万物尚未被晒暖，一个肌肤寒冷的早

晨，刚一起床，就袖着手去看山。这样的早晨，浅间山断乎没有一丝云，山肌看起来冷冷的。火红的太阳照耀着山麓，眼见着山身涌起淡淡的云，像轻纱漂浮，渐渐变浓，不久，连山本身也大半藏在这云层之中了。其后，就终日在这云里时显时露。

对这座浅间山着了迷，放心地进入山中而丢了性命的人也有。——数年前，我第一次来追分呆了整整一个秋天，这是当时从旅馆老板娘那里听说的。就在那前一年，也是九月半的事，一周之前，打关西来了一位旅客。这是个快活的汉子，是来看浅间山的。他简直着了魔，每天恍恍惚惚一直望着这座山而活着。终于有一天他说要去登山。主人劝他说一个人不能去，可怎么也劝不住。他说只到途中的血池就折回来，向主人问了路，手中只拎个照相机就出发了。他一去到晚上没有回来，到半夜也还没有消息。旅馆里骚动了。第二天，村里成立了搜索队寻找，也还是没找到。——发现这位汉子的尸体是过了一个月之后，他掉到佛岩的悬崖上了。照相机还带在身边，将胶卷洗印出来一看，除了有两三枚未照出来，其余全是浅间的风景，最后拍的一枚只是初秋时节洁白飒爽的云朵。

这故事告诉人们，这座山中也藏有几分凄楚。站在排列着几座纪念塔的追分的村头，——北国大道和中山大道的交叉口——越过繁花如雪的荞麦田，远眺浅间山，显得多么沉稳，多么深情！就连我这个每天司空见惯的人心中也不免生出一股旅情来。往昔，从御代田方向远远沿着中仙道攀登到追分的旅人，他们坐在旅馆的门口，喘上一口气，再次注视着浅间山。如今，这里依然漂荡着这种数百年来的感慨。这种气氛也许无形之中同样支配着我以后的感情。

去年临近九月末尾，从早晨到午后，在这座供奉着马头观音菩萨的村口，一棵过去保留下来的古老的松树荫里，有个女人摆着画架，高高兴兴画着一幅水彩画。这是一位日本老妇人，身上穿着乍看像外国妇女打扮的黑色洋装，她的身旁陪伴着一位穿着日本服装的中年妇女，她在编织毛衣。

我偶然于那天早晨散步到那里，在一个不会造成妨碍的地方站了一会儿。我看着那位有来头的老妇怀着欢快的心情画画的样子，自己也不由满心高兴起来。

午后，我吃过午饭以后，邻室有客人来，我听到了老妇人沉静的话语。虽说是邻室，和我这间普通的居室隔着走廊和门厅，是大人物住的豪华客间，所以说话声分辨不清楚。但我敢肯定就是刚才在村口看到的那位画画的老妇和陪伴她的高雅的中年女士。

“这村中似乎养着一些山羊，能弄些羊奶来吗？”说这话的人是那位中年妇女。

“哦，是羊奶吗？回头我叫人弄一些来吧。”老板娘答道。

“能喝到山羊奶真高兴。我在意大利经常喝呢。我很喜欢。回到这里，我还一次没喝呢……。”她的语调有些怪，然而却是一副温和的口吻，像是在自言自语。看来这是一位在意大利住了好长时间的老妇人。

我走出自己的房间。因为我想，不要使这边的房间因为有我的存在而发出任何响动，这样做对于在这个村庄作短暂停留的两个女人都更好些。

我打算出外散步，正要穿过门厅，忽然看见那里摆着画具箱和编织袋，旁边胡乱支撑着一个大画架。我很想看一看肯定夹在里面的那幅刚才在村口画的浅间山。假如我向她要，我想

她会很高兴给我看的，不过，我不想勉强这样做。——那是她怀着愉快的心情画下的——就这样，我走出了门外。

旅馆前面，有一棵向日葵，完全干枯了，至今依然垂挂着褐色的果实。硕大的叶片像在整个夏季促使花盘朝向太阳时一样，显现着刚毅的姿态，只是微微有点倾斜罢了。我面对这棵向日葵站立着，浅间山依然在翻卷奔腾的云雾里时隐时现。

附记，我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妇就是有名的 Ragusa 玉女士[①]。

---

① Vincenzo Ragusa (1841－1927)，意大利雕刻家。1876－1882 年旅日，任工部美术学校教师。对于明治初期日本西洋雕刻教育作出过贡献。同女弟子清原玉 (Ragusa 玉) 结婚。

木山捷平 [1904—1968]

小说家。以创作富有独特幽默风格的作品见长。有反映战后大陆生活的《大陆的小路》(1963)，获艺术选奖。《树的香气》写于当年夏天。作品还有长篇小说《长春的马路》(1963)以及《木山捷平诗集》(1967)等。

树木的香气

我爱闻树的香气。为了谈话的方便，就先从栎树说起吧。孩子时代，我经常到山上捕捉天牛虫和独角仙。捉虫是在早晨天刚泛白的时候，季节是夏天。

山上的栎树靠根部的地方，天牛总在那儿吸蜜水。也许天牛用触角当小刀，在树上挖洞吧，于是里头就流出蜜水来。趁着天牛一个劲儿吸蜜水的当儿去捉它，一点也不费力气。人世上，小偷巴望黑夜，天牛在树上打洞也是在夜间干的。

独角仙没有角刀，不能在树上打洞。即使打洞效率也比不上天牛，所以它总是在天牛打洞的地方坐享其成。扑天牛时独

角仙也能一起抓到。树身上流出蜜水的地方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使人直想抽动鼻翼。一闻到香味，就能立即找到天牛。

将虫拿回家来，放进笼里养着。喂以黑砂糖和水。但我对黑砂糖很反感，因为那味道闻得久了会感到头痛。

松树的香味我也喜欢。战后疏散到乡间时，我经常到朋友M君那里游玩。M君当时在一所中学任校长，每逢星期天就去砍伐松树。院子里摆着两个X形的台子，将松木横放在上头，用锯子锯开来。夫人在厨房里劈柴。锯子一锯木头，下面就堆积起木屑来。刚锯下的木屑散放着清新的香气。拉锯的人也许鼻子都麻木了，可从外面一进来，那香气着实叫你难以形容。

木本的花中，木犀和丁香的香气使我有点受不住，闻长了和黑砂糖一样叫人头痛。也许我的脑子太纤弱了，我在生理上感到厌了。

和这些花类比起来，在一个柿子黄熟的秋日的艳阳天里，我去M君那里玩。M君没有定额的工作量，我一去他就陪我坐在廊下天南海北闲聊。谈话之间，闻到了木屑扑鼻的香味。听M君说，他特为我积聚了一堆刚锯下的木屑，还等着我来呢。

如今，在我居住的东京郊外的家中，种着三棵月桂树。十年前建房时，在墙根处种下了一人高的小树，眼下这树长到三四米高了。

同时，朋友又送我一棵洋槐树。然而这棵洋槐树两三年间枝叶长得过于繁茂，用手一摸，树刺扎人生疼，我砍掉了。当时收拾树枝的时候，叶子散发出可人的香气，仿佛甘甜的香气久久萦绕于腋下。我有几分后悔，可是已经砍去，再也无法挽回了。

月桂树耐不住冬日的寒冷，叶子痛楚地萎缩了。一过八十

八[1] 夜，就立即充满活力。一旦充满了活力，根部就不断长出许多幼芽来。我用锯子和剪刀一一剪掉，但是剪掉了又立即长出新的幼芽。

然而，月桂树的幼芽并不算很香。根部我没有嗅过，香不香不得而知，可是突现于地面的部分，可以说全都浸满着香气。有一次，我把剪下的枝条扔在院子里，干枯时想当柴烧，谁知一拿到手里，枯枝仍然散发出芳香，使我大吃一惊。我想不能白白把这芳香的树枝扔掉，就把枝叶放进洗澡水里，想来上一次香水浴。可是不知怎的，全然不成样子了。

---

① 指立春后八十八天，约在五月二日前后。

圆地文子 [1905—　　]

小说家，剧作家。原名富美，生于东京。她长于描写女性的恋爱和充满矛盾的心理，著有《〈源氏物语〉之我见》、《女坂》、《妖》等。

银　　杏

银杏树是我喜爱的一种植物。我现在的家位于上野动物园后边，我曾在那一带度过幼少年时代。那里生长着许多古老的银杏树，如今成为上野中学的校园。那时候，在护国寺的境内，有两棵合抱粗的大银杏，而在我们附近人家的院子里，却有好几棵树龄差不多的银杏。

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全黄了，在树叶完全凋零之前，有着一段霜叶期。那华美的景象使人赏心悦目。银杏的叶子有光泽，有硬度，一点也不脆弱，就性格来讲，它具有男人般强劲的力量。叶落之后，枝和干丝毫也不委靡，依然在冬空里描画出刚毅的墨线。那感觉，就好像果阿绘画中表现出来的孤傲的

耐力。

当银杏缀满梢头的时节，暴风雨一来，翌日早晨一看，绿叶连着枝条吹落了，飘散下来，地面上交织着银杏果的浓香。这时候，最能使人体味到秋风过后神清气爽的心境。

我又想起刮台风的时候了。那是 1917 年，我还是个少女，关东地方袭来了猛烈的暴风雨。东京的小学校都停课了。那天早晨，被风雨吹打的大街上，到处飘荡着银杏果沁人心脾的香气。这事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在饭桌上，看到蒸蛋羹的茶杯里放进了银杏，我就立即想起那个暴风雨的早晨。

原　民喜 [1905—1951]

小说家。广岛人。1932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英文科。193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焰》，描写幻想、孤独与死亡，表现了凄苦和阴郁的情调。1944年，久病的妻子逝世。翌年在广岛遭逢原子弹爆炸，目睹现场惨景。1951年卧轨自杀。代表作有《夏天的花》(1947)、《来自废墟》(1947)、《毁灭的序曲》(1949) 等。

梦和人生

写一个梦。同你永别后不久，我就向你作出了这个保证。从那时起，我就带着未曾写过一个字的有关梦的笔记。罹灾后，我呆在那座寒村的残破房屋的楼上，把盛煤油的木箱当书桌，曾一度写过梦的笔记。对于我这个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惨剧的人来说，那奇怪的一堆堆尸体，在我心中摇晃，心情始终未能轻松起来。是的，我目击了无数的死，不断在心中发出叫喊："这不是'死'！这种慌慌张张草草了事的死怎能叫做'死'呢?"比

较起来，你的死更沉重，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在静静的屋檐下，缓缓营造着。我想，你不正是在那片土地的静静的屋檐下，一边凝视“死”，一边休憩吗？在那里，时间已经永久停止了，又在慢慢流逝……。

我的梦的笔记放在油箱上，陷入了沉思。我所呆的二楼没有一星火气，黑暗而饥饿的冬季持续着。一天，春天开始来临了。爽适的温度促使一直蹲伏的我想走向远方探求什么。在破屋的楼上，经常放着一部哥哥叫我疏散时带在身边的百科辞典。打开辞典，一眼看到花卉的插图。这些花卉又把一去不复返的日子里发生的事带到眼前。我真想再回到那块土地上去，回到曾经盛开过这些鲜花的场所去。我着魔一般面对着一朵朵花儿出神。

蝴蝶花。康乃馨。鹿子百合。铁炮百合。小田卷。兰。千日莲。三色堇。金鱼草。宫人草。花麦草。美人蕉。石竹。牵牛花。芍药。铃兰。大丽花。菊。波斯菊。菖蒲。宿根草。大岩桐。雪割草。樱草。仙客来。夜来香。花槐草。福寿草。桔梗。小向日葵。木瓜。猪笼草。山藤。紫藤。牡丹。紫阳花。芙蓉。蔷薇。天竹葵。山茶花。茶花。币辛夷。木莲。木本杜鹃。野玫瑰。紫丁香。樱花。石榴。石南花。朱砂根。仙人掌。……我把花名全写在笔记上。

我呆在小小木盒里。我把梦的笔记和没有烧掉的书籍塞进油箱，不久就到东京来了。接纳我的那一家是一座只有玻璃和木板组合的奇特的房屋。我就起卧于二楼之上二点五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内。每当我在地板上醒过来，我就发现我从空漠的天边被人扔进小小的木盒里。我所在的这个小木盒子里，除了没

有遭火烧的仅有一点东西和我自己之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已经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了吗？两眼饿得发花，一躺到地板上，透过毛玻璃，我的眼皮上就能感受到盒子外的空气。紧挨窗下的邻居家里，有一座爽净的庭院，刚刚萌发的嫩叶，映在廊缘洁白的窗纸上。那里，总之有着那样的生活。尽管我饿得越来越瘦弱，但是我仍然能够考虑梦中的事。梦，这个梦是从哪里投射过来的呢？眼看就要破碎的玻璃窗上映着绿色的光。……那光是你呢，还是我呢？

一天，我仿佛被什么弹出一般奔向千叶的方向。那座房子是否还保留着，我不知道。随着火车的逐渐驶近，裹着一团水雾的麦田、山崖出现了。我也马上回到了往昔的自己。如果回到家里，看见你的病床依旧保持原样，我也许会毫无拘束地坐到你的枕头旁，……随着那个方向越来越近，自己几乎无法确定的各种感觉完全苏醒过来了。我连坐到你身旁的表情都设定好了。……一到站下了火车，我一看，周围的景色还和从前一样。我朝熟悉的小路快步走去。我记得四五小时后我又离开那里到另外的地方去。突然，附近的老婆子略带惊奇的表情回头望着我，我在距离那座房子还有七八步的地方站住了。我的眼睛盯着伸向板墙外边细叶冬青树的绿叶看得出神。接着我便走向那座房子。我又从墙外注视着那个狭窄的小院。我感到对面廊缘上有什么东西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那是我内心的情绪反映在那个廊缘上了。它似乎忽然无限地扩展开去。再仔细一瞧，那廊缘上只不过有个陌生的孩子正好奇地望着我。是吗，现在那里住着一户我不认识的人家吗？是吗，总之，那里剩下一座房屋吗？我自言自语离开了那里。我沿着通往海岸方向的国道和烧焦的临开辟的小路独自急切地转悠着。刺鼻的气味、噪音，同

过去相连结的无数的类型和比喻在我周围纷纷涌去，使我眼花缭乱。……我回到东京，再次被关进那座小木盒子里。

我想写写×大学图书馆的书库。在这所学校夜校部做了一名教师的我，总是鞭策着饥饿的身体，从小木盒里出来走向这里。这里已经烧掉的空间和烧剩下来的空间，像割裂的观念一般映入我的眼帘。位于石板坡道最高点的图书馆和红砖六角塔崩塌了，只露着钢筋的残骸。记得过去，我仰望那座红砖高墙时，上头的蓝天像磨光的镜子。我的心中仿佛还保留着打磨的新鲜的空气。外面的阅览室毁坏了，里边的书库还完好保留着。有个时期，我一领到入库证，就开始出入于这座书库。推开沉重的铁门，经过满是碎玻璃片的幽暗的好似地下室的地方，窗边有一位负责接待的少年。从那里凳上细长的台阶，台阶上静悄悄的，每个房间在微明的空间里，都默然地堆满书籍。除了那位接待的少年，我感到这座建筑物里再没有一个人。窗外的光线相当强烈，射进这座书库的光线，似乎柔和地反映出书籍的影子。

我慢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伊利亚斯》、《堂·吉诃德》，我看到一些令人怀念的书名。每一本书后的文字都在向我微笑，仿佛在说："来，就从我这里开始阅读吧。"我一边惊奇地看着，已经忘记了时间，好像着了魔似地到处转悠。但究竟要寻找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失掉全世界而获得自己灵魂的人的故事。"我从借来的书中看到这句话时，不由吃了一惊。这篇记述捷雷尔·

德·奈佛尔[1] 的只有几页的文章，使我惴惴不安，勾起了一次可怕的回忆。书中悲伤地写道：

“称作理性的头脑，在尚未发生狂乱而很健全的时候，好比一把纽合我们各种能力的锁。但这样的锁也很脆弱，有时会在逝去的梦中逐渐磨损而发生断裂。……难眠的夜晚，揪心等待着的白昼，由于某种突发的事件的撞击，哪怕一件常见的苦恼，也会重重地敲响人的神经里的钟，使梦发出狂乱的声音。”

那位叫做阿德利奴的少女，那只拴在蓝色布带一端匍匐爬行的大龙虾，还有幻想的统制力突然崩溃的悲惨的瞬间，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朦胧的记忆。但是，我并未读过那位奈佛尔所写的《梦和人生》。

忽然，我想起了坐在图书馆地下室的椅子上的往昔的自己。学生时代，那地方是休息室，我第一次进入那座地下室，是在一个雨天，从清晨起就弥漫着梦一般的烟雨。室内充满着湿气和雨日特有的气氛。我在临窗的桌边坐下来，可以看到窗外处于同一水平上的地面。光线晦暗，又受到对面楼房的遮挡，视野变得十分狭窄。吸饱雨水的草地的绿色，使我心中感受着一种优柔的调子。此时，我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温馨而多情地包裹着我。我的视野纵然狭小，我的经验纵然缺乏，我的知识纵然浅薄，但包裹我的世界却亲切地接受了我。我觉得这世界就像一篇静静的流水般的文章。那时，我不正伫立于这股流水之

---

① Ge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小说家。曾翻译《浮士德》，受歌德的赞赏。晚年苦于放浪癖和精神病。作品有小说《火姑娘》、《欧莱利阿、梦和人生》，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作为象征派先驱，给予波德莱尔等深刻的影响。大雪之中自杀于巴黎街头。

中吗？我默默嗟叹着。简直就像了结一次生命之后又沉醉于回想之中了。

然而，学生时代的我，常常为一种梦幻而苦恼，叠压在我头上的世界仿佛眼看就要毁灭。我的神经时时受到磨擦，眼看就要破裂了。我和朋友一起呆在东京车站的餐厅里，衰弱而异常的玻璃纸一般的空气，从我眼前起一直弥涨到餐厅圆形的天棚。我的对面坐着朋友，我的头上有个圆形的屋顶，这些事实似乎变得神秘莫测，越来越使我难以忍受下去。啊，我如今呆着的小小木盒子的天棚，似乎也在我的一瞬间即将坠落。我走出了木盒子。

“将我的过去藏于何处呢？衣袋里装不下。为了整顿一下过去，必须有一间屋子。我只拥有自己的身子，实在孤独。除了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的人是无法留住回忆的。回忆将从我这个人的身旁溜走。我不该为此而悲叹。”

罗卡坦斯[①] 的话从我正在行走的鞋底下向上冲击着我。我摆脱木盒子，走在通往车站的山坡上。回忆正从我这个人的身边穿过。……斜斜地穿过。只是，回忆在坡下车站的人群中泛滥着。这回忆从过去就那样一直泛滥的吗？我想抓住现在的我的回忆。我穿着褴褛的衣服和破了的鞋子。我饥饿难耐，胃袋像镜子一样。这面镜子映出了街树的绿叶。一个形同乞丐的人正在其中行走。走啊，走啊，我要一直走到死去的那一天。我已经不呆在那只小木盒子里了。我被命令离开那个地方。我仍然是一个只保有自己身体的人吗？突然，黑暗滑落了。那时，黑暗突然滑落到我的头顶上了。接着，一切都毁灭了。接着，我

---

① 查未详。

在惨剧之中奔逃。突然，黑暗滑落了。涌向我正在行走的路边来的群众，简易房，小货摊……回忆和我交肩而过。比喻和类型交肩而过。同这些交肩而过的我，什么也没有。我已经成了一个被粗暴剥夺一切的人了。汹涌而来的波涛冲击着我……。

我的人生就像一部小说一样，没有很好排列顺序……。我在那只关闭我的木盒子里彻夜难眠。一种胁迫我离开这里的力量压抑着我的胸。我的胸中仿佛饱吮了一种更加漫无边际的东西。这和每日包围我的辛苦不一样。热烈的，可怀恋的，几乎无法捉摸的东西，它就在我的身边。对啦，我看到了正在我体内各处复苏过来的你的痛苦的美丽。它正拼命冲破悲凉和污浊，表现出自身的清美……

你经常给我谈梦的故事。在谈起刚刚做的梦的时候，你的表情使我觉得你正在注视着那梦从你身体中经过消失在遥远的地方。你听到梦的飞翔，看见它的去向了吗？你的表情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色，好像正在追逐无形的东西。我感到奇怪，我不能和你一样变成一个奇怪的人。对于你来说，我能在你的梦的一旁倾听这个故事，也许会使你突然难以忍受而变得不可思议吧。而且这种心情很快反映到我这方来了。我们生存着的世界的脆弱，我们的只有一纸之隔、徘徊于墙壁之间的“死”……还有那无意中嵌进生存瞬间的深渊……在这些念想的一侧，我们无意之中又考虑起别的问题了。如果将你生来所做的梦一一记述下来，会是怎样的呢？这些都是白纸黑字无法记载的。然而，苍穹的彼方有着幻想的宝库，那里面不是可以藏匿一切吗？……美丽的梦即使横穿星空、降落于夜间的地面前来访问我，我的灵魂因为不很澄明，而无法将它紧紧把握。我的灵魂在哭泣。

我清楚看到它那从我身边一掠而去的姿影甚为震惊。(从孩提时代起，我的头脑中每当掠过美丽梦境的断片，我就急切地期盼。这种急切而不绝的憧憬，使得思想的琴弦几乎断裂）……你把眼前的梦向我述说时，尽管这梦很是无聊，但在你心中不正被这“美丽的碎片”所折磨而微感憋闷吗？你对我讲述无聊而天真的梦象征着什么，然而，你所说的不管多么微小的梦，都有着你的面容，你的过去和未来不是紧紧相抱合着而消亡的吗？

我想起在那座房子里所做的最美丽的梦。一切叹息和憧憬化为蓝色粒子，融汇成广阔无垠的蓝天，我在天上像一枚蓝色的小石子一般迅速飞翔。对于我，世界一下子变了，使得熟睡的我唤起一丝感动。随着静静地醒来，我想起从前和你一道旅行时目睹的山间景色。……你想从深重的苦闷中挣脱出来，便想到了那次旅行。你变卖了金手表当作旅费，你的轻快的身影就像在高空展翅飞翔的小鸟。至今，我依然能想象你的灵魂在空中搏击。一张从透明的泡沫中缠绕着花瓣而诞生的脸。

那时候，我是个好做梦的少年。就像每天一早打开窗户迎来新的早晨一样。远方可闻的声音，窗外可见的摇曳的绿色，将我诱入看不见的世界。我想展翅高飞。从书本上可以知道，每天在我的周围都有着尚未经历过的放浪和冒险的梦境。我坐在镶着玻璃的木箱前，在我看来，朦胧地映照着我的脸的玻璃，其周围仿佛蹲伏着所有的预感。但是，这样坐在屋子里，使我感到有一种难堪的束缚。对我来说，一种叫我无可奈何的框子，这个世界的框子，不是已经悄悄为我准备好了吗？这种框子就像中学时代的我脚上套着士兵的皮靴。大人们带着一副平凡的面孔都悲哀地呆在这个框子里。只有书页中流出的美好的观念惹

我注意。这观念仿佛在我仰望的一碧如洗的蓝天上流淌。我独自一人在学校的植物园里散步，柔和的丝杉荫里，开放着野蔷薇的花。五月的阳光滴泻下来，风儿很静。苍穹弧线的弹力以及那矗立地面的弹力直接迫向我的胸怀和脚踵。出现了庄严的殿堂的幻象，人类的河流继续美丽地流动。但是，这种想象对面忽然又有一种凄惨的阳翳在我心中扩散。这也许就是从书页中流泻出来的观念吧。哀伤、惨痛、无尽的接连不断的团团不幸，暗淡的预感，纷至沓来，无端地涌向我的胸中。全世界每一瞬间，都在滑向毁灭的底层。静静地毫无声息地滑落。这种不安的狂乱的心绪也在植物园的空气中闪现。含着湿气的风蓦地将草叶吹翻，云在树顶上奔跑，太阳暗淡了。于是，失去光明的草丛阴里，仿佛看到一幅基督受到磔刑的图画。骤然间，植物园低矮的栅栏对面，出现了麦田的波浪和白色的路面。我突然感到一道黑色的围墙像框子一般将我束缚起来。

我也许会像小姑娘一样期盼着什么。也许那期盼的东西早已在梦中出现。在可爱的花蕾和小鸟们的围绕之下，每天早晨，那摇曳的透明的空气从某地在召唤我吗？突然，我感到那在花蕾上摇曳着的透明的东西令人不堪忍受。于是，我的眼角内凝宿着美丽故事中的女人的泪珠。“世界如此美好，而我……”我听到了这样的悲叹。我带着悲叹的心情出了家门，穿过街道，走上河堤白色的小路。一种沉郁的东西留在我心中，也留在我步行的河堤上。白色的河原沙滩上，青青的河水悄悄流淌。河面上浮着运石头的船，缓缓向下游行驶。因为有了石头的重量，河水涌到船的胸脯，这只行进的船使人联想起人的悲痛的姿影。我的头上有燕子频频飞翔。我坐在开着夜来香的河堤的草地里，向后仰着身子睡下。炫目的阳光流溢在我的脸上。我闭上眼睛，紧

闭的黑暗的眼底出现了一块狂乱的红色的朦胧。“世界如此美丽，为何人生这样黑暗？”我暗暗独自吟诵。（这静静的故乡的河岸，也有这样惨烈的日子。像那副最后的审判的画面，河岸上埋葬着忧闷而死的一群……）

我那时要是在这静寂的河岸上睡去，会做着什么样的梦呢？那时候，我的心中好似流淌着蓝色的幻想之河。那是我读过一本书后突然涌现出来的影像。当我静坐于夜间的房子里，那蓝色的幻想之河不就横躺于窗外繁密的枫树之中吗？然而，那影像虽然我感到如近在咫尺，但同时又流淌于无限遥远的彼方。尚未降生于这个世界的孩子们，几乎全都以一副天使的姿态蹲踞于蓝色河岸的花园中。孩子们都已经背负着爱的宿命了吧！他们每两人一组躲在花荫里，有着无数拥抱着的亲昵的身影。孩子们在蓝色的光线里显得白皙而朦胧起来。我蓦然感到，我不是也身居其中吗？

我的已经丧失的记忆的疼点，一直存在于我的梦幻的心境中。不知怎的，我曾经很想死去。“快，快”，在窃窃低语中，舞台布景般的河岸上出现了我菲利娅[①] 的身影。靠近我的脚边就有死的深渊。“死”对于我就像个透明的球体。一个毫无恐怖的美丽澄澈的世界，正从远方凝视着这一边。我不正是心有所思才忽然融入这个世界的吗？于是，我的跟前滚过来一些透明的碎片。我行走的地方可以看到从天上坠下来的“死”的碎片。这个“死”飞入了我柔软的胸怀，正不安地摇曳着，飞动着。

我携带着不安地摇曳着的东西，一天，走过正在城中大会

---

①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主人公哈姆莱特的情人，后因发狂而死。

堂举办的复制名画的展览会场。木造的粗糙的二楼的墙壁贮满了静谧的光线。墙上贴着小小的画，这些画对于我来说，几乎都是初次看见。波堤切利的《春》，对着麻雀说教的圣·弗朗西斯的画，似乎无声地滑落下来，飞入我的心中。我感到人类体验的深广和祈愿，这一切都在绘画里加以集中和形象化了。对于我，那飘摇的不安已经在灰褐的沉淀中得到支撑，狂悖燃烧的东西容纳于朱红里了。

（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波堤切利所画的人物的脸孔，但我在过去的生涯中所见到的无数人们的脸孔是怎样的呢？现实中活着的人物印象很快和时光一道消失了，留存于记忆底层的绘画中的脸孔为何没有消失呢？是因为那轮廓被严格地限制、那表情已经和唯一的无限相连接的缘故吗？……在我死去的时候，这些东西在精神上会以无限的速度坠落下去呢，还是会昂扬起来呢？这个我不知道。恐怕在我死去的时候，我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怀抱着众多的东西飞去。在我心中最有持续性的轮廓，在我心中最易于结晶的理念，那些最切实最热烈的情感，难道我连这一些东西都不能带走吗？）

看了那个展览之后，世界更深广、更沉静了。周围的影像在我眼里变得更加鲜明，都在亲切地和我打招呼。接着，所有的一切那种跃跃欲试的令人窒息的欢悦，在我行走的街道的上空膨胀开来。一天中午，我深入一家书店，从书架上取下一部诗集。正要打开这本书的瞬间，我的胸中突然涌进一个热情的思考。我仿佛被一个美丽的东西从背后紧紧抱住，不由泛起一股羞耻之情来。

山本健吉 [1907－1988]

文学评论家。原名石桥贞吉。生于长崎县。1931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1933年入改造社。1943年出版第一部评论集《私小说作家论》。1946年入京都每日新闻社。曾任角川书店总编辑。主要著作还有评论集《现代俳句》(1952)、《古典与现代文学》(1955)、《生命与形式》等。

秋之声

都说日本人的季节感敏锐,但是一到东京这样的大都市,这话就靠不住了。住在居民区每天到公司上班的人哪有什么季节感可言呢?

蝉儿不叫,蜻蜓也不飞来。可奇怪的是,能听到虫鸣,在这样的地方很令人惊讶。柏油铺装的地面,似乎也给虫儿留下了居住的空隙。

从前,从盛夏季节蝉的喧骚的合唱中,一听到茅蜩清凉的鸣声,心中就感到秋天临近了。听见寒蝉的声音,就想到真地

到了秋天了。再听见伯劳嘹亮的高音，就想到完全是深秋时节了。城里和近郊本来有许多高大的榉树和栎树，使人想起往昔的武藏野，可是渐渐被砍伐了，蝉和伯劳的住处变得少而又少了。

然而，我以为，最能给人以秋的感觉的是那些虫的提琴演奏家们。大概是大町文卫先生吧，他称蝉类是虫的歌唱家，称蟋蟀和蝈蝈类的鸣虫为虫的提琴演奏家。日本人自古喜爱虫鸣，这是其他民族无可比拟的。

《万叶集》中，只吟咏了蟋蟀，因而学者当时所说的蟋蟀指的是虫类的总称。但是到了平安时代的文学，出现了铃虫、松虫、蝈蝈、蠡斯等，虫的名称一下子多了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和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动植物，古人是不会专门起上个名字的。然而，到了秋天，人们的耳朵就自然听到了这种鸣声，所以就冠上一个蟋蟀的名称。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对不同的虫鸣进行细细分辨并起上不同的名称，这种富有情趣的生活尚未开始。但是到了延喜时代[1]，贵族们之间，时兴在庭院的花木上放养虫子，以欣赏它的鸣声。这成为当时的风流雅事。挑选虫子也形成了一项竞赛，人们都到洛西嵯峨野等地方去采集虫子。

人们以能分辨各种不同的虫声而高兴，开始为虫类一一取了名字。“叮锵啷利”，听起来像摇铃，就叫铃虫；“霖霖”，听起来如清澄的松风，就叫松虫。其他分别叫金钟儿、纺织娘、追马虫等等。

铃虫和松虫，这一名称，和我们今天的叫法正相反，或者

---

① 醍醐天皇的年号（901—923）。

说因地方而不同。平安时代称为蝈蝈的，就是今天的蟋蟀。当时称作蟋蟀的就是今天的御釜蟋蟀(不会鸣叫)。当时叫蠡斯的，就是今日的蝈蝈儿。说起来也怪麻烦的，江户时代称作蝈蝈的，似乎就是补衣蟋蟀。

名称虽然如此混乱，但并不影响人们各自实际的生活。可以说，怎么称都没有多大关系。有些贵族趣味很重的虫名，本来就是变化不定的，比如铃声，究竟是“叮锵啷利”还是“霖霖”，要是问农民，他准说你是个书呆子。

对于古人来说，一到秋天，蓑虫就叫了，它喊着“爹呀，爹呀”的。蚯蚓也叫了。水藻里的虫也叫了。“蓑虫鸣”和“蚯蚓鸣”都进入俳句的季题中了。

蓑虫叫父亲，本也没母亲。　　虚子
忽闻蚯蚓鸣，屈身走向前。　　草田男

读了这样的俳句，我认为生物学家太不近人情了，他们把这样的季题都给抹煞了。不过，即使是俳人，也并非真地想着蓑虫和蚯蚓的鸣声才写出这样的句子的。

井上　靖 [1907－1991]

小说家。生于北海道旭川町，后在祖籍静冈随祖母度过幼年生活。1932年由九州大学退学后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美学。1936年毕业后入大阪每日新闻社当记者。1949年发表短篇小说《猎枪》，中篇小说《斗牛》获芥川文学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冰壁》（1957）、《夏草冬涛》（1965）、《化石》，历史小说《天平之甍》（1958）、《楼兰》（1958）、《敦煌》（1959）、《苍狼》（1959）、《风涛》（1963）、《后白河院》（1972）、《杨贵妃》、《孔子》，此外还有诗集《北国》、《地中海》等。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和日本笔会会长等职。

岁　暮

在伊豆的我的家乡，十一月中到十二月初，是“神乐”到来的日子。每年不同，有的十一月就能听到神乐的锣鼓，有的要等到年末十二月。他们顺着狩野川下游一带的村子巡回演出，最后才能来到位于天城山麓幽深处的我们这个村庄。

神乐年年来，其成员也是固定的。他们是函南、韭山两个

村的人。一伙由七八人组成：舞狮子的二人，相声二人，此外演奏笛、鼓、三弦琴的三人，有时夹带一个玩杂耍的。人数每年都不一样，有的一个团里只有四五个人，显得很冷清。

神乐剧团挨家挨户兜圈儿，对那些肯出大笔礼钱的人家，狮子可以进入客厅，在里院大舞大耍，然后“远征”后门口，接着表演相声和杂技。对于礼钱出得少的人家，只在前院简单地应付一下，连那狮子的动作都缺乏热情。

神乐剧团住在村中一家旅栈里。说是旅栈，平时却不见经营旅栈的样子，只有神乐来的时候，才临时成了旅馆。不知为什么，他们总不肯住进溪谷的温泉旅舍。

神乐在村中巡回演出的当儿，孩子们总是耐不住性儿，也一同跟在后头转悠。对于神乐来说，似乎没有孩子的缠绕就提不起劲来。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他们只在远处的人家和小村庄兜风儿，等孩子们一放学，他们也瞅准机会来到乡里。

孩子们不只单单跟在神乐后头转悠。他们相约般地嘴里都衔着白薯干儿和涩柿子皮。平时游玩，家里不给他们这些东西，只有神乐来时才给。

狮子无聊了，也会张开大口袭击孩子。孩子们都等着这时候。不过，还没有上学的幼小孩子，碰到这情景会当真地逃开，有的跌倒了，火烈地大哭一通。

在神乐剧团中，我只尊敬那个捧狮子头的人。不知怎的，这人的脸孔看起来特别值得信赖。说相声逗笑的演员，还有演奏笛、鼓、三弦琴的演员，有些显得不大稳重。

“躲开，躲开，太碍事啦，再离开一点！”

捧狮子头的人一说，大伙便老老实实后退。要是其他汉子，谁也不去理会。即使被他激怒了，心里也不觉得什么。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看到神乐剧团走向溪谷的一家旅馆，我们就一直跟在后头。神乐剧团和跟在后头的孩子们，排成一列，通过旅馆前面吊桥的时候，捧狮子头的那位叔叔在吊桥中央停住了脚步，窥探着桥下的河水。我觉得那狮子毕竟是狮子，它也在窥探着河水哩！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这件小事铭刻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直到现在也没有忘记。

“狮子在窥探河水！”

我怀着感慨，从旁望望狮子的脸，再望望下面的流水。

神乐剧团离开了村庄，村子里刮起了寒风，真正的岁暮到来了。这一年快要结束了！孩子们似乎也具有同大人一样的感慨。这时，他们乘着竹马游玩。神乐完了就是竹马。乘着竹马在冰雪溶化后的道路上行走，每天都有人跌跤，弄脏了衣服，挨母亲斥骂。寒风将母亲的怒骂声带来又带走。就这样，孩子的一年也一天天接近尾声。

到了岁暮，家家户户的大人们一忙起来，孩子们就围成一堆儿，聚集在大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这些大都是没有冷风、阳光温暖的场所。农家仓库的后面，石墙的拐角，不太宽广的空地。总之，都是大人们忽略的和平之乡。干什么也不必担心挨骂。打架，和好，欺侮别人和被别人欺侮……孩子们重复着自己独有的冬日的生活。

当然，也不尽是玩。有时也干点儿生产的活计。孩子们到村公所后面，剥下冬青树皮做鸟胶。将冬青树皮的表层去掉，剩下的部分放在石板上用石头捣碎，拿到小河边洗去纤维，然后放在嘴里咀嚼。等到下巴都嚼疼了的时候，便逐渐发粘。这时再用手指扯住，拉长。嚼一阵，拉一阵，鸟胶就做成了。

鸟胶一旦做成，孩子们就闹腾开了。有的把鸟胶涂在自己头上，有的给别人涂。一旦粘在头上，就不大容易去除。到后来非用剪刀将粘连的一部分头发剪掉不可。

有时，大家一同拿出自己的鸟胶来，卷在鸟儿要来的裸露的树枝上。然而，用这办法很少能捉到鸟。可孩子们还是走出家门，到远方去安设鸟胶。这样一来，倒不觉得寒冷了。一种期待攫住了孩子们的心：说不定能逮住鸟儿呢。

幼小的孩子一味对使用鸟胶逮鸟抱着希望，可到了十八九岁的少年，兴趣就转向了网子。冬枯的田野，在鹎鸟和白鹀鸟来去的地方张上网子。这办法需要花力气砍下具有弹性的树枝。张网也要有相应的技术。幼小的孩子只有看热闹的份儿。少年中出现了张网的能手，当听到他们到田野张网的消息，孩子们便围成一团儿跟在后头。

“找鸟食来！”

张网少年一声令下，孩子们四散开去，到沿河的山上去找青树的红果。青树的红果找不到时，就使用朱砂树的红果。

幼小的孩子所能干的就只是这个。不过，寻找红果又是多么生动有趣的活儿啊！

一到岁暮，孩子们常常聚集在库房的后门，因为库房的北窗下有一棵柿树，枝头上缀着十个到十五个硕大的柿子。

这柿树只有我家才有。阿冈奶奶特地将柿子留在树上眼望着它成熟。谁知刚刚泛红，鸟儿就飞来啄食，或许因为果实本身的重量，有的从树上掉落下来了。这时的祖母是最扫兴的了，说扫兴不如说愤怒更恰当。

“这些乌鸦真没办法，混账！”

弄不清罪犯是乌鸦还是别的鸟儿。被当成罪犯的乌鸦也好，别的鸟儿也好，都未曾在那儿露过面儿。可阿冈奶奶只顾生气，仿佛犯人就藏在那儿。

虽不是犯人，但随时都会成为犯人。孩子们每日围在这儿，即使在库房的后门玩耍，也总是时时想起什么似地转到北窗下，抬头望着柿子树。每当看到这些孩子，阿冈奶奶就说：

“不行不行，夏天的蜜桔、柚柑什么的，都可以给你们，只有这柿子不行。这是哥儿的，不是给你们吃的。”阿冈奶奶的话，连幼小的我听起来都觉得太小气。她最后说：

“好啦，到别处玩去吧。”

她总不忘记把孩子们从柿树旁赶走。孩子们乖乖离开了，过一会儿又都跑回来。

“真馋人哪！”

有人老老实实地说。

“已经变红啦。”

有人频频抬头张望。

要是其他果子，阿冈奶奶也会少少拿回本家或分给周围的人。唯有这柿子例外。因为她认定这应该是幼小的我吃的东西。阿冈奶奶自己也很少尝一口。这确实是属于幼小的我的。

乌鸦要来啄食的时候，阿冈奶奶就托邻居把柿子收下来，装在米囤里。

我每天吃一个又红又熟的柿子，有时切开一半分两次吃。晚上不许吃，说身子会发冷。

“给您半个儿吧。”我说。

祖母总是不肯伸手来接，如果多了倒也罢了，毕竟只有十个到十五个，祖母只给我一个人吃。

到了年关二十八九日，出外打工的乡亲都回老家过年来了。人数虽说不多，可每次马车一到，总有两三个归省者下来。有的是村里小学一毕业就到镇上谋生的少年，有的是阔别多年才踏上故土的拖儿带女的夫妇。

我们听到马车的喇叭声，就停止玩耍，一齐跑到停车场去。我们想看看什么样的归省者从马车上下来。那些人有的眼熟，有的初次见面，他们都拎着包袱或提兜儿。

我们站在稍远的地方，观察着这些归省者。他们穿着带有异乡风味的衣裳，连脖子上的围巾，头上的礼帽，都带着别一种情调。

“哦，是我叔叔！”

有时跑出去一个孩子，嘴里叫着。那是在归省者中认出了自己家人的面孔。这出乎意料交上好运的孩子，一旦跑出来，又马上回到小伙伴中来，朝着家人脚边的提兜儿努努嘴：

“那里头装满了好吃的，有馒头，羊羹。”

其余的孩子立即心烦意乱起来，沉默不语。照大人的话说，世道完全变得不成样子了，本来是一同到停车场来，菩萨为何单单使一个孩子交上好运呢？这个孩子离开小伙伴，为证实自己的好运，开始向自家方向跑去。

马车上下来的归省者各自走散以后，孩子们又一如平常，回到了原来的游戏之中。有的骑竹马，有的去看捣年糕。他们和归省者们行李中装来的东西是无缘的。然而，欢乐的新年正渐渐向他们走来，这新年将公平地来到每一个孩子的身边。

这时候，丰桥的母亲寄来小包，有时包着点心，有时包着新衣服。这衣服一到，阿冈奶奶就叫我穿上试试，她嘴里一边不停地唠叨，一边将衣褶拆开又缝，缝了又拆。

二十九、三十两天，孩子们到熊野山这座小山背后的乡村墓地扫墓。说去扫墓，其实不是自己干，而是跟着大人们一道去。

本家的墓地每年都由阿友君管理。这时和平常不一样，墓地十分热闹，大人们都来扫墓了。本家的墓地有两处，一是祖先们的墓，一是曾祖父洁的墓。

在阿冈奶奶的影响下，我总认为曾祖父洁是个特别的人物。只有他的墓由阿友帮忙祭扫 。向墓石上洒水，拔草。我的同游小伙伴阿幸、阿和、阿季、阿为都来为曾祖父洁扫墓。

“你们不要为别家扫墓，去扫自家的墓吧。”阿友说。可没有人听。管他是自家的墓还是别家的墓，有谁会介意。无论哪家的墓，只要能大家一块儿干就行。

我们知道，墓石下面躺着死者，但不因此而感到有什么特别。我们在墓石与墓石之间转着圈儿跑，有时干脆坐在土馒头上，挨了阿友君好一顿骂。

现在，这熊野山的墓地又躺着阿冈奶奶，也躺着我的父亲。阿冈奶奶去世的时候，在距离埋葬曾祖父洁的本家墓地的不远处，另开辟了一块新墓地。阿冈奶奶也许想躺在曾祖父洁的身旁吧，可那里躺着正妻阿广奶奶。她生前和曾祖父一起生活，死后却把位置让给了阿广奶奶。

扫墓结束，剩下的就是栽插门松的事了。这差事也由阿友承担。到山上砍下松枝，在本家和库房两处都栽上了门松。本家的门松大，库房的门松小，我为此而感到不平。

“门松再大，也不会使新年格外热火呀。”本家的祖母虽这么说，但她还是让阿友将库房的门松换成了大的。

库房的新年只有两个人过。阿冈奶奶除夕为煮年夜饭要干

到很晚很晚。她不计较门松的大小，只要新年盛宴不完好地摆上桌面，她就一刻也放不下心来。其实，她为曾祖父制作的新年佳肴，结果是完完全全变成了我的腹中之物。

元　日

迎来新年的那一天，我喜欢夜色似明未明时候的黑暗。我喜欢“晓暗”这个词儿。就是说，我爱这多少有些生鲜感的暗夜。同样是“晓暗”，迎来新年这天的拂晓更加特别些。

在我的家乡伊豆，人们一大早摸黑起来参拜神社。把熟睡的孩子叫醒带着一道去。结冰的田间小路上，来往于神社的人们，互相简短地问候几句，从声音上可以辨得出是哪一家的。其余的，全都包裹在深沉的“晓暗”之中了。

元日这天黎明前的黑暗，在儿童的心里也刻下了特别的印象。这黑暗关连着这个世界的到来。这是隐匿在舞台上的黑暗。仿佛一切准备停当，单等开幕铃声一响，世界就会大放光明。

我开始写小说那阵子，地方上过年，我常去瞻仰元旦的日出，参拜当地的神社，多少回置身于元旦的“晓暗”之中。然而这十几年来，一直未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家居东京，可以参拜神社，也能够去瞻仰日出，可一想到乘车引起的麻烦，就提不起劲来了。但是，除夕这天收拾收拾书斋什么的，直到天亮才去睡觉，也就跟笼罩在我家庭院中的黑暗为伍了。在这元日

到来前的黑暗里，透过书斋的窗户向外望去，然后将身子横卧在床上。和年轻时候不同，现在不期待过年了。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睡去，这是新的一年到来之前的黑暗，这是舞台上开幕前即将爆发光明的黑暗。

醒来，宁静的元日到了。没有车声，这是一年里最宁静的日子。由于早晨睡了懒觉，要到十点或十一点光景才饮屠苏。这前一段时间，是在工作间走廊的藤椅上度过的。打开报纸，元日这天编排醒目的版面上，社会栏里也报道着市井中各色各样的血腥的案件，刊登着车祸和伤亡的消息。一年之中，就连元日这天，这些事件也无法休止吗？地球上生活着这么多人口，休止的事是不可能有的。战争总是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持续着。

虽说是元日，但不能以为都是明朗和欢乐。去年地球上生了许多人，也死了许多人，生的一样，死的各异。今年也还会生许多人，死许多人。这一想法，作为不折不扣的新年所感来到我的心头。这是无法改变的俨然的事实。

这种人类交替的想法，逢到新年更加显得特别起来。平素对这种极明白的事实从未发过感慨。多少年了，我都是在元日这天早上思虑着这个问题。众多地生，众多地死。人类不断交替着，由人类创造的时代也在交替着。每当泛起这样的思虑，我就想起天山山麓的那个小湖——伊塞克湖，想起长眠于湖畔的那位19世纪的探险家。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如此安稳地生和安隐地死的人。他就是俄国的西域探险家普尔捷瓦里斯基。19世纪中叶，他到过蒙古，罗布泊、西藏、青海戈壁，数次走过伊塞克湖畔的道路，翻越过天山。后来，他死在这座湖畔，遵照遗言，他被葬在湖畔上了。

这位普尔捷瓦里斯基的生和死没有两相分离，仿佛有一根

美丽的纽带将其连结在一起了。这种生与死的完美的结合，也只到了 19 世纪末就告以结束了。现代的人看来，仿佛总是生不如意，死不如愿。

饮罢屠苏，碰到天好，就晒晒太阳。瞥一眼大把的贺年片，不由想到了自己的年纪。“大家的年龄都增长了一岁。”写有这个字样的新老朋友的贺年片混在一堆里。上面列着许多儿孙的名字，还有的一一标明了年龄。从前，十八九岁时，每日在一起玩耍的朋友，都娶了妻子，生下几个孩子，每个孩子又各自生下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端坐于大家庭的顶端了。多么壮观！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有辛酸，有苦恼，也有欢欣。所有这些，从一张家系图上是无法判断的。只能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人口在增长。说它壮观，就是基于此种意义。

我也是一样。以自己为中心创造了一张家系图。我把这张图拿到眼前观察，上面只有名字和年龄，尽管这样，也可以判明这是一家一户的结构。其他一概无法知道，正因为如此，才是纯粹的，干净的。

我设计着一段长长的阶梯。每经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阶梯就上升一段。阶梯的第六十八段最上端坐着我。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他（她）们的配偶，还有孙儿们，男女十多个都分列在这长长的阶梯之上。倒数第二段是去年（1973）生下的两个婴儿，为了不使他们跌跤，用布带子连在一起了。他们都是男孩，既不会爬，也不会说话。不论怎样，这两个婴儿越发泼刺起来了。他们小小的体内积攒着能量，今后可以连升几十段阶梯。他们的体内贮存着一种可能性，不管干什么都能得到实现。而且，对人生的任何污浊都不沾染，除了本能地寻求母爱、吮吸母乳以外，他们没有任何欲望。他们不

知道羡慕人，憎恨人，也不知道如何买得欢心。他们和荣誉、金钱毫无关系。他们不时地笑出声来，令人想到这是神仙教他们学笑。这正是无心的笑啊！

人们都是从婴儿长大的，这个念头突然涌了上来。这两个婴儿要登到我所端坐的位子，那是不容易的。从婴儿们所在的第二段抬头仰望，也许叫人觉得头脑发昏。散坐在三十段到四十段的儿女们，不觉已度过青春时代，进入壮年了。当然，他们都各自经历了我所不知道的人生的悲欢。遗憾的是，我无法进入他们的范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得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我只能像父亲一般去苦，也只能像父亲一般去悲。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自己做，这，就是人生啊！

午后，一回到书斋，就听到孩子们的声音，这些分布在阶梯第八段和第十段的幼小者们，他们是要到马事公苑放风筝去的。这是每年的惯例，元日似乎就是放风筝的日子。

我小时候也在伊豆的山村放过风筝，放风筝的地点是经霜打枯的田野。换上走亲戚的衣服，穿上新编的草鞋，来到结冰的田野里，终日和风筝格斗。风筝很难升上天空，它在烈风中飞旋狂舞，突然飘上去，又忽儿同别的风筝缠绕在一起，倒栽葱跌下来，撞在地里了。风筝从来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欣欣然高高飘扬在空中，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总之，接二连三的不如意。就像幼小的我同风筝格斗一般，这些孙儿们也同风筝格斗一下吧。风筝高高飘上天空，这确实是大好事，但这样的好事却很不容易实现。有风就飘，无风就歇，风筝可不是这样听话的。

孩子们到马事公苑去了，家中静寂下来，回忆又来到我的

心中。如今，我再不会到结冰的田野里放风筝了，没有我可放的风筝了。但却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总得放点什么，就像风筝一样高高飘上天空，在烈风中飞旋，狂舞。对，我是得放点什么。我被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这不奇怪，每年年关，我都有如此的想法。

下午很晚客人和亲友才云集而来。在这之前，我就坐在书斋走廊的藤椅上挨时光。童年时代，每逢元旦练习写字，不知打何时起，这一习惯丢掉了。我不再伏案，一年就这么一回，静静地度过一个下午。

——沉静的眼，平和的心。除此之外，世上还有什么更宝贵？

这是三好达治《冬日》里的诗句。要是练字，我一定选这样的话。

季　　节

人在幼小的时候，对季节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我在少年时代度过的真正的夏天和冬天，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春天和秋天也一样，我在儿时经历的真正的春天和秋天又到哪里去了？

我是在伊豆长大的。这地方气候温暖，适宜居住。每年下两三场雪，只是薄薄的一层，道路也不会被连连封锁几天的。所以，这里同东北地方和北陆地方那种典型的冬季生活迥然相异。

不过，冬天给我的印象，依然是颇为严峻的。

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流经庭院一隅的小河边洗脸的时候，就发现近旁的铁桶和木盆里结着冰花。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幼年时代的冬天，想起那些铁桶、木盆以及放在厨房角落里的水缸，眼前首先浮现起漂荡着冰片的水色。不管结不结冰，水总是碧清的，十分宁静。它仿佛屏除了外界一切干扰，静得叫人有点难受。今天，再也见不到那样的水了。其实，盛在那些铁桶、木盆和水缸里的水是否真的呈现碧清的颜色，我也说不清，今天回想起来，它只不过是作为严冬的象征，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罢了。

高中时代是在金泽度过的，短短的三年，使我了解了雪国的生活。我父亲在弘前的军队里供职，我也到过弘前，尝过那里冬季生活的滋味。然而，都不像我幼年时期在伊豆经历的冬天那样严峻。看来，只有纯洁无邪的童心，才能深切地感知冬天最本质的内涵。

几年前，当我坐飞机飞越北极圈上空的时候，联想起儿时每天早晨看到的碧清的河水。透过层层叠叠的云雾，远远可以窥见下面的海水，实在有些可怕。那片片断断的海的颜色，正是我小时候从水缸里看到的颜色啊。除了“严峻”这个词儿，再也无法形容它的样子了。我想那碧海的深处，正隐伏着我幼年时代经历过的寒冬呢。

在伊豆，要是节令来得早，一月底梅花就开了。寻常，进入二月以后，梅花才开始吐露雪白的花朵。我家院子里有好多梅树，其中有几棵是老梅。我喜欢梅花始于少年时代。大概早春这样的季节，可以荡涤一个少年的伤感吧。过了五十岁之后，就更热爱梅花了。现在我一想起梅花，想起梅花盛开的季节，心

中就别有一番情趣，这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无法替代的。

幼年时代，我对于所有的花都漠不关心。那时不懂得梅花和樱花美在哪里。眼前无论开着什么样的花儿，总是视而不见。现在我有两个孙儿，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他们俩对于花也没有什么兴趣。我把他们抱到盛开的樱花树下，或带他们到玫瑰园前面，都丝毫不能惹他们心动。要是旁边有条小狗呢？他们立即会被吸引过去的。

梅花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片断的记忆，但我却还记得别人抱着我去闻梅香的情景。

伊豆半岛的西海岸，住着我祖母的远房亲戚，每年到我家来两三趟。他是个中年汉子，每次来总爱跟我这个小孩子一道玩。他把我抱起来，两手高高地举着。单凭这一点，我就对他产生了特殊的好感。每逢我一看他进门，就感到快乐降临身边了。

有一次，他领我在院子里散步。我俩走到梅花树旁，他抱起我，把我的脸凑到花瓣上。

“闻闻看吧，可香啦！”

“嗯。”

又走向另一棵梅树。

“这棵梅花呢？”

“挺香的。”

“说得好，就是香嘛！”

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一番对话。也许因为这段往事，我不知打何时起养成了一个癖好，一看见梅花就凑过脸去。现在院子里的梅树一着花儿，我就时常闻闻它的香气。要是有幼小者在旁边，我准把他抱起来，叫他也嗅嗅梅花的幽香，就和我从

前那样。我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会产生我所体味过的那种心情吧。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快活。尽管这个指望不太可靠，但我总觉得在童稚的心田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他知道什么是馥郁的梅香。

“闻闻看吧，可香啦！”

“嗯。”

这虽然是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但也许充分领会到了我的心意吧。

盛春的季节，给我留下了两个片断的记忆。

一是在春天的漠漠黄昏，我同祖母两个人一起去观看露天浴槽里给马洗澡的情景。西平温泉澡堂外面，有个二尺来深的浅浅的方形水池，汇集着从温泉里淌来的热水。澡堂当然设在房子里，这浴槽却在露天，是附近农家为了洗刷农具砌成的。它至今依然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那时，祖母带我到西平洗完温泉之后，就去隔壁露天浴槽旁看马儿洗澡。马站在浅浅水池里，一个汉子先用铁桶给它浇水，然后再用稻草、麦秸什么的一点一点仔细揩拭马的身子。我每逢想起这件小事，总有一种明朗的色彩映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那时是否赶在春日的黄昏，然而，春天溟蒙的暮色，却时时飘荡在我片断的记忆之中。我和祖母坐在附近的石头上，专心致志地望着给马洗澡这件极为平凡的事，总是看不够。

还有一件，也是跟祖母一起，步行离家走十分钟的路，去给樱菩萨上供。樱菩萨在通往长野村落的大道上，那里长着一棵大樱树，树根旁边供着一尊小小的石像。在我的印象里，祖母带我去也似乎是在春天的黄昏，但认真考究起来，我却记不清楚是春天的黄昏，还是夏天或秋天的黄昏了。不过，我还是

当作春天黄昏发生的事加以回忆，春天黄昏所特有的洁白而明朗的色调，一直萦聚在我和祖母的身旁。

我之所以一概当成春日黄昏发生的事，是因为确实存在着使我不得不朝这方面回想的因素。看马儿洗澡是在春天的黄昏，给石菩萨上供也是在春天的黄昏。前一个记忆，闪耀着春日黄昏明丽的色彩；后一个记忆，却多少带有春日黄昏寂寥的情调。

不光这两件，我对黄昏的记忆很多，总之，黄昏在我幼年的心里，激起过不寻常的波澜。

不论哪一个季节，当夜幕从广阔的田野上低垂下来的时候，对儿童们来说，总是寂寞难耐的。他们玩得再火热，一发觉黄昏来临，就急急忙忙跑回家去。他们拼命跑啊，一刻也不肯停留。

未上小学之前，黄昏对我来说，既寂寥又恐怖。正在村头玩耍的孩子们，突然发觉黄昏到了，都一齐向家里奔。只要一个人领了头，其他孩子都跟着跑起来。在孩子们奔跑的同时，凄清可怕的暮色便从四方压了过来。

有的孩子像骑马一般，噔噔噔一跳一跃地跑；有的孩子只顾低头狂奔。不管哪种跑法，都是为了尽快摆脱黄昏的凄凉和恐怖。

但是，季节不同，黄昏具有的寂寞和恐怖也多少有些差别。那是上小学以后，我在校园、田野和广场上游玩的时候，每当黄昏到来，眼望着渐渐变浓的暮霭，不觉有些凄然，可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我一个劲儿往家里跑啊，跑啊，想起那时的心情，就像只身漂游过无边的大海一样。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夏天。

对我来说，凄清的黄昏伴随着恐怖，是在晚秋向冬天过渡

的寒冷时节里。一近黄昏，黑暗立即袭了过来。

“啊，快逃！”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跑回家去，后面仿佛有什么追逐似的。

那时候，正值大正初年，我的家乡伊豆天城山麓，冬季一到傍晚，就有一种名叫“粉婆儿”的白色小虫，在暮色茫茫的空中飞舞，看上去像在水里上下游动。“粉婆儿”是白头老太婆的意思。孩子们挥动桧树枝子，用树叶粘住那棉絮状的小虫。“粉婆儿”看起来是银白色的，但由于气候变化，有时那白色多少泛着青灰的底子。

孩子们从地面上跳起来，挥舞着树枝，这是他们冬日黄昏的游戏，当“粉婆儿”的光点渐渐融进夕霭的时候，孩子们便扔掉树枝，各自跑回家。刚刚还在用树枝拼命捕捉白色小虫，这回自己却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粘住一般，心里惶恐不安。冬天的黄昏，对于我是如此的可怖。

少　　年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故乡伊豆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的。那时，我父亲当军医，常常在几个小城镇里调来调去，考虑到屡次转学挺麻烦，于是便把我送到乡下的祖母那里。从此，我就在乡村的一所小学里走读。

现在，我的家乡虽然显得偏僻一些，但作为伊豆的温泉之

乡，连东京人都知道它的名字。然而在我的少年时代，它却是天城山麓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山村。从那里要坐两个小时的马车，一路颠颠簸簸来到小火车道的终点站O村，然后再乘一个半小时的小火车，才能到达东海道线上的三岛镇。

我们乘坐马车到O村，一年里总有一两回。我每天几乎都到村头的停车场去，目送着一天里往返两次的马车走出村子，然后再迎接它们归来。马车一跑起来，孩子们就跳上车厢后面的踏板，有的吊在窗口上，一直走到邻村的大桥边。马车一过桥，大家就从车上跳下来，因为桥对面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异乡了。

我们难得乘上一次马车，不过一年也有两三次机会乘马车到O村去。这地方由于连接着小火车道，孩子们对它才如此景仰。马车一驶进O村，心情自然紧张起来。村里不论哪个孩子，看起来都显得那样活泼，伶俐。每逢在路上碰到他们，心里未免有些打怵，总是低着头，怯生生地走过去。

这个村上住着我的亲戚，家中有个少年，和我同岁。我在他面前一点也抬不起头来。他嘴里说的“这回上行啦”“这回下行啦”之类的话，听起来都是城里人颇为时髦的流行语言，单凭这个，我就只能甘拜下风。

O村况且如此，到了三岛镇，就更显得寒碜了。

一到三岛镇，就看到街道两旁排列着店铺。镇子中央有一家电影院，门前几面小旗迎风招展。我们这些来自山村的孩子聚在一起，彼此紧紧挨着身子，穿过热闹的街市。半道上要是遇到镇上的少年，大家总觉得自己的身份顿时矮了半截，像偷食的小猫一般，畏畏缩缩地躲在一旁，给他们让路。

镇上的少年都穿着漂亮的和服，趿着木屐或穿着草鞋。

我们参观了三岛镇的小学校，那里有器械体操表演，校舍

涂着白漆，操场上聚集着许多身穿洁白运动服的学生。看到这些，我们又新奇，又惊叹。

我们村子每年一到夏天，总有两三个住在城市的男女少年，跟父母一起来到这里。城里的孩子一下马车，我们总是躲在一旁瞧着，监视着，常常若即若离地跟在他们后面，一同到温泉旅馆去。

我们注视着他们走进哪家旅馆，住在哪个房间。这些男女少年呆在村里的日子，也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小伙伴们每逢聚会，议论的净是关于他们的事。

“刚才我侦察过啦，正在吃苹果哩！”有人通报了消息。

“喔呀！”孩子们齐声喧呼。

“好像就要洗澡啦！”

听到这个侦察来的消息，我们立即向村口的大道跑去，接着飞也似地滚向溪谷的小路，穿过吊桥，直奔旅馆。大家攀着旅馆的石墙，爬上院内的大椎树，窥伺着城里来的男女少年的动静。

看到他们做着同我们不一样的游戏，或听到他们唱我们没有学过的歌曲，大家会不期而然地高声吵嚷起来。这种奇妙的心境里，混杂着羡慕、感叹和反抗的情绪。

夏天过去了，这些少年在乡下呆上半月或一月，就要离开村子回城了。这一天对我们来说同样是寂寥的。大家满怀感慨，联想起暑假即将结束，秋天就要来临，一种凄清的感觉，使我们山村少年陷入孤独和感伤的气氛之中。

我们紧紧跟在城里孩子乘坐的马车后边，喘着粗气，流着大汗，一个劲儿拼命追赶。当跑得精疲力尽，被马车甩下很远的时候，各人就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大家冲着马车叫喊开

了。

有的大声吆喝；有的骂一声“混蛋”；有的叫着“下次再来”；有的干脆赌气说“下回来可要给吃石子啦”……其实，这些话都不假，是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流露。

城里的孩子渐渐离开村子以后，再也用不着侦察和监视人家了。少年们失魂落魄，个个变得无精打采起来。于是，我们想起了遗忘一个多月的学校，大家一边唱歌，一边登上山岗。

现在，我的两个男孩子和我在山村上学时的年龄相仿，他们都在东京的小学校里读书，是呼吸东京的空气长大的。

我时常眼巴巴望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玩耍，心想他们该有多么幸福。东京的所有地名，不管是新宿还是银座，他们都能一口说出来，而且单独一人乘电气火车或公共汽车东跑西奔，这和我的少年时代大不一样。从他们身上，再也看不到我当时具有的那种恐惧、卑下、羡慕和惊叹的神色了。

今年夏天，我把两个男孩子送回自己生长的故乡伊豆，让他们过了个把月的乡下生活。他俩离开爹妈来到祖父母身旁，陶醉在乡村的大自然里。

孩子们回城以后，谈起了乡下生活的种种情景，他们兴致勃勃地说到捕蝉、捉虫、钓鱼，在山坡上滑行，到小河里游泳……

一到吃饭的时候，弟兄两个在精神和行动上都显得粗鲁起来，这是下乡前所没有的。听他们谈话，也稍稍带着乡下人的调子。

“明年再去，咱也不会认输啦！”弟弟说。

“当然不认输啦。”哥哥应和着。

我不知道他们谈论些什么，但这两个少年说话的口气听起来十分豪爽。问他们说些什么，两人只是笑，竟不肯回答我。

回家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们谈论的中心一直是关于小河的流速啦，深度啦什么的。

正如我在少年时代面对城里的男女少年抬不起头来一样，我的孩子们出现在那些饱受农村自然风光熏陶的男女少年面前，也会同样感到低人一等吧。

“你们是不能认输呀。”

每当两个孩子谈起乡下来，我总是用同样的话激励他们。

藤枝静男 [1907—1993]

小说家。静冈人。1936 年千叶大学医学科毕业，做过眼科医生。在本多秋五和平野谦劝说下，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受志贺直哉的影响较深。主要作品有《芥子气中毒的眼睛》(1942)、《狗血》(1956)、《凶徒津田三藏》、《田绅有乐》(1961)，长篇小说《只有悲哀》获 1979 年野间文艺奖。

妻的遗骨

大约三十多年了吧？战争末期，我在某地买到一本印制精美的大原美术馆藏品画集，这是一本折叠式大型画集。我和妻子利用空袭的间隙一起欣赏，心里甚感慰藉。我们把它镶进粗劣的画框，挂在空荡荡的墙壁上，经常更换着观看。就这样，好容易战争结束了，生活也稍微安定下来。第一件想到的就是双方到向往已久的仓敷旅行。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些画的原作，还到绿柳毵毵的河岸上散步，度过了欢乐的日子。当时，运河里流淌着污浊的黑水，我们没有在意这些。其后，我们又另找时

间去过三次。

两年前，妻子患了乳癌，做了三次手术，结果转移到腹膜，病势慢慢加重了，眼看着未来的生命无望了。病名没有告诉她本人，碰到心绪好的时候，我们愉快谈论着将来旅行的事。夫妻相商，等天暖有了力气，五月份身体好了，首先去仓敷，到那座美丽的美术馆周围转一转。

二月二十六日正午过后，妻子咽气了。翌日火化，我把少量的骨灰收进塑料袋，装在衣兜里，作了一个星期的旅行。妻子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平生总是对我说："我死了，就像水珠一样消失了。你要把我的一部分骨灰埋在少女时代常去游乐的浜名湖畔和衷心喜爱的仓敷美术馆的庭院里，盖上小石子，用脚踩结实，不要为我造墓。"为了实现妻子的遗愿，我便踏上了旅程。

三月二日，一个小雨飘零的早晨，我走进空无一人的美术馆。看到院子中央有几棵低矮的树木，征得看门年轻姑娘的同意，我在一棵树下用手指抠出一点沙子，埋进一块两公分的遗骨，撒上土，行了礼，回去了。

当天晚上，我和一直担心我的身体而伴我同行的本多秋五一道儿逛街，早晨那两个看门的姑娘找到了我，说："美术馆的秘书长叫您明早来一趟。"虽说也有些偶然的时候，但她们在大街上能找到一个连姓名和旅馆都不知道的人，很使我感到吃惊。

等第二天早晨一开馆，我就去了。那位秘书长对我说："把埋下的骨头挖出来，带走。要想供养起来，附近有寺庙，送到那里去吧。埋在这儿不好办。"

骨灰确实是不净之物，应当加以避忌，这本来是常识。特别是作为美术馆的人，提出这样的抗议是理所当然的。

我蹲在雨后湿漉漉的树底下，扒开沙土，挖出那片发白的遗骨，装进衣兜，道过歉，回去了。也许是有些心烦意乱，也许是记不清遗骨的形状了，似乎把一片石块当成了遗骨。正要走出大门时，秘书长跑着追过来："我们看到旁边少了一点土，又仔细查了一下，发现了这个。——是的吗？"说罢他递过来一块发脆的骨片。这确实是妻的，新鲜，泛白，还粘着泥土。我用纸包上，装进胸前的衣兜。我感到死去的妻子实在太可怜了，怎么会碰到这种残酷的事呢？我也为自己努力的失败甚感气恼，像小孩子一样流下了眼泪。

大原总一郎氏生前曾经给我来过信。他在研究秃鹫的文章里顺便告诉我一件事："再过一小时，我就站到美国的土地上了。再见。"语气非常亲切，充满温暖。我想，要是大原还活着，他看到我的这一切，也许会装作若无其事吧。

大原美术馆里的美术藏品确实琳琅满目，然而我再也不想去那里了。

东山魁夷 [1908—　　]

风景画家，散文随笔家。本名新吉。生于神奈川县。1926年人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专业，师事著名画家结城素明。1933年人柏林大学学习德语和美术，深受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熏陶。他擅长描绘不受人类文明影响的原始风貌的自然，他的散文表现了对原始自然的呼唤与回归，对日本传统美的向往与探求。主要散文集有《和风景的对话》、《听泉》、《探求日本的美》，自传《旅行之环》等。

放眼风景

以往，我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旅行，今后，我还是要继续旅行下去。旅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是将孤独的自己置于自然之中，以便求得精神的解放、净化和奋发吗？是为了寻觅自然变化中出现的生之明证吗？

生命究竟是什么？我在某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又要去另外的地方。不存在什么常住之世，常住之地，常住之家。我

发现，只有流转和无常才是生的明证。

我并非靠自己的意志而生，也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而死。现在活着也似乎没有一个清醒的意志左右生命。所以，就连画画也是如此。

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认为，竭尽全力而诚实地生活是尊贵的，只有这个才是我生存的唯一要意。这是以上述的认识为前提的。

我的生命被造就出来，同野草一样，同路旁的小石子一样，一旦出生，我便想在这样的命运中奋力生活。要想奋力生活是颇为艰难的，但只要认识到你那被造就了的生命，总会得到一些救助。

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威势，这是在我固有的性格上历经众多的挫折和苦恼的结果。我从幼年到青年时期，身体多病，从一懂事的时候起，就把父母的爱和憎看成是人的宿命和造孽。我有着不流于外表的深潭般的心。我经受过思想形成时期的剧烈的动摇；兄弟的早逝；父亲家业的破产；艺术上长期而痛苦的摸索；战争的惨祸。

然而，对于我来说，也许正是在这样的遭际中才捕捉到生命的光华。我没有就此倒下去而一蹶不振，我忍耐着千辛万苦，终于生活过来了。这固然是凭靠着坚强的意志，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懈的努力等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对一切存在抱着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不知不觉形成了我精神生活的根柢。少年时代，我怀疑任何事物，对一切存在都不相信，我简直无法对待我自己。但是一种谛念在我心中扎了根，成为我生命的支柱。

我曾经花了大半年时间，站在人迹罕至的高原上，默默凝望着天色、山影，饱吮着草木的气息。那是 1937 年和 1938 年，

我尚未结婚，租赁幼儿园的一间房子住着。这里是八岳高原的一隅，生长着优美的森林。我一旦找到可爱的风景，一年中连连跑来十几趟，以极大的兴趣，观看我所熟悉的一草一木随季节而变化的情形。

冬季早该过去了，而高原的春天却姗姗来迟。寒风吹着，赤岳和权现岳一片银白，威严肃穆，只有落叶松萌出些微的黄褐色来。高原上到处残留着积雪，仿佛被什么压碎了一般。奇怪的是，去年的芒草还在雪地里纤纤挺立着。经过一个雪狂风猛的冬天，连那结实的枞树也折断了枝条，这些细弱的芒草怎么能继续挺立着呢？

春来了，一时，百草萌发。红的，黄的，粉绿的，带嫩叶的，银的，金的，汇成一曲丰富多彩的交响乐。小梨树开着素朴的白花，嗡嗡嘤嘤的蜂虻举行弦乐合奏。黄莺和布谷鸟在表演男女二重唱。这里有杜鹃花，华贵的莲华杜鹃，娇艳的满天星，清俊的野蔷薇。

雾霭流动，细雨初降，夏阳辉映，纷乱燠热的草原上牧马的脊背闪耀着光亮。骤雨，隆隆的雷鸣，晴朗的念场高原升起一架灿烂的彩虹。

蓟草长高了，松虫草开花了，天空青碧一色，飘飞着明亮的薄云。落叶松现出黄褐色，白桦透着炫目的金光，雪白的芒草穗子随风摇荡。

空中布满灰色的云朵，下雪了，一片深雪。枞树看上去黑黝黝的，雪上斑斑点点，交错着鸟兔的爪印。落叶杉林时时怕冷似地震颤着身子，将白粉般的细雪抖落下来。

不多久，春天又回来了。那些芒草在雪天本来被渐渐积聚的雪层层遮盖起来，最后完全埋入厚雪里了。等到雪化，又渐

渐露出头来，就这样迎来了春天。看到这些纤细、柔弱而又安身立命的坚韧的草木，我非常感动。

那时我想，我的作品为何不够精炼圆熟呢？我的心和大自然紧密融合，我的观察并非流于表面，而是达到相当的深度了。然而，我却不能将我感觉到的东西，真切而细致地描绘出来。是因为表现技巧拙劣吗？不，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问题。

我跑着，汗水混着尘埃。脚边散落着烧毁的瓦片，尘烟飞旋。一群人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衫，虽说是军队，但那样子实在凄惨。战争结束的前夕，我应征加入千叶县柏树团，第二天很快转移到熊本。在那里，我们每天都要练习使用炸弹爆破战车。一天，我们去清理焚烧后的市街，归途中登临了熊本城的天守阁遗迹。

我怀着如醉如痴的心情奔跑，简直就像一个灵魂受到震撼的人，忽然陶醉起来。我刚刚看到了，看到了那生命的光辉的姿影。

站在熊本城楼眺望，隔着肥厚平原和丘陵，眼前是一派广阔的天地，远处的阿苏山隐隐约约。不过，这雄伟的景观对于我这个经常旅行的人来说，并不感到十分稀奇。那么，今天我为何会激动地流下眼泪？为什么天空那般清澄，深远，连绵的群山那样肃穆威严？为什么平原的绿色那样生机勃勃，森林的树木那样葱郁，壮观？过去，我一次又一次旅行，也许见过这般美丽的风景吧。我一定是把它当成平凡的风景一晃而过了。我为何没有把它描画下来呢？而今，我没有从事绘画的愿望，甚至没有生存的希望了。——我的心里涌现出欢喜和悔恨。

我发现那风景闪耀着的光辉，是因为我再没有绘画的愿望和生存的希望了。我的心变得无比纯粹了。当我清楚地意识到

死神即将临近的时刻，心中就会强烈地映出生的影像来。

我打心里热爱自然，我是强烈感受到它的生命力的，然而每当作起画来，便囿于题材的特异性以及构图、色彩和技法等新的规定，而对那些更为重要的方面，对朴素而带有根本性的令人感动的东西，对存在的生命，缺乏准确的把握能力。我把这一切都当成落后于现代的陈旧的观点加以否定。我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求得新的前进。

另外，每当作画的时候，我就一心巴望作品能在展览会上取得优良的成绩。经商破了产的年老的父亲，长期卧病的母亲和弟弟，他们给我经济上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必须引人注目，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朋友们一个个成了画坛的宠儿，成了所谓流行画家，而今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心情焦急，但脚步缓慢。因为我有这些想法，我的心就不能变得纯粹起来。

把当时的心情分析一下，虽然条理不很清楚，但是我确实这样对自己说过：要是万一再有机会拿起画笔——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时候了——我将用眼下的心情，描绘我所得到的感受。

我的汗水混着尘埃在熊本市的焦土上奔跑着，我感到我的心都凝缩在一起了。

现在想想，我走上风景画家这条道路，可以说我是逐渐被逼迫的，是经受锻炼的结果。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有一些歧路。中学毕业时我决心当画家，而且选择了日本画家这样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大的歧路。战后，我又走上了风景画家这条道路，这也是一个歧路。应当说，推动我走上这两条歧路的外在力量，远远超过我自身的意志。我与其说是自觉地生存着，毋宁说是被动地生存着。可以说我是被造就成了日本画家，也被造就成了风景画家的。那么这种力量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星离去

一

我在天草的旅馆里，用印有崎津天主堂照片的明信片，给川端康成先生写了简短的信。内容是：久未通信，很抱歉，回去后随即拜访。

我在福冈举办完个人画展，又要到下一个地方——小仓举办展览会。这期间，我经过唐津、佐世保、柳川等地，旅途中又来到天草。

我住在天草下岛一所名叫下田的冷清的温泉旅馆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茫茫的天草滩宁静的傍晚。薄薄的雾霭，萦绕在海天相连处，几乎分辨不清哪里是分界线。

空中低悬着细细的上弦月，弓弦近乎水平，显得那般安谧而矜持。月亮上面，一颗又大又亮的星闪闪发光。

这颗星使人感到不比寻常。它是夜幕上一颗清澄、朗洁的明星，然而它那闪闪灼灼的样子，它那迸发出的光辉，似乎眼看就要飞向太空，化作一片光明，然后归于消失。这是生命在一瞬间放射的光辉。

我不由喊醒了妻子，我们伫立窗前，久久凝望着这颗巨星。

电话铃把我惊醒，不知几点钟了，想是夜半吧，心里一阵不安。“啊？”接电话的妻子出其不意地惊叫起来。

“川端先生去世了，听说是自杀……”

我一骨碌跳下床，头脑里懵里懵懂，完全没有想到会有此事。

拧开电视旋钮，出现了白色的速报文字。

“赶快回去再说，应该先打个电报才是。”

看看表，刚刚过了十一点，还不到半夜。

向旅馆的柜台说明缘由，要了出租汽车，急急忙忙准备动身，车子开出了，冷冷的夜风吹入车内，两旁的树叶在黑暗中哗啦哗啦向后飘闪。

“川端先生自杀了。”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一沉寂而悲凉的思绪。我没有立即产生“为什么”的疑问。周围一片宁静，只感到一切事物都在缓缓溃灭。

在本渡换了车，到了熊本又继续乘下去，抵达福冈板付机场时是四点半。候机室关着门，没有一个人。首次航班是七点半起飞。

飞机在白云里飞行。白茫茫的富士山，终于微微露出了姿影。

先后在镰仓的宅邸前边的马路上，停放着几辆报社的汽车。进入横街，遇到一群记者和摄影师。这使我想起了先生获取诺贝尔奖时的情景。

几个人追过来问道：“有什么感想？”

“我完全没有料到，别的没什么好谈。”我急匆匆边走边答，随即闪入门内。

来到客厅，见到夫人，不由握住了她的手。夫人大声哭着，我没有说一句悲悼的话，只是一个劲儿流眼泪。

先生的遗体已经入殓了。但面部还露在外面。我接过含水的棉花，揩摩着他那紧闭的嘴唇。

这是一副庄严、亲切而安详的面容。我还从未见过先生闭着眼睛的样子。这是多么安然的表情啊，这表情代表着先生的身心一同进入安眠的状态了。我心中一阵难过，眼泪又止不住涌流出来了。

二

眼下，关于先生，我一句也写不出。

不光是现在，今后不论过多少时候，我都不能再说什么了。像先生这样的人，到底不是世上的常人，他是遥远的，他的存在就像万仞孤峰，高耸云表。我姑且享受着先生的厚遇和恩惠罢了。

我饱享着先生的好意，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因为我没有把先生当成一位卓绝的作家看待，（当然，我对先生这位作家，怀着无限的尊敬。这种尊敬永远不会打我心中消失。）而是当成一个人，直接触及了他作为人的一个方面。作为作家的先生，他那不朽的作品渗透了千万人的心灵，永生不灭。然而，要想接近先生的本色，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何等至关重要的大事啊！如今，我不论说多少感谢之类的话，都无法加以表达。先生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支持和鼓励，我说不尽内心的喜悦和敬畏。

人们提起川端先生，必然要触及美的问题。有人说，他是

个无餍的美的追求者，美的猎人。那种经受着锐敏的眼光被凝视着的美，实际上是不易存在的。先生不但寻觅着美，而且热爱美。美，可以说是先生的休憩，喜悦，恢复，是生命的反映。

先生对美术的兴趣十分浓厚，可以说是深不见底的。他经常观看美展。

他涉猎了美术的所有领域，从文人画、琳派、佛像、古陶、茶具、墨迹，到外国美术家的作品，其阅历的广博，令人叹服。这里，始终贯穿着先生敏锐的善于取舍的慧眼。

我之所以能同先生长期而亲密地交往，是因为除了美之外，我们几乎没有谈及其他任何东西。

此外，对于我来说，除了美之外，再没有别的话题可谈。美牵系着先生的一生，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作为一个画家，我终于生存下来了。战争结束的当儿，从死亡的边缘抬起眼，风景使我重见光明。

就这样，我走过了死而复生的道路。我的经历尽管和先生在精神上有些相通之处，但先生如此亲切地待我，只因为我是基于某种谛念的单纯而素朴的感知者，而不是有意志的分析家或创造者。我从放弃自我这一点上出发，将自然界表现的生命之光视作恩宠，带着不才之躯，一味生存下来了。或者说，先生和我，都有一颗孤独的心，而我们又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彼此都想倍加珍视这种孤独的心灵的沟通。

我的胸中深藏着黑暗和悲痛，但我没有把苦恼向别人公开表白过。然而，有着黑暗和苦恼的人，同时也是祈求灵魂的净福和平安的人。我的作品所表现的静谧和纯朴的风格，抑或正说明我缺乏这些，才如此希望，如此进行切实的祈祷的。

先生的慧眼当然洞察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才待我以亲爱之情的。先生把我当成一个虔敬之徒同我交往。而我，又受到先生多大的虔敬而慈悲的救助和教诲啊！

他在集英社出版的画集序文《观东山魁夷画展有感》中写道：

……这“净福”一词也是我的生命之泉。我的病是心绪的悄寂，衰颓和郁厌，自从亲近了东山君的画和文，便日益得到治愈，得到复苏。

只是有一点埋在内心而无法行之于文的、也是东山君的风景画所无法表露、但却深深藏在内部的东西，这就是东山君那种超自然的经受过内心和精神的苦恼和动摇后所表现的静寂、安谧和虔敬。

这是先生向《日本美术志》(1971 年 11 月发行) 投寄的文稿中的文字，也是先生最后一次谈论我的话。

我每拜见先生，他总是不时凝视着我，倏忽掠过一丝严峻的暗影。不过，大部分场合是用亲切的态度对待我。

最后一面是去年岁末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对我说：

“明年我要到外国走一趟，吁请外国的日本研究家都来参加会议。”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年初，我在关西举办了个人画展，此后又到各地巡展，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望先生。

聆听先生最后的声音是在二月半光景，我和他通了一次电话，本来我托先生在我为《古都》装帧的扉页木版画上印上先

生的题字。先生寄来了。《古都》的题字有十几种，我一张张翻看着，每张都富有变化，情趣各一。我很惊奇，想从中选出一张来，但又颇费思索，于是便打电话给先生。

“怎么也写不好啊，”他说，“是吗？还有可以用的吗？”听筒里响起了先生爽朗的声音。

三

今天，在这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了，脑子里反而浮现出新鲜的记忆。

1954 年，我为《新潮》画封面画时，不知为着什么，新潮社的菅原君领我到川端先生和小林秀雄先生家去了一趟。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先生。

我拜见了玉堂的《冻云筛雪》，大雅和芜村的《十便十宜帖》等众多的名品。罗两峰《野火》中野兔冲出燃烧的草丛的姿态令我难忘。有人评判先生是可怕的人，但我丝毫不感到他有什么可怕。不过在他面前，我完全变得拘谨了。

先生来看过素描画展，在举办以东京为主题的组画展览时，他为画集写了序文。在为东宫御所制作壁画时，先生来过我的画室。举办北欧风景画展时，他又为石版画装帧的《古镇》画集书写了题为《美丽的地图》的序文。我在为新宫殿制作壁画时，先生来了，接着和我一起去看新宫殿收藏的壁画。举办京洛四季画展时，和先生获取诺贝尔奖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到展览会来了好几次，并为画集《京洛四季》写了题为《都市的姿影》的长篇序文。此后，为版画集《京洛小景》题字；一起参加光悦会茶会；到京都、奈良、大津去观赏秋景；和井上靖君

应邀到新绿的信浓去旅行；满腔热情地为集英社出版的我的画集写了长篇序文。举行以描绘德国、奥地利的古都和窗户为内容的个人画展时，我屡次拜请先生为之作序。我一方面生怕为先生带来麻烦；一方面又安享着先生的盛情和厚意。

我请先生为画集《京洛四季》撰写序文的时候，适值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想，也许是不大可能了。公布获奖那天，我半夜里跑去祝贺，看见先生坐在内厅里，一个人孤寂地抽着香烟。我道过贺，表示想收回托他作序的请求，他马上说：

“我写，我到京都去写。”

“您太忙了……”我有些难为情。

“一点也不忙，别的一概被我回绝了。”

接着又闲聊了一会儿绘画，就告辞了。

我收到了他从京都饭店寄来的长信，告诉我序文完成了。这篇序长达三十页，通过京都这个地方，阐述了他对日本的美的怀想，优美的文章里穿插着短歌和俳句。

晚秋青莲院，巨樟嫩叶鲜。
绿叶罩大地，日光三两点。

不会作歌的我，不知道“在晚秋”好还是“晚秋的”好。还有“绿叶扩展，阳光照耀”和“巨树叶广，阳光普照”这两句哪一句更好些。再有“绿叶浓荫日光漏”是否显得拗口还是更富有意趣，我也弄不懂。总之，这一天的印象就是：站在青莲院门前的樟树下，信步徘徊，仰视着这棵大树。虽是“晚秋”，然“嫩叶之色”青青，布满了低垂的枝条。细嫩的浓荫，映照着初冬白昼的太阳，阳光从绿叶缝里漏泄下来。这首短歌描写

了古老大树充满青春的活力。苍老的树干，庄严的枝条，纵横交错、匍匐于地面的强劲的形象，决不是我这个不会作歌的人的一首短歌所能表现出来的。这季节虽是“晚秋”。更想把它当“初冬”。京城红叶之烂漫，实在因为有了常绿的映照，所以说成是“在晚秋”。这只是说明，今天的我，站在这棵熟悉的大樟树下，发现莹润的叶色而受到了感动。(《古都姿影》的开头)

我在几年前，曾反复叮嘱东山君，眼下再不抓紧画下来，京都就要消失了。我的这个愿望对东山君完成《京洛四季》这套优秀的组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我感到有说不尽的幸福和喜悦。在我初次向东山君提出的时候，我走在京都的大街上，嘴里不住嘀咕：“看不到山，看不到山”，心中甚是难过。一幢幢丑陋的西式楼房盖起来了，从街道上望不见山峦了。我叹息着，抬头不见山的城市不成其为京都。可现在，对这种望不见山的京都却也习以为常了。然而，至今我还时常想到能否把京都的姿影保留下来。东山君的《京洛四季》的每一幅画，都是这古都的留影。这组《京洛四季》的诞生，包孕着我的宿愿。出于平日的厚谊，我为东山君写了这篇信笔倾吐的文章。(《古都姿影》)

正如文中所述，这套京都的组画，也博得了先生的称赞。

所幸，先生赠我许多精美的书籍，寄过四十余封情意恳挚的信函。这代表着先生全家和我们全家（实际只有我和妻子二人）你来我往的深厚交谊。

关于这些事，要详细道来简直说不完。十数年的交往，先生对我的一片深情，使我找不出一句适当的感谢的话语。

从四十岁末到五十岁初，先生失去了众多亲友。

“在我所失去的朋友中，横光君的死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他写道，“论起余生，朋友先死于自己，这也许就意味着余生吧。”

我平日里的自我惆怅，只不过是悲悼日本人。由于战争的失败，这惆怅变得彻骨浃髓了。这样一来，灵魂反而获得了自由和安住。

我把自己战后的生命当作余生，这余生并非属于自己，而是日本传统之美的表现，因此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自然。

正因为先生有着这样的心境，所以对我这个迈着艰难步履、执著地探求日本的美的人，也以爱美之心竭诚相待，不断深化着对我的温厚的友情。

我和东山君相识，正如这本画集中的《一条道路》一文所描写的那样，是在 1956 年到 1959 年前后，东山君举办首届写生系列展或“东京展”的时候。当时我已年近花甲，这一年我又新结识了这位知己，堪称人生一大幸运。

看到先生这段文字，我又惊奇，又感念不已。

……去秋参加光悦会回来途中的旅行实在快乐。要是再能结伴巡游，该有多么荣幸。其后再度光临之际，我正值胃病发作，长期悒郁不振，自打你来之日，渐觉良好，想是心情欢欣所致，望能常常见面，借以愉悦身心。（1970 年 1 月 20 日书翰）

我曾接到过这样的信函。我之所以抄录先生的这番话来，并

非为了表述先生对我本人恩深似海的情谊，而是为了如实传达川端康成先生那种严峻的性格中所包蕴的极富人情味的一面。

四

"你要到哪里去?"

向遥远的虚空的世界发问，也是以这句话结尾的《反桥》、《时雨》、《住吉》三部曲，不论哪一部都是无限优美的短篇。在这些作品里，先生和美的密切关系，以鲜明的姿态被刻画出来了。尤其是《反桥》，先生对幽远的美的那种深刻的感受性，通过细致的文字织造出绚丽的幻想的彩锦。不用说，其情节结构是采用了小说虚实相生的手法：

神佛虽长在，凡人何得见，唯怀虔敬心，晓梦睹尊颜。

当主人公"我"在住吉旅馆看到已逝的友人书写的《梁尘秘抄》上的这首和歌，便将和住吉有缘的灵华的歌神的绘画挂到壁龛里。而这张灵华的绘画是一个熟悉的画商用思琴少女的肖像和池大雅的画换取来的。而且，"大雅、思琴和灵华实际上已经奇怪地混杂在一起，这三者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令人心动的地方。只要回顾一下这些就对自己的奇怪感到不寒而栗。仿佛看到了可怕的自我分裂。那么沟通大雅、思琴和灵华的心灵的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下午，我把龙门石佛的佛头拿出来放在膝盖上仔细端详。

美术品，特别是古代美术，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才感到

同生命联系着，否则，我只能感到自己处于污辱、恶逆和伤枯的生命的深渊，从死当中微微对于死作出稍稍反逆罢了。”

大雅、思琴、灵华心灵共通的，还有和龙门石佛之首共通的，那就是对于美的切实的憧憬。“我”正是由此而得到慰藉、医治和鼓舞。这篇小说是一个不太健康的五十五六岁的男人的独白。还有，这三部曲中的《反桥》写于昭和二十二年，四十八岁的时候，《时雨》、《住吉》写于昭和二十四年，是五十岁时的作品，《临终的眼》写于昭和八年，那时先生三十四岁，是早于《反桥》十四年以前的作品。先生将这部作品和《禽兽》一起，认为是可厌之作。《禽兽》也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临终的眼》，以前每论起先生来，必定有人引用这篇作品，现在重读更加觉得迫人心胸。

一般认为，旧家代代的艺术教养承传下来，便产生了作家。但另一方面，旧家等的血缘大体因为病弱，如残烛的火焰，正于燃烧殆尽之时诞生了作家。这已成为悲剧。

先生还引用芥川龙之介遗书中的一段：

唯有自然对于此时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你也许会取笑我既爱自然之美又想自杀这种矛盾的心理吧？但是，自然的美丽只映照在我的临终的眼里。

先生在这段引文后继续写道：

在修行僧的“冰一般透明”的世界里，残香燃烧的声音听

起来仿佛要使房子着火；香灰落下的声音听上去犹如电闪雷鸣。这或许是真的。所有艺术的极致，就是这“临终的眼”。

五

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斯德歌尔摩授奖式上所作的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纪念讲演，开头引用了道元禅师的歌：“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凛凛天气寒。”还有明惠上人的歌：“冬月出云伴我行，朔风侵肤雪夜冷。”其中，也引用了上面提到的芥川遗书中的话。这是有着一定用意的。

他谈及禅、水墨画、造园、插花、制陶，还有从平安到镰仓的古典文学，在陈述日本的美之后作出这样的总结：

日本，或者东方的“虚”、“空”、“无”都在这里涉及到了。有的评论家把我的作品说成是虚无的，但西方的“虚无主义”这个词儿用在这里并不确当。我认为，“心的根本”是各异的。道元的四季歌题为《本来的面目》，虽说歌咏四季之美，其实具有强烈的禅的味道。

第二年，在夏威夷大学作了题为《美的存在与发现》的讲演，他先从卡哈拉·希尔顿饭店早晨餐厅里的一摞玻璃杯，映着日光发出美丽的光辉这样的情景说起，论述了“一期一会”的心情，由俳句到《源氏物语》、《竹取物语》、《万叶集》等古代作品，给外国人上了一堂关于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的启蒙课。

先生的这种心情，从他对于最近召开的国际日本研究会议一片热诚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这位先生，如今不在了。

战败之后，先生在悼念亡友横光利一的文章《继承日本美的传统》里，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愿望。他毅然地写道："我要以日本的山河为灵魂，在你死后继续活下去。"先生就是不折不扣怀着这样的决心和愿望走过来了。他的伟大的实践，在日本战后混乱的局势中有力地支撑着日本文化的精髓，使其在世界上灿然生辉。这是何等充实的生活啊！

人们都在议论和思索先生的死，但我却回味着先生伟大的生。在我看来，先生的死是一种安然的休息。

先生常说他自己怠惰，事实恰恰相反。他做出的成就远远超过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他全力以赴地工作着，如今，终于进入休息的状态了。

应该知道，怠惰的是我们。经过一番痛苦，我感到自己的身心紧张了起来。我不想填补先生去世后心灵的空虚，然而，今后我必须努力走着我自己行将日暮的人生的旅途。

我在天草给先生写信的时刻，看到那颗星，也正是先生死的时刻，这是偶然的，但这样的事在我却有过两次。一次是终战后不久，弟弟死于富山医院的时候。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弟弟因患结核病长期疗养。接到他病情恶化的消息前一周我去探望过，看他有些康复，我就打算暂回市川处理一些要紧事马上再到富山去，我写了张明信片，告诉他一旦办完事马上就动身。这时，眼前蓦然浮现出弟弟病房的情景，我仿佛看到明丽的阳光射进那座病房，空无一人。弟弟正是那时候死去的。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天草滩傍晚的天空、海色和辉耀于西方的星光。随着时间的过去，我越发强烈感觉到，那不正是先生

的英魂迸发出的光芒吗？

一 条 道 路

一条道路，在我的心中。

夏天早晨的野外的道路。

我看到青森县种差海岸牧场的写生画的时候，这条道路便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幅牧场的写生画里，正面的丘陵上可以看到一座灯塔。我想，要是除去栅栏、马群和灯塔，就只画一条道路怎么样呢？——自从有了这个念头，一条道路的影像始终不离我的心头。

光用道路构成画面行吗？我有些不安。但是，除了道路，我再不想添加别的景物。这不是现实里的道路的风景，我想画出象征世界中的道路。我想画的虽然不是某一个地方的道路，但考虑到各种条件，我依然从种差牧场着手构思。我认为那里还算齐备些。不过，我的那幅牧场写生是战前画的，相去十多年了，时至今日，那些道路依旧一成不变地存在着吗？我不由担心起来。

跑一趟也是徒劳，看来，不必受到这条道路的约束。1950年，那时出外旅行的条件尚不能说很好，不过我并非记挂这一点。当那最初触发创作欲望的现实的风景完全改变的时候，心

中刚刚形成的道路的影像会不会淡薄呢？我对此放心不下。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去看一看。当时东北本线因遭水灾而不通，我乘奥羽线火车绕道青森抵达八户。

到了种差海岸，只见那条荒凉的道路，穿过一切如旧的牧场通向竖立着灯塔的山丘，缓缓地绵延着。

“还是该来呀。”我自言自语，伫立在那儿。

草地向海面倾斜着，道路两旁杂草丛生，笔直而和缓地向上伸展，接着向右方微微转弯，便从视野中消失了。遥远的丘陵后面有一条横线，看来那是路的延长。

然而，这条现实中的路和我心中浮起的十几年前那条画面上的路，相去甚远。作为总体的构图，这丘陵和这道路相配合是可以的，但眼前的这条路，在夏日的阳光曝晒下，土地干涸，野草枯萎了。路面泥土所具有的沉寂的情感，两旁草木和四周环境细腻的韵味，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对面的山丘以前呈现出一条柔和的轮廓线，如今山头的岩石已经裸露了。这是十年风雪洗刷的结果吗？战后破败的残迹，从陆奥边陲的牧场的道路上也显现出来了。

我想绘制一条温馨莹润的道路。我说明了来意，便在牧场借住下来。一大早，太阳尚未升起，就对着路开始写生了。回到市川以后，每天早晨依然到附近河堤的道路上散步，观望朝露瀼瀼的草木和土色，权作参考。就这样，我为创作《路》积极进行准备。

路有两种：回顾已经走过来的路；展望今后即将走的路。我想画的是今后将要走的路。当面对着和缓的上坡路时，我们就会产生即将跨越那里的念头；与此相反，当俯视着下坡路时，我们往往会觉得在回顾刚走过来的路。

当我绘制这幅《路》的画面时，既想到即将要走的路，也当成是已经跨越的路。这是绝望和希望交织的路。它既是遍历归来的路，又是重登旅程的路。它是对未来满怀憧憬的路，又是对过去诱发乡愁的路，然而，我把远山的天空处理得明亮些，使远方的路微微向右升起，消失于画面之外，因此增强了这是一条即将攀登的道路的感觉。

将人生比做道路，这是极平凡的。但是芭蕉把他那不朽的游记题为《奥州小道》。这固然因为文中有对奥州山野的描写，它既是现实中道路的名称，又意味着奥州地方众多细小的路径，这些都是边鄙地区的小路。然而，芭蕉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标题，可以说是将其旅途中的自己的姿影，象征着芭蕉的人生观和芭蕉的艺术观。我也时常旅行，我觉得旅行就是人生，就是艺术，作为遍历的象征的道路，化成鲜明的形象，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也走过各种道路。

早春山丘的路。新绿荡漾的麦田，呈现一条条白色的纹路。桑园里的桑树尚未发芽。遥远的群峰，白雪晶莹。碧玉般的天空，飘浮着轻云。

沿着溪流连结着几座寂寞的山村，杉树的影子散落在古道上。葺着石板的屋顶。昏暗的房屋里的蚕棚。织机的梭音。

走进森林深处，道路铺着山毛榉和枹树的落叶。脚踩落叶松松软软的，发出轻微的响声。这里，就在这里，白桦树傲岸挺拔，林木深处枫叶鲜丽似火。

雪国的路。净拣被人踩得结实的路径走着。雪撬来了。为了躲避它而闪向一边，一个踉跄踏进深雪之中。少女的头巾耀人眼目。

檐下清流潺潺。古朴的小镇。格子窗下排放着花盆。明丽的晚霞，映照着板壁剥落的储藏室。短幔。古老的招牌。

都市雨湿的柏油路。橱窗里的华灯，灯光渗进了路面。地下酒吧腾起爵士乐的旋律。人们倦怠的面容。寂寞。

学生帽上写有又新又美文字的徽章。从莺谷车站踏着樱花，经过博物馆旁，走在通向学校的道路上。

秋夜。美术馆的墙壁上贴出了中选者的名单。黑暗中人声如潮。初次中选，满心喜悦，为了给神户的父母打电报，脚步轻捷地在道路上奔跑。这是由公园通往坡下邮局的道路。

一个骑驴老人沿城墙根走来。石桥下边，村女们一边用棒槌捶打衣服，一边洗涤。街道上的白杨在风中摇曳。这是热河省承德的道路。

罗马郊外的埃皮亚道路。废墟，云杉和伞松。保罗望见基督幻影的道路。夏云。远雷。

古老的装饰着墙板的房屋，城门钟楼的尖塔上擎着鹳鸟的巢。广场上的泉水。马车通过暮霭沉沉的石板道，马蹄下火花迸射。这是拜恩州的古城。

从品川车站穿过灯火管制的黑暗的街道，到区公所领取应征通知书。走在雨后的道路上。

灼热的瓦砾，断落的电线，倒毙的马匹。黑烟。日蚀般的太阳。空袭下的熊本的街道。

拖着母亲的灵车走在荆泽的道路上。风猛烈地吹着，初雪闪亮的富士山，浮现在澄碧的天空。

道路的回忆是无尽的。今后还要攀登怎样的道路呢？舒伯特的歌曲集《冬日旅程》是根据谬勒的诗创作的，全篇描写了一个旅人在冬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的身影，咏唱着人生的寂寥。

那首有名的《菩提树》是一首乡愁之歌，通过一系列诗句，表现游子在冬天的旅行中，回忆起城门泉边菩提树叶子下面有一个令人消魂的场所。另一首《路标》，描述了徘徊旷野的旅人一见到路标就想起这条任何人都无法生还的道路。最后，旅人来到“旅馆”，这是坟墓。“旅馆”的标记是送葬的蓝色的花朵，他想在这冰冷的卧床上休息一下疲惫的身体。然而他遭到旅馆老板的拒绝。于是继续徘徊。这是一条令人绝望的冬日的道路。我经过冬日的道路，好容易踏上缀满朝霞的初夏草原的道路。

那年秋天，我把《路》送到第六届“日展”上展出。纵长的画面，中央是一条灰黄的路，左右的田野和山丘一片青绿，天空狭长，呈现蓝色。我考虑了这三种颜色在分量上的比重。作为展品，这是一个很小的画面，但如果再放大开来，画面就会失掉紧凑感。我想，使这种小巧的画面得以充实，对这种画来说还是必要的。

经过孜孜不倦的圆满而细致的制作，终于完成了。

这年，我首次成为“日展”的审查员。这幅《路》的展出，受到众多人的好评，获得画坛和社会的承认。

人生的旅程中有许多歧路，比起自身的意志来，我受到更大的外力的左右，这一点，我在本书的开篇中已经说过了。这种情况至今未曾改变。正因为我心中孕育着这种意志，要攀登这条道路，所以我才完成了这样的作品。不是吗？可以说，它在我心中的地位，它的方向是早已定型了的。然而，这条路既不是被光明炽烈的太阳映照的路，也不是被阴惨的暗影包裹的路。这是一条在熹微的晨光里恬静呼吸着的坦坦荡荡的永生的路。

一个美丽国家的故事

从前，有个风景美丽的岛国，位于东方的大海上。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国家，由于南北地形狭长，南方和北方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自然风貌，而且，具有构成风景美的所有的要素。它是个不可多得的珍奇之国。

这个国家的人们从远古时代起就热爱自然，和自然共同生活。从很早以前，就以农耕发达、芦苇幅员广大、五谷丰穰之国著称。其文化的萌生起始于国境中央绵延的群山所围绕的富饶的盆地。因而，人们从季节的微妙变化以及同美妙的可爱的自然的接触中，发现了使自己的心灵和自然相沟通的优美的世界。

随着时代的推移，稍北的山明水秀的地方建立了国都。那里绽放出该国特有的文化的花朵。这也和那里的美丽的自然有着深深的关系。为此，具有纤细感觉的女性的审美意识得到磨练，至今被当作世界瑰宝的优美的文学作品便由女性之手写成。

后来到了武士掌权的时代，其城郭、馆舍和板壁上也多是描绘樱、枫、松、花草等具有自然生命力的东西，其庭园也不忘发扬自然之风趣。

有个时代，出现一位最能深刻洞察自然的诗人，他在短诗这一形式中出色地表现了自然，以旅行作为人生，并在旅途上结束了一生。

这个长期未同西洋接触的岛国，一天突然从西洋驶来黑船，不久，西洋文明涌来，这个国家的人们开始了新的思考和生活。对于西洋文化，一概急速地引进，力争不落后于西洋各国。这种做法，一方面表现了富有进取精神的国民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遥远岛国的国民，那种唯恐被世界时势所抛弃的强烈的不安。西洋的文明是在其风土和历史中长期培育而成的，然而已无暇再考虑这些了，而且在许多方面忽视了本国优美的东西。

但是，遵照西洋的认识方法，对本国的东西重新审视，就自然之美而论，也会发现过去未曾留意的美质。在那之前不论如何，这个国家的自然保存了美，在世界上成为最具风景之美的国家。作为该国风景美的象征的具有优美轮廓的火山也为远近各国所知晓。

然而，那场战争使一个岛国大火从天而降。问题出现以后，正如过去中国诗人所吟咏的那样，“国破山河在”。起初，美丽的自然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个国家树立了停止战争、发展经济、让国民和平地生活这一思想。这是好的，但其国民对事物具有一种痴迷的追求欲，经济一获发展，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味热中于此。

其间，制造了许多远胜外国的优良产品，在占领外国市场上取得了胜利。这是国民优秀和勤勉的证明，是值得自豪的。但由于经济实力的膨胀过于急速，得到了一个“经济动物”的不光彩的名称。这个动物吃光了这个国家美丽的自然。因战争国破而留下的美丽的山河已经杳无踪影了。

经济的发展的确是必要的，但只有和人类的幸福紧紧相关才有意义。美好的空气，美好的流水，美好的树木，美好的风

景，对于人来说不是幸福的条件吗？素朴的心灵，可人的暖意，轻松和休憩，不正是人之所以作为人的条件吗？

不论建造什么设施，都必须绵密地考虑到不侵害人的正常生活。自然的开发和观光事业，只顾眼前利益，对于维护无比重要的自然美缺少自觉性。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泥海旁边沙漠一般干燥的土地上只有四方形的高大的建筑耸立于黑烟滚滚的天空。这里只有一边毫无意义的喊叫；一边徒然忙碌旋转着的群体。

古代有个风景美丽的岛国。——如今只能在书本上这样写着。

听　　泉

鸟儿飞过旷野。一批又一批，成群的鸟儿接连不断地飞了过去。

有时候四五只联翩飞翔，有时候排成一字长蛇阵。看，多么壮阔的鸟群啊！……

鸟儿鸣叫着，它们和睦相处，互相激励，有时又彼此憎恶，格斗，伤残。有的鸟儿因疾病、疲惫或衰老而失掉队伍。

今天，鸟群又飞过旷野。它们时而飞过碧绿的田原，看到小河在太阳照耀下流泻；时而飞过丛林，窥见鲜红的果实在树荫下闪烁。想从前，这样的地方有的是。可如今，到处都是望

不到边的漠漠荒原。任凭大地改换了模样，鸟儿一刻也不停歇，昨天，今天，明天，它们继续打这里飞过。

不要认为鸟儿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飞翔的。它们为什么飞？它们飞向何方？谁都弄不清楚，就连那些领头的鸟儿也无从知晓。

为什么必须飞得这样快？为什么就不能慢一点儿呢？

鸟儿只觉得光阴在匆匆忙忙中逝去了。然而，它们不知道时间是无限的，永恒的，逝去的只是鸟儿自己。它们像是着了迷似的那样剧烈、那样急速地振膈翱翔。它们没有想到，这会招来不幸，会使鸟儿更快地从这块土地上消失。

鸟儿依然忽喇喇拍击着翅膀，更急速、更剧烈地飞过去……

森林中有一泓清澈的泉水，发出叮叮冬冬的响声，悄然流淌。这里有鸟群休息的地方，尽管是短暂的，但对于飞越荒原的鸟群说来，这小憩何等珍贵！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这样，一天过去了，又去迎接明天的新生。

鸟儿在清泉旁歇歇翅膀，养养精神，倾听泉水的絮语。鸣泉啊，你是否指点了鸟儿要去的方向？

泉水从地层深处涌出来，不间断地奔流着，从古到今，阅尽地面上一切生物的生死，荣枯。因此，泉水一定知道鸟儿应该飞去的方向。

鸟儿站在清澄的水边，让泉水映照着身影，它们想必看到了自己疲倦的模样。它们终于明白了鸟儿作为天之骄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鸟儿想随处都能看到泉水，这是困难的。因为，它们只顾尽快飞翔。

鸟儿想错了，它们最大的不幸是以为只有尽快飞翔才是进

步，它们以为地面上的一切都是为了鸟儿而存在着。

不过，它们似乎有所觉悟，这样连续飞翔下去，到头来，鸟群本身就会泯灭的，但愿鸟儿尽早懂得这个道理。

我也是鸟群中的一只，所有的人们都是在荒凉的不毛之地上飞翔不息的鸟儿。

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日常的烦乱生活，遮蔽了它的声音。当你夜半突然醒来，你会从心灵的深处，听到幽然的鸣声，那正是潺湲的泉水啊！

回想走过的道路，多少次在这旷野上迷失了方向，每逢这个时候，当我听到心灵深处的鸣泉，我就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标志。

泉水常常问我：你对别人，对自己，是诚实的吗？我总是深感内疚，答不出话来，只好默默低着头。

我从事绘画，是出自内心的祈望：我想诚实地生活。心灵的泉水告诫我：要谦虚，要朴素，要舍弃清高和偏执。

心灵的泉水教导我：只有舍弃自我，才能看见真实。

舍弃自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想。然而，絮絮低语的泉水明明白白对我说：美，正在于此。

一 片 树 叶

当我把京都作为主要题材来创作我的组画的时候，想起了

圆山闻名的夜樱。我多么想观赏一下那坠满枝头的繁盛的花朵，同那春宵的满月交相辉映的情景啊！

那是 4 月 10 日前后吧，我弄清楚当夜确实是阴历十五之后，就向京都进发。白天，到圆山公园一看，却也幸运，樱花开得正旺，春天的太阳似乎同月夜良宵相约似的，朗朗地照着。时至向晚，我已经参观了寂光院和三千院，看看时间已到，就折向京都城里。

来到下鸭这地方，蓦然从车窗向外一望，东面天上不正飘浮着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吗？我吃了一惊。本来我是想站在圆山的樱树林前，观赏那刚刚从东山露出笑脸的圆月。它一旦升上高空，就会失掉特有的风韵。我后悔不该在大原消磨那么多时光。

我急匆匆赶到圆山公园，稍稍松了口气。所幸，这儿靠近山峦，一时还望不见月亮的姿影。东山浸在碧青色的暮霭里，山前面一株枝条垂挂着的樱树，披着绯红色华美的春装，仿佛将京都的春色完全凝聚于一身似的。地面上，不见一朵落花。

山头一片净明，月亮微微探出头来，静静地升上绛紫色的天空。这时，樱花仰望着月亮，月亮俯视着樱花。刹那之间，消尽了游春的灯火和杂沓的人影。四周阒无人声，只给月和花留下了清丽的好天地。

这也许就是常说的奇缘巧遇吧，花期短暂，难得碰上朗照的满月；再说，月华的胜景也只限于今宵，要是碰上阴雨天气，就什么也看不到。此外，还必须有我这个欣赏者在场才行。

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不管在什么场合，应当意识到风景的惠顾只能有一次。因为自然是活生生的，它在不断地变化。而且，眼望着风景的我们自身，也天天变化着。不断流转的命运

在描画着生成和衰灭的圆环。从这一点看，自然和我们都连结在一条根上。

如果花儿常开不败，我们能永远活在地球上，那么花月相逢便不会引人如此动情。花开花落，方显出生命的灿烂光华，爱花赏花，更说明人对花木的无限珍惜。地球上瞬息即逝的事物，一旦有缘相遇，定会在人们的心里激起无限的喜悦。这不只限于樱花，即使路旁一棵无名小草，不是同样如此吗？

自然景物令人赏心悦目，这个体验是我在战争中获得的。那时想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就要熄灭了，处在这样的境况里，才发觉自然景物却充满了旺盛的活力。于是，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过去在我的眼里，这些景物都是平淡无奇，不堪一顾的呢？

战争结束以后，在贫困的年代里，我也陷入苦难的深渊。冬天，我伫立在凄清寂寞的山峦上，大自然和我紧密相连，这才使我的心境感到充实而满足，我心中产生了对生活的切实而纯真的向往。

作为风景画家，我就是从这样的基点出发的。其后绘制的《路》，画面中央有一条路通过，两侧只有绿草，构图十分单纯，这风景随处都能找到。但是，这幅作品却表现了我的满心的情思，它所象征的世界，似乎是和许多人的心相通的。人们看到这幅画，都会想到自己走过的道路而感叹不已。

国立公园和名胜地的风景，各自具有优美的景观和意义。即使在最平凡的风景之中，人们也应当找到与自己的心灵息息相关的地方来。

我是个喜欢旅行的人。我在超越北极圈的遥远的拉普兰，午夜里看到过不落的太阳。那是多么神秘的光景。那是完全脱离人间的荒寥的风景。它强烈撼动着我的心。然而，我在北欧之

旅中作为白夜的景色所描绘的是瑞典波的尼亚湾港湾的海滨，以及芬兰湖泊地带一望无垠的针叶林和湖泊的风景，那里都是人们可以居住的地带。

我所喜欢描绘的不是人迹罕至的景致，而是富有生活情趣的自然风物。然而，在我所描绘的风景里，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物出现。其中一个理由是，我所描绘的风景是人们心灵的象征。我是通过自然景物本身抒写人们的内心世界的。

只有一次，在我的风景里难得地出现了点缀。那是一套组画，风景中出现的不是人，而是一匹白马。虽然远远看起来很微小，但白马却是画面的主题。整个风景都起着背景的作用，反映着白马所象征的世界。

我喜欢古拙、小巧的城镇。在那里，连房屋的墙壁上都浸染着几代人的体温。我感到山城镇里人们的生活，保持着人们特有的悠然情调。我看到德国的古都，每个窗边都开着美丽的花朵，那是向过路人亲切问候的语言。从屋内看上去，花朵全向外头开放，得不到从马路上看过来的美感。而且，窗户的造形也显得十分精巧有趣。

我常常揣摩画面的内容，创作散文，这是我接触了清新的自然和素朴的形象之后引起的感动所致。在战后时代的急流勇进中，我有很多时候，是走着同时代相游离的道路的。现在看来，这条路算是走对了。而且，我决心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到，现代文明的急速发展，破坏了自然和人类、人和人之间的平衡，地上仅有的生物失去生存的意义和自尊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不用说，世界有必要恢复平衡的感觉。应当珍视清澄的自然和素朴的人类，要形成一股制止人类着了魔一般的贸然的行为。人应当更谦虚地看待自然和风景。

为此，固然有必要出门旅行，同大自然直接接触，或深入异乡，领略一下当地人们的生活情趣。然而，就是我们住地周围，哪怕是庭院的一木一叶，只要用心观察，有时也能深刻地领略到生命的涵义。

我注视着院子里的树木，更准确地说，是在凝望枝头上的一片树叶。而今，它泛着美丽的绿色，在夏日的阳光里闪耀着光辉。我想起当它还是幼芽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情景。那是去年初冬，就在这片新叶尚未吐露的地方。吊着一片干枯的黄叶，不久就脱离了枝条飘落到地上。就在原来的枝丫上，你这幼小的坚强的嫩芽，生机勃勃地诞生了。

任凭寒风猛吹，任凭大雪纷纷，你默默等待着春天，慢慢地在体内积攒着力量。一日清晨，微雨乍晴，我看到树枝上缀满粒粒珍珠，这是一枚枚新生的幼芽凝聚着雨水闪闪发光。于是我感到百草都在催芽、春天已经临近了。

春天终于来了，万木高高兴兴地吐翠了。然而，洒落在地面上的陈叶，早已腐烂化作泥土了。

你迅速长成一片嫩叶，在初夏的太阳下浮绿泛金。对于柔弱的绿叶来说，初夏，既是生机旺盛的季节，也是最易遭受害虫侵蚀的季节。幸好，你平安地迎来了暑天，而今正同伙伴们织成浓密的青荫，遮蔽着枝头。

我预测着你的未来。到了仲夏，鸣蝉将在你的浓荫下长啸，等一场台风袭过，那嘒嘒蝉鸣变成了凄切的哀吟，天气也随之凉爽起来。蝉声一断，代之而来的是树根深处秋虫的合唱，这唧唧虫声，确也能为静寂的秋夜增添不少雅趣。

你的绿意，不知不觉黯然失色了，终于变成了一片黄叶，在冷雨里垂挂着。夜来，秋风敲窗，第二天早晨起来，树枝上已

经消失了你的踪影。只看到你所在的那个枝丫上又冒出了一个嫩芽。等到这个幼芽绽放绿意的时候，你早已零落地下，埋在泥土之中了。

这就是自然，不光是一片树叶，生活在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一个相同的归宿。一叶坠地，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片片黄叶，换来了整个大树盎然生机。这一片树叶的诞生和消亡，正标志着生命在四季里的不停转化。

同样，一个人的死关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死，固然是人所不欢迎的。但是，只要你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珍视他人的生命，那么，当你生命渐尽，行将回归大地的时候，你应当感到庆幸。这就是我观察庭院里的一片树叶所得的启示。不，这是那片树叶向我娓娓讲述的生死轮回的要谛。

遥远的京都

如今，我发觉京都变得遥远了，很远很远——城市周围绵亘着碧绿的山峦，河水奔流，到处耸峙着寺院的尖塔和屋顶，嵌镶着林泉——

春天的花朵，夏日的虫鸣，秋季的红叶，冬令的冰雪。红格子窗，暖帘，工匠们朴拙的手工制作，祭典，京料理，京馃子……

多么美丽的都市啊！

住在京都的人也许会笑我，他们认为我对于京都的一番感怀，不过是过往旅人的梦呓吧？不，到京都旅行的人，看到京都名胜的杂沓，街道的变化，他们也会怀疑：哪里有安静的京都呢？

生活中的京都必定也有现代都市共通的问题，共通的烦恼。

这也是整个日本的问题。假如我说，这里是绿树繁茂的岛国，从南到北自然景色富于变化，有山有水，季节分明，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度……那么，连日本人自己都会取笑我，他们会说这些都是向海外作宣传的陈词滥调。

无疑，生活中的日本也必定和现代世界各国一样，有着共通的问题，共通的苦恼。

如今的时代，交通通讯机构越来越发达，整个世界变得狭小了，一个国家不再有孤立的生活，一国中也不再有孤立的都市了，这种看法大致能够成立。

然而，就目前的时点考虑，日本是日本，京都是京都。即使站在普通的世界美的观点上说，依然有日本美的独自存在的价值。关于这一点，从川端康成先生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可以得知。而且我认为，在自然景物中，在人们的生活中，京都在许多方面具备着日本美的独特的姿影。

所有这些，都在急速地消失，这是事实，也是宿命。这是很可惜的。去年秋竣工的新宫殿，是一座洋溢日本美的感觉的建筑，内部的装饰随处可见颇具匠心的木材结构。据建筑部长高尾亮一氏介绍，只因有了高超的技艺，尤其是京都匠人高水平的技术，才会有如此的建筑。据说，这座新宫殿也使外国参观者惊叹不已。

京都今日留存下来的古物中，有许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珍

宝，超越了京都的骄傲，也超越了日本的骄傲，是整个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有众多继承和发扬日本传统美的技术。我以为，京都作为京都，要想更好地生息下去，不能像日本全国任何都市一样，不可失掉作为京都特有的存在价值。看到京都今天的样子，我觉得它正努力向着毫无特色的地方都市滑落。

我开始发觉京都变得遥远了。近几年来，我完成了关于京都的组画，正把心思转向下一个旅程。我的这个感觉正是来源于我现在的心境，也就是说，我感到京都本身正在远远脱离开京都。

所谓观光，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在干着许多错误的行当。我认为这一现象在今日的日本最为严重。竭尽全力破坏美丽的自然、建筑和都市风情，这就是日本的现状。一部分人虽然对这种愚蠢的行为大发感慨，但他们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土地开发和消闲热的喧嚣之中了。

“看都满眼泪。”

这是川端先生为我的画集《京洛四季》写的序文中的话。

安藤鹤夫 [1908—1969]

小说家，戏剧评论家。生于东京，喜欢“江户哥儿”气质，长于用热烈的笔触描写艺人的世界。著作有《我的东京》(1968) 等。

新年自戒

几年来，每年我都去浅草的弁天山参加撞钟活动，所以不能在家里慢悠悠倾听广播里除夕的钟声了。

我喜欢听除夕的钟声，打从懂事时起就一直听着除夕的钟声长大。

那声音一响起，一种无名的感动就充溢着我的身心。说那钟声使我轻松愉快倒是撒谎，虽说也有轻松愉快的感动，但是更大、更深的却是一种近乎麻木的感动。

我多半呆在客厅里，一个人独自倾听。

不知不觉，就把两手放在膝头，又不知不觉，变成双手合十的姿势。

并不想闭上眼睛倾听，可不知不觉就合上了双眼。

从深山中的寺院，从海边的寺院，NHK 的广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将各个寺院的钟声传送过来。在东京自家的客厅里，我一边听着钟声，一边回顾自己走过的一年。同时，我也回忆着家里人这一年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这个人，平素很少回顾自己曾经做过的事。但唯有这除夕的钟声，使我一边听一边回忆一年来的经历，真是感慨至深。

说起来怪难为情的，不知打什么时候起，我听着钟声也开始流泪了。当然，不是悲伤的眼泪。

我有一次在桂离宫的庭院里散步，走着走着，眼泪流下来了，真是难堪。一次，听诵读观音经，也同样流了眼泪，又有一次，听义大夫阿左屋的三味线[①]，又不由哭起来了。

在倾听除夕钟声的当儿，不知不觉流起了眼泪，这既非悲戚之泪，也非高兴之泪，也许这就是一种痴迷的狂喜之泪吧。

我是个对信仰较为淡薄的人，但从少年时代起，就似乎懂得崇仰，也懂得畏惧。

也许这是信仰颇重的母亲进行家庭教育的结果。

神佛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一无所知，但是我从小就知道对于神佛的尊崇和对于神佛的畏惧，而且这种感情至今越来越强烈了。

其实，这并非因为什么神和佛，仅仅来自我的良心，或者说就是我的善心。

---

① 义大夫即“净瑠璃节”的异称。净瑠璃是一种用三味线（日式三弦琴）弹唱的说唱艺术。“义大夫节”为其一流派。阿左屋是净瑠璃故事中一个人物。

十分奇怪的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从小就养成了一副极其谦虚的心肠。

因此，在我身上，既有傲岸的一面，又有非常谦逊的一面，两者共存，时常打架。

也许因为生在东京的下町的缘故，有一种哥儿们的义气，现在依然不畏强暴。不论哪路英雄，摆多大的架子，即使跟自己毫无干系，我马上就想跟他干一场。

另一方面，要是见到一个稍许有点可怜的人，我就倍加关心，爱护非常。

五十岁时，也就是距今六七年以前，心想这样下去不行，但为时已晚。

把自己摆在中间想想，对上不好，对下就好，这也不成。最好是不分上下，一视同仁，这才是最优秀的人。等我明白了这一点，已经生下来五十年了。虽然明白了，但改起来非常难。

新年，也许这就是我今年的自戒吧。而且，说不定又会落空。

大冈升平 [1909—1988]

小说家。东京人。1932年京都帝国大学法文科毕业，从事斯丹达尔研究。1944年入伍去菲律宾，翌年被美军俘虏，不久获释。1948年发表描写一个士兵命运的短篇小说《俘虏记》。1948—1951年，发表长篇小说《野火》，控诉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武藏野夫人》(1950)、《花影》(1958)、《莱特战犯》(1967—1969) 等。1971年被选为艺术院会员，坚辞不受。

斗酒四十年

平生第一次喝酒，是成城高中二年级（旧制）第二学期终了，昭和二年，十八岁的时候。

地点是当时刚建成的涩谷百货店的杂烩馆。请酒的是国语教员村井康男老师。现在要是这样，恐怕得到家长会上解决了。(当然，在当时也是个问题，因为有未成年禁酒法，只能偷偷摸摸地喝) 幸好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气，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村井先生现在是法政大学教授。当时是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位年轻国语教员，是小林秀雄和富永太郎的朋友。我写有关富永太郎和中原中也的文章里，经常请他出场。他是个身高五尺八寸五分的高个儿，对人总是一副谦虚的表情，好像说："我太高了，对不起。"这位老师木讷寡言，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成城从那时候起就有着学生把老师当成朋友的校风，我更有着把村井老师看作朋友的理由。富永太郎的弟弟次郎，是我成城高中的同班同学，村井老师当时正在编集太郎的遗诗，在小金井的富永家里我和他见过面，一起纵声谈笑。因此，对我来说老师的感觉越来越少。

不过，富永家里没有酒喝，而且村井老师也不是那种向学生拼命劝酒的性格豪爽的老师。村井先生的酒友中，有一位是教授我德语的老师，他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姓木村，只记得他有个浑号叫"重兵卫"。在这位老师位于本乡的家中，一天，讲完课，他说："去袭击重兵卫的老巢吧。"这家杂烩馆的店名忘了，只记得那里有位姐儿叫阿富，生得修长，丰腴，是个叫人目眩的美人儿（我当时的年龄不管看哪个女人都目夺神摇）。在和百货店的石板地接连的小客厅里，她坐在老师身边，给我们斟酒。

村井老师已经喝得满脸通红，他看看我，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下。我那木村老师，不仅在哲学方面压倒村井老师，酒量也大得多，他谈吐之中始终拿村井老师开玩笑。

我因为是初入酒场，所以非常紧张，我很清楚，一旦满身酒气回到家里，准挨母亲一顿臭骂，也躲不过父亲的申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不记得是哪家产品，只记得这第一次喝的日本酒十分香醇。

阿富越看越美丽，她按一定的顺序巡回在席上斟酒，我没有吐酒，连喝四五杯，大出了风头。我醉了，和村井老师一起合唱佐藤春夫的诗：

透过你圆润的双眸，
很难窥见你的心灵。
离开你我独自一人，
将石头投进月夜的大海。

阿富也跟着一起唱，当时的杂烩馆有着这样的文学少女。村井老师不光对阿富，他对富永太郎的妹妹似乎也怀着爱慕。

自那以来四十年了，我的酒史很长。我去京都，在吉田的“蛸松”和“圆山食堂”喝情绪酒；在东京的“长谷川”和“吉野屋”，同小林秀雄和河上彻太郎喝文学酒；在温莎[1]和葛洛斯喝两日元一杯的高价威士忌，这是尽量放松、慢饮慢酌、寂寞无奈的消遣酒。做新闻记者时代，在新桥的饮食摊上喝醉不倒的记者酒；在神户当职员时代，于三宫的啤酒店和同僚共饮对上司发泄不满的人事酒；在菲律宾难得的士兵假日里，喝过拿砂糖从老百姓家里换来的椰子酒；停战后喝过用红砂糖调色的酒精等等，真是举不胜举。不觉之间过去四十年了。而现在已经大不如前，喝两小瓶啤酒就陶然大醉了。

酒的害处也许会使皮肤及早松弛，加速老化现象，但对于十七岁的少年，酒却大大有益于身心的成长。

过去独自一人郁郁不畅的情怀，通过酒可以忘却，可以发

---

① 伦敦西郊泰晤士河岸有王室温莎城。

散。少年时代的苦恼，随着酒一起消逝。

因了酒，我进入大人们的行列，我在那些不胜杯盏的大人面前具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酒治好了我的胃下垂和便秘。关于酒，我毫不后悔。

小堀杏奴 [1909—　　]

小说家，随笔家。森鸥外次女。生于东京。主要作品有随笔集《外游书简》（1934）、《晚年的父亲》，长篇小说《冬天的花束》（1946）、《春之涯》等。

老　　年

不论谁都一样，老年是可悲的。记得法国诗人魏尔伦有这样一节诗："眼睛衰弱了，嘴唇松弛了。"多么美丽而又哀切的句子，再没有比这样更能确切表达老年的词语了。这也同时得力于永井荷风杰出的翻译。

有位著名的老作家，瘦高个儿，因出身名门，高雅而又威严。他即使在电影首映式上露面，也必定有一辆插着旗子的豪华汽车等着接他回去。过了很久，在一次会上再度会面时，大病初愈的他，简直让人认不出来了。又衰老又憔悴，脚步踉跄，也没有什么人跟在身边了。当时，我们夫妇俩正在和会议主办

者的夫人谈话，只见那人频频将手搭在帽檐边，面带笑容似乎想找夫人搭话儿。然而夫人只是礼节性地打了打招呼，又回过头同我们继续聊起来。那个人摇摇晃晃顺着一级一级台阶慢慢爬上去了。

前年去世的哥哥，很早就使人觉得他已经明显老迈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家出版社的集会，回来时他说可以和我一起乘出租车到半道上下。我们一同到达新宿，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准备付车钱。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由于两手一个劲儿颤抖，他就花了好半天时间。司机有些不耐烦，眼看就要冲他发火。等哥哥一下车，他就猛踩油门呼啸而去。我本来可以付的，但那时经济甚是拮据，要是我一个人，准是乘公共汽车或电车。哥哥打算从那里乘山手线火车回住于文京区的自己家里，而我的家在小田急沿线，方向正好相反。看到哥哥那副老衰的样子，十分担心，心想，必须把他一直送回家。可我的家位于偏远的城郊，离车站很远。

战后电话普及了，也不要人来迎接了。我对此也不再记挂了。但我还是把他送到开往上野方向的站台上，看到他平安坐上电车我才回去。哥哥从巢鸭站到曙町的家里还要乘出租车吧。即使碰上态度不好的司机也不要紧，因为一下车就到家了，而且还可打电话叫人来迎。想到这里，我稍稍放心了。

那位作家，还有哥哥，年纪大了，又生过重病。哥哥还经受过一场大的手术。现在，他们都不在人世了。我今年也迎来了“还历”①，不能不想到我不久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从现在

---

① 即六十岁。人自出生那一年按干支计算，过六十年正好一轮。从六十一岁起，干支计年又重新开始，称“还历”。

起，对于过去的事一概不想，珍惜现有的一切，以充实的精神生活下去。

尽管如此，人们对自己缺乏了解的地方还很多很多。经常听人说起“知己”这个词儿，这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最近报上就人的老化现象列出十五条问答。对这些问题肯定的越多，说明老化现象越严重。

一般说来，人们对自己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倾向，因此我想尽量严格而客观地重新审视自己，逐一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第一问：最近好忘事吗？

答：确实非常好忘事。

过去记忆力虽说不算好，可是最近连那些不该忘记的人的相貌、姓名也都忘记了。然而，那些有益于健康（人总想多活些时候）的本该忘记的事，如别人对自己说了坏话或做了坏事，偏偏念念不忘。例如电话号码，眼睛一离开电话簿就全忘记了，必须一边看记下的数字，一边拨号码盘，或者靠丈夫在旁边念。特别是市外电话，数字又增加了，真讨厌。身边有好多东西一下子消失了踪影，这多半是忘记放在什么地方了。

第二问：每当着急要干一项工作时，是不是有些神经过敏？

答：很明显。稿子快到交稿日期就坐立不安。这大概就是神经过敏吧。

第三问：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吗？

答：女人在境遇上，还有在性格上，过多的是牺牲自我的生活。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事实上也曾有过献身的经历（这一点在第十三问有详细说明，这里从略）。现在深深反省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相当明显。突出自我，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人，如今在这世界上，除了比我年长七岁的丈夫再无第

二个，从这种意义上说，在老夫老妻的二人生活圈子里，只能是以我为中心。

第四问：爱滔滔不绝地说些过去的事吗？

答：虽不是什么滔滔不绝，可我很喜欢对丈夫谈起对往事的回忆。这个也理当列人肯定的部分之中。

第五问：爱发牢骚吗？

答：爱发牢骚。只对丈夫和女儿说真话，一说真话就发牢骚。

第六问：对于别人在自己面前所谈的事很在意吗？

答：这要看谈的什么事。严格地说，比起过去，听过就算了的事多起来了。

第七问：不喜欢别人给自己生活惹麻烦吗？

答：从来都不喜欢。不过，只要为了自己所喜欢的人，不管怎么麻烦都没关系。从这点看我有些任性。我不知这该属于肯定还是属于否定。因为一直不喜欢，所以应归人肯定一类。

第八问：学习掌握一门新工作感到困难吗？

答：上进心还是有的，只要时间允许，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什么都想学。这是头一个否定的回答。

第九问：对于异常的喧闹神经过敏吗？

答：不太神经过敏。对音乐也不敏感。

第十问：和别人相处有些胆小吗？

答：从工作性质上说，同不熟悉的人接触的机会很多，所以不太在意。

第十一问：对于社会的变化有深深的疑虑吗？

答：也许因为对政治的无知，所以不怎么在意。

第十二问：对于自己的感情非常关心吗？

答：对于别人的感情很关心，对于自己的感情因为太了解

了，不怎么关心。

第十三问：对于过去尤其是自己的劳苦经常谈论吗？

答：对于女人来说，谈论过去的劳苦从别的意义上看，是对现在幸福感的一种回映。女儿结婚后因难产而住院，由于输血得了血清肝炎，和外孙一起住到我家里。当时儿子还在读大学，那时节，洗衣机、电视机、冰箱、吸尘器，凡是和电有关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恰好又是十二月末，因为时间紧，小孩的尿布、病人和家人的换洗衣物堆积如山，有时要洗到半夜，第二天一早就踩着咯吱咯吱的霜花，晾晒在院子里。

起早贪黑，不停地干活，醒来一出被窝，浑身疼痛难支，好半天起不了床。我处于这样的状态还要写作，连自己都感到吃惊。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十个月。其后有一年光景，每天在女儿婆家和自家之间跑来跑去，成日操劳不止，成了一名不拿分文的兼职保姆。眼前守着女儿和外孙的时候，即使现在发生大地震死在家中也是我的幸福（女儿不和丈夫呆在一起，死也死不彻底）。我曾经这样想。

丈夫、女儿、儿子、可爱的外孙！那时候我被自己最亲爱的人们包围了。苦是苦一些，但这是充满喜悦的苦啊！我一一记下当时的情景，从这点上看，我的确喜欢谈论过去的苦楚。

第十四问：改变计划感到困难吗？

答：一向无所谓。反而改变的时候更多一些。

第十五问：爱收集破烂吗？

答：人家瞧不上眼的对于我却很珍贵，这不能说是破烂。比如明信片和押花① 什么的，作为一种回忆，我都舍不得丢弃。

---

① 将花或叶夹在某物中荫干。

将以上所写的计算一下，十五问中肯定者九，否定者六，就是说我的老化现象居中下等。

但是，接下来有趣的是，我想到了在我现在这个年龄、即六十岁辞世的父亲森鸥外。我将这十五个问题再次慎重地一一在他身上加以验证，令我吃惊的是，所有的问题一概都得出否定的答案。就是说，父亲根本看不出有丝毫的老化现象。至少可以说，他死时在精神方面依然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太宰　治 [1909－1948]

小说家。原名津岛修治。生于青森县。1930年人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一度参加左翼运动。1933年发表短篇小说《鱼服记》，旋为《日本浪漫派》杂志同人。1935年发表小说《逆行》，获芥川文学奖。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跑吧，梅洛斯!》（1940），剧本《冬天的焰火》、《春天的枯叶》（1946），中篇小说《维荣的妻子》、《斜阳》（1947）、《人的失格》（1948）等。作品表现人的罪恶和苦恼，具有颓废的情绪。投河自杀身死。

容　貌

我的脸，最近一个时期，似乎又大了一圈儿。本来，脸也不算小，可最近，又变大了。大凡美男子，都是小头小脸的，生得整齐匀称。脸盘特别大的美男子，看来还没有这样的实例。想象起来，也是困难的。脸盘大的人，对待一切，只能老老实实认了，除了用“气派”、“庄严”或者“盛观”等词儿自我宽慰之外，别无办法。浜口雄幸先生是个脸盘非常大的人，但到底

不是美男子。不过，很盛观，也很庄严。我如果要像浜口先生那样，恐怕也只好学会修饰和保养了。

脸一变大，稍不留神，就会被人误认为傲慢。“长着一副大面孔，究竟想干什么?”有时受到如此意想不到的攻击。前些时候，我走进新宿一家酒店，独自喝着啤酒，一个女孩子没有人叫她，自动坐到我的身旁来，很不客气地冲着我说：

“你像个屋顶上的哲人，好伟大啊！可是女人不吃这一套！你即使装成艺术家，也不行。丢掉梦想吧，不会歌唱的诗人！啧啧，你真伟大！到这种地方，还是先去看看牙科医生再来吧。”

我的牙残缺不全。我无法应对，只好请求结账。其后五六天，我都不想外出。在家里静静读书。

我想，我的鼻子要是没有变红就好了。

杉村春子 [1909—1997]

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主演《欲望号列车》一剧，历久不衰。著有《舞台女优》(1980) 一书。

我演母亲的时候

一九四八年，母亲死在疏散地奈良，六十八岁。

在战后混乱的年代里，我想把她叫回东京，可是没有住房。那时候，从东京到奈良整整要花两天的时间，而且车票很难弄到手，我心想，稍微等一等看，等到世上安定些再说吧。可就在这当儿，她去世了。

母亲在陌生的土地过着冷清的日子，她是如何熬过那种极不自由的岁月的啊！要是没有战争，她也不会那样郁闷而死的。现在想来，我心里还是一阵难受。

几年之后，虽说很小，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这个家实在太小了，然而阳光充盈着整个房间，又暖和，又

明亮。

我孤零零一人坐在屋子中间想：啊，要是能叫母亲在这样的屋子里坐坐该多好，哪怕在这里为她送殡也成呵。想到这里我悔恨不已。

有一次有人看到我洗衣服，惊奇地问：

“哦，这种洗衣服的方法，究竟是谁教你的？”

这当然是母亲教的。自己没有在意，不知不觉，母亲做活儿的方法，就传到我身上了。我可大言不惭地说，关于传统的继承方法，对于一个演员，一个说书人来说，也就是他们的技艺传授方法，或许都是根据这样的一条规律吧。

从少女时代起，母亲就拼命让我干家务活，她说，这是女人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母亲确实是个很勤劳的人。附近的人都笑她闲不住，说我们家里每天都像是在大扫除。各处擦了又擦，洗了又洗。总之，我不曾记得母亲有空闲的时候。可我自己呢？有时坏脾气上来，恶言恶语把母亲的一片爱心全搅了。我时常冲着她叫嚷：“我困得要命，这么早叫人起来干活，哪里受得住。”尽管如此，不知不觉之间，母亲在我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影子。是母亲身上的好处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了。

我每次扮演母亲这个角色的时候，熟知母亲的人都说，我的表演很像那个年代的我的母亲。看来，我是把自己的母亲装在心里而登上舞台的。

然而，不觉之间，我的年龄已超过死去的母亲了。今后，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来演好母亲这个角色了。

檀　一雄 [1912—1976]

小说家。山梨县人，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学生时代热爱写作，战后到南冰洋和葡萄牙等地游历，形成了奔放不羁的文风。主要著作有《火宅的人》、《长恨歌》、《石川五右卫门传》等。后两部作品获直木文学奖。

山梨花

最近四五天，我巡游了木曾谷，这里的美景使我耳目一新。

樱树早已开出复瓣花来。山里的春榆、草樱、山梨，花事正盛，有白的，有桃红的。山毛榉和朴树隐隐地浮现着绿意。我感到，我的心仿佛被这淡雅的春色和这恬静的新绿洗涤得透明净亮了。

我真想告诉自己：这景色，这风姿，才是真正的美啊！夸张点说，这水灵灵充满生机的美景，才能真正显示出生命的博大和力量。

去年十二月，我到南冰洋走了一圈，在各种各样气象变幻和

寒暖莫测的环境里经受了考验。如今我来到木曾谷，目睹了这里草木葳蕤、春意盎然的景象，觉得十分快慰。

我躺在野花丛里小憩，眺望着木曾山脉白雪皑皑的驹岳和御岳两座高峰，想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到生命的摇篮里来了，心中产生了无限的眷恋。

这种激动的心情，不管用什么语言都是难以准确表达出来的。

不过，也许可以这样说吧，我又好不容易回到人世这个现实中来了。不，无论如何，我必须再次回到人的世界上去。这朴素而极为明确的信念，是我在冰海时就形成了的。

我深深沉浸在木曾谷姗姗来迟的春光里。——我觉得我正躺在大地的怀抱之中，同天地结为一体。我的头脑得到了苏醒。我时刻戒备着自己那追求超逸的精神上的种种怠惰和危机。而且，对于今天的人生，我不想放过每一个发言的机会。

我顺手折下一枝山梨花，欣喜地嗅着它那幽微的芳香。我走在木曾谷里，心中不时泛起上述各种信念。

木曾谷的春色，优美动人，洋溢着生命的鼓舞力。然而，我所应当归去的日本，这个人类赖以生息的现实的场所，却叫人感到极度的不安。它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着颓废的人生疾步飞奔。我们甚至已经忘记，日本，这个我们所赖以生息的国度，正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全力支持和不断引导才得以存在的。

人的生命是仰仗自己的力量和诱导而维系的。对于人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丧失了这个须臾不可间断的认识。对于那些杂居街头、徘徊歧路的人们，我见惯了他们那种抛弃自我、郁郁寡欢的神情和叹息。

过了十年之后，我还想到木曾谷里来，让山梨花的幽香将我

埋藏。十年之后,我的生命真的能维持到那个时候吗?我们全力支撑着的日本,它那沉滞的病态,会出现好转的征候吗?

金田一春彦［1913－ ］

语言学家。东京人。东京大学国文学部毕业。文学博士。语言学著作甚丰。历任东京大学教授、上智大学教授等职。

情书的回报

去年①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日本电视台有一组“特殊歌手大奖赛”的节目。我唱了《波浮之港》和《菩提树》，技压群雄，超过桂三枝、劲石松、榎美沙子等大名鼎鼎的人士，获得了一等奖，从评审委员会主席服部良一先生手中领到了优胜奖杯。我是个六十二岁的语言学家，报刊上都当作奇闻加以报道；我感到颇为光荣（?）。

然而，《周刊文春》（十一月六日）登出一篇学生对谈，引起我的注意。文中说：“评审委员里不是有个安西爱子女士吗？

① 指1975年。

旧制高中时代，金田一老师曾经给幼年时候的女友安西小姐写过情书，被她父亲退了回来。金田一老师因而受到打击，没有考上学校。安西小姐很是过意不去，这次也许是为了回报吧。”

我确实给安西女士写过情书。至于安西女士是否因为过意不去故意给我打了高分，则不得而知。还有，说安西小姐的父亲把情书退回，与事实也有出入。安西小姐的父亲叫安西库司，当时任杉并第七小学校校长，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教育家。这位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小学五年级时，我家从本乡迁移到了现在的南阿佐谷。安西小姐一家也大约在这时候由旧市区搬到附近来。当时，那一带满是杂木林和芋薯地，小学校里也多为农家子弟。爱子小姐皮肤白嫩，双目炯炯，打一年级时候起，就颇引人注意。她的学习成绩超群，当时阿佐谷车站旁，有一家贝冢正治郎氏主办的童谣演唱会，安西小姐以铜铃般优美的歌喉唱了一曲《月夜沙漠》，因此为众人所瞩目。

我考进浦和的旧制高中，过着集体生活，有时回南阿佐谷的老家，常常在路旁遇到一身女学生打扮的安西小姐。她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一见到我就微笑着行礼。我一向以为安西小姐还是个孩子，看到她那成熟的姿影，一下子呆住了。当天，我写了平生唯一的一封情书，投进安西家的信箱里。

我回到宿舍，期盼着她的回信。我想，那准是一封写在粉红小笺上的可爱的来信。然而，过了一周，送到我手里的是一个背面印有“杉并第七小学校”字样的黄褐色的大信封，旁边还用毛笔署上了“安西库司”这个名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个小学校怎么会有人给我写信呢？再一看，这个安西库司不是和爱子小姐同一个姓吗？

我打开一看，信的大意是：你的来信我读过了，可是我女儿正在上女校一年级，她还不能给你写回信，你是一位就读于名牌学校前途远大的学生。还是暂时忘掉其他，埋头学业吧……末尾还缀着一首有关修身养性的诗歌。

生性愚钝的我，起初不懂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是她父亲的信，我明白我失恋了。我感到头脑昏昏，眼前一片漆黑。我把那信撕得粉碎，还嫌不解恨，又划了根火柴烧掉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和安西女士没有任何联系，但曾有过这样的事：那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我被临时征集到甲府连队服兵役。我家前面原来是块空地，前往甲府那天，镇上人开庆祝会鼓励我出征。出乎意料，完全出乎意料，我从周围的人堆里发现了安西小姐的面孔。安西小姐虽然已是大人，成了音乐学校的学生，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我接到征兵令时，心想，即将构筑起来的人生就要毁弃了，我为此感到极大愤怒；又想到今生今世也许再也不能回家了，于是悲痛万分，伤怀不已。然而，我一眼瞧见她的身影，一切不快全忘掉了，只觉得满心喜悦。后来才听说，安西小姐的令尊，当时没有讲清缘由，只是嘱咐女儿爱子务必要参加当天的欢送出征的仪式。

一代著名校长安西库司先生，也许看了镇上的广告栏，联想起那个写信的不良少年的名字，便默默送上一份他所求之不得的贵重礼品。

这件事是库司先生逝世三年后，我从爱子小姐那里听说的。我的那封情书获得了充分的回报。

木下顺二 [1914—]

戏剧家。东京人。祖居熊本。1936年人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师从中野好夫学习英国戏剧。1947年，用熊本方言写作剧本《风浪》，从而登上文坛。他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独幕剧《夕鹤》，是日本战后最享盛誉的剧作之一。此外，还有评论、散文随笔多种。

数病息灾

近来，身体的这里那里，竟想不到地老出故障，令我苦恼非常。我自己也忘记了时间的先后，夏季一个热天，突然右脚小趾根部疼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找附近的医生看了，那医生原来是军医，为人很爽快。“什么？莫非鼠蹊部肿了？哎，不是发炎，大概是痛风吧？”

痛风，我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上经常看到一幅插图，画着一个腿脚蜷曲、坐在布垫上的老太太。这是食肉人种的病症，我不是食肉人种，不该生这种病。

我问多长时间能好。回答说一辈子也好不了。他哈哈一笑，叫我再请东大的吉利先生瞧瞧。

于是，我到吉利内科查了血，哪里是什么痛风？什么病都不是，其后再也不疼了。

出席某次聚会，突然因脑贫血倒下了。四十度高热持续了两天不退，据说由感冒和饿肚而引起。过后很快就好了。

一天早晨，腰疼不能起床。因为来得突然，也不知为何缘故，只得躺着。这时，M报社的T君来电话，家人告之以故，不能接电话。T君开怀大笑。谁知，这腰疼过了两天也全然消失了。一天，打开M报，看到有篇文章写得颇为幽默，说我腰疼得连喜欢的马也不能骑了。世上有的是粗心的读者，经常有人见到我就说，听说你从马上掉下来摔坏了腰。每听到这话，我就奋起辩驳，谁知这回牙又疼了。由于牙疼失眠症又死灰复燃。

我有些担心，给吉利先生挂电话。我问，男人有没有更年期。回答说，从医学上看，是没有的。为此，我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失眠就吃催眠药。在马场见到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神经科的栗野龙君，他也说不必担心，就吃吧。他又问我吃的什么药，我说数年前失眠很厉害，什么药都吃遍了，眼下吃的一种药最好，是“三共”出品的保奈尔。

“保奈尔？”栗野侧着头一边思索，一边掏出笔记本记下来。过了几天，他来信说，“保奈尔”是一种毛线的商标，是否叫“奈尔保”？“对对，是‘奈尔保’！”我是从“吃了就能睡好觉”这个意思去记忆的。

此外，对腰，对牙齿，也都采取了应急措施。现在，病痛荡然而去了。不过，我对于莫名其妙的突发性故障仍然不放松警惕。我时时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精神状态表明了自己具

有成为自己身体主宰的快慰；同时又伴有对于不知何时突然来袭的不安加以忍耐的自觉意识。我感到默默忍耐不一定就是困苦。心身顽健的艺术家是不可信赖的。这种带有自我辩护的情绪，自患严重的失眠症以来就在我心中扎根。说不定这会成为我的一种固定的观念。

野间　宏 [1915—1991]

小说家。生于神户。父亲是佛教土俗教派的教祖，幼时曾接触亲鸾佛教思想。1935年，入京都帝国大学法文科。在校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战时应征入伍。1946年参加新日本文学会。1947年参加日共，同年发表小说《脸上的红月亮》，揭示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留下的伤痛。代表作长篇小说《真空地带》(1952)，深刻揭露日本法西斯军队的野蛮和残暴。长篇小说《青年之环》(1947—1970)共五卷，描写军国主义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不同理想、不同性格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1960年曾率文学代表团访华。1964年被日共开除。其作品突出的主题是反对军国主义罪恶，提出了"生理、心理和社会"三结合的"全体小说论"，成为战后派文学的旗手。作品还有小说《阴暗的图画》(1946)、《崩溃感觉》(1948)、《我的塔站在那儿》(1960)，评论《亲鸾》(1973)、《狭山审判》(1976)等。

爆炸自己的书

用手接触书，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像楼房一样沉重的书，轻飘飘像要飞起来的书，内容沉实的书，在手中甚觉精巧熨贴的

书……各种各样的感觉皆从手中传来。当然，这些不单单靠手的接触，书籍的装帧，制本及内容等一切统一起来，一同进入手感范围之内。

这当然因人而异，也因年龄有所不同。我是个奢谈触觉的人，青年时代对书的制本尚未如此考虑过。我对全集本或袖珍本情有独钟，这些书捧在自己手上感到特别满意。全集本放在手中沉实厚重，袖珍本放在手中精巧熨贴。那时候，这就是我判断经过自己手的书籍的两个标准。我只有这两个标准，再没有其他的标准。我既没有像楼房一样沉重的书，也没有轻飘飘似乎要飞起来的书。

我想起在京都民宿的桌子上放着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是从"三高"的学生寮搬出来第一次租住民宿。这里位于真如堂西侧的松林和竹林中间，是座横向很长的二层建筑。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把书放在我的桌子上。这是《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卷到第四卷。我从学校回来，躺在冰冷的榻榻米上阅读，或者斜靠桌旁有意识地就着明亮的纸窗阅读。一天能读二十到三十页，再多就不行了。我开始时想，既然升入高中，就必须多读书，有一半是强制自己阅读的。不久逐渐全身心都被吸引住了。

《战争与和平》在我桌上放置了半年多，这是岩波袖珍本。但唯有第一卷不是岩波袖珍本。我是从很早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开始阅读的，因此我桌上放的是从第二卷起以后的各卷。我记得好容易在进入暑假之后才全部读完。因为住在竹林之中，打开窗户，青青的竹叶在眼前晃动。这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与和平》的世界和我周围的世界是不同的。经常有蜈蚣从天花板掉到榻榻米和桌子上，吓我一跳。每当有蜈蚣出来时，我就呼喊邻室的桑原静雄君。他有时听到我的叫声，就打开隔扇

跑来救援。桑原静雄拿来一个盛着酒精的小瓶，用筷子将蜈蚣夹进去。

桑原静雄是我入寮时认识的朋友，是我们共同创办的同人杂志《三人》的同人。他把西田几多郎的书和中勘助的书集中起来，放在书架的中央，倍加珍爱。他的心是向着这两个人的。西田几多郎的书和中勘助的书都装帧得严整，干净。《银匙》和名符其实的沉静的桑原静雄紧紧结合在一起，而我对《银匙》总是退避三舍。西田几多郎最初也没有怎么吸引我，我对哲学书入迷，是很久以后读大学时候的事。我上中学五年级只读过宫本和吉的哲学书，对读哲学书没有养成习惯。因此，在读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时也没有被感动。其后，布装的《平常人的自觉体系》和《绝对无的自我限定》等书籍出版时，我也没有马上被吸引住。漂亮的布面装帧的书籍最初使我敬而远之。我想这些书价钱太贵，根本买不起。十七八岁的我，正在寻找能将我炸成粉末的书籍。

早就倾倒于西田几多郎、高度评价中勘助的桑原静雄也同我一样了。他在斯特林堡那里找到了将自己炸成粉末的书籍。我也在安德烈·纪德那里寻找到了。不过，我最初并不认为纪德是对自己很有必要的作家。记得我在中学五年级时买了一本《背德者》，我在阪急百货店的书籍部改进社出版的布装袖珍本书籍中发现"背德"这个奇怪的词儿，便盲目地买下来了。然而，这本后来给我很大冲激的书，并没有刺穿中学生的我。和《背德者》一起对我产生相同作用的《罪与罚》也是一样。我在中学四年级时买了《罪与罚》，同世界文学全集的其他书籍《俄罗斯三人集》、《红与黑》和《死的胜利》等摆在一起。我买这本书的当时，它没有很快进入我的世界，我也没有马上进入它

的世界。因为我一时找不到接近它的门径。

我急不可待寻找爆炸自己的东西，但我并不理解歌德的《威廉·麦斯特》、《诗与真实》等书。我一行一行读着，感到昏昏欲睡，再也读不下去了。我在想，歌德的节奏多么像悠长的河流啊！我不久终于在《背德者》和《罪与罚》中找到了爆炸自己的东西。而且我还认为，必须设定一条由《从劳动到发现》和《绝对无的自我限定》向爆炸自己前进的道路。那时候我反复背诵《德意志·意识形态》。三木清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背德者》，放在手中精巧熨贴，成为在我心中连续爆炸的书籍。

然而，寻找爆炸自己的书籍，一旦相遇，人就会因这些书而使自己为之一变。但是，当我被炸得粉碎再也无法拾起自身的残片重新装点新的自我的时候，我便被推进了比起寻找爆炸自己的书物时更加痛苦的深渊。我给同人杂志写诗和小说，然而我却不能在自己的文章中找到自己。在我写作的所有文章里，唯有这些紧紧抓住我的书籍的黑影在晃动。

《三人》的另一位同人富士正晴也在寻求爆炸青春自我的书物。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成年》中找到了。他本来有一套《芥川龙之介全集》，我每到他的宿舍访问，目光就被那一排蓝色布装的大厚本书籍所吸引。但自从他被《未成年》抓住以后，逐渐离开了那一列书。

可以称为爆炸自己的书物，当然因人而异，能成为一个小组成员的共通认识倒也不少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成年》小说，对于我们《三人》的同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书。当时《未成年》似乎只有春阳堂进的袖珍本。我从这本对未成年之人作出深刻考察的小说中，开始找到了包括青年期的自己在内的关

于人的思考方法。

但是，虽说通过这本小说找到思考青年期的自己的方法，但这本小说决非提示了这样的方法，而是将读者拖入未成年人一片混沌的旋涡之中，并使之沉人水底，彻底来个倒栽葱，碰得头破血流，然后再教给你一套从那里钻出来的方法。

人在青年期每三个月就发生一次剧烈的变化，都会有不安从每个人背后袭来，将自己分裂成理想和现实两部分。然而，我读这本小说时，仿佛被书中设置的网索缚住了双脚。我想挣脱出来，但越挣扎捆绑得越紧，我是带着被这网索捆勒的伤痛，从这本小说中找到抓住自己的方法的。不光我一人，富士正晴和桑原静雄也和我一样被这小说张布的罗网捉住，不停地吼叫着。为此之故，我们每当看见或听到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周围的各种事物时，常常想起小说中所写的内容，立即在心中加以比较，随后相视而笑。我现在有时和人见面或交谈时，总是想象着这个人是否读过《未成年》这本书。因为我深知一个人在阅读《未成年》之前和之后的巨大变化。使我从这样的境况中挣脱出来的，我已经多次说过，是安德烈·纪德。哲学上我长期被西田哲学所束缚，同样动弹不得。给予我走出西田哲学的力量的是梯明秀的《物质的哲学概念》一书。

串田孙一 [1915—　　]

诗人，散文家。东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从高中时代起开始文学创作。他的诗和散文贯穿着作者对自然风物细微的观察和对人生的富于哲理的思考，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作品有诗集《牧羊人的钟表》(1953)、《旅人的喜悦》(1955) 等。

枯野·冬鸟

枯　野

风儿虽弱，但却凛凛地吹着。这便使空虚的心境更加空虚起来。这是缺少热也缺少情的风啊！

放眼枯野，仰望高空，然后深深吸一口凉气，用以中和苦痛的内心。不过，这也无济于事。

我强打精神，再一次向原野眺望。我看到一种色彩，于是，

我由此向冬枯的原野走去。

如果说，色彩能给人的内心带来一种美感，或激发一种喜悦的话，那么，这里是没有色彩的。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却留存着和几种花儿相遇的情景。这些大多是抢先开在早春、迫不及待用肌肤接触大气的急性儿的花。如杂交花，米荠菜，野繁缕，都绽放出淡淡的琉璃蓝来。也有的如春芥子，犹犹豫豫地开着，只露出一星儿微黄的花瓣给你看。

然而，就是这些花儿，转悠两三个小时寻找它们，也不一定就能碰上。

不过，我并不认为缺少音乐和色彩的冬天原野的自然界，一定会诱发忧郁和寂寞的心态。

正如一位爱好自然的人，在文章里描写冬天的田园和原野比起都市更加热闹一样，一切被其他季节隐蔽的东西，到这时更加引人注目了。冬鸟飞来过冬，木叶尽脱的枝头，艳红的果实自豪地流溢着光彩。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迅速地抬高了身价。我不光知道，我还把这些东西当成冬季自然的优美装饰，或者看作是冬的朴素的震颤而大加赞扬。

不必深入山里，只要你沿着丘陵的树林，踏着落叶，稍微注意一下足音，你就会发现，在树林间飞来飞去的蒿雀，绣眼儿，还有伯劳，它们正在干些什么。它们是那样熟知哪棵树树皮底下躲藏着虫子。

然而，它们对于这枯野是无所用心的。当草籽脱落，带着冠毛的东西被风吹散时，干枯的草茎和叶子变成一副僵尸。霜落在尸体上，冻成了一簇簇银针。看到这个，也许你会感到，这

些草只留下根子，将生命全然集中于根部，变成了僵尸，倒是贤明之举了。

为了寻找这凝缩的绿的生命，我将枯草根一一掘出来看。虽然大致相同，但那如几只手重叠相握的芽儿，倒是有些异样。

有的薄绿，有的淡红，有的渗着苦寂的粉白，还有的带着微紫。无可置疑，这些富有色彩的生命，正静静地沉睡在冬的怀抱里。

即使暴露于寒风之中，这睡眠也不苏醒。将那盘错的细根所紧紧包裹的土壤抖落下来，再用利刃残酷地把芽儿切开，也不过渗出一点水分罢了。

在大地的表层下，在浅浅的土壤中，躲避着冬，满怀信心等待着春的到来。还有什么比这些草木更具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预感呢？

怀着确信，安安静静保持着冷寂的睡眠，我不能把这些枯草的芽儿弃置地面，我不该亵渎它们的生命。

这些植物暂时停止了生命的搏动，抛弃了青春的活力，潜隐在地下休憩。

我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路，然后又眺望着枯野。

依旧云朵遮蔽着天空，未曾裂开一道缝隙而露出蓝天。但灰色却显现了几分浓淡。尽管如此，云依然很厚，不知太阳在何处。

我不由想到，在这枯野之上，要是有冬阳的辉耀该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

不论是倾斜的阳光，还是承受着阳光、已经枯萎的花草，其

景象都不会这般死气沉沉吧？

冬阳攒射的枯野，要是有鹈鸟飞来，要是有野兔，狐狸的奔突，这里便是它们的舞台。不过，这舞台只有在冬的独特的光辉里，才会生气勃勃。

来到小河岸上，河上架着狭细的桥。我没有过河。过了河便不再是枯野，而是杂木斑驳的丛林了。

水边生长着绿草。有鬼田平子、王瓜草、姬苔蓬，还有一些别的草。如今一律紧贴着地面，已经记不起它们的名称了。

我没有循原路返回，而是尽量绕了一个大圈儿，踏草而行。依然是漫无边际的同样的枯野，不过，在一片倒伏的枯草里，如今再想到死灭，就有些不协调了。因为草的生命没有终结。

我不能再想着枯野了。我想起了自己记得的一句话。我感到自己受到了这句话的最单纯的欺骗。

而且，留给我的，只有在这枯野上行走。

冬　鸟

一片未曾惊扰过的原始森林。东边的枯树枝头，停息着两只小鸟。朝阳照射着夜间凝冻的寒霜，优柔的光辉温暖着两个并列的胸脯，静静地抚弄着。它们那神秘而审慎的谈话应该复苏了，如今却默然地追溯着各自的记忆。

它们是分别加入自己的队群飞越大海来到这里的。它们在遥远的西边的大陆上营巢，孵卵，生下幼雏精心地养育着。某日某时，它们乘着广大的流动的气团，聪明果敢地展翅高飞了。

无数的鸟儿，倾刻之间不约而同一齐飞翔，真是难以想象。看来，必有一只能够作出明智判断的鸟儿。抑或上天降下了使者，告知鸟儿们起飞的良辰吉日吧？

队群的先头，有一只鸟儿充满自信地鼓动着双翼。它并非为大家所推举，也没有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而是命运的力量鼓舞它奋翅高翔。

荒寥的、白霜覆盖着的、干枯的原野，连绵不断。这是死寂的大地，只有在遮蔽着它的云层露出缝隙、斜斜地透下一丝阳光的时候，才给下边的草原创造一点梦景。这对一些鸟儿来说，也许是一种诱惑。

经过漫长时间的飞翔之后，下界突然变得湛蓝起来，那是波光潋滟的大海。前方，已经没有鸟儿们歇息羽翼的地方了。然而，群鸟是聪明的，它们都有一个羽毛丰满的胸怀，于是它们作出了决定。忽然，左右两边的伙伴骤然增强了羽音，这响声起到了互相激励的作用。

经历一个巨大的回旋之后，夕暮的天穹出现了多彩的云峰。再向云里冲去，世界变得淡蓝了，风儿只是使云朵变得或浓或淡罢了。穿过这段云层，凝冻的黑夜正在海上等待着。

鸟儿为形势所迫，一边交鸣，一边继续翱翔。它们通过叫声，保持相互的间隔。它们的队伍时时受强风的阻滞而变成弓形。队伍乱了，这时，它们的叫声也随之高昂起来。

一只病弱的鸟儿，精疲力尽，从暗夜的天空坠落下来。如果从天上能够望清地面，或许会有一只伙伴跟着俯冲下来。然而，在冰冷的黑夜，坠落的鸟儿是无法得到救助的。

黎明之前青碧的星空，再度迎来了草原上带霜的晨曦。鸟群朝着广袤的草原一下子旋落下来，结束了长途的跋涉。

重新检点一下伙伴们的身姿，通报了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然后一齐大声鸣叫着，钻进枯草丛中，在朝阳温暖的抚摸中睡去。有的梦里充满了喜悦，有的梦里继续翻卷着战栗和不安。

其中有三只鸟儿围成一堆儿睡觉，互相用身子温暖着伙伴。当它们醒来时，已经看不到群鸟的姿影了。一只鸟儿飞旋起来各处寻找。远方，只能看到闪亮的河水，枯野在狂风涌动的波涛里摇荡。

但是，这三只鸟儿一点也不惊慌，它们既非父子，也非兄弟，它们是沦落于同一场所的三个生命。日暮前，它们觅食，只要有丛林，就迁徙到那儿去。如果没有树林，即使拥着枯草而眠，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经过了漫长的旅程，它们并未因离开队群而感到一筹莫展。

太阳的金光在枯野上辉映，这时，三只鸟儿又出发了。阳光从狭窄的云隙里照到地面上，鸟儿追逐着移动的光明，发出了欢快的叫声。它们的姿影消失后不久，暴风雪袭击了海边的荒野。……

水上　勉 [1919—　]

小说家。生于福井县。九岁到京都相国寺当徒弟，数年后出走，从事多种职业，熟悉下层人民生活。1937年人立命馆大学国文科，后退学。1948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平底锅之歌》。1959年开始发表推理小说。1961年以揭露僧人糜烂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雁寺》获直木文学奖。主要作品还有《雾和影》(1959)、《海的牙》(1960)、《饥饿海峡》(1962)、《五番町夕雾楼》(1962)、《越前竹偶》(1963)等。

雪三景

母亲的棺材是长一尺七、宽八寸的座棺，同城市里常见的细长的白木寝棺相比，显得十分寒酸。砍削的四分厚的榉木板，简单地钉在一起，粗劣得很。棺材用红、黄、蓝三种颜色的纸旗和假花装饰起来，停放在玩具一般带有木栅栏的古老的棺台上。这棺台是村里的公有物，这里不知停放过多少死者，无数的岁月刻印在栅栏和杠棒的木纹上。天刚放亮，人们就深一脚

浅一脚跌跌撞撞将母亲的棺材从廊缘上向外抬。变化不定的天空，这阵子又阴沉得像黑锅底，下起大雪来了。我抬的是棺材的后杠，准备半路换班。我的前面，是哥哥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他们穿着白色的丧服，额头上缠着写有“卍”字的三角纸。

母亲咽气是前天（二月十五日）中午。我在信州，从电话得知了消息，十五日夜里赶回村里。母亲不说话了，被放在丧屋的草席上。弟弟揭开蒙在母亲脸上的布，母亲仅存的一颗门齿微微显露着，她嘴唇合拢，紧闭双眼，肤色青灰，硬直地躺在那儿。我把手掌放在母亲的前额上，请她宽恕我这做儿子的不孝。母亲临终前我没能来得及见上一面。我的手指肚感到一阵冰冷，这才知道母亲真的死了，无限的思念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从除夕到过年正月初十，母亲一直躺在一间屋子里，我的眼前浮现出在那里和她谈话的情景。当时母亲意识清醒，也能开口说话。她的脸总是冲着我笑。她一笑，那颗到了八十二岁依然未掉的门齿就显露出来。

我们抬着棺材，出了家门，来到村中的小路上。积雪之中只扫出一条小径供人通行，路旁排着吊丧的人，双脚埋在厚厚的雪堆里。其中，有很多是东京和京都的亲友。告别式在母亲一直住到八十二岁的家里举行，无法请吊丧的人进去，我们也只好在走廊下烧香，风雪不时扑打过来。在和尚念完了冗长的经之前，人们只好排在道路旁边等待着，雪花纷飞，手足冻僵了，有的人不停地搓着手，踏着脚。

葬列的先头，走着五个身披红蓝袈裟的和尚。他们念着经，一边走，一边摇着铃、鼓和磬。后面跟着死者的遗族，手里捧着白木的饭盘、牌位和照片。接着是母亲的棺材。由于我在队伍的后头，所以可以看到大雪纷扬之中和尚的行列，还有跟在

后头的我家全体亲属以及面向着这个送葬队伍的近百名吊客。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神情，拂去沾在睫毛上的雪片伫立着。我的手扶着母亲棺材上的杠棒，想起自己六岁至九岁那个时候，在母亲的带领下，雪天到村里乞讨的情景。我到家家户户门口，“释迦，释迦”地叫唤几声，里边就伸出一只手来，给我些点心和煎豆。二月十五日，是释迦入寂的日子，村里的人们给那些一大早就站到门口的孩子们，准备好了精心制作的施物。母亲领着我和哥哥，摸黑走出三昧谷，在有六十二户人家的村里转悠着。

“释迦，释迦！”

孩子们站在门口高声叫喊。于是，里面响起了大人们的声音，问道：

“是谁家的孩子？”

“六左家的勉。”我回答。“六左”是“六左卫门”的略称，这是我家的屋号，“勉”是我的名字。村里的孩子平时的称呼就是屋号加上自己的名字。门缝里伸出的手，攥着点心和煎豆，那手大多布满皱纹，是家中老人的手。老人怕门开大了会有雪吹进去，所以只打开一条缝儿，把施物递过来。母亲眼看着我和哥哥把讨得的点心、煎豆装进布袋，然后催促道：

“好，快点走吧，学校要上课啦。”

说罢，她先加快了步子。这是我九岁之前的记忆，当时母亲三十岁光景，或许还不到呢。母亲也不裹毛毡，她抓起我的手，在六十二户人家的门口快步转悠着。

棺材离开村口，来到墓地前面的阿弥陀堂，乡亲们披着毛毡，打着伞一起聚拢到广场上。母亲干过跑腿的差事，村上六十二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跑遍了，所以认识许多人。

堂前是四根木桩制成的棺台。和尚们排着队，等着棺材的到来。我们把棺材放在台座上。菩提寺的和尚，郑重地焚了香，坐在曲录椅上，念起经文来。这时大雪不止，弟弟在曲录椅后面张着大伞，保护和尚刚剃的光头不被沾上雪花。读经结束，村里共有的棺台，灯笼，纸花，都一并收进堂内。装着母亲的棺材，又由我们抬着，走向三昧谷。这条三昧谷听说是大正末年辟为坟场的，因为我的出生地叫花子谷，早已被墓地占满了。从阿弥陀堂到那里，要走一段很远的路。村里人，还有从东京和京都来的人都在堂前告别。参加埋葬的人很少，除我们家人之外，只有十几名近亲和志愿者。

谷内被一尺多厚的雪埋住了，前方六体地藏的屋脊，极力探出头来。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山。棺材由四个人替换着抬，脚下老是打滑。好容易上了丘陵，放下棺材，按照先头前来打圹的村里值班人的指点，各人抄起铁锹，筑起一条坚固的小路，然后将棺材放在土圹边。

"这里是你们父亲的墓穴，这里是千太郎的墓穴，你们的母亲躺在这里，不会感到寂寞的……"

打圹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他站在飘舞的风雪之中说。弟弟和哥哥都向这位老爷子深深低下头表示感谢。老爷子告诉我们，他拨开一尺多厚的积雪，地面好容易暴露出了。仔细查找一番，这里确实是掩埋五十年前死去的祖父千太郎和十年前死去的父亲的场所。

把绳索套在棺材上，拉着四角的绳头儿，慢慢地将母亲放入地下。土圹打了两米多深，旁边堆满了红土。新挖上来的土也落满了雪。脚下滑溜溜的。我们人人手执一把铁锹，将周围的红土向母亲的棺材上铲。混着雪水的泥土湿漉漉的。周围的

人向棺盖上投纸花，棺材很快和这些纸花一起被土掩埋了。我们把泥土全部堆在母亲的棺材上，垒了一个又圆又高的坟。然后放好白木饭盘和茶碗，将准备好的青竹花筒栽上，再插上一根供香的细竹，于是，母亲的墓就这样做成了。从哥哥开始，我们五个儿子和六个孙子一一烧了香，随后走下丘陵。雪一直下个不停。

不久，我们来到小山下，仰望着三昧谷。圆浑的山头仿佛盖着一块白布，四周的茶树林和杉树林，隔着一道雪帘，随风飘拂。母亲是同释迦同一天去世的，我想她是回到雪中去了。就在这时，我们所走过的小道上，迎面有一位女子正向山谷方向跑去。她躬着背，在银白的山坡上奔跑。我吃了一惊，定睛一看，那正是母亲。那就是刚刚埋葬在深穴里的母亲！她背向着我们，头发蓬乱地向高丘上飞奔而去。那姿影很快消失在雪雾中了。这一瞬的幻觉使我颤抖。十九岁出嫁，生下五个儿子的母亲，除了起早贪黑照顾着异母兄弟之外，还兼任着修理木屐和在村中跑腿的差使，她一年到头都在雪地里东奔西走。

大雪一股脑儿下着，从天空到地面，垂直地无边无际地落下来，没有声音，仿佛是无数根银线，一同刺向大地。

气 比 松 林

若狭海岸的古道两旁，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据说，古时候

酒井侯为了使“参觐交代”经过的道路更加美观，便种植了这些松树。有的地方，这些松树还可以兼起防风林的作用。海风拂拂，一排排巨大的黑松，枝干交错，低吻着地表。站在道上眺望迫及足下的青紫色的海面，十分写意。这里的海景优美，松叶鲜丽，为东部沿海诸地所无法比拟。然而，战争时期，这片松林被砍伐提取树根油，用作飞机燃料。过去海岸上随处可见的松树，如今少多了。尤其是开辟新公路之后，古道上的松林景色，便不为人们所注目。不过，好事的游人，偏偏喜欢漫步于古道之上，观赏那隐伏于两个地岬之间的白沙滩上虬枝纵横的松林。那绵远的美景着实令人惊诧。从东面数起，有气比松林，三方松林，势松林，高浜三松松林，仅就我所偏爱的，也能举出四处来。这里一律生长着巨松，潮风掠过，松声谡谡。松树当风，古代诗人称为松韵，当作是极为风流的事。我也喜欢松风的声音，即便是无风的日子，走在松下的道路上，也能听到幽远的音响，和海里的浪声交汇一处，深深渗进了心底。不知是风声还是松鸣，这是一种余韵悠长的音响。

气比松林在敦贺的西端，由立石岬的根部向东延伸。这里的松树比上述三处低矮一些，但密密丛丛，又黑又粗的根干，像柱子一般矗立于白沙滩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经常来这里观看松林和海景。

不论从若狭到东京，还是从东京到若狭，或者去越前，敦贺总是小浜线的始发站，都要在这里换车。往昔和现在不同，那时小浜铁路支线少，换下一班车，有时竟要等上一个多小时。每当这个时候，我常常把行李寄存在车站上，到松林里去转转。当年啸聚筑波山的水户天狗党，遭受追击，被逮捕后押解到这里

问斩，这片松林因而出名。如今，这里还有浪人们的墓冢，这块墓地也在松林里面。

那是哪一年呀，我先前的妻子出奔了，我带着刚刚六岁的女儿，打算将她寄养在若狭的祖父母家里。那时，我和孩子也是沿着这条海岸来的。离开东京已是深夜，在米原换车后抵达敦贺已是第二天十点多钟了。由于小浜线的火车久久不来，我便拉着孩子的手向松林走去。那是三月底吧，时令已属初春，但海边的风依然凉飕飕的。孩子依偎在我的大衣里，缩着肩膀，望了好一会儿海景。思忖起来，同孩子一起眺望北陆的海面，那还是第一次哩。我们住在东京护国寺前一幢拥挤不堪的公寓里。我每当提起故乡，总是说："在爸爸的乡下，大海很美。"听到我的话，孩子只是闪着明亮的眸子。她是无法想象那边的情景的 。但是眼下，我首次把她带到这里来，没想到，北方的春天，海浪汹涌，松涛呼啸。孩子不知道遥远的水平线那边是什么地方，只是一个劲儿睁大眼睛望着。

"那里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我对她说，大海那边是俄国。于是，孩子吃惊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把她领到波浪搏击的岸边，我也光着脚。绵长而清浅的沙岸被海水濡湿了，露出茶褐色的纹理，踩在脚下，温润，舒适。海浪涌来，沙子一齐翻动着，向上卷起；海水退了，沙粒紧紧贴着地面，仿佛被吸附住一般，一动不动。父女俩脱掉鞋袜，在潮湿的沙地上跑着。女儿的小辫子随着松风在身后飘扬。她越跑越远，看上去就像一粒小小的松球。她的身影，至今依然刻印在我的心里，永不离去。早春的海岸，除了我和孩子，再没有别人。远处敦贺镇的屋顶黑沉沉的，松涛只在我们父女两人的世界里奏鸣。

妻子出走之后，我打定主意将女儿送往乡下。我被别人挖了墙角，当时妻子没有呆在那人的身旁，而是躲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带着孩子发疯一般向朋友和工作单位打听，在和这些友人们的秘密联络上，我得知妻子越发厌恶我了，看样子她决心要同我分手。那当儿，战争刚结束，东京和若狭缺衣少食，人心惶惶。战时，我在若狭做临时教员。八月十五日，战争宣告结束，我带领已经怀孕的妻子到东京去。她本在东京长大，耐不住乡间的清苦生活；再说，我呆在乡下也没有出头之日。想来想去，我叫怀着大肚子的妻子背上包裹，自己扛着大米和芋薯，手里提着行李，乘车回到了东京。那时也是在敦贺换的车，无暇到气比松林等地方走走。到了东京，我们呆然伫立在满是碎砖烂瓦的街头，后悔不迭，心想不该莽莽撞撞跑到东京来。当时在这黑暗的人世上，我缺乏生财之道，只好忍饥挨饿了。这期间，妻子生产了，我必须搞到牛奶，这也要靠旁门邪道才行。营养失调的妻子便到舞厅找工作。于是，我这个没出息的丈夫，只有靠老婆养活自己。我在一家小出版社供职，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写些无处兜售的稿子。这是常有的事，第二年出了问题，妻和一位舞客恋爱了。对方和我这号人不同，他是振兴战后经济界的实力人物。当时，这家专为外国人开办的舞厅转而为日本人服务。在这种豪奢的风气里，她经不住浮华生活的引诱，或者说，她舍弃了我这个无能的男子而另求新欢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当时，坐落在日比谷的家庭裁判所里，正兴一股离婚热。我和女儿被抛弃之后，为寻求妻子四处奔走，终于没有找到。度过两年黯淡的生活，四岁的孩子长到了六岁，眼看就要上学了。我一个人实在照应不过来，便决心寄托给住在若狭的父母。

干爽的沙地上放着我在离京时为孩子提前置办的书包、一年级练习本和运动鞋。我兀坐在近旁，一直望着女儿和海水嬉戏。我梦想再度回到敦贺的气比松林里来。我说不准那是什么时候，但我想，那一定是我来接女儿的日子。

我第二次来到这片松林，是在五年之后。我把孩子寄放在父母身边，立即回到东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命运不济，身子闹病，依然赤贫如洗。我住在小石川的富坂，做了一名商人。我把几件衣服包在包袱里，在关东地区跑起了单帮。五年内只回了一趟若狭。孩子所在的村庄叫若狭本乡，从敦贺去那儿一个小时。村西就是窄如衣带的若狭海岸，是一座距离京都府很近的寒村。在那里，我见到了在父母抚养下迅速成长的我的女儿。每当见到她，我的心就一阵痛楚，总想早些把孩子领回去。我的父母虽然健在，家乡实行了农田开放政策，获得了五畈地，但直到现在还是个佃农。父亲依然为寺庙和神社做木匠活，这是个优雅的职业，但已年逾花甲，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弟弟夫妻俩都有工作，母亲既要关怀他们又 要照顾父亲，她在家中也是不堪其苦。因此，我把孩子从东京带到这里来也怕弟弟两口儿不高兴。但是我却无力把孩子马上接走。每次归来，我都怨恨自己太无能了。就在这个当儿，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的眼前，好比一只仙鹤从天而降。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当时二十二岁，是板桥幼儿园的保姆。千里有缘来相会，她提出要同我结婚，我对她的性格、姿容也颇为满意，于是我俩也未举行什么仪式，就像私奔一般同居了。她是九州寺院的女儿，短大毕业才一年。我这个商人三十六岁，两人的年龄相差很大，再说，若狭寄放着一个孩子。我把这些都老老实实地对她讲了，她说，婚后马上

把她接回东京，我一下子呆住了。我的职业没有固定收人，这时要把孩子接来，要维持三口人的生活，我也许成天都要埋在工作里。可她说，反正要一起过日子的，还是早一天为好。我被她的言语打动了。

一九五四年六月，我和第二个妻子来到这座气比松林。二十二岁的妻子正当青春年少，穿着绣花上衣，宽大的褶裙，头发上挽着彩巾。在敦贺候车的当儿，我邀她到松林里去，妻子便尾随着我走来。初夏时节，晴朗的海面，不知为什么，同六年前一样，看不到一个人影。太阳当头照着，将松影清晰地投印到沙滩上，像版画一般。妻子初次看到日本海，她的眸子闪耀着光辉。

"那边就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就像上回告诉孩子一样，我指着北方的海面。不过和那一天不同，初夏的海面一派晴明，可以望见立石岬。这是个像卧牛一般的半岛，一条银白的水线，自牛头向北伸延，直联结着远方越前岬的断层地域。水色缥碧，白浪滔滔，将沙子冲洗得透明，莹洁。我和妻子坐在松下干爽的沙滩上，一边考虑着，等进村见到孩子她会说些什么呢？我想，孩子看到妻子如此年轻，定会大吃一惊的。我拿定主意，干脆就让女儿管妻子叫"姐姐"好了。按理说，这是她的第二个母亲，然而，二十二岁的妻子实在太年轻，和"母亲"这个称呼很不相称。

"对于孩子来说，她已经没有妈妈了。"我说，"世上也许有人会让孩子稀里胡涂乱叫妈妈的，可我不能叫她这样做。"

"叫'姐姐'很好嘛，我喜欢。"

妻子说罢，走向水波激荡的岸边，久久用手抄着飞溅的浪花。

“看见那里了吗？不是隐隐约约有座山吗？那就是青叶山呀。”

西方的一隅，出现一座像倒挂的扇子一样尖尖的三角形山峰。那座山上有我和出奔的前妻共同工作过的分校。

“我在山麓的分校呆过。这一带看样子虽然稍低，不是也有大山吗？”

“是那一座吗？”

北边有一座大山像牛背一样倾斜着伸向海里，叫久须夜岳，耸立于小浜市背面，是若狭最高的山峦之一。

“那座山顶有个苏门洞，在断崖下边，是个挺漂亮的去处……”

若狭海岸由气比松林曲折地延伸出来，紧紧抱着半岛。因为遇到晴天，我大体都能指点着作一番说明。生长于九州山中、从未见过大海的妻子，看到阳光辉映的海水、沙滩，以及苍郁的松林，她简直陶醉了。不久，我们回到车站，乘火车西行，回我故乡的村庄去。我们一直盯着窗外，路上的景色看也看不够。

眼前是优美的松林。穿过一道山洞，紧接着又是一道山洞。刹那之间，起伏的雪白的沙滩画一般跳入眼帘。有沙滩必有松林。六月的若狭，一派浓绿，像化开了的碧漆。

进了村子，先前的担心变得不必要了。不知怎的，这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冲着妻子一个劲儿叫着“姐姐，姐姐”。她纠缠着年轻的妻子，不住地撒娇。看到这种意外的情景，我和妻子都笑了。我们决定一同回东京，可祖母说了，要把她养育到六年级，这就不能不叫我们费一番思索。但妻子说，迟早要生活在一起的，不如早些回去为好。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俩终于决心把孩

子从祖母身旁“夺”过来，领回东京去。我们在乡下住了五天，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在若狭的松林里散步。这里有势松林、高浜松林。这些松林靠近村子，不要一小时就到了。尤其是势松林，环境清幽，景色美好，不像气比松林那样树木交混在一起。但这里的松树都很高大，低伏的枝干也显得十分漂亮，背面映衬着半岛，松枝长长地伸展着，永远弹奏着不绝的松韵。

女儿扯着妻子的手走向水边。两个人挽起裙裾，用海水洗濯脚踝，捡拾贝壳和石子。我坐在松树根旁远远望着她们。如今，我手头还保存着当时用简易照相机拍摄的两三张快照，都是妻子和女儿在松林里或走或站时拍下来的。只有一张照片上的姿态不太文雅：女儿穿着一件贴身衬衣，妻子的裙子卷到了膝盖上面。女儿张着大嘴笑着，看来她正在水边的青苔石上滑动着脚板。

那时孩子正读五年级，也许十一岁吧。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总是一阵感慨。就是这一年，女儿来到我和妻子租住的富坂。她先进入小石川的砾川学校，第二年，我们在松户市的烟井这地方找到了房子，把家搬了过去。于是孩子又进了松户中学。后来，我们又由松户迁到丰岛区要町，孩子也随之入了竹早高级中学。高中毕业后，费了好大力气考上了大学。我们再次搬到现在的世田谷来，又过了七年，其间经过了大约十三个春秋。在我们夫妇流浪般的生活之中，孩子长大成人了，去年大学毕了业，在工作单位，她看中一位小伙子，今年很快就结婚了。真快呀，她都二十四岁了。我和妻子又有了一个孩子，是住在丰岛区时生的，这孩子据说是得了脊椎损伤症，成了终生的残废儿。对于女儿来说，她又有了个异母妹妹。因为情况特殊，不

像别人家的妹妹出生时那样。妻子由于做了几次大手术，为了就诊方便，她在别府同我们分居了大约三年光景。这是很困难的手术，据说是把母亲的骨头截下来，移植到孩子患病的部位上。因此，大女儿上大学时从未尝过全家团圆的滋味。她后来在工作岗位遇到了意中人，便及早出嫁了。

二月九日，在京都天龙寺，小伙子和姑娘悄悄举行了婚礼，他俩在京都饭店举行了有名无实的酒会之后，便租了一辆汽车新婚旅行去了。

女儿出嫁时曾经说过："我俩想到若狭的爷爷奶奶家里去一趟。"因为婚礼是在京都举办的，本来巴望留在若狭的父母也能来出席，可是祖父八十五了，眼下又在卧病，祖母要照顾病人，两位老人都无法参加。接到他们的来信，婚礼办得有些冷清。然而，女儿的一番话语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感到非常高兴。小伙子成了我们家里一位新成员，他本是沼津市人，演员，现在竟想不到有机会驾汽车到若狭海岸去。出发时我们问这位年轻人：

"你们那儿也有松林吧？"

"沼津的松林很多哩。"

我当时真想劝他，到了若狭务必去看看古道上的松林，可我还是控制住了，没有说出来。我想，即便不告诉他，有了汽车，总会到古道的松林里转转的。只要我的女儿能够记起十三年前的初夏，我和"姐姐"从东京去接她时在海滨呆过的一天，我也就满足了。话又说回来，我和妻子并没有为出外旅行的女儿作过任何打算，这使我们暗暗觉得内疚。

人说，故乡的山河不管何时看到都会深深刻印在心中。这是因为，那道路两旁的一排排松林，那山间的小路，海滨的沙滩，无

处不渗透着人们心灵的记忆。我怀念着那样的日子：我和年轻的妻子一道，挽着长期分居的女儿的手臂，在气比松林、三松以及势松林的各处海岸上随意徜徉。尤其是敦贺的气比松林，对我来说，已经好久没有相见了。如今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湿润的沙滩上，放着被人遗忘的朱红的新书包和白色的儿童运动鞋。女儿飞跑着，松叶散落在她的耳朵、头发和连衣裙上。立石岬像老牛一般卧在水波里。海面上雪白的浪花组成一条长长的银线。所有这些景象，都深深藏在我的心里。

等持院的茶花

每年，茶花开放的时候，有一株茶花树在我的脑里总也消退不了。那是我从十二岁到十八岁生活过的京都衣笠山麓等持院的“有乐”茶花。

等持院的方丈庭，传说为梦窗国师所营造，组石美丽，是一座将远方衣笠山当作借景的极为娴雅的回游式庭园。其北隅，有为足利八代将军义政所喜爱的名曰“青莲亭”的茅屋茶室。沿着茶室前布满青苔的石阶下来，右边可以看到小小的土丘，丘顶有一棵巨大的茶花树。木牌上写着：“侘助[①] 茶花树龄三百年

---

① 一种冬日开单瓣小红花的茶花树，传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由一个名叫侘助的人带入日本。

余”。我做小和尚的时候，这棵茶花树附近的树木还很矮小，唯独这棵茶花高耸入云，我常常用扫帚打扫树下的道路，焚烧落叶。孩子时代，只觉得这是一棵高得出奇的大树，不像现在这样对这棵茶树泛起一股乡愁。五十六岁的今天，一闭上眼，想起等持院的三月，心中就充满“有乐”茶花树盛开的薄桃红的花朵。

我对茶花并不了解，但我也看过以茶花闻名的诗仙堂、孤篷庵、圣光院等地的各种侘助茶花，可我没有发现像等持院这样巨大的茶花树。我也看了名为“利休侘助”、“蝴蝶侘助”等茶花树，然而，我们等持院的“有乐”和这些稍有不同，小巧的粉红的花朵，外缘分布着不规则的淡淡的斑点，背面又是浓艳的桃红。玲珑微妙，每一朵花都不一样。而且，这棵大茶花树的枝条圆满广布，仿佛将粉红的颜料点点滴滴洒落下来，将庭院的每个角落装扮得花团锦簇，成为一处绝景。庭前有芙蓉池，据说为相阿弥所作。庭中芙蓉、杜若、木犀、杜鹃等花事不断。大雪时节，这株树龄将近四百年的巨大茶花树花枝招展，使庄严的古刹庭院更加完美充实。站在池畔仰望，巨树在头上扩展开来。背景中的衣笠山峰和绚烂的茶花在雪里相映生辉。这情景虽然短暂，然而一旦见过，就会长年闪耀在你的眼前。

树高或许近二十米，树围一米有余。树肌如大象一般疙疙皱皱，白色的斑点布满灰褐的树干。在不到一人高的地方长出三条大的树枝。一闭上眼，就觉得这棵大树正对我微笑。三条大树枝下面，正好聚起几条横向的皱纹。

种树的人是织冈有乐，信长的弟弟。“有乐茶花”是以后的称呼。四百年前的古代，他是一名骁勇的武将，又是茶人 。他所种植的大茶花树，今日仍然盛开如初，这真是个奇迹。我能

和这巨大的茶花树相识相遇，并在生活中时时将它怀念，也是值得庆幸的。

我当初出家的那座寺院不是等持院，而是相国寺。十二岁时偶然转籍到这里，成为天龙寺派的一名小沙弥。我望着满是粉红花朵的庭院，感到这花在等待我的到来；今日虽然早已还俗，仍然感谢这种留在心中的佛缘。

我并非偏袒等持院，稍西的龙安寺里，有一株标有“日本最古之侘助”木牌的瘦细的茶花树，过分夸大的宣传令人奇怪。龙安寺的这棵茶花和毗邻的等持院的巨树相比，不论是粗细和高度，都只能说是孙子辈，那么为何称之最古呢？“有乐”巨树的巨大完全不亚于诗仙堂和孤篷庵，而且花朵奇彩绚丽，而这棵茶花树却很少有人提及。

等持院生长巨大茶花树的芙蓉池东边，有个“心”字池。往昔，池中小岛上有座仿照金阁寺的粗劣建筑，周围是竹林。竹林之中，茶花点点开放。白雪的竹丛里，浮现着艳红的花朵。如今，竹林砍伐了，只剩下茶花树，向北是渐次高起的庭院，一眼望去，满山皆茶花。这景色格外美丽，再一想起“有乐”大茶花树，我的冰冷的小僧时代的生活，仍然感觉出几分暖意。

花期很是长久，一朵一朵地飘落在春温的地表上。我和师母带来的清子、文子两位小姐一起拾花瓣儿玩。当时，清子和文子两位小姐六七岁，我十二三岁。作为小和尚的我，相当于长老师父的义子，地位不同，应该称“清子小妹”和“文子小妹”。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和这两位少女在茶花树下玩耍。我们将落花用线串起来，做成项链，我们伸手够树上的茶花，把花蕊的最底部翻过来含在嘴里用力吮吸，可以吸出甘甜的花汁。肚子饿了的时候，我就吃上一两朵花儿，这时，包裹在绢丝一

般纹理细致的花瓣中的花蕊缀满黄色的花粉。至今我还记得那花粉粘在鼻尖上时一种痒抓抓的快感。织田有乐斋种下的花汁，被四百年之后的我吸入体内。我已经再三说过，这种幸运不是轻易可以获得，而是这棵大树忍耐岁月的风涛，生长到今天所给予我的心灵的馈赠。

前一章（略）我写到了郡上的南天竺，我曾自作聪明妄自引用先人说过的话：树心要问树，花心要问花。事情确是如此。我向藏在京都古寺庭院一隅的盛开的茶花树献上自己的心，一点也不后悔。

说起来，我的出生地若狭生长着许多茶花树，离我家很近的小浜町有白茶花山。就是谣曲《冰室》中后濑的白玉茶花。传说在山上活到八百岁的比丘尼走遍全国山山水水，撒播了茶花的种子。这个比丘尼的长寿和茶花的关系也见诸于其他故事。京舞创始人井上八千代的弟子们有每年新年聚会的风习，一律扎着绣有玉茶花的腰带。“不管别人说三又道四，若狭道后濑山后又逢君。”（《万叶集》）“名花白玉山茶花，八千代后始变绿，春日天空碧如洗，后濑山上连天齐。”谣曲《冰室》中所歌颂的茶花的精神，抑或也是京舞的精神吧。

比丘尼长眠于空印寺旁的洞穴内，拿着一枚玉山茶。我出生于这样的国度，来到有乐斋种下的茶花飘香的庭院，不期望今生今世活到八千代那样的年岁，但却有好多时日可以经常感受到心中怀抱的瞬间的幸福。白玉茶花是纯白的，花蕊尖端的黄色和白色花瓣的配搭颇为清雅。这样的花儿在后濑山上漫山遍野地盛开，蒸汽机车摇晃着钻过隧道。昭和三年御大典那年的二月十五日那天，我到京都去做小和尚，冬日的景色令我终生难忘。在等持院的庭院里，吮吸花蜜，做落花项链的记忆也

不会消失。

拙宅的小庭院里种着十余棵茶花树，也是基于此种情怀。东京花店带来的美女茶花，虽然也是薄桃红，但情趣浅淡。竹林之中仅种植一棵留作观赏，那是大红的竹丛茶花。这棵大红茶花开放的时候，我的心禁不住飞向了京都。我真希望“有乐”永远生机旺盛地生长在那座庭院中。冬天一到，我就去京都看望“有乐”茶花树。

庄野润三 [1921—　]

小说家。大阪人。1939年入大阪外国语学校英文科，1942年入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攻东洋史，并开始文学创作。战时曾应征入伍。短篇小说《池畔小景》(1955) 获芥川文学奖。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浮动的灯塔》(1961)、《黄昏的云》(1964—1965)、《绀野纺织厂》(1969)、《前途》(1970) 等。

乌　　瓜

大约一个月之前吧，一天，我去洗脸，看到窗台上放着两个熟透的乌瓜。

一个是红的，一个是黄的。每一个乌瓜都连着干枯的蔓子。

这是我家上小学五年级的男孩，前天下午跟姐姐一道去附近丘陵游玩的路上发现的。

乌瓜，我第一次把它拿到手里观看。我也第一次听说，这瓜蔓儿吊着果实，缠络在细竹或灌木丛里。

"这就是乌瓜吗?"我说。

红色的一个也很好看，但黄色的一个有着纵向的绿色的条纹，这绿色仅有一半渐渐变成淡黄的了。

我为不能准确说明这种颜色而苦恼，而且现在依然为此而困惑。总之，这黄色的果实微妙地混合着绘画的颜色。

"好呵，这颜色真好看!"

我不由感慨地说。

我决定要下这两个乌瓜，拿到自己的书斋里，放在案上备前烧[1] 的破瓷盘里。

于是，乌瓜更加显眼了。

这只破瓷盘，在书桌的角里已经放置两年了。这是写作有关备前瓷的文章时，托一位去那里旅行的朋友，到古窑遗址上拾来的。

乌瓜就在我的眼前，而且，一点也不阻碍视线，这个破瓷盘，说起来倒也有些特殊。墨水瓶、铅笔和橡皮擦子，放在桌上是自然的事，从来也没有注意过。而像瓷盘这种日常用品，一旦变成残缺，就成了特殊的东西了。

但是，这只破瓷盘在我的书桌上整整放置了两个年头，一点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如果说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也是极平常的，莫非就是古代备前的泥土所具有的品德吗?

那里面放着两个连着干枯蔓子的乌瓜。我为这恰到好处的配置而高兴。这乌瓜生长在孩子见到的山丘下面小河畔的树林中时是美丽的；如今来到我的书桌上，和备前烧的破瓷盘相识相伴这也是美丽的。它们承受着和暖的秋日的阳光。

---

[1] 备前国（今冈山县东南）出产的陶瓷器。

濑户内晴美 [1922—　　]

女小说家。生于德岛。1943年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国文科。1955年发表短篇小说《女大学生曲爱玲》。1957年因小说《花芯》中赤裸裸的色情描写而引起争论。此后多以爱情和事业的矛盾为题材，创作了描写女性的《田村俊子》(1959)、《可能子的缭乱》(1964)、《鬼之栖》(1965) 等长篇小说。1973年皈依佛门，法名寂听。翌年发表自传小说《从何而言》等。

月　夜

今年中秋之夜，嵯峨野没有一丝云，明月皎洁，碧空澄净。

为我做帮手的少女，一年来厮混得很熟，她明天就要回到恋人的身边。在这分别的前夕，趁着夜阑之时，和我踏月而行。

要是出来得早，赏月的车子嘈杂不堪。所以，过了九点，等到月上中天，我们才动身。没想到这时候，嵯峨野的每条道路上依然车水马龙，这情景叫人惊愕不已。

大觉寺的大泽池，每年都举行赏月宴会。水上浮着龙头鹢

首的船儿，像王朝时代一样奏着管弦，欢度这个月明之夜。看一看报纸，大觉寺前一天晚上来赏月的有五千人，而今晚听说增加到七千人了。前年，我到大觉寺来，游人水泄不通，我害怕那拥挤的人流，赶紧逃了。

我这时才深切地体会到，日本人是爱风流的。樱花开放的时候，岚山有五万游客。红叶将染的季节，高雄一带人山人海。樱花和红叶被游人压抑着，失去了生气，看到这混杂的人群，说句真心话，谁还有心思观赏樱花、明月和红叶呢？

汽车亮着明晃晃的车灯打夜间的道路上穿梭而过。游人们顺着路边徒步而行，手里提着华奢的赏月灯笼，一边庇护着那暗淡的灯火不被打灭。

大觉寺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们穿过寺院门口，来到广泽池畔一看，这里那里伫立着赏月的游客。一位年轻的妻子，穿着似乎很少上身且又不太合体的和服，把婴儿交给丈夫抱着，全神贯注仰望着天空。她那浑圆的脸庞承受着月光，微微笑着，真是美极了。月亮升高了，已经照不进池子了，而遍照寺山却披满了银白的月色，山影清晰地印在水面上。划船的游客已经归去，池上遍洒着月亮的清辉，显得幽寂宁静。啊，这就是嵯峨野的月夜啊！

来到岚山一看，这里也有赏月的游客。

站在渡月桥正中望去，月儿照耀着河下的森林，河水闪闪发光，河上的芦苇和土堤，清清楚楚浮出了水面，我再度向河面眺望，河水溶进了月光，一切美景都浸润在河水之中了。

这儿情侣很多，其中三十岁光景、已不算年轻的恋人令人瞩目。时候这么晚了，还赶到岚山眺望明月。这种专等他人离去我才来的风流情怀，也许在他们这样年纪的人当中最多吧。

一边赏月，一边聊天的人是不多见的。赏花就不同了，酩酊大醉者有之，高声谈笑者有之，两相对照，赏月要安静得多。

和我作伴的少女说，她没有见过这样的明月。她的爱情的前程虽说不容乐观，但我不想阻挡她的去向。我相信，年纪轻轻的她是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苦境的。

“每年都会想起今晚上的，一定，一定。”

她喃喃地自言自语说。

我叫她从我们庵的庭院和野外的道路旁采些芒草、胡枝子、女萝、吾亦红和桔梗，盛在竹篮里养着。每逢赏月之夜，少女们人人都采摘些秋花栽在竹篮里。她们热心地筑起赏月台，上头供着赏月团子、栗子和芋薯。

嵯峨的赏月团子，露出一点白面饼捏成的头儿，外面用馅裹成小鼠形状。我以为还是又圆又白的无馅团子容易盛装，便向点心铺打听有没有。

“京都的赏月团子就是这个，赏月就是要有芋薯的嘛。”点心铺老板自豪地回答。

来到嵯峨野，对这种熟芋形的团子已经司空见惯了。

每年都是如此，到嵯峨野寻游一番，在各个地方眺望月亮，归来站在寂庵的院子里再抬头仰望，还是这里最美丽。

嵯峨野，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赏月场所了。

十四日的待月之夜，我正在旅行的归途中，路过故乡，从姐姐居住的德岛红叶山上仰望月亮。背后群峰绵亘，前方是开阔的田野。那里的地形很像嵯峨，所以那里的月亮也格外清雅，美丽。不过，姐姐仍然向往嵯峨，她羡慕地说：

“寂庵的月儿多么迷人！”

此时，我站在庭院中央仰望天上的明月，心儿也像月光一

般洁净无尘。忽然，电话响了，是东京的堂妹打来的，她告诉我说，她的那位情意深厚的表妹，昨夜自杀了。我记得在孩子时代见过她一面，虽然年幼，但已出落得楚楚动人，当时我想将来她不知会成为怎样一位美人儿呢。

她结过两次婚，撇下了五个孩子。她为什么非自杀不行呢？我一边揣摩这四十八岁女人的心境，一边又来到院子里遥望月亮。

“我有些放心不下……拜托啦，要活下去呀。”

性情文弱的堂妹，不知为何竟被一种奇怪的念头缠绕着，她竟担心我也会自杀。我笑着回答：

“我不会干那种事的。哎，东京的月亮怎么样？”

“眼下，从屋里看不见了，我正想到楼顶上去赏月哩。”

堂妹居住在我曾居住过的城中的高台公寓里，月面上清晰地描画出她乘电梯登上楼顶的姿影。

人为离别而相逢，为死亡而生存。

十几位少女，像水中浮萍一般漂到我的身边，长大了又走了。有的呆了十年，也有的三个月就回去了。

我从未阻拦过她们的前途。即便离去，也总有见面的一天。我和她们，有着斩不断的缘分。

只是有一个人，自从离去，音讯杳然。我仰望明月，为她祈祷。她那快手快脚赶筑赏月台的身影，在我的眼前浮现。

我和她也曾在嵯峨野一边散步，一边赏月。打那不久，她就离开了这座寂庵。

如今她在哪里？生活得如何？她没有音讯，抑或是不想写信。她如若能在什么地方仰望今宵的明月，也许会想起嵯峨野的月夜，想起寂庵清光辉映的庭院吧？带着这番心情，我问天

上的月亮。

嵯峨野赞歌

嵯峨野的樱花很美。广泽池南的染井吉野固然好看，池子附近谁家宅院里的大垂樱，在京都樱花中不也是数一数二的吗？广大的嵯峨野，一般指太秦以西，西起小仓山，北自大觉寺到鸟居本，南至大堰川。我从京都市中心访问嵯峨野时，总是选择这样的道路：从御室通过山越和千代的古道，然后到达广泽池畔。这是因为一看见广泽池，就觉得进入嵯峨野了，心情随即踏实下来。

离开山越不远，直到可以望见广泽池的时候，道路的左侧出现一株大垂樱。主人看样子煞是风流，花事正盛的时节，就在树下焚起一堆篝火，向过路人毫不吝惜地夸耀夜樱之美。最近一个时期，不论进入哪里的小尼庵或是大寺院，首先是要花钱的。然而，只有这株垂樱，既不收取焚火的费用，也没有筑起一道围墙，谁都可以自由来访。多少年以来，每逢春天来临，我总是前去观看这株樱花。赏樱的人们静静沉默着，全然为美艳的花朵所陶醉。不管什么时候，我总看到人们那般彬彬有礼，那般怡然自得。我未曾见到过樱树的主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也许，那些被美丽的夜樱吸引来的众多的游客，几乎都没有见过他吧。有了这位品性高雅的主人的精心培育，这

樱花才会如此清雅动人的吧。

我把樱花当做清雅之花，是从我看到嵯峨这株垂樱的时候起。

这株樱树没有所谓的薄桃红，那莲青色粉白的花瓣，看上去如雪片一般。老树的枝条婀娜地低垂着，亲昵地抚摩着观樱人的前额。那倩影，宛如热恋中的女子，将一只手探入怀中，若有所思。她不再是十几岁的少女，她已经是个饱尝爱的苦乐、情意缠绵的中年人妻了。她也不是现代的女性，而是属于往昔那些沉眉、染齿、长服拖曳的大户人家的贵妇。

无形的夜风吹拂着篝火明亮的光焰，长长的火舌四散开来，火苗猛烈地摇动着。

青白的花朵经火焰一照，染上了绯红色，闪耀着尘世间无法想象的秀美。那片片花瓣，放散出精雕细镂般的光艳。

嵯峨的花不仅是这株樱花，路旁尼寺的土墙中，有摇曳多姿的波斯菊、紫阳花和精心培育的漂亮的菊花群，看上去极富风情。穿过竹林的野径上，茶花的落英浸染着地面，那美景令人惊羡不已。

此外，田地边蹲跌着成群成群的石佛。蒲公英、木槿和紫云英，忽闪着天真无邪的眸子，睇视着那风雨剥蚀的佛像的面孔。这充满情趣的风景，也只有在嵯峨野才能看到啊！

还有，我要想在嵯峨看到美丽的花，总是去祇王寺。我初次访祇王寺，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祇王寺，不像现在经过了修整。萱草葺顶的山门已大半腐朽，摇摇欲倾。走进大门，一直来到庵的入口，见不到一个参拜的人，寂悄无声。五月的微雨雾一般下个不停，庭院里打扫得不留纤尘。苔藓带着雨露，青翠欲滴，胀膨膨扩展开来，仿佛铺了一层细毛毡。悦

目的新枫，又增添了一层深绿的碧影，差点儿要染着人的手指尖了。

草庵的玄关静静地蹲踞在一个角落里，看上去毫不起眼。檐下放着湿漉漉的红木桶，里面随意插着一束忘都草。紫色的花朵在青碧如水的风景里闪耀着光辉。

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如此秀美的紫色的忘都草。

不久，庭中蓦然闪现出一个人影来。紫色的细骨蛇目伞悄然打开，这伞只张开到七分光景，就那么斜斜地撑着。伞盖下，一位玄衣女尼，娉婷玉立，宛如文乐剧中的人形①，典雅秀曼的面容正朝这边凝睇。那新剃成的青须须的头颅，看了叫人爱怜。一双修长清澈的眼眸，炯炯有神，映现出鲜嫩的叶色。

很久以前的往昔，那个耽于花街之恋、斩断小指的智照尼，不就是她吗？

我想，守卫这座供养着勇于断绝对于平清盛的满腔爱憎、舍弃尘世的祇王、祇女和佛姬② 的草庵，最合适的人选是非她莫属了。

我不会忘记那日紫色伞影下的尼僧之美，也不会忘记忘都草光艳的花朵。其后的一段时间，我又特意去了祇王寺，不久，写下了《女德》一文。

---

① 文乐是日本古典艺术之一，角色由演员手执“人形”（偶像）表演，台外有音乐和讲唱配合。

② 祇王、祇女和佛姬，皆为日本古典小说《平家物语》中的三个女性。祇王先受宠于平清盛，失宠后落发为尼，时年二十一，偕其妹祇女隐居于京都往生院（即祇王寺）。佛姬原文作“佛御前”，继祇王之后得幸于平氏，失宠后亦为尼，时年十七。

后来，我又接连几次访问祇王寺，每一次我都在猜度，呵，今天那红木桶里又该插着什么花呢？我暗暗抑制住满心的欢愉之情，直到看见那是什么花为止。

白茶花的清雅可爱，女郎花的楚楚动人、桔梗的艳姿、黄菊的香气……不管哪个季节，这些花草总是被人毫不经意、然而却是满含感情地插在水桶里。对于来访者，这真是善解人意的一举，似乎使人可以窥知庵主那美好的心灵。

可是，不知何时，我看到一束银色的穗芒草，不着一花，插满了注入清水的木桶。然而，它却比任何花的颜色都要美丽。我为这束穗芒草的美丽打动了，伫立良久，不忍离去。当时，我面前浮现出月明之夜穗芒草摇曳多姿的嵯峨野幻景。其中有身穿猎装，在齐腰深的芒草荒原策马前行的源氏和他的少数随从。

源氏要去的是野宫的六条御息所。我特别喜爱《源氏物语》中的《杨桐》一卷。想起昔日姑娘时代，我在四国片田舍女学校的图书馆内，第一次阅读《源氏物语》时，就已经记住了"嵯峨野"这个词儿，自那以来，嵯峨野的风景就作为《杨桐》卷的题目扎根于我的心中。

源氏披草进入广阔的原野，但见景物一片萧瑟。秋花尽皆老衰，浅茅原虫声寥寥，松风劲吹，分不出哪是虫声，哪是风声，断续传来，何等冷艳动人！源氏只取亲近十余人，轻装简从，贴身随侍也不招摇惹眼。源氏微服私行，但装扮齐整，姿态优雅。亲信们也都深深感到此种装束，甚合时宜。源氏自己也在思忖：从前为何不到此地赏玩一番呢？今美景已去，悔之晚矣。

这一段读过好几遍，终于能暗诵于心了。

少女时候，我向往月明的嵯峨野，爱读《杨桐》卷。不觉间，已过了自己作为女人的大半生。源氏心目中的女子里，我对六条妃子最赋予亲爱之情。六条妃子不但身分尊贵，而且天性清高，聪明伶俐。这女子又有着凭她一腔理智很难驾驭的火样的热情。智和情相互矛盾，铸成了她这个生灵，徘徊于痴情的男人周围。然而，她的热烈的感情不但没有挽系住源氏，反而使他产生了恐怖，以致同她疏远起来。六条妃子强逼自己斩断对待年幼恋人的一番痴心，打算同女儿斋宫一起远走伊势。为了作行前的准备，她暂时栖息在野宫。

祇王寺的智照尼也是个多情女子。不过，她心地高傲，对于男子采取了过分理智的态度。她一方面有着耽于情感和命运的一腔情热；一方面又争强好胜，将自己堕入冷宫，极力想从命运和爱情的渊薮中挣脱出来。

祇王、祇女和佛姬等人，身为平清盛的宠妾，当知道这份地位不能久保的时候，毅然断绝尘世的情缘，隐身于嵯峨野之内。她们也决非柔弱的女流之辈。

小督一旦得宠于高仓天皇不久，即遭平清盛的忌恨，她隐姓埋名，遁迹嵯峨野。

当小督寄望于嵯峨野，刚刚安顿下来的时候，平仲国秉天皇之命前来寻找她。因为小督善于弹琴，平仲国指望凭琴音能够找到她。《平家物语》和谣曲[①]《小督》都描写了这个平仲国于月光下的嵯峨野策马寻访的情景，场面优美，格调高雅。

---

① 日本古典戏剧“能乐”的脚本。

秋夜里，访佳人，催马前行。桃花驹，解人意，蹄下生风。忆往昔，居后宫，倍得恩宠。叹如今，避荒原，但闻鹿鸣。嵯峨野，古山庄，一派寂静。人相离，情相依，心如秋空。明月下，望柴门，纵马扬鞭。蓦然间，琴声传，如山岚松风。莫非是，美人儿，抚琴解忧。且让我，走向前，勒马细听。果然是，指音里，情意绵绵。好一曲《想夫恋》慰我征程。

这是谣曲《小督》中最动人的一幕。小督一旦隐身，就再也不愿返回后宫了。看来，她也是个心性刚强的女子。

今年春天将尽的一个黄昏，我在嵯峨寂静的别墅地散步，蓦然，一种难以名状的诱人的花香随风而来。这香味十分浓烈。

我停住脚步，向着飘来花香的方向转过头，看到道旁有一户白色仓房的人家，树枝编成的院门半敞着，仿佛随时都可以邀请你进去。

中间是不太广阔的庭园，没有杂草，院中只有一座大藤架，淡紫的藤花从架顶上密密地垂挂下来。

芳香自然是从那里飘出的。正巧，夕阳的余晖映照过来，一串串的藤花像点亮了的玻璃宫灯放射着光芒。这么多藤花群集一处，而且正逢盛开时节，我可是头一回看到哩！金色的小蜂，沉醉在花香里，不时拍打着双翅，发出微细的羽音。周围没有一点响动。所有的声音或许都被吮吸进花朵中去了吧。我忽然从幻觉里听到，这些玻璃宫灯仿佛像铃铛一样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

凝神一看，不知何时，暮色已经浸满了庭院，藤花在黑暗的海里浮动，好似白色的船帆。

这时，幽暗的藤架深处，仿佛传来了一种音响，似琴声，似笛韵。

平安和中世的嵯峨，花儿也像现在一样寂静无言地开放着，用美丽的色彩鸣奏出四季的诗情。

嵯峨野的群花，还有那摈弃情恋隐遁于此的女人们。哪一种花儿映现着哪些女子的面影呢？如今，我漫步在岑寂的嵯峨野，古代的故事和今日的现实，不由在我眼里浑然一体了。我被锁在奇异的迷雾当中，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时代的人。

司马辽太郎 [1923—1996]

小说家。大阪人。原名福田定一，因仰慕司马迁，遂取现名为笔名。1941 年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战时到过中国。他的创作多是历史题材的长篇巨制，主要有《枭城》(1958)、《龙马行走》(1962)、《窃国故事》(1963)、《如飞如翔》(1972)、《空海风景》(1975)、《楚风汉雨》(1975) 等。

京　　味

某日晚，和 A 氏等饮酒，以京都人坪内某为谈资。坪内已为故人，因而没有任何顾忌。他是织田信长的厨师长 (即火头军)。

"哦，那是个典型的京都人。"

席上有人赞不绝口。

坪内在奉侍织田家之前本是三好氏的厨师长。三好氏是战国末期占领京都的大名。坪内既然是厨师，其烹饪技术当是没

说的了。他通晓室町风格的繁缛的礼仪盛宴，在当时的日本，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名厨。信长打败三好氏后，这位厨师长做了俘虏，被放逐岐阜，在岐阜过了四五年流放囚徒的生活。这事载入了《续武者物语》一书上。虽说是俘虏，恐怕多少还是有些自由，但不能掌勺了。织田家的火头军市原五右卫门觉得很可惜，便献策说：

“不能让坪内这样的名厨啥事不干，将军的饭食务必叫他亲自制作吧。”

信长据说是个对饮食不大用心的人，他似乎并不看重坪内这个人。

姑且答应下来，只是有一条——饭让他做，如果不好吃，就杀掉！

这是信长的条件。

坪内做好了晚饭。

信长食罢大怒！

“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怎能下咽？”

坪内不惊不慌，请求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做一次翌日的早饭，要是还不合将军的胃口，自己就切腹自尽。

这话传到信长那里，信长应允了。

翌日早饭，信长吃得心满意足。

信长公感佩不已，随即下召奉坪内为御家人。

“这是预料中的事。”

事后坪内对同行说。第一次做的饭菜是京都风味，不合信长公的口味。第二次那是乡间风味，是用咸醋梅子当佐料配制

而成。

故而深达上意。此乃辱没信长公也。遂为后人笑。

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上方[1]的薄味和乡间的浓味，在当时已经分明，这是颇有意思的。但，更使我们惊讶的是坪内某（名字已失传）作为京都人的厉害。当时，美浓的不破关以东称为吾妻，信长是尾张人，当然属吾妻，那地方言语不同，食物的味道亦不同。信长生长在鲜鱼肥鸡用酱油一锅煮的口味浓重的地带，这一点坪内比谁都清楚。而他第一次奉膳时故意献上味道清淡的京都菜。坪内是京都人，这其中包含着痛快淋漓的批判意味。这和后来的千利休对秀吉的态度有些相像。不过千利休因为做得太过分而被杀。坪内却恰到好处，得以幸免。倘若再向前迈出半步，就会掉脑袋。这是他的本事。

“这就是京都人的典型。”

席上有人说。

然而，京都人 A 氏却说：

“不，坪内还是个修行不足的京都人。真正的京都人更厉害。”

按照 A 氏的意思，真正的京都人第二次供奉饭菜之后，应该带着惶恐的感慨的语气说：

“实在对不起，这第二次的味道之所以好吃，是小的得到您老的指点又学了一次做菜。这真叫人高兴。”

A 氏说，批判的厉害就在这其中。越是表扬对方，越是把

---

① 京都、大阪一带。

对方推到乡巴佬的份上，越是使自己得以保全。坪内尚未到达这个水平。从这一点上说，坪内也是个乡巴佬。

这话很有意思。照此推论下去，千利休恐怕也可以说是个修行不到家的乡巴佬。

京都人的精神，《平家物语》上也有表现。从公家们迎迓木曾义仲和源义经的反应中时常可以看出来。他们最后被包裹在京都文化的代表后白河法皇广阔的丝棉里，一边又不断被这丝棉里的钢针所刺激。但他们浑然不觉，不久便在法皇的政略之中消亡下去了。我生长于上方，出于对这一带的微妙感情，我对义仲和义经怀有满腔的好意和同情，但同时又有无可言状的怪讶和哀怜。

但是，坪内某并非乡巴佬，是时代所使然。中世时代，西洋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近世以后的有秩序的文化，依我们看来，人们的情绪变得粗俗，感情表现也剧烈化了。京都人亦如此。听说同时代的京都人细川幽斋，一次做菜时对一条鲤鱼产生怀疑，一检查，鲤鱼肚里不知是谁恶作剧，插入一个火筷子。幽斋抽出腰刀，将那鲤鱼连同砧板一劈为二。这种情绪坪内也有。面对信长开了个危险的玩笑，从这一角度来看，对于理解当时人情世故也许是颇为自然的。

尽管如此，京都人对于古都文化似乎在内心深处隐藏着十分火热的激情。

“近来关西菜也打入了东京，东京菜的口味也大大改变了吧？”

我曾问过一个精通京都菜的人，他沉静地回答：

“这不很好吗？东京作为国都也将近一百年了。”

作为国都总不能一直吃口味浓重的红烧酱肉和推崇织田信

长，总有一天从味觉上也会像个国都的样子。他的话的意思是："看来要逐渐变得像个首都的样子喽！"仔细思忖，这是最严厉的批判。不过，说话人的表情一直很安详，满脸微笑，像块玉石。这表情也带着京味。

远藤周作 [1923—1996]

小说家，文艺评论家。东京人。1949 年庆应义塾大学法文科毕业，翌年赴法国留学。在母亲的引导下接受天主教洗礼。文学创作的主题为反映上帝以及爱和罪的意识如何融入日本社会和风土人情。小说《白色的人》(1955) 获芥川文学奖。主要作品还有小说《留学》(1965)、《沉默》(1966)、《耶稣的一生》(1973)、《海与毒药》，散文《狐狸庵闲谈》、《懒汉哲学》等。1978 年获日本艺术院奖，曾任日本笔会会长。

我家的庭园我家的水池

夏天，我爱到浅草的酸浆果[①] 市和不忍池畔的花木市场闲逛。

不忍池的花木市场总是和江户纳凉节一同开放。池子周围的人行道上，一拉溜儿摆着盆景和花木，洒着水，清凉宜人。其

① 一种茄科植物，夏季结球形浆果，皮色艳红，女孩子多用来放入口中嚼着玩。

中也有出售金钟儿、金琵琶、蟋蟀等小虫的商店。实在是个好玩的地方。

我不是玩盆景的主儿。可每来这里，总要买上两三个小盆儿。这种小盆花草，只要每天浇些水，就不会干枯，在书房的屋顶上垫上木板，成排地摆上去，其数目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这个花木市场的顶头，左右罗列着夜店，这使我联想起孩提时代过节的情景。去年夏季的一天，我来到这里在出售金鱼舀子、柠檬汽水和小孩迷路标牌的商店群中，终于发现了那位卖庭园盆景里的小房子和小木桥等玩意儿的老爷子。

这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可是近来，即使在庙会上也难得一见了。有瓦房、小船、有垂钓的汉子，还有涂着红漆的神社和牌坊。

我的两只手提着装有花盆的尼龙袋子和盛着两只蟋蟀的竹笼子，可是一见到向往已久的庭园盆景中的房子、桥和小船儿，不由得又买了下来。

一回到家里，我就把蟋蟀笼子放在院子里，可是那只包着庭园盆景的包儿一放进壁橱中，就很快忘记了。

两只蟋蟀整个儿夏天都在我家的庭院里欢叫。到了秋季，不知为何，一只蟋蟀断了一条腿，后来只剩下一只了。不久这剩下的一只也死了。

这当儿，我忽然记起壁橱里那只包有盆景的包儿，赶紧找了出来。

这庭园盆景的物件装置于何处呢？考虑再三，一个是浴室，一个是院中的小水池。

所幸，我家的浴室和窗户之间，有一处专供摆放花盆的空地。在这里埋上土，再从园中拔来一些羊齿苋栽上。羊齿苋的

顶头儿排列着从鱼市买来的白石子，放置一块溶岩权作山峦。再安上漆着红漆的神社和牌坊。山和山之间漂浮着小船儿，桥上站着一个垂钓的汉子。

一边洗澡，一边盯着这座庭园盆景仔细瞧。连我自己都感到奇妙无比，我仿佛来到深山坳里的温泉乡了。

羊齿苋看来是很强韧的植物，不用浇水，光靠浴室的水气就长得枝繁叶茂，郁郁青青。趁着绿色的背景眺望庭园盆景，着实不坏。

尝到甜头以后，又在庭院的小水池上建造了一道瀑布。用电动机泻水虽说多少有点破费，但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沿着山岩下泻的瀑布，又种植了羊齿苋和园中的一些杂草，水池岸上配置了红漆的神社和牌坊。这景象颇有深山飞瀑之妙趣。

每日清晨一睁开眼，就去观看水池。工作累了，坐在水池边上。黄昏凉风拂面之时，又蹲坐在水池的前边。瀑布穿过羊齿苋洒落下来。耳听着水声，眼看着神社和牌坊，那心境简直就像在深山幽谷中畅游。

不过，这只是自己的一番体会。就是在我写这篇散文的时候，一位来访的K记者参观这座深山幽谷之后不料竟说出这样的话来：

“什么呀？真像个乡下小饭铺的院子呵！”

啊，不懂风流者是可怜的。不能理解我等高尚志趣和境况的人是可悲的。然而，我却因为有了这座池子，每天都打心眼里感到快乐和安慰。

陈舜臣 [1924—　　]

小说家。生于神户。原籍中国台湾。大阪外国语大学印度语科毕业。1961 年发表《枯草之根》，获江户川乱步奖。《王岭呵，再来一次》(1967) 和《孔雀路》(1968) 获推理作家协会奖。1968 年创作《青玉狮子香炉》，获直木文学奖。此外还有历史小说《鸦片战争》(1967)、《小说十八史略》(1974—1977)、《西域余闻》(1979)、《新西游记》等。

身边笔墨

我有个时期总以为自己的字写得很好。那是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正当习字的时候。我受到老师的表扬，写的字被贴在教室的后面。这就暗示自己的字写得不错，要以此为起点，真地把字写得更好才行。然而，实际上这是自欺欺人。

二年级时又受到一次暗示，便总感到自己字写得差，自从这种想法定型之后，字也就越来越差了。

在神户诹访山小学读书时，班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也许

班主任老师有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善于习字吧。结果瘸子里选将军，把我写的字挑选出来，给大家作示范。

对于写字，我还有另外的引以为骄傲的资本。打从懂事时起，祖父就教我读书，很早就亲近文字。一般的课程都是《三字经》、《小学》和《论语》。我上小学时，祖父不知出于何种想法，突然让我念起《诗经》来。一定是他自己想学《诗经》，让孙子给他搭伴儿吧。

对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说，不论是《诗经》还是《三字经》，都是一样的不懂，只好像念经一样，教一句，学一句。我是个笨孩子，也没有别的可玩的东西，对于祖父教的文章拼命记忆。又能在大人面前熟练得背诵，家里人都对我另眼相加，都说："指不定会出个神童哩！"

祖父经常写字。我那时隔着桌子团身坐在祖父对面，手拿铅笔学习写字。这些都是后来听家里人说的，一点不记得了。据说我当时就是这样不住手地写了一些倒字。坐在祖父对面照着祖父写的字一笔一划模仿，当然所写的就只能是倒的了。

尽管是倒字，由于亲近文字，上小学以后，不光习字，对待别的学科也很易于接受了。这种习惯在我幼小的头脑里就养成了。在家里除了跟祖父念书外，再不记得有别的学习了。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当然不会好，使得家里人期待我成为神童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认定自己的字写不好，这也是由于祖父的话造成的。

在学校上习字课时，我经常把墨沾在手和衣服上，有时连脸上都是。回到家中，祖父一边盯着我的脸，一边叹息。他说：

"手和衣服都沾上墨，这是注意力散漫的缘故。这样的孩子字不会写得好。"

由骄傲自满一下子反转过来，完全丧失了信心。祖父的话马上成了对我的一种暗示，这证明我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

祖父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去世的。祖父当然做过许多事情，但留在我记忆中的祖父只有三种印象：伏案、躺卧和饮酒。伏案时的状态如果细分起来，又有读书、写字和篆刻三种。

长大后看到祖父的遗品才知道，祖父写字似乎对岳飞法贴临摹甚力。我记得，他曾在自制的小桌木框上镶进玻璃，里头装上电灯，玻璃背面贴上岳飞的法贴，在上面加以临摹。

他完全照着原贴丝毫不走样儿，连岳飞的署名也写上了。他会篆刻，亲自刻了岳飞的印章盖上。这样一来，有人怀疑他在制造赝作。所幸，我还未曾听人说过，祖父拿这些当作岳飞的真迹卖给别人。大凡法贴都是广为熟知的作品，即使模仿得再像，一眼就能看出是伪作。而且，祖父死后，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岳飞”，由此可知，并没有流到外面去。他只不过为了自娱，才乐此不疲的。

是幸还是不幸，我家的“岳飞”空袭时全部被焚毁。祖父的朋友中，有一位专画水墨螃蟹的人物，曾寄食于我家。不知是为了表示感谢还是别的，他留下许多姿态生动的螃蟹画。祖父的“岳飞”和这些螃蟹，正好都成了 B29 轰炸的牺牲品。

只有一幅朱熹署名的用金泥书写的大“寿”字立轴，因为和祖宗牌位一同疏散出去，幸免于空袭之难。虽然署名有朱熹的名字，但却是我祖父随意书写的。因为是装饰性的大号字，不大可能是临摹朱熹的字。

自从祖父给我下了“写不好字”的断语以来，时至今日，我一直抱有一种自卑感。不光是感觉，字确实写得不好。尽管字写得拙劣，但我还是同这种自卑感顽强地斗争。当我听说大人

物也有字写得不好的时候，仿佛捞到救命稻草一样高兴。

我写小说《鸦片战争》时，对于公羊学派两巨头龚自珍和魏源很晚才中上进士抱有怀疑。林则徐二十岁及第，龚自珍是三十八岁，魏源实际上五十二岁才成为进士。经调查，当时的科举考试是：

——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

——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

比起答案的内容，更重视其形式，即书法。看来，不过是背诵“四书五经”和认真写出好字的一场比赛。

即使具有像龚、魏那样当代一流的学识才干，也很迟才登科，而且考试成绩不如入翰林院（培养未来大干部的研究机关）那般优秀，这似乎都因为字写得不好。龚自珍的书，从现在保存的照相制版上看，具有一个劲儿向右推押的动感。与其说是劣笔，不如说是怪笔。魏源的字也并不标准。

硕学如彼等者竟然也是臭字，当我得知这件事后，高兴极了。那一天，我整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不管字如何蹩脚，都是无法遮掩的。正如脸长得丑，总不能永远用手捂着或一直戴口罩。虽说没有必要特别摆架子，但使人看到自己真实的面孔，心里也会感到舒服的。

我应出版社和报社的请求，为自己的小说老老实实地题了字。也许有人会说，那种字也能拿得出去？可我认为这才是真实的我。

字虽说写得不好，但却很喜欢写。不断有人拿来色纸[1]求字，写起来确实是项艰苦的工作。但在自己家里，没有任何人的

---

① 一种专供题字的方角形硬纸板。

要求，想写就写，这时的心情可以说才真正尝到了人生的妙味。

有求必应，有时烧制陶瓷的妻子缠着我在陶板上写点什么。我选的不是自己苦吟的诗句，就是从苏东坡诗中抄来的句子。

我喜欢的句子是："桃花流水在人世。"常写的句子还有："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唯有宿昔心。"虽说有点故作姿态，但情意深沉。

东坡之后就是山谷与安石。获直木文学奖时，妻制作了一个大号的纪念陶盘，并叫我在上头题字。我选了王安石的诗，共计十个字，请人烧制而成：

无心与时竞，何苦绿葱葱。

细想想，大多是宋人诗句。祖父也是一样，喜欢岳飞、朱熹等宋人的东西。

宋是个令人怀念的时代。汉以前觉得太遥远，三国时代英雄豪杰并起，杀伐征战不息。唐绚丽多彩，流入许多中国本土以外的东西，醉心于异国趣味，缺乏怀想之情。

说来说去还是宋。现代中国所有的东西如中华料理等常见的物质文明，除了衣食住之外，还有精神方面所具有中国特色，大致都带有宋这个时代的色彩。如近代儒学，就只能是宋学。

进而论之，宋为辽、金、元等北方势力所侵害，屡屡签订不光彩的议和条约，每年被迫交纳几十万两白银和几十万匹绢丝的岁币，这也和背负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每次战争都要赔款几亿两白银的近代中国颇为相似。凭这一点，也是令人念念难忘的。

我从孩提时起就经常听到东坡的名字。周围的大人们提到

诗人就举出东坡来，至少对于我，他的名字比杜甫、李白更为熟悉。也许因为东坡流谪岭南，进而又远下海南岛，在我们华南人之间有着亲近感的缘故吧。人们感谢他，即使在流谪的苦旅中也不忘写诗吟咏南国风物。

同样是左迁的诗人，黄山谷就不太为我们南方人所熟悉。也许因为他的父亲死于广东，而他的流放地却只限于广西省。

文学作品有时短短一节或一句，就叫人喜爱非常，或抄写于身边，或时常背诵，吟咏。书法有时一个字就会产生巨大魅力，使人走火入魔。我对于东坡书中的一个字就是如此。那是黄州寒食诗的第一句“自我来黄州”的“我”字。这字本来为清室所藏，被人带到日本，我看见过照相制版。书写时那种怡然自得的心情，随着呼吸流溢于笔端。稍显纷乱的笔画中蕴蓄着奇妙的气韵。

一旦迷上也就讲不清理由了。

去年过四十五岁生日时，孩子们半开玩笑地送我一只放大镜。我首先把这只系着漂亮彩带的放大镜镜头放在东坡的“我”字上。很久以来，一过生日我就感到不快，唯有这次，就像少年时代过生日时一样，心中激动万分，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望。

兰　忆

祖父好兰，孩提时代，家中净是盆兰。当时还年轻的母亲

喜欢兰花的香气。芝兰馥郁，自当高慢，是从来不管人的鼻子的。我记得小时候，为了防虫，兰叶上涂了黄色的药液，漂流的微馨，抑制着灼人的腻香，母亲似乎最喜欢这样的情境。

就此花而论，日本人着重欣赏它的颜色、风姿，而中国人却尊崇它的香气。芳香来自花心，没有芳香的花是无心的花。无论多么美丽，如若没有香气，或香气极薄，则不受重视。日本人尊为“国花”的樱花，中国人不以为然，其最大原因，也许在于花朵的早谢和香味的淡泊。

清康熙年间，出版了一部论园艺的书，叫《秘传花镜》，其中有一项“花香耐久法”，谈及如何才能保持花的长久的香味。试举一例：冬季用小竹刀裁取半开的梅蕾，浸入蜡中，置于木桶内，夏季取出，放在小碗中用温水泡发，则花开艳丽，芳香不减。在无梅花飘香的夏季，想出此种办法，也算煞费苦心。

不过，将梅蕾用蜡浸渍，千方百计保其芳菲，不能不说这方法有点过分了。

植物中的兰，动物中的麝，是芳香世界的两大冠军，合起来有“兰麝”之谓。仅就植物来说，兰和菊堪称双璧。从古代的屈原起，中国人就在诗中歌颂春兰和秋菊了。鲁迅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春兰秋菊不同时。”

汉武帝在《秋风辞》中歌咏兰和菊道：

“兰有秀，菊有芳。”

除了极少数嗅觉不灵的人之外，不管是谁都喜欢芳香之气。人们喜爱香气，因各人的嗜好不同，也许有的讨厌兰菊之香。尽管他们不喜欢，而香气依然飘来，无法拒绝。即使捏着鼻子，总不能一直捏下去的。

古来中国的帝王，作为受命于天的天子，被赋予教化人民的任务，好一点说是教化，另一方面也有干涉的时候。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专家中，有人如法国的柏拉雪等把中国历代政权的性质称为“干涉者的国家”。另有一种看法是：这种教化或者干涉，正如花香一般，虽有不相情愿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那就是于不知不觉中，被这种“香气”所包裹，变得自然而没有强制性了。

浓香弥散谓之“熏”，试看“熏育”、“熏化”、“熏陶”等用例，不管“香气”自何而来，自古就被当作一种教育的理想加以推崇。

兰菊之香不是一时性的，例如簪于头发上或置于衣服中，其香可以移转，谓之“熏染”。

近朱者赤，近兰者香。因之，多用兰比喻那些自然受到良好影响的交友关系。在“洛克希德事件”① 中，“刎颈之交”这一形容变得时髦起来。“兰兄”是称谓密友的雅号。“金兰之友”是说友情坚固如金子，美好如兰馨。这是指理想的朋友而说的。

日本人崇尚樱花的雅洁，似乎很晚才觉悟到它的香气。有一种说法叫“洁身自好”（这不是最近政界的流行语），也许和“洗去东西的气味”的意思有关系吧。无臭的世界来上一点芳香，有时反而惹人厌恶，但女性爱用法国香水，这似乎已成了定规。浸润着花香的中国茶叶，在日本的需求不断增加。不谙芳香的人们终于发生了转变。

对于不习惯的事物首先加以拒绝，这是人的本能。永远不

---

① 发生于七十年代日本政界的贪污受贿事件。

习惯是不幸的。现代，各种事物都在广泛地进行着世界范围的交流，漂流而来无法躲避的东西，今后会越来越多。对于这样的东西不应存在“异物感”。这种觉悟来得越早越好。这不正是我们为求得生存而必须的一大智慧吗？

团伊玖磨 [1924—　]

作曲兼指挥家，散文家。东京人。曾创作歌剧《夕鹤》、《杨贵妃》以及众多交响曲、歌曲和戏剧音乐等。出版随笔丛书《烟斗的烟》以及游记《我的 Halloo good－bye》等。

樱花和竹笋

春天的黎明最美好。

确是如此。但由于我终日伏案，不得不熬夜，所以黎明时分总是起不来。

因此，每天早晨起床都在八点半左右。

起床时首先睁开眼睛。可这就有了问题。按照事物的顺序而言，因为心先醒了才睁开眼睛，不是睁开眼睛心才醒来的。然而，这都是睡着时候的事，孰先孰后，还没有搞清楚。我曾经想清理一下这个模糊的界限，上床时就想到，好吧，明天早晨，

心先醒了也决不睁眼，以此证实是心先醒而后眼才睁开。谁知翌日早晨起床时，早把昨晚的决心忘记了。蓦然睁开眼后，才想起不该先睁眼的，于是后悔不迭。因此，我常想是因为要睁眼心才醒过来的。我反复加以实验，结果还是弄不清楚。

今天，不知不觉又到八时半才起床，坐在桌边，双手托着面颊，向窗外眺望。庭院中盛开的樱花，在无风的晨光中悠然飘落。这樱树优美地向四周伸展着枝条，几周来，到我家作客的人们见了都交口称赞。这阵子，我每天也以赏花为乐。可仔细一瞧，这樱树的树干原来生在隔着篱笆的邻家，总之，它是邻家的樱树，只是邻居位于我家的北边，紧贴篱笆生长的树枝，伸展到南边的我家里来了。看那样子，大有遮盖我家书房全部屋顶的势头。

我眺望着晨光中静静飘落的花瓣，心想，这遮盖着我家屋顶的樱树枝条，究竟属于谁呢？本来，只要樱花好看就成，管它是谁家之物。可从理论上讲，眼下这情景该当如何解释呢？

于是，我立即打开《六法全书》查找，在民法第三百三十条有关于竹木剪除或截取的条款：

①邻地竹木之枝条逾其疆界者，有权责其所有者剪除之；

②邻地竹木之根茎逾其疆界者，有权截取之。

仔细揣摩这些条款，似乎可以认为，树枝属生长着树干的一家的东西，当然，枝上的花和果实（假如结果的话）本是从树干生长出来，不论有多少树枝伸向我家，那樱树总是属于邻家所有。但有趣的是，当邻家的竹园伸展过来的地下茎，在我家的土地里冒出竹笋的时候，似乎我也可以掘而食之。

然而，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悠然散落在院内的花瓣又该属于谁家呢？樱花花瓣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且不管它，要

是换个稍微有用的东西，比如从邻家伸向我家的柿树上掉落的柿子究竟应当属于谁呢？如果属于邻家所有，那么当柿子发了芽，长成柿树以后又为谁家之物呢？按照我的常识，掉落的柿子该属邻家所有，柿子在未抽芽之前均归邻家所有，但一抽芽就变成我家的东西了。或者说，落地的柿子，从它接触地面的瞬间起，就是我家之物。但这样一来，当柿子脱离枝头到达地面之前，在空中运动的当儿又该属于谁呢？

竹笋就算弄明白了，那么芋薯又当何论呢？从邻家田地伸展到这边土壤的芋薯是属于我家所有吗？民法上有关于竹木的记载，作为草本作物的芋薯，是否和竹木不一样，还是可以和竹木等同对待？像蒲公英那样从空中飞来的种子长成的植物究竟是属于谁的呢？

当我托着双颊一味思索的时候，形形色色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涌上心来。

樱花依然不停地悠然飘落，看着美丽的花瓣飞去的方向，我想，将这自然界的秀美的艺术品硬是看成你的我的，未免太愚昧了，有这种想法就是卑微的。樱花是樱树的，竹笋是竹子的，柿子是柿树的，这样想不是更合乎实际吗？我一边想一边始终望着樱花飘落的情景。

春日阳光明媚，樱花悠然飘落。

看着美丽的樱花，我觉察到自己的心情由悠然自得忽而变得俗不可耐，实在感到羞愧。然而我又不由想到，要不多久，又是美味的春笋应市的时节了。

南风初起

一种声音将我惊醒。窗帘的空隙里，全然透不进一点光亮。半夜，是什么呢？我在想。侧耳静听。声音有两种，一是强劲的风声；还有一个是卧室旁那棵“大叶夜叉”五倍子，经风吹动，树枝敲打窗玻璃的声音。好大的风！似乎混合着雨。起床还嫌早。想着想着，我又在风声之中睡着了。

这次醒来，窗帘的空隙射进来朦胧的光亮。风依然发出剧烈的声响。枕畔的表针指着六点半。我躺在床上，茫然想起孟浩然《春晓》的两句诗来：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接着，中学时代爱读的井伏鳟二的那首有名的译诗又从我脑里闪过：

夜间风挟雨，
树花落几许。

我这才慢慢地真正醒过来了。我又想土岐善麻吕对这两句诗的翻译：

风吹夜降雨，
花散满庭院。

我起床了。然后洗了澡。想到这首诗所描写的夜晚和早晨，真是奇妙得很。不过有一点不同，我家庭院里还没有盛开的花朵，不必担心花落的事儿。

正在作曲的时候，西风狂吹起来。很迟才吃早饭。饭后十点左右，我站在风中的庭院里，望着眼前波涛汹涌的海面。风变得有几分柔和了，我感受着这越来越减弱的风势，打算将前日花卉商送我的红白山茶花的树苗种植起来。我带着综合肥料、腐植土、圆匙和树苗正在庭院下边的山崖上进行作业的当儿，一阵小风习习吹来。不一会儿，突然刮起强劲的南风。风中的我必须给刚种下的树苗竖立一根结实的支柱。风从南方阵阵吹来，我想这就是今春第一轮南风吧？

干完活儿一回到家，听罢广播的妻子告诉我：据气象厅报告，刚才的风正是今春第一轮南风。

又回到作曲工作中来了。下午一点过十分，电话铃响了，是《朝日新闻》社学艺部的八月一日君打来的。

“刚才接到通知，堀口大学先生去世了。”

我受到了打击。

“是吗？几点？”

只问了这一句。

“十二点整。”

这打击在心中冲开了一个大洞。其后不记得还说了些什么。妻子木然而立。两人立即换上了礼服，三分钟后，妻子驾驶着白色的“朗切”车，从风中的长者崎，经过叶山一色，向先生居住的堀内奔去。

堀口先生的宅邸像平时一样寂静无声。大门口脚踏石旁我和先生一起种下的虾脊兰，发出了优雅的春芽，正从土中伸出头来。树阴里，我陪伴先生采集来的州浜草静穆而羞赧地展现着一片明艳的绿色。唯有这里没有一丝风。

大门的格子门悄然洞开。

“叔叔！”

堇子小姐美丽的大眼睛溢满了泪水，那盈盈的泪珠眼看着流向面颊。夫人出现了。

“请去看看吧。”

静静掀开罩在先生脸上的白布，尊敬的诗人，曾无数次亲切教导我的伟大的艺术家堀口大学先生，变白了，变小了，死了。

泪光中闪过先生两度到八丈岛看望我的情景：我们一同仰望深远的蓝天；一同登八丈之源山观赏绿色；一同在绿叶丛中品尝甘甜的桑椹。我多次陪伴先生旅行，而越后高、直江津、九州的久留米、佐世保竟成了最后之旅。为了创作东大寺落庆法要的音乐《卢遮那佛赞歌》，先生作词，我作曲，一同呆在奈良的那些日子，还有在先生府邸和在我家中的情景，这些都连带着对文学和音乐的感动所留下的记忆一起从涟涟泪光中闪过。

曾经无数次在先生的宅邸和我们家之间来来往往的这辆白色的“朗切”，如今又满载着悲痛跑过两千里路程回来了。

南风越刮越大。我当风立于夕暮的庭院里。先生去世时正

是五小时之前，我在院子下面的山崖上种植山茶花的时候。那时，剧烈的西风变弱了，吹起了春天的第一轮南风。这当儿有一瞬间奇异的习习的小风。我想先生正是在那一时刻去世的吧！

花落知多少。

经受八十九年风雨的先生这朵硕大美丽的花，在那一时刻凋落了。我的流干泪水的眼睛望着落日沉思。

这南风一直吹到黑夜降临。我想，风将凭借自身的力量和声音一定会把我最为尊敬的堀口大学先生的崇高灵魂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送入万里云天。

春　肴

朋友送我一瓶酒。这酒，照主人说，是原酒，非常好喝。因此，平时不大喝日本酒的我，这时也动了脑筋，想寻个好机会畅饮一番，就将其收藏在厨房的壁橱底下。可是，这一藏，又不由担心起来，既然是原酒，放久了会不会变质呢？将这样的礼品搁坏了，一来对不住朋友，二来叫人心疼。所以又从壁橱内拿出来，仔细读了读上面的标签。瓶口旁贴的小标签上写着："本品不搀入防腐剂，开瓶后请尽早饮用。"可不，没有防腐剂，放久了总不好吧。

下面还贴着一张标签，用毛笔书体写道："只供酒馆老板饮用。"再下边还有一张最大的标签，用粗笔写着"原酒"二字。

看样子一定好喝，真想立即打开喝上一气啊！不，不，说不定最近就会等来好机会，到那时再喝吧。于是，我又忍住了。

然而，过了几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喜事，所谓像样的机会也未碰到，我想，这样久放下去，总不是好办法。怎么办呢？决定到春天再开瓶。日历上早已是春季了，不知为何，今年冬寒久久不退，真正的春天尚未到来。早晚冷气砭肤，樱花也迟了。因此决定，等这种反常的气候恢复正常，光明灿烂的春天一到，就领着孩子，到后面田野里摘土笔菜，用来烧甜菜。再从地里找些我爱吃的野蒜，用蒜球儿蘸酱，把春天的馨香做成菜肴，再配上这瓶上等的好酒。

真正的春天姗姗来迟。今天，三月二十九，星期日，昨天和前天接连指挥两场音乐会，身体疲倦，今朝起得很晚。从窗里向院子一望，突然觉得春天到底来了。打开窗户伸出双手，空气和暖，这才感到真正的春天确实到了。我尽情舒展着身子，心想，对啦，今天正是该喝那瓶酒的时候了。

我领着孩子，在午后温暖的阳光里，登上后山的斜坡。先前，山坡上只有枯叶之中缩头缩脑的款冬，不知何时，这里已布满了蘩蒌的柔绿，萌发了鸡儿肠微红的嫩芽。田头上长出了许多土笔菜。

“妈妈脱去外褂儿干活，可够辛苦的啊！”我和孩子一边说话儿，一边采摘土笔菜。接着，就用专门挖菜根的小铲子，到田边上找野蒜。挖开春天芳香的泥土，闪出来许多洁白如玉的蒜球儿。我们又顺便采了一些生长于田头高崖的接骨木的嫩芽儿，准备做油炒菜。有了这些，春肴就算备齐了。我们拎着装满野菜的塑料袋回到家里。

晚饭的桌子上，不用说有红烧土笔，有野蒜蘸酱，还有油

炒接骨木。我打开朋友送的原酒，沉醉于阔别已久的酒香里了。正因为称做原酒，酒味甚为醇美，同散发着春的馨香的菜肴十分相配。春天终于来了，真是太好啦！

日本的春天，实在叫人高兴 。有着这么多美味的东西。日本的春天，好呵，好呵，想着想着，那醇美的酒味儿正在全身迅速发散开来。

三岛由纪夫 [1925—1970]

小说家，剧作家。原名平冈公威，东京人。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早期受唯美主义影响，大多描写病态心理和色情故事。1949年发表反映变态性恋的长篇小说《假面的告白》而知名。其作品还有小说《鲜花盛开的森林》(1941)、《金阁寺》(1956)、《忧国》(1961)，《丰饶的海》(1965—1970)，游记《阿波罗酒杯》等。1970年为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剖腹自杀。

雅　典

希腊是我眷恋的地方。

当飞机由伊奥尼亚海到达克林特运河上空的时候，落日映照着希腊的群山，西边天上出现了金光闪烁的甲胄般的夕云。我呼唤着希腊的名字。这名字曾经将出入于红粉阵中不能自拔的

拜伦引向战场[1]，孕育了希腊的“米赞特洛普”[2] 和赫尔德林[3]的诗思，赋予斯丹达尔的小说《阿尔芒斯》中的人物，濒死的奥科塔维以勇气。

透过从机场驶向城里的汽车窗户，我看到了夜间灯火辉耀下的雅典城堡。

如今，我就在希腊。我陶醉于无上的幸福之中，尽管由于饭店预订迟了，只能下榻于脏污的三流旅馆内；尽管由于通货膨胀，一流商店的食品要花七万朵拉克玛；尽管这座城市或许只是孤独地住着我一个日本人；尽管我不懂一句希腊语，连商店招牌都不认得。

我放任自己的笔自由欢跳。我今日终于看到了雅典城堡！看到了帕提侬！看到了宙斯宫殿！在巴黎时处于经济拮据的窘境里，我几乎放弃了希腊之行。那时，这些地方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鉴于此，这里请允许我让我的笔自由欢跳一些时候吧。

天空绝妙的蓝色对于废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帕提侬圆柱的空间不是这样的蓝天，而是北欧阴霾的天空，那效果恐怕就会减半。正因为效果显著，这蓝天似乎是专为废墟所配备。这残酷的蓝色的静谧，仿佛预见了被土耳其军队破坏的神殿的命运。这样的想象不是没有理由的，例如，你可以看看酒神剧场，

---

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824)，1823年曾投入希腊民族独立战争，次年病逝于米索朗基。

② 法语 misanthrope，即“厌世者”的意思，法国莫里哀创作的古典喜剧。

③ Hold erlin Friedrich (1770—1843)，德国诗人，崇拜法国革命的预言家卢梭，对古希腊文化抱着强烈的憧憬。其诗作多是歌咏人世的哀怨和自然的可爱。

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经常在这里演出。同样的蓝天默然地守望着这些悲剧的衰亡（vernichterkampf）。

作为废墟，比起雅典城堡来，宙斯宫殿更美。这里只剩下十五根柱子，其中两根孤立地站在一旁。中心部分和这两根柱子的距离约有五十米。这是两根孤立的圆柱。其余十三根支撑着残存的屋顶。这两部分的对比，成为非左右对称的美的极限。我不由想起龙安寺石庭① 的配置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在巴黎看厌了左右对称的东西。不用说建筑物了，即使是政治、文学、音乐、戏曲诸方面，法国人所喜爱的节度和方法论的意识性（不知能否这样说）等一切方面，都以左右对称而引以为自豪。其结果，在巴黎“节度的过剩”沉重地压抑着旅游者的心胸。

法兰西文化“方法”的先师就是希腊。希腊，现在就在我的眼前，在这片残酷的蓝天之下，横卧着废墟的姿影。而且，建筑师的方法和意识被改变了形状，旅游者不必特意想象其原形如何，只管从这里寻找废墟之美好了。

奥林匹亚② 的非均衡之美，并非出自艺术家的意识。

但是，龙安寺石庭的非均衡，却最大限度表达了艺术家的意识。将其称作意识，不如叫执拗的直感更正确。日本的艺术家未曾依赖过方法。他们考虑的美不是普遍意义的，而只是一次性的（linmalig），其结果，在无法动摇这一点上，和西欧的美没有什么不同，但产生这种结果的努力与其说是方法的，不如说是行动的。就是说，执拗的直感的锻炼和难以忍受的试验，这

---

① 庭院中用碎石子铺成山水风景，以龙安寺石庭最为有名。

② 古时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地方。

就是一切。单凭各种行动就能捕捉到的美是不可敷衍的，也是不可抽象化的，日本的美抑或是某种更为具体的东西。

这种直感所寻求到的究极的美的姿影，和废墟的美是相似的，这是很奇怪的事。艺术家所怀抱的形象总是关联着创造，同时也关联着毁灭。艺术家不仅从事创造，也从事破坏。这种创造时常产生对于毁灭的预感之中。当他想描画究极形式中的美时，这种被描画着的美的完整性，往往是与破坏相对的完整，是为了对抗破坏而模仿破坏的完整的完整。于是创造几乎失去了形体。为什么呢？不死之神创造可死的生物时，以鸟的美丽歌声和鸟的肉体一起消亡而获得满足，而艺术家创造同样的歌声时为了保留这歌声直到鸟死之后，并不创造可死的鸟的肉体，而一定是创造一种眼不可见的不死鸟。这就是音乐，音乐之美起始于形象的死亡。

希腊人相信美的不死。他们将完整的人体之美雕刻在石头上。日本人是不是相信美的不死，还是个疑问，他们认为具体的美总有一日会像肉体一样消灭，所以总模拟死的空寂的形象。石庭的不均衡之美，似乎暗示着死亡本身的不死。

奥林匹亚废墟之美是怎样类型的美呢？这废墟和断片之所以依然是美的，也许在于整体结构源于左右相对称的方法这一点上。断片容易使人窥见失却部分的构图。不论是帕提侬，还是艾莱克特姆，当我们想象失却部分的时候，不是根据直感，而是根据推理。这种想象的喜悦，比起所谓空想的诗歌来，更是悟性的陶醉。当看到这一点时我们的感动，就是看见普遍的形骸的感动。

而且，我们对于可见的一切原型本身的感动，远不如废墟所给予的感动，其理由还不仅仅因为这些。希腊人思考出的美

的方法是对生的重新组合，是对自然的重新组合。鲍威尔·维利说："秩序是伟大的反自然的企画。"废墟偶然地将希腊人思考的不死之美从希腊人自身的羁绊中解救出来了。

我们在雅典古城堡的各处地方可以感受到希腊的风吹遍了希腊的群山——东方的琉卡贝托斯山，北方的巴尔奈索斯山，吹遍了眼前的萨罗尼克斯湾和萨拉米斯岛。我们感到仿佛有一双搏击长空的羽翼。(这就是希腊的风！吹打着我的面颊，吹打着我的耳朵的风呵！)

这些羽翼生长在废墟失却的部分上。残留的废墟是石头。人们从失却的部分获得了羽翼，人们正是从这里起飞。我们在雅典城堡的蓝天，看见逃脱羁绊的生命获得了众神不死的看不见的肉体在飞翔。大理石里开放着鲜红的罂粟花，野生的麦苗和芒草在风中摇曳。这种小神殿的胜利女神没有羽翼不是偶然的。这座木造的没有羽翼的胜利女神消失了，就是说，她获得了羽翼。

不光是雅典城堡，即使看看宙斯神殿的圆柱，还有那帕塞提克圆柱的站姿，使我仿佛看到了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这里虽不是高台，但废墟的周围是一片绿地，看上去神殿的大理石越发鲜明，生动。

今天我又沉醉于无尽的酩酊之中。我仿佛受到了酒神的诱惑。午前的两小时，我是在酒神剧场的大理石空席上度过的。午后的一小时，我伸展双腿坐在草地上，凝神眺望宙斯神殿的圆柱群。

今日，又是绝妙的蓝天，绝妙的风。热烈的光线。……是的，希腊的阳光超越了温和之度，过于裸露，过于火热了。我

衷心热爱这阳光和风。我之所以讨厌巴黎，不喜欢印象派，全是因为那里的温和而适度的阳光。

这是亚热带的阳光。现在，雅典城堡的外壁上遍生着仙人掌，眼前，不见一个游人身影的酒神剧场的观众席显得更加崇高，松树、丝杉、仙人掌，以及黄色的禾本科植物正如观众一般凝然俯视着空白的舞台。

我看到身影掠过半圆舞台的小燕子，那是阿那克里翁[①]歌颂过的燕子。这群燕子翻转着白色的腹部反反复复飞过酒神剧场和音乐剧场的上空，每座小屋今天都休息，它们一边大声鸣叫，一边不停地盘旋。

我在酒神司祭的座席上坐下来，倾听虫鸣。不知是什么原因，从刚才起就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希腊少年紧紧跟着我，不肯离去。他想要钱吗？还是想要我吸的英国香烟呢？或者想教给我古代希腊少年爱好的习惯？这些 ，我已经知道了。

希腊人相信外面，这是伟大的思想。基督教发明“精神”之前，人们并不需要什么“精神”，只是矜持地生活着。希腊人考虑的内面，总是和外面保持着左右相称。希腊戏剧中，没有一部是表现基督教所主张的那种精神的。可以说，过剩的内面一定会穷尽于接受复仇的教训的反复之中。我们不可将上演希腊戏剧和举办奥林匹克比赛分割开来考虑。在这火炽的阳光下，一想起那种不断地跃动和静止，不断地破坏和保存，运动员筋肉般的泛神论的均衡，就使我感到幸福。

酒神剧场只残存着蹲踞的酒神雕像和周围作为装饰品的浮雕画。剧场背后，我看到采石场上堆积着石头，四处散乱地放

① 古希腊宫廷诗人，其诗作多是歌颂醇酒和爱情。

着衣襞的断片、圆柱的断片和裸体的断片，仿佛刚刚经受过一场惨祸。我不断更换着座席，在这里度过了几乎等于一幕悲剧演出所需的时间。司祭席，民众席，不管从哪里一定可以透过假面，清晰听到希腊戏剧的台词，真切看到演员的姿态伴随鲜明的影像在运动。如今，一个手拿照相机的英国海军士官出现在舞台的半圆上，因此，舞台的规模和演员身高的比例很容易加以目测。

为了再度访问奥林匹亚，我由雅典城堡开始在广阔的人行道上走了好一阵子。领带翻卷到我的肩膀上，一位交肩而过的老绅士的白发被风吹乱了。

我发现一个观察宙斯宫最好的地方。我坐在十三根柱子和两根柱子之间的草地上，像眺望军队的纵队一样，望着十三根柱子。

中央的六根，右边的四根，左边的三根各成一束，准确地将透过神殿可以望见的蓝天分成两部分。中央的六根最具有量感，右边的四根和左边的三根各自以不均衡的稍显不足的量感向中央迫近。

中央最前边的圆柱连带着背后五根看上去凛然矗立，气势非凡。

神殿的左右，以希腊城堡的远景为背景，生长着两三棵丝杉，透过神殿可见的天空由上至下四分之三的位置上，褐色的连山横切过圆柱向远方绵延，占据着剩下部分四分之三的是那绝妙的蓝天。从这一位置看到的神殿，几乎就是一首诗。

在这里呆然眺望一个多小时，我站起身来。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汐潮上涨的时候。正在这时，旅游车到了，原来由我一人独占的诗的领域，一批批涌来了吵吵嚷嚷的观光客。

看到他们的身影，我更加感到忧愁。因为没有其他更为方便的地方，明天我也只能成为旅游团中的一员，乘汽车去丹佛①。

---

① Delphoi，古希腊帕尔那索斯山麓城市，阿波罗神殿所在地。

田中小实昌 [1925—　　]

小说家。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哲学科中途退学，早期从事戏剧事业，后专念小说写作。作品有《自动显示钟的一日》(1971)，获直木文学奖提名。还有《浪曲师朝日丸的故事》等。作品笔触轻松自然，向人们传播基督教义，以温暖的人情感染读者。

我结婚了吗

世界上真有人结婚啊。

我的侄子就在前几天结婚了。这个侄子在某大学工科学习，他不再读书，结婚了。

这半年，我在名古屋CBC电视台主持了一个时期节目，那时有一个正在陷入苦恼的姑娘写来一封信，说一位高中老师向她求婚，可她才上高二，为此她很痛苦。

她一共写来三封信，最后的一封信中说，她打算停止读书，和那位老师结婚。

连高中二年级的女孩子都中止学业结婚了，一个大学工科的男孩子辍学结婚又有什么奇怪呢。

可在我来看，结婚这件事，只有电影和电视中才有。什么结婚典礼之类，我是不大去的。然而，再过一个多月，一位亲密的编辑M君将举行婚礼。

M君来告诉我，他要和一位担任钢琴教师的姑娘结婚。当时我再三劝他：算了吧，算了吧。

那位姑娘是个怎样的女性，我不知道。但钢琴弹得好的人，一般来说神经都很紧张，在一起生活是很累的。我什么都为他想到了，一个劲儿加以劝阻。

还有，最近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青年女学生对我说，她明年三月结婚，我对她说：算了，结什么婚！

我并非绝对的独身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否定结婚制度的喋喋不休的说教者。因此，我毫不负责地劝人不要结婚。对于已经结婚的女性（男性随他们去），我再三劝她同丈夫分手。

但是，结婚究竟是什么呢？

说出来也许怪难为情的，我有老婆，也有两个女儿。正因为如此，我要问，我结婚了吗？也许你会说我不讲道理，说我胡言乱语。

你也许有丈夫，或有妻子，也有孩子，因此，你打心里认为自己已经结婚了。

这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就这样硬是使用蹩脚的语言加以表现，真有些叫人大惑不解。但不论是谁，都会有时突然怀疑，这就叫结婚吗？

总之，我忘记自己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在那之前，就住在

同一座房子里了。父亲说："一道儿回来吧。"于是，我们回到了广岛县的吴市，那里有自家的教堂。

我的家是独立的教会，不属任何教派，父亲是牧师。

星期日做礼拜时，我们被安排坐在前排（教堂位于竹园内，铺着榻榻米）。礼拜一结束，父亲就说："他俩结婚了，祝福他们吧。"

于是，大家"哇"地赞美起来。这赞美有哭，有叫，有笑，有骂。和别的教会不同，我家的教会品格不高。

仅此而已。当然没有什么宣誓，也没有念经。

圣经上这样写着：不可对一切都发誓。

不可指天发誓，那是神的宝座；不可指地发誓，那是神的足台。……不可指着自己的头颅发誓，因为你无法使自己的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马太传》第五章）

变换个话题吧（尽管如此，还是说的同一件事）。我家老婆再三嘀咕，说我真不该结婚。

我的真正的朋友都没有结婚。因为他们想到，一有妻子就要生孩子，他们无法应付这样的大事。

我家老婆也许要说，我也是他们的同类，有了老婆和孩子，真是大错特错。

我家老婆一个劲儿嘀咕："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真倒霉，你也和你那些擦皮鞋的好朋友一样去住客栈，一样去喝酒，一样去死吧！"

"说得对！所以，我有老婆和孩子很感惭愧。"我回答。

我家老婆很是为同我结婚（?）时父母没有反对而恼火。

"同那号男人结婚，双亲竟不表示反对……看来我也被父母

抛弃了。”

她逢人便说。

“那么，干吗要结婚呢？”

当大舅子问起她时，老婆恼怒地说：

“我当时根本不想结婚呀。”

老婆说我没有结婚的资格，看来这正是时候。

做丈夫的是绝对不谈应该顾念家庭的话的。总之，我没有进入丈夫们的行列。

我不知道什么叫结婚，当然也不知道男人和女人的事。

中野孝次 [1925—　]

德国文学研究者、评论家。生于千叶县。东京大学德文科毕业。主要著作有译作卡夫卡的《城》，评论集《实朝考》（1972），小说《麦熟的日子》（1978）、《苦夏》（1979）等。

纸捻儿

写下纸捻儿这几个字，也许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多数人肯定没有见过。这是用纸精心搓成的极有用的东西。日本的日常生活之中还到处使用它哩。

我的父亲是个老木匠，一辈子不吸卷烟。他喜欢用烟袋（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吗？）。要清扫烟袋管里的烟油，这纸捻儿就不可缺少了。用长满老茧的手十分灵巧地搓成一根又细又结实的纸捻儿，从烟嘴这头“刺”地插进去，再从烟锅那头拔出来，纸捻儿上便粘满了稠稠的烟油，烟袋管儿也就通畅了。

有的人在办公室里一有空儿就搓纸捻儿，笔盘旁也经常放

着几根。过去没有钉书器和别针，要钉本子就得搓纸捻儿。用锥子扎个眼儿，穿上纸捻儿，又结实又好看。这是一件很风雅的事。可现在，恐怕全日本都看不到了。

我们这些对纸捻儿抱着怀念之情的老一代人，对于现在“欧菲斯”(为啥不使用日语的词儿呢?)里的光景又害怕又不习惯。过去，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书籍和文件，是个杂乱、热闹而又充满活气的场所。可现在的“欧菲斯”，每张桌上放置一个电脑，每人只瞅着一个画面，比起过去来静得叫人难以置信，不时变换的只有那蓝色的荧光屏。

尤其明显的是报社和出版社，过去这些地方都是极其混乱的场所，烟雾腾腾，吵吵嚷嚷。现在一律禁烟，各人对着一台机器，也没有谈话声。对于一个了解过去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讨厌机器的人，那种场合实在有些受不了。

因此，我偏偏同现代生活作对，如今仍然顽固地用钢笔写稿，写好的在右上角穿个孔儿，搓一根纸捻儿缉上。不管谁说些什么，我打算这一生至死都要把纸捻儿继续搓下去。然而像我这样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现在用电脑写稿成为自然的事。不久也许只准使用软盘写稿才接受吧？这倒是个威胁。因为考虑和印刷厂的关系，出版单位也许真地这样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这个老顽固更加固执地在稿纸上写作了。

但是，当我知道有些青年看不懂我的稿子时，一下子凉了半截。不久前，一家出版社将原稿和校样一同寄来，一看，我写在稿纸上的字全被编辑改成了红字。我很愕然，经询问，说是我的字体太潦草，输入电脑的小姐有好多都认不出来。

还谈什么纸捻儿不纸捻儿的，连寄出的原稿本身都成了问题。我开始体会到了这一点。抑或正是这个原故，我的同行中

用电脑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了。世界对于我这个老顽固来说，是越发难以呆下去了。

然而，如果文笔生活者全部都用电脑或别的什么写作，那么将会怎样呢？我现在正参与神奈川近代文学馆举办的展览。目前，正举行“战后文学展”。秋天将举行“大冈升平展”。这种文学展的意义首先在于有作家的亲笔原稿，通过每人不同的字体、笔画，还有纸质和墨水的多样性，可以使人感受到作家本人的一呼一吸。如果没有这些原稿，全部靠着软盘，那还有什么味道呢？

写东西是手工劳动中的手工劳动。根据我的体验，与其说是用脑，莫如说是用手，也就是用钢笔在稿纸上一边写字一边想问题。至少在我来说，不动手也无法动脑。光靠在电脑上打键，我肯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因此，今天我用钢笔在稿纸上写文章，同样从中感受着一种职业的苦与乐。而且一写完，就用习字的上好的和纸[1] 裁下一个细条儿，搓成捻儿，在原稿右上角缉好，从邮局寄去。我讨厌用传真寄稿。想到纸捻儿文化也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消失，不尽有些伤怀。

---

① 和纸指手工制作的传统纸，类似我国的宣纸。

加贺乙彦［1929—　　］

精神病医生、小说家。东京人。195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专攻精神病和犯罪学。1959—1960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东京医科牙科大学、上智大学任教。作品多以留学生活以及精神病患者的内心世界为题材。有《弗兰德尔的冬天》（1966）、《风与死者》（1969）、《一去不复返的夏天》（1973）、《异乡》（1974）等。

家住本乡

去年秋天，从长年住惯的新宿搬到本乡。这是平生第一次搬家，总感到恋恋不舍，不忍心离开这个保有许多幼年时代记忆的故乡。然而一旦搬来就断了思念，对新居也渐渐产生了感情。

这里因为是城里，虽然空气谈不上清洁，车辆的噪音也很大，但是不像旧居那般剧烈而缺乏人情味儿。这里的早晨，使人想做一下深呼吸。振动着书斋窗户的物音，欣快地刺激着写作

的情绪。这里具有我所喜欢的冷寂的都市特色。也许离开主干道较远的缘故，夜间往来的车辆也很少，一派宁静，这使我想起战前的东京之夜。

我的住居位于高层公寓的九楼，从南窗望去，眼前是几所学校，再远处是贸易中心大厦、东京塔、霞关大厦、国会议事堂和武道馆等城市中心部的主要建筑。到了夜里，上野和银座的霓虹灯明灭闪烁，把那一带的天空染成红色，使人感到似乎整个东京都尽收眼底。

当然我看到的只能是大东京的一部分，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联想起我从蒙玛特高地一览无余地眺望巴黎狭小城市的情景。

这样想来，我所看到的城市景观，总有些地方很像巴黎或西欧的其他城市。具有立体的石质感觉的建筑重重叠叠，在地平线上呈现一座座剪影的造型。再也不像战前的东京和如今的京都、金泽那样，飞檐斗拱，视线皆为寺院的大屋顶和鸱尾所遮挡的日本式的风景了。

一年多来，这窗外的景观没有什么变化。季节感也很稀薄。春天有少许的花草和新绿，秋天有少许的落叶。仅此而已。夏季，我去了信州，街上的情景不太清楚。偶尔回来，听到鸣叫的蝉声。那骤雨般的蝉声意想不到地从高楼的空间和残留的树林中阵阵涌来。

蝉声使人依然强烈地感受着夏天，听了很是高兴。然而，从景观上说，使人想到夏天的已经不是这些自然现象，而是近在眼前的后乐园夜间的灯光。仿佛要抹消黑夜的明亮的电灯使人感觉到夏天。这就是现代的大都市。

住在新宿的时候，我讨厌职业棒球。更确切地说我有个怪

脾气，凡是多数人感兴趣的我就偏不买账，硬是不去观看。但是搬来本乡以后，由于环境的影响，我居然看了。我还没有亲临赛场的热情，只是在电视里观看。一听说转播后乐园的棒球赛，不由就打开了电视。心里想着，眼下看的比赛就在家门口进行，这就更增强了画面的现实感，一旦盯上，就不肯离开。打本垒赛时，将音量关小，脑袋伸向窗外，倾听球场上的欢呼。那充满活力的欢呼压倒街上的车声，在夜空中回响。

有时，一听到欢呼赶紧打开电视或收音机，当得知正在举行本垒或三垒比赛时，欣喜非常。养成了一种醉心于同时赶热闹的习惯。

有一次晴天，广播员说："下雨啦!"有这样奇怪的事？出外一看，果然下雨了。

总之，我现在对棒球产生兴趣，实在糟糕。其中之一是一感兴趣就忘乎所以地迷上了。在忙于写作的今天，实在是件头疼的事。

傍晚出外散步。我一气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还要循着路径回来，那天偶然一次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不过那天也是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一些生疏的地方，总想选择一些近路和小道。值得庆幸的是，在这边远地区，有许多过去留下的曲折的小路，例如从真砂小学到菊坂的坡道极富变化，跑起来很有劲头。这里有利用山崖建造的歪斜的房屋和神秘而又黑暗的横街，有孩子们群集的寺院的石阶 ，有山洞般的隧道，崖畔上的迂回小径,深巷里的小酒馆……这些都不断诱发着我的幻想。我是以卡夫卡走在布拉格犹太人的大街上的那番心情，漫步于这条难得一见的错落有致的街道上的。

细想想，过去新宿也有这种感觉的庶民之街。因为开发副

都心这种傻事，这些地方扩建了道路，拆除了幸免于火灾的古老房屋，变成了美国式的金碧辉煌的大街。而这些在本乡却依然保存着。我庆幸自己搬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的民房大多规模小，没有庭院。因此，人们都把花盆摆在路边。抬头一望，楼上的窗口也摆着花盆，而且摆得十分巧妙，似乎都能获得一天之中仅有的一点阳光。居民们的意趣集中起来酿造着街道的情韵。多好啊！给花木浇水似乎仍然是老人的事，这在山手是难得一见的。经常能碰到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因为身个儿矮小，脑袋相对地大，头上白发皤然。我知道人的身高是受遗传和年轻时的营养支配的。我想，这位老人一定是在贫苦之中成长而又操劳一生的。我很喜欢那张不慌不忙给小小生命浇水、带着柔和微笑的面孔。

反观自己，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和附属医院的医师，十多年来在本乡来来往往。然而这十多年来，我对本乡这条街道没有怎么关心。只把这里看成是有着书店、餐馆和酒吧的地方，即自己可以利用的设施所在地。看来住居最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意识。这是我首次搬家所获得的首次体验。

林　京子 [1930—　]

小说家。原姓宫崎。生于长崎。长崎医大附属厚生女学部专科肄业。1962年成为《文艺首都》同人。1975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以美国原子弹给日本带来的灾难为题材，创作了《祭场》，获芥川文学奖。其他还有长篇小说《两个人的墓碑》(1976)等。

一朵鲜花①

我整日眺望着窗外樱树上紧裹着的蓓蕾，夜里做了梦。一群毛毛虫，在空间扯着银丝，摇摇晃晃地垂挂着。我用竹扫帚同它们奋战。对于我来说，樱花和毛毛虫是共存于自然之中的，这两者常常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然而，我喜欢樱花，却非常厌恶毛毛虫。每当在盛开的花枝上看到毛毛虫，我就觉得，樱花何必如此自虐呢？但樱花毕竟是美丽的，那淡淡的桃色，浸染

① 本篇译文最初发表时署名“宿羊”。

着天宇，叫你神清气爽。不光是人，就连停留在枝头上的小鸟，也增多了起来。四面八方伸展着的枝条上，兴许有无数的虫卵在蠢动、不断蜕化为毛毛虫吧，呶，雀儿来了，野鸽来了，连乌鸦也来了。我辨不清小鸟的种类，我只看到了一种鸟，长着橘黄色的喙和脚，体型介乎雀儿和乌鸦之间。仔细一瞧，那乌鸦对毛毛虫似乎并不关心，逢到收集垃圾的日子，它总是从空中侦察着那些盛废物的口袋。它的羽翼在太阳下发出一点萤火般的微光，实在没有观赏的价值。

可爱的是雀儿。它一个劲儿啄食树枝上的虫子。但是自今天开始，它总以共存共荣的悠然大度的心情，眺望起虫子来了。

去年樱花时节，满开的花瓣，一片片零落下来，我在无风的樱树下，踏着落英解闷儿。忽然，从梢头飘下一朵花来，五片瓣儿直立着，完好地保留着花萼。我感到有些反常，留神四周，又有一朵鲜花，像小伞一般坠落地面。我停住脚步，仰望花梢，看到四五只雀儿，它们一边聒噪，一边叨食花心儿。被啄掉的樱花，迅速掉进纷乱的花瓣丛中。正当我注视的当儿，又有四五朵鲜花飘落下来，打破了四周静谧的空气。我敲打着玻璃窗户想把它们轰走，可雀儿依然拼命啄食花冠。

雀儿不像是玩耍，它们在吃樱花蜜，它们在吸食储藏于花蕊中的甜蜜哩！雀儿用自己的小嘴，将一滴滴花蜜吮进小小的胃里。我望着这些雀儿，回到了桌前，联想起自己的一日三餐，实在觉得寒酸。

今年的樱花尚未开放。去年冬暖，樱花开得猛，到了今春，花蕾和花芽似乎显得迟钝了，花蕾也少见。尽管如此，我想，到

了满开季节，花朵依然会重重叠叠地垂挂下来，雀儿也还会来。今年，我还能看到那坠落在纷乱的花瓣丛中的整朵鲜花吗？

开高　健 [1930—1989]

小说家。大阪人。1953年大阪市立大学法学部毕业。曾任宣传广告杂志编辑。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裸体皇帝》，获芥川文学奖。长篇小说《日本轻歌剧》(1959)，描写战后流浪于大阪街头的平民。主要作品还有《蓝色的星期一》(1965)、《闪光的黑暗》(1968)、《夏天的昏暗》、《纸上的战争》(1972)。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玉碎》，表达对中国作家老舍的怀念。

男人的脸

武田泰淳先生的情况，由于夫人巧设防线，封锁消息，他的讣告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传来，令我十分震惊。记得本杂志①打算搞一次对谈，听说他已经答应下来，因为还有一段时日，我就欣然等待着同他会面。不久又接到通知，说他身体不好，住院

① 指《文艺春秋》。

了。其后不到一周或十天的样子，就接到了他的讣告。

同平野谦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前年在新潮社文学大奖的预审会上，当时他刚出院不久，怀疑生了癌，一副沉痛的表情。然而他白发皤然，面颊红润，腰杆挺直，一副端正的仪表。不久，再次住院，当时已经查明是癌症，住院是为了做手术。正式评审时，他未能出席，在病床上口述了意见，由编辑在会上代读。其余的日子都是在自家疗养之中度过的。从报上看到他的照片，风貌大变，虽然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不能不叫人茫然若失。

我送过鲜花，也寄去了信，但由于终日忙忙碌碌，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抽空去探视。

往年在大阪，我参加过由谷泽永一主办的油印小小同人杂志，写了一系列无关疼痒的文字。当时，住在神户的岛尾敏雄先生来信邀我去玩。那时他正发行《赝学生》作为河出书房新作丛书之一种。后来，他举家来京，住在小岩，将我介绍给佐佐木基一先生。他还把我介绍给了坂本一龟先生，坂本先生还给我写过信，令我很感动。直到很久以后，他出版了作品结集《死亡荆棘》，读了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当年的岛尾先生每天都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他还不辞辛劳，把我这个骨削如柴、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无名小卒介绍给各方人士。想起此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耽于佐佐木基一先生的好意，我经常出入他的府邸，他谆谆告诫我：写成一篇，要修改两次。佐佐木先生把我的稿子拿给《新日本文学》，印成铅字时，平野先生在《每日新闻》的时评栏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自那以后，时世如泡沫一般浮沉，反反复复已过了二十年，其中有相当长的时期是和平野先生的生活圈子相重叠的。那是我从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十年，以及过了四十岁的数年间。这期

间，我去了一些国家，回国后，轮流住在几家旅馆里写稿子。每到一个地方总能碰到平野先生，骏台庄、升龙馆别馆、山上饭店、新潮社俱乐部等。不管到哪里，一定能和平野先生见面，要是见不着，倒觉得有些奇怪，反而不安起来。

在这些“据点”周围散步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的面孔常常带着坐牢一般的表情。即使屈身走出暗室，也忘记自己依然带着原来那副面孔到处走动。就像绿树丛中还是一张红脸的变色龙一样。有时平野先生一边饮茶一边杂谈，这便成了话题。有一次，他在茶之水一带散步，和坂下上来的安冈（章太郎）君交肩而过。一看，安冈君驼着背，低着头，一副自杀前阴暗的表情。”“安冈君！”平野先生跟他打招呼，他猛然抬起头，微微一笑，也欣然喊了一声：“哦，平野君！”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平野先生边讲述边啜着粗茶。

“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总觉得似乎出了什么事。当时就是那样的印象啊。”

他念叨着，放下了茶杯。

这虽说不是文章而是口述，但却是抓住要害的白描，一刹那，安冈大兄驼着背的姿影历历如在眼前。这里有平野先生的观察眼光和洞察能力。可是当轮到平野先生独自一人走在茶之水一带人群里的时候，那完全是一样的光景，一样的风貌。一个绿树丛中的红色变色龙。敏锐、端正与暗淡；茫然、端正与暗淡，困惫、端正与暗淡。都是一副匆匆而过的侧影，打声招呼，也是犹豫不决，不由把目光转向别处，一脸悲戚，仿佛浸满了来自内心的肝胆欲裂的痛苦。

生是偶然。

活是痛苦。

死是麻烦。

不知何时何地读过或听到一位西欧圣哲如是说。我经常想起这些话。此时，这话更加深刻而剧烈地摇撼着我的心灵。平野先生笑容可掬的面孔，情感真挚的面孔，目光敏锐的面孔，在微明的远方浮沉。然而现在的我更想清晰地直视那副忘我的痛苦的倏忽一瞬间的面孔。

三浦哲郎 [1931—　]

小说家。青森县人。1949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因五个兄姐先后去世，对自己的血统感到绝望，退学回乡。1953年再入早大法文科，1957年毕业。1960年发表短篇小说《忍川》，获芥川文学奖。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十五岁的周围》(1955)、《手枪与十五个短篇》(1976)，长篇小说《海道》(1970)、《骆驼之梦》(1972)、《野祭》(1979)等。

烟　馔

有人说，一边吸烟一边饮酒对胃不好。是真的吗？我一饮酒就想吸烟。只要饮一口酒，在筷子未从纸袋里抽出之前，首先吸上一阵烟。酒菜的多少没有关系。即使酒菜丰富，我手执香烟叩打烟碟的次数要比动筷子的次数来得多些。我觉得，饮酒时没有菜可以，没有烟就不行。环视周围，喝酒时吸烟的人似乎不止我一个。走进深夜酒场，到处都在吞云吐雾。空气洁净的店，要么有上等的换气装置，要么就是无人光顾。

酒场忽然满是烟灰盘了。服务员们忙着端酒上菜，更忙着调换新烟盘子。仔细一看，十有七人，一边持瓶为朋友斟酒，一边将香烟换到另一只手上。一手拿烟，一手把盏，边喝酒边吸烟，有时杯中会有烟灰飘落，身旁女子会“啊”地一声迅速用牙签将烟灰挑去。也有人不以为然。

我在学生时代住集体宿舍，我们喝酒时都把香烟当酒菜。将冷酒倒进茶杯里，吧叽吧叽抽口烟，兹溜兹溜喝口酒，真是津津有味。四五人一起，两瓶酒眼见着就光了。

但是，这种香烟馔一完，酒也就立即不想喝了。有时，同室的伙伴们照例一起饮酒，不知不觉烟已抽完。即使跑出去买，夜间商店也不开门。没有了还是想抽，大伙儿便找来一根烟管，把积攒的烟头儿装进去，轮着抽。

然而，也有急不可待的家伙，等不得轮到自己，就用火柴杆将烟头一一夹起，忍着嘴唇上的火烫，抽将起来。抽着抽着，突然“啊”地一声捂着肚子。原来用力过猛，已经变得很短的烟头儿，一不小心跑进嘴里，再一慌张，咽到肚子里了。我们便急忙给他灌酒，另外一个同学，袖着手煞有介事地说：

“哎呀，什么不吃就好啦，要是有炸大虾下酒，指不定会怎样呢？”

要说生活中的理想，真是不胜枚举。喝酒时或工作时至少不能断烟，这就是我的理想。

夜火车的汽笛声

我的农村的家里，现在一到冬天，仍然是在堆满炭火的炉子上架起木框，装点成一个被炉，我已经习惯于东京那种温热的电气被炉，偶尔回到家乡，感到炭火被炉太热，有些受不住了。但是因为地处严寒，过了两三天，就觉得炭火被炉正合适。尤其是暴风雪的晚上，不愿睡到冰冷的床上去，干脆缩进被炉架里过夜。

从前，每当睡到半夜，一拨拉被炉里的炭火，就听到奔驰于风雪之夜的火车的汽笛声从河对面山脚下传来。汽笛拖曳着长长的尾音，与其说是鸣，不如说是吼。就像远方的巨兽在怒吼，时时被大风吹裹着，惊天动地，有时听起来又那么凄厉，拖曳着长长的尾音。

我每当听到这样的汽笛声，精神为之大振，就想离开故乡，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当我的心情松懈的时候，我就想抛掉一切野心，回到故乡过一段日子。

我现在冬天常回老家去，故乡的家里依然烤的是炭火被炉。然而，那巨兽般吼叫的蒸汽机车的汽笛声再也听不到了。暴风雪的夜晚只有单调的风声。

失而不可复得的女人

关于我自己的结婚经过，已经在小说《忍川》里作过详细的描写。要谈论妻子的事，总离不开那部作品，在这里，我想谈谈和妻子结婚时的一些事。

我和妻子初识时还是个学生，住在山手线驹込车站附近的学生公寓里。年龄显得有些大了。从乡下高中好容易考入大学，仅上了一年就回家乡当了中学教师，现在又重新从一年级开始。前次进的是政经系，现在是文学系的学生。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原政经系时代的同学都毕业了，我整整晚了四年。然而，我并不在意，人生是漫长的，是马拉松式的竞争。四年的光阴总是可以夺回来的。何况，文学的世界是不讲年龄的。当时我已经下决心选择文学的道路，重新出发了。

妻在离学生公寓不远电车线旁边的一家小酒店工作，二十岁。说是酒店，面临大街的一角也卖香烟，出售的炸猪肉卷是自家年年的大众化饭菜。然而，对于我们学生，这可是难得一进的酒店。我们的公寓是乡下一位好心人自费为学生筹建的，寄宿生分散于各个学校，全都是乡下人。总之，是一群乡巴佬，清寒贫困者居多。因此，对于我们这号人来说，妻的酒店是高雅的，是很难涉足的。

北国的男子大多嗜酒，寄宿生几乎人人都是酒鬼。从酒店

买来一升酒，在房里围成圆圈儿坐下，用茶杯一杯一杯喝冷酒。洗澡回来的路上，站在酒店的柜台前喝上一气。不管到哪个店，比如在荞麦面馆，就来一蒸笼荞麦面条下酒。在烧鸡店就选烧酒喝。然而，我们和妻所在的酒馆可以说是无缘的。

我上一年级那年秋天，有个寄宿生一时高兴，进入了那家酒店，对妻子产生了好感。当然，那时还不是我的妻子。她只是在酒店里干活的女人们中的一个。但这个寄宿生却瞄准了她三番五次光临。不过，结果是不了了之。他本来也没有认真地追求，看看不易得手，也就撂挑子了。现在，我权且按照小说中称呼的那样，把这位寄宿生当作 Y，把妻子工作的小酒店叫做“忍川”。“Y 叫忍川给甩啦。”这消息在寄宿生之中传扬开了。Y 平静地说：“那冤家可是个高不可攀的女子啊！”

Y 是寄宿生中出类拔萃的富家子弟，他眉目清秀，是个标致的美男子。对 Y 这样的男子毫不动心的女子究竟是怎样的女子呢？我多少产生了些兴趣，但也并不想专门跑到店里一睹芳颜。不久就把 Y 的话和妻子的事全忘了。

当时，在并不富裕的寄宿生中，我算是最穷的一个，靠着教书时的积蓄和乡下教授琴艺的姐姐的援助，紧巴巴地过着单调的学生生活。穿的衣服是学生装和父亲的旧裤子，外加一件印染的便服。我一放学回来就换下学生装穿上便服，而且穿学生装时我是很少外出的。

一位同学劝我去打工，我也知道打工可以生活得快乐一些，然而我是个对生活十分怠惰的学生，可以说对过快乐的生活一事毫不关心。只要能维持最低的生活就行了。只要在最低的生活条件下有时间读书，练习写小说，就再没有更大的奢望了。我

不愿意为改善生活而浪费自己的时间。

当时，同在法文科的几个情投意合的伙伴，计划出同人杂志，费用由各人拼凑。这样，我必须从生活费之外筹备这份资金。因此，我每周两次到附近的都营公寓学习打零工。要问这是怎样的工作，就是清扫垃圾箱的底部。

这座都营住宅是三幢并排的四层楼钢筋混凝土建筑，每幢楼有三个垃圾箱，一半埋进地下。清扫垃圾箱就是用水管冲洗箱体的内部，工钱是每箱八十日元。一共九个、合计七百二十日元。寄宿生中有人取笑我，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

翌年三月，在我们公寓举行了毕业生送别会，后来大家又一同蜂拥到妻子所在的酒店里。不用说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家酒店，也是我第一次同妻子会面。

从Y的话中，我原以为妻子是个自恃清高、举止令人生厌的女人。但实际一见面，和自己的想象大相径庭。当我第一眼看她的时候，心想，这真是个脸型娇小的女子，鼻梁稍稍隆起，下唇略略突出，趁着小小的脸蛋儿。头发紧紧向后梳扎着，使得眼眉儿看起来有些上挑。

我们一进入大门，就坐在柜台边点了最便宜的酒菜，一边喝酒一边抛开平日那种腼腆的样子，肆无忌惮地大闹一通。我喝醉了，忽然发现妻从楼上下来。

“喂，我说。”我叫住了她。

“咳！”妻子响亮地应了一声，顺从地站在我面前。我吃了一惊。我没想到，一个商家女子对一个穷学生会作出如此的反应。我被她那雪白的衣领弄得有些目眩，自己把她叫住了，反而有些六神无主起来。

“听说你很会甩男人。”我鼓足勇气说。

“啊，那个……也要看是谁了。”妻笑着答道。

“我怎么样？”

“今晚才见第一面呢。”

“那好，我明晚还来。”

“欢迎。”

妻笑盈盈地，说罢便向里面走去。

这实在有点恶作剧。我笑自己的酒后失态。当晚回来，第二天头脑里还清晰地留有妻子的影像。

一天晚上，我又想去听一听她那清亮的“咳”的应答声，独自一人走进了那家酒店。此后，我把打工用来购买杂志的钱拿出来，经常到那里喝酒。

七十日元一瓶酒，只喝一瓶就回来。对妻也没有作过什么特别的表示。她在忙碌的时候，从楼梯上上下下，我从门帘的后头可以觉察到妻子正盯着我。闲暇时，我从酒杯上可以发现妻子斟酒时微微的震颤。我默默喝完一瓶就回来。仔细想想，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

有一次，我同她交谈中顺便提到我喜欢深川，经常一个人到木场一带走走。妻子听了十分向往，她说自己生在深川，战时疏散到枥木县父亲的老家去了。后来她不知自己出生的城镇怎么样了，很想到深川去看看。

我也早想在正午的太阳下看一看妻子的模样儿，便立即相约一起到深川去。妻子答应向店老板请假。谁知，店里十分繁忙，直到七月末才好容易被批准。妻子穿上白色的和服，打着阳伞，我领着她二人徒步走向深川。

我嘴上说喜欢深川，心里也在怀念它，但骨子里十分憎恨这块土地。为什么呢？住在深川木场的我的二哥，在我最初的

学生时代，忽然消失了踪影，从此去向不明。由于这次打击，我中断学生生活回乡后，没有心思干任何事情。

我一方面怀念和哥哥共同走过的木场，一方面又憎恨没有留下哥哥足迹的木场。被这种怀念和憎恨两种感情所驱使，一有空我就想到深川散步。

中午，灼热的太阳毒花花地照射着，我把妻领到哥哥曾经所在的木材公司贮木场的边缘，把哥哥的事讲给她听。然而，由于出自兄弟共通的自卑和羞愧，我始终没有告诉她哥哥失踪的事，只是谎称死了。妻子蹲下身来，向着贮木场的水面，双手合十了一会儿。我心中十分的痛苦，无言地沉默着。

接着，妻陪我看了自己出生的街道，想不到那里是洲崎的游廓的中央。那时还没有颁布《禁止卖春法》，不叫游廓，而叫"红线地带"。望着阳光下褪色的死寂的"女人之街"，妻子微微涨红着脸，不停打量着狭窄的道路两旁的人家。我心情不安地跟在她后头。

"这里，就是这里。"

妻子在一家妓馆前停止了，她辨了辨方位，指着一座房屋说，"我母亲就在这里经营'靶场'妓院。"

在我听来，妻子的话语充满欢欣的情绪。妻子虽说有些羞赧，但却用一种爽朗的语调自我讲述了父亲、母亲以及她在古老的游廓度过的幼年时代。她最后说：

"好啦，我的事全都说了。我很轻松。"

这时，我从妻身上看到世间一个素朴无邪的女子。我很自愧，在妻子面前，我这个因自卑感而说谎的人实在太可耻了。

这天，我回公寓后给妻子写了信，对于自己在木场的不老实行为道歉，并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们家人的全部情况。我的哥

哥和姐姐是自己随便自戕的，两个姐姐自杀，两个哥哥失踪。一个姐姐单单在我的生日那天自杀，我们兄弟姐妹从此离散了。我的生日成了我们兄弟姐妹遭逢厄运的日子。我也就从此不过自己的生日了。

我把这封无所不谈的信托付给妻子店里的一位保姆，我想妻子读了也许又惊奇又失望，从而远远避开我吧。这样也好，反正我学着妻子的样子，把全部事情都对她讲了。这些都是从未向别人透露过的事实，即使妻子因此离我而去，我也只好认了。那样，我反而感到心情爽快些。

谁知，不久保姆拿来了妻子的回信，筷子纸套的反面用铅笔写了一行草字：

“今年的生日，让我为你庆贺吧。”

我不由地热泪盈眶。

打那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娶这个女子为妻。我想，要是能和她一道生活，我幼年时代就有的出身的自卑感就会一扫而光。

妻子是游廓“靶场”的女儿，是酒店的女招待，然而我对此毫不介意。一个人，如果用出身或工作场所来判断其生存价值，那是错误的。妻生在游廓的“靶场”，这不是妻的过错，她到酒店干活是为了给生病的父亲寄钱。她初中刚毕业就出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妻子并不以为耻，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耻。而且，我娶她为妻也丝毫不感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五木宽之［1932—　］

小说家。原姓松延。生于福冈。幼年生活在朝鲜，1946年回国。1952年入早稻田大学俄文科。1966年发表中篇小说《看那灰色的马》，获直木文学奖。主要作品还有《别了，莫斯科的阿飞》(1966)、《朱鹭之墓》(1968—1976)，《青春之门》自1969年起写作，长达十二部，描写煤矿青年在人生路上遇到的种种磨砺，展示战后社会风貌。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内滩夫人》(1968—1969)和《戒严令之夜》(1975)等。

母亲的女性

我有一枚照片。

撑着阳伞的青年女子和戴着帽子的幼儿，相向蹲俯着，捡拾海贝。这枚照片已经发黄变色，可以想见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枚照片是我从朝鲜半岛撤回日本国内后第一次见到的。我是在亲戚家的相册上偶然发现的。

看样子，这是孩提时代的我和我的母亲在一起的照片。我

想，母亲那时候或许只有二十八九岁吧？

我们战败后从外地归来那阵子，是禁止携带一切书籍和照片之类东西的。因此，我十三岁以前的照片，手头里只剩几张了。这几张也是很久以前从朝鲜寄给内地的朋友后又要回来的。

等我过上文笔生活之后，对于自己的母亲，我也不打算写什么。

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有时来电话约稿，说想组织一些回忆母亲的节目，我未曾答应过一次。

“母亲在二十五年前就过世啦。”我说。

“是吗？太失礼啦。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有关亡母的故事啊。”

如此粘缠的导演和制作者也不乏其人。

我实在不愿回忆母亲的往事。母亲长期卧病不起，是在战败后的混乱之中悄然死去的。

而我在这二十多年里，也总想极力忘却这一切而生活。可奇怪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往事反而一点一星越发清晰地浮现于脑际。

不过，我觉得，对于自己的亲人，用小说或随笔的形式一口气写下来，我还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我常想，等我到了四十岁，五十岁，到了应该考虑自己人生终点的时候，对自己的经历，以及父亲、母亲和妹妹等人，总会有一番正确的回忆，总会被一种写作的冲动所驱使。然而，这样的时候一直没有来。

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福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好像在家乡小学里教书。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

那时她教出的学生，如今都成了很气派的大人了。我虽然无法知道当时母亲的情景，可那些学生似乎都能回忆起那位年

轻的女教师来。每逢遇到这些人，他们总是主动告诉我：

“你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啊。”

听到这话，我总有一种奇妙的心情。

“我受到过你母亲的多方照料。”一次，一位中年妇女抓住我说，“当然，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形，当时，对待那些住在乡村的人，总习惯带着差别和偏见的眼光看他们。”

“我知道。”

“我也是那个地方的学生，也遇到不少令人生气和恼恨的事儿。”

那妇女像男人一样大大咧咧地说着。我也不怎么介意，漫不经心地听她讲下去。

“一天，我正想吃盒饭时，发现忘记带筷子啦。”

“是啊？”

“我为难得哭了。你母亲把自己的筷子用水冲了冲，递给我说，用这个吧。这件事，我至今还记得哩。”

“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呢？”

“对啦，你不知道，我当时在一个地主家帮佣，到吃茶时，人家都坐在廊下，只有我们在院中铺上席子，坐在上面吃。那茶碗绝对不能和别人一道儿混用。我们使用的茶碗都是固定的，每年到时候就从仓库里拿出来。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啊。”

我沉默了。虽说有过那样的人，那样的时代，然而如今也没有完结，现实中还拖着一条尾巴。我从她的言谈里似乎感到她仍为此而愤愤不平。

“在那样的时代，你母亲居然把筷子借给我用。要知道，这是自己口中之物呀。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孩子们好高兴啦。”

“是吗？”

“吃饭的用具借来借去的，难道不觉得有碍卫生吗？”

我旁边一位亲戚的女孩儿说。于是，我母亲的学生，那位中年妇女笑了。

“光想着卫生，哪里还有真正的教育呢？吃东西，身体方面的接触，这些交际全失掉了。单靠贩卖知识混日子。我以为如今的教育界一塌糊涂。你说是不是？”

“是呀。”

我每逢和别人一道儿吃饭，一道儿进行体育锻炼，就感到人与人之间厚重的墙壁打通了，心情顿觉快活起来，不管有多少好的教师，进行多么好的讲授，也只仅此而已。一味讲究卫生，产生不了真正的人与人的交谊。我很迷信不太讲究卫生的中国餐馆的味道。所以我崇拜原始性的人际关系。当我得知我的母亲的形象保留在一个儿童的记忆里的时候，我非常高兴。

我记忆中的母亲，有一个时期也许是不很健康的缘故吧，显得有些焦灼不安。一天晚上，父亲不在，坐在我对面的母亲，突然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

“宽儿，要是我和你爸分开来生活，你会怎样呢？”

“什么怎样？”

“我问你，要是我到内地去，你爸留在平壤，你也一起和我回内地吗？”

“为啥要分开呢？”

“我只是这样想呀。”

“这个——”

我考虑了片刻，回答她：我留在朝鲜。

母亲显出凄凉的神色，问我为什么。

“因为——”

我也弄不清其中的因由。总之，上次暑假，我随父亲一起回过内地，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的印象。

我因为不会说九州方言，受到同岁儿童们的欺侮和嘲笑。他们嫌我的穿戴奇怪，笑我和女孩子说话。我对这样一些孩子怀有怨恨，一直忘却不掉。

"内地的孩子要是到朝鲜来，我一定叫他们尝尝苦头。"

暑期结束，我乘关釜线航班离开下关港向玄海滩洋面行进时，心中暗暗起誓。要是回内地生活，即使同母亲住在一起，心情也会很沉重。

"是的，比起我来，父亲更重要啊。男孩子都这样，好叫人伤心。"

母亲说着掉下泪来。我不知这背后究竟出了什么事，至今我也无从知道。我想，也许夫妇之间多少有些龃龉吧？不过，父母一直住在一起不曾分开过，我也没必要考虑自己的去向了。

然而，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母亲死时父亲那呼天抢地的哭声。对于父亲来说，母亲的猝死比起日本的惨败带来的打击还要大。

打那时起，父亲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回到内地后，显得更加自暴自弃起来。不久，我进东京大学每天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父亲这期间也不幸死去了。

我想，也许从母亲去世时候起，父亲就自感心中的精神支柱倾倒了吧？

"要是我和你爸分开来生活，你会怎样呢？"

从母亲那副带着急迫的眼神向我发问的表情里，我感觉到了一个女人的深意。我心中猝然升起了无限的感慨。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母亲"二字含蕴着妈妈和女人这种二重性。父母没有分开居住，这当然使我松了口气。同时，我似乎又有一种

失落感。我嘴上虽说不想回内地生活，打算同父亲住在一块儿，但我的真心是想随母亲而去啊。因为母亲还像看待小孩子一样看待我，对于我的这番心情，肯定未能觉察出来。

我是个习惯于把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看待的孩子，因此，我有很强的独立于社会的能力。我认为，对于男孩子来说，父亲是亲友，同时也是竞争的对手。父子关系早些断离，不正有益于孩子的自立与成长吗？

井上　　厦［1934—　　］

小说家，剧作家。本名内山厦，山形县人。上智大学法文科毕业。幼年丧父，后母亲改嫁。中学时代在教会主办的慈善机构中度过。作品有轻喜剧《日本人的肚脐》（1969）、《表里源内蛙会战》、《道元的冒险》（1971）。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手锁情死》（1971）获直木文学奖。此外还有长篇小说《绿叶葱葱》（1973）、《吉里吉里人》（1981）等。

爱需要时间

从十七八岁到二十四五岁，有一两个恋人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可我在这样的年龄，却还没有一个女朋友。那时候，忙着混饭吃，比起跟着女人的屁股转，更要紧的是忙于打零工。到了二十七八，好容易找到吃饭的门路了，就和时常出现在眼前的一个姑娘简单地住到一块儿了。这姑娘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妻子。

照心理学家的说法，所谓“爱”，就是一种“希望紧密结合、

形影不离、一道生活的心愿”。但我怀疑，那时的我是否也有过这样迫切的心情。长时期的自炊和外食生活，弄得十分烦心，但也不仅仅因为这个，同时，也想在生活中寻找一点余暇，很想雇佣一个能办饭的人。我不正是怀着这种打算才结婚的吗？不过，这姑娘只会做咖喱饭和饺子，倒是一大失算。这也许就是命运的讽刺吧。

因此，对于我来说，几乎没有资格和能力谈论什么爱情。只是有一点很奇妙，到了伸手就能够到四十的今天，我终于对妻子产生了“希望紧密结合、片刻不离、一道生活”的感情。是我太晚熟了吗？不是。也许因为我有了一点人味儿了。或许，爱的本质就在于将个人普遍化吧。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性质。有半狂半痴的人。也有几乎近似圣人的人。也有兽性相当浓烈的人。将这些半狂、半圣、半兽的人们一律造就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正是爱吗？换句话说，人生于世间，本来是一个距离真正的“人”相当遥远的造型，通过学校和社会的生活，才一点一点逐渐向“人”接近，而变成真正的人的手段，到头来就只有靠着这爱。

因此，爱即使突然产生，也不可能迅速完成。爱完成之日就是作为“人”完成之时。现在的时代时兴同居一个时期，戏剧电影里也都是相爱的二人不到半年就声称“爱情破裂”或分手，或寻死。如果不是半年，过了五年、十年再看呢？爱还会“破”还会“裂”吗？爱不是衣服，它是经年累月男女合作的产物。是失败？是成功？只能盖棺论定。这样说来，我们为了更好地完成各自的爱，有必要改造自己，以便适应在这个国度长期生存下去。可惜，写到这里稿纸没有了。

坂上　弘 [1936—　]

小说家。生于东京。庆应大学哲学系毕业。1955年，发表《儿子和情人》，被列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1959年，以《一个秋天的事情》获中央公论新人奖，从而步入文坛。其他作品还有《盛开波斯菊的城镇》(1969)、《亲切的人们》(1975)、《故人》(1977—1979)等。

杂木林春秋[1]

楢树的叶子是黄的，黄叶容易飘零。秋雨绵绵，金风飒飒，一阵风来，掠过小丘，千万片树叶在高空飘舞，宛如群鸟飞向远方。树叶落光了，方圆数十里的森林，一时变得光秃秃的。冬日湛蓝的天空，高踞于森林上头，广阔的武藏野浸在一种沉静的气氛里。……

---

① 本篇译文最初发表时署名“宿羊”。

这是国木田独步在《武藏野》中描写冬季杂木林的一段文字。这段描写手法高妙，真实传达出了大自然变化的一呼一吸。然而，这片浩渺无垠、不可捉摸的原野，之所以具有这般强烈的诱惑力，引起人们热烈的向往，从当时来讲，是和东京的迅速膨胀不无关系的。

我热爱生长着栎树和楢树的杂木林，在我母亲的故乡，有着很多这样的树林。那地方位于埼玉县的山坳里，正当武藏野的边缘。那时，坐在武藏野线路的火车上，摇摇晃晃望着窗外，眼里一旦出现连绵的森林，心中就觉得是到乡下了。

我跟着母亲来到乡间，首先看到的便是这杂木林的风景。在我看来，这风景应是属于母亲的。

杂木林浸染着孩子们的伤感，这风景作为他们心境变化的象征存留下来了。在孩子们心里，它只是个寂寞的空间。在乡下，这栎树、楢树，常被砍了当柴烧。门旁放着大箱子，运来的杂木一股脑儿丢在里头，散发着香气。这时候，连孩子们都知道，农家的一天过去了。

用木柴烧水是大人的事儿，不允许小孩子随便插手。不过，要是表现得老实一些，倒可以坐在近旁烤火。那栎树被烧出了油，散发着浓烈的芳香来。

我有一位不拘常规的叔父，他是个烧火的能手，而且一边烧火，一边不停地说话儿。我在烧火的时候，不敢惹这位叔父生气。然而，我总感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在我家乡，有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习惯：打心眼儿瞧不起城里人，对他们老是抱着戒心。即便对城里的亲人，也会怀有诅咒的情绪。不过，直到现在，我还不以为那时候的我是个客人呢。

津岛佑子［1947—　］

小说家。原名里子。生于东京。太宰治之女。1969年毕业于白百合女子大学英文科，发表短篇小说《安魂曲》。197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谢肉节》。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光的领地》（1979）、《燃烧的风》（1980）、《翻山的女人》（1980），随笔集《看到透明空间时》（1977）等。

夜间茶会

因为工作繁忙，早晨和孩子们在保育园分别后，直到晚上九点才能相见。日复一日，感到有别于身体劳累的另一种疲劳迅速加重起来。我对着雪白的稿纸出神，眼前出现了和孩子们一块儿舒舒服服晒太阳的情景，就像猫咪一家那样。可这种光景何时才能实现呢？

晚上，保姆把孩子们交给我。一岁的儿子还不是交谈的对象，早早放他睡觉。五岁的女儿，临睡前总要给她开宴会。说“宴会”实际是和女儿订的暗号，要是大人，就会说，累了吃点

茶吧，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语言的力量真是奇妙，一说开宴会，女儿就欢天喜地的，我心里也很快活。喝一杯奶茶，吃些点心，半个钟头过去了。就是这样，女儿带着十分满意的表情上床了，我也觉得似乎消除了疲劳。干完了一天的活计，剩下的就是伏案写作了。购读的书物已经堆到一米多高。有时，我会抽出一本来，一直读到天亮。早晨去保育园迟到了，母亲和孩子都要挨骂。

现实严峻，时常吃保育园保姆的白眼。可是，和女儿两个人一起开宴会的魅力总是难以割舍。保姆夸奖我是个好母亲，其实我也很想和女儿一块儿喝奶茶。这样做固然可以使女儿高兴，其实对于我自己，这段时间也很有必要。

暑假也想这样度过。“真想住在鲜花盛开的家里呀。”我和女儿交谈着，做着同样的梦。我们都梦想着有这样一幢理想的住宅，用积木搭个模型，又画成了画面。这夏天里的计划还早呢，可我们都兴致勃勃讨论着，从选择什么地点到该带些什么行李都想到了。我们争论着，一岁的孩子能不能背帆布包。连吃什么盒饭都决定了。最后叹息道，要是真能到那样的地方该多好。女儿说准能去，我说努力争取。她一个劲儿鼓励我。

总之，我开宴会不也是得到女儿的鼓励吗？家里已经没了父亲，只有母子三个人。本来，孩子们静静睡去后，母亲和父亲就会描画一个同样的梦，或者互相发发牢骚。现实越是严酷，这样的时刻对于无法逃避现实的人来说就更加显得必要。女儿最了解我的心事，我和她一同追寻梦境的时候，对于我便是真正的休息。而且，女儿仿佛感到自己对于母亲有多重要，她忘掉平日的不满与要求，显得平静又安然。因此，我不能无端地把“宴会”的事从我的计划中抽掉。

我本人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一岁时父亲就死了，记忆中一片空白。因此，我自己倒也看得开，未曾想过有个父亲该多好。等我生孩子的时候，便觉得父亲存在的重要，开始执著起来。对于孩子来说，父母双全，从种种意义上讲毕竟是一个良好的环境。遗憾的是，我又造就了一个母子家庭。不过，母子家庭自有母子家庭的快乐，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我做母亲的心情比从前增加多了。有人这么褒扬我。

和女儿喝着奶茶，忽然想起小时候来 。那时候，母亲等我和哥哥睡下去，就同比我大六岁的姐姐一起饮茶。隔壁茶室的灯光透过隔扇的空隙照射过来，偷眼一看，母亲和姐姐静静地，一点也不吵嚷。她们津津有味地一边喝茶，一边吃点心。这时我感到被出卖了，猛地拉开隔扇，大骂“狡猾，狡猾！”然而，不管我怎么生气都没有能一起参加夜间茶会。“别犯傻，快睡吧！”她们硬是把我按回了被窝。

我巴望快些长大，向往着那种和姐姐、母亲等大人们呆在一起的轻松愉快的气氛。然而在母子家庭之中，下面的孩子似乎不可能同上面的孩子一样，分享母亲的呵护。我未曾单独同母亲一道儿饮着夜茶宽松宽松的经历，不觉之间也长成大人了。

尽管姐姐不懂，母亲也还是同她商谈各种事情。因此，姐姐具有丰富的和她年龄不相称的有关大人世界的知识。这让我羡慕得不得了。我很不满，为何母亲不信赖我呢？我于这种不满中长成了大人。结果，直到今天，姐姐和我扮演的角色也还没有变。

于是，我现在就下决心，等下面的孩子长到五岁，我一定招待他参加“宴会”，但到时候又会怎样，我自己也没把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日本散文百家
作者＝陈德文选译
页数＝６１０
ＳＳ号＝１１４００３９９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３月第１版

远藤周作
　　　　我家的庭园我家的水池
陈舜臣
　　　　身边笔墨
　　　　兰忆
团伊玖磨
　　　　樱花和竹笋
　　　　南风初起
　　　　春肴
三岛由纪夫
　　　　雅典
田中小实昌
　　　　我结婚了吗
中野孝次
　　　　纸捻儿
加贺乙彦
　　　　家住本乡
林　京子
　　　　一朵鲜花
开高健
　　　　男人的脸
三浦哲郎
　　　　烟馔
　　　　夜火车的汽笛声
　　　　失而不可复得的女人
五木宽之
　　　　母亲的女性
井上厦
　　　　爱需要时间
坂上弘
　　　　杂木林春秋
津岛佑子
　　　　夜间茶会